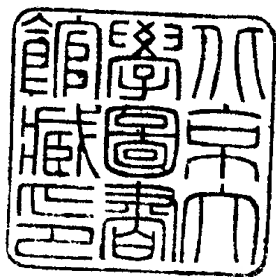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四庫禁燬書叢刊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七四册目次

襪線集五卷

〔明〕史傑撰

明弘治四年史誠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襪線集序

往年大河衛百戶史侯孟指既致仕嘗自為主輓詩工部侍郎楊公貫之屬和于予曰侯意也侯既得群和并徵諸

銘收彙刻為之帙以藏其子千戶識復取平生所自為詩曰襪線集者別刻為帙侯蓋及見之及侯以壽終其孫慶奉遺集上京師因其

同年友知府葉公崇禮請予序曰侯之治命也予方念貫之之沒而重崇禮請故不得辭噫侯之自為輓詩也固將閱寓之壤齊彭殤雖其身予知不亡

耶至其所為詩則眷念往復若不能忘情於傳不傳之間是必有見也昔馬援有馬革之志王彥章有豹皮之喻皆以身殉名者

今天下一家無甲不試闈幕之
士多舍多矣而談書詩詩者又
庶之所素能而風好者雖於
此取名焉何傷觀庶之詩類此
和易沖泊非不能肝雕腎琢

締香蟄吻以求恐異乎衆爲名
有不屑焉者殆曰吾以自適而
非以自苦也此雖不忘乎名而
亦非汲汲以殉名也然予又觀
其見傷麥而歎閔黜屢死

喜時見于詩與其身雖早退
而亦非湯焉忘世者矣忽歎
其死灰槁木且不能一丁香承
能之寸而後有無意乎名矣
亦固矣誰之人若金虜信宗

淵最有名而無庶爲忘年友且
序其詩官于淮者莫今平江
伯陳公志堅最顯而庶實爲
祖恭襄公所奏詩游覽校以
是赴李養重無今公相倡和

此其人又可知也矣諱傑字孟哲別號毅菴年二十五登官六十三而謝事八十二而卒葬于淮之東鄉集名襪線蓋其自謙也

弘治五年壬子春二月四日

賜進士出身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經筵官兼修

國史長沙李東陽序

韈線集序

大河衛致仕戶侯吳興史孟哲甫選所作古選律詩絕句凡若干首題曰韈線集謙乎謙者也間以示予予得而讀之遍咀味數四喟然歎曰文武兼資從古為難三代以還文武途分有文

事者未必能武武者未必文詩又文之精約者也非淹貫載籍涵養有得奚能造其壼奧近世從事於文致位顯榮者多矣或沒齒泯然不以詩文名況武臣乎為武臣者閑習武事雄偉見稱於時者或寡矣求其兼以詩

嗚如史公者可多得乎公資稟粹而才識明自少嗜學即知向方尤肆力於詩老益工綴其忠君愛親行已交友教子警俗觸物感興悉於詩焉發之取材於六經四子百氏之編音律一以唐諸家為宗而有所悟入故其詩

有和平者有雄渾者有奇險峻厲者有古雅者有宏麗纖濃者忠厚之情幽深之思蕭散之趣溢於言表可謂善鳴者哉或曰公所作無慮千篇所選止此其亦有所未合不自足耶噫是何言歟淄城風雨送重陽纔七言爾楓落吳江冷纔五言爾司空圖謂不朽纔消一句詩以是求之襪線一集不為少矣奚貴多乎哉余少公十餘齡為忘年交每相會輒談詩竟日今讀其集如天馬行空步驟不凡回顧駑鈍瞠乎其後無一言可傳于世

寧不有愧於斯文也夫公索序其首簡於是乎書

成化十四年歲在戊戌春正月上元日中憲大夫江西廣信府知府致仕前禮部員外郎充國史編纂官山陽金銑序

襭線集

吳興史傑孟哲著

七言律

吟窩八景為宣州楊彥恒先生題

草堂燈影

清夜沉沉漏未終草堂曾伴浣花翁甘依蠹簡垂金粟恥向華筵綴玉虫和月淡籠窓外白舞風輕弄座間紅平生一點光明在不使人居暗昧中

花墅棋聲

何處傳来剝啄聲東風花裡響楸枰商山曾定安劉計謝墅還收破敵名葉底幽禽栖未穩枝頭睡蝶夢難成不知柯爛樵歸後塵世茫茫幾變更

燕壘泥香

海國飛来春正長舊巢新補自生香雨晴沙軟芹邊渚風暖泥融柳外塘謾說常郎居燕寢從教薛氏賦空梁虛窓幾度鈎簾處分得餘馨過短墻

蜂窠蜜熟

晴日茅簷各有房兩衙鬧處鬧春光釀成甜雪瓊瑤白結就香飴琥珀黃偏許仲殊甘辟谷何須崔護苦求漿憑誰借取金莖露玉椀調和進上方

茶竈春烟

仙掌分来煮石泉竹爐搖颺起新烟不隨香靄浮書幌肯逐風光上綺筵客至一痕穿柳外鶴歸幾縷散花前顛崖辛苦蒼生念今古詩家重玉川

琴床夜月

博山香藹净琴張簾捲輕陰月到床一片水雲涵古調滿空天籟發清商金蟾俯聽龍池上玉兎低窺鳳沼傍曲罷滿懷春似海只疑身世在羲皇

驢背吟囊

蜀錦裁成五色鮮春風隨處歷吟鞭只陪東郭尋詩友不上西湖載酒舡花徑推敲沾曉露柳堤歸去帶晴烟相逢莫𥬇輪囷重滿腹驪珠顆顆圓

鷗邊釣艇

閑向壇湖理釣舡忘機常在白鷗邊半篙新水磯頭月一棹清風鏡裏天近浦不驚沽酒去傍沙多伴枕蓑眠何時重應非熊地賛輔邦家億萬年

送王文忠之京省親

遠省嚴親上
帝畿詩壇賓友暫相違晴虹貫夜隨書舫秋雨生涼到客衣
天闕九重紅日近家山千里白雲飛金臺自古

招賢俊記取功名畫錦歸

遊蘇州虎丘寺

艤棹尋幽上虎丘虎丘風景冠南州山園古寺參差見泉落清溪宛轉流杖錫僧歸蘿徑晚賦詩人醉竹亭秋却憐歸路重回首寶塔雲橫最上頭

蒼筠軒為沈用賓題

華軒瀟灑擁琅玕雅稱高人醉倚欄三徑曉分蔵鳳葉一林晴長釣鼇竿翠連書几涼雲净影落吟壇夜月寒白是心期欣有托何勞

終日報平安

留別吴興諸友

苕溪相見托相知揆轄情深得去遲梅雨弄晴湖上棹茶烟凝午竹間詩半生事業馳南北千里關山起夢思明日扁舟又成別魚書毋惜寄天涯

寄張家湾沈以珎先生

先生家住潞河邊滿架圖書屋数椽清節直趍東漢上新詩不讓盛唐前寒空鵰鶚凌風健秋水芙容帶露妍每恨停雲空有賦關山

迢遞若為傳

贈沭陽錬師呂立中拜道紀官

五城樓觀寂無譁春滿壺天歲月賖晝閟黃庭開寶笈夜封金鼎養丹砂古壇松老飛蒼雪別洞桃開絢綵霞塵世喜聞仙珮響承
恩來自
玉皇家

沭陽公館即事

涼風送雨麦花秋官舍蕭條動客愁世事漫隨雲北去年華暗逐水東流百年名利盧生

夢千里風霜季子裘對酒自宜歌古調不須
重上仲宣樓
秋夜即事
燕坐空堦露氣涼漸看明月過東墻縣城人
静更初動蕭寺鍾闌夜未央螢火流光依宿
草桂花分影落吟觴暫將塵事抛身外擊節
高歌逸興長
安東與談景福先生話舊
涼風踈雨縣城秋旅舘青燈話舊游弄月曾
移湖上棹看雲同上水邊樓空憐荆楚淹王

粲誰復新豐薦馬周處困不須頻感慨未應
踪跡老滄洲
西湖草堂為唐宗吉先生賦 號草堂能詩
草堂風景絶纖埃誰識林泉有逸才清隱但
期同鑑曲遠遊何必慕天台夕陽孤艇堤邊
繫春水群鷗浦外來瀟散自然無物累醉中
擊節咏臺萊
得清軒為吳與方得堅題
軒居瀰洒傍溪山雞犬聲沉白晝閑謄有好
詩生眼底了無塵夢落人間窓開一水涵青

鏡簾捲群峯擁翠鬟教着殘棋松徑晚又看
孤鶴伴雲還
送陳士謙醫士還鄉省祭
京國僑居雪滿顛興懷何事淚如泉故鄉迥
隔三千里先壠相違數十年夜雨青燈淮浦
夢春風行李潞河舡南歸得盡平生孝蚤束
琴書向
日邊
山陽邑庠石先生子師也因致仕賦此
鶚薦承

恩下日邊芹宮振鐸許誰肩文章大手追張說
詩律高名邁鄭虔報
國幾年雙白髮傳家累葉一青氊于今解組長
淮上共說先生五福全
林亭遠眺為沈存讓先生題
谷口棲遲結草亭倚欄凝望酒初醒一泓烟
水鷗邊綠幾點雲山鶴外青樹隔人家依浦
岍風移漁艇近沙汀翛然自得寰中趣不管
流年兩鬢星
生挽泰州王禮莊先生 有詩名

死歸生寄復何憂任爾無情雪滿頭預向眼
前營壽壙免令身後卜山丘風雲變態詩千
首天地忘形酒一甌試問紅塵奔競者勞勞
終日為誰謀

謁呂梁神祠

轉輸歲歲艤蘭橈香靄松壇宿霧消文載穹
碑昭勝蹟禮嚴祀典賴
清朝山峯北去千重秀河水西来萬里遥多少
往来祠下客溪毛爭薦酹香醪

挽山陽縣耆士梁崇文

雄談無復四筵驚愁聽山陽笛裏聲天地無
情迷蝶夢江湖有恨負鷗盟芳名巳入耆英
傳高義猶聞月旦評回首故園遊賞處空林
斜日晚烟横

漕運次呂梁洪

烟嵐變態自朝昏疏鑿神功萬古存曲岈斜
分山勢斷巉巖亂觸浪聲喧地連齊魯通
京國水接沂淮入海門倚棹觀瀾增感慨乘槎
何用更尋源

清明途中值雨思親

客路那堪值禁烟蕭蕭風雨暗長川杏花村
裡難沽酒楊柳堤邊暫繫舡薊北傾心天只
尺淮南回首路三千遥思慈訓堂前地辜負
斑衣又一年

送山陽教諭王致文先生闋藩較文

暫辭芹泮入南闈校藝應知惬衆情八郡人
才爭掉鞅三塲文字賴持衡榕陰晴鎖江邊
驛山色秋横海上城遥想夜深看卷處奎躔
環映五星明

重遊彭城雲龍山石佛寺

度壑穿林上翠巔依稀風景似當年雲開梵
剎凌霄漢地隔塵囂遠市廛祇樹翠連高閣
外曇花香散曲闌邊岩前多少登臨者勒石
題名總昔賢

挽維揚張仲剛先生

不將踪跡落塵躔却笑揚雄作解嘲木鐸有
聲聞里閈蔾床無夢到雲霄百篇佳什真堪
誦一束生芻不可招欲寫淮南高士傳草庭
風景晚蕭蕭

挽白菴金復明先生

常憶相從秋雁時蕭蕭兩鬢髮垂絲籌邊和
露採黃菊岩下躡雲尋紫芝老去不膺韓愈
薦興來還詠杜陵詩如今寂寞西州路獨有
羊曇淚滿頤

奉賀侍郎劉公廣夫

玉陛承宣出建章胸中奇畧邁陳湯已驅胡
虜清畿甸又代蠻夷靖要荒萬里河山歸版
籍千年勳烈載旂常褒功位列秋臺上執法
中天倍有光

挽致仕揮使裴公

羽林材士舊英豪
國步多艱未建麾兩鬢風霜三尺劍半生塵土
一征袍進階已遂攀龍志獻捷多收汗馬勞
今日草堂閒綠野空餘林木帶寒皐

同衛百戶趙褱㬎挽詩

眼底交游漸覺稀哭君今日淚沾衣公門無
復聯班入私第誰同信馬歸奉使島夷雄略
在撫綏屯戍壯心違英魂杳杳知何處三尺
新墳對落暉

題史舍人寧夏送行卷

紅亭絃管促離觴有客臨岐送渭陽芳草和
烟縈別恨斷雲拖雨濕行裝山環寧夏千尋
碧水落崑崙九曲黃歸到薊門應有問邊民
隨處頌
堯唐

追挽先師沭陽梧軒仲先生

碧梧清影尚婆娑常憶髫年受教多風俗至
今興禮讓詩書自昔賴磋磨詞源滾滾知韓
愈氣象巖巖見孟軻沭水一川流澤遠忍看
高塚鬱嵳峩

即事二首 時景泰元年以漕運調守京師

胡塵漠漠捲秋飈推轂誰分
聖主勞馳遠秪須求駿驥破堅豈可用鉛刀烽
烟此日頻飛檄兵甲何時再建櫜萬里幅員
全未缺不勝長嘆一登高

兵車大集為防秋欲請長纓報虜讐謾說田
文能養士誰憐李廣未封侯乾坤落落邯鄲
夢風雨蕭蕭杞國憂幾度登臨倍惆悵角聲
嗚咽奏南樓

懷來有感 時隨游擊將軍楊公能巡邊

胡騎縱横入漢關可憐百二舊河山北來流
郭皆空在西狩
鑾輿獨未還白晝烽烟邊嶺上黄昏燧火戰
塲間匈奴又欲圖深入未許將軍關外閒

景泰庚午奉勉友人馬勝宗

京國逢君喜過從壯懷傾倒劇談中無才捫
虱何須重有技屠龍方是椎刀斗久閑關外
月胡塵又起塞邊風兵鈐淵篋承家學努力
乘時立戰功

奉挽大總戎昌平侯楊公

虎符重綰控玄冥部曲增輝閫外寧塞下至
今嚴斥候幕南從此絶王庭正期雄略安中
夏豈料前軍落大星青史不須爭點筆燕然
石上已鐫名

雙壽堂為少卿周尚文題

澗畔喬松池上桃年年相挺壽同高花苞上
浥清霄露根榦深資后土膏慶誕曾來王母
獻頒恩原受大夫褒華堂偕老光榮處况喜
丹山有鳳毛

送太守金宗潤先生出任蘄州

官河氷泮欲何之出守蘄陽感别離鮫室反
居汙下地鳩巢偏占最高枝濟川舟楫非無
分輔世經綸自有時不日
九重思賈誼肯教南土滯歸期

送吳廷璋歸吳興

相逢正喜情相洽又促歸舟柰别何渺渺烟
波行處遠離離雲樹望中多茗溪向晚沙鷗
集震澤迎寒塞鴈過想到故鄉應有問
明時功業愧蹉跎

挽氷壺唐以初先生 善樂府人称書會

挽老歸來鬢已斑恥隨流俗混塵寰蘇黄詞
調超千古元白詩名播兩間風月清樽傾北
海烟霞高枕卧東山于今乘化歸何處應在
蓬萊第一班

次韻題梁孟暉贈别圖

兩輪日月自西東客意驚秋問去蓬關路好
山晴過雨江村落木吟含風幽期久負沙邊
鳥鄉信頻勞塞外鴻此日相逢又相别莫辭
樽酒醉顏紅

戴惟學徵士挽詩

蚤受
徵書懶着鞭青雲事業竟蒞然袖中剩有相如
賦座上惟存子敬氊明月清風閒舊館斷雲
流水繞新阡哭君多少傷心淚常在詩壇夕
照邊

贈黃門李習之

聖主中興擢俊才黃門分署近蓬萊朝簪彩筆
螭頭立夕捧
綸音闕下來斗轉紫微環五緯天垂華蓋列三
台自慚踈陋甘微祿景仰南山詠有臺

通州中秋思親

戍樓鍾鼓報新晴羅袂涼生露氣清節序又
驚今夕至月華還似去年明蓬萊天近兼三
舍鄉國雲深有幾程惆悵慈親垂鶴髮壽筵
春酒若為傾

奉和平江侯陳公出守南京過淮詩
韻

元戎承
命出鑾坡笳鼓聲中彩鷁過千里清風來上國
一川新水泛長河坐驅北虜功猶著居守南

都寵益多從此兵民皆樂業名垂青史永難
磨

弔廷玉客死南方挽詩

幾年踪跡嘆浮萍漂泊三湘與七閩行李不
歸千里客生芻誰吊九原人斷雲漠漠迷鄉
國長夜冥冥隔世塵愁絕旅魂招未得天涯
南望益沾巾

挽張家灣沈以琳先生

不向江湖繫短蓬薜蘿門掩落花風上林奏
賦雖無意詩壘橫戈却有功陸海人驚槐夢

斷故山鶴怨草堂空傷心此日停車處淚灑
新墳夕照中
隱居曾乞買山錢半榻閒雲稱醉眠玩世不
為雙白眼甘貧惟守一青氊春風抱膝吟梁
甫夜雨挑燈草太玄回首脩文歸地下杖藜
誰共步花前

寄通州士人殷尚禮

潞陽傾盖憶當年趙壁隋珠價不偏彈劍放
歌春酒畔題詩擊鉢夜燈前馬周未入常何
薦嚴武深知杜甫賢為問別來游賞處碧霄

明月幾回圓

贈蘄州衛姚揮使

保障威名冠列侯蘄陽隨處起歌謳城臨重鎮雄西楚地接名藩控上游旗影拂開千嶂曉角聲吹動一江秋于今四海無烽警檣梨詩成醉王舟

和荅通州韓先生天錫

一徑清陰散綠槐遠煩高士扣門來韶光不受山濤薦避地誰憐杜甫才點易頻研花下露橫琴還掃石間苔新詩賦就人傳寫〻〻春雲見體裁

上巡撫京畿都憲鄒公閔武通州

重臣承〻
命出中臺柱節煌煌闕下來風動郴營嚴警柝霜飛關塞淨氛埃久舒稷契經綸志剩有孫吳合變才兵火幾年民業廢好敷春意潤枯荄

城市山林為平江侯陳公賦（時鎮守瞭清）

郡城官舍自幽閒何用誅茅傍玉山對酒鳥聲當戶外捲簾樹色到窗間草生新水池塘綠花落輕風石徑斑獨有元戎尚儒素倚欄時復咏關關

平江侯陳公命題清泉井

舊蹟重興不易逢此泉疏鑿賴元戎遠分地脉千尋下倒浸天光一鑑中石甃翠痕生嫩蘚銀床清影落踈桐居民得飲沾新澤共仰能參造化功

送時佰章先生膺薦之京

瀟散江湖志未酬明珠不向暗中投久知王粲依劉表今喜常何薦馬周萬里雲鴻方得路九霄霜鶚正逢秋知君此去承

恩處環珮珊珊五鳳樓

述懷

寥落襟懷鬱未開五雲北望是金臺半生廢學由多病一事無成愧少才自覺青春身外去誰教白髮鬢邊來
君親未有涓埃報可得將心變死灰

登鎮江北固山多景樓

幾年淮海聞嘉境今日傳梯上此樓千疊雲山從地擁一江烟水接天流平臨東楚無多

地椎壯南徐第一州自是老僧能款客不妨
登覽忽淹留

遊金山寺

金山蕭寺枕中流乗興高攀最上頭霧散鷗
波天塹曉風生鼇極海門秋離離紅樹西津
渡渺渺朱甍北固樓一點紅塵飛不到只疑
身世在瀛洲

奉謝翰林學士永新保齋劉公定之

登魁黄甲憶時須經學傳家世有儒位列詞
垣稱内相名聞海宇號書厨文章一代唐韓

愈史筆三朝晋董狐深荷碑銘昭母節虹光
終夜燭天衢

贈通州廖太守

出刺東藩第一州化行随處起歌謳應同彩
鳳鳴冊穴不似蒼鷹下錦鞲曉日魚塩充市
井秋風禾黍滿田疇政成重謁天官選惟許
吳公治行優

述懷

處世俄逢五十秋菲才忝竊舊弓裘周行可
嘆榛蕪塞捷徑那知車馬稠拙有冊衷酬

聖主巧無綺語動諸侯知心惟有床頭劍夜夜
虹光貫斗牛

次韻上漕運恭將黄公

不羨田單縱火牛舟師十萬擁貔貅一聲鼓
角秋風遠千里關河宿霧收西北已傳粮餉
足東南無復
聖君憂他年太史論功烈應在凌烟最上頭

秋夜懷李希曾用鍾伯福韻

霜葉飄殘楓樹林客窓寥落動清唫一天夜
色誰家月幾杵秋聲何處砧勲業未能成汗
馬

聖恩深負戴華簪相知獨有荆南客會晤無期
役寸心

用前韻述懷

薊北霜寒秋滿林夜深誰為伴孤唫覊懷消
盡窓前燭歸夢驚殘月下砧千古繁華春過
眼百年辛苦雪盈簪何時解組苕溪上了却
平生用世心

追挽平江恭襄侯陳公

英雄天産足經邦曾護

飛龍過大江麟閣元勳今第一計臺奇略古無雙綠楊夾岸三千里白絮連檣十萬艘留得神祠淮浦上行人懷惠拜旌幢

華航為宣州衛揮使宋公林題

結搆真成陸地舟不隨蓮葉浪中浮每懷擊楫清中夏何用揚帆到十洲烟暝只疑沙岸晚月明渾訝水鄉秋應知閱武歸來日興在推篷樂倡酬

題吳主簿送兄歸江西卷

長淮流水綠沄沄斗酒城陰醉夕曛鴻鴈沙

頭方並影鶺鴒原上又離群一川草樹寒露千里關山隔暮雲歸到灌江漁隱處一竿風月許誰分

吳興陳處士挽詩

買斷溪山遠避名白雲常日護茅亭老來不試屠龍技死去惟存相鶴經堦下苔痕空自綠簷前草色為誰青世人欲識生前德光照豐碑太史銘

求古齋為驛宰陳希道題

獨卧茅茨守靜專從教烏兔自周旋道窮太極初分後心在鴻濛未畫前只擬精神超廣漠不知身世到鈞天結繩一變開書契始覺人文體用全

述懷

半生心事與誰論竊祿偷容負
國恩未許拂衣歸故里空慚操瑟立齊門溪流雨過添新漲野燒春來變舊痕對此不須增感慨載歌黃鳥倒清樽

挽淮陰唐宗吉先生

一塵不到草堂前弄月吟風四十年清節直

攀嚴子駕虛名不着祖生鞭花迎郭外尋詩屐柳拂湖邊載酒舡何事玉樓招作記傷心誰聽伯牙絃

送張李貞歸興化

勝遊何事又南還野鶴長鳴憶故山水淌林塘芳草綠雨深苔徑落花斑王維畫法超千古杜甫詩名播兩間想到海天清隱處醉邀明月敞松關

妻兄逸上王伯鑑挽詩

一抹炯霞夢不醒幾番揮淚想儀刑起家勤

𩑽頭先白待客從容眼倍青樣華有銘書墓石漆燈無燄照泉扃長淮東望遠城路何日重來奠醁醽

挽湖廣都閫王公剛

少年賈勇幾人同曾向沙場立戰功鐵騎夜嘶青海月朱旗晴颺黑山風授來好爵傳身後留得陰符在篋中欲吊英魂歌楚些不堪烟雨下哀鴻

秋日舟行書懷次韻

遠水長天帶落霞数村殘照映漁家井梧應候巳飄葉籬菊冒寒方看花白髮数莖人自老青山兩岸路何賖幾時得遂歸休志高枕蓬窓臥月斜

上鎮守淮安漕運總兵楊公

文武全才簡
帝衷獨承
恩命拜元戎閫中粮餉推蕭相天下蒼生仰謝公刀斗聲沉千嶂月旌旗影動一江風明良千載今重遇竹帛應書第一功

贈江西翁方伯

稜稜風節重朝端曾向中流障急湍為國豈知雙鬢白報
君惟有寸心丹暫居藩省安諸郡合在天曹總百官
聖主于今思召伯紫泥封
詔出金鑾

挽吳興丘大祐先生 有詩名

抱瑟齊門負一生山林偏覺布衣輕書殘柿葉秋雲冷彈徹梅花夜月明清節不慙東漢士新詩獨占盛唐名茗花溪上人何在愁聽東風杜宇聲

轅門瑞應為漕運總兵楊公賦

九重爵命下淮東庭擶呈祥表至公花染輕黃當几席香分餘馥透簾櫳一時雨露滋生力千古乾坤造化工不似等閑桃李態園林隨處笑春風

松菴為廣信貳守蔣君題

一菴何物可為隣移得徂徠石上根瞑色入簾蒼雪墜秋聲到枕翠濤喧子猶古鼎清吟思花釀新醪引醉魂最愛黃昏明月上老龍

擎出水晶盆

春熙楼爲前人賦

何用尋芳步石苔小樓日日有詩栽窓開栁色侵書幌簾捲波光入酒杯盤谷有山圖畫障桃源無地着塵埃主人已作青雲客帶得陽和足下來

用奚進士徐宇詩韻寄顧内翰

奇才卓犖踦應徐禮度雍雍出句如久別頻飛千里夢相思曾寄一緘書春風上國鶯花麗秋雨淮南草木疎尋酒何時重會晤西窓

剪燭話當初

用前韻贈臨清管應暉先生

宦途曾吊聘君徐解組歸來得自如花下一壺新釀酒燈前幾卷舊看書氷霜有操名長在歲月無情鬢易疎今日清源重聚首傾懷不減十年初

又用韻挽友人致仕戶侯李從善

覩化由來有疾徐珠沉滄海竟何如風前痛洒思君淚篋裡愁看寄我書流水落花春寂寂荒原衰草雨疎疎寧馨繼述多聲譽世祿

無忌創業初

道經草萍驛和壁間詩韻

年來踪跡等浮萍驛舘停驂雨乍晴半世浮名何足重一挑行李莫嫌輕殊方山色徒牽興上國鶯花獨繫情賦就新詩題石壁隔林啼鴂兩三聲

次滕都憲遊劉伶臺韻

中丞登覽駐軒車松徑珊珊響珮琚酒德尚存當日頌醉鄉空見舊時墟湖添水色雲收後山吐嵐光雨過初賦就新詩歸興促香風

滿路落花餘

竹深處爲潘從禮上舍題

君家種竹已成林不受紅塵半點侵滿地綠雲晴冉冉一天蒼雪晝陰陰偏宜問字人携酒更許能詩客抱琴指日伶倫裁鳳管九重天上叶韶音

贈梁孟輝次陳都閫韻

勝覽東吳不計年虹光常貫米家船篷推夜月江邊醉帆落秋風海上還雲路羨君心遠矣宦途愧我鬢蕭然故山留得松巢在一枕

何妨伴鶴眠

病中述懷

抱疾經旬不出門眼前風景易消㫳花因雨减三分艷月被雲遮一半昏落落襟懷聊自遣紛紛世態向誰論茗溪南望無多遠何日歸休理釣緡

病中感懷兼簡時伯章

篋裡陰符久不看蹉跎無意效彈冠半生自覺頭顱白多病誰知肺氣寒解組未歸元亮宅持竿欲止子陵灘人生何似先生樂坐對

湖山賦考槃

過臨清

物阜民繁勝昔年新城高築運河堧樓蔵烟樹清源驛檣掛風帆衛水舡簾幙重重遮翠閣管絃處處奏華筵人生得境須行樂莫待秋霜點鬢邊

耕讀為張家湾侯三題

買斷溪南百畝腴清陰繞屋樹扶踈一犂耕破壠頭雨萬卷讀殘燈下書芳草翠眠村徑犢落花香引硯池魚秋來釀得新醪熟醉倚

西風賦子虛

申汝潔高士挽詩

紅塵衣馬任輕肥小結茅茨近水湄高誼直期佳士列香名儘有遠人知花前風月三盃酒橘裡乾坤一局棋四十年來交義重哭君無那淚沾頤

安山道即事

東風駘蕩吹征衣漕舟北去日未西堤上萬株楊柳軟水邊幾處茅屋低青帘搖搖引客醉綠陰沉沉留鳥啼風光觸目動技癢彩筆

興來隨處題

挽維揚羅文節先生

笑談無復見梁鴻淚落西風感慨中三徑踈花秋色老一庭芳草晚烟空逍遥已去陪仙侶得失何嘗問塞翁賸有詩名誰得似至今淮海挹高風

趙省南歸為楊公子徽賦

庚門公子省覲歸曉發津亭彩鷁飛江舘不聽商女曲行囊惟帶老萊衣春風帆影青山港夜月簫聲赤壁磯到日覲庭詶膳後平安

莫遺鴈書稀

通州舟中會沈用賓

楚水吳山隔唱酬盍簪今喜在通州畫舡得雨消殘暑白紵驚風報早秋杜甫苦吟詩滿篋馮唐易老雪盈頭人生得失何須論剩買香醪泛玉舟

贈淮人顧廷訓時寓金臺

一年一度會京華傾倒襟懷興轉加自信馮驩能作客誰言王粲不思家解貂夜醉新豐酒走馬朝看上苑花他日期君何處是一竿

春水白鷗沙

客裡襟懷久不開壯年踪跡寓金臺孤燈風雨愁中卧千里關山夢裡来旅館有書黄耳去釣舡無主白鷗猜

天恩未許歸淮海且盡花前酒一盃

奉挽李閣老學士

昨夜台星圻泰堦曉聞國老訃音来

三朝曾倚調元化四海今嗟失相才班馬文章留鳳閣夔龍事業著麟臺龍中藥物知多少淚洒門墻日幾回

夏太卿仲昭墨竹為金揮使題

鳳凰池上文明日筆掃青鸞下羽丘天際淚痕思帝子人間風致重王猷半窓翠濕淇園雨一榻涼生嶰谷秋公暇披圖相對處歲寒高節許誰儔

挽泰州周用琛 從事漕府荒草庭

綠水芙蓉墜晚紅笑談尊俎竟成空巳聞重淼来温造忍見昌黎誌石洪千里旅魂歸夜月一庭芳草怨秋風篋中遺藁珠璣燦莫道青雲路不通

挽叅將湯公讓死節 性敏捷能詩文

玉門邊報日頻頻受

命叅戎淨虜氛杜預有才當一面張巡無援老孤軍英䰟夜度關中月豪氣秋横塞上雲姓字巳書忠節傳遥遥千古播香芬

時伯章話舊偶成

紛紛世事眼前過慷慨襟懷柰若何沽酒且邀今日醉論交不似昔年多但知杜甫依嚴武一任臧倉毀孟軻賴有舊時淮海月清光終夜照吟窩

奉上學士錢公自順德縣詔還

一封

徵詔出

彤闈頓覺文星夜有輝李白昔沾天上寵坡仙今自海南歸宮花過雨紅偏重御柳添春綠正肥無限

恩光照行色重香重整舊朝衣

贈嘉禾隱士李祖錫

相湖湖上倚蘭橈一簇烟霞遠市囂玉勒未收青海駿錦韉難繫黑山鵰牢籠風月詩千

首傲睨乾坤酒一瓢羸得高名播寰宇小山叢桂不須招

成化三年秋寓金臺隆福寺寫懷

竊禄常慚雨露深流光不覺去駸駸遺懷正藉詩頻詠垂老那堪病又侵僧舍暫栖消俗慮山林未許遂閒心夜深獨坐孤燈下猒聽東隣搗月砧

雨窓別意爲吴興沈生事題

一天風雨送黄昏簷外蕭瀟不忍聞原上鶺鴒方聚首沙頭鴻鴈又離群池塘芳草添新水鄉國遥岑隔斷雲後夜孤舟何處泊半床姜被思紛紛

至武林賦此

武林風景最繁華近水樓臺十萬家紫陌香風嘶騕褭畫舡明月載琵琶蘇公堤上柳舒葉和靖祠前梅着花便欲拂衣來此地買山築室卧烟霞

挽庠士吴文明父

嘉遯西湖懶送迎水雲常日護柴荊能知大義丘山重俯視虚名一芥輕倚杖花前看舞

鶴携壺柳下聽啼鶯于今永訣歸何處一度思君一愴情

次韻送清河二尹考績之京

送君考績覲

虞庭長樂鍾聲月下聽太液波光浮地綠蓬萊山色倚天青官膺民社非輕授酒醉宮壺不易醒遥想歸來春正好歡多黎庶候津亭

病起即事

壯懷只欲攀銀河長途羸馬成蹉跎穿堦雖喜雨添笋颭水不禁風捲荷功名枕上一炊

忝烏兔眼前雙擲梭茫茫此理有誰識試問
當年春夢婆

送鎮江醫士陳仲暉南還

與君同侍霍嫖姚北上
神京不憚遙燁燁驪珠光照乘稜稜寶劍氣冲
霄解貂沽酒情偏洽剪燭談詩興轉饒况是
折肱醫國手未應歸去伴漁樵

代送鮑克恭之官霍州

除書榮捧出
虞庭應有佳名列御屏祖帳一樽今日酒行囊

幾卷舊時經爭誇龍劍紛離匣喜見牛刀始
發硎想到黃堂閑拄笏太行千仞倚天青

道經故城縣留别致仕廖太守

頻向青雲振羽翰賦歸贏得此身安一壺秫
酒閑中醉幾卷葩經靜裡看蘺蒟吐香偏耐
晚澗松挺翠不知寒相逢又作匆匆别始信
人生會合難

德州中秋

露下高梧暑氣消客懷風景易相撩月離滄
海十分滿人隔故鄉千里遥玉宇無聲秋寂
寂銀河有影夜迢迢虛名應被姮娥笑孤負
花前酒一瓢

送上人湛心源歸姑蘇萬壽寺

在客那堪送客行都門回首重含情身隨出
岫孤雲遠足踏浮江一葦輕學道已登西竺
地吟詩兼得盛唐名年来愧我覊塵鞅未得
投簪了此生

對景書懷

絲絲疎雨弄清和添得堦前綠漸多亂蛩荒
苔粘屐齒挺生新笋過簷阿詩成筆底從人

和酒熟床頭待客過對此襟懷良不惡任教
烏兎急如梭

遯齋為大河衛千户陶舜卿作

武弁相承際盛時倚欄獨詠考槃詩少陵
溪上花應笑真逸嶺頭雲可怡留得苔痕封
鶴徑引将泉脉到魚池箇中一段幽棲意惟
有紫陽心最知

送應天府學教授周先生之任

榮陞郡博荷
恩偏故舊相逢喜躍然夜雨西窗淮甸酒春風

南浦秣陵船雨齋敎法推胡瑗一代文才數
鄭虔此去英才沾化育講堂重見兆三鱣

和酬嚴正學二尹

盍簪不減舊時歡旋釆青芹薦晚飡霽月又
看升若木光風尤喜泛崇蘭摘花浸酒春猶
淺剪燭談詩夜未闌惆悵明朝又分手一江
烟水恨漫漫

挽吳中孚先生

高蹈丘園齒德兼更將醫術濟閭閻床頭不
畏黃金盡鏡裡從敎白髮添滿徑苔痕粘短

屐一庭草色入疎簾于今易簀歸冥漠山斗
無由得再瞻

贈梁孟暉

梁門華胄更風流浪跡江湖未白頭酒泛翠
濤春盎盎歌聽金縷夜悠悠醉鄉不作邯鄲
夢樂土那知杞國憂今日賦歸尋舊隱東籬
黃菊正宜秋

贈人移居

為厭囂塵遠市廛新居移近水雲邊小山叢
桂堪招隱曲岸垂楊可繫舡鷗泛春波當户
外鳥啼晴日到窻前分明一段湖天景彷彿
王維在輞川

盧經歷母挽詩

門近韓江庾嶺東官途有子已登庸書因遠
別頻頻寄衣恐遲歸密密縫三釜忽傳遠祿
養九原深恨隔儀容想應卜兆牛眠處
錦誥重頒墓上封

周揮使觀索賦鬆金釧減玉肌

長亭酒盡解青驄淚濕殘粧鏡裡容頓覺玉
肌今日減不知金釧此時鬆心隨驛路三千

里夢斷巫山十二峯記取功名歸畫錦門闌
誰不羨乘龍

代人寄遠

畫舡人去路茫茫獨倚闌干幾断腸羅袖暗
添今日淚鏡奩羞整舊時粧翠衾香冷春何
在玉漏聲殘恨轉長憑仗魚書問消息何時
花底共飛觴

奉挽致仕漕運總兵楊公

統漕江淮鬓已斑乞
恩歸去卧東山一生功著雲霄上千載名傳宇

宙間此日延津龍化去何年遼海鶴飛還應
知訃奏蓬萊殿
聖主深憐一改顏
代贈太醫院醫士陳惟遠歸淮陰
醫鳴
御苑許誰攀應在劉張伯仲間淮土久思千里
隔
天恩今許一身閒青簾畫舫歸時路明月清風
夢裡山僮僕歡迎春未老杏花深處掃柴關
任城中秋對月

舟泊官河近驛亭微波不動夜無聲清霜幾
點鬢邊白皓月十分天上明丹桂吐香飄玉
宇金蟾流影落瑤瓊詩成半醉吟懷壯欲挾
飛仙驛五城
挽晩翠金宗韶高士
寒烟漠漠鎖行窩無復新詩對酒歌顧我弱
齡情最厚哭君今日淚偏多百年高行詞人
誄一束生芻吊客過留得書香傳後嗣定應
濟濟擢巍科
和復千户陶舜卿

詩筒傳遞到吾家老眼昏花認字差妙奪天
機推李賀冥搜氷柱重劉乂才華燁燁翔丹
鳳華勢翩翩散墨璣獨把一壺邀夜月滿身
花影任交加
挽山陽知縣郭君
承
恩晉預瓊林宴手綰銅章
闕下來氷貯玉壺寧有迹月流銀漢更無埃天
曹未報三年政史館應憐百里才旅櫬遠歸
遺愛在淮民誰不為興哀

安東彭汝錫母歸氏挽詩
能相夫君入官途可憐中道鏡鸞孤水邊採
藻時供祭窓下挑燈夜辟纑雙淚潸潸垂玉
筯寸心耿耿湛氷壺西風吹斷瑤池夢愁絶
家林返哺烏
寓金臺述懷
旅食京華歲月深囊儲銷盡贈時金行藏自
挺溝中斷問訊誰題漢上衿膠漆故人千里
夢弓裘先業百年心秋霜最是無情物怪底
年來兩鬢侵

寄兗州蔣禧永 時月坡從事淯府

袖拂塵埃歸去時一生襟抱許誰知飛談卷霧韓康伯囊氣淩雲杜牧之花塢尚留春未老月坡偏與晚相宜好尋方外忘機友共着松陰石上棋

次韻梅花深處為湛上人題

庾嶺移来面目真肯同凡卉弄精神分開臨濟三宗曉占斷閻浮大地春就物看花非上智即心成佛是斯人塵埃不到莊嚴地獨許維摩作近隣

遊虎丘山次聶大年先生

此地猶存舊日亭茫茫塵世幾人醒崇岡虎卧墳頭白巨壑蛟潛水面腥陸羽品泉殊有味生公說法豈無靈詩成歸去重回首雲抄孤峯晚更青

遊鉢池山

名山高聳水西灣樹色嵐光杳靄間丹井夜涵松月冷禪林晴護野雲閒鶴飛點破孤峯翠花落粧成一徑斑此日登臨無好句錦囊歸去咲詩慳

東皐別墅為竇鹿范思敬題

覽勝何如小洞天風光只在海雲邊紅塵不到談碁局緑水頻来載酒舡一徑花香晴過雨四簷樹色暖浮烟知君素有烟霞癖故向明時懶着鞭

贈閘宰舒君

早從漕府試才猷一官雖成志未酬枳棘固非栖彩鳳汙池誰念卧蒼虬客途相見難為別世態休言易動愁守己但須存直道定應剡薦達
宸旒

明遠楼為金臺徐以道題

閑楯層層接太清摘星何處浪為名風烟散盡千門曉雲漢昭回萬里晴幾點泰山天外落一杯弱水地中傾釣簾自覺吟懷濶不向瑤臺奏玉笙

贈竇坻大尹陳德光

莫道辣星隔絳河故人今已沐
恩波雄飛雲路才方展小試花封髩未皤一榻清風公服酒半窓明月坐来歌古今循吏皆

衛周還
金門振珮珂

遊鳳陽大龍興寺

日上鰲峰紫翠開欝葱佳氣擁蓬萊龍飛
聖祖中天去象馭瞿曇此地来祗樹四時沾雨
露
御書千古護風雷拜賜欲賦
皇明頌滲倒深慚學未該

挽大河衛揮使金公昇

哭聲斜日動戾門升屋今招國士竟掛劍慚

非只季子買絲欲綉趙平原虎符曾受新須
命
鳳誥留傳舊賜
恩留得功名載青史輕塵弱草不須論

瞻泰嶽　虎督浚泉源至其處

策馬西来入泰安白雲飛盡見層巒支撑日
月三千丈宛轉烟霄五十盤氣壓龜蒙天柱
犖根蟠齊魯地雄寬欲登絶頂攀星斗只恐
天風雨袖寒

挽淮安衛揮使周公鑾

夢跨青騾去不還英雄無復濟時艱一生身
世雲霄上千載功名竹帛間塵暗錦縧龍劍
在燈残油幕豹韜閒奚囊留得詩千首誰為
將軍吹第刪

贈沭陽驛宰宋君

盛世誰能拜一官相逢何事兩眉攢但知白
日消磨易莫道紅塵奔走難博學季孫監酒
務苦唫杜甫困詩壇他時得藉吹噓力萬里
雲霄奮羽翰

述懷

老来心事〻須占漸覺清霜兩鬢添何處落
花紅滿地我家新笋繞過簷床頭酒熟招元
亮筆底詩成寄道潛更喜黃昏明月上娟娟
清影透踈簾

輓淮安衛致仕吳揮使

蚤將簪組付賢郎歸卧淮南舊草堂控鎮海
邦雄畧在撫綏屯戍頌聲揚大圭不琢原無
玷長劍雖藏尚有光令日忽聞歌薤露追恩
勲德淚沾裳

贈中書舍人顧宗道

天產英賢侍
聖皇文華日日近
清光詩題錦軸傳宮體墨倒金壺寫樂章仙醴
每頒瓊島宴緋袍常惹御爐香兩全忠孝人
爭羨鶴髮慈親在北堂

和首字八音荅冏上人

金粟光中見化城石頭徑路坦然行絲桐不
操有言調竹笛慣吹無孔聲匏為空虛成蒦
落土因清淨發區葫革囊一任來相試木石
心腸不動情

挽千戶陳鎰母太宜人賈氏

錦誥榮封在暮年相夫報
國衆稱賢尋常不過中門閾頃刻寧忘內則篇
夢斷梨雲迷舊路歌殘薤露閟新阡最憐有
子承勳烈跨竈名香遠近傳

次韻贈彭城鄧文忠

君家高閣近黃樓覽勝何須縱遠眸疊嶂翠
環城外郭垂楊綠繞水中洲窓迎鳥道千林
曉座俯紋宮半壁秋安得坡仙共吟賞舉杯
邀月盡更籌

贈徐州衛致仕百戶張瓚

蚤辭榮祿意何如買斷溪山靜處居耕破燒
痕催種穀分來泉脉看澆蔬數峯晚翠雲收
後千樹春紅雨過初世事無干心自樂從教
塵鎖舊韜書

雪堂為姑蘇祐天祥上人賦

六花凝素似吳鹽一室通明不捲簾瑤匣有
光迷皓鶴廣寒無影失冰蟾豪吟蘇軾心原
淨高卧袁安夢正甜老衲此中深得趣焚香
趺坐讀楞嚴

留別東吳祐天祥上人

都城解后話從容恍若三生夢裡逢幻海已
空生滅相塵寰永斷去來踪瓶將夜月溪頭
水衲掛秋雲石上松無柰暮鴻動歸興何時
重聽講筵鍾

次韻送客歸淮陰

都門飲餞簇金鞍壯歲功名到手難自信王
生堪結襪誰知貢禹謾彈冠穆陵雪霽冲寒
度岱岳雲開向曉看淮海心知凝望久匣琴
流水待君彈

挽致仕千戶張公士忠 人稱秀才張

居武能文事業精生前贏得秀才名詞源筆底傾三峽籌略胸中藴五兵此日清尊空北海何年化鶴過東瀛我因忝在忘年契哭向西風淚濕纓

成化甲午中秋

寥寥天宇散輕雲坐見纖阿出海濱露洗白榆何歷歷風揺丹桂更蓁蓁年華未艾爲佳境秋序平分是此辰自喜歸休心事了裁詩欲寄未歸人

靜菴次韻爲江右龔教書題

數椽蕭洒自經營門掩閑雲賴治平有象畫從心上悟無絃琴向膝間横一塵不入盧鴻夢五畝難移魏野情獨厭春來欹枕處隔林黄鳥弄新聲

挽漕運把總指揮宋公林

桓桓英武早馳聲掌握南畿水部兵河上蒙衝勞轉運閫中粮餉賴充盈納交久仰廉頗德知己難忘鮑叔情何事藏舟移夜壑哭君今日淚縱横

知事沈養浩父挽詩

教子登庸綴玉班自甘終老卧東山宦情落落應難合塵事紛紛了不關醉倚藥闌招鶴舞晚扶藜杖看雲還如今乘化歸冥漠空掩松筠屋數間

贈雪蓬包宗威先生

舡泛清泠出武夷侍親游宦寓淮涯籠中愛養呼名鴨陌上甘爲曳尾龜兩袖清風東漢節一編佳製盛唐詩交游多少青雲客得似南窓寄傲時

挽友人時伯章先生 善樂府

冉冉流光七十三懶求禁禄戴朝簪只期名注長生籙豈料身居永息菴遺草一編傳海内高風千古播淮南雞壇故友情多慘老淚頻揮更不堪

奉挽大叅史公母太恭人謝氏壽一百又二

萱闈有禄養天和歷世争誇百歳過令子薇垣方致政賢孫玉殿又登科誰知落漠梨雲夢翻出凄凉薤露

歌懿德不斷同仉氏應書列傳永難磨

挽千戶陶舜卿母太宜人徐氏

杳杳香魂去莫攀雲霄吊鶴又飛還巳知效績聞慈訓曾為平反見笑顏夜雨燈前衣線在春風花底板輿閒九原此日應無憾玉樹森森雨露間

寄長興族人史庠士

吾宗人物最清奇燁燁藍田見紫芝上苑看花終有日蟾宮折桂豈無時蘭膏吐焰搖書幌墨汁飛香出硯池愧我宦途今老大月明兩地起遐思

同衛鎮撫陶廷鑑挽詩

相過幾度共談詩一疾誰知永別離自昔昌黎交李賀由來文定重王奇官承武弁原無忝志在儒林更不移欲賦楚招招不返烟光草色也含悲

和嚴正學客中感興

寒窗鐵硯昔曾磨回首林泉柰老何黃菊最宜秋露重蒼松不厭晚雲多古今落落屠龍技天地茫茫扣角歌試看當年同宦者幾人

歸去養天和

代贈歌妓

一笑千金不易逢靚粧偏與內家同麝烟淡掃蛾眉綠獺髓輕勻粉面紅歌扇影搖楊柳月舞裙香散牡丹風五陵年少知多少腸斷花陰轉盼中

和嚴正學話舊有感

昔年曾為賦新詩今日逢君動所思安得舉杯歌白雪可能圍座寫烏絲蕭蕭落葉秋風候黯黯殘燈夜雨時堪嘆近來雙鬢短年華如水日東馳

送淮郡太守袁公考績之京

一麾出守五經年絕勝文翁治蜀川千里清風動寥廓一輪明月湛中天橐頭只有春秋筆囊裏渾無莫夜錢想到

帝庭承顧問好陳民瘼玉堦前

乙未歲九日書懷

莫嘆流光暗裏催少陵抱病亦登臺一聲候鴈巳先到幾朶秋花尚未開山聳鉢池青似黛水涵淮浦碧於苔老懷素有天游樂不許

人間俗士猜

挽逸士蔡以行

淮海幽栖樂盛時出塵風度幾人知心閒不作三刀夢身老從教兩鬢絲別墅看花春載酒小窓燒燭夜敲棋賢孫能紹詩書業瞑目重泉不繫思

閒中述懷

屈指年華邁六旬乞歸容得一閑身栁塘日暖遲遲晝花徑風和盎盎春酒熟碧香留故友詩題錦軸寄騷人獨憐日日同袍者猶踏東華軟土塵

挽后宗德

獨跨青騾不返蒐病中聞訃倍傷神只期下榻延高士那忍題詩哭故人襟抱有容黃叔度辭章無忝李元賓明年三月城東路愁見佳城草色新

送澧府從事歸湖湘

臨岐欲贈統朝鞭草檄誰當筆似椽自古羽林多俊乂于今蓮幕重才賢半竿落日湖邊路五兩輕風江上船歸到湘南應有問元戎勛業在凌烟

述懷

落落乾坤寄一身轉頭六十二回春老懷不管書籤亂衰病偏於藥裹親秋盡短籬黃菊瘦春來幽谷紫蘭新世間萬物榮還悴莫對西風感慨頻

秋日寫懷

老去歸休得放懷虛名未許便塵埋眼前莫論人情薄身外從教世事乖萬有紛紛爲夢境一無了了是心齋東籬有約人知否采采秋花色最佳

和韻復江西徐順先生

相逢淮海共徜徉燁燁文光照草堂擊鉢題詩頻洒翰隔墻呼酒屢飛觴老懷已與官情遠健翮正逢雲路長莫道賢才困林壑只今鳴鳳在高岡

和寄吳興教書姜彥達先生

盍簪未卜在何年兩鬢蕭蕭益悵然鄉夢不離苕水上歸心常繞弁山前可堪吳楚分千里安得參商共一天猶記南溪吟賞處彩毫

頻洒行波賤

梅雪軒為長興錢廷佑題

寒霙素艷不勝清歲晚相依故結盟月底有
香偏馥郁風前無力最輕盈羅浮仙夢驚初
覺郢客新詞和未成幾度巡簷心自樂冲寒
何用灞橋行

代作鳩拙軒

數椽容膝足藏脩巧智都忘類鵲鳩抱甕漢
陰端可重運斤郢國不須求自憐扶老能消
喧誰信投懷更作鈎何事盡教天下拙欲從

周子問根由

和寄長興致仕陳希道驛宰

曾於官海見奇蹤未老抽簪若箇同五柳莊
前彭澤宰百花潭上杜陵翁但知豹隱南山
霧一任鵬搏北海風今日故園多雅趣詩成
深荷寄飛鴻

嬉春效楊鐵崖體奉鍾狂客

老去清狂興轉加嬉春何處可將車梨花夜
月端端宅楊柳春風盼盼家酒瀉碧香傳鑿
落曲翻金縷奏琵琶小娃捧硯求新咏滿紙

龍虵走墨花

挽淮陰徐先生用謙

曾式淮南隱者閭五株楊柳護幽居乾坤傾
倒一壺酒今古咀嚼千卷書蝴蝶夢沉春院
寂子規聲斷夜窓虛行窩風景今猶在花底
無由見小車

環清軒

紅塵飛不到軒楹清境都歸造化成地脉週
圍涵靜鑑天光倒浸湛虛明曉分樹影和雲
淨暖泛花香過雨晴幾度凭欄醒醉眼更從

何處濯冠纓

友竹為景廷器庠士題

結盟三徑日盤桓絕勝王猷到處看一種清
標相契合四時雅俟共平安林間酌酒情偏
洽節下題詩興最寬待得春雷奮頭角化龍

同上碧雲端

龍江解纜

曉來笳鼓發艅艎督運寧辭去路長天塹清
風迎畫戟海門紅日上牙檣水禽並立晴沙
上岸柳遙連古渡傍擊節中流頻感慨誓殫

忠赤報吾
皇

挽通政知事沈養浩母

一枕瑶池夢不還壼儀留得在人間相夫名
著金蘭簿敎子身聯玉笋班殘月半窓欃枍
冷落花滿地板輿閑佇看他日膺褒贈鸞鵲
天書出九關

千戶鄭惟善挽詩

人生修短兩茫茫此理無由問彼蒼八耋慈
親今尚在五旬孫子竟先亡可憐白壁沉滄

海無復斑衣獻壽觴况有生前遺澤在紛紛
部卒淚沾裳

都門送别爲鄉友錢廷佑題

朝回祖餞
帝城東五兩輕舍路渚風行色已題詩卷内離
情都付酒杯中沙鷗點破晴波緑野鳥啼殘
夕照紅隨處雲山迎晝舫知君吟眺興無窮

贈淮城青龍庵主

素秉清貞遠俗塵青年方服向緇門參通止
觀心常净顯出圓明性獨存翠岫孤雲閑白

壹碧潭明月破黃昏姓名已著傳燈録千載
流傳啓後昆

挽李仲宣進士

十年蹤跡各西東賦就停雲思不窮抗俗襟
懷敦友道可人畫法擅神工乾坤俯仰無慚
德林壑依栖有古風今日忽聞乘化去不勝
揮淚夕陽中

一竿風月

不將簪笏覓封侯獨坐輕舟把釣鈎天末清
風來柳岸海東明月到蘋洲吹開眼界纖塵

净照徹心源萬事休受用兩般應不盡此身
之外更何求

耕讀圖

數椽茅屋傍溪邊廿向
明時受一廛買犢不留腰下劍積書寧愛杖頭
錢條風舜耒春郊外疏雨韓檠夜榻前一任
青雲軒冕客功名先着祖生鞭

題恭襄侯陳公清江草亭

繞亭松竹貯清奇公暇曾吟召虎詩開刱已
成先世業流傳還作後人規緑雲冉冉侵書

悦蒼雪紛紛落硯池况有賢孫能繼武
九重不負　聖君知
黙國莊敏陳公立祠清泉
臣時須伏股肱臣三鎮清泉有幾人訓練甲
兵防逆虜經營城郭衛居民桓桓威武周方
叔赫赫才名漢寇恂廟貌千秋昭祀典何殊
圖像入麒麟
奉寄東吳致政錢學士先生
久侍
文華近紫微玉堂今見幾人歸

四朝寵渥今猶少八十高年古亦稀筆掃龍蛇
飛雪練文裁錦繡出天機別来山斗頻瞻仰
追遡無由到講幃
奉和平江總戎陳公涵清亭韻
爰結茅亭近水邊八窓開處散晴烟一泓冷
浸娟娟月半畝晴涵湛湛天翠荇牽風應似
帶綠荷出水恰如錢滄浪歌罷無人和彷彿
神遊太古前
公餘遣趣亭為平江總戎賦
公餘何處可從容多在池亭景物中一鏡水
光當几席四時花影上簾櫳綠楊橋畔無人
到翠篠叢中有路通今日長途成雅俗風流
寧讓晉山翁
奉和平江總戎賞牡丹韻
名花培植已多年延賞今開玳瑁筵照眼韶
光三月暮動人嬌態十分妍敷榮雖向群芳
後題品還居百卉先獨有元戎詩句好春雲
靄靄出天然
奉送大元戎平江公奉
詔之京總握大軍

九重飛下
玉音来
聖治維新用大才萬丈高標擎日月八方萃聚
走風雲連營貔虎兵威振拔地龍蛇陣勢開
自古世臣在
帝業將星炯炯燭三台
奉送亞卿葉公代祀泗洲
祖陵回京
煌煌使節下蟆城代祀
皇陵復

帝京柳影荷香淮浦路山光水色潞河程曾當
一面驅胡虜只以孤忠荅
聖明金鼎調元知有日八方爭覩泰堦平

孝行淮陰楊克彰入祀鄉賢祠

鄉祠誰得並前人盧墓嘉祥見孝純訓悉留
遵常作伴白鳩纏繞每相親百年禮樂逢
昭代千載聲光重逸民祀典有榮關世教浩南
風俗盡還淳

薹菜

誰識其中滋味長滿廠陶瓮自生香芳根在

處含春雨嫩葉挑時帶曉霜甘向茅茨同寂
寞不居華屋伴芬芳數莖能飽家常飯免使
鋒刀競利忙

道院

清江流水繞門前知是仙家小洞天瑤草香
中春似海碧桃花底日如年紫簫吹徹雙鸞
下玉札裁成一鶴傳欲扣玄關問真訣却慚
無計脫塵緣

和王文忠喜雪韻

六花飛舞忽紛然幻出通明不夜天最喜嘉
祥當此日定知豐稔在明年何人煮茗呼頻
掃有客尋梅去未還誰念固窮清隱士忍寒
林下不成眠

壽金陵祝高士

家近三山二水邊幽閒何異一神仙蟠桃待
結三千歲花甲纔過七十年蘭玉承歡披彩
服賓朋稱壽集華筵笛中亦有南飛曲追遡
無由到席前

挽淮士常彥忠

一束生芻不可招閒庭風月晚蕭蕭兩京華

屋交游在四海清尊意氣消濟物有名留宇
宙禁身無忝躡雲霄從今忍過西湖曲駐棹
寒烟倍寂寥

代人贈别之官

離亭車馬曉騑騑考最今從
闕下歸恩露已沾新
寵命天香猶帶舊朝衣雲開潞渚波光遠霜冷
江村樹影稀他日重來報新政定應高擢侍
彤闈

龍坡草堂爲致仕郡博陳先生賦

草堂只在龍坡上歸去猶存舊簡編芸草生
香浮榻畔梅花橫影到窓前詩成對客揮犀
管酒熟呼童洗玉舡已報
國恩身事了逍遥天地一神仙

草亭爲舉人許雲程題

射策
金門自有時暫歸梓里結茅茨紅塵不到讀書
榻綠水長涵洗硯池新竹傍簷添箇箇垂楊
當戶歸絲絲禹門詩得春雷震正是神魚變
化時

和葵軒焦廷用客中述懷

淮海重來共倡酬詩名久已播神州雲閑
華岳三峯曉霜落吳江萬頃秋寶劍出林飛
紫電彩毫落紙見銀鈎功名俯視輕如芥不
獨箕山一許由

次韻送郡博李先生致仕南歸

淮水淮山久入吟年來不覺二毛侵棘圍主
考當年事芹泮辭榮此日心匣裡青萍三尺
劍囊中綠綺一張琴從今分手天南北始信
離愁海樣深

挽戶部員外孫義祖父顴

六十餘年一布韋移家
帝里近清輝憐兒不娶令尨少結友同居古亦
稀高義定應書國史佳名留得播京畿賢孫
已拜推
恩典朝退追思淚濕衣

甲午致仕後述懷

得徜徉處且徜徉不向紅塵兩脚忙簾外雨
添芳草綠案頭風送好花香騷人造興詩千
首詞客陶情酒百觴却笑伏波緣底事據鞍
猶逞老來狂

次韻贈致政張宗器司訓

芹宫振鐸幾經年歸去囊存舊譽泉文字迥
超東漢上聲詩直造盛唐前半窓明月添清
興一榻閑雲伴醉眠莫道歲寒殊寂寞老梅
枝上得春先

梅雪軒爲鍊師焦惟一賦

塵寰誰識鹿皮翁梅雪相親氣味同窓外暗
香浮夜月簾前飛絮舞天風羅浮清夢驚初
破郢國新詞和最工自是仙家超物表玉壺

琪樹影重重

挽郝宗德用鄒克和八句韻

抱疾經旬不出門捲衣升屋處招寬眼前故友幾人在身後美名千古存南陌看花鬧短長西湖邀月冷芳尊最憐難弟情尤切點點麻衣見淚痕

賀倉使張朝用得子

今日君家載弄璋曾看黃色上清楊生來乳鳳丹山畔產出神駒渥水傍從此有人承祀事寧愁無嗣繼書香已知英物何須試准步

青雲被
寵光

送嚴正學還金陵

楚甸重來續舊盟扶書又復上南京晨開祖帳臨淮浦夜泊孤舟在客程水色遠涵鷗鷺渚山光半落鳳皇城酒醒兩地懷人處猒聽寒砧搗月明

挽鄒雲漢父

處世優游幾十年冠裳楚楚雪盈顛不緣積善根源厚那得承家胤嗣賢數看殘棋閒石

上一壺芳酹冷花前神遊杳杳知何處三尺新墳夕照邊

重九次韻寫懷

漸覺霜華兩鬢侵今逢重九共登臨因拋擾擾百年事得遂休休一片心對景狂吟詩句險放懷痛飲酒杯深莫嫌老大猶隨俗笑折黃花倩客簪

贈安東大尹陳君讓戒石亭巢鳩

名題黃甲薦同流暫試牛刀治行優百里清風淮甸曉一輪明月海天秋岐山覽德來威

鳳戒石營巢有瑞鳩指日
天書下丹闕肯教卓茂久淹留

挽淮郡推府虞君

蚤登胄監應時需釋褐承
恩下玉除佐政能持三尺法立身不負五車書已歸泉壤心無愧未盡猷為恨有餘今日載棺歸故里淮民誰不為欷歔

送陶爲淮郡夏同知致仕賦

盛世投簪鬢未絲心期元亮若爲知柳當戶外春長在菊滿籬邊秋正宜過雨閒雲歸遠

岫枝林倦鳥息高枝尋常不入東林社秫酒頻傾秪賦詩

友蘭為江陰王逸士賦

不愛紛紛桃李蕩托交九畹異尋常猗猗曾結高人珮冉冉還同鄭國香契合自然忘爾汝情真應不變炎涼瑤琴一曲彈初罷又引壺觴入醉鄉

駐春軒為廬州衛鎮撫徐君題

春到軒楹物候新留連多為座中人穠花倚檻張紅幄芳草當堦展綠茵墻角柳濃鶯坐久池頭泥軟燕來頻開樽相對情相洽絕勝尋芳泗水濱

送倉使張朝用任淛之京

宦途相見即相知文采翩翩杜牧之嶺海壯遊三尺劍乾坤清氣一編詩忽聞江上歌桃葉忍向堤邊折柳枝此去

虞廷拜新命九秋鵰鶚正當時

次韻題金揮使良臣平湖懶棹

萬頃波光宿霧收蘭橈隨處任夷猶柳深曲岸聞黃鳥草軟芳洲卧白鷗擊楫歌殘淮浦晚推蓬吟徹楚天秋濟川有志人知否不是扁遊泛泛舟

次韻贈達上人棄釋入道

衲掛衹園淮水邊翻然改轍慕長年仙經令尹關前授真訣安期海上傳二氣結時成大藥一元混處是先天功成八極神遊日却㗛廬山種白蓮

滌塵亭為金揮使賦

數椽如蓋俯清漪不向春風說浴沂欲使眼前無障翳遂令心上有光輝籧蒢底用庖中扇麈尾何須座上揮到此逈超群物表滄浪一曲賞音稀

邀月軒為同衛陳千戶題

金龜不惜換香醪對酌誰堪慰寂寥屏翳致辭通海嶠纖阿引轡上雲霄清光倒浸情相洽皓魄高懸興轉饒莫道倚闌容易別更期歡賞在明宵

次韻贈觀音寺鏡寬上人

空門不受一塵侵月印千江是道心能操沒絃琴上曲慣吹無孔笛中音掃開漠漠迷途

遠眺出茫茫刼海深肯許淵明同結社籃輿
日日過東林
梅月軒為蔣思仁詠
天與幽香邈等倫姮娥相憶御冰輪霜華結
就蘂頭曉雪色涂成湖上春皓魄慣親餐玉
士清光偏媚弄珠人纖塵不到孤高處惟許
逋仙可作隣
杏林深處為吳廷貢賦
獨愛淮南處士家活人陰德浩無涯一林偏
得長生地淵樹都開不老花風暖簾前凝絳

雪雨晴簷外護香霞只疑碎錦坊前過冉冉
光風見物華
次韻送毛時輝兼東張天錫
江漢為能實漏卮老懷寧為世情移霜侵兩
鬢我歸日風正一帆君去時錦軸題詩揮彩
翰玉壺沽酒繫青絲到家想見張天錫為借
清波洗惡詩
錦香亭次韻為揮使王廷瑞題
浪說根頭有莫耶天然風景一仙家擎來翠
蓋亭亭葉露出紅粧朶朶花濯錦江邊開宿
霧浣紗溪上炫晴霞倚闌清賞忘歸去詩與
重添酒興賒
友竹為吳文顯作
歲晚相親不變更雞壇曾與定交盟月鋪堦
下金刀影風送林間玉珮聲動節亭亭無俗
態虛心納納有高情由來契合應無間雅稱
平生君子名
和荅呂景儒見贈韻
文豹今窺見一斑未容解組便歸閒胷中韜
略龍蛇陣天上風雲虎豹關詩律已聞傳海

宇銘文未擬勒燕山相逢淮甸情偏洽傾倒
襟懷笑詠閒
詠壯册用中峯梅花詩韻
畫閣開處見丰神未許黃荃擅寫真一種靈
根緣得地十分嬌態最宜人太真粉面初酣
酒西子霞綃不涂塵莫道繁華易零落年年
曾占洛陽春
和荅金太守先生示予赦後韻
由來天道本無偏一斥南荒幸得還紫鳳啣
書來闕下紅雲捧日出天邊餘生正喜

恩如海老拙窮愁雪滿顛感荷新詩有深意雍

雍風雅盛唐前

送包永昌先生滦州依住

淮海交游五十年分攜無柰雪盈顛孤雲迥隔閩南路明月今隨薊北船豈有虞卿雙白壁帷存子敬一青氊欲知此後思君意長在滦河樹色邊

壽歲爲致政憲副太原韓公賦

解組歸來潭水湄預成靈室待期頤襟懷曠達陶元亮文彩風流杜牧之半世功名良史載一生忠義

聖君知風輕雲淡尋芳日笑領兒孫讀墓碑

次韻送包先生滦州依親二首

詩壇倡和每相親此日長亭送遠人孤鶩落霞淮浦晚新鶯細柳潞河春風雲落落淹雙足天地茫茫老一身兩地月明秋水隔重尋舊約悵無因

此行何日復相親垂老難堪少一人詩酒空聞滄海月鶯花辜負故園春無兒能紹三餘業有弟堪依百歲身滦水年年飛候鴈莫言書扎寄無因

嚴懶菴以詩見寄和韻復之

懷抱何時得放寬新春不復共君懽梅消殘雪含微暖柳帶晴烟散薄寒短扎久疎魁獨懶好詩頻寄和皆難停雲幾度空惆悵編地無由一問安

壽至八十述懷

八十年來望已過蕭蕭兩鬓未全皤但知身世渾如夢不覺光陰疾似梭祖職猥承恒恐墜

君恩深沐耿難磨歸休林下聊云老歌咏皇風樂自多

送莊有儀先生歸吳中

一櫂湖上送輕舷誰識嚴陵本姓莊對景苦吟詩句險還家不厭客途長數行鴈影雲邊度幾樹梅花雪裏香此去重來在何日海天明月共茫茫

野軒二首

輕裘肥馬軟紅香得似幽栖世慮忘屋角風和喧烏雀隴頭日暮下牛羊已無皂蓋來荒

徑惟有青山補短墻幸際昇平無可報考槃

林下頌

堯湯

結茅林壑幾經年一片閒雲隔市廛幾處農耕春雨後數聲牧唱夕陽邊柴門流水心應遠竹徑通村地自偏獨有溪南舊知己携壺同樂醉中天

綉鞋代淮士李廷璽賦

幾日深閨刺綉忙着来偏稱踏春陽一鈎纖襯鴉頭小三寸弓彎鳳嘴長行處最便芳草

軟脫時猶帶落花香筵前若得為杯飲咲領風流入醉鄉

客邸牽情為莊廷輝題

曽入人間小洞天玉人情重故留連香生夜月鮫綃帳花簇春風玳瑁筵玉樹新聲歌宛轉翠盤嬌態舞蹁躚誰知一別音書杳孤舘殘燈思悃然

感興

屈指光陰八十年鏡中兩鬢雪紛然應無實德堪人重豈有佳名與世傳自許存心還似舊却嗟行步不如前新詩賦就無人和擊節高歌樂自偏

自賦生挽

何須卜地問青烏義命能安只坦途千載不為歸表鶴百年終作首丘狐休官陶令詩先挽荷鍤劉伶意不拘到底浮休無一事清風明月滿寰區

章江別意卷為濮千兵題

豫章風颭錦帆輕冠盖紛紛擁使旌酒到別時心易醉詩逢險處句難成一江烟水連天

去兩岸雲山送客行歸向轅門應有問兵民皆頌轉輸平

和寄杭州前衛致仕戶侯吳東升

清時無意覔封侯解組歸来兩鬢秋妙略曽經黃石授高風今伴赤松遊筆揮草聖驚群目詩就吟壇出一頭我亦投閑卧林壑離情長逐水東流

重九寫懷奉鄉教石聘之

佳辰無意去登高詩就銀箋走兎毫白髮不堪增老態黃花聊可泛香醪昔年喜佩新磨

劍今日羞看舊戰袍識得乾坤有元會眼前誰復是人豪

知足軒為湯公子量美題

英雄回首幾星周知足何曾分外求舊日陰符藏篋內當年神劍掛床頭牢籠風月詩千首俯仰乾坤酒一甌從此不干塵世事東山高臥若為儔

述懷

自信平生是職材壯心未老已先灰雖云林下無塵到却訝門前少客來酒熟小槽何用

買詩成拙稿不須裁育中淌貯天游樂坐對南山咏有臺

幽隱軒為成德明賦

紫陌無心振珮珂自甘終老卧烟蘿肯教詞客移文誚惟許高人問字過堦下雨晴苔色淨簷前風暖鳥聲和却憐擾擾紅塵者誰識林泉雅趣多

贈蔣思仁

文采翩翩邁等夷名家裔出蔣之奇濟生久蘊軒岐術遺興常吟李杜詩渥水神駒今日見藍田玉璞幾人知由來顯晦何須較秋菊春蘭各有時

南窓為蘇志道賦 其人善樂府

向离開牖納晴光草色含青綬帶長愛日到時能布暖薰風来處自生涼偏宜刻燭題詩句雅稱揮毫寫樂章向夜懷人清不寐梅花横影暗飛香

送吴君彦福歸武昌

忍攀疎柳贈君行勢利無干去就輕把酒莫辭今日醉題詩不盡故人情斷雲收雨江村

晚遠樹含烟客路晴想到武昌應有問一官歸老負

皇明

弘治辛亥年八十二感懷奉鄉教田

先生

不覺浮生邁八旬勞勞贏得髩如銀敢言吐氣冲霄漢徒想吟詩泣鬼神縱步寰中雖有迹拂衣林下却無塵翻思昔日交游者屈指于今有幾人

襪線集卷之一

原缺第七一葉

滴瀝簷夜正是懷人不寐時

陶穀郵亭圖

郵亭解后晚妝妍撥盡琵琶燭影邊何似玉
堂清漏永紫薇花上月嬋娟

途中即景

百丈牽船日未西雨晴沙岸淨無泥柳絲不
動春風軟野鳥關關向客啼

金臺九日思親

九日登高在
帝鄉白雲南望思茫茫慈闈迥隔三千里誰採

黃花獻壽觴

送友人劉瑞南行 時景泰元年春

潞河新漲雨初晴客裡那堪送客行回首風
塵猶未息天涯此別最傷情

客邸冬日

雪壓關河凍未開陽春何日到枯荄相親惟
有爐中火煖氣烘烘撲面來

奉金宗潤太守求紙帳

剡藤十幅瑩無瑕叨惠何時得拜嘉一榻流
塵寒夜永久無清夢到梅花

中秋思親

可憐今夕又中秋對月重添客裡愁身在廣
陽家在楚何時能慰倚門憂

送別圖爲陳文實題 畫寫梅

一樽傾瀉重分携秋盡江南木葉飛惟有梅
花心似鐵春風滿面待君歸

彭城燕子樓

傴僂旌旗據上游綺筵曾被彩雲留空令過
客悲陳迹不見春風燕子樓

畫景

雲鎖溪南路不通小橋流水落花紅仙家樓
閣無多遠只在前山紫翠中

途中即事

新烟着柳沿堤岸踈雨隨風落淺沙今夜漕
舟何處泊一燈相對正思家

思親二首

鎮日思親淚不乾異鄉何處可凭欄一緘但
得南來信毋若安時子亦安

舟泊官河日暮時蓬窓寥落雨絲絲遙思今
夜慈闈裡老母燈前正憶兒

題畫

春風偏屬浣花溪竹樹陰陰鳥亂啼可是杜陵詩思好蹇驢䭾過小橋西

游紫霄宫

仙家只在滙城内芝草琅玕映碧苔香淌洞天春似海更從何處覔蓬萊

即事二首

楊鄉樓前春酒香雙鬟當爐喚容嘗揮金不惜買一醉梨花月墮西家墻

梨花落盡夜來雲春色今朝痩幾分王剬已

栽三百字憑誰傳與閒東君

集杜句即事

景非吾土倦登樓朝夕催人自白頭藥裹關心詩總廢春來花鳥莫深愁

人生七十古來稀老大悲傷未拂衣心折此時無一寸故鄉猶恐未同歸

自咲狂夫老更狂有時顛倒着衣裳魚吹細浪揺歌扇暫醉佳人錦瑟傍

老去悲秋強自寛衰顏欲付紫金丹無邉落木蕭蕭下信是人間行路難

枯木竹石圖

我家舊宅弁山西老樹連陰傍石溪一自別來消息杳新詩誰向竹間題

竹石圖為劉良醫題

一拳蒼玉出天然移近王門雨露邉翠竹碧梧相掩映不同凡石老雲烟

閩周用珎詩稿有感

故人不見已三年絮酒無由奠墓前留得好詩猶在篋一番展誦一潸然

和苔吴興致仕王僉憲先生

天上歸來對酒歌同年人物半消磨但令松菊全無恙不管人間事若何

陽春白雪古來歌愧我徒將鐵硯磨况復年來清興減空勞尺牘問如何

雲水清游為全真楊道士題

身随雲水共悠悠不似人間汗漫游拾得玄珠大如粟咲騎黄鵠上瀛洲

奉挽泰州王禮莊先生

病中聞訃最心酸卧擁衾裯淚不乾淮海詩

人零落盡苦吟誰伴月光寒
曾携書劒寓淮陰我忝忘年義最深文采風
流今不見蕭蕭寒日下疎林
高蹈丘園八十年功名不着祖生鞭奚囊遺
草虹光爛誰與先生次第編
金臺中秋
年年此日寓京都虚負花前酒一壷縱是碧
天明月好清光不慰客心孤
述懐
風流不似少年時對酒看花便有詩今日豈

知成老大秋風吹亂鬢邊絲
過濟寧舊遊口號
泗源新水漾長川斷送年光去不還惟有當
時歸行處柳條頻折尚依然
奚元啓物故賦此悼之
去年京國題詩別今日重來不見君旅櫬已
歸成永別不禁清淚落紛紛
漁
一竿隨意釣溪頭但得鮮鱗便可休不似軟
紅香裡客愛騎肥馬着輕裘

次韻送楊總兵致政歸沅州
辭老非關世道難青山佳處草堂寛自家意
思知多少繚繞淸溪竹萬竿
人生際遇古今難愧我偏承禮數寛從此津
亭攀別後也應回首弄漁竿
冬雪
滕神剪水作氷雪紛紛亂飄端木葉凝華積
素亦何多壓我堦前竹枝折
懐總戎楊公
記得相從幕府時轉輸繞服便談詩如今解

組歸沅芷雲冷江空不盡思
挽致仕訓導沭陽孫景昌
童稚相親筆硯間蟾宮仙桂讓君攀阜比勇
撤歸來日門掩春風教鐸閑
年来我亦解塵纓擬向潼川續舊盟無柰蔵
舟移夜壑一思風度一呑聲
美人畫
香泉浴罷鬒雲偏疊雪輕纏一瓣蓮誰信隔
簾偷眼處却教侍女得金錢　右温泉出浴
雙蝶飛来最惱人停針無語暗傷春新愁漸

歷々眉重故向堦前一炙艸　右薌床遣悶

病起即景

病起徐徐步綠苔春風藹見菜花開不知蝴
蝶誰相引飛過小園墻内来

同后宗德遊西湖

三十年前此地遊湖中魚鳥識風流于今老
去情多感蚚𣏌汀花咲白頭

瓶梅爲金揮使題

折得寒香雪並晴膽瓶斜插不勝清夜深相
對銀缸畔恍若孤山月下行

總戎楊公卒既挽一律復成此一絶

公暇延賓禮數寬咲談㝵俎總儒冠于今追
憶情難盡兩袖斑斑淚不乾

寄錦衣衛戸侯吴孟璋

早向侯門識俊英難壇曾結歲寒盟秋風江
上懷人處欲釆芙蓉寄遠情

寄程顧二内翰

衰年多病卧江鄉門掩閑雲舊草堂却憶故
人霄漢上揮毫日日近
清光

雨洗荷塵喜而賦此

乞得衰年一病身静觀物理自怡神堦前幾
陣黄梅雨洗去新荷葉上塵

讀連帥王一寧建櫜集有感

窮荒鏖戰日斜時力盡孤軍竟不支留得精
忠懸日月九重賴有
聖君知

畫景爲公子楊徹題

山寺鐘聲送落霞客舟晚泊近鷗沙江頭惟
有漁歸路不見青帘賣酒家

代題竹贈大尹

製錦堂前玉一枝青青不改歲寒姿老来須
藉扶持力只恐風雷化葛陂

畫扇梅

氷姿誰寫入齊紈墨染龍香湿未乾當暑頻
揮踈影動逼人清氣自生寒

畫鵲和庠士祝士奇韻

羽毛文釆絢朝暉常在春風上苑飛不似當
年明月夜繞枝三匝嘆無依

妓女圖爲金揮使題

酒酣花底按銀箏滿座香風舞袖輕宴罷月
明珠履散彩雲猶繞艷歌聲

題沈惟忠墨竹

移得瀟湘玉數竿青鸞和月下瑤壇歲寒能
保冰霜節莫作尋常草木看

白頭翁畫

拂羽飛來志已酬上林深處久淹留光風滿
眼春如海不向
明時嘆白頭

紙帳梅

數幅溪藤絕點瑕夜深扶夢到仙家一聲翠
羽啼春醒殘月滿身香影斜

扇景

水村烟樹曉青蘿何處幽人載酒過莫放蘭
舟成遠涉長江日暮有風波

漁笛圖

扁舟罷釣艤沙汀誰識烟波有客星一曲清
商山月冷魚龍應在水中聽

題畫贈管應暉舉人

高人卜築臨溪水風送書聲隔岸聞一自飛

騰霄漢上草堂空鎖半窗雲

扇竹

倚石亭亭玉數竿高標誰寫入齊紈分明帶
得瀟湘意散作人間六月寒

子瞻赤壁圖

江空木落夜寥寥堪笑曹瞞列戰艘兵甲已
隨烟燼滅獨留風月伴詩豪

題畫

載酒尋芳日未斜溪頭烟水露鷗沙不知誰
遣春歸去落盡橋南幾樹花

畫梅為張揮使賦

仙姿綽約玉無瑕誤落羅浮賣酒家翠羽啼
殘清夢覺一天寒月浸冰花

題竹為成德明

雲畫湘江秋月孤金刀落影翠模糊夜深鳳
馬飛來處踏碎滿林清露珠

牧牛圖

花滿園林春正妍一犂初謝雨餘天叮嚀須
飽溪邊草來日還耕谷口田

二喬圖

雙娥國色自天然共倚排笙話昔年風火不
成江上捷鄴宮春恨正綿綿

横笛仕女圖

女伴相邀輟繡床芭蕉叢畔午陰凉笛中翻
出關雎調不似凉州舊樂章

范蠡歸湖圖

平吳覇越遂雄圖拂袖歸来是丈夫醉卧五
湖烟艇上從教人說釣魚徒

懸崖梅為孫廷華題

顛崖千尺玉龍懸領下驪珠顆顆圓寄語山

靈須愛護恐隨雷雨上青天

遊維揚瓊花觀

行宫無跡見繁華獨有仙家歲月賒留得舊
時風景在玉簫吹月醉瓊花

奉挽鎮守臨清平江侯陳公

才全文武位三台三鎮清泉奉
勅来何事坤維天柱折九重應動
聖君哀
訃音忽報大星沉淚洒長淮痛不禁曾是平
原門下客感恩何日鑄黄金

賤名曾玷奏書中知己恩深獨有公空賦楚
招招不返蕭蕭大樹起悲風

書河南大梁驛壁

窮源未得返仙槎淮海東頭是我家孤負舊
時吟賞處薰風吹老蜀葵花

聞維揚郭叔安訃音

别離未久訃音来璧隕珠沉事可哀詞翰留
傳淮海上士林誰不惜遺才

寄吳興半隱唐維勳先生

夢覺邯鄲萬事空從今應不羨冥鴻置身已

在休閒地一任東華踏軟紅

湘江烟雨圖為戚里張揮使題

誰將墨汁倒金壺寫得閑情入畫圖彷彿推
篷湘水上滿林烟雨翠模糊

和寄致仕僉憲王先生

誰似先生齒德兼秋霜兩鬢鏡中添自家意
思知多少草滿庭堦翠入簾
老去寧思將相兼博山香冷火重添誰知愛
物心猶在燕子飛來不下簾

題李白醉歸圖

一樽花底醉芳春歸去從教月滿身恠底兒
童爭拍手風流誰識謫仙人

昭君出塞圖為蔡以行題

便學胡粧出鳳城漢庭宮女莫相輕琵琶聲
裡烟塵息絶勝防秋十萬兵

題通州錢尹德扇景

冉冉斜陽下西嶺便應收却釣鰲竿不知何
事歸來晚帶得滿蓑烟雨寒

致仕口號

遨遊江海已多年羸得蕭蕭雪滿顛今日落

帆回首處風波多少未歸舡
四十三年如一夢深慚竊禄負
君恩如今歸老淮江上閑看飛花獨倚門

即事

衰年懶出户常扃籬捲春風草色青自是平
生心愛物撥開蛛網放蜻蜓

畫景

青雲不似白雲閑惟許僧家占好山乞食歸
來村徑晚枝挑明月到松關

愛竹軒為蔣守正賦

四簷晴護綠陰濃朝夕相看意萬重只恐春
來奮頭角一天雷雨化飛龍

松頭穿破雲為中書顧宗道題

獨愛徂徠山色青秀鍾靈物自崢嶸幾番飛
出雲頭上帶得滿天風雨聲

石面迸出水

漠漠烟光四面開杖藜扶醉踏蒼苔不知誰
鑿崑崙骨千尺玉龍飛下來

宿還道中風雨傷麦賦此

清和時節冷颼颼風捲長河雨未收二麥有

花皆落盡黃雲千頃不成秋

子牙垂釣圖

獨向蟠溪把釣鈎天遣賢佐為興周非熊不
入當時夢烟水沙鷗哭白頭

適趣亭十二詠為平江總戎賦

葵心向日

直幹亭亭逈異常肯隨桃李媚春光晝闌干
外薰風動一點丹心向太陽

槐影屯雲

先世高槐手自栽綠陰常日蔭亭臺雖當三

依渾無暑彷彿濃雲載雨來

雨中春樹

繞園嘉木近千章好雨當春為發揚准海兵民思惠政定應珍重比甘棠

雪裏寒梅

相依雪結歲寒盟梅正開時雪未晴只為有根通造化百花頭上占魁名

桂散天香

秋到亭前香襲衣纍纍金粟正芳菲只疑朝罷通明殿帶得爐烟兩袖歸

菊存晚節

花吐名園秋正芳輕紅淡白間深黃生平獨抱堅貞操一任西風滿地霜

松邊引鶴

漕府歸來欲放懷松陰誰伴踏蒼苔裁書寄與浮丘伯借得蓬壺一鶴來

柳下觀魚

半畝芳塘活水流柳陰深處見沉浮宵中自得天然趣絕勝濠梁舊日遊

竹徑行廚

嶰谷涼雲匝地垂玉盤堆饌酒盈巵茶烟飛出晴梢外知是元戎款客時

蓮池釣具

岸畔薰風拂柳條荷香深處倚輕舠直鈎聊作消閑具不釣三山海上鰲

茶竈晴烟

採得先春活水煎香生石鼎起新烟松陰幾縷浮青靄莫訝胎禽久不還

酒杯明月

玉觴獨泛草亭東天上銀蟾落酒中吸盡清光三萬頃彩毫揮處有神工

紙帳梅花和莊有儀先生韻

家住西湖烟水東氷肌玉骨若為同翠禽莫叫枝頭月人在寒香夢正中

題同衛陳千戸鎧溪山圖

幾家茅屋傍溪灣小艇無人盡日閑彷彿雲川春雨後亂雲堆裡見青山

淺綠集卷之二

襪線集卷之三

吳興史傑孟哲著

五言律

節孝徐先生祠

楚郡東郊外巍巍節孝祠古碑封舊蘚老樹發新枝道學千年派文章百世師聖朝崇祀典風化重民彝

鄭二尹永思堂卷

零落椿萱久悠然思獨長空餘三釜養欲斷九迴腸夜枕猶啼月寒燈鴈度霜興懷多少恨和淚擔虛堂

旅夜懷唐宗吉先生

鍾鼓報初更誰憐羈旅情短檠燈易滅孤枕夢難成葉響驚天籟窗虛見月明故人淮水上應念負詩盟

沭陽郭外訪侯克禮

公暇多幽興來尋處士家柳陰晴障日花氣煖蒸霞地接青郊迥門臨小徑斜主人能愛客汲水煑新茶

興濟夜泊

畫舫依官渡天空暮靄收遠鐘城外寺近火水邊樓暝色連村暗波光帶月流誰將桓氏笛吹起古今愁

遊邵氏園池次韻

公餘探勝境幽興浩無涯路轉疑盤谷溪迴似浣花羽觴浮臈蟻冰椀薦寒瓜詩罷中林晚星河欲泛槎

畫景

瀟洒溪亭上風清絕點埃水光青鏡展山色畫圖開躡屐穿雲薄橫琴坐石苔小舟依岸泊知是故人來

漕舟泊硯瓦淺觀黃良泉

維舟依柳岸閑步覓溪泉樹色幽深處山光杳靄邊積來成巨浸分去入名川疏鑿知前代觀碑一慨然

送鄉人歸茗溪

相逢未云久何事解蘭舟砧杵驚殘夢琴樽憶舊游吳門紅樹晚茗水碧山秋春到多歸鴈音書肯寄不

防秋即事

歳歳來邉郡防秋髩欲華地偏霜信早風急鴈行斜鼓角悲長塞旌旗捲落霞何時平逆虜雪恥報
皇家

時守通州子誠回淮賦此寄兔

尔去身應遠子思淚更多寄書今已達學業近如何身世萍浮水光陰車下坡少年當努力切莫事蹉跎

揚州道中即景

已過盂城驛將經邵伯堤汀花臨水净岍柳

繞湖齊宿鷺冲帆起飢鳶向客啼從來耽野趣呼筆寫新題

中秋舟次清源

炯樹中州地風帆衛水舡故郷千里隔明月十分圓灝氣浮銀漢清光湛碧天姮娥應哭我詩酒負今年

奚元啓先生過淮造予家留詩予自江西回覧和荅之

一水接湖陰勞君放棹尋久懸投轄意空負典衣心匣卧青萍劍囊收緑綺琴相思頻悵望天濶暮雲深

踈雨散春陰君歸何處尋吳山頻入夢淮月獨關心空對盃中物誰聽膝上琴西園曾有約莫待落花深

過東光縣

夜過東光縣人家两岸多秋風鵰落木寒月浸微波無柰年華去其如世道何壯懷成不寐呼酒一高歌

漕府從事周用弥李希曾過余舍開樽款洽次日周用杜工部詩韻作

詩見示遂和復之

才高驅二陸名重壓三支退食自公府行吟到習池水深魚更樂花艷蝶先知宮錦裁新服歸時月下披

一區揚子宅半畝謝家池痛飲洗塵俗狂吟倒接䍦鶯求還樹友燕引出巢兒景物能留客游觀盡日随

上客聯鑣至呼童掃白雲張華能博物李白擅爲文屋角青山繞橋頭緑水分歸期移晚興柳影亂紛紛

游揚州觀音寺和沈僉事韻

崇岡開梵宇樹影漾晴波不許紅塵到曾經翠輦過古碑荒蘚合幽徑落花多薄暮僧歸室寒烟鎖薜蘿

寫庵為吳興沈用賓題

官海波濤闊萍蹤任屢遷流年雙白鬢行李一青氈夜雨黃茅屋春風錦繡筵所居皆分定何必問蒼天

奉漕府委濬山東泉源成化二年閏三月六日忽大雨次日五鼓止河

水驟添喜而賦此

一雨漲河流能浮萬斛舟計臺得深喜漕卒散沈憂泉脉何須鑿陽侯豈用求由來天意順端不在人謀

仲揮使毋沈恭人挽詩

登歲達儒門賢聲繼少君相夫登顯仕教子策殊勛誥賜日邊錦衣裁天上雲潼川埋玉處高塚對斜曛

過臨平鎮

已過長安驛青山落眼中波光連市井樹色隱禪宮門徑家家接溪流處處通撚鬚詩興發吟對夕陽紅

桐江道中即事

要路通閩越由來地勢雄水流平地下山擁半天中汀草寒猶綠楓林秋正紅子陵臺下過千載仰高風

嚴州舟中口號

彩鷁經行處雲開見驛亭一江寒水碧兩岸曉山青漁艇依荒渚沙鷗過別汀相逢應笑

我何事鬢星星

挽蠖菴沈存讓先生 善隸書

文獻今寥落斯人重可悲心隨道俱隱身與世相遺竹裡藏書屋花邊洗硯池誰知成永訣無復共談詩

陸大本父挽詩

舊業東吳上移家淮水傍青年淹陸羽白髮困馮唐塵世流光速泉臺幽夢長那堪聞笛處清淚濕衣裳

觀泉圖

淼圃稱徵吏辭聘亦何賢脫略人間事來看石上泉心涵天地濶言寓古今玄留得名長在逍遥物外仙

中秋泊武城河下與諸友賞月

絃歌東魯地夜泊木蘭舟天上十分月人間一半秋涼颷侵白苧清影落金甌喜有江淮客推蓬共唱酬

竹軒為王克明題

一軒惟種竹瀟洒絕塵氛滿地落蒼雪四簷浮綠雲風來香細細月上影紛紛幾度歌淇

澳凭闌酒半醺

題歸耕圖

勘破邯鄲夢歸耕壠畝間一犁春雨足幾片晩雲閒鳥雀簷前下牛羊門外還熙熙天壤內任爾鬢毛斑

寄東魯蔣禧永 號月坡

高士相違久停雲思有餘深藏三尺劍不寄一緘書夜月坡前酒春風花外車優游天壤內此樂許誰知

病起偶成

病體瘦如削頻移革帶寛年華雙鬢短愁緒兩眉攢世態皆趍熱交盟獨易寒投簪在何日拊髀一長嘆

同諸友遊淮陰龍興寺

載酒遊蘭若渾無俗慮興峥嵘阿育塔燦爛藥師燈花雨飛千點香烟裊百層不須誇雪夜刻水興堪乘

華嚴開勝會金榜揭龍興苦海横慈筏迷途懸智燈布圜金片片射皷鐵層層寄語衆方者須明大小乘

送經衛韓君守制歸定海

訃報萱花殞匆匆解印歸野猿啼落日山鳥怨斜暉觸目雲連海傷心淚濕衣服終期報國忠孝兩無違

甲午歲秋九月初度日寫懷

年光逾耳順漸覺老相侵已歛英雄志全無少壯心澗松含晩翠籬菊點秋金何事堪消遣詩成次第吟

挽韓經歷父句容大尹

鄉闈登上第赤縣著徽音慣着王喬舃能弾

子賤琴除奸張國法禱雨裕天心此日人何
在松楸鎖夕陰

遊西湖梁氏花圃

艤棹西湖上尋芳何處宜柳塘風淡淡花塢
日遲遲浪蝶迷新蕊幽禽戀故枝頓令清興
發呼筆一題詩

成化甲午冬十月三日雪

三農顒望久今喜六花飄宿麥根偏潤遺蝗
孽盡消郢中歌古調剡曲放輕橈掃取烹佳
茗清風動泬寥

題陸汝高湖亭一覽卷

高人愛奇勝湖上結茅亭遠水一泓碧遥山
幾點青客帆依柳岸漁網集沙汀自覺襟懷
濶晴窗晝不扃

泗水縣泉林寺觀泉

泗源何處是烟樹翠微邊誰鑿山中石分來
地底泉潺潺鳴巨壑漾漾入名川疏濬今來
此停驂一慨然

遊功德諸寺回馬上口占

暫脫塵中鞅名山訪老禪危峯青過雨止水
碧涵天梵刹高低見人家遠近連詩成歸路
晚斜日下山巔

寓金臺誕日寫懷

此日逢初度萍蹤在
帝鄉自憐貧魏勃誰識老馮唐故國家千里浮
生夢一場羈懷何處遣搔首對斜陽

病中辭平江總戎陳公名東陳周二
戶侯

深荷元戎意那堪病在床一官方得解百事
盡成忘豈有匡時略惟存却老方君居蓮幕

下為我達衷腸

挽戚里大河揮使張君母郭氏

戚里夜移天孀居四十年堅冰凝夜壑明月
湛寒泉淚落殘燈下心懸孤冢邊良人會相
見子已繼貂蟬

聞胡寇也先被滅賦此

太陰犯昴宿胡命竟如何只擬常窺塞誰知
自倒戈妖氛千里淨春氣萬方和永罷防邊
役
皇圖億載過

挽王舍人

一夢隔紅塵鶯花悲暮春無由重會面從此永傷神三楚遨遊客五陵豪邁人泉鄉應瞑目有子薦溪蘋

送客婦孟城

文游臺上客解后遇山陽科斗鐫山骨龍蛇走麦光乾坤雙蠟屐風月一詩囊婦去莫雌伏雄飛當自強

病中寫懷

光陰催暮景對此獨傷神逆旅百年客浮生

多病人卻慚書籍遠偏與藥囊親寂寞無來客頻添榻上塵

悲雲方先生物故賦此挽之

與敎庠門久年華七十餘一心存正道滿腹貯遺書幾見刊詩集俄聞玩玉魚兩行知己淚惆悵濕衣裾

水月亭爲徐克明題

一室臨湖上纖阿出海陳寒光涵兔魄秋影浸蛟宮簾捲空明際窗開蕩漾中此身超物表無意羨冥鴻

次韻題金山寺圖

宦遊經此地乘興一躋攀江水淨鋪練鰲峰翠擁鬟海門初日上石洞晚雲還獨有緇衣者年年方外閒

中秋寫懷

最愛天邊月團圓海上來清光盈宇宙大地絕塵埃世事何時了愁懷此日開姮娥應笑我久矣別蓬萊

觀史有感

世道乃如此人才知不知是非顛倒日清濁

混淆時政事相推托私心各護持當時忠義者舉世笑愚痴

題史廷直蝸殼軒

一室類蝸殼幽棲野性偏明時甘縮首靜處免流涎究轉無多地徜徉自一天笑他蠻觸氏爭戰動戈鋋

襪線集卷之三

襪線集卷之四

吳興史僎孟哲著

五言絶句

寄兗州蔣禧永

兩地無千里柔腸日幾回何時同一笑花底
醉金罍

梁鄉即事

漕舟纖梁鄉水落沙嘴露何處人語喧歸人
晚爭渡

過户侯張士忠別業有感

昔年游此地今日重傷神寂寞誰爲主林塘
空復春

經宿遷縣

山勢北來斷水流東去長人家依兩岸風景
似江鄉

過直沽

二水交流處官舟過直沽風雲開霽色西北
是
清都

悼友人致仕户侯陶廷璽

死別情何慘寥寥隔九原那堪垂老日抆淚
賦招冤

思親

報
國寓長安思親欲去難可憐衣袖上清泪不曾
乾

庠士曹廷儀索賦姑蘇寶林寺十景

橋横螮蝀

昔日曾遊地虹霓跨水長分明開覺路誰識
是津梁

亭瞰漣漪

一亭瞰止水那有俗塵通彷彿曹溪上清光
映碧空

鶴遊松徑

不學乘軒者來從方外遊松花飄滿地風露
一天秋

鹿隱蕉窓

獻花初罷處歛跡卧窓前此意非蕉夢世人
休浪傳

寶林福地

珠光明寶地臺殿碧崔嵬試問維摩詰優曇
幾度開

玉井甘泉

玉甃通泉脉空涵一鏡圓流來爲鉢遠疑是
蜀岡前

茶屏翠色

種植當禪室編來足可跨紅塵飛不到一片
碧雲遮

梧院清陰

十笏庵前地萋萋緑葉齊涼陰除熱惱不獨
鳳來栖

方塘浸月

鑒透地中脉撥開天上陰團團印孤影即此
是禪心

壽揭藏春

悟得真如性還他假合身預爲藏歛處萬古
是長春

九日友人送菊有感

餽我一株菊相看動所思故園秋色老何日
是歸期

花鳥圖

曙色上簾櫳露濕花枝重好鳥莫頻啼驚破
春閨夢

奉志雲方先生

一冬寒凛冽况復病纏綿空憶談經處無能
到席前

題琴棊書畫美人圖

暗香浮動處小玉折來看三弄琴中調如何
却倦弾
一枰收里白涼吹拂霞綃却憶中宵夢遼陽
萬里遥
内則看來遍風傳桂子香小娃知我意盥水
奉蘭湯
玩羅營丘筆芳春趣轉加玉堦閒坐處汲水
看澆花

次弾琵琶韻

空江明月下應不過商船一曲琵琶恨人聽
值萬錢

榴花黄鸝

商庚枝上立不是戀紅芳爲識平生意丹心

向太陽

海棠鳩鳥

莫道平生拙園林到處安朝來一犂雨應濟
四方乾

桃花鸜鵒

春滿玄都觀相依最有情且藏能語舌試向
上林鳴

碧桃畫眉

愛此碧桃樹春來雪滿枝山禽何嫵媚也學
畫雙眉

秋雨

一番秋雨過庭草添新綠却憶淮南入今秋
有餘粟

釣魚圖

罷釣收綸處維舟倚岸時水禽栖不定何事
苦相疑

襪線集卷之五

吳興史傑孟哲著

五言排律

贈淮安太守丘公

乾坤開景運五緯聚奎纏維岳鍾神秀名邦
毓俊賢一經魁省試五馬荷
朝遷符受新分竹囊收舊坐氈福星臨楚甸華
月照淮川大樹斯民望能將
聖澤宣寸誠常捧日高節直參天足底春暄若
胸中氣浩然守廉無愧怍持法不欹偏強梗

遵條約（曾著戒說為條約化民）疲癃頼保全救荒心力破
下士禮容先罷畝觀耕耒問閭設講筵謹刑
詳滯獄均賦驗公田萬井俱安業千村足晏
眠驊騮推絕足鵰鶚羨孤騫不落龔黄後應
居邵杜前御屏書姓字嘉政頌詩篇夜雨寒
家屋春潮野渡舡佇看
宣室詔終奏廟堂權大展經綸志為霖濟八埏

賀大河衛揮使高君

昭代多才傑秉時出偉人挺身參幕府勠力
掃胡塵馬度居庸月旗翻瀚海春請纓能雪
恥賈勇絕無倫爵受
恩光重功書汗簡頻狂瀾資砥柱國步賴誠臣

合計扶

黄屋傾心拱紫宸風雲千載遇日月一番新授
鉞臨淮甸推
恩及海垠清風動寥廓宿霧散高旻籌策胸中
蘊封章
闕下陳公私無厚斂軍旅不憂貧武備時脩餙
瘡痍日撫巡崇文過郤穀濟物並純仁射虎
心尤壯攀

龍志已伸由來平玁狁終得畫麒麟顏倫籠中
藥深慚席上珍一枝栖徒翮斗水滯修鱗只
擬窮途士雖充入幕賓賦詩歌盛烈再拜獻
平津

挽太僕寺卿仲公（居經歷時膺經明行修薦授刑部主事累陞太僕）

蚤歲游芹泮咸推德業成秋闈方擢第春榜
更題名
玉陛臚傳顯瓊林宴賜榮両朝崇治化四海值
文明授職臨花縣參謀肅衛兵行修膺剡薦
高步愜臺評俯仰心無愧平反政有成月涵

滄海白氷睒玉壺清進級登三品承
恩位六卿秋空鶚鷚奮曉日鳳凰鳴功績追毛
仲才華邁士衛兵戎資戰伐蛛光為蓄生白
髮憂民出冊衷向日傾趍朝承
寵渥名對入廷英解組辭榮禄婦田荷
聖情詩成頻走筆客至屢飛觥正擬齊眉壽那
知夢兩楹熱庸書史筆姓字上銘旌斜日原
頭暝愁雲郭外横無由躬執紼悵望淚沾纓

七言古體

送萬公著之遼東

栁溪先生非凡流挾書今作淮南遊相逢一
咲坐明月清華吸盡杯中列醉揮青鏤寫瑤
箋詞源倒峽飛雲烟座中有客盡驚倒嘅惜
光陰容易老李賀仙遊招不来世間誰復知
雄才興来拔劍為君舞餘子紛紛何足數明
朝分手各西東海天目斷孤飛鴻

奉使巡河至河南丁家道口

乘槎西遡黄河源垂楊兩岸籠青烟人家茅
屋傍河口迢遥草稗長竿懸民風隨處樂生
息二麥登場皆足食丁家路口物貨繁桃源
市上商人集考城古縣在何許樹色遥連數
十里枝頭幽鳥弄新晴雨足綠添二尺水汴
京遥遥有幾程河防猶存賈魯名此行了却
公家事畫舡載月歸淮城

天順七年三月三日漕舟至謝溝閘
忽陰風大作継以大雪有感賦此

陰風捲地揺山岳千里居民盡駭愕豈知滕
六竊機權亂剪氷花滿空落可憐青帝寒無
光兩間生意如龜藏古来調爕賴真宰黎民
樂業歌時康

代和無題

青春走馬章臺時淡烟看栁垂新枝錦箏慣
聴合歡調烏絲醉寫嬉春詞一簾花氣熏人
煖水滴銅龍嬌夜短燒殘絳蠟擁盤螭壁月
不隨人意轉闘情又作紅亭別杜宇啼殘枝
上血遠水迢岑隔楚雲九曲柔腸愁欲絶燕
子樓空為誰守千古香名播人口才情國色
兩相宜天意由来亦非偶山童海塞舊時盟
流光如水東南傾頻看錦字發長嘆泪痕點
點皆離情

贈長興樵樂吳先生

蒙山自昔鍾奇秀奕葉名家見華冑詩禮相
傳衆所推箕裘克紹誰能右
淸時瀟洒林泉下濟濟衣冠同洛社座中談咲
有名儒門外往来無俗駕絲絲鶴髮兩鬢新
襟懷磊落超前人詩成陶謝應無敵書法鍾
王妙入神群峰四壁青如削境勝偏宜寓樵
樂穿雲林下拾枯薪帶雨岩前採靈藥興来
膝上彈氷絃悠然古調羲皇前松風颯颯鳴
幽壑石竇潺潺瀉瀑泉象賢有子多英異文

彩翩翩邁時類萬卷深探泮水書一枝高折
蟾宮桂最喜家聲冠茗雲居仁游藝稱先達
捐金不獨助儒賢出粟尤能資困乏嗟君善
行乃如此愧我疎庸徒仰止佇看
冊詔表門庭千古
息光耀閭里

拙齋為淮安郡侍陳先生題
能坡老人非凡流深藏大巧猶鴟鳩漢陰抱
甕乃相契郢國運斤非所求安得天下盡如
此棘端刻猴亦自止風淳俗美樂熙熙置身
長在華胥裡

漁舟橫笛圖
江風不作江水平漁舟一葉依沙汀飛鳥去
盡暮天濶隔岸幾點遥山青興来痛飲一斗
酒醉把昭華橫在手數聲叫破海門秋長鯨
噴浪蛟龍吼

賞牡丹次祝士奇分韻地字
天際輕陰微雨霽百寶為闌護春意一片晴
霞映日酣數枝嬌態迎風媚騷人揮翰易成
吟賞客傳觴不辭醉由来貴重本無雙占斷

繁華歌舞地

五言選體
賞牡丹分韻得見字
靈根生將門國色匪徒絢不與羣卉同故為
東坡羨延賞集儒紳品題屬俊彥嗟呼宦途
人百年幾能見

送庠士顧存道京闈鄉試
卓哉郡城彥角藝趨南京秋風起天末健翮
搏雲程高折一枝桂遠播四海名
聖皇重儒術允矣登蓬瀛

諸葛孔明圖為蔡以行題

四海咢沸中乾綱亦解紐涿郡起真龍扶持
賴君手出師清中原星沉大如斗允矣漢宗
臣忠誠垂不朽

成化八年秋九月七日同王文忠進
士遊淮城接待寺歸而賦此

衰年謝塵鞅拉友訪名刹寶殿倚層霄祥雲
護周匝雖居城市間喧囂逈無雜風來松户
涼雨過苔徑滑老衲煑茶留談禪意相洽頓
令心地清天光燁然發歸來興有餘銀蟾照

詩槅

挽大河衛周揮使

大化無停機萬物賴陶冶氣盡乃自衰豈有
長年者慨彼條侯裔風姿更儒雅世襲鎮淮
東競競不滿假部曲被恩多賓僚羨尤寡何
事玉樹摧飈風飛屋瓦丹穴失祥鸞天閑喪
良馬老我鬢亦斑曾居清風下欲賦楚辭招
才華愧士苴一杯聊奠之傷心淚盈把

㦲線集卷之五終

以上原缺

於有鳴呦伊吾意信鬱於彼
而未發則散見於世者森然湧
其奇則公於此有筆不幸焉不
幸而遭時太平不能出奇以騁
功業而並游筆硯則以其奇
者為茲集詩曰文武吉甫萬
邦為憲予以為公之才頌韓昌
黎曰維卒不施以昌其詩予

既以為公惜且以為慶焉
弘治辛亥冬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
國史編修承事郎樂平程楷
正之題

題鐵線集後

余生自永樂庚寅甫及七月不
幸先人見背時母於氏年二十
有四哀余早孤守節保養備嘗
苦辛八歲先祖昭信公遣從沭
陽梧軒仲先生學洪熙甲辰年
十五鎮守淮安漕運總兵官恭

襄侯陳公建言武職子孫宜入
儒學讀書習知禮法余遂入山
陽邑庠石司訓先生諄諄教之
又明年以例出習武藝每思二
先生之教頗能心領習武之暇
親士人蔡以行講論通鑑年二
十循例代祖職公餘輒與友人

唐宗吉講學宗吉勉以學詩[illegible]
稟遲鈍心雖嗜之而不能進也
時泰州禮莊王先生有詩名一
旦遇之同宗吉請其教先生曰
須熟讀唐音為本遵其體製聲
律充之以學問可也遂與宗吉
遞相切磋幾十餘年及予因公

歷涉中州督運糧餉正統己巳
胡虜犯順率漕卒入衛京師巡
守邊關往返道途公家之事靡
不日注於心凡觸意感懷多有
題咏雖老致仕而猶不輟日集
月累得五七言律古選并五七
言絶句若干首省菴太守金公

為之校正予誠懼其久而散失
遂至泯滅乃纂集鋟梓為久遠
計嗚呼余武人也素無學問積
習之工且才思踈淺非可曰詩
蓋平生好之篤樂之深者在此
詞之工拙不校也畢工遂書其
由於卷末仍命誠藏之篋笥以

示後之子孫知先世之志云
弘治辛亥夏四月初吉大河衛
致仕百戶吳興史傑題
時年八十又二也

萬一樓集五十六卷

〔明〕駱問禮撰

清嘉慶活字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萬一樓居士集序

先皇帝御宇之三年曁陽纘亭駱

公以留京給諫上封事進喉

論三篇其大指以政權宜在

朝廷在內閣則治亂半入宮闈

則未有不亂者故首

親聽政次汰中官次令閣臣還

備顧問以爲是三者皆出納

之要地咽喉之司咽喉不清

則良食美劑皆不得入上以

靡拂

乘輿下投鼠重器之側逢觸怒

忌無所顧藉格格焉欲強當

世以所甚難改

列聖相循之巳轍余新爲史官讀

其章爲之股弁葢心服其勇

而未始不竊疑其言之稍迂

也

今皇帝三十年纘亭公旣久謝事

家居余始解懸車承乏政本

葢未論之所指陳適當其處

以

祖宗備顧問之常員繆司樞軸怦

怦然懼無以解釋負擔會

上臨御久一意靜攝朝講之儀且
曠不復舉咫尺禁近之地粲
歲而不獲一覲
清光吐納之所繇耑杖疏揭況
浮寢閣之故不可詰問往往
十不一報焉蓋閣臣外擁總

率之名而內亡顧問之實責
望彌奢而稱塞罔效求如
祖宗朝循資外遷之例以一職自
奮不可得蓋方今政柄其不
在閣臣也明矣柄不在閣臣
或從而陰持之意纘亭公所

稱入宮闈者此有其漸言之
數十年之前而若合符節與
夫咽喉之間百脈之所總萃
一息不通輒有性命之患況
乎其噓不能吸吸不復噓湮
鬱閉塞積歲月而莫之或救

其曰未有不亂殆非激言惜
其論不見用於當世侵尋遂
至今日也昔賈太傅痛哭漢
文之廷策竟行於景武
今天子神聖遵養有日矣一旦電
飛日燿赫然躬聽攬以收政

權還六曹之職掌罷中涓之
冗長使二三館閣之老優游
於文學侍從之班以頌美功
德豈不甚休纘亭公雖退郎
皐壤亦庶幾身親見之余且
幸藉手以報

聖天子萬分之一葢所顧焉雖然
予老且無用將請而歸休其
不克身行纘亭公之論亦可
見於今矣而猶惓惓焉三致
意於是書以爲其言卽未見
諸深切之效而其議終不可

以一日而不存諸表著之間
使吾身誠退道誠不可行或
因吾言而使纘亭公之文章
長不泯於天地後之君子或
攬觀而有槩乎其中慨然進
諸

天子設誠而致行之卽纘亭公不
朽余雖奄先犬馬塡溝壑其
亦可以一瞑而千古矣葢纘
亭公於學守紫陽之垣塹仰
攻金谿力而且堅終其身弗
惑於禮擇近古者諸行鄉於

書無所不窺於文必自巳出
無剽賊骫骳之陋可謂盛世
大雅卓爾不羣之君子誦其
詩讀其書聞其風論其世可
以有立然而吾不具論論喉
論三篇著於端蓋余雖老且

退而其一念憂
國愛
君之私誠不勝愊臆所謂藉手
報萬分一在是故不覺其言
之慺慺不自置有若斯焉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保
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
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
日講纂修
國史

玉牒總裁眷侍生朱賡頓首拜
撰

萬一樓集序

吾鄉先達纘亭駱公舊與先君同筆研號莫逆常以詩詞相倡和余弱冠見之輒欣欣嚮往已暨待公車十年周流宦轍二十年間有詠歌著作發抒其性靈而躑躅於車塵馬跡之間不專業也比自楚臬東歸始脫然遊於天地萬物之表見紫瑛白茅齊鯉諸峯若拱若揖下臨楓川環遶旐右邊滁心胷郎就鐘山之麓舊廬之北建萬一樓拓地爲園環五畝之墻雜植花木讀

書其中得莊周氏觀竅之趣時乎對景興懷濡毫搦管多所詠著積之又二十餘年凡得賦若干章詩若干律樂府若干什奏議書啓若干首記序碑銘誄文雜著若干篇彙編成帙命之曰萬一樓集公素强有骨力人視之曰矍鑠翁顧生平直節在瑣闈勲猷在藩臬懿行在鄉井是集其標的耳自公之逝也典刑遠矣集存則人存兩嗣君懼其久而湮也遂授剞劂工竣出梓本徵余序余受而卒業焉憮然歎曰是足以傳矣夫通都之市爲衆技百珍之湊至絢麗巳然外澤而或槁於中朝盈而或虛於暮莫如莽蒼壙野所盤亘産殖景色天然能使鑑觀者欣賞而不厭此華實之辯也執此以詮論綴文之士與其以華傳也孰若以實傳哉唐中葉名家白樂天最著其製作多陳時事間雜俗好載在長慶集中篇什以千百計傳布寰宇昭如日星豈不以人重耶今世名人一捐穀郎生平之遺文四出往往哆口於盛唐宗倣於先秦兩漢騁騁

於六朝七大家非不爛然愉目而叩其蘊則乏覈其注措則舛諭於務華絕根剽古弄吻知言者指而訕曰蕭然盜也豪傑有與寧甘心溺陽侯之波漬夸父之膏而不一釐正也乎公爲人恥婾婀嫉詭誕歷諫垣監司以迨家居率以純素爲質而設誠致行之其侃直蓋天性也居恒肆其力於詩若文則吞吐騷壇軌正六籍旁騖于史縱橫上下數千年崇論宏議悉羅貯五衷湍停而滀蓄也一放厥辭翩翩若李飛將堂堂

如郭令公部伍刁斗指揮各當矣善乎劉彥和之言曰臨篇綴慮有二疚焉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公之所造以博萬爲饋貧之糧以貫一爲拯亂之藥萬而能一一而統萬斯神思競萌文有實詣此公之所以名樓而即以名集也余綮歲浪遊四方不及以文就正於公比解組歸而公已歿誦公之文譬諸不涉九曲緩亭之勝而思鼓掌譚雌黄不能矣夫荊山之璧卞和珍焉而宋人視之不如燕石靈蛇之珠隋侯寶

焉而稺子見之不如摶黍余素鑑非敢比於和氏隋侯而鉛黛可以飾容盼倩生於淑姿若採華而忽眞則亦宋人稺子之見矣爰取公集漫評之賦似相如之上林繁類而成艷古詩感物吟志怊悵洽情直與子建仲宣爭驅騁節而古樂府則摹韶夏夔曠中和之響也奏議若賈生之策治安孔光之刺姦黨觸上凝霜筆端振風

天子斂容聽焉書啓肫懇而駢麗忠告垂規記序題跋辯說爍如析薪已闖班掾戶閾碑銘些誄夌厲悽切類楚漢間文字續以羊棗多篇抒其獨見隨事敷言可方石渠之論藝白虎之通講聚述理則參訂俗訛殆萬慮之筌蹄乎是皆發自中聲非徒華而已也輯是編而行之於世上足扶助

王敎下足宜導民彝即與長慶集同垂不朽奚讓焉雖然余嘗誦詩而有慨於卷阿之詠鳳凰也鳳凰戴德而華羽之文始彰公呫嗶起家通籍以事

明主內伏靑蒲外居廉鎭其猶鳳之巢於阿閣耶豈不孤高迫其退閑棲遲一壑鮮倡酬之侶諸所詠歌著作任其景之所觸情之所嚮所心應口藻溢於辭亦猶鳳之隱於丹穴而淸音之徹寥廓者雝雝如也諺云善丹青者傳其神善臨池者模其意蓋公于一理貫萬之旨所得已深是以辭達而采蔚余故敢綜其實而宜言於世曰公其越中之威鳳而是集乃所以模傳鳳德者哉達者能按集而奏之引商比羽必將以余言

爲公評而不靦爲後進親知私阿語也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秋八月中澣之吉

賜進士第正奉大夫正治卿郟西承宣布政使司原任榆林東路整飭兵備兼分巡左布政使前巡按直隸奉

勅提督學校監察御史

經筵侍從官同里眷晚生陳性學頓首拜譔

重訂纘亭公萬一樓集序

前明給諫纘亭駱公欽旌義士溪園公之七世孫也立朝以直言著名宦轍所至均有治績可紀自副臬東歸脫然世表建樓鐘山之麓讀書其中續二十餘年自奏議書啓外凡詩賦樂府以及記序碑銘雜著共若干篇彙編成帙命之曰萬一樓集義取萬殊仍歸一本也久經刊布膾炙人口但輯訂日久散失畧盡人有仰公嘉言懿行欲覽遺文而考公實事者苦不可得歲乙丑公族中好義者暨公嫡裔較訂溪園公詩集雜作并復訂公萬一樓集共八十餘部便人參攷茲盛舉也庶誦公之文想見公之在朝者勳績居鄉多厚德持躬以義接物以禮建家廟捐學田規爲措置近古可師眞足繼溪園公之遺緒而淵源一脉爲法後世莫不於是集遇之矣剞劂告成爰叙倡義蕆事顛末如此至公學問文章品行勳業載在史册省府縣誌班班可考毋煩贅述時

嘉慶歲在旃蒙赤奮若皐月之望同里後學余振撰

皇明萬一樓居士墓表

萬一樓居士纘亭駱公余此皓首黃眉經八十二春秋見三朝泰運徂歲仲冬晦日以令德考終於今己酉孟陬念之六日窆於仙人坪祖壠之下與先淑配樓安人同壙公既自誌自銘於元郎中兩嗣君走禮幣屬余表其陽余楚翦冠時習舉子藝獨荷公藻鑑已而通仕籍公以嫡孫坦余床叨締姻婭悉公素履曷敢以不文辭按述公諱問禮字子本纘亭

其別號也先世自溪園公好學敦義受勅褒旌殁也俎豆於鄉而家聲始振再傳而尙賢公黼永樂間擢賢科三傳而自有公璡以明經爲博士五傳至兩瑛公充邑弟子員業儒不售尋拜尙書郎之封則公之貤錫也公幼而警敏挺丰神英遊泮宮卓有韞抱然大雅之音不入里耳深爲司教鄭龍津所知下帷發憤不輟寒暑雖以家故拂攖於前而志愈堅確

紛華勢利視之蔑如也嘉靖乙卯以禮經魁浙闈踰十年乙丑上春官對大廷筮仕行人三持旄節使於四方有王事靡盬之風簡擢留都刑垣給諫抗疏直言不避權貴風節翛然讀公彈文者比鳳鳴焉時江陵輔政勸上大閱邊兵公力諍之竟忤輔臣指陰通權璫疏摘中語激穆廟怒貶滇南楚雄府知事時議方重公大節主爵

者有松江之擬輒爲所格迨萬歷改元奉詔起言官始遷維揚司理繼遷南司空郎三年而叅政乃叅滇藩議先後經計典江陵之黨承風旨物色公詘於輿議而止旋聞太安人訃音含恤而歸追哭未大計而劉中丞輩直指議疏至其故可知也廷論愕然余方承乏西臺與吏垣都諫陳君與郊河南道侍御賀君一桂譚而扼腕昌言排前議得免則二君與有力焉比釋禫起闕滿數日郎轉而參

憲荆楚車轍所過胥被陽春屬中有命司李者陰
附董直指意萋菲於楚塡撫李中丞之前不聽會
丙戌計吏拾遺及之頼
廟堂公論久而益明奉
特旨留用公憮然曰椿庭垂白景冉冉迫桑榆矣奈
何戀戀五斗廢溫凊乎遂堅辭引退
予告歸田理班衣承懽膝下融融如也萬一樓圮而
復新公燕居容與其中敲枰對客掞文課孫揮麈
賦詩逍遥日月于于如也吾浙當事者薦公於

朝壬辰起粤東副憲
上黜陟推名前此所未有自是雖屢薦而銓曹不復
擬起公於是乎膏肓泉石矣公廻翔仕路二十餘
年疏歸侍養韜光林壑者又二十餘年其生平大
致如論政當在
朝廷人曰得體論學尊朱左陸人曰得宗論文主平
正通達人曰不詭於程此三言者皆目擊時事之
非而救正之也公性敏慧博極羣書而於濂閩之
學獨有深詣爲文典實冲淡尤工於詩居恒題咏
甚富雅有陶韋元白家風處枌榆社中杜門恬養
不事干求請謁而人亦莫有干之謁之者雖問文
問字之屨常滿戸外監司郡伯欲一識面無繇也
而人終不以爲矯公方正嫉惡太嚴不能容人之
過一言相迕輒勃然義形於色而衷實坦夷温粹
不設城府町畦而人終不以爲倨居家冠婚喪祭
酌古而行僧道陰陽堪輿諸家屛絕不用而所用
者一準於文公之禮寧儉毋奢寧質毋靡故雖兩
舉大事而人終不以爲簡與人交披肝膽吐衷愫

俗向澆漓有以不平就質者必爲剖分曲直兩情
輸伏乃已即村疃蠢愚觸其所忌未嘗以炎凉變
憎偏可否則執義不渝確如金石而人終不以爲
昵至其訓子若孫惟叮嚀守義力學二事不問田
宅此其碩德懿行章明較著垂諸百世之下且耿
耿不磨余何靳操觚而不一闡有道之光哉在昔
瑰瑋士儻然數奇弗獲騁發其身乃其清淑靈祥
之氣則必鍾毓暢洩於其子若孫以食其報是亭
毒乘除之運抑亦穀之詒而慶之流也惟公是坎

道德勳猷作而未竟故兩胄監是子克昌家聲蓀被
馥郁遶膝前行將紹箕組以光大門閭丹穴靈雛
渥洼神駒寧無種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詩
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其公之謂歟余方投簪歸
里景行前喆特爲表其槩以俟太史氏采焉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元月上澣之吉

賜進士第正奉大夫正治卿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整飭榆林東路兵備左布政使前廵按直隸奉
勑提督學校監察御史

經筵侍從官同里眷晚生陳性學頓首謹撰

萬一樓集小引

先大夫之始爲青衿也銳意鉛槧其服官也居議論
風紀之司多抗言建白至解綬而歸老也又不及家
人生產事日以文章自娛故篋中無他長物得生平
著作若干卷然其羽翼聖眞發明理學與諸縉紳博
士家辨難百折不回者則服官之時無異青衿而解
綬之時又無異服官也是其爲舉業耶爲奏牘耶爲
序傳爲咏歌爲騷賦耶謂皆先大夫之道學可也大
都意有所獨是則賁育不能挽其操見有所獨眞則

儀秦不能詘其辨其所以持議者總不出其所以持
身者也邇昔談理學率左袒文成而今於紫陽氏非
特不敢弁髦其說且擁護之若金城湯池定與世大
相柄鑿然業以其術起家而復操之戈而入其室是
必廢紫陽氏之教而後可否者吾不知其雌黃安定
也然則新學之忠臣實爲正學之孝子雖然子小子
何敢言其在寓內名公有如卓吾李先生曰駱最相
知其人最號有能有守有文學有實行又曰今古之
號爲大賢君子者往往然也又曰使余得以薦人必

以駱爲薦首也郡志闕稱張先生曰其人侃侃不屈數上書諫諍皆大體巨務又曰素負高氣竟與時不協且謂暨邑志故獨最詳博其考究尤精覈有據或者有概於先大夫之生平且有取於先大夫之持議也乎小子何敢言

旹

萬歷辛亥冬月仲子中行書於肅雝堂

較正姓氏

表弟鄭靜觀

萬一樓集目錄

卷一

賦

雜詩

卷二

卷五

雜詩

卷七

雜詩

卷八

雜詩

卷九

雜詩

卷十

卷十一

雜詩

卷十二

雜詩

卷十三

雜詩

卷十四

卷十五

雜詩

卷十六
雜詩

問菊
世途
作舉業文
鄭伯安京回
木假山
木假山雪
有感
數奇
悼葛易齋明府

悼百岡二守
次韻酬葛雲嶽二首
次葛雲嶽韻
自笑
山莊喜諸文學偕兒聖會文
睡起
識感二十首
郊行

卷二十

古樂府
擊壤歌
牀琴曲
貨易曲
采薇歌
觸槐曲
楚尹曲
織屨曲
梁甫吟

箜篌曲
進金曲
崔杼曲
圓杞曲
屬鏤曲
摩笄曲
木客歌
斬蛇曲
分羹曲

書

卷二十六

書

卷二十七

書

卷二十八

書

卷二十九

啓

卷三十三

序

卷三十四

序

奉賀樂軒曹翁夫婦齊壽序
北行集序
留別徐覺齋吏部序
卷三十五
序
留別斗野李寅丈序
奉贈邑侯見雲陳公課最序
呂駕部考績北上詩序代作
馬映臺公按察廣東贈行序

刻金陵世紀序
遊燕雜記序
東鴎別業圖詠序
池上續草序
會九英譜序丁卯
幷刻文章軌範序
和蕪集序
刻南滇存藁序
卷三十六
序
洪武正韻吟壇便覽序
新學忠臣序
重刻太上感應篇序
敦說錄序
私試程文序
雲南武舉鄉試錄序
送大方伯暘谷方公入　覲序
送大叅明谷李公入　覲序

簡贊機務序代作
應制詩章序代作
送松屏王公廉訪江右序
卷三十七
序
三和梅詩序
滇南己卯科硃卷序
亭湖顧先生掌教盱眙序
壽永思陳翁序

卷三十八

序

卷三十九

序

卷四十

卷四十六

祭文

葬經
四子論葬
弓法
父妒子
立法行法

卷四十九

續羊棗集二
村社訛字
許石城詩

萬一樓集　目錄　八十五

陳石亭詩
三體唐詩
薛貢士詩
工部九日詩
憑虛閣對聯
任考功對聯
葡萄詩
杜詩
黄鶴樓詩

張羅峯詩
杜鵑詩
題竹
劉禍井
舜傳詩
改別號詩
叢臺詩
赤壁詩
樓對閣

萬一樓集　目錄　八十六

退之用韻
文昌圖
古詩上乘
滄溟集
李滄溟論文
士夫習尚
華華傳
郊社分合
九卿

卷五十二

續羊棗集五

萬一樓集　目錄

卷五十六

續羊棗集九

萬一樓集目録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賦

鐘山賦有序

鐘山舊名唐家山意往時必爲唐姓者所有故名今唐姓絶響有之者皆吾族人而敝廬正當其下朝夕玩視怪其形儼然鐘也因更其名而爲之賦

嗟此山之賦形兮儼然如鐘何巍巍乎千萬年兮嘉

名未崇豈山靈亦有擇乎知己兮爲不易逢必神降而傑興兮聲實始宏羌衆山之蜿蜒而扶輿兮同以崑崙爲宗自中條而南海兮復折而東會稽聳鎭而宛委聚精兮禹跡乃通句乘險固而苧蘿生春兮越業以隆鐵崖振色烏帶孕英兮神靈所鍾顧此鬱嵂之紛飛而特峙兮肅重圓穹豈其以乾坤爲爐鞴兮熙土石以成百錬之銅爰神鎔而鬼瀉兮岐伯無所措其巧而倕鳧無所施其工誰謂無聲有不待椿谷傳猿鶴濤捲松風維嘯有虎維吟有龍以間以合或徵或宫未嘗諧之而益協兮未始覺之而益洪瞻之者肅然而起敬兮聽之者怡然而轉沖況無遠而無近兮取材則同紛扣大而扣小兮有應必衷我欲貨汝於萬家之市兮則萬牛有所不能曳而亦無可載之艟艨我欲獻汝於　九重之尊兮則公卿徒爲之刮目有司或有所不能舉廟堂亦有所不能容而要亦非汝之職兮何汝之訌大造固置汝於清曠之野兮既不奠而不虡我亦欲對汝以清曠之懷兮將何棄而何庸或盤汝麓或登汝峯樵兮有條牧兮有茸

歌兮汝應飲兮汝從醉兮汝礪醒兮汝嵩洪兮濛兮同不知汝之爲鐘兮亦不知汝之非鐘

度湘賦

澤草凄兮木振林鳥喧兮猿鳴江滔滔兮東逝日黯黮兮西沉舫中流兮一葦挹清深兮滿襟來星沙兮天際履三湘兮一潯懷孤臣兮百代儼峻鶚兮千尋出漢關兮道遠惆楚畹兮情深採秋蘭兮雜糞泣春鵑兮矢音謂九州其可歷兮何必懷此邦也胡一斥而不復兮自謀或未臧也誠我顧之非鉛刀兮用有

時而終利雖委棄於泥沙兮豈無可以自麗彼老馬之伏櫪兮固嘶鳴以有冀若神物之沉淵兮實耿耿其有氣羌漢文之有道兮措羣材其若器使絳灌其蔽賢兮何漢治之不替暢鴻猷其有待兮胡偃蹇而自廢豈天民之達可兮藩籬未易測也抑君子之所爲兮衆人固未識也治平兮有章通達兮佐王一庭兮幾人遠播兮遐荒陽春白雪兮寡和奚殊佩蕙紉蕊兮衆棄則常緬幽貞兮若契欲呼取兮同航覩湘水之無情託雄文以遠揚鵩來兮匪祟鳳去兮無方

湘流兮今古往來兮孰數惟先生兮何爲獨愉予兮無補雲荒兮雨涯月明兮千畝檣帆兮亂橫魚龍兮競舞先生兮當時獨遊兮何浦楚近兮昔巳空招漢遠兮今復何詛猗與兮當今右文兮廣武梁棟充斥兮榱桷盈阿參苓滿篋兮朽槁登廬使先生而生斯時兮能自脫於網羅嗟余之不類兮亦承乏而寵過爰蹴來而遂往兮愧諏咨之星槎顧芹曝其無籍兮悵日月之蹉跎擎清枝以與懷兮如英靈之遠何酹勺水以申忱兮寄太息於楚歌辭曰湘水清兮湘月明兮漢孤臣兮曾此經兮湘水瀰兮湘風悽兮漢孤臣兮曾此羈兮經且羈兮弔靈均千萬世兮浮白雲

亂曰湘西來兮蒼梧之汀東歸海兮充滿洞庭洞庭無波兮我則來祥雲咫尺兮黃金臺圖報稱兮憐漢材安得英雄兮開我懷

雜詩

感興四首

太極生乾坤萬物紛無紀惟人爲獨靈俯仰同一體
所以帶索歌不在披錦綺龍騰雲雷從虎嘯風飈起

可以七尺軀齷齪如虱蟻飽暖一無爲優游終市里

其二

山高梯可登漢廣葦可杭自顧在襁褓曾事蓬與桑
振衣甲華嶽濯足乾滄溟吳門標疋練支磯動星光
況當 皇極世六合如陶唐巍巍 黃金闕賢俊從
鵷行

其三

梓人持斧鑿魯拙如不勝赤手揮衆工萬木俱從繩
連城飛五鳳直與雲霄平巧匠裁寸棘雕刻勞精形

猿猱百狀備跳浪渾疑生技成無所用試問將誰程

其四

六合指顧間百年眞一瞬茫茫古與今姓名欲誰訊英賢說三代秦晉巳成閏彭籛安在哉傳燈落餘燼窮通事偶然令圖當自遴寶劍氣燭天栣髀意彌峻

送舜傳兄遊溧陽

逼歲歸嫌晚交元去復頻每將家作旅爲識主逢人春事丁男幼秋期桂子新壯懷應惜寸返與莫逾辰

戲題起火

一發冲霄萬丈紅千人仰視詫成叢横拖健力能追電直射毫光不避風金彈入雲驚宿鳳寶珠貫月麗飛龍丹心盡處韜貞用廖廓乾坤任寄蹤

樓參軍茅亭

參軍苑中何所有突兀茅亭大如斗四圍花木頗足觀怪石峻層脩竹茂盂泉可跨故作橋纖鱗可數椿成藪主人倜儻素好奇矢志不把平生負彈冠方入虎豹幃投簪便返枌榆阜浮雲世態何足常百年期與新亭友綠陰深處玉石甃明月虛簷菊花甑優游不計秋與冬契遇何分童若叟箕裘更羡鳳毛長披捲香雲不停手夜深風露滿亭涼金石歌聲徹清牖此時賓客興愈豪有子何妨罄罍缶不才叨燮絲蘿姻時向芳叢剪菁韭每從醉後索題詩謂當一掃清塵垢揮毫敢負擲有聲頌美遠懷圖不朽平泉金谷竟何如對景只須頻自壽

歎鷺

翩翩白鷺振振飛迴旋飲啄多容儀奔馳自笑此身忙安得若彼能忘機無端一鷙從空至金睛鐵爪肆

無忌儼如單騎入蜂屯縛取渠魁食心肺鷙兮可論鷺可哀豈不用命遭爾猜同羣遠去不相顧義無急難寧爲才浮生得喪殊難竟携手歡娛忽成㑒漫誇得意矜窮愁萬事悠悠付天命天生萬物各有制智力好還無定勢英雄今古誰弱强徒使旁觀惜吞噬君不見鷙爲蟻困鷺飽魚到頭得失曾何殊

贈陳山人

貞山山人皤且長堪輿妙祕藏青囊杖頭一倒神鬼忙賤可使貴貧干倉四方浪迹忘星霜一樽邂逅傾

琳琅自言曾築馬鬣岡三年墓側塊作床不獨地理存天常餘子豈足窺滸場亦知過行非先王君子過厚庸何傷可嗟薄俗禮久荒親死未服即掩藏千金買穴窺碭邱禁嚮細密成披猖明將先體博吉祥吉祥縱得奚足臧況逢岐路多亡羊枯骨往往遺道旁飲酒食肉樂未央孰念智悼猶在堂風流俗轉視若常有識語之目爲狂多君孝則思無疆葬法豈不通周行逢人說盡尋龍方更將福德權低昂

贈黃伯宿

相逢一笑輕瑚璉封壇對祝期久遠昂藏意氣俱少年吐吞嶽瀆矜英選自謂青雲立可登乾坤旋轉隨指撚蹉跎不覺二十秋蕭疎兩鬢同偃蹇我猶猥瑣忝一科君罹福淡成百痕是非日月終自明無瑕白璧僅能免呶呶衆口見未眞謂宜少貶防後殄丈夫挺立天地間豈同席石堪卷展所嗟夙志各沉淪對酒長歌聲不轉少年百事不如人老大何須羨軒冕便欲埋頭學圃農精光韜沒誰能辨龍泉玉焰時燭天忍令四海多殘喘窮堅老壯理則然努力加餐更同勉

東越有儒生

東越有儒生自謂能好古開口詫羲皇揚眉頌周魯久悲風俗盡戎夷欲挽支流問宗祖豈知可說不可行矯枉過直成莽鹵夫道若大路舉足盡堪武典要在吾心原不在訓詁好古苟不究精微不如從容無驚迕往者莫諫來可追緘默且自同瘖瞽

昭君怨

玉顏出塞胡塵暗漢月時來光可鑑舉頭不見漢長

城月下胡笳聲慘淡追思初入禁宮深良非恃色珍黃金君王視聽甚明哲晡途競倖非所欽畫工且死妾何怨妾遠君王不須眷下陳寧無勝妾容端如薄命嗟難見見時猶願愼行藏弗徒嗜色成淫荒畫工雖死或有知翻將藉口寃其殃魚鹽蜃蛤弗加海容顏日瘁心不改時因漢使問宮闈縮地無由成大慨閼氏擅號寵專房豈如六載徒相望犬羊自古非族類長門寂寞猶清芳幾回欲掩黃沙死念爲皇家備五餌疆場不聳德澤寬不學西施絕吳祀婦人有命

制他人况復謀謨出至尊月明華表歸白鶴哀魂此日踰崑崙鶴鳴如訴徹天閽誰把華夷防自蹶細君昔日嫁烏孫請君無獨憐昭君

過滹沱河

久知河有神合氷與漢室今日我適來氷堅尙猶昔乃知彼時事王霸道其實不然陷死地霸肉其足食聖人固不死史文多失核凝釋須臾間於事豈爲的滎陽會拔木謀蓋傍有竊吾非惡夫異所惡理殊戚悠悠千萬世眞僞何足迹非霸貪天功或帝用欺敵

盡信不如無此類寧獨一勒馬問河神河神杳難索

對華

百丈靑蓮萬古栽霞雲晴雪一時開淸虛縹緲尤增勝疑是山靈識我來

其二

坐對崚嶒嘖嘖復嘆道人勸我試躋攀豈知遊子看山意不在摩巖索細斑

過馬嵬

側聞唐天子此地誅褒妲倉惶計已遲猶勝全未達孰其爲此謀已亂有良法獨恨太平時無人敢排闥苦口有良藥不醫病未發今古事皆然與言淚將撤

棧道即事

燕郢經年客秦山竟月躚邊溪懸絕磴傍日度危阡俯視高飛鳥潛聽獨嘯猿蔭蒸山氣毒傾落澗聲潺岸側橋偏補林敧老樹聯稍寬成小聚隨合作重鏈炎夏常留雪荒窑遠認烟障嚴迷別徑泉瀑有頹垣草結塵初息江寒色正元密籬防虎縱淸野伐狗涎民病顋多瘿風夷髮類編鶉裘袪半落菜色肉皆乾

負任淆男女攀蘿問脆堅斜穿迷去所曲折復當前荆棘摳衣數雲霾逐峽遷盤旋眞踐齒梯步總齊肩乍到雄形勝頻趨望市廛舍車時曳履憐從早停轎已息神猶怖方行淚忽漣　京鄉何處是翹首望靑天

初度

人生若朝露安得期百年壯盛不可恃而况羸病纏四十正强仕拊髀已茫然借曰猶未老歲月恐難鍵試問將來日復得多於前親朋不鄙拙先後來車軒

本增榮與寵慚悚百慮煎所志一未遂虛度良可憐策身當要路服藥求神仙豪華聲過耳輕擧無眞詮丈夫立天地不朽儀前賢希驥亦驥乘所患志不堅旣往不可咎矢追將來愆夫何夷與跖千古同荒原雄視遍今昔爲樂理性便達人夜秉燭得間且開筵

元旦聞訛言 以下俱丁卯歲

重陰氣祲密積雪霖漲浮崢嶸將盡歲慘暗同九州震雷驚早至瞑色曙漸流當除夜未央嘉氣轉鬱悠雖未覩景光色象已穿樓登樓瞻北極下祝千萬

秋隨亦偕鄉俗慶叙相歌謳連年嘆奔走此日喜淹留官閒得內顧性懶無他謀懷居偏戀節憂國屢徵休忽得北來信訛傳知未周 聖福同天地况久事元脩安得雙飛翼一振五雲頭春風早正發已具変風舟

元旦次前野伯父韻二首

偶喜過門逢獻歲銜㮊儘可共年時一尊栢葉傾匏盞幾樹梅花傍竹籬抱甕園渠生出俗借書鄰舍習成癡春風早已催行色安得相從日賦詩

其二

馳驅本向天涯去啓處何期得此時山閣穿雲開甕牖地爐煨火拆柴籬生來自許杜陵拙怪有人傳王掾癡最喜門庭歌白雪不須更和郢人詩

戲簡族弟

君才本英邁無奈時未泰遠歸誰不喜而况頗相愛春風咫尺間何吝不我來豈懷季子慚閉戶猛自艾劉生事一擲筲叔起三敗譬彼伏櫪駒一日千里快况夫利與達浮雲此身外信有來何遲終無亦何害

嗟我濫官階所得果安在終歲事奔馳神損心術壞使子際風雲恐亦與我届邇來日警省賦詩聊自慨旣有偪仄行亦復撮斂乃雖未遂夙心磊落頗不隘咀嚼坐處齋清爽比沆瀣試過共謳吟一洗塵與介

望雲圖爲族弟題

誰將一斗紙寫出萬重山峯巒鬱律霄漢偪林薄掩映山水閒高人絕頂恣遠視親舍茫茫何處是天將盡處白雲飄望之可極飛不至我方攜劍事遠遊一見慘黙生離憂欲知他日相思態試向圖中仔細求

君從何處攜將得識趣應因久為客坐中亦有逍遥
生認作觀泉情頗適乾坤風景總一般每因感寓成
悲歡圖中清玩且各異何況履境眞盤桓請君捲却
深藏去毋使征夫偶然覷俟余了却世間緣與子閒
看更題句

寧國道中

水館村烟靄秋原晚稻香叢祠松徑裡茅店野橋傍
細雨臨池見微風入幕京誰云行役苦到處可徜徉

南陵汪莆山節推別墅

駐節村郵早尋幽野墅清路隨黃犢跡門啓白雲扃
竹徑苔侵滑泉渠石砌平小亭堪坐起何必主人迎

萬年松

采采方盈寸萬年尤可栽古來垂不朽不在出羣材

文殊寺小憩

吏俗何足佺居起局官廨蕭寺瞥然來未到心巳快
垣舍固傾頹山水眞態在村烟四望中秋隼孤雲外
悠然絕塵想世累曾足械借問到荆襄此景還可再

偕陳省齋臧理軒二年丈遊龍山宮

過過龍山宮按轡擬瞻閱況復遇高懷勝覽許提挈
風雨忽然來中結徒自熱主人殊不俗盤餐巳先設
推挽陟翠微昏黑燈火列捫字讀殘碑濡衣攀險穴
松亭堪小憩不愁屐齒折一嘯元豹驚再上天門揭
明日豈無日去住未可決登山雨秉燭事補今古缺
蒼天識人意雲散星如月歸來興益豪放舟履清徹
飄飄眞羽化乘風未能歇

咸寧道中

平岡千里徑老榦萬年春盡訝清陰好誰憐種樹人

雲溪道中

入望山皆鬱經行路總幽原平雲物澹隝小墅烟浮
牧徑通禪宇漁潭到估舟湖湘千里景絕似浣江秋

岳陽樓贈夏二守

夏矦吏隱人不知相逢傾蓋如有期挈我岳陽樓上
坐剸看清景夜啣巵洞庭四望空如洗君觴中浮瀰
疑履氣蒸波撼百千秋城閣依然人換幾酒酣浮白
對余言宦途落魄三十年巳曾馳書乞骸骨來朝卽
可策歸鞭今夕何夕良燕會晴雨歡娛興一嘯江湖

白髮任疎狂廊廟青雲付君輩我聞搔首謂不然適
性何必歸林泉登樓半醉了公事憑軒高吟眞神仙
人生到處兼憂樂益堅益壯胡自約不才敢謂拜下
風先哲微言諒無錯

中秋岳陽樓有懷應試諸同志

棘闈深夜瑞光凝虛閣中秋旅思清明月一天通越
嶠同袍幾賦逼湘靈

周內輔書樓依韻

小閣藏春邃高軒得月虛香來淨別殿塵隔偏仙居
好客多儲酒乘閒自讀書百年心事定此外總爲餘

過萍鄉

楚王得萍實童子胡先知仲尼誠至聖偶聞非所師
向使適不聞其將何爲詞聖所知者理災祥奚足咨
至誠固先覺造化邈難期拙哉千萬世指作頌靈芝
祥多亦可懼草木誰云奇悠悠萍鄉水楚棹曾此移
得物剖且食何似蟠桃滋桃實三千年萍實問幾時

曉發萍鄉喜方符卿至

市語燈明滅山昏路斷連月痕猶在地澗水自生烟
故苑門閭寂秋郊車馬喧同袍星夜至又得逐行轎

懷舜傳兄

在舍亦何私遠遊縈我思固多諸伯仲可少爾文詞
勝槩看應遍悲歌定有知艮辰今歲幾向復滯歸期

常山得鄉試錄有感

世情不染是東風披拂春光到處濃蜂蝶無心任飄
蕩翩翩却向百花叢

九日舍利寺小憩

客路逢重九翛然野寺中鄉雲看漸近佳節度仍空
露冷秋雲淡萸香酒味濃親知應念我馬首向西東

讀李成蹊秋元五溲奇觀賦

側聞古昔之聞人多得名勝以發魁梧卓犖之精眞
豈惟恣賞眺靈傑互以神至有躡探薄千里何況乎
奇畜怪若五溲者與吾生長若比鄰每憶半生甫一
至孟浪渾如衝過駟讀君雅頌恍若遺君誠奇士蓋
已先我登堂食其胾有志不惟三十里何怪英聲藉
藉有如龍泉出匣赤駒脫櫪扶搖健翮萬里空中起
山靈不拒俗塵鄙昔自東亦曾過泰華踰鍾南旋岷

峨巴巫嵇風月金焦蕩煙波次且勒馬縱遊不敢久滯留恐人問我似昔謂鄭東家邱士俗不可醫幸得君爲依巳曾秣馬膏吾車何當攜我七十二峯之絕頂誦君綺句一一指點將我塵凡驅君不見禹之穴同此匯漢時太史曾飄裾吁嗟徒爾昌文詞今將比跡宜何如

小盆

小盆低樹曲離奇簇簇花開擔上移買得兒童知好事過看客子爲題詩各園多少空開落故苑尋常係

萋思何似芳華便題逐蓬窗千里日依依

宿接待寺

揚旌出　國門禪林暫停駟老衲無所知與語殊有次謂道聽自然雲水無留滯昭然發手矇燈殘月堪嗣

井陘道中古寨

漢家用兵不用法趙人笑視將朽扱一合果郤空壁追須臾赤幟從天插奇謀勝算信無雙井陘險固成康莊遐想當年殺氣橫至今山色猶蒼茫蒼茫山色幾千載昔日英雄問安在弓藏烏盡恨不消空餘寨趾當村嶰今古功名總狗芻漢家社稷還存無相逢莫問前途事有酒且須傾百壺

驛馬

朝從東道歸暮馳復西去但令取長途敏轡不全具驅策難撐人昏雨肯容駐槽櫪土礫間芻粟幾充飫虐用敢辭艱所恨無稱譽齒踐澗底沙箭拂雲邊樹善步亦時開匆忽誰爲覯鳴鑣驂公乘覆錦充上御標格本不凡希覯敢輕遽邊塞日風塵嚴警事征戍

駑驥盡騰驤雄嘶萬人懼洗刷續下羣縱死得其處顧乃麗賤局鹽車苟同瘉豈乏飛黃姿伯樂恐難遇終然棄草野瘦骨老無圉

送胡白齋尹步城 同京作

雲開仰見參惜別出城陰後輩皆紆紫新官始抱琴一生甘淡性百鍊報君心此去應無變遐聽五袴吟

宜春道中

墻外池塘墻裡竹此是誰家殊不俗隸卒同言舊業農新課書生喇喈讀

萬一樓集卷一終

萬一樓集卷二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詩

夢見相知

台光千里外淸夢一宵中世路渾如此何言不易逢

秋栁

一夜霜微肅沿河盡斂容隨時亦物性誰謂不如松

其二

柔條多綠蔭所怪怕秋風老榦盤還直當春依舊濃

梅花次元僧韻

羞把芳姿妬洛神淡粧輕馥雅藏眞凍雲斜月偏宜句山館荒庭獨可人占斷歲華寒是性暎空雪色浧無塵相看直到和羹處始信江南絕樣春

過境山懷伊秋元

淸想尋常積艮緣咫尺慳通宵寒雨急隔岸旅燈殘山館風塵遠蓬窻草色閒君如知我過諒是廢書歎

次陳貞亭比部韻

契舊臨岐秩各分方舟千里獨多君囊金羞僕偏憐綢尊酒逢人細論文獵苑賦成懷狗監練帬書破說羊欣高風雅思俱難侶何怪追踪有令聞

元旦 己巳

凍雲開處曙光流鵷從繽紛夾御溝情拜袞衆仍屨節禮釐雅俗盡從周江山萬里春風動城闕千年王氣浮所怪陽城非有道濫 恩靑瑣欲何酬

登雨花臺

吳山有堂名有美歐公作記時稱偉盛誇佳勝未必兼幾處繁華更山水金陵錢塘都會向誅戮此昔成

荒叢彼時保障緣效順梅公作堂當其雄方今靈壯成甸服大造無方先受福山川依舊民物增列屋時常張綺縠城南高臺名雨花登臨四顧無遺遐因憶歐公彼時記使當此際將誰誇我生幸附錢塘側靑瑣留都謬通籍兩地艮緣足勝遊一都巨覽逢春色推移今古亦何常廢興屈指隨流光只宜 眞主當王氣荒唐何獨悲梁皇臺高千古留芳草雲邊一望迷遠道聯鑣海內俱人豪落筆眼前誰白老長安南北江悠悠夕陽邱徑風颼颼前修後會均難擬莫使

閒愁入酒甌

元夕雨集

塵牘勞形久斷吟不知燈節已侵尋春光故國經年隔夜色天街帶雨深萬事苦羈成獨坐一尊開抱荷同心陰晴來日還難定孤負金吾弛夜禁

節孝衆壽為武太夫人賦

一自琴埋鏡掩塵霜幃氷突不生春鐵堅心肺延纖緒天祚門楣降嶽神鶴髮婆娑萊綵絢龍章赫奕舜華熏玉樓才子如還識不忍修文早歲勤

次徐省丈雪晴省中即事韻

寒雲積雪滿春城掖署追趨趁曉晴瑞氣含烟通紫極瑤光迎日麗承明燕山景霽初回鴈越嶠風和巳囀鶯南北關情無限思愧將迂拙答昇平

題趙進菴廷尉尊翁榮壽册

相逢不必誇　重封普天　雨露多與同相逢不必誇壽考幾處雲山存漢皓少遊湖海風月濃晚歸獻畝百慮融　兩朝盛治軼堯舜補答際遇貽人龍八龍直道蹶復起蹶公不憂起不喜佇看膏駿慰蒼生赫奕旗常不勝紀此時萊綺當更新榮光退算非等倫相逢有識皆傾羨不信公心只是雲

耆舊並美為大司馬安峯劉公大司空退齋林公賦

聖代多耆德　殊褒偶並傳秉樞司馬重主憲爽鳩前南極光遙燭中台耀景懸　紫宸恩總厚留省氣增鮮夙昔俱英偉功名每後先心神輕驥力骨相邁鳶肩　世廟眞明聖　今皇更穆淵　兩朝同倚毗一德互騰騫出入稱鈞鼎行藏見輕軒　中興緣盛

大　新政賴成全機務憑參贊臺猷任布宣　六師殊有氣八座永無偏白髮今非昔丹心老更堅本根培　列聖領袖屬多賢江漢原宗海鍾雲直接燕太平須碩輔壽考翊稀天景洛頻虛會耆英共引年　聖心珍故舊宰輔抗封箋几杖　恩方特蓍龜　任更專南天仍八柱　北關永重鍵宗器陳先代朋金麗一簷許身原不愧用世雅多緣桑柘春風社蓴鱸秋渚船欲歸緘夙夢懽滿撫新編習坎初無滯論軀舊已捐龎眉非但巳扶掖記囂然盛詫唐虞際光增

孝友筵箴當追衛武誕亦擬彭籛煌煌龍泉鍔飄飄
海鶴仙兩都傳勝事千古大　王言同列皆生色窮
簷盡獲璿休嘉歸　社稷風雅動歌弦韓范勳威埒
商周夢卜元　廟廊誠濟濟巖穴且淵源爲見雍熙
極還誇契遇駢典刑夷夏共竹帛死生綿宜室方前
席安車定北轅芳尊濃綠野物色重凌烟小子欣何
幸艮逢驟欲顛受凾知仰止深愧筆如椽

月食 時后居別宮

暫掩光無恙隨圓景愈清天心自有主人涙訝虧盈

故鄉有奇事

故鄉有奇事乃在京華聞豈惟傳聞爾爛熳有新文
貨毒授以履毒履意自真仁術天所鑒瑞應驚四鄰
慚余非醫史安能究其因災祥不在物垂慶見爾昆
家貧書滿棟數奇名未淪訪道徧湖海偶來對琴尊
橐暄置度外開卷陳績紛績紛總珠玉一帙尤可欣
所言此奇應古有今無倫行修瑞自應瑞應福必馴
所嘉至人意爲善非有徇余生雖已晚驚聞意彌申
短歌匪爲佞聊以傳所信兼爲伐國者還須問仁人

對菊

山徑今何似他鄉亦滿籬童傳移養法客問盛開期
得服隨呼酒憑忙亦覓題不將塵俗對端恐負相知

其二

種類原非一分移只數莖不因躭尚狹端欲品題精
香豈求蜂識開當趂日晴自憐還自祝莫負主人情

其三 是日草蔦舉派

萬卉只知春孤芳歲晚新傲霜甘冷淡傍竹愈精神

暮雨衙休早秋風客思塵翛然靜相對不語意偏真

寄壽樓小泉公

曉日祥光分外奇秋風華度眼中稀姓名不許公家
識耕鑿真於　聖世宜黃菊滿籬新釀熟晴雲團戶
紫芝肥翩翩共赴神仙會寥落天涯獨寄題

題岡陵祝壽卷

祝公壽如岡春風日日來扶桑梧桐枝老棲鳳凰飄
然杖履常昂藏祝公壽如陵秋宵歲歲輝南星松虬
栢偃霜雪清峨然冠服同崚嶒岡陵堪比壽壽比岡

陵久岡陵千古常自如人壽幾何能不朽所以古來賢達人惟願杯中常有酒劉伶阮籍事已非衛武彭鏗亦何有公今壽七旬九旬還有母蘭玉階前春滑高堂上缶劉乎阮乎武與鏗欲比岡陵當自取

送友人還鄉

千里僑琴漫入京一尊解顏又嚴程瑶編就刻紙增價鐵研將穿鬢未星鄉里幾知鄰有鄭江湖多識目無荆還山朋好如相問莫道逋宵脫粟情

寒坐

寒嚴袖手圍爐坐暇極啣杯對雪吟江上舟來魚素斷口邊疏去鳳綸沉時清怪我爲高論髮白從誰話苦心方笑觀場甘類矮且憐存舌未當痟貨名得鼠原非璞好書驚龍幾作霖燕相賢明郢客燭子期精鑒伯牙琴千年眞假泥中歡一介升沈沙裏金龍正睡時忙探頷劍曾按處更投深景隨西上弋難覓折必東歸泒可尋自古陽春偏寡和嚣嚣三復孟軻箴

除夕 己巳

幽懷怕與俗人言獨對清燈思黯然今歲在巳幸且過詩酬逢春先自憐海雲冉冉北連冀蠻路迢迢南入滇所喜未荒陶令徑不須更買邵平田

此中軒郎事用可人期不來爲韻

神交閉戶無今古客到開軒忘爾我世事紛紛何足憑不分好惡但稱可

其二

鳴琴喚鶴茶烟午掃榻焚香硯墨氤門外喜無催稅吏坐中時有問奇人

其三

停披啓戶弄朝曦漸覺庭前春色肥一榻積塵常不下百年誰與共襟期

其四

雜陳圖史任縱橫整頓琴樽勤拭拂坐起欠申命僕頻門前看有車來不

其五

宿雨階除長綠苔蓬門終日不須開年華有限閒中過愁緒無端暗裏來

次翁光祿韻

奔走紅塵白髮生恭承嘉惠過茅衡聞雞永夜同誰舞立馬 清朝誤一鳴象笏皂囊虛北望匣琴孤劍事南征新詞遠訊何多致自是先公報 主情

春興

誒罪在舍賓憑人以相知書至始知所以得罪事起中官賴閣輔調停僅此夫鄙疏屢及廊廟足見大臣之有度而罷楊太宰起高閣輔下鄭符丞吏及 脩省暗訪皆時事之大

者且念元旦 聖節俱不獲申嵩祝因與諸伯仲感而有賦凡八首

轉眼春光一月過林泉樂事未全訛竹趺筍密啼黃烏松暖花香掛薜蘿石圃芳亭來牧笛山溪新堰便漁簑祇緣報 國情難斷强飯求丹理舊疴

其二

簡佫春晴赤日榮 玉京天遠白雲層盡言司馬容蘇軾瞋目承珪慽子明 鸑禁四時垂雨露鵬程萬里迅風霆肉生髀裏堪長嘆羽刻尊前耐獨聽

其三

堯仁舜智總先天端拱垂衣卜萬年輔佐一時稱俊傑越蹌四海會貞元 岡陵頌祝新成鑑豐鎬威儀舊逐鵷漂泊此身同粒粟酒杯詩卷足窮堅

其四

山林眞樂恃昇平邸報傳來喜懼并司馬暫歸依洛社深源終出爲蒼生風雲際會原無定 郊廟神明自有靈壯志未酬書劍在暖風和日襲檐衙

其五

折檻孤臣氣息孱驚弓談虎一潸然敢言輸爾初無責多告慚予反見原遠道三春催去馬深山清夜泣啼鵑 九重定有華胥夢鍊石還期共補天

其六

君臣一德古今崇風虎雲龍上下從 高帝同遊周歷永 孝皇淸問舜華重腹心手足輕魚水 廊廟江湖重鼎鐘造 膝此情誰獻納坐看和氣逐東風

其七

詞賦堂階個個優傷春心事問何求金城雉堞狐深

寵鎭墨峰屯風遠取漢室治安嫌痛哭謝家風致足賡酬林花山鳥溪園側取次杯狀任白頭

其八

故人萬里有書催莫賦離騷戀一隈瑣闥風雲塵白雪津亭桃李點青梅　天心仁愛　皇心契海角荒涼戍角悲但得康衢齊擊壤乾坤何處不揚眉

鯉峯爲鄭解元賦

恩聞海有鯉一變爲神龍雷轟電烈頭角換縱橫雲雨飛長空胡此乃獨異聳峙成孤峯扶輿蜿蟺雄萬

狀鰭鬣猶似滄濵東豈昔乘化日不欲隨羣踪斂將四海滂沱用挺立乾坤萬象中乾坤萬象終無變鯉峯佳氣時時見我家正住峯之西降神鍾秀世興彥取多或恐神見尤甚璧百年還復薦鄭君何好奇仰止固生願反視若有得徽稱爰欲擅山靈豈捧人我意亦何惜便將同結廬招遊無煩車朝采峰上芝暮采峰下椇與閒洗展因掃石意到鳴琴還著書虎豹避烟霞舒利祿不爲惕刑威不可誅行看儒起頑者隅壁立萬仞真峰如回視孱嶸皆侏儒但恐神物不可測滄海桑田移頃刻風雲萬里接太荒復張牙爪天門側君才元不羈君氣還吞極上下應與俱九有隨霹靂我已甘心老一壑奚足爲君執鞭勒說難似幻事或然每看雲霧先辟易鯉峯鯉峯且屬君鯉在峰頭神在雲峯雖有跡雲無定努力對答誰欺眞

題畫

美人懷抱萬金奇極目天香秋正宜莫道春風曾寂寞但令結子豈嫌遲

翁光祿書來留行且道廟堂所以處子之意甚

厚再次原贈韵奉答

漢意煩傳到賈生春雲頓覺暖湘衡肯將蔓向癡人說便擬行逢知已鳴唾核自嫌難俎薦驚鴻寧復惜霜征多君一體通欣戚遠過宗元易播情

寒食次韻

歲節傳寒食村風不禁烟野雲迷弱柳山雨長新泉啼鳥迎歌急飛花到席鮮儘堪消壯志何必惜流年

采筍

二月筍何蟄三月筍正肥荷鋤云采筍童穉相追嬉

追嬉遊乎麓亦復登危巘須臾筍成堆鮮嫩浥露徵
抱歸爭詫視紫斲泥在衣老婦剸信手素烹無膏醯
俗節重時物薦羆將淸酏細嚼且細說味比去歲奇
明日還有采隹客寧須期

其二

朝登南山麓暮上北山陝昨日雷雨過采筍時正宜
形色辨好惡踈密隨夷崎采采登鼎俎留遴寧印遺
爲看陵勁節參天揚龍鬐豈若彼稺子信手鋤且拔
但取提挈滿不顧筠榦稀松林啼布穀叢徑開薔薇

荷擔歸路近淸芳襲衆扉

喜楊愼齋見訪用韻上巳時楊會爲余卜得明夷日玩占當終之余未能從也

建業重遊淚有盟山林此夕對殘英探驪計拙慚詹
卜羅雀門幽見世情夜雨寒窻燈隱約春風芳徑鳥
飛鳴容頽莫怪番蹤舊世故于今一笑輕

壽元麓鄭明府親家

鄭虔落筆天下驚苦無官況輕簪纓掉頭一自歸元
麓名園奇史餘芳淸家聲矧復承孝義姜被長溫萊
綵麗稀年強健少壯同輩度春風集親契親契當筵
興熟豪我公前野歌聲高年齊致一出處似憐惜豈
因兒女曹且歌且酌直百斗自詫乾坤兩迂叟華堂
有客盡鳴球賤子無能聊擊缶

玉京洞口號

洞口白雲浮洞裏元雲瀉不是秉燭來誰開萬古夜

別顏傳壘韻

我思投筆謝班生君惜分陰邁士衡萬死倘存千慮
在三年時聽一聲鳴鶯看喬木偏多意雁到衡南亦

住征唱罷陽關俱濕袖青衫尤見鶺鴒情

早發寒舍

別離如謂惡名膺仕籍非消索別離如謂好籍落天
涯嘆枯槁平生意氣高入雲矢志不與尋常羣支離
百拙自顛躓肯向人前說淹滯如椽有筆斂有光况
逢四海如陶唐遠行何必問好惡但看馬首金絡錯

蘭亭

束髮解讀文便讀蘭亭記束髮解驅車便過蘭亭憩
撫景誦淸文千古每興企今日方遠遊曠懷聊復寄

流穿蓑砌陰林轉羣芳麗人生天地間百年如夢寐
胡乃自結束側身躬瑣細去去道路長名勝豈堪記
慣到且留連新逢詎能亟勲業付流光芳年嘆空遞
茲亭非古亭俯仰感隆替山僧愛遊人夷茗勤將溉
落日照烟村優游未能離

贈邑矦梁石渠年丈赴　召

甘露庭柯玉鳥巢　徵書果至自天曹三年坐聽簫
韶動四海行看雨澤饒赤子共憐離襁褓故人尤覺
戀綈袍琴尊曉日依青蓋舄履秋風拂紫霄正色

匡時資上策　中興明德屬旁招喜酬知遇多清暇
應念千山有二毛

吳介菴按察沈西橋都閫招飲西湖

錦幄清歌幾上樓月明洗酌更移舟窻含羅邑峯皆
翠席映波光樹盡流憲紀一方刋宿習軍聲千里懾
夷酋不妨日日湖頭醉常挈疎狂洗幻愁

馳驅

馳驅蹤跡愧遑陽行止于今兩望洋瘦馬寒坰依澤
畔孤鴻落日傍雲翔徒逢一路人情好不減三更客
夢長佳節又逢重午近楚騷讀罷淚沾裳

謝臨江姚別駕招看競渡

五月楚江流風喧競渡遲奇奪英標沉弔誦騷賦
龍飛張百足聲震動三軍津亭紛聚散歌舞忘朝昏
偶來憔悴南遷客對景棲遲失顏色心神千古黙似
期楚些一聲天地黑風流別駕淮陽英相逢傾蓋忘
骸形謂憐佳節重虛度艤舟邀我乘清泠萬事酒千
鍾百年夢一枕獨醒自招尤得閒且共飲昨宵城上
月明日渡頭雲勝遊追赤壁何必憶靈均靈均心事

誰還識賈弔當年猶未的弔且疑疎敢浪觀種種愁
腸况難白縱令對酒只消魂何似長歌獨閉門迂拙
聊踈謝深意歸來莫使使君聞

端陽姚別駕泛舟纖上慧力寺佛閣有懷管使
君

畫船簫管向中流水漫連天遠樹浮標引龍舟爭鼓
棹琴清鶴徑更登樓問津舄指千山霧傾蓋尊消萬
古愁遥憶元暉滕閣上經時應念客淹留

萬一樓集卷二　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詩

澹然堂次壁間韻

解組囊琴白晝眠之官無計念歸田孤懷耿耿徒爲爾萬事悠悠有自然低樹輕烟僧舍雨遠峯斜月楚江天網羅脫却身方重只合尋師學引年

其二

虛堂清簟未成眠忽憶山中正力田江月上樓人寂寂洞雲歸鉢磬冷然心耽閒適原開徑事盡當爲不問天參透上乘無別訣紅塵黑鬢笑迍年

其三

餅家記得稻芽眠驚見蘼蕪綠滿田魂夢自嫌迷越望功名誰羨勒燕然風冷竹露烏飛夜雨磷茶烟杏熟天從倚憑軒還攬鏡壯心端已負華年

其四

冷澹禪房自在眠清虛眼界見心田帆依市郭水方漲雲滿檣墻雨適然香鼎傍琴看竹院齋壇騗鵲散花天優游忘却身爲客岸幘呼僧幻問年

其五

興到題詩倦即眠清林原不容求田午晴燕去雲同渺夜雨堂空燭自然仕路總長浮似夢 君恩任遠浩如天思休莫道甘爲蠹正欲謳歌頌舜年

贈楊醫官

絕裾走蠻山垂白雙淚并妻子許牽衣去心日云兢委身報 君恩敢復圖家慶溝壑不暇顧而況僕夫病間關道路長無奈更爲命食子功長奇放廬義堪訂經旬望蕭江白日迷坦徑相逢倉扁流解囊不煩倩暫需候丹功嬰起驅逐乘瘴雲了如收萬里氣彌橫鄉殊不爲意顧余意偏深緣余疾尤甚沉疴兼身心骨瘦皮似癩志頗情更淫人非反曰是人趨反自禁懸珠投按錫丸金彈飛禽古道湮已久謂可行之今勺水本易涸謂可濡爲霖風塵逐湖海烟霞負山林咸謂瘳此疾不在苓與參幸爾遇國手願發對病鍼此鍼知者衆顧我未能用豈不效一時嫌貽百年痛所以徒嗟吁傳染及長鬚曾同搏嵎虎特不葬江

魚鄉言此疾何嘗袪行看四海如唐虞鄉家青囊問
世授試探此劑曾儲否

賦得晴江贈齊上人

何處雨初收長江遶寺悠蘺痕睎古岸漁照弄扁舟
渡脫遊方笠波光入定棲浴蓮芳月晩洗鉢斷虬秋
漲靜經聲遠沙明塔影浮上欄淸可掬落梵淨無漚
澗浦遥飛鷺連村默乳鳩慈航隨意纜閒看問津儔

次管使君志感韻

飛動平生意相逢自不禁美人青玉案去婦白頭吟

下榻風隨麈登樓雪滿襟蕭江千里遠爭似此時心

次管使君喜見稻花韻

一穗憐初見千疇喜漸齊綠烟春雨潤赤日午雲低
得歲輕馴雉驚時更舞雞不堪楓水上垂白自看畦

留僕

流離原有淚撇爾袖增濡天末孤飛鴈沙邊借息魚
更留睽藥券細寫問津書歸報雙親道遊人意自舒

淸江道中

小澗斷橋開別徑疎林藏寺出層墻光風渡口偏迷
雨花稻畦邊更插秧

羅溪驛

古驛停驂記昔年蘆花秋月遶門前今來六月偏多
雨洗出行轎五色鮮

夜念

夜念囘車早更行昨日風雨今日晴人生何苦無定
見每乘感遇搖心旌桑弧蓬矢男兒事坎行艮止惟
所次懸河不濯郴州纓覽岳曾雄司馬思有山可登
立馬登有水可賦杯莫停百年光景夢一枕何必苦

苦懷平生

感興

貴人多自愛無病常求醫亦有自恃者雖病每不知
謂求七年艾瞠目詆爲癡及至須倉扁驚走嫌已遲
所以先達士扼腕長悲思

其二

人生藉耳目所藉聽與明聽德且視遠巨細無遺情
豈惟察外物亦以鑒心形面垢惡覽鏡掩耳因偷鈴
縱能等聾瞶忍棄天所生此意爲誰訴黯然涕泗横

其三

揚湯堪止沸何如能去薪木心苟未直弓勁何足欣萬事有根本末流能勝勤掬水當未波教婦須及新失此可但已展鼎力萬鈞不覩三年艾能畜終當馴無然猶泄泄百世貽酸辛

其四

䃲砆縱無瑕難與璠璵偕合抱有寸朽終非棟下材用人須大節小青何足猜觀過知仁矣欲罪無詞哉寄語佰樂氏鹽車驥亦駘

登鈐岡 岡在分宜縣治

石磴松關青障環泉亭竹徑綠苔閒山當吳楚扶輿處水接昌鐘吐納間縣古驛程穿郭出天垂林鳥傍雲還朱門掩映留空宅黃犬當年話未殘

橫龍洞石池觀魚

橫龍洞天古且幽山圍木麓雲霞浮寺小無僧屋數椽靈泉一道當中流泉流細問來何處洞中昔日龍飛去靈物潛騰竅海來一脈涓涓終不住道人何物能好奇引泉甃石涵爲池泉清池潔寒照膽金鱗數尾人間稀我來幸荷相逢好把袂看魚意偏浩丈尺終非滄海波巨鱗千尋能此老魚水相投不在深百年難卜主人心神物所貴不可豢圈虎長嘯思山林奇跡幻變不可慮幽適超騰乘所遇終看雲雨滿乾坤霹靂一聲杳然去天涯傾蓋何綢繆清歌妙舞未能休客意魚心同渺漠斜陽走馬自悠悠

荷塘鋪次趙麟翁韻

飛飛白鷺滿橫塘西接長沙古道疆綠野一灣村落靜青山千疊客心傷小院連陰芳樹合斜陽過雨斷

虹長停驂索酒紓清嘯雲水天涯又一鄉

嶽麓書院

芳杜青蓮湘浦船深林古院綠陰連身謀屈賈當年拙心法朱張此地傳麥澤潤蒸湖日外崑峯晴聳嶽雲邊升堂偃蹇雙蓬鬢翹首蒼茫萬里天

得邸報 蒙吏部推陞得旨三年後方許

極感銓司用意良爭如聖主惠尤長不廉犬馬作何狀更許三年守俸糧

禹碑

淚灑原從禹穴來摩碑衡麓楚雲開壁聳冰霜洗蛇龍鐘鼎絲蒼苔孤琴萬里聯雙屐纔遇名山便攀歷逢攜况復荷諸賢振履寧能罷艮覿奇文古字未易明守卒指讀聲丁丁總然深義或未悉聽多習熟誇相承詳詢細解如有悟長嘯一聲因四顧衡峯嵝澤湘水通何處還留神禹步神物所藏護百靈玉輝珠媚精自騰胡爲今古莫能辨峋嶁雲密空傳名山靈亦豈愛至寶萬木聯蘿同祕抱斯文顯晦艮有時著意難尋間忽討晦時踪跡不可知顯來守卒爲

吾師萬年聖跡且如是何况瑣瑣懷營思山上碑亭山麓院謾尋題額原誰建賢聖心傳默似期祥雲瑞日芳叢見我來不是漢子長遠遊徒爾昌文章蒼茫落日忽飛鶖烟霧湘江仍斷腸

謁屈賈二公祠

衡雲湘霧靄空林千載猶傷遠客心羸馬風塵依宅畔乳烏烟日薄城陰總迷清濁隨身世淚說醉醒付古今　聖德方隆非楚漢弔君莫謂乏騷吟

武陵舟中

度湘仍泛武陵艤山邑行看遠更佳怪道當年漢文帝不令賈傅過長沙

沅陵道中

黔障相將近楚烟猶未殘澗流穿峽沓茅屋傍雲閒馬健便過嶺民勤喜種山客愁無可奈到處力加湌

平溪夜坐

門掩征塵息琴清夜氣平四山遥入座孤月正當庭栁暗螢偏遠風微露漸泠嚴城低轉角拂棟驀飛鼪地僻誰知已更長自弔形去程還待問歸思未須縈

清浪郎事三十韻

萬里攜孤僕終年赤兩腓轉親因漸遠艮鈍恃無欺恥以余爲壑能忘爾抱痍琴拋奚服惜鶴唳自增悽繫馬時山堡迎醫日水涯喜猶非死病愁奈動生離滇越雲皆渺蠻荒路總巇千峯邊雁斷萬壑野猿啼漁澤迷三楚蠻旌悵九疑殘烟江曲曲落日草萋萋兀巘長城掛荒津獨棹維戍笳悲遠近村酒說醇漓不解隨人笑何妨識者稀所嘶形似鼠兼憶命如雞貝錦謀方固　雷霆意未移倚門頭愈白絕裾面先

黧易作楊朱泣難誇郴厚肥惡弦思佩韋懲沸學吹
齏分定勞胡益心安險亦夷忘機將海叟恤緯相鄰
嫠世味莊生蝶書情蔡子蜞圖安非我土多故向誰
乩唇齒原相倚雲龍可暫岐斐魂惟繞北行色奈從
西劍嘯宵吹燭庭荒畫掩扉百年名義在一笑死生
齊身計寧須問時猷尙足疑改繩非直木不鈹恥名
箕孰擅回　天力終成獻曝期未憑雲翼去聊倚石
牀題

理菊

叢菊知誰植余來理其蕪行斜撕使直榦曲仍爲扶
呼童時灌溉轉眼覺榮敷不久余且去能知華與枯
所恃後來者相與續艮圖世事總皆然不朽豈一夫
心力各自盡悠然成遠謨重陽嘉節近誰來泛金瓠
不勞問往事能念來年蕪

安莊坡即事

南望雲山尙萬重回頭燕越混西東蒼茫落日秋風
外兀突崇岡昏霧中地險總輸天更峻天還無奈地
俱通蕭蕭征馬何時息暫憩高坡振瘦容

由白口堡上查城頂站

登山復登山青山猶在上石路穿翠微茅檐傍元障
懸崖掛哨城斜陽映烟巷橫林鳥鳥飛側巘白雲蕩
曳履殊不堪稔稱凝眸望初疑三山圖直自蒼冥放
轉徑入天合恍聞仙子唱晚宿最高處砧聲月中颺
猛然動幽思艮宵成獨慷

由查城下盤江

下山復下山青山猶在下黃鳥喜遷喬入谷詎爲雅
道路已如斯奚能夋翰跨乾坤設茲險本以辨夷夏

聖德大甄陶率土無不假　恩寬容小臣日側驅
羸馬陡巘足難住短衫汗堪灑十里斷行人孤村亂
啼鴉盤江望中通奔流雜土苴航葦夫何艱息瘴始
稱嘏酒家傍茶庵三杯進缶瓦微醺忘胝胼幽芳采
成把渡江即坦途高岡正煩躁

度盤江次韻

青嶂含雲氣黃流蕩日華百蠻雙短鬢千峽一浮槎
避瘴村居遠臨邊驛路賒欲沽無酒肆遙問戍兒家

昭君詞

六載禁宮春無絲侍紫宸萬里龍沙月何由拜金闕
命薄恥人憐顏紅敢自嫌誰能收覆水蛾眉終不委

雨發安南途中喜晴過江西坡至新興雜咏六首

鳥道已難踰況復逢凄雨翹首望高峯未嘗息行旅
浮生何事忙咄咄成獨語

其二

冒雨豈不苦行行陟崇岡畏雨室中坐經旬成荒唐
世事總如斯優游未爲臧

其三

夜聞芭蕉聲清唱不成調曉起問穿林高坡日光照
爲語同行者陰晴果難料

其四

青林藹山腰白雲抹山頸茅屋各依叢檜鎖寒流清
行行江西坡恍入仙子境

其五

萬派盡從東西流豈無爲習坎隨自然涓涓未嘗穢
朝宗總同匯曲折夫何愧

其六

黃雲繞谿澗平遠上山腰古稱不毛地滿目成膴饒
聖主仁何遠征夫意爲驕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妾本無豔質誤入趙王宮未必當三千驕寵恣嬌容
驀逢人事變未識門戶窮良人苦鞭笞妾猶事織濃
惻炊借歡娛暮典裙釵補始減故時芳未覺中心苦
生身本田家今來得其所獨念舊恩深良宵膺自撫

新興道中

上山更下山下山仍復上上下何無常人事總相放
詎識巇嶮中幽隹反堪賞烟村萬木叢霞嶂孤菴敞
白雲飛滿衣蒼苔封遍块峯迴一聲笑谷應千林響
微雨喜初晴斜陽共策杖對曻方自怡撫膺忽成惘
皓首倚重闔折腰趨異壤縱入仙境佳寧歸故山莽

相逢行

相逢狹路旁執手語不已無奈日將西未傾心所喜

其二

其三

相逢鳥道巔執手忘貴賤素心原自契不爲初遭見

其四

相逢羊腸岐執手不能別惡遊對榮歸任爾心如鐵

軟橋坡

征衫何處滌塵埃歷盡千山得水涯草偃斜陽風正急林開薄霧月初來茅庵茶熟香過箐石峽橋荒碣甃苔鳥道直盤峯頂落不須更覓望鄉臺

響水關效王竹巖公作

石峭蘭馨澗谷清白雲紅樹水多聲須知萬里嘲宗處落日奔雷更可驚

其二

落澗穿橋遠近聲不平自古至今鳴徒從要路驚人耳誰肯停驢仔細聽

平南寺

載酒看山第一遭使君攜我梵宮高庭開鉢響僧呼鶴徑轉琴清客卸袍古樹香雲流晚市巍譙綺日落秋郊倚闌揮麈忘歸去疑在稽南茂竹嶅

聳遠樓

目空乾坤恣壯遊滇西雄觀又登樓霜清城郭千門曉日顯關河四塞秋長劔倚雲羌膽落疎簾捲雨瘴痕收所憐書棟徒欺嶽欲見 皇州望斷眸

嘉惠堂漫興

雲樹烏城酒市深蕭條門巷儼禪林 聖明已定三年命迂拙猶懸萬里心圖史畫烟琴劍靜江山秋霧鴈魚沉乾坤何處無羈客肯向時清作楚吟

其二

少年負劍薄封侯萬里炎荒亦舊邱海貝使看渾覺便檳榔嚼試漸相投金沙日麗羊衫煖銅柱烟清象跡收諸葛古祠高傍郭五雲縹緲接 皇州

對菊

嫩白嬌黃總耐看京鄉歲歲餞英芳天涯風色依然好酒熟茶香客滿堂

鸚鵡二首

錦閣雕籠食膳鮮春風幾度罝當筵主人好事客多意巧語奇毛肯自憐

其二

本以能言被籠絡却因籠絡更多言誰能解我青銅索縮舌高飛雲樹邊

山家

楚楚新翻茅亭亭短立墻門開當路側茶熟滿庭香數里無鄰屋孤峯有夕陽何人勞卜築許我漫徜徉

太華寺偕石屏金玉亭賓川溫雲阜新興薛吾南三刺史嵋峨張思東浪穹李近蓮昆明胡南江三明府同遊

近椽蒼翠泛舟來曲磴深林十里苔山勢聯屏齊碧落池光吞日上樓臺雲流竹院飛泉瀉鶴舞松軒短徑開無限幽懷賦難就倚欄却憶仲宣才

其二

忙裏偷半日閒萬松深處扣禪關百年萍梗終何稅大詔烟霞只此山檀鼎蒲團僧偈幻竹牀茶銚客杯殘漫言勝地來須數嘉會明朝便覺難

圓通寺

巖下禪房巖上臺邊城入市少塵來石梯掛壁閒眠鹿雲樹當窻徧積苔絶塞關山千壘繞夕陽樓閣萬家開飄流百事成疎放獨有登臨興未乖

矮屋

矮屋荒郊古木叢小亭花石薜蘿籠主人抱膝渾無事肯羨長安卿與公

府庭孤鸞

徒負凌霄翮離披廨宇前赤睛雙炯炯瘦影隻蹁躚失伴慚臨沼依人慣上軒天涯正寥寂對爾欲潸然

定遠送巨津陳鶴村太守赴任

邂逅相逢滇海頭看君眉睫非凡流久久微聞巨公論知君政事無多遜不特有政且有文崢嶸意氣蹄崑崙漢家重吏尤重鄙遷秩依然滯天尾繡鷳紋革羅蓋鮮蕭然行李不盈肩慚予爲君視遺篆輪轍目覩多攀援君言人生貴適志母老家遥怨遅滯夢魂已逐蛾眉雲遊韁慚過新豐市吁嗟人生風度何不齊蟻難斷尾鷹就羈君方騰達思稅駕我已淪落猶栖栖百年光景纔瞬息昂藏七尺當自惜枉尋所直能幾何君語英英我心惻離亭日暮悲鼓笳滿山開

遍樓桃花行旌遠郤河陽去何處春風綴綵霞
綴就斑斕服日月庭前呼百福古來力孝不遺忠輕
重豈因升斗粟君莫薄巨津君莫難巨津驚荆利錯
隨吾眞透開一脈陽和路萬里乾坤總是春

大同樓餞陳鶴村太守

斗絶孤城控萬山鼎新傑閣俯層闤登臨幾夜同明
月愴別三冬在遠關野色蒼茫蠻店渺歌聲嘹繞戍
更聞行旌曉捲寒雲去暮雨瀟瀟獨倚欄

叢梅

歷亂梅花老棘叢笑攜尊酒對從容調羹後世無煩
爾一任芳姿競北風

臘杏

栢葉深冬色自輝杏花爭放水之隈只緣地暖無霜
雪透出春光不讓梅

萬一樓集卷三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詩

過會基關

幾度雄關上憑臨四望賒羊衫殘卒哨雞黍野人家徑側荒村遠風高落日斜奔忙問何事羞覩道旁花

燈夕宴李將軍宅

匝地淸鮮布綠茵滿綻芳豔吐香塵錦絃素筑歌聲急火樹星橋月色昏玉塞棄繻新好武戟門說劍舊多文相投意氣原非偶樂事逢春肯厭頻

元夕次楊刺史韻

燈火邊關亦此宵謾乘淸興上城譙杯喧漏箭隨風急市暖香塵帶月飄棚架杉松宜老眼笛吹楊柳妒纖腰太平樂事先 宸極應輦仙鰲度彩橋

次陳都叅韻

昆池千里燦朝霞掩映波光上五華八隱豈須遵海曲陽春原不擇天涯禪房我客惟歌鳳尊酒君誰共看花昨日入來逍風致典衣揮麈在蠻家

李簿倅山莊

綠蔭遍深徑紅英出短墻燕巢高倚棟鳧隊悄過塘小浦炊煙嫋疎籬酤月香尋春山下路可少故家莊

温泉

流落江山側華清質自全玉壺熙兎乳金鼎溢龍涎十里蒸雲暖三更帶月烟朝宗終有日温潤暫窮邊

李子咸和山莊

怪底花開異原非俗士家烟飄檀鼎爇燕拂竹簾斜劍喜懸三尺書應富五車午譙何待挽春酒不須賒

絶峯寺

勝據孤峯頂平臨萬里疆白雲常滿屋紅日自沉荒銅柱南陲盡金沙北路長壯懷慚倚劍烟樹正蒼茫

春祀

普天明德同彝典絶域飄流與憲章萬古斯文慚後死一方歲事喜先祥鶯湖桑柘春將老宜室風雲夜未央漫憶陳平少年話當筵舞袖便疑長

安福劉生以詩來見因祭膰焉復以詩謝次韻答之

少年學草子雲元末路行藏類鄭虔淺識恥貽中貴
笑虛名憐得遠人傳分無大藥榮疎鬢頰有淸泉滌
穢涎空谷多君投綺玉爲瓊瑤報暫歸遲

次楊七泉刺史韻

一自揆標光臨風引思長相揆惟意氣各贈有文章
曉日呑昆海春風綴點蓍何時同倚劍雄槩動炎荒

杜鵑花行和楊刺史作

鳥有杜鵑鳥花有杜鵑花啼鳥口中血灑向花樹枒
染成錦綺連雲馥濕透臙脂和露漉記得兒童寒食
時曉風千朶爭相逐大家狠藉鋪滿樓細拾重將簇
作毬鳥啼花落憑無主幽谷名園不識愁流年暗裏
嗟如駛不比花開歲相似飄零倏忽到天涯羞見枝
頭爛紅紫枝頭紅紫競春輝何似吳山越水隈風高
萬里征衫薄日暮孤城戍角悲悲風花底還催鳥叫
道不如歸去好蝴蝶三更夢喚回落花滿地迷芳草

花澗詠 調滿庭芳

鶴徑和烟燕巢華露曉窻夜雨新晴竹欄苔砌寂寂
點芳春屈指春光已半徒翹首千里關城雲橫處蠻

笙戍角隱隱雜啼鶯○放衙人乍散琴拋案牘酒載
郊坰身世風前絮也欲何憑十載邯鄲古道枕中事
暗裏魂驚車茵軟儘容酩酊杜宇任多情

興隆寺

尋春偶爾過田家迤邐禪房滿院花十里雲深山乍
闢一泓泉冷石增華松棚莞席村翁黍竹竈蘭盂海
衲茶醉墨亂留誰到看姓名贏得伴烟霞

然燈寺

鬱靑擲芳叢小門映深陌寺古廢還幽城遙客誰檄
婆娑竹輪囷松離奇栢楸樹花開滿空白山茶斂妒
杜鵑羞倘與雲霞爭妍邑我來正値寒食天楊柳風
和翻朧麥過橋思典杜陵衣入門錯認楊雄宅不須
酒伴自徜徉冉冉烟村日將昃

北山寺偕諸生

訟庭纔鎖印梵宇又攜觴殿古雲霞積林深草木香
指奇英彥集索茗老僧忙雨過凭高望烈盈烟水茫

對燕

秋去春來漫厭頻堂空簾捲任斜昏試看東帶鳴琴

客幾個如君長子孫

清明次舊韻

去歲茲辰事遠行蹉跎天末又清明驚迷烟栁村村暖燕掠風花日日晴鄉戀并州忘是客水甘建業念如錫寂寥出郭聊自遣芳草野田無限情

厲祭

古墓深邉楊栁垂荒林日落寒風吹叢壇牲肥粢盛潔陰陰百鬼紛羅列若有若無勤送迎一聲楚些萬般情漫言枯骨回春色慘淡愁雲斂羌場 聖朝雨

露足霑濡死者若此生何如遠遊不必嗟流落蒿徑從深魂有託

登樓

晝長無事一登樓風日昏昏送客愁新燕舞風紛上下遠山籠日四沉浮營傳諸葛人迷徑險控金沙瘴滿流花柳芳華徒越嶠楚江漁父悵歸舟

洱海道中即事

掠地風塵落日昏接天烏道野猿紛雄城密哨遥吹角瘦馬孤拳數斷魂象入漢關俱傳食金輸周帑遜馳文 寵光萬里沾殊類獨笑迂任泣路頻

青華洞懷楊七泉刺史

點蒼分勝隙幽敞翠微中屈曲雲霞結玲瓏日月通紫苔緑鳥跡元霧隱龍宫谷口桃花徑山頭麥葉風樽開香滿席鶴避客盤空磨壁題長句鋪松襯短節玉人曾有約何事未從容

雲泉寺别謝平山節推何雙梧明府鞠西峩國相張霞川廣文鞠蒙谷民部袁海華别駕俞衆巖春元次劉次山侍御韻

一夜思家欲白頭强開笑口上方遊靈泉透石雲邉出老栢參天殿角稠雨過春山添晚翠拳清騷賦傍禪幽明鬭擕鶴還回首萬里桑乾更幾州

無題

小門深巷井欄東翠竹紅芳簇滿叢聲展轆轤纖手露麝蘭幾陣暗隨風

偶題

緑樹青藤兩岸陰小溪深徑曲穿林解鞍默坐聽鸚鵡忽覩飄英動客心

其二

記得山莊刈麥時稻苗將嫁璽成絲天南氣候尋常早社飯新嘗香滿匙

次韻別楊七泉諸公 調水調歌頭

傾蓋偶荒徼把酒又陽關悵望長亭風景烟雨露披菅為問何年何地再整歡容笑口名勝共躋攀落月滿梁白千里寸心丹○歸艭訪三峽女五溪蠻楚江漁父匡廬釆石儘酌閒說甚平生今日但看蓬門稱子拍手笑生還承謝天邊路擬鑄鏡中顏

其二

却討青牛客多事出函關擲華錐解長鋏便合學編菅珍重厚公磊落拭目龍鱗鳳翼次第樹仍攀百歲同磯竈九轉各成丹○何須問窮與達在華巔但存偃息披衣靡食未宜閒萬古汪瀾東注砥柱中流百尺誰謂竟難還不會河梁意後會自生顏

贈陳都叅

相逢生色笑寶劍對芳尊道在官無散名高衆愈親五華春映日昆海暮生雲行看專民社甘棠幾處新

寄題少溪朱少府書院

解鋏歸來萬事輕小齋開傍少溪泓兒能傳業眉偏白客到題詩酒正清庭鎖晴雲聯綠樹池環曲徑甃青萍當年投轄還餘興何日談經更借檠

簡汝成叔索金魚

碧砌當書閣青苔上藥欄一盂清溜滿數尾小魚閒動定鱗堪數沉浮藻自翻濠觀情獨暢任釣意殊闌所笑無奇種爰思遺素蘭草元文墨地湧鯉孝廉灣豹霧身時隱龍胎色盡丹願名堪作礪吐浪總成班

玉鏡橫釵影玻璃碎菊瓣輝輝分日耀潑潑浸星爛巨細宜人意尋常破客顏臨淵曾起羨鼓瑟詎從扳好事心原僻多才性不慳過看頻有約變化定無難肯使揚鰭到寧令點額還掌珠同愛惜毫末忍摧殘舊徑添新缶晨呼剩夜餐習池豪飲興丙穴重吟壇病體耽閒坐迂懷付浩歎控簾時著眼撫掌月含山生意庭前草浮情水上瀾樂能輕魏沼勝不減嚴灘報李思何限垂綸句未刪

漏甕

百錢買一甕光澤欺玻璃彭亨豕腹脹緇罽虎頭齊
斗酒比醽醁珍醞勸將提戒言弗輕發伏臘歲且幾
佳賓喜來顧索指不復乩謂當同濫醉萬斛揮珠璣
剖醅驚婦子反覆爰相識尾閭滄海竭況此無縫彌
撫甕悲亦笑物固有偶奇嘗彼夸毗子千鍾烹豚羝
沉湎一無得何殊滲沙泥脂鞭拆始覺買璞鼠腊羅
世事不止甕早辨貴勿迷

歸自滇西謁梁石渠公生祠

已分雲泥不再逢敬瞻恍惚夢魂中飛騰萬里經綸

略伏臘孤城衮甫容庭樹新柯陵雨潑澗毛清馥帶
霜濃山翁不解歌堯舜只對歸人說召公

題扇圖

自脫離能遠鳳池山茅汀葦木蘭枝霜清月白唯孤
宿縱得春風不解啼

寓青蓮寺

禪關藏僻隖棲息幸多緣竹徑蘿纏磴松林蘚甃泉
落霞時滿院啼鳥自依筵心事山靈在逢人不敢言

其二

抱枕來金界懸庭篆石經山根秋水灌樹杪夕陽輕
世路頭先白鄉人眼倘青不須留五尺老衲慣逢迎

其三

野情原似鶴清景況當春柘岸緣池曲蔬畦傍隴斜
小園新果熟別院短墻遮笑傲論心舊還同看莫邪

其四

冉冉歲華侵誰還識此心峯頭舒遠嘯澤畔撫清琴
繼粟慚朝夕操觚恨古今風雲憶天上梁甫不成吟

次舜傳家兄韻

新詩江左徧流芳何事醫貧獵少方肉眼萬年惟見
貌霜蹄千里定飛驤養生有術輕鉛汞誓死無文頌
玉堂不及家兄憐此處丈夫原不在爲郎

贈與貽封爲張司空賦

巳捧 龍章寵三業更嚴虎拜遲 殊恩兄能友弟
爲延嗣子不忘親賴有孫中外勲威深 聖眷古今
光裕屬忠勤湖明山秀錢塘舊瑞靄常看接 五雲

其二

懋德當年貽翼並 褒封奕世 寵光齊禮緣義起

情無極恩以人推制有稽　鑒念雅承希闊遇忝嘗
戀殳異常鸞麒麟物色開新運　殊錫方來未敢題

次廖明河水部韻

是非貧病減清姿攬鏡深慚舊接羅津海風濤逆雨
急寒嚴花木得春遲抱琴到處翻新調傾盖憐君別
故知折節古來能死士掃除常願傍庭芝

贈林瓊出

留都後冠蓋四集皆豪英艮晨聯騎出欣賞各有營
龍登霍李第占聚荀陳星有時入名園痛飲不計觥

有時上高臺四顧如無朋論文薄班馬說劍輕韓彭
稷契只自許唾手公與卿聲譽起籍籍推致相羨驚
老矣稽南子落魄渾難評不來常似得不飲常如醒
素心誰獨契上乘君爲精含眞懋懿蘊守拙遺華聲
萬里提兩僕一室懸孤檠公餘閉短戶酣睡常不醒
謂我似可教時攜坐前榮有見惟顧笑有問故不應
意長更命酒興到同訪僧五侯與七貴摇首不許瞠
子雲甘寂寞曼倩誇深宏憶昔看花日與君俱崢嶸
見事輸君早徒然慕騫騰無才負意氣隅虎不憚攖
坐辱程不識面折公孫宏么麼恭顯輩不啻奴隷繩
憃爾單于頸擬以尺組纓淬厲意萬狀顛躓一無成
承違　宜室召僅免主父烹始識長者意俛首惟式
矜豈不志三代四海方清寧忘機鷗狎客驚餌魚沉
汀東風拂寒谷渙然釋春冰虛舟對君泛泯泯忘渭
涇稽山黃犢健泌浦青蕪平與世既不偶行且歸耦
耕君眞千里驥附尾慚非蠅短歌聊共慨屬垣寧欲
聽

齋宿

小院深扃寶篆氤沉沉清思坐來新迂疏轉愴三年
事精白潛馳萬里神夜雨竹窗涼沁影曉風苔砌潤
妝痕受釐宣室應前席誰度孤臣一念眞

贈林瓊田臺前韻

春風綻桃李轉眼飛紅英行樂不及時碌碌將何營
剃來偶攬鏡青髩忽已星髩星將奈何擲鏡稱爾觥
獨酌不成趣折簡呼艮朋艮朋非郝許亦非田與彭
無問識不識咸謂卿可卿郎之無甚異有吐人皆驚
世事付一笑得失置不評以君起我疾如以酒解酲

有酒不捧美有詩不求精一杯還一詠迅雷不聞聲
吐茵突京兆入室更秉燭敢曰文僧命詎云醉思醒
拊髀意無限仰面情何樂丈夫在宇宙窮達孰不應
機關致庸顯艮愧山中僧人言君有子絕塵奔已瞠
長者富而麗其次深以宏三四無多技與兄俱崢嶸
龍泉競拂拭雲衢待騫騰萬事信足矣此外何復攖
所貴老益壯不改殺與宏馬才必泛駕木直常從繩
公道壯白髮渾不畏簪纓神仙不可學有志何日成
逆行取鼎食失足隨鼎烹賢愚與貴賤紛沓徒悲矜

但令永相逐身側神亦寧鳴鸞趨禁闕狎鷺眠蕪汀
至熱不在火至寒不在冰山高不謂嶽水濁不數涇
所貴生斯世人皆稱平平大行必於躬大隱寧侯耕
朝瑜尊還瑕白璧隨青蠅珍重伯牙響常許鍾期聽

部庭鶴次廖明河寮長韻二首

深林幽壑野雲清會伴山人披鬱行委翅自叨公稟
惠凌飈徒羨晚涼生花陰印爪苔初破竹院聽琴韻
未成幾度低回藏瘦影慚無異質動公卿

其二

偶對仙姿興味清翩翾況舜接班行朝暉花底輕風
動夜月槐陰薄露生斂翮不嫌邱壑遠將雛頻見羽
毛成上林有日收奇質作賦還煩漢長卿

欽旌完節爲劉太鶴母方夫人題

旌標高傍楚江隈日月雲霞共結輝斷髮肝衷 天
子識弔形門祚鬼神同孤鴻秋夜霜千里雙檜春朝
雨十圍調鼎定推允膽力佇看翬翟耀重闈

鄉夢

鄉夢連宵急秋風動寂寥孟明非一眚顏駟已三朝

歲熟山多釀江清午正潮何當泛舟去高枕賦逍遙

逸德龍光册爲鄭一所氏部尊翁賦翁有實行
曾航海幾溺忽三星至目中有好人得免云

君不見舟人鼻下氣皆黑峻浪中流催愈劇負擔瀕
有跛足男天使風神暫時息吁嗟妻公世幾人三山
逸德今子眞海航偶値神怒甚正襟危坐如平津須
臾出險人鼓掌恍惚空中語如響同生竇死非偶然
物色各歸同禮仰仰公孝友出性天鄉評長者誰更
先千金不換養一日百世自儗多三田也曾焚券貸

窮獨亦復司平息蠻觸金還不數劉留臺吏罰何如陳短辱天生先覺爲世資逃名惟采商山芝逃身不能逃其子龍章爆爍來民司民司驥足方得路行看飛黃輕造父　九霄雨露亦何私古說仁人天所助君不見風濤豈獨海與江公能濟險何存亡唐家事業負擔子珍重民司幸自臧

聖世逸民冊爲劉小魯公合祖賦

唐虞羅網盡皐夔剩有巢由水石隈性朴周彝形外覓風高漢鼎暗中培千年俎豆鄉評重三命絲綸

世德輝太史定知新立傳咏歌誰起九原歸

老峯歌贈張醫士　醫士台州人

君住蒼山頭來寓鍾山底鍾山城市百萬家矮屋華堂幾知已青囊裏就天地春尋常一試沉疴起自孔纏綿不得歸回首蒼峯嵝魂裏相逢忽訝鄉音同漸熟匪緣須藥餌問君何日却歸山更問石梁遥幾里欲從君去訪神仙直上高峯飛短蹤飛短蹤從者幾君爲師我爲弟

偕蔡脩庵參軍問鄭獅南考功封君老年伯安

留話園亭二首

偶來緣問疾因得探淸幽竹色青編午琴聲碧澗秋茶軒蘭徑繞檜阜鶴雲浮已據三山勝會雖二豎謀

其二

暖閤時通命芳園此並留知安情自適不飲話偏投檜幹經霜健蘭畦過雨稠冬深尤愛日還許伴怡遊

萬一樓集卷四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詩

次華雲子韻二首

慕華生舊居金陵種菊滿庭霜籬露砌爛然陶徑也無問譁寂日必賦詩一章客曰生於菊癖矣慕華生曰有是哉余猶以爲疎也去三年復居金陵園亭蕭然雖黃白满市而過者勿見客曰生薄菊矣慕華生曰生何敢薄

菊盖恐菊之薄余爾曩余之客此也毋對菊則忻然以爲可企而菊亦亭亭然若有附余之意及得句菊必首肯而余亦自以爲非虛語也何嫌于昔今來而菊忽有異意焉問於名園雅席一覩芳華菊輙首若不余覩而余亦有不敢正視者使置余庭階則愧將又甚矣客曰生貳菊哉菊固未嘗貳生也夫菊所異於群卉者寒芳晚節綢若其托根舒蕚則同有無擇於物者猶雖生乎吾深於菊能爲生乎之乃華生對菊把酒而笑菊信煦煦然無間也生曰余小人哉請終事之他日客復來庭猶故也客目攝生生曰客異余哉昔公儀子愛魚故不受魚余惟愛菊故不植菊吾朝出而見菊暮入吾園而莫非菊也余所謂菊盖有出於黃白青紫之外者且怪夫世之有夫菊者之未必能知菊也余雖遠菊何害其情之邇耶客笑曰生之有感于菊略似余矣吾爲生賦客賦而慕華生踵其韻

短徑疎籬陶令居掀風落几子雲書逢辰拉客同分菊得酒抽鎌自刈蔬舌在倘能捫虱論技成何必覓龍屠夜來清夢輕千里秋色依然滿故廬

其二

軀筴何能爲卜居賈生自愛屈平書蘭紉楚畹宜餐菊豆落南山更藝蔬到海豈期今日變還燕應再昔時屠西風無奈先人意毋引秋聲入敝廬

省中對雪次廖明河韻

霰集隨朝雨飛飛漸作花入簾微見影點菊愈增葩

躑躅空庭馬棲遲古樹鴉不期歡得酒索賦與偏嘉

詠省中鷄冠花 有序

南水部署多菊歲癸酉十月望日主人具殺酒邀客聚賞時適風雪菊垂垂已有悴色而雞冠一二本亭亭庭中絳冠霞豔猶夫故也因嘆寒花晚節人未有數雞冠者也而以今所見乃若此夫花品自有天地以來騷人墨客觸景抽思不知其幾顧至今尙似有遺議也況夫目前無定價者人乃郎其一時之偶

遂欲以爲終身之定論可哉然所稱於歲寒諸卉莫不含香散雅而雞冠獨少此其所以見輕於世或者有在顧冰霜凋落之候獨能正色其中若與松菊爭致視彼望秋而凋者要不倫矣而終古未見殊褒卽雞冠不以此懷幾微也於賞鑑可謂盡乎竊慨而賦之

金風未綻籬邊蘂紅纓絳幘冠纍纍已看黃白謝重陽凝脂傲雪猶擅場芳心嬾與蘭荃逐兼得人嫌顏色俗豈寒詑致幾名家問誰曾說雞冠花臨軒一賞情靡靡淚灑風前泣知已縱令不上瑤華臺肯怯嚴霜與凍苔

韶山歌 代作

昔韶山青峯曉日臨仙仗簫韶恍惚遺淸響今韶山幽人杖履時孤往千古希聲接英爽誰言聖往道亦徂一念爲善卽舜徒良知啓祕半疑是公獨抵掌爲前呼韶山春到林啼鳥笙簧秋出疎松杪雲霞舒卷俱自然奚獨人心待於矯新聲俚響競且繁寥寥儀鳳何日還山中有石堪拊擊谷應獸舞巢由間巢由間今韶山

萱堂餘愛歌 代作

韶山山下聞韶歌金鏗玉戛琴瑟和曲長絃斷聲難續寸草春暉動楚些爲婦則孝勇姑多兮相夫居喪三年無他兮訓子以義所志匪科兮而所尤難夫子遊鄒羅二先生之門將以究王文成公良知之學乃謂道久頹兮必航其岸毋或內顧嗟廣河兮此豈婦人之事男子弗能過兮若其他工容之務蓋江海之波文胡必論其黑與皤兮相馬以與百鈞之任必其

得千里之驕兮表壯以褒汪汪夫子宜其如千頃之陂叶兮余善爾夫允善爾子令儀之陳良自信其非謅兮陳詞奈何憫然音容庶以慰爾子之痾兮江水滔滔韶山峨雲英月彩侵蕙羅誰將彤管書遺事掩映芳閨永不磨

次韻答譚布衣

新投壯歲總鶉居到處蕭然日晏如蛩促始憐鄰婦織鴈來終斷故人書酒徒勿召嫌官縛詩債旋償趁病餘知已多君垂遠策不堪駕馬服鹽車

送譚布衣歸東莞 布衣早棄舉業專力古文詞穆宗朝曾詣闕上書云

千里來尋爲一言半宵清話即離筵陰陰殘歲衡門雪渺渺長江古渡烟蘇老文章從肆力郇謨獻納幾知賢海濱自足容袁臥何日還逢訪戴船

送葉龍塘之中都 葉以侍御以言事謫今移郎署云

霜嚴山凍驛程清繫卻驄驪款段行夷狄千金尤慕疏道途五尺亦知名鳳遊臺館暮雲碧魚上濠梁春水生岐鎬兩都俱足賦鴈飛應見故人情

雲江爲江上舍賦

囊經圖琵坐茅椽雲滿空庭江繞前五采曉光常伴月千尋秋色直連天湖含雨意侵詩榻祥靄漁磯入酒船雷動一聲魚欲化碧烟丹浪自增鮮

初冬驟寒次陳貞亭比部韻

一夕西風纔轉北郎看庭院晝陰陰天時不爽來由古人事何常豈但今寒鴈有情千里到村醪無量暫時斟推知徹骨先盟侶翠竹蒼松檻外森

送蔣魯山按察湖廣

湖堤柳色帶鍾雲繫馬啣杯幾羨君夏口忽傳黃鶴

留岳陽正報洞庭春十年五品官階舊四海孤琴世味真弔古賦奇應北望鳳臺芳草自斜曛

喜得朱明虹比部詩

無事兀閑門蕭然入黃昏閑閑呼且擊扃啓烟月氣比部推多致惠我新著文焚香急秉燭開緘爛霞雲撫景挾長劍懷人倒清尊和陶緣對菊節變感蛩昆我心所勃勃盡發如典墳霜清露華白茶熟爐正溫高歌擊短節不知朝日暾

齋居即事

小軒藏密院竹露清以淒博山烟細細短跂光離離
火寒琴斂靜夜承更漏遲普天嚴　大祀百辟同潔
齊附甲地更遠何緣致毫釐所貴各自盡素心良不
欺　天鑒於有赫𣃼逖寧郎迷

其二

蕭蕭檐下竹鬱鬱庭中栢月曉霜正凊殘雪同脈脈
周旋幾同心愉怡示衷赤促席方觧頤不覺日將夕
聚會詎無時良圖各有適何能若茲筵悠然萬緣息
鍾山王氣浮葱嶠祥光赫黙想圓邱中霞流慶雲積

其三

俸入不爲薄素性良有娛鼓腹任朝夕蔬飯各一盂
飯罷不暇嗽把卷疏園渠飽暖無寸補優游嗟居諸
今日果何日約束爲禪居案牘置高閣坐起憑紓徐
油然如物外元定慊疎愚所憐鋏無歌朝食翻有魚

其四

留都嚴　合典屈指凡幾經始爲弟子員躚躚憐芳
英旣忝陪諫列意氣猶崚嶒儤繙萬里逝幸更登玆
庭剝復循自然雙鬢忽已星詹尹未能卜身世何足
憑周禋異漢事宣室詢蒼生　一德刑百辟九奏綏
萬寓優游同卒歲常荷陽道亨

瓊田右渠二寅丈同宿省中次韻

蘭軒竹榻夜如何抱被提罏二妙過酒暖獨涵千古
思斂寒同激四愁歌氷霜月曙霏烟薄松栢臺空蜺
葉多夢裏不知城闕近滄波攜手覓漁簑

次陳貞亭朱明虹二比部夜酌對菊韻十首有序

朱比部夜酌對菊卒成十律愚始得之以爲
絶倡及得陳比部所次又以爲眞敵手挑燈

咀嚼儼然左右也因掃徑命爵亦召短穎而
偶得片語忽不覺睡去及旦冗冗至夜復然
如是者數始克終篇若其工拙又有不可同
年語也嗟夫菊與酒其氣味之投非一日矣
二公得其氣味良宵把玩無怪用情之深感
於二者何如而乃草草也聊以張二公之軍
聲則可爾

新詩摟我抱把菊一爲開天外書無鴈燈前酒在杯
摘來和杞食分出傍蘭栽莫怨傷殘衆凡生不願材

其二

㓜芳宜客意消得幾多枝竹徑迷烟處江村落鴈時霜來纔見傲蝶去不勝詩獨對渾無俗同盟况有巵

其三

僻小居尤僻宵深四斷入臨軒花作侍邀月影成賓屈子醒翻拙陶潛懶是眞猶憐長歛在歌罷一傷神

其四

羣葩寧不麗奈此百年心蠟屐籬邊曳霜𦍒澤畔吟輕香和月淡眞色見秋深醉後思招隱淸香恍惚臨

其五

瓊圃芳華欲荒臺尙有花門幽僧自扣市近酒堪賒烟月城千雉氷霜水一涯鄒枚詞賦在展卷爛雲霞

其六

故苑惟三徑新醪每百觴尤宜風月夕况入水雲鄉白雪雙蓬鬢丹砂一草堂相看懷遠客應厭漏偏長

其七

形勝金陵壯文詞玉署淸六朝徒有恨三代自多英漸適迂疎性都忘故舊名蕭然籬落下獨仍兩賢情

其八

高價輸燕陌朱門更有芬邀看頻換主應　制競摛文玉砌冷蓄露商歌激楚雲誰憐彭令後幽事竟無聞

其九

續賦曾荒徼餐英更遠曹有懷惟默默得間且陶陶藥餌芳華老騷歌節韻高佳人徒咫尺未許共傾醪

其十

露溢花逾媚琴寒酒自馨空階凝宿靄疎箔見流星

病起初眈坐時淸亦忌醒終然依鮑謝酩酊卒頽齡

天界寺偕諸寅丈送魏草石蕪湖分司

苔凍松烟野邑暾小筵深館博山溫風江落鴈頻驚浪雪棟寒烏黙戀羣　國計東南民力重交情今古別時眞臺高月轉雲如畫涉夜同看空一尊

金川門行

燕兵來城門開門開迎得　天子入帝業萬年重建立閉關却憶東京候乘輿列炬不敢扣燕兵來城門閉

對雪次張右渠寅丈韻

臺閣園林一樣飛小窗深院亦霏微清聲瀉竹頻驚鵲暗馥憑梅直透幃愁入殘年看舊歷寒侵病骨怯新衣山中勝事猶堪憶野寺尋僧夜未歸

雪霽

雪霽雲開日未來軒庭明歛絕纖埃兒童但取便迎客掃出階除石砌苔

冬日漫興次周通政與鹿韻

曝日小亭邀神遊太古前懶因閒愈習事與俗相沿

諸葛隆中略歐陽潁上田蹉跎俱負却黙看烏飛還

其二

江湖雙短髩荏苒北風吹龍劍嗟馳逐鷄裘重別離漸看爭席衆剩有借書癡元訣新傳得千鍾百事宜

次陳貞亭韻

襟期同磊落歲月暗消磨清夜聞雞舞中流鼓棹歌衰殘憐我在飛動奈君何聚散渾難定相邀得幾過

登憑虛閣

高閣憑臨每悄然物華冉冉歲華遷龍蟠虎踞 宗周闕武偃文脩大有年 二祖謨謀天塹渺萬方玉帛地圖先名公袞袞陳尊俎作賦還誰面孟堅

送舊侍御張惺宇計部分司淮陰

清淮分署去非遙城市烟空見赤標海口千艘仍罷運渡頭孤堠便趨朝江湖歲晚風濤靜關路春回雨澤饒君到不須懷北郭倚歌定有客吹簫

日晷 工部庭中四詠

兀置如無用稽時比玉衡度詳天體具表正日陰清暮雨蒼烟蔽朝晴碧露擎儘憑堂吏按呼我上東榮

雲板

懸處閒當日鳴時遠趂風清揚通四署低隱協孤桐露草隨烟碧階塵傍午空每調雙鶴聽長樂任沉鍾

栢

古栢森成列輪囷異草萊靈根深百尺直幹拂三槐御氣鍾雲覆祥光冀日來蒼然華棟陛還作棟梁材

鶴

野性原難畜牢籠至有今庭喧藏健翮晝靜振清音碧海元雲島蒼山白露林風高不忍去應戀主恩深

除夕

博簺狂呼謝少陵芳尊錦瑟坐深更竹爐火烈知寒退蠟炬光騰卜歲晴千里故園雙白髮　五雲華闕幾青睛梅花送臘饒何處茅屋松林貯石經

甲戌元旦

趨蹌珮㦖儼　天顏更拂　鍾雲扣曉闕藹氣滿城瞻旭日御烟披樹鬱仙壇孤琴短劍心常赤瘦馬長彩鬢已斑感激羣公廢私節　新官宿草露華閒

迎春

纔記送春去又見迎春來春來滿乾坤去住天何涯常恨春來遲不若去時早此日喜重逢寧令更草草

登雨花臺

蒼茫落日風烟翳鬱崔荒臺歲月長城郭萬家環鎬闕郊原千隴控吳江天南春到梅先得塞北雲開鴈獨翔倦客漫來還漫去不將塵慨測淸觴

遊靈谷寺次韻

幽抱偏宜對野楊春閒結駟入層岡千年谷底雲霞幻十里松陰薜荔香勝接　鍾陵通御氣塵淸粱殿瑩晴光市朝兼得山林樂况側金蘭洗玉觴

徐覺齋邀諸省丈遊鳳凰臺疾不能赴

歌舞羣公集鳳臺呻吟孤客卧空齋心徒好事緣偏少力未降人病漸來梵宇疎鍾穿柳市女墻斜日上苔階縱令强健明堪卜聚散陰晴可盡猜

馳封榮遇卷爲唐草庵吏部題 作代

結髮編茅篆石經白頭無意向榮名　龍飛會際千年歷鳥哺緣申一日情碧海青邱芳露湛詩壇洒社彩雲生門前喬木手親植每過鸞遷倚杖聽

戯贈熊生

故人尊酒别屈指十年餘生從何處來爲致尺素書情詞藹可掬紙筆跡少殊世事紛蕉鹿眞夢每相倚落月空屋梁音書那敢擬生來不須慚郎履亦可喜

次韻寄答翁東白

袖手隨班退自公昏昏醉夢席門中衰年有舌原非病明世無交始覺窮雪後蒼松淸映日雨餘踈柳嫩含風千金萬里逢孤鴈淚落盟寒兩字同

贈友人得告歸省

古人重聞道入室非一途成德與達材譬彼適國都
蹊壑千萬徑至止同所圖舉世羨良知良知寧不古
以一癈其餘禪談竟何補服氣求長生飲食可嘉吐
孔門先一貫聞者賜與參不應二子外且祕合難尋
由博始可約彼所先者深夫何萬世後頓悟超前修
倉公持一瓢萬病俱可瘳信術豈不快今古何多求
精一始陶唐紫陽諳其實九淵得一體簡捷人喜述
世儒不深察强欲使之一作用隨所遇顏禹無二觀
學術辨毫釐少謬即異端所以賢達士未肯隨狂湍

青雲君早致學術富且老進取輕榮名且欲歸自實
豈惟怡雙親此理恣幽討拙我衰且病壯日苦自慮
途窮始學道妻子皆謂迂有志君忽先臨別徒踟躕
江山去路遥何處春風早君車向南行但見車前草
安得便相逢微詞更同考

寄黃伯宿秋元

萍踪湖海嘆無聊獨客燕關更寂寥策士鵝袍憐范
叔封侯燕頷謝班超東風細草閒門碧落日芳林宿
葉飄千里寄將惟有淚子規聲斷雨瀟瀟

上丁前一日謁 先師廟次廖明河韻

雪霽風和滿郭春橋門鞍轡際良辰斯文後死無嚴
穴大禮先期愧搢紳古栢高擎雲色淡空庭淨掃露
痕新同來共肅瞻依念獨笑衰遲意轉頻

春雪次王用吾韻

花枝欲動雪猶寒急舞輕飄總耐看淺笠深蓑沉釣
艇小橋斜徑滯吟鞍已塡溝壑還嫌薄縱積庭堦亦
易殘未必當冬方是瑞一杯相對且交歡

其二

積雪降梅占早春門迷車轍謝芳鄰竹床擊節歌傳
郢石鼎烹茶碗瀉銀天老花神寒有意庭涵曙色淨
無塵仰高對景饒千古錯認袁安是逸民

貤封榮遇卷為吏部唐司務題

已因祿養輕干祿却以榮違早得榮鷗臥沙頭鷺彩
散鯉趨堂上鵲袍明漸看華髮宜三鼎不負垂髫授
一經山海新詩題欲徧競須清秩冠芳名

贈周與麓通政考績北上

嫩綠嬌紅滿驛春離筵征蓋倚江濱委蛇 重地神

仙府直道　明時社稷臣報政自憐塵牘少還　朝
爭覩彩袍新　御屏早巳題名待燕樹吳雲夢各頻

琴鶴涵春圖爲三衢龔徐二生題贈陳振唐司
徒

道上行囊琴挈鶴山花明縱然萬里足氷雪輕擔瘦
影梅枝清堂上坐琴鳴鶴舞門常鎖陽和不特逐東
風碧樹紅芳時萬朶風流今古誰與京當年入蜀三
衢英聲名落落垂宇宙仰高競與圖丹青好醜隨人
指標格還誰果能似畫虎由來不噬人學惠惟稱魯

男子山高高兮水潜潜衢城自古多眞材昔賢巳從
此中出今賢還向城中來登科筮仕官同秩政先簡
易奚多術鶴無形兮琴無聲春意滿涵千古一春涵
一郡歌時雍春流四海熈無蹤春行共臥司徒轍目
送琴鶴心忡忡就中二生尤激烈仿模行色標高節
陽春不與琴鶴俱更看和風來魏闕

萬一樓集卷五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詩

送朱明虹使君之重慶

分符西去氣雍雍皁蓋朱幡稱赤衷路入荆門多鳥道山來劔閣總蠶叢翠微粉堞臨江出碧落銅關鎖障重作賦登高應遠望吳雲何似蜀雲濃

送鳳岡昌使君之臨安

驪歌渭曲雜笙簧驛柳辭寒乍褪黃去國廿年曾佐

郡專城千里復投荒羌音哽月琴凝霧瘴氣連雲劍礪霜自是陽春宜遠播臨岐莫說漢王郎

送蔡梅皐寅長出守大理

琴尊同舍幾宵清五馬雙旌萬里行負劍肅諸炎徼路烹鮮新俯僰夷庭蒼峯帶雪臨關堞洱水滋花繞廨亭政簡自宜多暇日不妨重著太元經

送祁安次使君之雲南廣西

出省趨清郡分疆據遠津城新千雉月山暖四時春歲稔兵防息民稀俗尚淳登樓看塞雨切莫望鄉雲

送陶望沙使君之鎮遠

剖竹停幡處苗民盡習農山雲凝曉閣江月照秋蓬楚徼藩屏壯滇關津隘重清遊應露冕安得側萍蹤

大觀堂燕集次廖明河寅丈韻

趙舞燕歌哄滿堂顧瞻笑語盡生光春風漸暖烟浮砌暮雨初收月在楊青眼憐交同惜別白頭戀主何爲郎新詩策我尤多意碧樹幽叢正吐芳

贈王慭軒職方出守松江因簡張漸江憲副昆玉

華亭張君爲職方與君攜手同登堂京風苦落口正午坐看庭樹霜枝黃霜黃雨綠隨節序濤司又見君翺翔不才濫步君芳躅君出却守張君邪張君有兄尤特達憲節新持舟作發暮雲春樹正茫茫又得因君寄書札人生聚散原無憑況復悲歡催白髮別離何以慰相思澤國行看措刑罰

仰山爲孔鴻臚題

巍巍乎泰山之高天下奇磅礴宇宙生仲尼荒夷僻壤同仰止何況踪跡通巖崖鴻臚孔卿江南客自言

裔出山之側水源木本那敢忘千里常瞻雲萬尺雲萬尺兮山萬壽依依局遂百年心但令平地日覆簣兀突郊坰見配林

莫愁湖樓上爲徐蔭軒公子題

湖上樓臺楊柳風樓前簾幕藥欄叢鳳凰古阜濃陰接白鷺滄洲小澗通春水畫船喧錦瑟曉窻晴日引彤弓王孫好事尤憐客常許迂疎執簡從

莫愁湖送葉龍塘使君之贛州

湖水茫茫接大江使君旌蓋倚帆檣沙鷗漫逐春潮

散渚荇輕沾暮雨香雲日燕關開象魏旬魚槐閣近桑鄉報成應有南過吏莫寄新詩動我腸

江營偕程宇和管東溟寅丈選軍

保大憂深二俊臣臨營講武叱風雲明霞鶴宇開晴障落日龍舟競遠津天塹長江千古壯 帝圖羣策一時新迂踈舊劒塵埋久偶逐旌弓臂屢申

齋居

萬里同嚴祀虛窻獨倚欄干風輕拂篆夜雨暗滋蘭隔竹禽聲細盈簾劍氣閒普天均 帝力顧此寸心丹

齋居夜坐有懷工部諸寅丈

竹院深沉記去年幾宵促席靜於禪遠憐賈誼違宣室儘許揚雄悟太元露浥長槐清暎月雨霏碧草細生烟焚香此夕猶連陌幽想渾疑別一天

贈醫僧

鍊形曾入定濟物更多因說法臨丹杵修方倚白雲松風經榻淨杏雨藥畦新塵病憐余久相逢意自殷

老卒

少年恃勇輕搏虎百戰從戎不辭苦功成同輩幾封侯獨扳腰鎌向葵圃髮稀齒落皮肉枯壯心猶欲吞强胡提刀擐甲矜矍鑠願占尺籍終良圖早歲嗟予學韜畧末路看君淚先落人生名利幾時休落日昏霞閉城郭

題同春園用唐韻

瑶苑華堂蘭徑斜邊城連市帶烟霞奇珍舊說分周禁小閣新儲勝鄴家雨過軒池芳草碧香凝琴瑟短屏遮臨牀索酒尋常事閒唱巴辭數落花

武選署中賞荷

春風纔拂薔薇架轉眼荷亭又深夏碧沼涵芳滿院飄主人拉客乘清暇波澄霧彩浮洛神霓裳宛轉霞標新飄然神思欲飛越相逢曾記橫塘濱笑倚欄干頻促席强半嗟非去年客來歲花開誰復來涼颸況易催秋色主人有酒客有詩借問花神開幾時初香數梗含纖露已點青蘋染作胎

貢節婦用殷驗封龍節婦驗封諸母也驗封幼幾不免節婦禱於天獲全云

呑聲未欲即隨夫矢志終憐得侍姑一榻寒燈蛩自語百年瘦影鴈同孤月沉梅隖雲無跡霜合松溪露亦汙　天鑒況緣全國器彝綱　神祚兩能扶

江鴻臚乃翕移贈

書劍儒風舊箕裘宦緒新生前知報　國死後　許馳恩草閣山雲曉烟波海日春但令通　御氣顯晦未須論

送大司馬清渠劉公得告還鄉

圖書旌蓋石城西雲樹長堤草色迷舟楫乘風杭廣漢飯車逢雨避高溪南都保障千年在北極台光五夜齊　天闕還鄉瞻愈近洛陽司馬得常棲

贈梅曉江寅丈出使江廣

曉風幾陣西來急鵰鶚橫空勢難敵旌軺騎戟擁江干驛舍塵清露華浥長江萬里蒼茫來洞庭彭蠡波無涯江流山勢亦隨轉扶輿蜿蜒多樓臺舟車到處應把盞風物乾坤雙老眼　國計民情總一腔草檄頻舒舊時簡知君舊簡色帶霜幾年委置沉淸光笑抽玉劍同拂拭依然星斗爭寒芒愛我多君深且久

轉眼鼎藏成白首執戟朝端慕昔賢攜酒山中愧良友此日驪歌我送君君回青眼對何人南鴻北鴈于山雪禁樹江茅萬古雲

爲太平府劉節推題瞻華永慕卷

白鷺洲前新酒香相逢幾度空霞觴瑤編遠授誌永慕瞻華兩字紛清芳北華山色侵雲出北華山人金玉質出山曾不染風塵高標仍與山爭嵂山人出山人歸山人已往山猶輝瞻依仰止同道路矧矣手植庭中槐叶回三槐初植纔離石忽爾濃陰長百尺迎陽

帶露搖天風枝枝皆似山中色君不見白鷺洲前草色幽波聲直接蝀磯頭每過君到停舟處恍惚光華萬里浮

贈馬暎臺曹嗣山二寅丈考績北上二首

燕尾旌旆動無言意獨饒暮雲千里合秋杵滿城驕把袂頻看菊停橈更待潮還期不須訂久任荷 清朝

其二

吏散憐同舍程遙喜並軒報成俱考最作賦幾推先

禁樹擎朝日河橋藹暮烟逢人詢側陋莫道枕書眠

重陽

佳節開懷擬鳳臺陰陰清晝掩荆柴簡編擲久塵生硯車馬來稀蘚上階眈祿敢嫌常作客守官殊不願爲材故山兄弟茱萸會早晩新詩好寄裁

鳳皇臺送穆龍峯王用吾二司空

朝雨清尊集鳳臺晚風江郭兩帆開黃花野徑重陽後白鷺烟波古渡涯恨入六朝俱作夢交傾四海幾憐才懸知此別無多日末卜音書日日來

燕子磯偕盛體齋李斗野同遊

小亭當嶼碧蘿縈高閣懸崖綠樹擎江闊浪平帆力正岸遙山渺霧痕輕十年曾到僧知姓一味眈閒吏有名把酒不須評世事眼中風物六朝形

同春園

同春園裏春無限花開樹樹驚人眼王孫有樂不自私酒酸詩囊任朝晚朝來晚去飛紫塵昨日作主今日賓東風有力還相助分到鍾山五色雲

又代作

同春園春可同小亭清樹芳華叢同春園春誰同詩人酒客賢豪公靈泉陰竹嚴徑曲短簫倚瑟簾櫳空五侯七貴誇木石一指茅檐半年會爭如結構混閭閭巧處微存禁中式同春園春誰同迓疎來往隨東風東風披拂原無異纔入園門便不同同春園春可同

貤封榮遇 封君善詩

丹詔來天北緋袍映海東孝思原罔極 聖澤此奇逢善養何嫌祿工詩未盡窮騂騮方得路次第慶重

封

陳伯祥親契至都喜贈

見爾情先暢平安况得書別長頻問狀志遠總成迂庭露盆蕪菊簷暉網落蛛寂寥京國邸何似故山居

徐覺齋文選北上賦贈

與君同曹復同志鴻翮鵬風聯燕翅時常促席兩無猜失也相規善相示曹清事簡得自由策馬還同臥僧寺一日分曹跡少疏華邸幽居倚聯市清朝良夕每相過茗碗蔬盤無別裁相過雖數且嫌睽何况膏

車驅遠馳郎令驅馬不久旋爭似持鞭永隨侍冠裳四海幾論心芝蘭未必藏同笥雲泥雪指事固然莫怪當筵華頻致

江甑川鴻臚考績北上賦贈

白首風塵少故知消愁近喜得君詩烟浮竹徑僧迎處雨過槐亭吏散時忽望紫雲遥仗劍却憐黃菊更傳巵上林此去應多賦早晚頻將慰我思

贈林瓊田屯部得告還鄉

木落城陰江水寒離筵歸棹雜悲歡千山兩僕纔三尺獨行滿朝能幾官園徑舊開吟閣靜海潮新漲釣磯寬廉頗善飯人皆識玉劍閒中願又看

題孝泉流芳卷

天憫孝婦汲河流湧庭中人欽孝婦行千載馨遺踪遺踪固千載遺行誰與同哲彼王隱士至性能潛通豈惟泉孝婦一順百善從承顏惟菽水子路歡無窮顧名不履石吾獨能食蔥擊筑歌且舞彷彿斑衣風遺體本非我竭力惟所逢哀號裏大事猶足開蒼穹蒼穹何所私感格各以躬泉湧雨忽霽今古逢難重

君看孝婦泉足照孝子容朝濡暮還潤源遠流自洪

戲贈後聾山人　山人有起號石鼓山聾故云

石鼓山頭石鼓鳴轟然鞺鞳逾雷霆山人結屋貯萬卷兀爾默坐如無聲不問夷王與神　聖大詔傳呼終不應亦曾受　命作儒官偶緣適與非正聽相逢盡訝山翁聾山翁自許還多聰淵微至理久絶響靜聆獨契如洪鍾前聾已逝後聾繼詩賦升堂殊末技黙聽不洗巢父流凝神直會先人意眼中豈少師曠儔厭聞鸞語塞戰蟻愁德義皇皇振周鐸千呼萬喚終

偃游蝸角蠅頭何細細觸蠻爭趨聽偏利安得分君
一半聾好醜都忘兩無忌

贈程宇和使君赴雲南任

銷鑠玉斂氣橫秋萬里專城慊壯遊武略坐談驚國
士文謨行看緝夷酋雲浮嶽色輕沉郭日漾湖光遠
上樓隣暮舊慚承　聖恩却因君去憶并州

盛體齋年丈考績北上

連章拂袖來南署孤揭揚眉泛北艖賦有兩都三峽
倒官纔一考十年過闕亭曉日青松嶠江郭寒烟白

驚波春到乾坤隨處好別離無奈且高歌

賦得大江送張右渠寅丈北上

大江東到海雄塹暫縈吳浸巨連千澤津空集萬艫
風烟鯨壘壯雲日鳳臺孤桂櫂乘潮去寒厓柳正枯

喜秀上人見過

稗經檀鼎小堂明每訝君來分外清檀屑譺添烟脈
脈稗籤輕解話惺惺風飄衲吐松蘿氣日昃餐傳首
蓿摡別去不須童僕送芒鞋步步白雲迎

孤松爲秀上人賦

萬畝說徂徠空門老一材月明清影覆雲斂翠華開
絶俗羣芳避宜寒凍鶴來函經終日對趺坐總蒼苔

海日神仙圖爲平厓李封君題和黃吾野山人
暨顧衡宇司寇作

登堂潦倒儀先萎雙眼糢糊醉還餓驀看青海泛波
濤咫尺扶桑赤輪皺輪光照水萬頃紅綽約羣仙迤
運過雲霞爍爛魚龍馴金屋參差丹鼎邏衙籌一鶴
天外來扶駕雙鸞席前墮神仙有無森渺茫披圖半
晌凝魂破圖畫難憑詞賦眞寫出平厓曲難和平厓

山人丰骨奇黃粱夢覺誰能縛吟麈高從星嶠麈釣
舟橫向烟波臥金馬仙郎曼倩儔世故看成八角磨
日升海沐福未量圖眞可玩詩驚坐慚余吏隱兩無
成落魄衰殘時坎坷驅石會思鴐遠梁魯陽無術戈
徒倚老矣知非幻世貧笑逐僊郎作僊課金丹九轉
成有時跨鳳還期承叱呵

次姚使君錦石山齋紀興十四韻

種石斜開徑依山小作齋松標披豹霧竹底見龍釵
掃葉頻拖屐扶花漫倩柴詩嘗歌有客夢直到無懷

陶甓心彌壯牙琴調久埋籖分鄴侯架劍壓洛陽街
月落霜凝蘚風清露湛槐閒原非死法醉果是生涯
幽賞君殊適旁搜我亦偕蹇驢時借櫪馴雀每盈堦
世故紛如奕人情變類俳銜奇終自拙待足幾當諧
聖治方崇德良期豈竟乖一尊成徙倚塵想不須
排

齋居即事

雪霽霜和曉日濃爐氤簾控午堂空琴書靜起凝寒
色松栢青舒入座容　大祀禮嚴循舊典淸曹地散

稱迂踨　天門萬里郊宮闕會　鑾塵埃此寸衷

夜坐疊前韻

櫃靄藜光徹夜濃悠然塵慮坐來空紫雲遥想　闕
邱邑蒼髥驚看小鏡容庭樹陵風淸振響窻櫺流霧
暗沉踨普天何物非　洪造敢以涓微愛此衷

送陳貞亭使君赴永昌使君令兄舊爲雲南方伯

故人別去總天涯更送君驅萬里騎楚澤雲峯神有
曲貴陽雪箐路無岐山連寶井偏多瘴水背金沙半
入夷父老正思方伯惠舊條重布定相宜

績溪鄗亞府高士軒朱文公簿同安時軒名也

政暇棲遲處幽懷慕昔賢官卑心自壯道在世何懸
有地都開徑無人獨草元霜淸琴鼎月日映鶴茶烟
得酒渾忘吏迎僧不問禪同安山水邑飛繞碧簾前

雪

自是宜山澤隨風亦　帝都嚴威人共憚淸白世無
徙寄傲容松栢含誇盡道途滿城歌歲瑞把酒一狂
呼

漫興呈張繹庵寅丈疊齋居韻

髮短牙疎意自濃　紫雲萬里望遥空　明時遇
主何嫌晚直道忘身不在容劍履嚴廊鄉士步松蘿
山郭野人踨陸沉進退眞無據猶幸同袍識此衷

其二

溯風吹雨入簾濃祿食曾圖甕粟空元草一生奇蜀
客白圭三復愧南容江城日了塵中事山寺時尋方
外踨磨拭倘留孤劍在寒燈聊促伴孤衷

贈張起潛使君赴吉安

潮落雪初晴孤舟傍日行分符趨上郡當節過鄉亭

禁陛原持簡留銓近著經筵隨琴鶴去端不負蒼
生

送別宿舟中

殘歲天邊客淸樽夜半燈江空隨鴈宿舟淺待潮生
映郭遥山雪穿蘆故壘留未能同鼓楫聊唱別離行

慕萱務養爲胡光祿題

戀主能辭闕懷親敢捧官吳雲孤舸逐燕雨萬
山寬竹筍靑蕪巷江魚白玉盤移忠原在孝得閒且
承歡

臘月十六日立春

已報新春尙舊年風塵新舊總茫然緇衣有結誰爲
改白髮無根暗自添日遠亭臺雲漠漠霜和宮樹露
鮮鮮歲華忽轉思千狀其奈迂疎只似前

過洪武岡有感

參差甃瓦淡雲籠碧草長楊任晚風　恭儉講看全
盛日不須更說漢離宫

習儀遇雪

委身奉　至尊遠近敢自別獻歲重履端萬里瞻
華闕禮儀閑有素將恐每如缺拜舞集官庭冠裳競
鮮潔北風吹凍雲凛凛肌欲裂拱首撤瑶璣盈襟更
充襯從容伏且起顧瞻無少褻豈不畏沾濡咫尺日
與月禮成拂袖笑淸白原無涅相與詢歲占還期歌
聖哲所輸田舍翁高枕榻爐熱

次日又雨口占

雨痕脈脈雨毿毿珮履趨蹌隱似雷却憶當年交戟
下中官傳　詔放朝回

除夕

雲滿長空雪滿城寒深客舍燭熒熒茶爐檀鼎香爭
歛劍觸琴囊色對淸廿載浪遊雙鬢短一尊箕踞萬
緣輕稽南冀北同今夕消息誰傳陰與晴

萬一樓集卷六　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雜詩

乙亥元旦

起著朝衣喜見星連宵雨雪遇新晴風來已覺寒無力酒熟因憐春有情　蘭陛隨班鳴珮罷　松關披霧振裘行太平　典禮　留都舊慚謝迂疎跡似萍

人日次翁東白恭府韻

詞賦全憑酒作媒壯年心事暮年灰閒中野寺經窻竹夢裡山莊牧徑梅客況漸隨官況淡鬢華會逐歲華廻新晴此日人同得更以新詩辭一罍

清涼臺偕盛體齋李斗野同登

古寺荒臺四望通淡烟斜日一尊同江流繞郭來春色山勢盤空擁　帝宮樹渺淮陽循海碧雲連楚越入郊濃登臨無限興亡恨目送孤鴻趂晚風

苦藥

癬疥豈非疾不為心腹害治之良多方難圖一時快倘逢倉扁儔自詫劑不再冥然付一試壯夫楚蜂蠆亦知古良藥瞑眩功所在前功未可期何苦自窘隘微體有所遺毫髮敢不愛愛之失其術千金同草芥事有大於此題詩轉興慨

東鳴別業為李斗野尊翁平厓貢士題

水瀅山圍野色明綠陰深處啓軒亭春雲柳徑新泊屐夜月藜牀舊註經稅足計餘償酒債花開得閒覓詩朋匡時有子堪高蹈其奈公車更有聲

次韻贈翁都恭

抱玉東歸不可留空憐意氣十年投馬嘶芳草路邊側雲暗遙天雨未收才似賈晁曾汨沒世當堯舜且歌謳溪流盡處江湖上煩為先盟泌浦鷗

贈蔡鴻漸上舍

屈指同遊二十年重來雙鬢總蕭然日斜酒散雞鳴寺雨過琴清虎跑泉好事自憐存舊僻駐顏誰問得眞詮風塵潦倒終何濟只合湖頭買釣船

署中看花有懷

淺白嬌紅嫩綠叢含曦浥露漾東風草承奇豔盈欄上蜂帶餘春入幕濃三月正逢花信好一杯不得故

人同簾閒吏散沉沉坐別院鶯聲過短松

題竹軒圖

修竹映茅茨清陰歷四時不知何所似能繫後人思

題時慎齋圖

碧水臨門闊蒼林繞屋平小齋無一事終日意惺惺

日食

偶虧人共見光彩未全移度轉依然滿乾坤萬古宜

贈陸五臺太常北上

相知不傾蓋相會不卿卮耿耿兩忘年許可不在詞

相逢忽相別贈處肯以私　聖主崇令德輔相罔與伊熙熙四海內駸駸入黃羲秩宗登舊彥豈徒欽祇盧氏和神永錫　撫盈稽諏咨攻　主信多術問將焉所資濟濟英俊儔何道終師師懈愚負短志寡術成倡披年來始自悔癡垢難遽移猶然承　大惠彈冠側弨鐵登龍眼多璧賦鵬髩有絲解嘲謝揚雄傳譽非項斯晨鐘憶長樂春酒思茅茨便將理歸棹樵牧稽山崖雲泥從此隔合并前無期故人如有問爲道顏頗肥

默坐

學仕蹉跎兩陸沉風塵贏得二毛侵一生不解隨人語萬死難移報　國心拭土競誇歐冶劍倚欄獨抱伯牙琴春光纔轉又深夏默坐虛窗斂素襟

偶成

白髮雙親定倚閭人來翻謂莫焚魚低頭久愧卿雞肋掉臂猶堪料虎須紫竹濃莊三徑菊綠楊官舍一牀書窮愁自是虞卿福詹尹何煩更卜居

職方司中次喬受齋韻四首

官閒堪習靜況與懶相投覆鹿蕉成夢椎牛刃漫游藥欄庭日上苔砌栢陰繆吏散扃門臥無勞說四休

其二

有志誰俱售無營自足歡迂途爲客慣直道顧身難抜劍聽雞舞停琴捋髀歎平生狂腐態消索不宜看

其三

天地原無礙逍遙豈擇鄉世情歸白髮吾道合滄浪燕嶠晨光麗秦淮王氣長周行俱俊傑驥尾笑蠅忙

其四

兼馬曾寓垂十年重此遊迓名童拜感　嘉惠　望
明臣酒挾親知磬詩憑漫與酬貧芹存舊念欲獻悵
無由

一翦梅曲

客有歌與唱賦者余聽其詞作小曲以和之

巢上與穠言紅天然也眼中似是留之當方經圖纏
不待纖踐結旋成何候做標張一一地任高半路較
蓋任昏疏英上立如丁紅大赤除小盈榜可惜較蓋
淚自授久維誰還戶塵埃

七夕詠牛女次顧衡宇古長韻

曠歲期嫌遠千秋事不遷金風[illegible]
暑退宵堆麗絲疏意莫[illegible]信眠瓊妝色雲[illegible]絡樓臺
七寶[illegible]疑就孤[illegible]目間[illegible]桃[illegible]春[illegible]琴[illegible]怨太新
後今[illegible]煩訂幽情話未申多情還乞巧背與困窮人

長干寺知[illegible]行宇作二首

寶刹當年麗宏規　[illegible]志開[illegible]塔[illegible]瑞
台海鬱巢連棟夷僧脈長苔不嫌詩酒客依淋許當
來

其二

長廊聯百院下馬幾徘徊古里留華表高臺送夕暉
殿基蒼蘚合庭樹碧蘿垂不是全無感塵心日已灰

和衡宇七夕飲徐公子東園作是日雨

客思入秋清名園看雨行暑沉湘簟色涼動井梧聲
撫劍頭先白挑燈眼對青寧知牛女意且索酒杯傾

次顧衡宇新治北窗韻

探元理北窗草萊手自屏花木不改儲居然成小景
蟬緌湛露華鳳尾疎簾影風清几席幽月映琴書冷

隱約比禪房虛明對仙嶺談詩偶然來燕雲堪引領

懷九江李景渠使君用衡宇懷馬司理韻

秋水潯陽闊風流憶使君登樓時盡興作賦舊多聞
郭聳匡雲接天遙楚澤分錦波將別緒千里向氤氳

郡庭紫薇花盛開呈同寅諸丈

一朵遙疑楓葉秋垂垂漸覺紫雲浮禁闈絳旆絨揩
幄仙島瓊宮繡作毬亭亭兩樹盈階麗鮮豔尤驚雨
新霽桂花未發槐花飛獨領西風拂塵膩去年曾擬
龍朱納客情慷慨花情嬌今年花發還如舊客心徒

壯顏先凋看花幾人常作主歷憇問花花不語日高堂靜錦袍聯彩筆如椽正多侶

七夕雨次韻穀所韻

秋風催倦客好雨入良宵綠轉空階草塵淸古市橋石牀消暑氣江暝趁新潮卻已非天女停梭未許邀

新霽太平堤延眺次韻穀所韻

湖堤控城闉野邑無陰霾宿雨喜初收秋風轉增媚鮮華湛樓頭蕭寥捲天際塵淸北郭謳波淨西施醉掩映闤闠新縹渺浮圖麗　鍾陵彩日瞰策府元淵

邃水長小圩平山明遠峯翠松柏挺披氣鷗鳧浴成隊仙郎本殊才瀟灑更多致公餘信馬蹄縱目如有契忽漫詩滿囊詎識身爲吏衛余非飽謝幸共羲黃世封侯志已隳肯作求田計願執芳晨韡浩歌永無旣

丁民部母酉太宜人孀瞽重明

母有目胡爲瞽深山泣杜鵑毒霧猛於虎羈魂萬里峽江遙世事悠悠何足計曲已終胡爲閉金鍼纔寸抹功與造化爭披撥嚴雲見鮮明一發十載疑初醒醫有神不起父天有知不佑母父死勤母瞽楚子爲大夫心更苦出勞民入奉母母聞兒之聲不見兒之形錦衣肉食能爲情朝迎醫夕暮問樂精神到處移祥星孤標隱隱照霜雪雙瞳炯炯宜岡陵我家越嶠楓橋里華表常瞻久陽冢當年孝子原姓丁母目重開緣自舐道同世隔事總奇由今觀昔夫何疑相逢有酒兼有詩一觴一詠且悲且喜劇談細說思依依褒忠獎孝兩不遺更看　鸞彩雲霄飛

其二　代作

蜀道阻楚目瞽秦關平楚目明瞽在母痛在子死已吞聲生忍此人果定天可移金鍼有神不在醫以夫瞽以子明瞽不足怪明復驚呼兒兒兒形呼婦見婦色不見藁砧還惻惻子謂母母自苦我心更切事由古母目閉父目瞑生寧死順天道平十年長夜一日旦肯對雲鸞泣霜雁雁霜前鸞雲邊華堂映掩時開綻筵歌百福歡不足還向詞林度新曲

其三　代作

髮白難返黑齒落無再生誰謂丁蘭母目瞽能復明

相逢塵世醫有神醫神在子不在人當年刻木曾屏
語何況有目還其眞君不見槑川赤社漢三輔白昊
黃童思否父不緣眞變盜庭聲安得人懷天亦助

其四 代作

已分成長夜尋瞻日月光霜嘷鴻影暗雲錦鳳書塵
下榻新醉相登樓復問桑城崩哀重杞鯉出孝稱姜
春酒筵前綠秋容鏡裏芳詩題需太史不爲晚年應

其五 代作

白頭扶腋身常健不謂通靈更有丹蜀道永疑灑赤

萬一樓集 卷七 九

日蔡闊終使見青山鳳簫臺樹淹淹雨烏樹庭階燼
慥蘭亭行漢家先節孝芳標逕映 五雲間

雁詠 有序

客有饋予雙鴈者惜摧其羽養久慰之羽長
故之既而憶之見排空而逝者疑前所放也
從而認之各爲短句得四首

軒池久爾羈毋作樊雞慮秋風落羽齊終遣排空去

右慰鴈

縱爾任天邊橫秋飽烟霧故人如有書樓頭不妨嘍

右[illegible]

干江雲水闊何處稻粱肥顧雨搏風翮終從上苑飛

右懷鴈

雲外嘹嘹過遙看嘀自疑不緣曾受羅何事解高飛

右認鴈

盆魚

喜答頻翻藻驚花亂繞蒲盆池足容與寧識有江湖

荳棚

種荳傍墻陰花開滿棚麗忽憶故園秋籬邊雨初霽

萬一樓集 卷七 十

秋海棠

枝柔低繞砌花小淨開時垂絲兼鐵梗嬌豔可宜秋

玉簪花

琳琅誰琢成冰壺瑩難櫬烏雲月一痕遙想佳人髮

斫薔薇屏

刻却薔薇樹窗虛[illegible]增色一春原不見花秋霜兇荊棘

修牡丹架

愛花因惜架傍[illegible]新結枝蝶如蜂與蝶但聚正開時

贈壽澄江茂才計選還鄉解 壽乃舅舊由應天發

渠赤菱青晚稻黃扁舟歸去水雲鄉嚴君舊路生知
否來歲天葩發更香

送吳心葵上舍給假之揚州詢令兄起居時徐
南葵輒行不才舊時轉官揚州未及履任因
愴然云

紫陌春風遍清江秋舸催姜肱被何處徐孺榻還隨
篇落津橋月詩題官閣梅無緣騎鶴上送衹一徘徊

送徐南葵解元復遊維揚

江山隨處好道在豈憂貧杜宇芳林外芙蓉小澗濱

傳經忘歲月說劍起風雲更逐扁舟去綈袍一度新

宋正宇狀元自江右至金陵復將往廣陵賦贈

山海茫無限攜琴遠問津漁村趁夕照禪榻問秋雲
世路貧中側交情淡處眞莫輕莘野耒曾動聘車輪

挽謝景韓主政

紫薇花發見新題花未凋零客夢迷兩地棠陰淹驥
足三旬盡省悵鴻泥斜陽秋水歸舟寂寒雨昏原蔓
草萋吳會征徭今倘急誰還能問杞梁妻

留宮詞十八首

永巷高垣雲日饒老梧疎柳拂長條茨䃤固見　神
堯聖王氣依然燭九霄

其二

鬱葱佳氣玉階淨　高廟神靈每出遊進膳中官呼
啓鈴蹕星正上五雲樓

其三　便殿有　太[illegible]聖像

黃幄丹旛便殿中光騰五彩總成龍等閒不許人窺
伺於赫千靈護　聖容

其四

彩壁曾標學士書表章經傳宋眞儒治平根本當年
事猶有龍光透石渠

其五　是年　命大臣盤九庫

夏鼎商刀萬斛新贋霞晴日映祥雲雅知至寶非方
物展閱猶勤　勑重臣

其六　是年後　門殿等[illegible]

萬姓騰歡囍子夜洛陽閶闔曙光開罔天只說張公
力禹儉原難一德數

其七

百尺高樓見大江龍盤龍踞共蒼茫華夷一統無南北天塹波濤不揚

其八 大善閣

崇臺閟殿絶纖埃龖座珉函　帝鑒開內聖外王眞大善齊心不是禮如來

其九 大善閣中有歴日一冊

寶歴明開永樂年龍綃鳳櫝色猶鮮監官指點硃書字此意逢人未易言

其十 繫御馬椿

亭亭雙柱露華寒八駿當年倚玉鞍鐘鼓不聞傳五鳳碧雲芳草靜宜看

其十一 複道

燕山旗鼓滿江頭日落風高烈焰浮萬里荊蠻緣複道茫茫秋草不堪求

其十二 東宮

縹緲紫雲萬里黄廿年　監國日重光　東宮正對西宮麗綺樹遥連　大本堂

其十三 太孫宮

立適推賢總守文春秋疑信古今存革除萬事隨烟焰惟有遺宮尚太孫

其十四

瓊苑玫臺輦路遥銀扇金鎖舊籠綃徒留芳樹凌雲漢蔓草斜陽共寂寥

其十五

暖風和日上雕闌咫尺猶疑覲　玉顏綺席罷張瑶瑟斂清嚴終是異人間

其十六 女戲場

繡閣停鍼出武場蹴堪水火氣逾揚至今芳草森成列不帶脂雲帶劍霜

其十七

莊臺雲散雨收初牛女星沉曉月孤千載無人望巡幸莫將詞賦擬東都

其十八

九重曾遣外人知說向猶多蔆藂詞遐想燕宮應更麗日華雲影萬山遥

靈谷寺偕顧衡宇李斗野同遊二首

青山不厭白頭郎問菊憑攜竹葉芳千尺石街連鹿
徑萬株松樹護經房雲霞掩映俱成彩臺殿崔嵬半
就荒老衲未諳遊子意只憐雙屐十年霜

其二

纏聯塵接總仙郎躡蹻穿林綵佩芳大士像瞻梁寶
志雄題筆落漢君房連雲絕巘秋風遠滿隝青蕪臘
日荒勝地有緣兼盡與莫嫌袍袖染清霜

朱武原告歸賦贈

小隱淹深陌多君數問奇剪蔬籬外月蠟屐雨中泥

海漲防秋穩林疎映夕曦束書歸窣社江樹野雲低

九日偕李斗野棲霞寺登眺二十四韻

蕭寺翠微中清秋杖屨同樂苗深谷老泉脈暗渠通
小嶺羅千佛羣巖應一鐘嶺廻雲磴側巖峻月臺冲
脩澗緣幽徑斜橋讓古松迢遥多別院一一隱芳叢
竹牖光如洗茅檐致亦工石階新砌甃珠井舊苔封
淨榻開閼偈浮圖浥露容上乘僧自契塵慮我偏融
絕頂亭尤麗摳衣興更濃漸求諸忘險直上始知崇
六代豪華逝三吳勝槩雄大江收楚蜀王氣靄　陵

宮歲稔千疇斂時康萬壘空越雲飛欲盡燕日照來
重漢假留兹節周郊倘幾峯百年懷劍意五斗折腰
鍾萸菊隨流俗蓍龜問適從酬恩思障海弔古氣凌
嵩偃栖霜中綠寒蕖雨後紅君才方獨步吾道未全
窮且莫嫌蹤放聊杯趁晚風

喜晴呈衡宇斗野二寅丈

曙色催征騎堦除幸亦歡放衙頻日約行榼隔宵攢
雨過山增麗烟開竹更欒禪僧遥下榻宿抱一時寬

登大報恩寺浮圖

幾年翹首望不謂履崇巔九彩金莖燦層閣寶砌鮮
江山環帶礪城闕俯雲烟雄眺懷今古停杯一愴然

探遊牛首阻雨呈同擬諸公

牛首豈蓬萊佳期久未諧山靈憎俗客天意老莓苔
景數霜黄菊諸宜雪滿崖但留雙屐在雲霧有時開

次韻答盛仲交

野寺松林石澗隈同搔短鬢坐蒼苔兩都有賦君徒
壯萬里投荒我復來芳草淒烟鷓鴣水斷雲斜日鳳
凰臺高才由古成何濟尊酒惟宜匣劍陪

夜艇

小舟搖曳月華明遥指前期一夜程擁被不知霜露重推篷惟見水烟横沙汀鴈起江潮上野店雞號客語驚與冶舟回仿待月猶深乘雪讓斯行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詩

遊牛頭山諸寺疊遊栖霞韻 有序

牛頭山諸寺佳麗冠於諸山顧蹉跎二三年不得一到因與同舍李斗野遊栖霞爲約趂此秋色務在盡興而遲回者復月餘及到同遊者何鐵樓史禹門曹嗣山汪登源諸公而斗野竟以他事羈因嘆勝遊之不可必如此也爲疊前韻

禪關一望中名勝與還同地迴雲霄接林遥薜徑通杪秋遊子騎侵曉報齋鐘塔影穿窓倒泉聲落澗冲巖高低掛月洞古曲盤松露浥穹碑蘚霜黄緑樹叢市塵欣去遠壁句玩來工搆結多精舍清嚴亦素封危崖身可捨小座膝纔容地總分吳會僧惟說嬾融巢雲孤榻靜照雪百花濃飲馬池猶在藏經閣更崇漫尋疑入幻廻眺轉增雄鵓譛檐前日蓬萊海上宮星槎懸絶壁鳥道出層空野曠臨千仞山圍俯萬重憑閒閒理偈振履徤凌峯落晚三朝髩離披萬里蹤烟霞誰最癖冠蓋我叨從劍起衝霄漢杯覧失岱嵩翻瀾頭任白代斲指多紅休沐堂官假幽佳次第窮暮嵐天際發一嘯且當風

蒼雲庵晚歸

思家愁緒結每假出郊清親老猶爲客官閒得訪僧看雲頻上塔待月靜聽經抱被還明日藤牀借竹廳

・偶得菊數本轉致陳雨峯京兆以詩來謝次韻答之

雅知京兆徑秋到滿籬金雨艷披閬曉霜香襲竹林白衣時送酒青眼共開襟更益爲長物聊輸歲暮心

次莫山人韻

僧院逢高士鶡裘斗闊閒清歌裁白雪古道照蒼顔市色昏烟合泉聲竹澗潺潺忘驅馬去便欲共歸山

送史使君赴廉州二首

一麾衝凍雨萬里入炎州海曲檳榔市山坳鼓角樓珠淵擧月浮銅柱漢雲流孟守祠還在停車露冕求

其二

幾度同捻髭思隨計吏秋文翁今入蜀柱史何淹周
到海千山驛依城半席樓相逢如有日寧惜典吳鈎

偕維文選過鄭考功草堂次韻時考功在制

並轡來尋月漸高不緣詞賦邁劉曹揮塲驥足風潛
逐出匣龍泉用暫韜翠竹離邊芳杞菊長松障下淨
萊蒿百年四海存知己小閣良宵茗似醪

次莫山人韻

小閣檀烟碧虛窗雲樹蒼老兵閑綬帶仙侶共傳觴
漁父滄江外佳人錦瑟傍千年誰得失爛醉是周行

贈張庫部歸養

陳情辭漢署命錦作萊衣道正爲時用忠推藉孝移
榆窗晴日映烏樹彩雲飛清服多新句應先賦兩畿

秋夜懷華豫庵顧衡宇二丈寓部次衡宇韻

深署鎖重門正値嚴冬節風急雨初晴月華霜欲結
虎賁萬狀齊龍劍雙座列鐵筆飛有神藻鑑虛自哲
玉漏清且頻金炬高未滅展卷撥寒爐空衙念孤拙

養生詞和顧衡宇作

人生天地間今古誰百年奈何不自惜高眺臨深淵
臨淵向中懼餌鴆反爲便形容日枯槁服藥希神仙
神仙豈無藥百計惟自至不知夷與齊壽考逾彭鏗
曾參啓手足孟軻完浩然養生有眞訣千載誰能傳

夜夢

夜夢不祥晨起卜高簇爐香擲三木繹卦占繇更不
祥呼童竊計辭官祿童言來時家大人叮嚀謂勿詢
歸津二老頗健婦能養二孫近喜俱完親大者讀書
向僧寺小者差能代吾事田園松菊儘堪娛得汝爲
官百無憂爲官何必問崇卑一命有濟猶龍夔百歲

無常能自保萬事已定非人爲我聞俛首三嘆息身
世眞如夢中奕推移變幻何足憑有青豈能逃且易
古來人定能勝天幾蔵退度由一言伯夷顏淵詎不
死賈誼賦鵩徒爲然霜窗月榻燈炯炯老作書生忘
夜永不將迂拙滯公移得酒且歌形對影

葵田

霄落丹心向夕陽秋風徒自露瀼瀼籬根有力先春
發喜見霜臺綠葉長

其二

疎槐密柳盡飄黃短梗芃芃上畫墻只說丹心終向
日寧知祿葉早陵霜

夜會

盧紅酒潑銀燈燭笑語生光滿堂艷更嚴漏永鼓仍
明借此催花興彌瞻相看意氣傾雷陳鳴璫結綬俱
青春嗟余潦倒髮半白亦開朗抱揚芳塵異鄉嘉會
如此幾轉眼升沉各千里縱然到處足雲山何似一
尊同倚徙牀頭有劍囊有編懸河有口猶自憐參橫
斗轉月未落謾舞高歌爛醉眠

庫部席上聽琴

昨宵艮暗嫌漏促今日華堂重剪燭何處攜來美少
年手按枯桐奏新曲春風滿庭秋月明融融曉日紗
窗晴忽然雷雨灑林薄須臾幽徑晨霜清山泉一脈
穿苔石怒浪橫奔轉千尺幾聲哀鴈過樓頭依舊龍
翔鳳舒翼坐中醉客多知音起來遍鼓陽春音宮商
諧協徵角燦感今慨古尤宏深從來調絕人寡和何
意牙期滿堂坐不惟嘉風澄清襟落晚銷愁亦為破
愁破還須酒作明更斟玉斝促銀瓶一杯一曲忘爾
我不覺寒漏仍三更韶華轉眼三更羨富貴功名霧
中電新人爭似舊人知今日終輸昨日健請君有曲
須再彈不彈別鶴彈幽蘭太平盛世宵曹靖晝省風
流異等閒

小窗

晰思慕古百年心不道風塵老便侵礪齒向餘山澗
石染鬚空費藥囊金殘碑夜月留松館瘦馬晨霜過
竹林强自稜層誰物色小窗寒雨晝陰陰

遂閒堂為陳雨峯京兆賦

拂袖歸來慰夙心短檐卜築小園深窗開萬卷藏孤
劍門掩芳尊對素琴花徑鳥啼春獨早竹林霜暖晝
多陰悠然終日猶嫌冗為有鄰翁覓醉吟

龔寵部移居有作次韻

避喧頻徙僻深巷結幽居軒敞堪邀月齋清足著書
苔痕迎客履竹蔭過鄰廬似我山中宅惟多有食魚

翁參軍山中以詩見寄次答

玉劍光韜菊徑荒高臺南望邑蒼茫十年舊事燕雲
冷千里新題越徼香宦況獨便留務簡交情終傍故

鄉長清修不減尚書韻混跡漁樵未是狂

其二

愛國徒懷陸賈倚無緣執戟帝王州小齋拋卷鋤葵徑短艇垂綸溯夕流桃蕊竹言松耐歲苴其猶喜麥宜秋獨醒莫笑沉酣客已把琴書暗自收

從諸省丈集萬竹園次顧武選韻

殘歲思鄉客名園載酒情衣冠四海集肝膽一時傾萬竹瓊臺繞孤梅石徑清夜堂留醉句試按總金聲

偕諸省丈集王少卿樓上看春

綺閣筵簪集衆仙玉街裘馬競新妍青春轉眼歸殘歲白髮逢場學少年京國山標 雙闕聳故鄉雲樹萬山聯東風一樣乾坤裏披拂離腸傍酒邊

朝天宮習儀

四海趨蹌重履端 留京仙觀集千官露華湛湛庭墀潤燭影輝輝曙色寒東帶十年懸墨綬舉頭萬里見金鑾禮成忽憶漁樵處雪霽松清竹更欒

除夕

石盂烟細燭光寒僮僕圍爐坐一團歲逝向誰誇劍任吏長還自覓書看崔嵬城 闕風雲遠寂寞江山日月寬骨肉此時茅屋下應憐蕩子尚彈冠

元旦

曙色蒼茫日漸華東風昨夜到梅花班聯鵷陛清纖露端藹龍樓散彩霞我守舊關徒忤俗誰逢新歲不思家瓜期屈指春當半已辦青錢覓使艖

墻陰殘雪

兀突古墻跟橫斜雪一痕影高堪避日寒重尚封蓁清曉霜添色黃昏月共紛呼童不須掃留潤老梅根

偕諸寮長送客因遊清涼寺時正月十三日也

送別歌渭城登臨憩蕭寺曲徑敞幽襟高臺雄遠覞長江天際來巨阜宮陰峙萬井春日融六朝暮雲起赤膽誓從龍青眸欣結驅弔古振長風感時揚短起觴擒憶去年局變成幻事聚散本無期枯榮豈緣智對景徒自羈臨岐欲誰剌東風纔入城御溝已流澌節物不暫需年華可常恃意外博三公眼前就一解造物笑人忙月旦評誰是四海方太平百年任安排得與傑士遊總出 天王賜叢栁閒隴香疎竹閒僧

蒔折竹荷梅枝飄颻過燈市

燈假登城南諸山

小軒開竹叢高亭當木末竹繞軒窻幽木密亭陰闊題詠雲霞紛結搆鬼神奔次第岸冠過逍遥抱琴撥停琴還正冠更上高臺看雨花事巳幻蔓草春猶寒蒼茫四山迴掩暎萬井攢江流淸鱧霧　宮闕辟龍盤古來形勝空本爲眞豪設景運日向中鼎柱歸英哲今晨果何晨得此同眺閱歲華甫更新休沐欣令節滿城簫鼓喧共樂王道平白首千里客把筆能草

元撍鏡不成字跨鶴徒留詮逢場但醉笑今古誰愚賢

長安柳色次顧武選韻

夾道朝含露過墻晚鬬晴垂垂千縷細鬱鬱六街榮燕掠空華館鶯嚬倚禁城淹雲紕閣暗映水畫橋明主第翻歌急侯門對酒淸雨滋垂蓋重烟抹妒袍輕郭外維舟出營前試箭聲總輸楊子宅青眼獨多情

志感 有序

指揮虞鉞以父而暴殺其子軍妻吳氏以婦而圖絕其夫雖其子之不肖不爲大義滅親郎其夫之無良異於蔡人之妻矣諸曹方以災異修省愚謂人道之變災害之大者感而有作

父有子父殺之子罪不赦父何私我不忍聞涕將洏況乎妻與夫齊夫生與生夫死與死他何知中道窘迫求別離嗚呼噫嘻義可滅親鶯不偶雞事有固然今此何時嗚呼噫嘻今此何時

振武營餞故寮謝葵峯乃兄

繫馬憑軒簇小筵嘟杯說劍更談元籠雲淡日孤營外驕雨和風萬柳前箭落飛禽猶虎士路迷宿草鶴鴒原相看無限升沉恨醉後都忘黙上船

會舉郎事

日麗風淸柳未勻蜂攢繡韉彩毫新穿楊勁氣凌雲漢倚馬雄豪奪鬼神燕頷定誰飛食肉鳶肩愧我老錯文　中興麟閣當圖畫且盡筵前酒一尊

孝陵次徐布衣韻

龍蟠虎走虎風生　神武中天定漢京已兼赤靡符

帝命吏刑白馬付王陵城臨朔漠關雲𡡉江引巴山海日迎萬古埋金泰計拙六朝歌管詎須聽

白髮

策馬留京復四春閒中花柳醉中身廻波未許嫌袍笏前席猶思論鬼神曉雨元都山鷰語夕陽古渡海鷗馴疎狂不覺年華逝搔首翻疑白髮新

姚使君席上分韻得入字

瓊園雨霽風日和綺座尊清𠩄絃急折柳同看直北雲及瓜自負周南歎　九重金闕聽鐘同萬簇烟林

荷鋤入此去關亭路未明歌聲莫怪當筵澀

馬蹄

曉霧迎春雨街頭日未融桃花低傍水柳葉暗迎風地要泥偏滑橋危露轉濃歸心并老態俱集馬蹄中

奔波

衝霧簸羸驕空聽謝豹歌路從忙處窄事向外中多小渚藏鷗鷺高厓掛薜蘿烟堤春色穩消得幾奔波

花枝

高架碧闌干扶疎鬬曉寒花枝無好惡只在隔墻看

小桃

春色已過半柔條猶帶寒花開不須早只在耐人看

春堤

城邊青山湖邊城迎驄花柳拂袍輕饒君剩有林泉樂爭似春堤雨乍晴

咏署中牡丹別斗野鳳樓二寅丈

當年我來花正開怱忙風雨飄蕭臺去年花開顏色換從席憑欄歎無伴春到今年客會奇我先花發將天涯人言此花非上品老眼摩看趣無盡明年花發

我欲來飛金唾玉知誰𠊓花期人事俱難定白髮清尊苦相映聞道催花別有神乾坤妙用曾由人看花不在顏色艷蓓蕾纍纍露華染相思去後總徒然把酸敢辭非酒仙慇懃暗向東風祝花開常對人如玉

一舟中曉色

垂楊日上亂鳴禽半啓窗櫺曬伺沉乍出都門舟未發晨光已似故山深

維舟

南歸落魄北蹉跎短鋏終編郭外𧗠苑近離亭花折

盡堤連喬木鳥鳴多朝暉起待江潮上暮雨來當海
市過不〻岐嘆遲滯平生道路半逢亂

解纜

客夢頻年泌浦東臨岐翻自滯行踪稀紅暗綠蔚家
社細雨斜陽梵宇鐘燕子磯頭春水漲鳳皇臺上暮
雲空總輸修竹山窗待鼓棹南歸趂好風

江行

長江望無際寂寂放舟行孤日當空照千山夾岸迎
浪平忘塹險帆正愜風清試抱焦桐鼓泠泠倍有情

毘陵逢周別駕

酒幔河橋柳鴻儀驛寨雲周身孤劍在轉眼二毛新
宦薄無行邑遊閒愧主人浮名從誤我何事亦兼君

過鄭亞府故宅

停舟思往日歌舞不嫌奢舊宅隣人指頹垣蔓草遮
鴉飛原樹遠雨過市橋斜辛苦徒爲爾何妨典莫邪

漫成

歸惡由來過勝遊乘閒況鼓木蘭舟今宵骨肉山中
夢肯薄燕秦尚未侯

蘭亭

蘭亭當孔道束髮漫經過屈指亭上坐白首慚無多
今日果何日摳衣更捫蘿捫蘿入荒寺龍飯循崇阿
山僧爲我指新構今如此好事荷名公選勝尋舊址
憶昔沈使君徵詞文太史翰墨冠一時傑麗奚足齒
轉眼荆棘中牛羊對斜春何況永和事誰眞揖長風
曲溝雕檻下脩竹芳林叢賞適惟所遇今昔理則同
君看亭前靄朝華暮還彩人物有代謝山川終不改
新亭泣楚囚桃源避秦亥當此太平時寧惜尊如海

夏日喜裘山人見訪

矮屋苦炎蒸微薰雨作晴茶烟當牖細槐蔭匝檐清
五十須宜白三朝服尚青故人勞遠訊脫粟話平生

滁陽道中

近違官署遠辭家村店屯莊隴日斜借馬問程詢地
主看雲到處指天涯鍾山氣紫長江晚碍石風清魏
闕華隨例趨朝郎　恩澤爭慚麋鹿門烟霞

大柳驛次壁韻

荒屯古驛桂合莫只記曾來不記名亭負淡烟詩板

劉樓頭斜月酒帘明

夜過磨盤山

雲烟籠月色燈火動秋聲獨樹三家店層岡百折程巖鼓芽徑斷澗溢荳畦平隱隱行人語山城報五更

瀛海道中

夾道垂楊綠蔭長丹村棗熟水梨香初晴馬步春沙捷剩畧聲聲出堡墻古驛小堂新買肆野航深沛故農疆相逢且莫驚雙髩世事紛紛未可量

白溝道中

白溝河北長安路十載重遊總非故水汪泥淤不可行競取傍蹊穿古墓墓地苗畦曲岡通回看大道中荆中我來不作楊朱泣坐待泥乾日正紅

新城道中口號

按轡沿村問誰家酒最賢尚堪沽一醉剩有雇夫錢

其二

昔道梅無色南枝已盛開春風同庾嶺誰遣後先來

及郊漫成

兩京鰲立四千里一劍遂飛二十春磨礪更將朝魏闕抽看猶覺斗文新

其二

傑閣重城麗九霄輪蹄輳集紫塵飄明朝拜舞鵷班後側聽堯階奏舜韶

其三

金紫鮮新玉勒驕滿城得意舊同袍頹顏瘦馬慚相遇畢眼先逢二尺綃

其四

紫禁深嚴絳闕高側邊不是白麻招題詩莫入元都

觀秋色方濃不重桃

見劇

香霧輕籠五鳳樓月華高傍九天流鵷行濟濟聽琅漏虎旅桓桓接御溝燈火前呵元輔入鼓鐘宿戒內臣休瞻依莫道 天顏遠終勝滄江倚杖謳

贈黃星野

相逢紫陌頭喜劇淚還流時命已如此胡不歸鄉陬君言鄉井念一日幾登樓獨憐七尺軀栖栖未能休方今 明盛際賢俊皆公侯誰甘抱黃犢腐與草木

儔種種頭上髮黰黰塵中飱厨無太倉粟箸有前席
籌焦桐出爨下園道倚邮郎世事未可定溝壑非吾
憂我聞髮上指呼童洗雙舟岸冠共歡笑月上高城
秋

萬一樓集卷八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詩

萬壽節慶賀禮成

紫極純休集丹庭協氣浮卿雲流象輦旭日麗龍樓螭首簾開錦鵷班珮委球懿儀卑漢宋和樂動虞周嶽海祥千禩梯航會九州 春秋方鼎盛夷夏允升猷金鑑元臣錄璵卮 聖母酬偶來逢 介典歸詫勝封侯

次呂望松年丈韻

兩京千里客何事獨宜人篋底長楊賦林頭碧甕春一毫雖奪命百巧不如真迢遞南還路秋風幸御君

辭劇四首

曉風 天闕曖星月燦晴輝袍笏宿自戒拜舞隨臯夔 天威常咫尺萬里敢少違闕辭禮則然心迹各有歸逡巡交戟下恍惚 龍顏回

其二

十載萬里到犬馬無韁思黙黙無吐所匆匆又言辭聖神建皇極百辟皆師師謀謨駕虞夏欲贊艮無詞翹首望宣室祥雲繞罘罳

其三

乾坤一迂腐忝竊十載餘裨補無分毫魚食出有車猶然厭疎逖書空嘆居諸鄧禹艮笑人揚雄亦誠迂解嘲非我事吏隱名誰俱

其四

出剛逢故人贈策勉且覘世運方中興守正愼勿回憐予髮雖種此志艮非衰綠楊南陌騎黃菊東籬杯至樂隨處足多願將何爲

出京口占

赫奕雙旌引八騶整容清道隘高閭何如匹馬懸孤劍到處蕭然野興餘

水月菴次劉少鶴公壁韻

小刹藏危壁斜陽客漫過僧齋牆下圃學說塔邊歌鐸襯林聲遠窻含野色多物情隨處適何必嘆蹉跎

霸州道中贈呂望松年丈

本因避地越名郡亦以嚴程棄小舟好去漫逢同解

鋖 神京漸遠一登樓尊開黄菊三更月旆捲垂楊
萬里秋從此南行皆坦道鳳皇臺上足淸遊

早發商霖

短角霜催早孤城月映淸渡頭呼驌艇巷曲見殘燈
征鴈乘風遠棲烏觸霧驚客情嫌絮薄翹首日東升

留智小憩

繫馬向何處疎楊抹淡烟野蛩斜日館霜鴈杪秋天
客久勤看劍官卑怕問年同袍知我意不辭共蕭然

發德州本之恩縣欲瞻岱嶽改由平原

躭奇頻改道策馬又平原秋風隨處好地主况多賢
人生貴適志何必懷故園官高責亦重服樂誰百年
蕭蕭穿柳陌喜無塵事牽千里未爲遠振屐著雲巔

謁顔魯公祠

同槽失駑驥寒歲知松栢列郡二十四握符同肉食
不有漁陽鼓平原狀誰識鑑貌豈云殊磊磊心獨赤
清祠闃閴中塵網垂四壁束帶仰遺容秋霜凜生色

素食

晝行怯風塵早起見星月庖人進蔬食不敢及常饔

我來遊泰山非爲福與孽齋戒亦有時殊異佛老說
乃若縱口腹素性本非屑雅淡良稱情表微聊短列

仙蹟歌 有序

舊寮張緯菴武庫揭石刻十字於堂余讀數
四不能通曉道經靳莊憩遲賢亭忽見其石
於壁鄉人謂此靳僊所留或謂呂純陽所畱
乃號吪歸別去急彩變飛雲十字也感而賦
之

離奇十字大如斗非篆非籀亦非蚪武庫張君何好

奇爲標署壁當座右邀我摩看字不知摩娑兩眼惟
呼酒長淸古道遲賢亭粉墻瞥見令人驚父老爭言
僊子蹟相傳點畫皆分明便欲題緘寄武庫字明義
隱疑非經古今奇事傳來夥安得分毫辨眞果斷石
殘紋且足珍况此心畫形天眞鬼泣神愁幾千載蘚
剝霜侵終不改敲出應令紙價高鎭此山川定生彩
亭前車馬時時過忽漫其奈神仙何摽雄古來識奇
字請續昌黎石鼓歌

登泰山偕坪石曆公望松呂年丈

一騎出燕關千里登泰山翹首覧八極不覺回愁顔慨自乾坤分太乙名山大川皆有匹委蟠峻極不可攀獨數五嶽茲其一維帝出震艮所終扶輿當此宜尤雄軸聯齊魯帶海表勢倚日月穿雲中穿雲帶海鐵爲質鬼斧神槌仙所邑尼嶧分靈汞不磨七十二君奚足述縈廻石磴垂半空會升翠輦驂蒼龍遺壇古碣苔蘚合金函玉簡雲烟叢愧我昂藏徒自負半生四海勤奔走司馬窮探只匣琴孟陽瀟灑憑杯酒此來正值秋風淸況爲長者揚前旌整冠四顧鬼物

匿振履入嘯天神驚山靈尤喜能愛客披拂纖塵見眞色星稀殿角秦樹青日觀峯頭楚江碧楚江秦樹萬里通 天闕崔嵬見九重便欲乘風叫閶闔憑陵來此書 神功神功聖德浹九域山下時常薦牲璧禮隆秩正式萬古後大肯襲嬴劉僻竊生 聖世幸有餘縱死敢草封禪書百年名勝甫一到拔盡悒鬱忘狂迂

大夫松

蒼鱗直幹挺巖阿八道曾承鳳輦過但使長條能蔽雨祖龍一字未須多

曬經石

石上金經鐵筆臨石邊流水自鳴琴人情但仰雲巔勝林麓誰閑躡屩尋

兗州道中懷古

瘦馬風塵客長亭砧杵秋雲飛開岱色日落漾黃流麥種牛犁擾林稀栗碩收兗東多古蹟都上郡南樓

王越峯對峯二使君宅夜坐

聚散本無憑何期對此繫小園霜熟柿素榻月過屛

茶竈火添數琴囊塵拂輕明晨各翹首天際見殘星

徐州歌

徐州洪上黃流漲千里長堤不能障一夜水高二丈餘水退還留泥一丈京邑巍巍天北頭東南飛輓此咽喉 神堯憂切應宵食大禹功高何日收

雲龍山偕呂駕部赴鄭計部萬水部召遂過戲馬臺弔范增墓

晩照山亭麗秋風雁翅齊柳迷尋寺徑水拍護城堤青眼無新舊黃泉有是非倚臺看古墓岸幘忘前期

望閔子廟

汶水入河流遥環閔子邱不緣辭使命誰識勝由求棟萊棲烏陌蘆花落鴈洲肅瞻清廟近征蓋一爲收

宿州食麥

數角比珊瑚何如赤滿湖江南稱美味不獨在蓴鱸

濠梁驛有感 有序

濠州我 太祖龍興之地去莊生不知幾千載而觀魚臺在焉感而有作

驛枕淮流幾度來陰晴昏晝總塵埃地聯南北中千

里氣會貞元冠九垓漢帝斬蛇曾有澤莊生夢蝶亦留臺窮通千古知誰得何必濠中惜棄材

紅心道中

山館野雞啼曉風班馬嘶草平知地曠雲壓見天低短徑緑橋轉頹垣倚廟敧逢人問行色津路未全迷

偶逢

欸段烏驢白布袍挈囊書匣小童挑蕭然茅徑隨僧去不顧紅塵驛路飄

過滁州關山

鳥道石磷磷攀緑觸雨痕北來無漫客南去有孤臣風力欺裘薄霜華入鬢新金陵遥在望不見會稽雲

滁陽謁王文成公祠 改舊作

清廟儼禪祠雲霞出沒奇烏啼當午日花發向春枝山斗追韓愈常彝望子儀本公眞面目學屬說良知

豐樂亭謝石東泉陳庭祝二公

故人當路尚多情攜我林亭落日晴高樹含烟新帶赤長河繞郭舊涵清雲依石壁過禪院鴈逐霜風起

釣汀寵辱十年同似夢遺踪何必問廬陵

還南次盛仲交韻

世故紛如江海潮曉風西落暮還饒燈前劍逐雞聲急塞北霜催鴈翅遥舊業欲空官愈拙壯心猶在鬢先凋大城可隱君休詫我亦誅茅傍碧霄 仲交别業在大城山

訪張海陽京兆遇倪少江明府盛雲浦太學分韻得暮字

凄涼國士憐迢遞江關路潮上曉鶯鴻林深午沉霧停舟漫客過說劍雄心妒百歲共襟期相逢豈嫌暮

次韻答東莞譚山人

嶺表稽南江海遥相逢兩度不緣招懈無白璧酬青
眼羨有丹心注紫霄親舍獨看征鴈去客窻常值好
峯朝百年奇晤乾坤幾忍上河橋悵酒標

其二

梅花初綻竹邊枝古院相尋得所師脫粟故人官日
左轉蓬遊子路多知高城鼓角氷霜夜小閣簾櫳栢
葉巵 聖世艮逢懷抱慊漸離歌筑不生悲

寒夜獨酌次顧武選韻

剪燭圍爐坐旋呼酒作儔白頭千里念瘦馬廿年遊

鼓角天風遠氷霜渚鴈愁高吟何處發隔竹小堂幽

李貞陽寅丈履任後按部便道迎養贈別

解韍隨理劍仍挈綵衣從歲晏趨程急交新別意濃
江魚浮傍日塞鴈遠乘風山色環城麗何時載酒同

庭芝晚秀篇爲張鳳樓寅丈令叔北堂處士賦

靈椿百尺盤雲霄靈芝根下初生苗瑞景堪描復堪
後好比張公老生子張公張公湖海豪堂中有母冰
霜操早年無父晚無嗣獨舞斑衣進芳餌於赫天道
原有知肯令伯道終無兒房櫳曉起祥光燦弧矢秋
張異香散仙果生遲海島奇珠含老蚌迎朝曦定知
蛾述光貽穀會見鶯遷上喬木一身重義本來輕萬
事從今依舊足連枝玉樹尤堪誇金陵文藻稱名家
識荆許我將雛鳳春色頻看江上艖

除夕 丙子

雲滿長空雪滿城晚風隨雨落軒庭登樓望 闕遥
依郭爇鼎圍爐緊促屏鼓炮千家通萬國琴樽孤館
足三更懸知 聖主崇元化明發 垂衣妥百靈

元旦 丁丑

小園飛雪漫高枝瘦馬停驅獨坐時人幾百年過巳
半官方久任拙偏宜溪邊石徑梅花閣山下茅堂栢
葉巵棋局儘閒文史靜白頭甘旨付癡兒

石城門送馬晱臺

撫劍同驚去路遥石頭城下理輕橈高崖積雪臨江
館斜日寒烟送海潮鱸網遠收歸戍浦梅花新放傍
官橋陽關唱徹寒雲結誰共登樓話六朝

送駕部熊少臺曹長歸光州

金陵春雨上離亭屈指枌榆十日程渡口膠舟潮正

滋闊邊驅馬雪猶凝寒雲入塞燕臺迥霽彩當樓楚
澤明父老逢迎詢六代爲言山色舊時青

送蔣憲部得告侍養

匣劍趨庭急行旌浥露輕康莊千里足烏鳥百年情
春水吳門綠秋雲魏闕青須知松竹色雪後愈增清

送華豫菴使君赴永州次韻

長亭猶喜一樽同後夜離魂逐轉蓬鍾阜萬年當冀
北湘流千里到吳東衡蘭爆爆連雲馥粵樹重重暎
日紅君去有文饒子厚揶揄記孔烟春風

槐蔭雙樓爲天長謝上舍題

古院藏深鴟孤槐夾兩樓槐高雲意遠樓敞日光浮
綠蔭鶯啼曙丹成鶴薦秋何年容綬帶清嘯激淮流

江行

萬里蠻山引輿長東風鼓棹出吳江烟迷柳色重城
渺日暎桃花兩岸芳賈誼眼中無絳灌宗元身後有
蘇黃總輸春酒柴桑綠常對秋籬滿徑霜

天涯

天涯花正發南去趂芳晨烏道雲千疊猿烽月一痕
舊遊寧憚遠短髩却嫌新　聖主崇明德何當問遠
臣

攬鏡

攬鏡不成字稜層眼自青多愁顏易改寡合道難行
春暖車前草秋高塞外鷹揚旌撫長劍剩有少年情

訪友途中口占

繫舸覓輕舠蕭然過野橋桑黃斜日照麥秀暖風摇
岐路關心久雲山入望高問津如有得彼岸定非遥

喜汝誠家叔見過

懸聽軒開宴跫然慊履聲宦情同髩薄稗語雜禪清
梅雨侵堦綠茶烟拂榻青喜君多病後能使百緣輕

將赴滇徐南葵以詩見贈次韻爲別

抱甕常思學邴平驅車尋復問關城陵晨悵望西郊
雨入夜囘看北斗星湘浦漁舟新水綠貴陽郵舍舊
山青邛溪滇海俱天末安得鴻飛寄遠聲

大雄寺千佛閣雨望

雨暗關亭遠城深梵閣幽辭家千里客換酒十年裘
水際青山渺烟邊綠樹稠有懷誰與晤搔首自悠悠

草平驛次韻

荒村古驛嘆郎當斜日殘雲曳短航萬事古今誰逆定百年天地我偏忙夢魂入幻歸秦望劍氣凌空拂點蒼山海半生蹤跡徧愧無分寸上明堂

徐橋

當年曾下榻此地尙名橋漢業今何在雲山總寂寥

樟樹華光閣

毎臨古渡一登樓曲檻層梯碧樹頭庾嶺雲烟蠻瘴路鄱湖風雨利名舟車書會極千年遇琴鶴衝炎萬

里遊雄眺儘堪搔短髩夕陽孤鳥動鄉愁

醴陵道中荷池

曲隝斜塘處處蓮花紅葉綠露華鮮可憐不在王侯館暎日迎風只自妍

其二

掩暎清標六月寒道旁誰護赤欄干秋風結子顆顆實還上侯家碧玉盤

荷塘驛次趙鱗翁韻

平岡曲峽繞廻塘越騎蕭蕭入楚疆折檻舊來入少識抱琴重過曲多傷蘭紉秋色淸香遠劍拭星文紫氣長西去五谿還六詔荆湘囘首亦吾鄉

桃源洞

憶昔山深可避秦桃花千樹四時春而今車馬紛來往不必漁郎更問津

桃源道中

峽曲疑無路橋橫識有溪小潭秋水碧高樹午陰齊茅店沙堤側茶菴石磴西桃源眞有洞應傍彩雲低

沅陵道中

昨過馬鞍山今上新開坡登登疑升天前峯猶嵯峨廻旋曲折斷復續側曠俯仰平緣顚叢林蔓障豺豹窟崩沙疊石龍蛇羅古稱蜀道難鳶墮猿憂攀驅車我曾過輕陟無愁顏若以彼方此李白應懷慚所喜奇峯并絕壑神槌鬼斧元工鑿直者如昂俯如拱奔如放兮止如束鼎離屏簇海薦濤玉噴環鈎虎嗔搏其餘可驚怪比比如魚鱗應接且不暇何暇揣其眞白雲吐幽洞斜陽上高岑停車漫呼酒斂衽調淸琴琴聲悠悠繞空谷可憐僕御非知音

歎玉泉

泉石原留癖其如歎玉何江風秋起早山雨暮來多
巖竅栖烟霧流長掛薜蘿小亭當路側繫馬一高歌

辰陽伏波祠

古廟臨官驛瞻依一惘然椒房分漢月銅柱鎖蠻烟
山廻樓臺峻江澄蘋藻鮮當年終牖下名姓孰為傳

船溪驛用陳貞亭使君韻時使君已得告

問津纔離武陵船蹇騎常穿萬仞巓絕壑懸厓迷霧
徑孤村小驛夕陽天五溪衣服烟塵底三伏炎蒸銅

柱邊短鬢壯心徒抱恨故人先我得眞詮

種山詞 桃源道中作

山高壁峻上觸天猿愁鬼寂無平田何物老農忘辛
苦荷鋤直上懸厓巓戴星荷鋤兼裹飯及到山頭日
將晏回遲又恐遭虎狼午餉安能復歸辦揮鋤自喜
無沙石昨日新燒土猶赤險側租牛不可耕敢說年
衰手無力力盡還愁下種遲天乾土瘠苗出稀收成
一畝不盈斗官司猶授輸租期

戽水詞 沅陵道中作

男子淘泉婦持斗旋戽旋淘不停手田高水淺嫌溝
低更於溝上重作堤重堤疊戽不辭力當午盈疇暮
仍坼五日不雨半不收今年歲事同去秋道傍征人
猶許語催取丁夫任行李征人萬里雖可愁郵亭供
帳皆新脩眼前斗水抵升乳彼此相看誰可已征夫
聞說俛首嗟蒼茫落日西山斜

羅舊驛次徐使君韻

倚席山郵靜孤村正晚霞蟬鳴墻角柳馬飲渡頭沙
禱雨叢祠鼓飄風樺樹花悄然生遠思不為惜年華

偶成

倦遊只說山林好許國能辭道路難昨自伏波祠下
過江風曾不異嚴灘

萬一樓集卷九 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詩

祷雨詞 沅州道中作

山前山後禾可燃大村小村急祈雨老師書符驅洞神長蛇短蛇貯盆甾南村山頭雲忽生須臾風雨來如傾兒童鼓舞競誇奬我師設法眞有靈霹靂一聲虹跨澗北村共訝雲將散應是神嗔禮未勤明日重將脊果辦陳肴列果邑色鮮鳴鑼擊鼓拜禮虔師云

神喜雨可俟啓笛看蛇蛇巳死

波州鋪

度嶺思停轡村墜不待呼嶂烟淸繞樹沙露細平蕪小院飛蝴蝶荒山啼鷓鴣壯心今巳老猶自取長途

禽言

山高可梯海深可航風雨有時收豺虎有時降千古荆棘人心訛眼前平地翻成波行不得哥哥

荷擔詞 平越道中作

朝荷擔暮荷擔朝發北山頭暮宿南山底鎭遠江邊春雨多騰衝城下秋風起一擔相將二百斤一行無慮三十里百里分爲五日程午飧只褁晨炊米烏道猿厓鬼亦愁斗笠鶉衫肉皆胝征夫偶逢頻問勞豈鐵爲足銅爲肩故國欲耕無寸土官司猶索租庸錢飢寒無奈棄鄉井始爲暫計今忘年流離滿眼誰骨肉疾病所藉惟虔炳明將九死博一生酒家一卧猶稱仙

淸浪懷李將軍王參軍

故人騰達去千里訝重經山俯苗村遠江環幕府淸

當年生死地此日往來情征馬臨關路長嘶不忍行

偏橋贈陳將軍用壁韻時方喜雨

雙旌搖曳萬山中到處逢迎道未窮溪曲總纒元豹窟城高半倚白雲叢臨崖梵宇斜橋度絶塞苗村小徑通喜遇故知廿雨後且呼美酒學無功

悶

蹇劣憑誰訴支離轉自憐愁來狂似醉靜後强如禪丹障雲過麗青林雨霽鮮經年無鴈到安得遠書傳

飛雲巖

清泉百尺山頭飛山廻路轉巖崖奇桃源天台不可索鬼斧神槌詎能鑿想昔鴻荒乍欲開雲霞五彩空中來剛風一吹成大塊靈芝萬朶瓊爲胎不然羣龍出海底毬結纓聯帳天起鰲足龜文八表齊留鎮窮邊不輕徙我來幾度勞行廚俯窺仰視心神紓掬泉鑿石洗且礪疑抱日月鞭雲車

雲溪洞

早憩飛雲巖晚過雲溪洞晶皦日月明瓊結虬虎縱輿人對予言此洞深且封裹糧半月行有路通雲夢

輕風拂冠裳瑤草迎車從振履復徘徊瞻顧心神動恐有仙人棋披雲愼無哄

瀼霞慶朱明虹使君次原寄韻時過黃平驛使君屬也悵然賦此

文章政事總無前三載琴書蜀道烟報國常存留犢意憂民還續捕蛇篇水聲帶雨春浮郭山色連雲晚入軒自識元暉多勝抱何緣對酒共陶然

安塘哨

原平寬繞堡山簇直當樓記取安塘哨雲霞分外幽

喜客泉

靈泉能喜客萬里幾回看小寨荒烟碧青山落日寒

龍窩鋪

壁立高崖斗帳堂雲烟蘿薜共青蒼下車一飯蕭然適忘却行旌在夜郎

普定行署後竹石

停車撫長鋏深愧廚中魚檐楹足徙倚竹石幽且俞巒巖點蒼翠澗壑涵清虛崢嶸咫尺間勢與衡嵩俱小亭當曲陝況可居琴書所少故人對把酒翻成吁

普定圓通寺山亭

古寺山一隈升堂復穿箐危棚護層梯小樹倚廻磴絕頂浮圖邊別啓軒楹淨參差綠蔭濃寥廓丹霞暎香茗老僧供笑語飛禽應一眺盡雄城心與浮雲競

疊水

滄溟有路通天漢仙客乘槎事非誕支機只說牛斗垓誰將移瀉西南來湍衝抑遏號且怒雪歕雷轟起烟霧懸厓涉級飛更奔子胥盛氣當海門蚩尤甲馬驅百萬一吼應教望風散丈夫意氣憑乾坤據鞍長

嘯紓神魂當年神禹曾排否何日女媧還借手蒼茫
雲日升高林水聲時帶青龍吟霹靂一聲厓畔起飛
作甘霖萬方喜

關嶺

不須言萬仞壁立疑無路之元寸步登相戒勿反顧
古廟鎭關頭雄壯默爲助想昔開闢初設險豈云妒
華夷當有疆愼守勿輕虔將軍勇蓋世揮劔南人怖
生多開拓功死寧薄蠻部未了中原心星隕元臣故
瀘水炎瘴高劍閣寒雲布今古瞬息間　聖主開靈

祚四海總一家梯航總安步負劍事遠遊短髮違長
慕四眺萬山平蒼茫日將暮

盤江

盤江水淺且深淺兮蛇虺肆深起蛟龍吟盤江水濁
更淸濁兮百穢集淸帶腐骨腥厓高峽亂波廻急毒
霧愁烟雨山溢　聖主垂衣萬國寧魑魅斂怪波海
平蠢爾噍壤庸無靈天遐遠涉非吾欲一飲須敎滿
吾腹剛從江東飯暮在江西宿載揭還載厲濯纓旋
濯足河神狎吾愚山靈忘吾俗不須重挽天河洗更

爲西南斷鰲足君不見呂梁之水千尺高丈人出沒
如空壕百年萬事信所遇踽踖肯學兒女曹

南安道中

改路人何在環山路自悠關高鴉翮倦日慘瘴痕浮
小刹泉聲曉空亭箐色秋雲嵐知避客旋向馬前收

江西河

謾隨山峽望西傾幾處蠻家月色明縱入盤江不爲
瘴東流終會海潮平

聽雨

山雨來何急淸聲促漏頻苔堦落檐溜巖壑長泉瀼
楊柳枝猶密芭蕉葉正新秋風助蕭瑟偏動遠遊人

新興道中

日出雲猶嵽山村景色和遠場成市早小寨放牛多
隴曠憑人種途淸耐客過傳聞羅鬼閧不敢越關河

過萬里亭

聖主千年會中天定八荒滇雲當徼塞化日儼京邦
禮樂冠裳洽車書草木芳孤臣忘犬馬萬里把星霜
兀突關亭碧崢嶸劍珮蒼倚欄思蜀隴弭節隘周疆

開沼當時事祠神舊日章是非俱入幻今古幾當陽
馬背分秋色刀頭看月光何緣祠明德不愧遠遊縕

青溪洞

遥看山閣麗默識是仙宮入洞烟霞幻明松屈曲通
想當天造設鬼斧盤螭龍高架復深入窈窕還玲瓏
不作王侯宅只許仙人從千載瞬息間萬里披洪濛
僊人何處去僊洞蒼苔封山深荆棘遍路僻豺虎蹤
聖主崇皇極清穆萬國同美人多雅致芟刪還淳
風流水薦清響密箐含蒼蔥丹厓懸磴側青薜小橋

東巒陶遠遊客繫馬嗟艮逢

交水道中

五華遥可指交水路猶長曲峽松開徑荒村棘補墻
女郎鞭燕麥客子上龍場慘淡斜陽裏高臺可望鄉

武侯祠

力戰擒還縱雲邊鐵騎勞乘時南撫孟定計北誅曹
瀘水清炎瘴滇關足澗毛萬年遺像在日月漢空高

歸化寺小憩雨

客塵方欲洗風雨滿天來松院憑軒坐[illegible][illegible]素懷

發歸化寺喜晴

堤柳隨風舞兒童躍雀迎錦袍映新日喜得雨中晴

中秋圓通寺玩月

最好中秋月邊城也自明巉巖影蒼薜曲磴映丹楹
徙席絃歌擁憑欄烏鵲驚鄉關同此夕尊酒可中庭

夜坐

紫塞巒山外青燈旅帳前短箋元倚白空館夜如年
海覊光乘月關高氣吐烟登樓思拭劍庭樹露華鮮

臨元守道小亭

錦亭堪寄興兀坐頓忘機竹箭芳叢小芭蕉古岸齊
河穿侯第窈山繞女墻低啼鳥秋雲外飛花玉局西
尊開仙客過簾控吏人稀徙倚渾無俗何須問釣磯

閏八月十五夜紫薇堂玩月

蓬飄初側席桂節再逢晨月色明於舊秋光老更新
叢芳含玉露闊海淨炎塵不盡尊前興空羈萬里身

閏八月十五夜呈劉學憲

把劍悄登樓長空月邑浮百蠻雙短髩一歲兩中秋
摩漠雄慚隼營巢拙比鳩有懷歌九辯蕭瑟轉成愁

劉學憲秋日試諸生

桂香飄滿院菊蕊綻盈堦風高天氣爽翽曦上三槐三槐鬱參天其始藏草萊芟植不以時能令突成材六詔古荒徼淑氣久乃開　聖主會千載文教敷九垓美錦付巨手梁棟資培栽空庭懸玉鑑清光動纖埃碧關翔彩翼昆海揚神鰓行看雲五色飛繞　金罘罳薔薇與桃李何足塵池臺飄流嗟宋玉作賦徒多才陶鎔欣萬類袖手暗三乂

太極山

太極山無恙樓臺烟霧紛新城雄百雉舊井繞千門怪石芳叢立長流曲峽吞當年攜酒客今到幾人存

祿豐次羅樞所韻

蠻山多舊館皇路異新豐萬壘浮雲外孤村落照中燕關秋鴈斷鯨島暮鳶通解劍同呼酒相看憶遠宮

蘭谷關

驅車過蘭谷采采不盈掬芳草滿深林何如當路馥

響水橋

小響不足聽大響里耳驚悠然蘭谷底何似總無聲

秋興八首

滿川秋色四山圍斗絕孤城暎落暉卒自遠屯輸稅到士從夷案授經囘中原才子俱臺閣遠徼征夫獨酒杯翹首風烟歸畫斧五雲縹緲壯　天威

其二

碣石天空　漢闕高炎風朔雪總分茅仲舒東閣延偏阜汲黯淮陽臥未牢鯨甲影搖開錦纜栢梁賦罷進葡萄虎頭關外烟塵淨遥望燕然籠戰袍

疊韻其三

豐鎬周京卜洛前枕吳襟楚控幽燕江潮夜動秦淮月山氣朝紛洽麓烟舊掖竹埋梧挺挺中臺蘭署柳鮮鮮故人詩酒豪華甚大代興亡藐昔年

其四

禹穴遥臨天目東越王臺上野烟籠錢塘潮應諸溪日鴈蕩雲開五泄峯鐵笛倘留文士韻浣紗常照美人容霜清月白蘆花渚鴻鴈高飛過楚宮

其五

憶昔初乘使者車會將漢檄諭巴渝汾陽路轉逢遼

吏夢澤帆開問酒廬五嶽仙宮雲日外九河秋色斗牛墟子長原是遨遊客萬里分藩未足迂

其六

碧雞金馬兩關雄千頃湖光上華峯玉露暗霄芳徑白錦楓高映畫帆紅瓊檐日暖簾垂地銅柱烟清劍倚空庾亮儘多乘月興登樓安得共從容

其七

峩嵯峯巒曉霧飛點蒼巖竅落霞棲驛樓垂柳燕雲接鄴署幽蘭楚畹移諸葛營祠寒草遍王褒車馬亂

山迷風塵重到還依舊龜筴由來事未知

其八

終古乾坤蟻一區咸京宛洛孰羸輸夢回莊叟原非蝶歌罷馮生漫爲魚七澤風光馳獵騎三山雲物擁樓居憑多詞賦俱成幻且對黃花笑撚鬚

登姚安城南威遠樓

百雉孤城十仞樓沉寥天氣萬峯頭渡瀘甲馬金沙曉畫斧車書銅柱秋昆水漢宮波自濶蒼山秦海石還留綵韆鸛雀西南望爲報班生已倦遊

易門龍泉洞

深山一竇開軒敞雲霞爛梯蹬窈通元棲臺兀連棧交加古木芳清淺靈泉瀾落葉泛寒流化作胡麻飯

聲遠樓疊舊韻

蹇步當時已倦遊十年萬里更登樓揮金早愧鋤園伴投筆今非出塞秋貂錦謝端歸騎擁蒲葵江上釣綸收行藏吾道尋常事笑倚危欄酩醉眸

回蹬關

惆悵西南路馳驅未息肩四山平接漢萬陝曲藏川

遠哨沉荒日孤村出箐烟蒼茫千古在鴻雁幾回旋

武定獅子山

錦障排空起琳宮絕代開雲飛接巴蜀日出見天台亂後人民少秋深瘴癘埋同遊俱仗劍不斷徑中萊

早發廣通

雲鬢星微露風凄雨暗霏平林遥見火小箐忽鳴雞關靜狽烟息嵐清鳥道夷尋常望鄉處芳草任萋萋

山家櫻桃花

剪絳銷瓊簇紫霞初冬物色讓蠻家十年來看渾如

脩不信遊人髩便華

普淜道中

寒日荏風慘淡雲亂山深峽寂寥村遠遊何物堪相對瘦骨疎毛蹇步魂

邗海城次王白嶽韻

孤城飛騎日斜歸負弩横戈擐鐵衣隼入雲端鞲暫脫鹿藏蕉下夢終非蒼山積雪含青障碧海澄波浥紫薇短劍塵衫拱混跡斷腸垂白釣魚磯

曉陲唐按察邀迎帥侍御

喧塡車馬到庭除擁被申腰止偃如曉夢初回渾忘蝶𥧌知期會有尙書

蒙樂山

我旋日云邁我駕稅何在千里蒙樂山蒼翠色不改有峯俱插天有麓直緣海雲霞出沒奇倏紛暮還靄中有神仙居鍊石成五采何當凌絕巔相攜抑元宰

新田驛

梅白櫻桃紫相依傍碧岑幾程天欲盡孤館霧偏深斗邑侵長劍風光入素琴一官仍未達徒負百年心

登景東凌霄城

斗壘憑臨十雉城百蠻孤塞頼藩屏周疆尙遠天垂盡禹跡當窮地亦平蒙樂曉寒都日暵瀾滄春瘴海雲迎酬 恩到處懸長劍何必燕然始勒銘

喜晴

坐久窗忽明日光來屋角徑底檐無聲雲開見巖穹高樹弱輕烟懸崖歕清瀑雙旋帶烏聲冉冉轉林薄

石洞哨望蒙樂山

癡兒聚奇石築疊成岡巒落磴雜花木亭池涵清漪

圍環纔數畝寘朋足盤桓寧知乾坤偉到處山川寬蒙樂峯萬仞蟠結千里寒高樹遠若薺小阜翔如鸞飛泉落千澗蒼壁穿雲端寵嵸亦窈窕四顧皆巑岏蒼蘿掛虬松芳叢繞鯨盤雄眺壯心目始足稱大觀況夫中原勝崑崙滄溟干九河并五嶽環拱共長安達人振高足揮麈恣淸歡胡能局一邱如蟻遊寸菅顧昨登泰山躚躚矜鵬摶作賦千萬言墨跡猶未乾居然如夢寐吳秦俱漫漫乃知齊物論莊生原非謾仗劍四海窄袖手足一丸孰癡還孰哲誰缺輸誰完

泌湖春水漲五洩秋峯攢故園清景足杖履尋常看翹首白雲斷何當理歸鞍

定邊道旁木

定邊夷民舘到骨定邊山田不生穀定邊山路繞山腰萬木蘢蓯蔽巖谷桃僵李韜不足言合抱松杉卧當麓蟻剝苔封野火燒舊者未盡新成簇虎狼出没盜賊多斫伐不使藏麋鹿人民稀少道路難梁棟棄置櫰桷閒我來儘有匠石慮轉置無力徒成歎咸陽宫殿高百尺杜陵豪客思千間人情時事不相值大庇誰獲開歡顔生莫作定邊民喬莫作定邊木鶉衣磬室橫道側寒雲凍日隨關山

鳳皇山

四山蒼翠俱接天一山遥望尤巍然巖巒崒嵂宿氷雪晴雲皎日爭新鮮人言此山名鳳皇深林往往藏神仙年年百鳥來朝日雲中時下黄金軒我聞便欲凌雙翰乘風直上看幽燕燕關阿閣高百丈佳氣直與岐山連

望見蒼山雪有懐王白嶽憲長

美人蒼山麓栽花勝金谷洱海生月光賔朋正燒燭相逢會有約援我錦繡軸看花更登山醉卧芙蓉褥人事苦不齊奔走徒碌碌驅車望遠峯鬱律倚亭毒劃然開我眸瞻眺轉增局但見峯如銀不見人如玉炎方氷雪稀十月梅先馥玆山胡獨殊瑤彩經年宿皜潔何足言孤高映晴旭光齊入君簾照我塵中轂君顔恍若承和風動修竹

賔川漫興

梅枝先臘舒春意旌旆衝寒動曉光殘雪隱開荒壘月淡烟輕抹短墻霜金沙源遠歸巴峽雞足峯高壓點蒼倚閣翹看雲邑異何緣載酒學潘郎

萬一樓集卷十一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詩

九鼎山

星磴虹橋寶閣攢彩霞蒼幹碧峯寒憑虛躡險神飛動况坐平林仰面看

其二

曲房斜閣倚巖開檀鼎烟清繞石臺山色入窻依舊綠鼎霄贏得白雲來

賦得瀾滄呈華兵憲

禹跡西南遠瀾滄畫斧涯山從巴蜀到水自吐蕃來鐵騎唐藩重雄城漢郡開風塵談笑淨鎖鑰更誰才

青華洞

莫高匪天登無梯莫厚匪地通無微青山敞華洞蟠結紛虬螭方識地有竅肯信天難幾人傳昔年有奇客秉火會齋數剛食仙踪杳邈不可躡捫跡回來常嘆息自此無人度石梁落花流水雲空碧我鄙疑此中直與冥關通神人當紫極日月照元宮華胥天帝定詎數瀛與蓬不然誰與集鬼斧暗中槌鑿開瓊戶我曾燃寶犀照海見水府亦曾乘海槎支機懸纖組臨風不覺夙心雄掇鍬便欲驅神工剖開萬古夜壁立千仞峯一覽盡真境不使烟霧濛所嫌洩天祕翻令造物忌回首乾坤總一竅至止何須論巨細欲從洞裏覔乾坤易爻八百從頭味

登山

雲白山青日正紅錦旛瓊帳最高峯世間萬事看人好兀坐平林把一鍾

龍馬箐道中

綠樹崇岡杳蒼蘿曲峽踪梅花矜臘色傍水故橫斜

鶴劍篇寄繼樞所寅長

美人贈我鶴慶劍畫影騰空未云厭在匣時聞龍虎吟拭土芙蓉更生豔出常珮帶入寶藏神姦遁跡物鬼斂默想當年鼓鑄時山開溪涸風胡馳亂髮流金還自躍龜文漫理分雄雌君先握雄雌授我純靈奇氣盤虬螭目搓秦客驚初見突陣青龍馳紫電少年欲斬佞臣頭蔓巾持抑黃金殿太平盛也乾坤寬風

淸中外無恩怨憶昨同擿過碧雞匣中隱隱愁別離
珮登三事張華在抵掌伊吾各有期天生神物終當
合魁首延津彩霧迷

贈唐鑑江按察

星軺淸署舊同袍炎徼氷紘更續膠春暖外臺欣露
冕月明中祕賸風騷上遊江漢金沙遠再發崑崙太
華高碌碌因人慚短髩登臨作賦讓誰豪

將進酒贈劉小鶴學憲 有序

山城治具甚草且無以爲侑因爲短句意欲

於筵前俚謌以侑引滿顧必有金石之響鏗
然觸地者始足以厭佳人之瑟而起唾壺之
缺脂韝燕石毋乃翻爲高識者所掩口然竊
聞之飽膏粱者偶啜蔬菽眞以爲太羹元酒
而出入於宏宮邃閣時履荒郊不覺神怡目
洗公方握璽披繡而按節鈞韶萬一動情於
布粟而以蛙聲爲一部鼓吹能不爲我更醑
一觴耶

聖代崇儒術權衡屬巨公文章三殿重禮樂百蠻通
雷動春山雨星廻瀚海風豹林祥啓霧鯨浪勢凌空
經壘歸輪梓和鑾御玉驄行同趨正鵠藝總薄雕蟲
歐冶鎔金粹方皐骨相工晨光蘋藻潔秋色梗柟豐
鄒魯斯焉取唐虞比可封揚旌光繡豸轉轂際雲龍
國士奇無二家聲淑更重郢歌湘瑟應春草暮雲籠
燕瑣封章密秦關棨戟雄萱荆饒歲瑞桃李競春容
五彩巖廊日孤標海嶽峯尋常佳氣接錯鍔景光融
列宿原隨極孤邱獨倚嵩姓名瑤簡麗冠蓋屬車從
南斗經年意東山謝世踪漸看頭積雪寧復腹生松

大隱非尊海高情異轉蓬殘冬明月夜絕域舊花宮
翠釜兵厨小丹絃僰調濃淸尊聯可對顯塞未須窮

觀海樓次李使君韻

無事漫登樓憑窗見海鷗雲移黃鶴邑雨散洞庭愁
古壘松杉蔽寒郊荳麥稠日斜人影亂同喜醉翁遊

登姚安東山

絕塞崇岡側荒營古廟低雲飛交阯北日落吐蕃西
漢事村烟暝唐封徑草齊長安消息斷翹首思悽迷

姚安諸葛祠

古壘淸祠小寺邊孤城平野亂山前蜀都雷電九天落瀘水魚龍五月旋夜雨空林驚鐵騎秋風晴漢引旌旗蕭曹伊呂無勞問澗藻溪毛到處鮮

元旦 戊寅

春色回天外羈愁集歲初姓名人指摘鬢齒自蕭疎官舍僧齋冷鄉書鴈影孤獨憐靑海日萬里照屠蘇

獨坐

李白襯桃紅亭亭短竹叢黯輕淸暎日香細暗隨風燕掠朱簾動蜂喧碧樹空小堂成獨坐忘却有江東

寫倣

寫倣少年事垂老勞神形逸少不可作子昂世無京遺墨千百載瀟洒意如生嗟予幼失學舉筆如持荊敗素內自愧意氣徒吞鯨踐形在君子盡性乃其經一腕雖甚眇失性恐非輕蹉跎流年逝兢惕志未寧官閑得閑戶撫簡式且程媼姥新刺繡指棘終無成欠伸忽自笑何年墨池盈游藝聖所許非時兒童評顧自不爲倦每藉紓煩膺丈夫志遠大生平豈無營金甌醉醽醁歡謔移軒杯聊謂此猶勝黙黙晴窻明

讀書

少年習章句老猶似儒生夜雨續殘燭春風寂啼鶯丈夫圖盛大幼學壯以行蘊精攬其要高舉嘗權衡區區髮半白爾爾將何營況今談聖學謂不在六經子史尤鄙細徒足損性靈顧予耄且僻慕古懷典刑開軒背草碧滴露庭柯淸溫故如抱玉知新勝含錫稗官亦可喜聖謨詎無徵縱令實不至暫覺胸臆宏挾策果亡羊廿與博簺并晝長皮几潔吏散重門扃披卷讀且想昏然忘枯榮

深館

深館孤燈照雨昏劍光沉鬱玉爐溫遙思巍寶城千尺淸燕南繁細論文 時華昆源羅櫃所王白嶽三公在蒙化

小館

小館孤城雨乍晴不知昨日是淸明花燃柳暗空郊外免得鄉心逐鳥聲

洱海遇風

驅車靑華道城闊穿雲中鐵馬振題柄林木號長空大塊散噫氣發育八表同胡爲當此地披捲殊遭逢

僕夫控勁弩禱帷飄飛蓬人言蒼山側嵌絕勢更雄榆木波萬丈雪巘遥千峯中有兩仙人一嘯龍虎從西去路數舍分來氣猶鴻陽和破殘臘轉眼春欲終花信二十四奔走違故宫徒負七尺軀局促無善容相逢總豪舉邀我傾兕觥前途亦如此匆忙將何窮引滿歌且笑復醉祈化工飄揚自天末旋至滄海東小園花正發簾幕喧遊蜂吹噓莫造次蕩子懷新豐

普濟道中口占

官閣難逢陶令扈鹿車不逐穆王馳漫遊何似疏狂

客行部看山了一時

喜雨

山雨穿城到堦苔浥露新風雲方際會草木總生春漢相遭時制周波宴塱君均調無絕塞邑笑啓芳樽

久旱至武定小雨

停車踈雨滿高城旱葛生涼小樹清碧樹萬山虹影落飛流一線夕陽明郡逢新造當邊徼　帝念窮黎懈客情安得遂從終大惠洗天三日側滄溟

喜雨

枕上芭蕉薦雨聲勸晨忽夢小車行不知薄倖緣何事能變山居落魄情

夢見樓用中

遠道飛魂至荒墳宿草新枝能資我拙祿不濟君貧破屋凝霜漬空梁落月痕窮通無限恨誰與問洪鈞

發武定

曉雲初散日華鮮搖曳雙旌拂隴烟人競稼秧新雨後鳥驚伐木小莊前淹邅垂老孤　明世定亂臨風問昔年名利半籠終白髮枕流何似對鷗眠

端陽富民縣把酒

天末逢佳節孤樽亦泛蒲方懷親友共轉憶歲時逋邑小新遷治田荒宿負租南風正披拂欲鼓舜絃呼

賞紫薇花

紫薇花發紫薇堂錦瑟瓊樽掩映芳錯落明霞濡湛露輕盈繡幄擁高幢雲邊萬疊齊休馬雨後千家競稼秧歌舞莫嫌頻換燭曉風旌騎總茫茫

回姚安口占

旋旌當久旱甘雨喜隨車偶爾蘇民望天功敢自居

送張浙江大參赴嶺南因簡姜春宇馬暎臺二僉憲

雨花臺畔路多蹊樽酒昆池又別離鵬徙垂雲蜩鷃躍燕歌斜日鷓鴣啼梅浮春色羅烟暖鱷引秋濤海瘴低流水高山逢舊好肯緘清調說滇西

安寧東樓

六月南中桂子秋同攜綠蟻一登樓夕陽古道匆匆馬漁浦荒烟渺渺舟水汪金沙巫雨上山連銅柱粵雲浮百年勝會天涯幾肯惜踈狂賦遠遊

安寧溫泉四首

千巖風雪瘴痕收一澗清深暑氣浮縱是出山依舊冷窮源終不類凡流

其二

朱欄曲閣不通塵碧砌常涵玉鼎春因識華清多勝事牙琴點瑟共浮雲

其三

嗽玉蒸蘭馥且清濯纓濯足任人情洗天凉雨窗前過蜀舵湘蒲汗覺輕

其四

急纜輕橈帶雨來清歌短賦傍雲裁炎凉識破渾無事芳燕頻依夕照開

羅漢寺次盧廉訪韻

掛壁臨淵結構奇鶴巢珠樹鹿銜芝海涵秋日光千頃山擁朝霞氣陸離矮竹長松開徑遠綺欄香閣聽經宜遙瞻萬堞聯雙塔斜日浮烟別有思

石羅漢次盧廉訪韻

何日焚身去千年化石來鋪裝蘿月暎飛錫野雲開

巢鶻崖千丈呼龍水一杯上乘從會得不問世興衰

太華寺次盧廉訪韻

俯海聯關芳樹踈樓臺鐘鼓薄侯家門羅錦石時躋虎天近雲峯數雨花鄉思消殘仙子局蔣牌清徹老僧茶十年景物還依舊烟日蒼茫接五華（五華寺在會城與太華相對）

中秋

萬里同秋色孤身滯夜郎月來東海上鴈逐北風翔雲淨天彌闊庭空漏更長舉杯無可問翹首四山蒼

雲南驛次韻

古驛臨荒野棲遲幾度行馬疲猶識路民瘠不知耕負擔懸鶉市樵蘇度鳥程只宜衰髩客馳逐暮雲平

青華洞

屈曲攢懸磬離奇雜綺霞開應勞鬼斧入始識仙家丹溢留殘鼎雲凝吐幻花乾坤迷底蘊日月漏光華穩稱陳摶臥閒宜李愬誇何當重列炬采藥畏胡麻

晚至定邊

蕭蕭秋旆捲寂寂野堂開暎日村烟薄隨風山雨來

頹垣棲鵓結小澤長蒿萊客思渾無極臨軒不可裁

九日定邊登眺

錯落岡巒總插天曲澗斜坡結成鳴邑據山腰只一邸民除客籍惟三戶興臺登覽足清秋賓從蹁躚訝旁午温泉鼎沸氣呑龍密箐風號人逐虎蒼嶽南旋壓百蠻金江北轉奔三楚丈夫劍履薄搏鵬　聖世梯航無畫斧白髮朝梳落二團丹心夜撫闌干敲日昃金戈力可回天高鍊石功堪補英雄終古問誰強壯健幾時能自苦故園萸菊又經年翹首依稀見天姥

瓶中佛桑花

折來猶未見全株挹翠虧丹眼已舒安得臨軒承色笑避霜高結碧紗厨

賓川次故開府鄒侍郎韻有序

侍郎平鐵索箐宿冦百世之功也而時論不與事固有然者憑軒把筆不無藏弓之感云

密箐長川控一城英雄今古幾垂名冦平入夜千村靜地暖先秋百穀成蠻店金沙西蜀雨梵經雞足半

空聲臨風玉劍徒生彩擬把青門問邵平

見日樓漫興

百尺危樓足自驕孤城雙塔四山交混元殿角千年樹大石淜心二月濤寺有古山僧榻淨祠存諸葛將臺高乾坤何處非吾土燕北稽南夢獨勞

花樓次劉學憲韻

十年道路九羊腸高閣偏宜遠客狂昆海箐前分大澤謂大石淜也　蒼山雲外共斜陽唐城寂寞荒林底漢壘崔嵬古寺旁樽酒憑臨無限意髩衰誰信寸心長

送盧方伯赴廣西二首

送君無限意不爲惜君行家有雙白髮萬里難爲情
薄田足饘粥癡子工籮腥所缺獨有在未足煩君聽
君家鱗羽便毋辱寬我膺飛騰秋漢闊誰復傳尺鯨
朝日出東海赫赫西陲熒兩地同見日九天倐回星
因君增感慨驪駒更悲鳴君行試回首日暮寒雲平

其二

風光轉天末十月櫻桃榮驅車過金馬貴竹千山迎
楚水芬有芷彭蠡寒無冰入門當歲節梅花闕新晴

天子求外相　祖制非反經東風盈上苑桃李參
差明御堤千樹椰樹樹含烟青桂林膏雨足魏闕台
光清翹首問滇海故人酒如澠何當同引滿雲樹渺
層層

回蹬關次韻

碧雞關外更多關人自奔忙雲自閒石蹬盤空臨古
哨土城圍驛倚荒山英雄今古知誰是風月乾坤不
我慳短劍素琴常對酒肯將歌舞讓朱顏

祿豐道中即事

綠樹林中白壁黃泥坡上烏牛石橋酒家低旆雲岫
經僧小樓赤脚商人野飯蓬頭夷婦秋收剌陽一村
清景客子三年遠遊

和曲道中

炎邊無十月偶此見冰霜小澗泉流澁平疇麥葉黃
山寒收瘴氣月落動晨光征騎蕭蕭發鄉心苦未降

元謀縣

縣僻頻遷地征徭半沒田草枯頭自結民病瘦多偏
雲際川山出林端楚日懸瘴痕收喜盡斑馬一蕭然

送張廣文還山賦贈

君不見山下泉涓涓流出同新鮮遠者奔騰到滄海
其邇咫尺滋桑田又不見林中木暎日穿雲俱棫樸
棟梁宮殿塗黃金幾枝折作鹽車軸車軸桑田已足
羇況夫沃釜摧爲薪尾閭大海終歸盡咸陽三月飛
烟塵天生百物各有分智力誰能移尺寸幾人作調
得千年碌碌風塵嗟困頓眼底張君氣獨豪解綬拍
手辭蓬蒿自言踡跼分已足斂袖且欲全鉛刀衣冠
奔走各旁午模範誰能還我父清風匹馬來時裝紅

日三竿昔年鴟一盂一榻樞有繩艮辰佳客不須迎
神仙自古在平地山林未許巖廊輕我心不欲君歸
谷我力猶能縛君足知君夢已覺邯鄲聊爲君歌泉
與木

悶高中元老師訃

四海蒼生意向懸洛陽橋上忽啼鵑蜘絲久網延賢
閣燕麥新搾獨樂園嵩嶽百年收間氣箕光一夕散
清烟漢昭不減周成聖他日終知子孟賢

其二

勲謨恩怨總朦朧落日浮雲逝水東桃李春風金谷
閉芝蘭秋露玉墀空　兩朝　憑几叮嚀詔　三殿
垂紳蹇諤躬青史未須勞直筆且從麟閣畫儀容

其三

城中車馬日轔轔徑草萋迷石碣新夫子我能私作
謚門人誰許竊爲臣杏林春暖隣墻蝶蘋沼秋寒絶
塞塵拭淚何年過墓下劍光輕拂樹頭雲

遊僧

方函區祙小盂圓錫杖橫穿沒半肩紅日白雲攀翠
隴無人不道上西天

得姚使君書賦寄使君舊守大名左遷桂陽今
守嘉定爲量移云

衡陽回鴈帶斜曛蜀道誰能致尺鱗楚畹紉蘭新製
服冀方展足舊空羣郡齋曉映蛾眉雪江郭春浮錦
水雲勝地自宜詩客據莫登高閣望京塵

送王白嶽參知江右

梅疎杏綻柳條榮別燕開當海日晴青瑣封章投徼
檄蒼山尊俎入關旌滕王閣上秋雲暖陸子祠前曉
月明作賦雅知君出色登臨何日得逢迎

萬一樓集卷十一　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雜詩

安寧署中樓上次韻

天地容吾漫邊城上此樓水環閭落響山隱靄峯頭斜日湘簾影浮雲楚賦愁遠遊憶司馬不是覓封侯

迎春柳 一名金梅花

名花金谷常對酒野花寂寞依山椒炎邊冬暖花開多道旁又見迎春柳枝疎葉朗花瓣肥梅神菊色陋

薔薇車前婀婀隨風舞渾疑夾蝶穿林飛穿林映水迷螢店迎得春來桃李豔傍雲栽日總無緣徒使遊人撫長劍

吳與徐龍灣方伯訃至自江西

當年贈藥壘猶新楚竹迎颸減翠筠帝子閣中簾暗雨眞人宅畔龍浮雲文章廊廟雄前代踪跡江湖迴後塵天目苕溪蘿館在夕陽衰草對斜曛

除夕

天涯歲杪滯孤身空館燒燈僕隷親強健百年常此夕肯嫌漂泊擲芳樽

驗象

巋然道上如移阜錦袱狨韉聯纓綬銀纓金鐸寶鏡明絡首纓腰燦如斗旌旗簇擁鼓吹喧道旁觀者車馬駢重臣據案小臣走譯士蠻酋頻啓首自從 欽命飛九天津途到處儲車船封章馳傳期半月萬里須教上 聖朝天子重明德異物不以登貢冊 德流業廣式九圍 儀章巨細懿且徽 雙闕盤空五雲上

陛前交戟千層壯 禁扃纔啓百官齊 鹵簿將移五鳳飛此時見爾當廷立逸氣驕心俱斂緝傳言食祿比將軍戴胄擐甲宜絶倫不如仗馬鳴還斥寧似犧牛廟中勞所嫌驅策隨芻奴邊繩步矩始不適天生萬物貴世用肯戀炎山草不枯

贈羅樞所寅丈入 賀

春殘花鳥自蠻都酒盡兵厨更爲沽乾海斜陽征旆寂亂山輕霧驛亭孤嵩呼星弁連遙澤鴻漸雲逵引鳳雛路出邯鄲煩借問盧生幻枕尙存無

奉贈按察使星巖詹公入　賀便道省觀　有序

憶與公會於彭城徐刺史席上盖十年餘矣刺史公同鄉而予爲刺史門人感今懷昔不覺及之云

望日瞻雲兩地情閒關萬里一行旌黃梅雨過荔枝熟丹桂風淸蓂莢榮江郭故人燈下燕山郵驛吏馬前笙重逢十載渾疑夢誰遣臨岐唱渭城

曲靖道中贈歐茂野憲副

闕下新逢似故知琴樽此日慷襟期關亭繫馬塵初

淨野寺看花月未移南北封章同瑣掖升沉冠蓋總天涯倦途自喜蠅隨驥千里渾忘歷險夷

易隆道中贈歐茂野憲副

行旌又復西馬來步逾緩山高雲霧迷海澗蘼蕪滿風塵出市橋烽火歸山館丈夫三尺劍提挽天河浩精光燭斗牛荆棘穿足[illegible]蹀躞意未酬漂泊雙鬢秋多君志方烈周鼎力堪幹追隨半月程提衡忘雨暵明時盛賢哲周行緒應續鴻鵠翔九霄鵷鸞翅忘悁何當播春陽頻使寒谷暖

欲遊蒼山不得簡華兵憲

十九峯頭春雪晴峯峯寒削芙蓉青淡雲一抹松障橫明月萬頃榆波平負山駕海天築成兩關鎖斷眞蓬瀛花燃鳥碎風日淸絃繁管急尊俎迎屛林鑿石瑜瑤輕螺縈結蛋鮮脂凝寺傳三塔賓館精幾翻蠟屐張行旌雅知俗態羞山靈還憐蓬鬢隨霜星夜深拋卷移孤棨夢遊天姥千年情主人有約捐百朋多方爲我求青萍定須共步攀蒼冥岸冠長倚神鬼驚吁嗟人事無定形斜陽歸鳥昏霞層

方左伯兩考最二首

犀帶雞[illegible]萬里閑鯨鯢鵬翮六春暈霞開棠彩明丹徼露溼薇垣曉絮頒寶井日寒嵐靄淨檟林霜暖箐花落金甌　府藻無中外莫道沙堤遠玉闕

其二

赭𧸘驪騎帶星飛爲報邊風暢紫薇嶽色過秦瞻太華海濤從瀧諸昆池孤標雲巘撐銅柱五稔掃[illegible]兵玉芝世事積薪無足問已看　綸彩燭[illegible]邕

思家

故園在何處孤鉏滯天邊人去暗重譯書來定隔年
鳥啼山雨後花發野亭前觸忤偏堪怪能令兩鬢鮮

酴豐郎事

孤村小聚驛程餘薄暮停車野色稠繞郭水從南海
去滿川雲向北山流橋頭雨過烟含樹谷口霞明日
在樓把酒莞然成獨聽絃歌疑入武城秋

贈顧按察

顧君骨相今古稀登臨不擇山水奇酒酣自詫少年
事一飲五斗春風熙慣騎迅馬奔絕巘的盧一躍鴻

溝淺荒原百里神鬼號雉兎紛紜曾足劉應弦白虎
摧巖前羣英羅視俱騰騫寶刀腥錯燔且肈偏享傑
士仍揚鞭歸來日色猶未暮馬上抽思追七步星輝
峽倒千萬言不數相如上林賦自從獻策趍飛章千
將光焰增雄長東甌旌節搖隨斗南海鯨鯢膽佐觴
匣劍幾年宣室遠喜見爰時鷹若犬孟嘗食客還數
千供資常足他何羨無端更作萬里遊著書翻笑虞
卿愁平生肝膈如予幾把酒況當池館幽醒醍憐予
無足重對君徒自神飛動一圖赤實舊鼎鼎五尺青

絲今種種不飲終朝醉似泥高張兩拱蓋縛鷄眼前
能事既如此翎曰遠大能相期君不見定遠平津俱
骯髒英雄誰老還誰壯頭顱如君格夙成牧豕歸余
守窮巷

五月菊

傲霜原爾性故發傍端陽炎彩流增豔南熏拂更芳
窗前添晚色籬下引秋光安得彭湘客餐英共碧觴

觀海樓

山閣午窗明海堤秋樹碧洞峽奔流聲浮屬淩漢色

經函實供前拂掛藤牀側古鼎烟正清短墻日將夕
遊人戒勿譁中有太守客

貴竹道中效顧僉憲作

客行始覺皇圖遠號令殊方亦自安谿洞遍分蠻
部落山程中度漢衣冠千峯雨霽青天出六月風高
白日寒聖主威加思猛士欲將銅柱表江干

金芝為劉侍御賦

憲度炎邊肅仙莖密署芳紫雲凝露彩明月瑩清光
荷栢旋盧鹿叢蘭觸玉瑞亭亭迎旭日翳翳傲秋霜

翠縭當臺麗驄蹄出塞忙　皇圖原續禹民俗始還
唐銅柱烽烟息金沙瘴癘降桑麻聯島甸槐桂滿門
墻巳見澄淸遠因微錫祜長地嚴涵淑氣景會發奇
祥玉液三垣澤瑤池　萬壽觴於將從次第歌舞詎
遐荒

其二代鄭章作

曾依漢殿吐銅池鳥府遐陬忽統奇素質先秋爭桂
色鮮葩裁玉潤香脂月沆蓬島霞偏麗露浥商巖日
正熙把酒稱祥誰獨健鄭虔詩思舊來遲

偕李大叅鄭副憲顧僉憲年丈同草高中元座
師祭文

宿草寒烟催巷迁瓣香綈帛佐茅葅麒麟漢代空留
閣馬鬣周封幸有墟獨數任安終衛客不妨柳厚自
唐儒天涯何事題詩慰爲少當年政府書

題瀛洲圖代、作

天策祥仙府龍從開世英退朝同結騶授簡各橫經
春日飛磚麗秋風入幕輕當年多獻納不洗禁門兵

醉後贈王松屏大叅顧沖菴憲副趙心葵僉閫

希驥須驥乘希顏亦顏學尺步與繩趨非苟自束縛
今夕果何夕高從傍江郭對此燈燭光懽呼共爲樂
紛說維萬夫歌聲凌碧落一舉五十觴袒跣帽折角
興隸俱掩口嘩曰不爲虐吾道有弛張作輟詎違矱
憶昔當少年狂縱人共愕自識親章句虎兒就籠絡
暗室如大庭戰兢虞隕錯夫何三十年病發此狂樂
禮法本吾讎見獵喜心作齒豁髮半蒼跟脊步至却
猶然誇矍鑠欲與朱顏較年力既如此師保立如卓
濟世無大才盜名矜齷齪已往何足追將來倘琢

顧昔賢與愚於今皆難索三萬六千場得意誰好惡
淸夜尚未央引滿莫嫌濁

過灣江橋

絕壁凌霄鳥道迂深江飛霧混龍魚浮槎支石横銀
漢日影長虹駕彩輿萬里梯航周象譯千村樵牧漢
東壽西南要路經由偏關塹重過百二區

過天生門

始識嶒衝路盤旋虎豹林竹斜知雪重樹翳爲秋陰
函谷叅關啓桃源漁父尋孤身天外雁寥落日將沉

除夕駐金齒城 己卯

山閣看雲遶蠻煙對雪華髩衰離別歲客久似無家
諸葛營連海張騫節傍槎前期與歸計消息問梅花

題鶴貲饑務冊 壬江陵劉恩節公征交南事也

閫命綸音[illegible]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旗 天王周聖武人傑瀟留
侯銅柱千年折妖氛下嶺[illegible]果[illegible]還有香冰雪瀟鸞
州

讀劉恩節公應 制騶虞詩 公詩藏南丙孫侍御錄出

黃運虞部外周歌漢曲前難名 仁聖化普頌治平

賢金匱藏珍久蘭臺發彩鮮綺襟三擊節恍惚奏鈞
天

天恩重賜爲劉侍御尊翁賦

種德家聲舊遺經世業新成均方沐 寵恩府更
馳恩鵲繞庭槐曉烏棲藝木春驄蹄馳正駿鳳藻錫
非頻

婦壽崇封爲劉侍御尊堂賦

莫問斷機情驄軺蔵里行蟠桃仙侶獻翟茀母儀旌
秋幹霜陵勁春花露浥明分甘孫子集笑止課遺經

永昌道中雪

炎方臘月猶嫌熱何處風吹來雪山高箐密節象
殊瘴收壓絕乾坤潔瘦馬荒村凍欲僵郵亭得火燒
酒漿三杯指馬衝寒發還過梅花竹石岡

登蒼山遇雨

梅邊洗屐路猶乾郭外提壺霧漸寒不是山靈嫌俗
客好山須對雨中看

顧憲伯署中樓成賦寄

新構層樓舊憲衙曲欄雕桷儼仙家十年北望長安

日萬里東招碧海霞雲靄紫溪連玉帶水纏黑井入
金沙山川精彩隨人發何日登臨共月華

題得樂園送客

百樹翠重重無媒徑自通潤流分遠箐栖鳥動微風
果寶收并芋花開素比松臟便征馬繫涼蔭酒亭空
山月斜穿白城烟薄抹濃折來非椰邑惆悵驛橋東

贈蘇帶雲次韻二首

蜘懸鵲鬧錦蘺來山郡花明瘴癘開梵閣連雲叢木
石蠻園迎日登亭臺赴 都捻識荊湘路吊古同憐

管樂才劍氣忽衝驪唱發風塵閒却渭城杯

其二

馬頭咫尺見 金鑾此夕山城且盡歡雞足月明榆海映昆池雨霽碧關寒揚鰭神鯉千江窄斂膝遊僊一榻安前路逢人詢漫客爲言雙鬢不宜看

陪劉侍御巡祿勸

驄馬朱輪夾道驅山城風日正清疏民稀守吏勤生聚俗起蒭童解受書水溜石溪新雨後徑迷松峽淡烟餘羈愁不識緣何事每負弓旌郎破除

獅子山

武定城頭獅子山盤紆崒嵂臨百蠻朝迎彩日貙虎嘯夜遊仙仗星辰梁烟霧叢中隱蕭寺殿閣當年鼎京市萬木荅蔥泉石芳千巒聳伏蛇龍伺勢撞溟渤秋漢閒氣接恒岱春雲斑峭壁時常發光焰異僧幻壘蒼苔閒遠近人看驚舍利誰辨塵埃天子氣城郭還移塔半懸事有固然何足異憶昔茅頭色正鮮猛營三窟深且堅將軍鐵騎來天上父老壺漿出陣前攙搶千村幾劃據蕭條十載勤生聚猶存白骨蔭青蒿[illegible]喜幨帷止芳樹英雄萬里幾人來把酒仗劍登高臺闢山四望雲千壘車馬三年眉一開

龍潭山庵

偶緣尋藥物因得訪叢林斷徑留殘雪芳枝集怪禽石皆青蘚合竹隔白雲深憂病翛然失清齋愜素心

喜龍潭山二禪師見過

衡軒苦雨扃門坐野衲衝泥曳屐來十里雲烟籠素笠一籃香篆俯青苔擷蔬煑糯中清供檢偈談空起病骸半日浮生閒且適老懷春到未全乖

掩卷

五十髮半白心期總成虛默坐思往事撫膺成長吁積雨親故斷欲往愁沾濡鬱懷何所寄舊讀牀頭書書中多古人窮達意不殊虞卿淚著述魯連空馳驅平津老更遇功烈何區區掩卷啓蓬戶青苔滿堦除

丈夫石

紫薇山之陽有石以新婦名突立巖崖當大道而臨長流品題者甚衆客曰有婦石詎無郎石耶予訝其說遍檢邑誌幷詢長老咸無

所得意古詞多有望夫石兹石貝似之不口
奎夫而曰新婦者從侄談爾一日與秋元樸
用學暨族祖子化從弟孟傳同遊楊神廟遂
登烏帶山巔問産紫石英處從其陽下涉百
步堦所謂百步堦者鑿山石爲級無慮百步
樵人謂此國初胡進士故居按胡諱澄洪
武四年進士初授河陰縣丞郎其故居在此
隖恐無宅高山中理人又言楊神舊廟址在
翠微中此其行道底幾得之日將暮不及窮

其處下山轉一隖見一石挺立當滴水高巖
大山之麓手指之曰此非郎石耶新婦石雖
兀立而頗窈窕兹石則挺然方正略無傾側
貝似丈夫計其方向正與新婦石對弟其地
僻巖深人無識之者嗟夫婦無美惡陰道也
男子無美惡陽道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小
人好露而常據要地人多仰之君子深藏雖
曰闇然日章而拙於自售非遇盛世明君賢
相暨察微之君子孰能識之觀之兹石可見
矣因名其石曰丈夫而作詩一章庶使後之
賞新婦石者復知有兹石云

烏帶山陽丈夫石兀立亭亭高百尺彩霞作珮蘚作
裳虹氣爲神鐵爲色崢嶸欲與五嶽齊正直堪爲萬
形式深林隖僻樵牧稀月白風清市朝隔千年不見
米生袍百里難通謝公屐四山花木徒爭妍萬古猿
狐憑泯跡卜鄰當日有胡公河陰自去無消息石丈
于今解認人胡公何處還尋宅埋没千秋詎足驚遭
逢一旦貝非適君不見窈窕臨溪媒衒身翻因得地

名稱籍又不見山頭怪磈圓如拳紫英含水清光碧
頭此發層異鬱林豈無聲價同垂棘慶雲入苑千夫
勞灩澦當江萬舟惕與如淵谷絶猜疑雅似冠裳無
媚側清宵時或起龍光平世分明見鰲極海東不許
秦王驅鍊補終宜女媧得

答舜傳兄謝餽米筍之作

半筐分去竹廚清博得新詩字字精燕雀飛鳴花木
爛魚龍變動鬼神驚百年祖德慚微祿四海人情重
後生稼圃向堪容我耦對牀風雨足論評

附舜傳兄謝白米乾筍作　年豐猶抱饉饑腸嘉穀嘉蔬辱並將粉籜早除風節在枇糠淨盡雪花香從知句自炊烟得難道恩從放筍忘老健圃農還可作轉頭生計未全荒

次舜傳兄韻

愁腸得酒換詩腸短句長歌次第將事業百年生計拙江湖千里姓名香花隨看處纖濃好棋到欣然勝負忘春草池塘常在夢小亭芳豔肯令荒

疊韻答舜傳兄

推愛平居氣味滴容顏常似飯青精奇因散習原非癖謗與名俱詎足驚眼底乾坤隨處闊筆端風雨鬢時生窮堅老壯由閒事收豕乘牛未許評

舜傳兄飲山亭有作次答

袁安積雪只僵眠暑日乾亭易延午課探囊新藥册朝飡換米舊袍綿萬鍾得喪雙浮浮千古賢愚一墓田俯仰乾坤容傲睨青尊在手且陶然

哭張江陵

寵眷三朝任重身太平今古幾元臣沉沉仗馬周墀靜蔚蔚虞羅禹服新方進早除賢範遠祁奚內舉聖恩頻遇雲一灑臧孫淚藥石年來味始真

萬一樓集卷十二終

萬一樓集卷十三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詩

應相叔秋試後還山

銓曹雖注選桂籍尙虛名黒髮他鄉變青山故里迎石田沙際犢茅屋夜深檠莫笑平津晚平津晚始成

咏史

孟公頗放縱嗜酒亦多慾三爲二千石至死稱豪賢伯松艮博達廉儉苦自勤雖作丹陽守家貧門無賓

俠客法度士孰非還孰是國器說鴟夷盛酒乃其事人生各有性强易俱非正君子蹈其常達人適眞與行異心同趣交情終不渝早早一隅子岐路泣楊朱

贈謝明府入　覲

佽錙倚[illegible]禱閒[illegible]酒似泉平林輕帶月曲渚渺生烟五稔存[illegible]心千足社錢行旌何日返竹馬杏花前

次韻再贈謝明府

仙令趨　天闕平階見六符鼓鐘傳　五鳳冠佩點雙鳧馴雨花盈縣春風柳載途重來旌蓋色應比去時都

贈甘少府入　覲

解鞍纔入幕結旆又趨　宸霜落山城柳風清驛路塵　神京春日麗列第酒樓新枯槁逢人問漁舟泌水濱

鄭懋長回自京師

憐君挈書劍瀟灑事長征依人未爲得遇主艮足稱縱觀廣陵濤頓使錢塘輕度淮瞻岱邑飛漕千艘幷薊門連碣石　天闕紫雲層主人驄馬麗客子鷫裘

清如何不半載買棹詢歸程解裝慰妻子依然留青萍君家富文藻三世傳冠纓看君閨宇秀奚謝父與兄鱗翅顧委戢利名兩無成窮通天所命世路多變更承家重名行豈問衰與榮梁鴻詎非夫五噫有遺聲溪魚磯[illegible]在[illegible]犢春草青理釣斬渭竹肩犂傍河桯優游世[illegible]歲必遠遊行

與新安程君話別因閒雲間盛僉憲蓋程往雲間予將北上而盛久致政云

蘭佩引杯芳相看各理裝門羅憐客散籬菊笑人忙

鴈掠行舟月琴清逆邸霜何如高卧者爐火自生光

北行別翁孝成鄭懋長鄭伯安暨家兄舜傳

玉劍芳樽對綺琴共憐萬里動孤征浮沉世路枕中夢聚散風塵海上萍雪霽長松新月掛雨餘深竹暗烟生明朝青眼還誰是剪燭狂歌信五更

次韻別顏傳

君守衡茅我問程行藏俱愧未成名枕懷竹帛聽雞起劍逐星霜背鴈征越嶠千巖秋霧靄薊門雙闕曉雲輕欲將心事詢詹尹龜筴猶然昧世情

西湖訪林㯳玉憲副二首

門掩草堂深雲檐傍竹林愴離同問歲駭貌各憐心石鼎燒檀屑瑶琴出野音倦遊君莫詫猶恐詔書臨

其二

城市非城[illegible]君[illegible]亡姓林巇梅寒有色野鶴靜多音巨浸澄秋練高峯落畫陰苔堦留履跡何日更容尋

禍窖吟有序

過杭謁故冢守道不才所以久淹常調為張江陵銜之深每愁眉對當事者曰此君禍窖因思得罪時　聖旨亦謂語多狂妄病固有相因者吟以自警

聖主容狂妄元臣難禍窖浮沉二十年冠服無顏色憶昔崢嶸氣入雲欲憑堯舜成殊勲事與心違應永訣杜陵意拙猶皐契丈夫意氣天篤生離披阻抑那能更　天地寬仁大猷式安知禍窖非正直一斥宗元不再歸三朝顏駟將何為請劍心猶壯肩犁力未衰造命在　君相安命非我誰三槐五柳尋常事白

髮清尊掩映輝

贈湯海若進士

老懷無可語道路忽逢君停舟一傾蓋剪燭幾呼尊看君意氣吞山海詫劍揮毫天色改禹鼎周刀漢殿雄蘭皐芷〻荊〻彩君有綠綺琴我有偏爪吟調絃彈我曲響〻意〻深風塵千里同奔走時見精英燭星斗瓊林宴後玉堂新還識騎驢倦父否

登虎邱

一生淹左轄廿載背名山見塔神飛動停舟意轉煩

漫遊悲壯志勝境謝衰顏臺殿莽侵薤巖崖草歷蘭
岱宗雄遠觀震澤撼危欄吳越圖元壯孫劉話亦殘
銀杯延晚色匣劍扣晨關迢遞烟雲外繁愁不可刪

錫山遲湯進士

小舸橫孤劍蕭條天一涯苦寒偏怯路失伴倍思家
危堞籠斜日高枝歸倦鴉彈棋連夜客何處戀芳華

毗陵夜泊

燼盡賦歸休猶然滯一舟隔河人語雜傍郭市燈幽
風勢難成夢雨聲偏送愁雞驗舊會讀暗憶轉悠悠

觀獵

駿馬雕弓挾健奴十金為買一韓盧如何牽出東門
去不搏豺狼搏兎拏

雨泊

雨急天昏[illegible]怒嗥小舟蕩漾對江皋中宵擁被思前
事雁想[illegible]語[illegible]嗚

賦得盆菊贈曉上人

子立小盆中無心戀舊叢微微籠旭日挺挺競秋風
雅質疏籬映輕芳密院空經聲隨磬發清供一枝濃

壬午除夕

雲靄天光蔽雪消檐溜鳴寒燈照書劍瘦影怯冠纓
百年名行缺四海譏評增所恃心無愧敢云言何憑
風生才動草林鬱始遷鶯娶孤顧檛舅盜嫂或無兄
今古員不異寵辱何須驚一炊成大夢五鬼隨窮形
擾擾頭自白悠悠眼誰青襲寒重裘在涉險方舟橫
所愛周道頗能使禹跡升歲事蛇歸壑人情犬吠聲
行藏關運命貴賤見交情春風明日到還識舊茅衡

癸未元旦

四海㓻元日孤臣省咎時是非雙鬢短得失寸心知
殘雪迎春盡明霞待照遲扃門謝賓客不是愛吟詩

疊韻答舜傳

譽毀原無定衰榮固有時學雖為世用道豈在人知
戀主誰嫌拙抽身自愧遲海鷗從此狎多事尚吟詩

舜傳六次韻

力健身閑自足憐殘冬初度轉蕭然授經性懶從無
地買米錢艱願有年竹箭數枝荒徑外梅花一樹小
窗前門庭積雪行踪斷知是袁安白晝眠

次韻慰汝誠

丈夫同稟愛誰弱又誰强霄漢心懸日風塵鬢異霜晚成知俊偉高卧勝奔忙鐵硯還留在移將共竹房

小集次舜傳韻是日雪

詩脾森引動酒興雪添濃得失泥中歠行藏天外鴻浮雲會蔽日勁草詎隨風試檢賢豪傳酣歌似有功

冢宰張公招飲西湖別墅

湖光山色洗簾濃畫舫瓊樓執几從多口壯心嗟伏櫪白頭青眼愧登龍亭依古墓梅林鶴堤跨長橋柳

陌風對景猛思詢往事飛雲歸鳥夕陽中

林懷玉憲副話別西湖有贈次答

世情誰肯惜著簪況刈著薪雉死林舟出野橋雲作散琴清山閣月將沉蒼蠅白璧千年跡櫪馬鹽車萬里心曾[illegible]士隈[illegible]馭處嵩衡滇渤愧高深公赴任江道遠告作[illegible]云

余見齋沈襟江

兀障層樓刻羽歌故人心事總堪多鷗波此日同蘭濯豸繡當年並玉珂紫禁雲開春日麗翠微雨霽晚風和山林廊廟皆熙宇肯向尊前說鬢皤

丹徒道中

高岸長河一舸輕牙琴豐劍對騷經禁嚴當路徒青眼宦左臨關類白丁麰麥兩厓翻翠浪櫻桃百里綴紅纓物華春晚猶多色斂衽鈎簾思轉清

揚州遇陳開野府幕

千里維揚道孤危碣石船　恩光懷往日名姓點清僚猛喜蠅隨驥翻疑鹿覆蕉予舊量移府推未及任云漫遊傷鬢短勝覽荷風調河濬淮方定湖平江自濤兩城花木

麗萬舸管絃驕仙藥雲深觀清音月滿橋故人欣跨鶴客子豔吹簫吏隱兼蓮幕浮沉視斗杓別筵嗟忽漫古賦雜新騷

出婦吟

東家出婦[illegible]色　冢婦妬深媒且孽一時事白舅姑憐伏然綺[illegible]調[illegible]絃西家出婦緣失肉鄰嫗束薪猶未復徒令玉質負瑕聲專房計得潛自矜世間豈少如花貌祖廟會從三月告固知苦樂甘由人君家黑白須認眞

感事

木以從繩直珠原忌暗投漢家自有制周士豈無儔梅熟江南雨鴻飛薊北秋防川如不潰足慰杞人憂

桃源道中

長河欣利涉尤喜少逢迎舟穩憑濤怒帆遲拂柳輕懸厓迷舊蹟飛燕賀新晴世路由來熟蕭條未足驚

邳州道中

世味今如此離披尙北行髩疎年少評官左故人輕野店商舟倚叢祠梵鼓鳴夕陽猶在樹迤邐過長亭

泊徐

饘粥頗自足猶然慕榮名少壯落人後垂老信所營栖遲詢道路古驛臨荒汀依依堤柳綠渺渺沙鷗明逐餌竟何益傷弓有餘驚八騶奚足論一劍由來橫怒擲還笑[illegible]隱[illegible]鼓龍鳴

登黃[illegible]

陸行艱騎水艱舟獨抱琴尊郭北樓古道向東終有遇世情逢好爲無求河收秦晉邊塵遠野入齊滕岱色浮萬里車書周制在恐將冠蓋混凡流

泊徐莫憲副來作行色自歎

客久依人慣名微識者稀行踪忙裏錯地主暗中疑酒醉童翻甕詩成自解頤定知非國士容辱問前期

過滕縣

里巷渾如舊故人今已非堪嗟十年事蝴蝶夢中迷

汶上道中

野曠青無際天空碧似流斜陽歸馬急荒聚晩烟浮投舍人爭席悲歌客飯牛風塵千里道誰遣白頭遊

由東平之東阿卽事

閥閱荒城楔麒麟古隴蒿山程石齒齒野店犬哰哰霸佐臺基在名賢祀宇高風塵同擾擾誰復辨人豪

德州渡

河自衛來滄海接原緣魯去岱峯臨問津幾抱孤桐過斜日高[illegible]綠[illegible]林

景州[illegible]樓[illegible]漢醇儒董子故里

今古旌賢表宅閭名城高榜漢醇儒當時東閣延多士寥廓從誰問故居

行路難

君莫輕人賤垂翅冥鴻暫輸燕君莫輕人老松栢蔥蒼異春草東之非少衛青奴相才矦骨今豈無華堂賔從如雲擁道稽古今爭顧寵雅知富貴在青春爲蛇爲龍各有辰

過孟廟

執簡乘紳贊廟謨誰輕華要重貞孤九原夫子如堪作應道儀秦是丈夫

南鎮次壁韻

茅衡塵淨雨痕收買笑當壚玉轡頭暗數詩人誰白髮況逢從事有青州

其二

遥看直北彩雲收知是千官散陛頭散髮離披茅店卧敢言無夢繞皇州

阜城次[illegible]韻

月色常隨市馬蹄白頭猶作少年行烟波暮雨衝鷗起桐阜朝陽憶鳳鳴咄咄笑人嗟鄧禹沾沾棄世愧君平馬前惟有青萍劍能識迂疎萬里情

過漢毛生祠二首

樗腫楊長夾廟清辯香束帶暗論評當時儘盡坑焚力不識先生腹有經

其二

澤葦原蒿兵火餘誰甘寂寞守詩書表章不及諸儒在紫禁秋風冷石渠

至京

海內存孤蹇　皇圖旅中興御堤清露浥　禁閣彩霞明當路多同輩名家總後生馮唐今潦倒扣　闕欲何營

京邸雜興二首

已分老鄉園無端都市眠暫閒天雨甚多誤世情鮮劍怒常吞匣琴清不改絃雅懷誰復識槐月照檀烟

其二

擾擾風塵裏方晨不覺昏候人時借馬避客日扃門雙柝沉深晚叢蘭簇小盆儘堪清俗慮何似浣紗村

次費杜峯光祿韻

壯懷同戀中興時促席渾忘日影移杞柳春風三徑宅薔薇秋色五侯池卜居久已慚詹尹學道終宜問

鎮帥零落幾人存故舊斂襟欣賞向陽姿

其二

敷猷旋拯荷　皇威負劍重思覲　德輝淬礪漸徵知已薄壯心如素故顏非鳳儀快覩雲霄遠驥力爭雄道路違行計無成歸計在清流綠蔭繞衡扉

疊韻贈費光祿契丈

留垣清切接容威燕市重逢錦服輝詩句人傳悲且壯酒徒自許是還非公車需次才添茂内署儲銜志未違莫訝鳳毛多異色世家勲業舊黃扉

其二

少壯風流彼一時飄然寧識世情移久想雜佩空簡畹篤喜詩名動鳳池愚谷子真原可友金門曼倩更堪師相逢莫厭相過數九轉誰成鐵石姿

疊韻再呈費光祿契丈

宜室徒懷咫尺威顧瞻袍笏不生輝八千榔厚寧辭遠五十遷瓊始識非請劍風裁今古壯彈冠心事後先違蕭條旅邸懸孤榻好似柴桑晝掩扉

其二

落魄三朝不遇時惟餘衷素未曾移琴書欲返王官谷魂夢終迷太液池恥向同袍稱晚學況多異論負先師看花總入紅塵陌誰認元都舊日姿

次費光祿韻

葦箔藤牀少客過晝長其奈睡魔何茶鑪童僕新編竹花事池亭久禪荷塵起侯門麟閣報月明仙館洞簫歌解嘲莫訝揚雄漫魯殿秦碑總薜蘿

其二

要路閑門信所過折腰强項奈時何御園春日烘桃

李笠澤秋風拂芰荷瀲烈有懷同犬馬太平隨處足絃歌栖栖莫訝常干祿已結茅亭倚翠蘿

次湯海若進士韻

總角英標四海聞公車此日過　明君滕王閣迥湖波縈眺市臺高漢色分愛我鼓琴詞失楚感時說劍氣橫汾漫違倏別情無限南北同看萬里雲

過淮

萬里河流定千年漕運通兩淮安襄食四海集艫艨曉色檣穿日秋聲柂鼓風笑歌新柳陌寂寞舊龍宮

屋建瓴原易城呼響自雄已知堯誕德因識禹多功陵寢烟霞麗桑禾雨露濃客程欣利涉把酒一從容

偶見

推蓬臨小鏡拂拭忘移時玉筋纖攢筍烏雲細挽絲巫姬行雨倦樵女浣紗遲若問宵來事幽懷秖自知

其二

纈罷重開匣抽簪復畫眉更衣初日照倚檻惠風吹鳳舞秦樓上魚驚洛水隈舟回忽不見心事付深杯

富春道中

疊疊高山夾大江蕭蕭疎雨帶斜陽胥濤遠送千秋月嚴瀨清涵兩岸霜

至衢

日出水猶烟霞流見碧天村舂輪瀑湔市酤旆颭旋郭近人閒問舟停僕宴眠通津紛去住誰辨孰輿賢

三衢道中

倚馬秋堪掬郵亭酒一尊芙蕖紅暎日橘柚綠連雲水曲頻經渡原平不辨村鄉關明日盡回首一消魂

萬一樓集卷十三　終

萬一樓集卷十四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詩

九月草萍俞山人園中賞牡丹

巳是重陽後春花放幾枝人皆誇異種我肯嘆非時始著凌霜操終含浥露姿山翁勤愛惜留薦漫遊巵

遊武夷

雲深谷杳稔仙芝翠擁丹流瞨酒巵古祀壇高存漢跡幔亭事幻說秦時梯懸絕壁峯峯麗舟遡清波曲

曲奇一日幽探于日夢肯嫌遲暮在天涯

大樹篇（樹在福建行都司園中有大樹堂）

大樹將軍大樹堂堂前樹大過於堂幹陵西蜀欺古柏根蟠東海連扶桑想當一芽初拆裂亦與萬彙同華芳神工培養忘歲月主人愛護輕琳琅參天園地無丈尺溜雨凝霜齊鐵石上游八閩當要關深鎖重城據雄宅雲飛輕散武夷春露灑遙添劍津瀧琴清鸞鳳月下翔風吼鯨鯢海中辟漫遊四表百慮降顧瞻三嘆雙眉揚急呼袍笏當我拜忽離尊俎催人狂

廟堂固久須梁棟疆埸不獨存甘棠大材用世古非易神物眞全今豈常

至夜登寧海樓次龔侍御中秋韻（樓在岸南守道內）

風靜雲開月滿樓深冬炎徵似清秋城涵海氣沉金柝簾鬢山光上玉鈎老遇明時存直道醉酬佳節是良謀迂跡何事還堪笑潦倒猶思萬里矦

對月次龔侍御韻

銀壺催月上竹露浥窗寒引嘯摧鯨浪餘詩煮鳳團蛩啾聲自急牛斗氣誰看莫訝人千里關山色一般

登寧海樓

岸幘披襟恣遠眸憑欄徙席引輕甌支離剩野惟孤劍兀突乾坤更幾樓潮上海澄溪盡應雲開天寶雨初收浪遊踪跡渾難定白日蒼烟萬里秋

欲遊九鯉不果

武夷巖壑遲攜取九鯉雲深路未通塵世百年眞幻夢邯鄲何必遇仙翁

莆陽道中見梅時臘月朔日也

地暖冬無雪村深早見梅橫江方黙黙傍驛自垂垂

清景延詩社輕香襲酒杯故園開幾樹應望遠人歸

辭漳

滇洱方傳笑汀漳更籍名七年官尚舊兩月政何成偶爲存迂拙猶令掌法程 新恩眞浩蕩雅志復崢嶸未盡初來意還攖去後情山川宏氣槩文獻足儀刑天寶千峯拱龍溪百折平海鯨春隱浪里犬夜潛聲共喜安農賈誰眞祗甲兵撫綏宜緩獄苛察似非經當道洪猷暢私衷素望輕劍光慚髀肉鏡字辱冠纓官署題梅閣關城載酒亭春風回楚澤欲去更停旌

石珠庵爲蕭使君賦

石珠纍纍大如斗驪龍寶護沉淵久江神一日乘海濤擁至名庵當座右使君才大度亦大張口鯨吞視如芥昔時空蔓今在庵瞥見不語心自解人生得喪豈偶然世情碌碌徒自煎丈夫百歲貴適志何須紆紫君王前庵前寶塔百尺餘庵中寶珠光與俱使君明德照山海吞吐幻兆符神樞神樞運世總大茨斐覺神樞亦成夢行人不必問庵名江上雲山萬古青

石珠庵別蕭全吾年丈

漫逢還漫別客裏夢中身鄉思殘年急交情末路眞遠峯晴雪映幽澗小桃新明日關山渺從誰更問津

出閩

閩海馳驅席未溫雙旌轉指楚江濆 君恩素稔容將父家報新傳喜得孫疎雨淡烟岡路寂老梅殘雪野橋暾荷亭剩有陽關意回首千山幾暮雲 荷亭省中諸公送別處也

憶閩

留滯閩河外蕭條雨雪中雲霞迷九鯉津閣隱雙龍山色寒猶麗人情別更濃何時揮短策還過武夷宮

阻雪行

閩藩楚臬路非賒短軺殘歲淹天涯非閩非楚非吾家密雪隨風紛回斜長江如陸堤成汙僕夫寸步登太華玉樓宇逼釭海花主人情重禮更嘉珍盤錯筥縱橫加綺筵華燭爐如霞清歌妙舞雜鼓笳意投氣洽相雄夸春回䳡谷言非差陵晨定擬乘海艖斡旋造化寧須誇推窻日在梅枝椏陽和滿地忘邇遐

除夕次桐江

塔下祠臨驛燈前劍對冠鄉山雲外出江邑雪中寒歲盡歸心急官疎任限寬春風如有意先到浣溪干

桐江元旦

小艇艤津亭冠裳照水清避風頻徙纜待日暫停旌俗慎難生客村荒接廢城兒曹懷獻歲寧識漫遊情

江行贈客

相過非有約相對一開顏薄暮雨中棹新春江上山爐紅村酤熱潮落釣磯閒莫訝歸心急庭梅老雪間

喜翁都叅得子寄贈

皎日和風暢里閭羆熊吉夢協商瞿實需世運瑤池種光燦雲霞老蚌珠淸白燕貽鐵軸在岐嶷蛾術酒樽舒雙魚千里歲常半試指之無字可殊

夜過蕪湖

千里蟂磯十載思乘風一夜暗中馳江神自厭迂疎客不爲長年見事遲

長江

長江水漲喜春深千里孤帆向楚潯密雨隨波潮正上遠山凝霧日將沉乾坤盛世無南北名利磨人自古今便欲乘風迴銀漢御憐白首負丹心

東林寺 以下十五首遊廬山作

笑指名山不憚迂東林落日暫停車晉池蓮藕空間社唐碣苔封不辨魚鄰寺輕烟籠古塔遠峯斜逕引仙居陵晨雙屐穿雲去應使匡君識腐儒

自登高亭歷錦綉躡雲甘露披霞諸亭

廻梯側磴接長空不必漁郎路自通一塔當峯標曙色五亭沿嶂貯春風蜀江帶繞烟雲底晉嶠孫羅蒼

翠中病肺尋常思藥物竹林安得遇仙翁

天池寺

幼讀廬山高老次廬山麓登高上天池春風滿巖谷春風亦何私地勝收偏足鶯啼雲樹深花豔藤溪曲中庭涵玉泉時有蛟龍宿蠡湖暨巴流吞吐共淵澳曳履漢陽岑四顧小疆域把酒對山靈悠然失榮辱顧有倘書期安能免征逐高卧薄浮雲羨彼林間禿

山巔

我來趁春晴朝日掛林薄躡石上巍巔逞目喜淸廓

把酒弔匡君素懷如有約白雲觧人意飛揚滿巖壑
冥漠散祥光微茫顯丹䕶似有仙人來逍遥跨雙鶴
飄捲倏忽間依然見城郭世變一如斯漫視寧須懮
遺世學長生千古無大藥樹高緲可懸泉潔纓堪濯
酣彼甕裏春振此山中鐸優游待何時白首嗟濩落

佛手巖

覆雨巖端石披空似指分但能提我耳名實未須論

又

紛窕緑松徑離奇敞石門山僧勤爇鼎野客漫開尊

鶴唳風回谷龍飛雨出村尋常見靈異咫尺近崑崙

竹林寺

巖端空有題巖際原無寺變幻出清旻神奇佐　明
世雲雨楚臺荒瑶池漢何事三讀　御碑文悠然起
遐思

寳樹

瓊榦珊枝浥露鮮蟠雲栖鶴幾千年看來自是扶疎
種縱落人間在洞天

飛雲

深巖淺壑總仙寰纔過林坳景更閑獨喜白雲能愛
客隨風旋繞到前山

茅庵

藥修臨清澗蕭牀頓素書杏花開滿徑疑是董仙居

火厰

慧照憑虛發禪燈徹夜燃錬魔人去久客到晝無烟

含番嶺

岷流看未厭又見蠡湖開地迥山南北天空鳥去來
滄溟涵四瀆翼軫近三台飛動平生意慚無作賦才

楞伽院有懷南康潘使君

側履下高坪披襟憩小亭綺霞松障邑銀瀑石林聲
日落村烟細風輕梵語清郡城遥在望出谷見啼鶯

白鹿書院

廬峯五老推獨雄芙蓉金削雲霄中峯前古洞辟石
鹿洞口桃花徧谿谷谿流細衍峯頭泉蕩瑱湖波匯
作淵流深谷窈人如玉今古詩書滿華屋夜深說緲
星斗寒峯頭氣象尋常干當時養鹿人何在大儒作
用今誰再猗與吾道日中天廢興何必說前賢山常

巍巍湖蕩蕩洞裏春風千古壯

開先寺

聞說開先勝飛流落九天香爐浮紫氣雙劍削青蓮月瞬昭明座苔侵太白篇山陰回雪棹眞到是何年

赤壁呈王學憲

蚪岸蛟波雉堞邊瓊梯紺宇貝宮連帆檣歷亂迎湘雨雲樹蒼茫帶嶽烟今古英雄眞一瞬江山風月自千年相逢樽酒頭俱白磨洗無勞論昔賢

夏口維舟時二月三十日也

漢水岷流滙一隈兩涯花柳競晴暉春光三月今過二肯爲萍踪惜酒杯

其二

高閣臨江曙色開夕陽旋傍郁梢來栖遲自是眈隹景不爲人無王粲才

方子節枉顧武昌有贈次韻答之

一諾能令岱嶽輕孥舟千里意分明霜華冉冉冠邊積塵網飛飛鏈底生樓映丹霞黃鶴去江迎赤壁白雲平相逢莫問窮通事只合同吹子晉笙

其二

名實雌雄未可知江亭促席惜睽離山林泉石青雲夢闘海風塵白社思末路功名同食肋老年心事尚憑夷延津雙劍尋常合詎減豐城射斗輝

酬武岡王

河間好詞賦大雅卓不群門巷春申舊池臺菟裘新枚生曾搦管編簡縱横陳一遠劍履伴幾度山川雲魚書九沉陸龍劍雙埋塵仳離出柳播咫尺岐燕秦黃鶴烟波日淸湘釣父津徒令憶崔顥孰與弔靈均

不久理歸橈進退寧隨人爲我傾斗酒長醉歌洛神

七夕次馬都閫鄉丈韻 時在席上談張江陵事

新秋初霽月華寒便覺南樓暑氣殘末路多愁憑酒送壯心無寄覓書看致身自古權爲累處世於今拙正難瓜果園林兒女笑巧占得采望歸鞍

閘舟遇風

願作雙龍挾帝舟天津上下十年浮此身原在風濤裏更犯風濤詎識愁

馬都閫失水戲贈二首

列戟揚旌鼓噪行被頭伏劍戮鯢鯨直從江底斫蛟
出始識將軍蓋世英

其二

曾握貔貅十萬兵縱橫百戰海波平沉舟破釜非無
意勝算原從死地生

赤壁

江風山月羨黃州把酒嘉魚更艤舟總是曹瞞摧魄
處危崖幽壑斷雲浮

夜過岳陽

萬頃汪洋匯三秋蹇滯身平波風力正高閣月華新
白髮無知已丹心向人停樽張綺瑟清調出湘君

登君山

九江奔流瀦一渚萬頃汪涵迷四宇龍堆螺阜誰所
都帝女湘君此爲主吐吞日月浴乾坤洗磨王伯無
劖昏蒼梧赤壁明霞映七澤三苗景氣紛一方委矣
稱雄魂四海視之乃小水秦皇空昔望三山漢使于
今杭一葦風恬浪靜隱鯨鯢猋老烟清息鼓鼙一杯
還奠湘君廟常使江湖動酒旗

謁湘妃廟

整冠動禮拜未敢薦江蘺古墓蒼苔合清宮碧瓦敧
木橋秦赭遠碑斷晉題迷剩有千年意憑虛望九疑

重登岳陽樓奉邀羅中丞楊憲副

兩度高樓廿載心斜陽疎雨古城陰故人別久顏如
舊元老知新話更深湖勢連天搖嶽色江流動地起
潮音清時名勝容衰病敢對湘靈續楚吟

邱若泰年丈過洞庭挾有才子佳人壯而贈之

調作千年枉自奇百年强健幾何時竹冠舊契輕珠

履桃葉新詞蘊玉卮赤壁簫歌惟二客五湖烟水只
西施相逢莫怪顛狂甚跨鶴誰真帝者師

邱使君舟中壽所愛有作索和爲賦

縹緲琴聲綽約舟芙蓉秋水紫霞流洞庭不必傳書
客夫主新憐過莫愁

其二

妝罷湘簾日上鉤笑扶殘醉看沙鷗鴈來傳得迴文
錦抱置銀箏玉案頭

其三

曾從王母到瑤池銀漢秋槎路不迷仙客但能無馬
癖年年指點拾支機

中泠館爲楚王孫題

金山連建業誰貯漢陽春本以天潢派兼之地脈神
海門潮湧日江郭雨清塵適意非緣景烹茶且論文

陽邏道中

飯罷出叢林蕭條水一潯乍晴泥尚滑薄暮暝尤深
衰草連天濶荒雲接地陰馳驅忘老病誰識百年心

早發楊家店

密雨斜風雪勢成黃昏古廟客心驚曉來雲散天如
洗振策長驅馬足輕

孝感道中初度

弧矢當年意蓬飄此日身迷津平野雪捧日遠山雲
病後身惟骨忙中事少文高堂作何狀回首一消魂

夜赴金口驛

落日荒郊遠淒風古驛偏路迷驅馬引火盡折離然
犬吠茅檐底鴻驚葦渚邊自憐何僕僕老未了塵緣

病後

病後逢新歲依然興味殊阮公幾兩屐楊子一牀書
年老才緣退時乖事與俱自憐無寸補猶食武昌魚

早春陪諸寮長上關廟

落盡梅花柳未黃深林古廟野雲荒山光掩映龍名
刹湖勢微茫壓大江肯遇良辰翻惜歲送因歸客倍
思鄉臨風莫訝春無賴高樹鳴鴉帶夕陽

姚方伯以陝右大叅　恩封

何事元之弟籓開淑氣融四朝勲望茂三世　寵光
隆曾說南巡急爰當大禮崇震雷方炳電暝霧易從

風於赫尊公傑稜層雅志雄千官同料虎一死敢輕
鴻　神半終憐直匡施肯憚工蠖藏隨運會鳳起振
芳踪赤縣棠陰藹蘭臺劍氣衝臬藩敭歷久中外詠
歌同　帝懋關西政僉歸貴竹翁遠謨仍迴芑隱德
總齊嵩虹渚流祥遠　龍章錫典重紫雲浮漢殿清
露湛周宮盛美衣冠修徵符里巷通承家何憚孝遇
主自緣忠庭壺塵寰外幽明禮樂中潛輝天定發
懿範燕貽洪四嶽風猷遠三槐日影濃金甌函姓字
麟閣畫儀容事業從容了　恩榮次第豐如椽無采

筆敢許狀膚功

九曲亭亭在武昌縣西山寺前宋蘇子瞻所建

巒開寺出小亭蹺團練風流百世遺怪石劍痕蒼蘇
合長松虬影夕陽移羊腸末路行忘曲蝸角虛名戀
益微齊物莫疑莊叟幻古今雄達共襟期

春興四首

東風拂柳條熙日籠簾棧空館寂無營薄暮坐由旦
春色滿乾坤到處花枝爛留滯負初心悄然興遠歎

其二

誰云桃與李無言下成蹊君看澗底松難與山苗齊
管鮑事已遠鏗喬術何稽悠悠百歲中雅志終然迷

其三

故園浣水東山亭茂松竹固少會心人悠然泯榮辱
花開滿釣磯酒熟沿樵谷罷釣即沽酒剩有瓶中粟

其四

韜達各有分斂戢非時乖君看公孫貴孰與董賈才
所重賢與達一顧輕九垓胡爲自結束徒令兒女猜

赤壁

旁午艫檣一火空寂寥杯酒兩霄雄霸圖消歇江山
在詞賦流傳人物改風塵老我幾翻來圖皇賦勝俱
無才江柳垂垂雲靄靄白鶴橫空日生海

萬一樓集卷十四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詩

王侍御花園

淹留尋古刹忽漫入名園花蹬疎籬護亭羅曲砌聯孤琴塵久積四壁語多元未解忘空色停杯一悵然

宿蓬萊寺

燈燦篆烟輕茶香竹几清江聲檐外起山色座間盈小戍更無次荒郵馬自驚夜深雷雨發客意轉惺惺

姚方伯以陝右大叅 恩封三世

虹流 聖祚彌昌會燕翼芳猷懋著時 八制並宣三世寵百年深荷 九重知祥開 魏闕雲霞爛慶集秦關雨露滋 側席近聞求外輔佇看 殊錫出彤墀

贈賈宏庵憲副巡湖南

東風拂榔雨初晴搖曳雙旌遶洞庭把酒問春栖古驛程書刻漏對長棃山登衡嶽千峯伏水入湘江萬派清若弔宗元煩爲報愚溪今在武昌城

發九峯寺

輕雲纖日擁樓臺古樹崇岡四面開未得山中奇絕處九峯一似不曾來

歸興

男兒少壯不文老不武手怯縛雞氣搏虎縛雞搏虎總荒唐白首他鄉竟何補古人去官仍去國今人去官返鄉陌鄉陌玆時正嫁秧日暖風和趂收麥麥可炊亦可釀釀熟炊香競相餉醉後賢愚總不知風月誰爭欲誰讓

端陽客通山次詹學博韻

丹霞小市起炊烟僻地渾宜客性偏蒲劔新裁猶欲試騷歌舊續不堪傳葉杭古渡江湖遠壁立仙厓霄漢連作賦況攜名士在夜深庭樹幾星懸

泛崇陽洪

高厓關隘危欲垂驚濤歕礴聲如雷當關策馬臨古步放舟直下如有追初疑呂梁飛流掛千尺轉覺三峽一瞬百里背看青山色榜人爲言昨日時灘高石露中流窄因憶衝泥夜入城淋漓旌旆輿人愲寧知

此際汪洋澤具自淹纏空館芭蕉枕上聲中生乘除萬事皆如此滯未足嫌利何喜且罄三杯信自然豈無壯志今巳矣

小畫爲楚王孫題

攢馥團綃朶朶嬌靈根分自上林遥赤標低映春常在肯向東籬獨羨陶

洞庭

巨浸寰區幾西南見此湖波寬天鎖定勢震霧掀疏吞吐滄溟接升沉日月孤登樓時極目鳴劍一長呼

送張憲副入　賀

黃鵠磯頭使者車青驄紫氣擁前驅　龍顏遥望雲端彩金鑑新潢袖裏書湯沐聯牀春草句旨甘雜糾漢江魚逢人莫道迂疏客琴劍凝塵念故廬

九日集武昌南樓　次韻

客歲登高記郭東南樓此日雅懷同鐘沉古寺浮雲外鴈落秋江暮雨中白髮滿巾孤憤在青尊入手萬愁空明年仍有茱萸會黃葉紛飛幾處風

贈濟寧某隱士　代楚藩伯作隱士故弟子員乃順官中丞

老鶴雲邊海屋籌逍遥春色草堂收中丞簪笏霜痕宿隱士琴書雪韻幽太白樓前新釀酒洞庭湖畔故維舟一尊千里難爲壽誰遣離羣賦遠遊

次韻答詹東圖邑博四首

蕉夢千年調蓬飄萬里蹤致身吾巳老結客孰堪宗富貴原非薄功名祗係逢拙猶能牧豕榮不羨登龍

其二

擾擾風塵裏賢愚總未分居官病有味學道晚無聞冠蓋華堂侶桑麻表畷羣誰堪論肺腑欲擬絕交文

其三

鱗史成經日鷲湖論道年江河同到海日月自中天造物經綸溥傳心典籍全末流多横議千古寸衷懸

其四

鵬從無風便徒然六翮張紛蘭憐屈子高枕薄羲皇老計躭書癖生涯縱酒強他年勞遠訊竹牖倚茅墻

江行夜集

鼓棹褰裾遡大江鳴琴說劍引清商寒汀鴈落三更月古戍鳥啼四野霜青眼共憐同此夕白頭渾忘在

他鄉飄颻千里堪遺世始識奔趨未是忙

又九日集邢叅伯舟中偕吳都閫

爲愛登臨儲菊醑誰意滿城風且雨人懷嘉興天亦憐因命羲和增節序無端千里逐行舟復介好景空豪思發討古論今富篇札詎須著屐上高峯始足稱三秋聯帆猶喜逢大雅一尊同洗千年愁愁去依然奇見英達寄語東籬傲歲姿莫嫌寂寞負良時西風落鴈偏多致刻徵流商剩有詞

江行疊前韻

明霞赤日照清江帆正簾開映碧觴葉落秋林遥黟霧鐘沉曉日暗凝霜琴書寂寞天邊客蘆葦蕭疏海上鄉倏去倏來還自笑白頭猶是健奔忙

登大別山

大別山頭草色枯英雄千古總蓁蕪會同江漢功思禹鼎立劉曹世紀吳七澤雲霞迷上苑重城樓閣隱仙都業垂不朽眞誰是擬向高陽伴酒徒

偶到

新築茅堂小深扃竹榻清荳籬花半落榆徑蘚初生秋葦沿村密昏霞隔浦明民風不須問弦誦待人興

夜行

客去尊空玉麈收片帆斜日放中流數家茅屋依疎柳幾陣寒鴉聚遠洲吟苦坐長香篆細夢回更靜櫓聲柔來朝勝會猶然在不比山陰雪夜舟

把酒

把酒捲疎簾江城嘆久淹恥隨先達笑老得後生嫌蘭芷紉秋佩烟霞結暮簷獨憐官舍寂無異在雲巖

至日呈同司及藩閫諸老丈

簪笏趨蹌漏未殘營營日昃尙停餐鄉心傍節忙偏切世路逢崎慣自閒山閣雲迷寒釀雪廨園葵拔暗生蘭杜權欲示還緘默萬里論心對面難

陡寒

天風昨猶和祟朝忽增冽荒雲滿長空飄風襯飛雪捲幘攬重裘圍爐酒方熱把酒憶鄉園形影高堂孑余冷誰爲溫服重行無瞅二孫不解事千里音書絕況復江漢間茅屋多鶉結無能起凍號默念肌如裂四時必有冬肯以人情輟安得縮地法化柄仍潛挈

閉門煨榾柮骨肉相怡悅春信綻梅花黃䄡䌷詹列優游大塊中陽和會成穴

大雪

雲氣荒荒七澤濛六花飛舞望中雄逼侵要路高迷轍斜度鄰墻遠趂風酒榼筆床梅閣靜杖藜芒屩竹林空禦寒漫訝裘猶薄佇看城頭曉日紅

贈詹東圖邑博會試

密邇常驚別去輕況攜琴劍遠之京荒郊漫雪殘年騎倦僕寒余野店燈發縱相臣知國士好文令主憶

長卿春風雙闕祥雲爛老吏江湖氣亦增

送馬叅戎分守金山

雪霽江清瑞日舒登樓把酒指前驅轅門列戟連鄉井畫錦揚旌傍歲除鯨海波平三島見燕關臺峻萬金儲分邊蓬跡俱無定安得時傳尺素書

迎春日自夏口放舟至漢口還

江上曉風清城頭纖日吐霧散高岡見鳳皇水落芳洲出鸚鵡鼎業舊何雄賦客今何所只應服藥作神仙白雲黃鶴空千古一舸泛中流兩涯競簫鼓春光早已到梅花把酒呼春式歌舞

乙酉除夕

山館燒燈坐更長恩轉迂遠親徒有祿漸老怕逢除浥露依簷竹浮香貯酒盂來朝春色好何似故山廬

次武岡王新春韻二首

春風恣歡賞毎記少年曾老去親知斷鄉途節序愴亭前梅傍竹池曲雪銜氷吏散扃門坐蕭然似野僧

其二

樂事嗟金谷文才數建安壯心閑處醒愁緒酒邊寬

山寺巖花動城樓江霧殘淮南徒好客未許並興看

邢少叅遺紋牋數種走筆賦謝

美人贈我雲錦牋揭開光彩盈几筵知從東海逢神仙剪來玉佩霞裳鮮湘波素練拖氷弦深宮紅葉隨流泉樓修五鳳齊漢連營開八陣長城堅圖河賦洛惟所便長安價重方千錢捧持百拜喜欲顛所慚乎筆非如椽承蜩削棘技未專安得更肯輕眞詮消我鄙吝生精研晴窗傾點風雨虛一掃百幅虹光宣分遺海內人爭傳吁嗟眼底誰豪賢咄咄子雲徒草元

傑構

倚孤亭大別巔春風送客俯晴川枯梅古寺江城
外細柳長堤隘關邊勝槩廢興關景運人生離合屬
前緣莫嫌燈火重呼酒禹跡於今亦惘然

贈邢叅知督漕過徐次韻

椰籠烟日百花明兩岸鶯歌夾棹聲綢箔雅宜琴瑟
靜彩亳開對酒尊清萬年　國計東南力四海官聯
管鮑情莫向黃樓憶黃鶴江河一樣抱高城

得報

宿雨淹淹閉閣眠俄驚日色入簾鮮是非千古憑誰
定心事孤危敢自言賴有　廟堂憐壯節更將藥石
續衰年祇應泌浦磯頭月常笑無人理釣船

感興

萬乘聲必反二桃死以恥胯出市少年金償同舍子
古人立名節强忍各有以毋緣西山薇輕彼柳下士

由武昌抵黃州漫興

落日大江濆塵飛車馬紛庾樓標缺月蘇壁擁殘雲
僻性一生拙汗名四海聞應慚沮溺伴高臥對清尊

漢川漫興

醒獨人嫌醉思長自覺癡行藏閭里笑得失吏胥知
野色沿城起江流帶霧馳春風隨處足歸計詎云遲

疊韻三首

白首惟宜白晝眠戴星漸浥露華鮮名汚尚喜留三
寸策短猶思上萬言李廣雅無長孺戇平津不謝洛
陽年到頭得喪艮多岐莫訝身如浪裏船

其二

乞休何事夜忘眠爲憶　宸留墨尙鮮不分小才能

大用肯輕　君命重人言神仙平地惟高枕卿相長
安總少年莫笑迂疎徒浪跡圖書琴劍滿歸船

其三

自愛無過食與眠青紬被暖紫芝鮮鴈鴻避地殊知
候桃李成蹊詎待言小築茅堂依古刹多栽社樹記
當年五湖此去須藏姓端愧逃功范蠡船

次署邑事觀海吳參軍韻

解組巖居道未窮歸時風景去時同離披楚岸千條
柳瀟灑吳江一葉楓樵徑花開新雨後漁磯舟鎖夕

陽中著書不是虞卿事杯酒狂歌樂歲豐

其二

高才能不鄙孤館樽酒相看意味同空館數過驚白雪茂林遥望見丹楓劍鳴瀚海烟巒外琴理長山水月中青眼共開俱恨晚典衣安得更新豐

新安方同野來訪有作別去次贈方同窗友也曾訪余於郢中此去將尋故人於越城云

累牘單詞總大章館慳脫粟愧三湘遠遊尚帶憂貧意相對同懷御老方事過終嫌蚍有足愁來翻羡蟹

無腸陳雷世路今誰是歸耦山中荷蓧郎

其二

老大無情愴別離忽因君去暗生悲余衰蟣虱長須病心事江湖短鋏知峽口繁霜叢棘路海門寒雨上潮時還家子婦應相笑到處樓高日出遲

宮詞次舜傳家兄韻

瑤臺金屋凝芳塵歌舞生輝燕幸頻庭院年來花自落玉顏應是不如人

其二

由來天上隔凡塵榮寵無方妒亦頻一顧便堪償玉貌何須常作倚衣人

其三

別宮乞得絕纖塵女伴相邀拜月頻但願聖明千萬歲此身不愧月中人

喜邑博諸公過訪

父老傳呼稱子驚聯翩車騎到茅衡野人自慶逢時雨太史應占聚德星湖蟹正肥新釀熟籬花初放晚山明不因衰病嫌粗糲毋過郵亭一住旌

贈友人

急難君誰告迂疎我自知青門行徑短白髮故交稀剪韭雲迷圃呼醪月滿溪傍巖將築室杖履可常移

初度

親在敢言老逢辰惟一寬人誰述原壤谷已入王官雪霽梅爭發烟清竹自欒衰殘天未厭更欲激迴瀾

雪中次舜傳韻

吟罷復呼酒中腸忽如結積雪滿庭除詩脾賴清徹胡為不自得局促如蠖蟄丈夫負奇氣豈云矜一節

四海多凍號誰能掃寒孽徒對潔白姿狂歌當調燮

舜傳以詩索歷戲答

寶劍贈烈士紅粉貽佳人新書堆滿几獨不輕授君
君無寸土堪種粟何必更問秋與春君無一事稍稱
意何必更擇日與辰悲歌爛白石行跡逐浮雲何不
日來與我共飲酒混混沌沌忘乾坤

試筆次舜傳韻

密緝如蠶何畏疏批評無異上書初而今短管隨情
與不怕人嫌細與粗

得菊

重陽過巳久寥寂無足誇芳鄰何好事贈我東籬花
風霜侵竹徑標彩陵松崖固稀桃李伴幸免蜂蝶譁
選地急培汪愛護欲籠紗相看得無愧白髮從鬖髿

灌菊

早起寂無事呼童汲清泉臨軒問秋色綽約還輕鮮
傲霜固其性浥潤尤為便土膏脈自動人力寧可蠲
相期堅晚節枯榮能無牽揮灑薄刷露明日還復然

賞菊

嘉客期不來對菊徒脈脈客來因命酒菊亦生顏色
何醉發清商相看成莫逆節序疾如飛花姿詎金石
請看今日容終然異疇昔容笑花無言夕陽還促席

詠菊

愛菊罷坐隅默對兩成俗閣筆贊許章內愧掩空牘
顧此絕世姿不與凡卉逐剩馥壓幽蘭清標映脩竹
一節擅秋風萬年賦難足安得思如陶聯編詫奇郁

喜吳廣文枉顧

絳帳遲分日月標郤迂車蓋問漁樵雄文雅調縱橫

甚高趾溫儀動定饒松阜雲邊撐老幹藥欄霜後長
新苗心期貞契逢非晚乘興還能慰寂寥

睡起

避謗書空卧愛時拊髀嘆乾坤惟我老今古幾人閒
李廣奇何數廉頗飯未慳郤勞連夜夢飛騎入燕關

懷錢鶴山年兄四首

翠微精舍儼仙居柏樹新栽一萬株莫道官清難卒
歲眼前生計比陶朱

其二

春雨宜耕布穀催桃花開放竹林隈兒童拍手迎門笑爺自城中買盆歸

其三

疎棘叢芳護祖廬半儲錢穀半儲書兒孫競取無虛日錢有乘除書自如

其四

一翁傲世無青眼五子承家有白眉流水小橋松竹繞沉酣許我幾旬回

蘭亭

迂道攀榮幾度來野翁漫遇盡顏開青山千載知憐客白雪須時故滿題古寺叢林停落日曲池殘碣甃蒼苔當年脩禊皆英傑仗劍誰稱濟世才

除夕

林壑蕭疎孟浪遊歲殘情緒轉綢繆事窮久負西門辱室陋還疑向戍尤不敢笑啼瞻兩紱（謫汪令與王令交代良有新人舊人之感）舊更添喜懼老孤裘春風夜半穿庭戶定識來朝淑氣浮

萬一樓集卷十五　終

雜詩

元旦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糾紛块集待新年歲換其如俗慮牽王濬過優方父命子名未遂望孫賢山村遠郭衣冠少京國無書夢寐懸（時小行暨祥弟各在京）謝客且將衰病託閉門呼酒一陶然

仙吏篇贈鄺范叔

仙吏當年臥北山詩筒酒榼時往還僊吏無端直仙去北山鶯老花亦殘所憐僊吏尙有子衣裾潔白矜翩翩豈惟文詞希晉魏高義欲媲迪與單不遺潦倒稱父執顧我蕭寺擕盤餐登樓記爾方總角我亦鬢黑今成須芳年在人能幾許壯懷逢子增悲嘆丈夫立身各有道磊落豈在窮通間要知宣父曾皇皇赤手高駕無輪班九原若許起僊吏應言此志猶未闌今年秋色無邊好席珍四海無夷蠻橫空鵰鶚九萬里陶朱山色應難攀

元夕喜霽

開門白雪漫空舞硯凍爐寒不知午須臾日出月更明火樹星橋擁簫鼓天時人事本無常富貴何短貧賤長丈夫萬年圖不朽眼前瑣屑夫何有且呼斗酒上高堂老親喜悅兒女狂陰晴來日未可量肯令長夜徒然央

逢人

逢人詢故舊多半入幽冥大海流萍闊千山宿草青貫生徒賦鵩說相總爲星有酒須頻把蓬瀛幾許登

自嘲

謝事原無祿門偏客過稀句成惟自賞金盡怕人知草綠迷斜徑花疎見舊枝獨憐飛動意不似少年時

送先行肄業紫山院

山館吾棲久風猷今更新城隈蕭寺月江畔苧峯春棫樸周京日鯤鵬瀚海雲承家須報國秋色上崑崙

舜傳移居二首

老年增闊略徙宅倚依人烟雨溪橋滑荊蓁里巷陘鵲巢臨側徑竹影入清尊應笑侯門鎖花飛空自頻

其二

毋移居漸遠今郤與鄰比畏途因歸市防疴故傍醫
徑幽蘭葉茂春老杏花稀好古鄉多士擒觴復問奇

舜傳遷居後不數日又遷

徙宅應先卜何無十日淹楚纏原有釀墨突自難黔
寒士千間庇春風一榻厭少年同此志俱老未能兼

喜趙元潔除輿化簿過訪

不謂銜泥至峩然冠冕新雅情今益見高志舊無倫
花徑春多雨松林晩帶雲喜逢還惜別彩舫繫通津

府召家君鄉飲不赴致席戲題

負暄老父眼糊糢破格賓筵色色都兒女紛拏爭且
笑孰云好事不如無

舜傳自五洩回有作次韻

猿鶴偏於山島便名林幾度伴僧眠物情自愧非當
日山邑人傳總昔年峭壁懸流飛霧遠高岡古木得
春先新詩撩我清襟動策蹇提醇猛辦錢

題江南春意卷卷畫一梅顏傳弟以訪其友沈少伯云

孤山晴雪夜破臘幾株芳色映籬邊竹香浮對渡航

舞風時入笛乘月忽當窗千里人如玉圖將涉大江

賦得柳送客附有別柬

柳條殊有色嫩綠在三春驪蹬河橋月鶯聲驛路雲
維舟頻勸酒倚劍各沾巾欲折逢搓落郵堪寄遠人

賦得雲寄贈

山中雲五色舒捲詎無心護勝隨人遠依禪入谷深
從龍應待日隱豹未成霖籠去如堪贈臨風思不禁

賦得雪贈人訪友

剡艇非緣雪清幽興轉嘉酒家行跡斷漁網炊烟遮

山靜遥添色波澄凍愈華相逢戴安道不說路途賒

友人贈菊數種牡丹一本

傲霜籬日帶烟霞荏苒分從處士家莫道秋殘花已
老東風依舊發春芽　右菊

其二

靈根韞質洛陽來池館荒涼手自栽老眼若嫌看似
霧不妨留待子孫開　右牡丹

仲冬朔日對菊

晩節原憐汝孤芳更出群氷霜當至日花蕚儼先春

瀟灑宜山館幽閒稱酒尊世無陶令節標格與誰論

贈顏傅訪友中州

偃臥猶嫌哄那堪千里行巨卿原有約鮑叔得無情
風雪舟移重烟雲馬掠輕梁園多賦客應識舊枚生

題樓道人卷

雲水飄流各幾秋我懷竹帛爾何求歸來莫道俱無
得爾鬢依然我白頭

其二

一卷千金百物輕鈎元摘要總名卿問君曾遇邯鄲

否高枕仙人夢未醒

東門行贈季有慶之京師

仗劍出東門自笑還自泣堂上有老親廚中無剩粒
長夜旦何遲少年去偏急顧此昂藏七尺軀安能碌
碌終迂儒行將赤手取卿相不然亦澤千金車歸來
報恩兼報怨要令鄉里知區區

仲冬望日對菊

兩月重陽過亭亭色尚鮮人嫌時已邁我賞節尤堅
竹護階前地梅分雪後天更能勤愛護寧復識殘年

兀坐

兀坐思無聊書空暗自嘲親衰勞轉兢子疾養成驕
用世奇如廣歸田致異陶腐甘同草木所愧負　清
剡

漫成

百年四海無知已萬卷孤檠有主人世泰孰嫌顏善
飯性迂偏愛隴多雲霜清竹徑禪林曉雨潤梅梢酒
閣春勳業縱能踰管葛試詢周孔許誰眞

星月吟

星月明冰雪冷大家不須聽守望各持梃前日東鄰
盜如虎昨夜西鄰失黃牯大村錯愕小村愁派徑呌
跳蛇虺稠年荒鬻妻仍食子弄兵少緩須臾死漢家
詰盜爲安民法興沉命增繁頻狗偷鼠竊非信語雖
嗅蠕休翻嘯聚寧使閭閻日受殃肯令司府繼遺傷
星月明冰雪冷大家且睡不須驚縱令有力肆諸原
纔免輸錢更招眚

己丑元旦

屈强腰尤直蕭疎鬢已皤世皆多鄧禹誰復問廉頗

松暖春風麗梅舒曉日和百年能幾旦對酒不成歌

赤巖爲謝明府運賦

小艇方從赤壁歸錦書遠自赤巖至舟輕載有赤壁圖書重緘拜赤巖誌試將圖誌對磨看兩地風流頗相似磯頭一舸大江秋清風明月昔人收赤巖終古無人識選勝標奇明府力明府原非百里才庭空牘捲攜琴來父老歡從子弟喜誅茅鑿石須臾開巖前好景不勝數巘下遊人競相伍日斜賓哄鶴横空不必驚猜更推戶瞰幽壑登蚪龍曹瞞困周郎雄邁然

俱付清樽中乾坤一瞬薄羽化何須瑣瑣期王公今人古人雅無别千里一天此風月安得挐舟過武夷倚雲長嘯同披襟

遲客

平生愛佳客性復畏趨迎掃室扃門坐時聽車馬聲

方塘爲樓隱君賦

錦砌函晶瀲寬平四面齊涯長俱應矩隅折不緣磯樹繞羅幃合星臨玉局低雅懷會嘉景百歲足酌棲

元夕

燈火山村簫鼓競白頭强作少年行風生酒陌香塵遠月映歌臺繡幕明世際太平無棄物事當垂老總浮萍莫從　京國傳消息計冊還存舊吏名

娛老

娛老惟詩律消閒更酒杯詩名人未識酒債日相催迂拙今無比風流古效誰彭鏗如可作便欲永追隨

萬卷

萬卷儲芸閣油然日與俯折衷先魯論誌怪亦齊諧得客疑同校憂時詖自排尙多未觸手歲月許睽來

春曉

夜聞雨方喜曉起晴更嘉氣應滋花候塵清買酒家小園芳徑潤幽澗老松華對景思千緒懷人天一涯

雪鶴

千山飛鳥總潛蹤獨爾昂藏島嶼中閒傍梅花分凉色突盤松杪掠寒空聲聞剡曲舟添興影落藍關馬未通縱使津亭星日麗不隨琴僕度春風

漫興

徒負凌雲萬里翰歸來依舊一身寒文章老婦簪花

朶仕宦鮎魚上竹竿不愧天人心自定無關寵辱憂
尤安癡獃所慮惟多病每得方書仔細看

禽犢

禽犢心彌切難爭造化衡愁來謀愈拙菑退藥方靈
粉蝶鄰墻舞桃蹊要地成老年無一得所賴世情輕

清明將掃墓忽動階梯菴之興中途阻雨因入
西嶽寺候晴

彈冠因拜墓忽作看山行好雨濡遊屐荒村阻去程
午餐尋別寺春酒出茅衡世路俱如此前期詎足憑

雜興十首

纔見梅花發蹉跎又暮春乾坤一塵局今古幾閒人
道在窮何病機忘憫是真惜陰無限意慷慨付清尊

其二

奇數功名薄身閒心事寬獨行山徑寂群語野人歡
雨過溪流暢烟清竹色欒煩愁塵块外欲入總無端

其三

曳履尋花陌移牀傍竹檐久無當道問新喜後生嫌
山閣雲遮棧溪橋柳映簾不緣人事斷安得日詹詹

其四

陸賈裝金盡春衣日有情晚風牛背笛夜雨釣磯燈
覓句忘迎客修琴懼入城營營亦終日所少利名爭

其五

五尺應門慣餘閒競落犢醫坊蹤藥去僧寺借經回
閒閣尋常事留賓發舊醅仙遊如有術更欲與追隨

其六

經濟非吾事痌瘝若在躬征輸閒直北傜詔想山東
雍絳秦舟役萑苻鄭澤風嘉謀多肉食俄頃奏膚功

其七

歲熟民痍起村鄉俗事稀牛羊群虎臥燕雀傍人栖
水長魚知候林深蔌趁肥寄聲催稅吏且莫擾豚雞

其八

小築當溪曲流泉六月寒鳥聲孤壁遠樹色四鄰寬
俗護雖防盜時凄不識官翻思鐘鼎客名節幾能完

其九

市密無生客經過競指名　廟堂誰定論月旦此真
評索對棋低易提壺量窄輕狗屠不我棄混蹟又何

驚

其十

萬事有乘除何妨久索居浣溪五柳宅白首一牀書對景吟梁甫因人弔望諸華陰方自重當醉莫騎驢

自笑

古人多沒沒飲者留其名嗟我不能飲而亦傳虛聲天子不爲愕宰相不爲驚徒令嘵嘵者睚眦乘風霆

夏日自嘲

日永窗虛小簟涼申腰一覺到羲皇酒從作伴忘賓主書腐謀生雜畢在禮法豈爲吾輩設利名偏使世人忙長遊擬荷劉伶鍤死葬要離古墓旁

其二

心定身閒暑益涼翻嫌尼甫亦皇皇多情白髮忘人鄙到處青山愛客狂樹繞藤蘿遮屋偏花催蜂蝶滿牆忙暗中猛擲無奇寶橫棄何疑在道旁

其三

世情何處不炎涼千仞翺翔說鳳皇一息清閒常是福百般雄略總成狂會心人少尋靑證應事才疏覓句忙卻笑莊生蝴蝶夢經年不到玉京旁

其四

清虛亭樹自生涼不以塵襟對赤皇閒守園林猶磊落老懷竹帛轉迂狂晚來問月停杯久曉起看山拄客忙何似五陵豪邁士笑歌終日劍鋒旁

鄭隱君書齋

短徑栽花不數株簾櫳日色映圖書坐來意氣吞金谷卻怪靈均更卜居

以羊肚石贈鄭隱君

拳石離奇出海濱小齋十載對如賓君家錦砌多標格移置行看勢入雲

王明府禱雨有應

一雨霑焚萬姓蘇琴清庭鶴亦歡呼不絲政首群黃出安得仁先八邑敷梁浦水迎胥漲遠矗巖春映禹城孤村莊客到頻傾酒共計秋成早上租

悼王上舍

宿草凝塵碧尾苔音容每想在書齋一言郎漫千金

重半月慿疏十隻爽斜日啼烏悲拱木西風落葉滿
荒臺郊原纍纍牛羊牧誰復從中辨美才

悼嵩別駕

望族名賢嗣亢宗投荒天路自君雄扶搖未盡垂雲
力華表徒騎落月谷烟雨江潮秋鴈隻榛荆山徑晴
霜重巖封紐石三年空薤露幾騎淚自濃

漫興

名利津涯幾百尋宇眞只合在雲林人嫌用世渾無
補我愧入山猶未深秋菊滿籬承湛露晚蛩四壁混

寒砧傳經抗疏俱成漫惟有登臨慰夙心

雁菊

含金包玉競秋風纍纍如珠浥露濃明日重陽行佳
客可能連夜發芳容

遲菊四首

菊節誇重九節過花未開傲霜眞性在詎欲待霜來

其二

榦瘦長過額標齊亂嫋風何緣開不易云是狀元紅

其三

固數陶籬最先從楚畹芳落英眞可茹何必在重陽

其四

葉底含霜蕊遊蜂尚未知塵清人意淡此是賞秋時

次鄭隱君韻

知已難逢遯亦嘉不因拊髀嘆年華座虛小榻邀詩
客門映寒流帶酒家山色入簾爐篆細鴈聲驚夢月
痕斜秋懷欲向樽前賦數遣兒童問徑花

有感二首

危忘心似面別有淚沾巾石也猶生我檳兮甚厭人

其二

防川勢必決憯主事之常鄭相存鄉校宣尼昧練狀

觀社

田父山童總若狂衣冠老我亦顛忙村籠雲日旌旗
烱隊擁龍蛇桀戟光小聚風流過郡會太平樂事椿
陶唐變民憂國多當道猶疏災荒上廟廊

對菊簡鄭隱君

幾盆俱纍纍先放一株紅嬌豔霞飄逸淸芳露浥濃
閉門防手觸掃地郤塵蒙專待高人賞過從訂日中

小菊移自鄰園二首

花垂枝更短起自草茅中分置堦前地隨看勁晚風

其二

種種過人額含羞未吐芳尺餘花已爛此是短中長

以詩期鄭隱君看菊君至而余適他出疊韻遺之

湖蟹烹霜紫村醪貯玉紅花肆需客駐人意得詩濃

晉世琴歸阮吳儂月刮蒙有期成錯誤孱寂雨烟中

鄭茂長攜榼過舍看菊兼示乃翁手卷爲題其

世俗眉多白尋常思入雲腰鎌憐老友手澤重先君

蟹壯村醪熟霜清徑蕊新一年佳候幾相過肯嫌頻

後

石新婦二首 有序

石近寒舍在紫薇山厓楊鐵崖近體一首人疑非其眞筆又石婦操一首自註曰郎望夫石在處有之而語尙帶唐人口脗人謂此操亦以詠此石耳又謂此石亦邑中一奇鐵崖公又邑中聞人不當無一詞繼其響也因僎二首

石新婦夫何在兀立巖厓閱千載閱千載名猶新夫不回步不改補天曾謝女媧時肯爲秦皇輕到海遠人歸喝聲采 右僎楊鐵崖石婦操

其二

石作形骸鐵作心溪邊凝望歲時深烟波洛浦輕塵斷雲雨巫山幻夢沉草色萋迷聯絕壑鶯聲嘹嚦度芳林行人縱返終無語碧海青天太古琴 右僎楊鐵崖石新婦律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詩

族叔以貢士上京謁選

壯歲維圖老未申更攜琴劍問京津舟開江渚驚栖鴈馬度關山帶斷雲河柳凋傷春意盡驛程寥廓暮烟新彈冠莫羡人年少秋水芙蓉遠陌塵

族叔省祭限滿謁選 叔氏舊頗富近日少減昔首句云云

端居亦自蕪田園結束何當涉世緣有子已堪承舊

業無官終恐負名賢路逢偪側疲驢穩時値嚴寒短褐便春色漸看天外動只應快著祖生鞭

族叔上京從事

讀書讀律總圖名殘歲嚴程喜逐兄縣廨十年琴月冷京塵兩度劍霜凝高城擁 闕晨鐘遠小邸邊衙暮雨零桂玉莫嫌頭易白幾人膝下髩常青

三族叔同赴京

鴻鴈穿雲北斗華鬢摻弁僕寂無譁清時爲客多三士盛世逢人畏一家古柳長河流落葉短帆斜日逐飛鴉白頭戀 主心彌切翹首行踪萬里遐

次朱融甫韻 有序

融甫以海變僑寓府城歷館諸名家來訪出舊藁道故索和且云有河南行色悵然次之

水落霜清澤國秋邊溪小邸寂何求漫遊不作劉空計僑寓猶懷海嘯憂紫石英緣雲壑長胡麻飯夾菊花浮相逢莫道先年事轉眼朱顏換白頭

其二

窮經矻矻老年鱣魚釜鵝裘不愧天鄭圃著書周稾

冠陽城積學灘劉焉 焉寓陽城山積學教授 看雲未許酬初志嗽口猶堪洗宿愆他日梁園風雪霽漱商校賦倩誰傳

陳還沖按察貴州

舟車雜沓羽旄輝把酒臨岐鼓角催老我漁樵同卓木羡君竹帛滿邊陲飛雲結綺盤螭紐疊水翻空吼地雷魑魅暗消形勝倍舉頭 燕日照深杯

新正郎事六首

獨寢不成寐通宵聞雨聲地爐存宿火山館促殘更

世路波千頃塵緣棋一枰郎醒還是夢先覺有莊生

其二

獨立庭除悄常閒興味元田園容我老詩禮問誰賢
雪霽梅迎雨風輕竹帶烟脚跟原自定鄉背復蹁躚

其三

獨坐樓扉敞春光欸歲鮮祥占連日雨凝望徧村烟
客斷尊罍屏山連鳥鵲喧百年前席意欲語愧陶潛

其四

獨行何所往水畔與山阿漁父方停棹樵人欲爛柯

癡猶知米價老不減詩魔歸路乘餘興歌聲振薜蘿

其五

獨吟非述作聊自寫襟期當路忘衡節良宵起索衣
吾無陶手壓轉覺沈腰肥不是陽春曲胡爲和者稀

其六

獨酌酬吾寂微風拂几筵雲閒當盡捲簫鼓四鄰喧
顧影邀明月遊神到葛天煩愁憑有擔不上醉人肩

對雨

入春半月雨絲絲跟見梅疎綠上枝暖酒爐餘皆長
物對棋客到是忙時松蘿疊障圍高閣簫鼓花燈鬧
古祠安得雲開風日麗小橋深徑覓新詩

新正展先安人墓

新歲松楸自寂寥藤蘿盤結草周遭遠山積雪紛銀
浪高樹凌風捲素濤破屋空依僧寺廢亂流灣繞竹
莊坳汪疎垂老無勳業深愧淮陰志量豪

鵲巢

鵲舉庭空久半亡半補遲碧雲迷曉壑青藻轉春池
棋局閒中動漁竿醉後持桃僵能代李瓶罄還羞罍

看劍有餘恨借書寧讓癡才罷志多阻身退名寡知
童僕嫌貧懶田園冒歉治遊惟隨鹿豕卜宜協龍影
弧矢百年在神魂千里馳

老廢

老廢人皆棄身閒道未窮蓬蒿緣砌長桃李出墻濃
鄰識東家鄭兒存北海融應門不解事驚座報陳公

讀書篇寄舊友

老年讀書如秉燭日月無光爝火續爝光所及能幾
何猶勝昏昏坐幽谷回頭卻憶少年時漫舞干將驅

騈縣胷中無物動作疏到處蒙譏遭蹟蹐只今方味典籍功大海無涯歲時促丈夫生身宇宙間分與乾坤同覆育蹉跎百歲枕隙中白首林泉抱黃犢讀書學劍兩成空萬事撑舟上平陸門前忽報故人來六月清風動脩竹張燈剪韭夜未央冒雨侵晨唱驪曲人生别易會何難青眼還誰同白屋閉門依舊理殘編小砌花開映塵躅日長矻矻不爲罷姓名疑在神仙籙

慕蘭爲錢伯升賦有引

伯升世醫且好琴工書慕蘭其别號云

前人藝蘭蘭正茂一夕西風和雨驟後人蓺蘭蘭更宜疏花密葉分外奇前人遺種後人慕國香自欲當庭戸九畹寧須楚澤分杏林十里增清芬君不見右軍蘭亭當大路抱琴君過春將暮操成捉筆寫黃庭滿山花發池鶯驚花繁種種薔薇色爭似君家清繞室依依詎郎不聞香綠樹烏啼紫霧翔

虎子行有引

時郡有畜一獸曰虎子也余見而喜走筆賦之

畢肖身軀纔尺咫儀形頗與烏圓似未張牙爪氣已雄笑指驚看羅孺子銀樽寶榼総生芻鐵圈琳欄瞰雖齒珍畜何疑過四靈爲憐虎子虎父生虎父山中當絶嶽天風一嘯千巖清豈惟狐兎失三窟豺狼遁跡大道平世間萬物有種族莫以牢籠想林谷避霧終同豹變文渡河會見龍離瀆惟願常懷此日恩不向村前噬黃犢

悼虎子行有引

不數日人報曰烹之矣疊韻悼之

虎穴樵居去不忍樵夫視虎牛羊似日斜雲外負薪歸赤手入穴抱其子毛血雖乾未露睛乳口纔張已釘齒英物天成性自靈踞牀一吼風將生買到傳看人盡喜柙置廡底塵爲清作勢終朝驚李廣宰肉忽使隨陳平横行山中無二族出山聲價騰金谷生當首籍通上林死豈尋常棄溝瀆守錢傖父知不知但向人前詫駒犢

假虎子行有引

又數日人曰貍屬非虎子也疊韻自笑

世間眞贋寧尺咫古人惡紫與朱似但說狐能假虎威詎意貍堪充虎子暫然一見肉眼迷健羡經時掛吾齒跂蟜百物無蠢靈天覆地載同有生經存山海志未悉圖畫郎巧郵能淸人情況也多嫉妬是非美惡誰能平郎非虎子亦虎族跳浪惟宜在山谷遭時無故出人間指點縱横入塵瀆尋常得力免猜疑勸君但養駒兼犢

兀坐

兀坐每成聸出門無所之已爲天地蠹寧作古今思語過意隨忘客來喜可知世情蠲欲盡取次及吟詩

對雨

當晨川上雨田父盡眉開莫濕門前路致妨棋客來

自嘲

胸次本無奇硜硜不可移避譏因遂辟遭蹶始知非東海波常定南山豈更肥優游堪卒歲高自詫黃犧

鄭懋長病後有作見投次韻答之

病後多君思有餘翩翩佳句慰離居沿村早稻登場候薄暮新涼入幕初菊茂蔭盆苔砌綠月明淸映竹簾疎漫嫌風致終儒素不負柴桑舊隱廬

其二

父遺詩書貧亦足子勤稼穡老逾閒身惟玩世葆光臥意在延年勞力餐淡恙始知多白眼得痊寧惜損朱顏莫嫌造化令人苦生死於今透一關

其三

平時十日五爲歡兩月新詩只自看人道翟門眞客斷我知沈帶惡圍寬困來世事俱成夢健後遊情豈

遽闌爲報饑頭同釣處苔滋疎雨路方乾

生孫 有序

中月得兩孫共前五孫矣因思前兩孫原連月生今年已十三而兩孫女生亦連月皆長男生者爲感唐人見女催人老之句有作

參差兩月兩生孫十二年前事並論就傅仍堪同挾冊騎牛終許偶過村添丁不問誰眉白催老寧辭我目昏景入桑榆眞樂矣謳呼隣叟一開尊

秋興

袖手坐終日談詩挹晚風喜聞身帶疾得客道忘窮
野曠秋收畢山明落照濃雲端書訊斷邊塞未飛鴻

聞邊警

整歲尋無徑逢秋動釣綸蓼花紅滿澗楓葉赤聯雲
野渡航橫雨村莊路斷塵晃旄懷北闕鼙鼓說西秦
宿有亡羊恨終無跨鶴因得踏征虜騎還草諭巴文

九日登高

少年跳浪詫豪粗此日登臨已待扶塔古路迷樵客
指山空寺廢野僧孤鼓鼙消息當關振閭里瘡痍望

歲蘇莫對茱萸問強健總無尺寸補 皇謨

大鷗新菴

禪關新結構節候共登臨聚勝終難祕茅開始得尋
霄昂霞障列鬼鑿玉巖參遠眺天圍闊幽栖地局深
祇園寧足擅盤谷甫堪任飜愧沉淪久仍兼衰病侵
已多陶令菊所少伯牙琴道社秋光老藜燈夜氣沉
著書年冉冉種藥遣陰陰便欲分雲臥高眠聽梵音

喜錢鶴山年丈枉顧

不憚塵埃跨一驢遠從山市問幽居白雲紅樹窮鄉
社跡雨寒燈糲飯盂世路險崎同斂跡歲華荏苒各
看鬚十年兩晤隨旋踵肯以迂狂發藥余

賀兩高按察六旬

我年六秩掛冠歸霜華入鬢顏無輝羨君今年方六
秩先我辭榮鬢如漆我才違世斂則宜君胡爲者顧
委戢鱗翅亦爾空神奇明時自廢漸拊髀古貌入鑒
惟知皮近聞鼙鼓鬪西震夢裏長驅陷胡陣馮唐魏
尚不相知 天子猶然想廉藺節近重陽風露清與
籬菊綻垂金英槌牛刺豹薦元醴岡陵祝頌多名卿

笑我迂疎投城市野贄無能貢雙雉如椽大筆光我
廬對此遥瞻近疑咫百年開口幾千場艱難不朽成
披猖沉酣自是長生訣肯問當年枕中說

對菊

綠葉黃花競晚晴亭亭對我酒初醒冰霜節操寒方
見雨露丰姿老益清脩竹籬邊三徑舊枯梅窻下一
叢明名園近日多新態寂寞柴桑落故英

久雨四首

昨日滿望今日晴開軒依舊雨陰陰鄰翁莫問來朝

事此日還同昨日情

其二

四郊昏暗苦潺湲兀坐空齋意自閑縱使晴明扶杖出荒村無客共看山

其三

冬深霡霂自秋初千里淹淹日似無袖手高樓猶畏濕荷擔何況在長途

其四

旱潦相仍理自然桂薪珠米未須煎明年得免雲霓望始見今非大有年

苦雨

兀坐對簷溜淹淹日無休天心不可測慘然生杞憂我聞太平世和氣遍九州五風十日雨天人同忘尤今日果何日晝夜寒雲浮霡霂三月過滲漏無綢繆飢寒歲且迫何以供征求　聖神御皇極輔佐皆伊周羌夷且奉法況此良吏邸連年遭水旱四野無全收乃今復爾爾凋瘵誰能瘳老牛不任事娛意少良[illegible]所喜兩足健雙屐穿雲遊一日不出戶四壁蛩啾啾寧能常抱膝待月徒登樓丈夫負奇瑰調燮理所優不然任一職肯使赤子溝按劍理舊業拊髀生新愁陰竇閉非策陽石鞭無由莫大非天地運會猶參度人情易錯誤雜揉容免偷旱因孝婦死霜僭烈士囚一物不得所沴為萬物戮茫茫霄壤闊此義憑誰修天閽不可叫天意何當酬

悼族弟克中 弟亡不及葬其母

葬母吾言切胡君似不聞牛岡終未覓卑榔更難論兩柩飄風雨孤煢值戶門非無他骨肉誰復辨周文

謝鄭懋長書門聯

添我門楣色龍蛇走宿儒老猶勝耒耜貧不少詩書奕世科名盛傳家節槩殊報瓊惟短句相笑兩成迂

除夕

丈夫學道術本為用世資況際昌明會偃息豈其宜時命有順逆屈伸無賢癡達人從所好一語萬世師顧此百年志蹉跎常悠悠俟河有時清壽命難與期一日何其長一年駒隙移崢嶸歲忽暮髮短心自疑

元旦

今日猶昨日新舊何頓殊少者得歲智日長我老歲減趨昏愚丈夫違世草木腐縱令得歲翻增迂眼前兒女競鮮潔翩躚拜舞差足娛婆娑老父顧且笑尾盃酒熱何有予把杯自慰還自祝百年蝶夢常蘧蘧

新正寄顏傳

舉世愛少年世亦誰不老所爲公與卿無不置身早我老才更迂出處俱草草君才卓犖年未齊胡亦時常愧妻奴君雖未老世老君試指九原與君討灘老起公孫後則宋有顯東之雖老宰相才引手廣淵日

呆呆世事悠悠今古同眼前碌碌何足道歲獻東風入我廬春草池塘句偏少祖宗積德發有時聊寫新詩諮君抱

喜鄭廷棟妹丈至羨二甥方在飛騰之會走筆贈之時燈夕也

一日不見如三秋十年瞬息霜滿頭固雖巾間消息不全滯由今思昔如隔世相逢道故各怡然升沉顯晦何足言總角諸英突巳弁椽筆生華當路羨丈夫有子如此足百年何須瑣瑣詢田園君家孝義世無比文章緣此雲霞起科名近日復昂霄行看彩翩相飄飄豈惟勳業　皇家暢且爲寒門成宅相月明燈燦酒尊芳高歌一曲簫鼓降驪駒明發不須快强飯高眠遥可想登堂定約桂香時爲寫河東三鳳詞

贈顏傳次韻

世態新奇詎足吁收書金盡樂偏餘執綏不詭追風範按劍憑餘賽月珠士自有常貧匪病人誰無過置爲噓最憐古句多遐思卷土重來未可知

登山

凝望常疑日月邊飄裾忽漫上峯巔緣知世事無難易只在乘時用意堅

蕪蘭

虛畹經年覓蕙蘭閩山楚澤問俱殘寧知只在長松下特鍤移來指顧間

賦小院花

名園大樹鼻東風幾蘂盈盈小院中莫向尊前嘆消索等閒開落總相同

得梅

莫怪追尋遠由來意氣傾無花能並歲有實可調羹
幾樹垂垂發孤標欸欸迎驢依殊不俗肯惜酒如澠

其二

看去殊多致折來尤見清蘂薰銀管馥枝嫋篆烟輕
夜案隨燈爛晨窻帶月明兒童勤愛惜時展護風屏

悼樓生

隱隱才名藉俊標昂霄聳壑意方饒未諳姑性厨中
婦僞報公車死後交鵩至已知占日箓鹿亡猶憶覆
時蕉庸庸多少空頭白莫怨脩文早寂寥

偕陳封君爲乃弟相墓地遂飲渠山莊

遠尋古寺指長松徧歷荒村憩短叢獵較我思追爲
聖首卯誰復說周公湖波倒湧迴風急山勢高擎落
日紅醉後不須論郭璞酒經新著葬經同

雨中偕顔傳兼博陳茂才一笑

我家兄弟惟汝艮有財能散空如常少年解作鸚鵡
賦老猶無路趨明光進多按劍退寡與入室獨有陳
元方不惟德藝相摩厲八口毋耕忘飢荒今年天路
坦如席夏課莊村股同刺丈夫立志有如此人事天
時豈難測慚予亦作老書生曉雨臨窻讀周易偶感
熟慮理自然漫寫新詩了忘僻

酒後次顔傳韻

老年無好態得酒卻多姿合禁驚新客詞鋒破銳師
爾遲騰石斐我剩借書癡斷送惟憐此更深詎足辭

喜樓伯章締昏得傅子容女學師主盟邑主助
聘蓋一時盛事而昏期定秋試後云

壯室未爲晚因親況可宗粲生原擇配顔女肯違翁
種石曾成玉牽絲且得紅他時因謝雉此日詫乘龍

當路憐儒素名宗振古風佳期不須問折桂到蟾宮

西施次韻

苧蘿山下弔西施千古興亡酒一巵垂璧暫迷虞伯
去烏騅單逐項王馳樵村浣浦烟霞致舞館歌臺雲
雨思吳越兩邦誰是主笑啼難處得鴟夷

芙蓉次韻

到處秋蓉映素屏山亭風日綻寒英清芬未必輸三
徑豔冶真堪易五城寄遠涉江詩作使伐愁紉佩酒
爲兵少年多少疎狂態潦倒相看倍有情

金鳳花

染指頻添弦上色願名擬作管中聲

苦雨

歲晚嫌多雨春深尚未晴嚴寒侵瘦骨餘滲慘高檠清問鄰家斷繁愁永夜增災祥不須論帝總爲蒼生

喜晴

昨夜燈花焰懸知天氣清琴書收宿潤花木吐纖英鳥雀飛鳴意芻蕘鼓舞聲來朝識何狀曳屐且郊行

已自

已自飲狂泉親知尚未然言辭徒少味動履率多愆學噪鴉非鵲矜飛燕比鳶不如安夙昔坦蕩任心田

送邵秋元

雪晞風暖四山晴萬木蕭疎大道平童入市門俱識價酒濤茅店自懸旌溪流遇隘行猶順竹箭經寒色愈青對景送君還勒馬一杯難辭百年情

萬一樓集卷十七 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詩

贈陳茂才東歸三首 後二首次顏傳韻

自是程門立雪英問奇亦上草元亭豹文隱霧崇朝變鵬翮垂雲萬里輕舟泛浣紗與古弔書來玉筍動時名秋風奪錦能西顧栗赤蘂芳菊酒清

其二

離亭日落亂鴉歸促席飛觴去馬催山勢南來當市

立溪流東去遇潮回數奇有弟還添我好學除君更問誰秋近不須論夏課萊衣常傍董生帷

其三

密邸深更蠟炬然五車當讀趁青年九熊雜旨萱暉藹簡騎龍綃柳色牽賈誼自宜賢守薦君平曾爲俗人占欲知別後汪疎狀時展雄文對客看

端午郎事

佳節幽居總是閒壺觴此日致偏繁臨軒雨霽逢歸客登閣雲開見遠山爲論官卑功未究楚騷廢久讀方殘白頭不分人多鄙猶學兒童佩臭蘭

有作

猶作雕蟲技躚躚傚太元素心無可寄聊以廢殘年

病起

久與琴書間仍親倍有情暑隨新雨退愁逐曉雲清交盡曾誰問園寬暗自驚依然誇老健往事詎須惜

撥悶

累俗誰爲伍書空自破顏生多無影謗老作有妻餘暇日飽烟霧長松蔭蕙蘭萬緣皆命定安分且加餐

大雨

炎熱連朝意欲狂沛然一雨送新涼雲從絕巘出無盡瀑掛巍巖奮更長潮上錢塘轟萬馬氣蒸雲澤混三湘乾坤大用原如此自是人心見不常

楊二尹辭 賜有作次韻

朝端一日彩雲生萬里雙旌照眼明共詑福星臨下邑獨憐國士未專城勿論龍劍英英氣且有綈袍戀戀情枳棘常留鸞鳳趾 皇風終拂草廬行

觀社獨坐水限口占

本尋芳豔路何意得清幽孤店臨長岸丹楓映碧流
樹高寬避日沙淺曲藏舟少選人爭集裝成十里秋

大江東去贈顏傳

丈夫逢世論勳猷肯讓唐虞人物猷賦公車仍報罷
漫說圖書四壁倪子犁鋤桑生鐵硯且臥袁安雪歌
聲金石可無前哲英傑○知否江渚芙蓉門墻桃李
各得時方發龍劍光芒射斗牛能向暗中磨滅馬援
才宏公孫遇驟何怕生華髮此衷誰識滿庭芳草明
月

催十月菊

干紅萬紫爭春夏寂寥離徑甘居亞燦爛秋風處處
鮮猶自含英如待價一年好景能幾時蜂愁蝶去霜
華滋固知花晚節更勁其奈哉老人多疑舊醅新釀
儲百斛蟹紫橙黃蘋魁熟已邀傑客擁歌兒奇豔寧
辭映朝旭

疊前韻

人間冬日如長夏盃杯總聖誰爲亞臨軒日日待花
開況有新詩紙增價爲問花神今幾時盈盈湛露徒
自滋豈爲主人異陶令欲開不開遲且疑落英楚畹
思千斛寒館惟君相見熟爲須連夜吐精華莫令再
負附前旭

再疊前韻

高標直比黃公夏柴桑已後俱難亞憶昔長安尙少
年買斷秋容不知價年老看花亦失時小庭瘦幹神
徒滋馬援多才成較晚陽城有待爲何疑一開定識
春千斛不比尋常見來熟風高雲霽天氣清竹亭檀
舟迎新旭

時明府入覲

典肅三年會旌揚萬里雲漢官推第一周治賴維新
送酒籬邊晚傳書冀北春逢人詢側陋莫道草盈門

文代作

一綬垂三邑雙鳧入五雲衣冠冊府集玉帛闕前
新浣水朝宗勢燕山迤邐春無能俯濆計深愧側龍
門

菊開招顏傳

菊本爲重陽十月非其節曾經五月開少遲何足說

主人性太急朝夕催不徹佳客薄青雲新詞徵白雪今日果何日深宮羅幔揭英攢金錯毬芳襲絞綃襪花旣解人情人可孤花絕瓊玉洗雙舟錦棧疊千折君來一燦然柴桑讓風月

賞菊疊韻

階除冷落無冬夏凡事輸人總居亞獨有寒香十月開東舍西鄰酒增價先後榮枯各有時早發寧如寒歲滋眼前花卉倘如此以才遊世夫何疑惠連詩思真千斛其奈公車放回熟婁見猶然得句佳況與餐

英對淸旭

遊正覺寺途中口占二首

木落沙明白鷺飛布袍皮履覓山蹊眼中天地時淸闊身外古今心定微賦重相如曾駟馬道窮孔子亦醯雞林泉未必眞枯槁乘興長探萬物齊

其二

借榻當年詎記秋攜筇此日更尋幽路盤谷口擊高樹橋跨山腰鎖亂流松下逢迎稀舊識霧中蒼莽見新晴巨嶽對我仍躋踞不敘寒溫只點頭山有一指石以指點之即動

對菊

兩隣各種一籬花西鄰燦爛東無華及至東鄰花正發西鄰零落侵泥沙世間萬物總如此失何足嗟得何喜主人有酒客有詩不歌不飲花應笑

悼趙尙書

聖主臨軒待老臣寧知當路斷行塵壺頭炎瘴連箕尾麟閣英風返嶽神沉顯一生惟直節始終陸學任天眞中原未必無司馬誰向東南問隱淪

贈龍學博會試代作

乘傳方從蜀道還更驅車騎入燕關御園春近花枝動絳闕冬深雪意閑盼路戴星杭古渡望塵攜酒上高山長歌固是傷離別轉憶蠅隨驥尾難

又代作

絳帳春風暖銀鞲曉雪殘望雲親舍兀就日　帝城環對策瞻　楓陛傳經憶杏壇臨岐一杯酒東隱薄陽關

又

寒江挽棹辭離巵喜見梅開第一枝指日上林春色
麗泥金先向浣城馳

賦得梅送入會試

淑氣催桃李奇芳早放梅他時調鼎實此日擅春輝
月影原多致氷梢豈待培江南推絶色粧次壓宮眉
賦補騷詞缺梁瞻禹殿魏贈君賓　上國津動渴腸
回

漫興

林壑蕭條鬢已絲撫時猶切杞人思公孫垂老曾逢

世所愧生無曲學貧

小館

小館空庭石砌閑疎花短卉徑苔斑眼前是物皆堪
玩何必開池種牡丹

獨宿

懶爲當世佛甘作有妻鰥此意誰還識天空雲自閒

春遊篇

老年春興渾無賴偶還長胘如宿戒溪邊離落啓柴
門笑呼童子攜清尊入門小徑幽還曲四通遠近俱

不俗平田十畝無足論方圓長陂野色呑花明郴陌
波呈馥竹繞蔬畦草增綠叢蘿蔓砌目巧房眉擔斗
闊布被狀主人瀟灑原好客岸巾拍手語破的自謂
堪方安樂窩夏多涼蔭冬日和鳥啼淸晝棋局動牛
臥晴沙蓑笠縱我來挾客總才豪眼空海嶽羞兒曹
寧知進退偏周浹任意揮摛忘誰藝潦倒憐予白髮
蹤纔綣亦爾紅日晡主人笑我壺已側盤箏添來皆
本色吁嗟行樂須及時杯傳到手且莫辭平泉金谷
今安在滄海桑田眼中改明日晴和及早來莫緣中

酒盟因乖

題臺上蘭蕙

到處尋幽蒔蕙蘭林深徒自吐花蕃瑤臺今日春風
暖可使人言只等閒

嘆杜鵑

浥露迎曦兩蘂鮮定期簇染滿枝妍寧知春老鵑啼
急依舊空條對小軒

得起報

黃鶴樓前鼓棹還白頭寧望更登壇君恩終始如天

地親壽公私祝海山世故靜中看愈熟宦情老去要
將關門庭依舊堪羅雀槐柳飄飄綠葉翻

起阯

我已賦歸來無端起忌猜命非臧氏造機偶塞翁裁
吡異書慚浩嬰娛服有萊林泉春色穩心賞未全乖

爲楊二尹乞辯

烹鮮方試技市虎忽成讒借寇迎家口羈館典僕衫
淹依孤館月消息萬山嵐誰爲陳當道毋輕里巷談

吏部再推不報

聖主持衡鑑掄才肯失真 廟廊知有我山海豈無
人際遇殊難定迂疎本易淪丹心懸日月白髮背風
雲直北干戈動終南草木春行藏 嘉惠半慚負
累朝恩

中秋翫月多有先去者與坐客賦

拉客開軒待月明月方當席客先行分題尚喜詩人
在戀景能將玉斝停鶴立長松寒影瘦蛩吟四壁遠
聲淸莫嫌此會經年隔後夜還看趂宿晴

少年行

裘馬輕肥人辟易說劍談天詫英特歌舞連宵換主
家怒揮禁令增顏色

其二

美惡雌黃口中易任俠家家此寄食來往惟冀橫得
錢入手橭蒲供一擲

九日山菴

矮屋高坪住一僧十年再到未爲生兒孫扶侍行忘
遠芋栗新收致轉增四野蕭條寒澗出萬峯羅列白
雲層誅茅便欲重開徑時倚長松聽說經

白菊

氷玉賢人操嬌芳處女姿傲霜同皎皎乘月獨絲絲
海鶴精神異山雲結聚奇老翁頭自白相對日催詩

賞菊次顏傳韻

高士山中服名妃酒後姿水淸沙白地霜落鴈來時
主讓無風韻儒深絕品題當筵如喜客端欲採新蒔

其二

種奇原易發時至不須催豔似迎人笑淸便把酒陪
小庭斜日映高樹亂蜂歸更喜餐英子尋常秉筆隨

對菊

晩節寒芳世共誇疎籬短徑景偏嘉霜清曉砌含蒼蘚月上孤峯映斷霞英綻湘濱餐未厭泉流酈侈壽增遐年來風韻山林薄都入長安富貴家

其二

黃白參差間淺紅錯盆瓊砌小庭中高標過額輕籠日瘦榦依杆薄謝風松下石邊遊士致竹間簾底美人容梅花只解爭春色能殿羣芳卒歲功

小女歸寧阻雨

經時無好雨忽爾濕蒼苔意外景雖變望中人不來松濤雲際捲鴈陣閣前排老婦依依願明朝日早開

喜雪次韻

從秋望雨向冬殷與雪俱來幷作春細點毫芒皆轉色雄飛宇宙總增新寒威不入紅爐閣清味偏宜白髮人獨念茅檐僵臥者恨無大被撫膚頻

長歌行有引

　著文感揚子雲壯夫不爲之語因作

丈夫有手不能擎天拄日整頓宇宙斧劈千古圖常執已錐抽數黃白慚壯夫丈夫有口不能代天敷命吞吐造化宣陳四海謨常申喉舌辯問瑣細徒使鄉閭孺子稱狂奴丈夫有足不能高躡闊步蹌濟殿陛從容矩蹴承明廬常拖短履殘山剩水追隨風月躊躕如是雖縱爾目能識賢愚耳能別淑慝胸中兀突羅今古耿耿勃勃何所吐公孫曲學三策迂詹尹不卜三閭居霜清月落天萬里投筆把劍成長吁

身閑

身閑尤喜健何事獨關心出偶鄰翁語歸逢老父吟

清霜壓菊徑愛日滿松林君問神仙境三山碧海沉

冉冉

冉冉光陰幾人將何以稱昆明逃法吏負俗老經生日落豚歸苙霜清鴈在汀姓名知漸少耿耿況中扃

雅知

雅知閒是福閒矣更多營鑿石供棋局疏畦入釣汀穿雲拖蠟屐暴日寫元經自嘆懸車客終慚面壁僧

喜中行脩園亭

索綯乘屋家家急爾獨鳩工理舊園增築墻垣防採

攸剪除荆棘蘓蘭莖高低萬木含春意遠近千峯送晩妍老祖扶筇誇幹蟲迂踈日涉得無憐

薛居士以詩來訪次韻

尊俎萍逢癸始秋瑶篇親授雪窻幽疏違不為山川隔落魄徒驚歲月流蘭葉遍遮松下徑梅花初綻竹邊疇懸車負俗稀青眼傾蓋憐君過白頭

寄顏傳

出門猶記惠連居到館惟存小合書貧入歲終難作客樂於物外見真儒園亭荆棘留詩榻道路氷霜足

酒爐好畢向平兒女債謾吟春草共飄裾

次薛居士韻

結客山林傑士稀得君此念不終違雲巖泉湧傾巫峽雪夜星明見少微捫蝨話酣抛蠟屐懸魚蔚斷賦緇衣授經到處東南美肯伴閒身對夕暉

園亭寄顏傳

舊園新緝刬蒿萊便覺周遭氣象開雙樹擎天雲外出一泓通海石中來秋風萬壑飄黃葉春雨千家點綠苔安得惠連同眺望長歌短賦足清裁

贈俞生

别去復何言叮嚀在文藝格正理自明恥奇乃流敝營造器與室堅渾為質地體裁不中程鏤雕秖增費豈無童稚憐識者鄙而誹砥柱廻狂瀾權力輕累羿妍媸筭隨人泛海四無際君看天匠繩千古終不易

閒鷹

歲轉常如舊徒驚世味新懽深親漸老廢久婦忘貧玉帛陳廊廟蒲輪徧海濱不知林壑意猶數姓名頻

探春

為愛風光好探春過遠川壯心難自耗衰狀恥人憐竹澗氷方泮梅林露正鮮蹉跎一年計半月又寥然

次韻酬薛省宇

高枕時懷萬里船短節會不過前川邊塵虎壘消春雪海汛狼墩起暮烟致　主朝堂多碩畫論交巖穴有良緣摛琴眞謾詢奇致人道踈慵處是禪

里社

簫鼓喧塡衆若狂小亭兀坐獨廻腸東南賦稅催何急西北兵戈勢未降松菊趣成園日涉稻粱肥詫野

人慶太平原賴 宸謨定籌布行看萬里揚

閩捷

里巷歡呼傳勝事西寨幺麼肆諸市 廟謨鑿鑿德動 天將略桓桓雄蓋世合圍大戰日月明小醜竄伏嬰孤城黃河一決濤萬頃犬羊巢穴須臾傾就中論功誰許最浙兵遠去氣尤銳統領將軍韜略宏奏遣中丞算謀府專征主帥喜可知我昔曾知諸健兒貔貅百萬更此盈藏冠後食夫何疑大勲果集天地正 天子垂衣四方慶豈惟西北塞塵清東海波濤

一時靜 神皇當陽運中興崇功殫績何足驚鼎彝竹帛賁 皇極山河帶礪平台衡丈夫有才合如此嘆我迂疎百無似朝從西澗飲牛歸暮向南山看射兕託書白首愧壯夫把劍窺園葵正枯腐同草木分已久俯仰今昔思蓬弧推轂頻慮當道意命定豈緣神鬼忌且逐隣翁歌太平金石聲中見古情

睡起

春雨連朝長薜蘿睡醒無賴起高歌機心固息癡翻甚髀肉從生髩愈皤措大浮名愁裏得幺麼勝際娶中過數聞東海波濤沸舌在猶思下尉佗

姚邑治中並頭蓮和潘秀才作

遙聞赤縣錦亭阜山檻方塘發異標一榦凌波同挺立雙葩浥露倍含嬌聯鑣雲路吏先末對綉紗牕未字喬瑞應不須論往事育英種德屬人豪

寄舜傳

忽去遊何處僮來取舊綿老便爲客慣貧恥受人憐多技翻成累稀知只任緣宗祠冬祭近歸信定先傳

十月桃李花盛開嘲之

春分纔過清明來嬌紅嫩白參差開無論飄香并結實笙簧綃幄塵盈街十月寒風妒林麓幾樹英英傍脩竹縱然豔冶異尋常車馬紛馳誰屬目

白玉篇

鄭生示我白玉牋展開幅幅雲霞鮮雲霞縱潔弦管應頌述不數公侯賢廣文先生楚名士一鐘五斗二三子課集時捐苜蓿餘春風滿座熏蘭芷借箸寧堪展驥材烹鮮製錦如素諳雅用閭閻識儒者監司次第褒嘉來我慚未覩荊州面引領隣封與健羨鄭生

乃翁余莫逆久期過晤苦無便仙華寶掌形勝奇嶙
溪青蘿古道夷探名訪哲老猶健杖履函席思依依

輓舜傳從兄

荒館寒余老僕單百年心事語人難廉同陳仲情非
矯義比馮讙用未彈琴韻風淸飄去遠詩简淪急得
來殘所嗟瞻族慚齊相昏雨跡林壁溜潺

其二

瀟灑行遊散淡棲縱橫不就總成觭鴈聲嘹嚦關山
月草色萋迷桃李蹊榮棠微傳徒有女黔婁正覆詎
須妻莫嗟墓冷祠無主只與生前淚跡齊

撥悶

賁鸞列俎鼓黃鍾鶩顧飛鳴若不容性僻更誰能效
僻技窮至此始爲窮山河日月千年正今古賢愚一
夢同掃却塵埃俱潔地且沽村釀挾鄰翁

自嘲

只合沉酣策杖遊肆蟲刻葉日埋頭壯心難遣聊爲
爾反使賢豪誚我偷

大鴟新庵

深鴟新構幾度來地高雄覬任淸裁千峯羅列雲霞
表萬壑縈廻市井厓纔說開山人已逝漫尋題句壁
多埃桑滄今古須臾事選勝探奇詎足猜

送潘秋元

濟南經術洛陽才濮殿賢良尚草萊莫訝龍門題慣
暴已看牛斗氣難埋登樓郢曲臨溪賦攬轡驪歌帶
雪裁後會不須論遠近鴈聲偏傍鹿鳴來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詩

五君子詠四首 有序

諛風盛而師友之義薄非一日矣予於五君子皆有不能忘情者各賦一律以贈若道諛所不敢也

贈俞孟通

英年奇抱待騰騫山館琴書伴服虔脫粟臨軒常對食短檠生藥獨忘眠義敦世講情便淡學守師傳教益堅百尺竿頭如有步吳蒙三日意懸懸

贈鄭克升

經術才名冠一時更憐魁梧負英姿元方已識難爲弟杜預還能自得師老去待君成宅相鄙消怪我習醫見相逢有酒須同醉莫到分違想玉卮

贈陳任道

怪龐英聲襲里閭茂年才氣本來殊五行并下無企聞七檄俱感待石渠正枚高標門外雪少君雅致道中車風流今古原同調逝景渾疑過隙駒 任道時學於顏傳令弟且有婚姻之意云

贈樓生沖元景瞻昆仲

總角操觚思不群白眉誰是認難眞錙沉延浦龍光燦玉長藍田日色新憶母同心期木刻擇交異致總蘭芬道窮愧我人皆棄懿戚憐才念獨殷

登樓

登樓時縱目幽思望中新鴈徙關河雨鵬橫嶺海雲親交書訊斷名勝道途秦百歲津津意蹉跎總未眞

謝圖眞者

圖不肖兮非我眞肖兮鄙劣容二身我身有靈終歸盡況彼假託能無泯吁嗟特達古有人音容萬世常若新詎如佛老愚世俗輝煌金碧侈繁縟我思古人獲我心意圖不朽力不任君不見漢家有道隆輔弼麟閣雲臺何處覓

喜得顧廉訪書

徑曉井轤動門開鄰豎需一寒畸士壑十載故人書縱酒輕軒晃燒琴混里閭何時還促席起我白頭迂

夏日對剪紅羅四首

芍藥時過菊未開綠陰小院碧瑜臺青標赤瓣含芳露時喜南熏傍瑟來

其二

細葉長梢簇簇紅小齋高砌媚熏風相逢盡賞凌霜操嬌豔誰憐烈日中

其三

春羅閑盡禪秋羅燦爛繁英六月多酒客不來詩興拙斜頭抱膝嘆蹉跎

其四

老來始得花中趣掃徑移牀眼倍明莫惜少年徒碌碌探珠探玉事難并

悼涿宰元洲張公

偶叨一顧便飛騰獨愧迂疎老負評自是絳侯難買傳空令蕭相識韓生夌烟閣峻亮人指箕尾星沉櫪馬驚絮酒束芻何日奠愁雲飛雨暗江城

寄少司寇梅墩䣊公

渭北江東雲樹低剡溪清夜雪舟迷中與名世古今少直道通家生死齊秋水鑑湖分我勝晚風鯨海待誰鼇釣衡指日徵司馬莫為衰殘嘆數奇

移剪秋羅

酷日嬌姿不可當矜鮮散彩待晨光玉容欲貯須金屋移向清風綠蔭堂

行路難次舜傳閭同韻

閭遊回首尚無何奔走當年委似梭自諷楚辭歸五柳毋從顏巷嘆三過味嫌雞肋能拋幾路畏羊腸誤入多縱使關津饒勝槩古今英爽暗中磨

九月剪紅羅復開

笑日蒸霞豔本多迎霜仍放兩三顆捲荷引菊尤堪賞掃徑羅尊待客過

有感

聖君賢輔共憐才忽儗隨停各有裁用老詎嫌官職殿性迂終恐運籌乖勒銘彝鼎山河並混跡漁樵日月開春雨秋霜皆大造肯令琴劍蔽塵埃

課種

小園時徙倚周遭多隙地拋棄任繁蕪礙目嫌瑣細

呼童荷短鋤芟薙蘊無帶花卉未成栽來年趁新霽詎止眼前淸且因圖小利何如鄉相家名園饒錦砌金谷既邱虛蘭亭亦遷異小夫無遠謀聊爲朝夕計

種牡丹

小亭幽徑足名花起蕪重栽雪後芽故客尙誇嘗日種遠懷思比列仙家按經刻候傳澆法編篛成菴避凍華笑顏老妻須倍釀春來車馬定紛拏

族弟送花盆十枚與館客同賦

鼎形鐵質蚪紋古車曳瓊投鴈列齊頓覺庭除添氣

象便移奇樹實香泥歡成懶僕忘多事珍重高賢費品題好我不妨招我僻惠來肯負賞花期

時乾所明府赴　召

化日和風萬彙舒寒厓枯木倍吹噓鳴琴綺閣常懸榻羅雀蓬門每住車鯨海波平猿猴息蠡巖塵淨硯碑渠　九重萬里微書急臺省行看氣象殊

漫成

自賦歸來理釣船筆牀茶竈楚騷篇雅知下士猶干慮試問浮生幾百年　黼扆寂然無夢卜疆場勃矣有風烟升沉分寸　朝廷澤犬馬私心至死堅

至日

人事天時理數兼履長嘉慶不須占舊尤搏虎名公薄小技雕蟲後輩嫌松徑淸霜迎蠟屐椿庭愛日上珠簾東之巳老姚崇去只合終身守傳巖

季慶甫別號石屏人有以鴈山石屏圖贈之者爲題慶甫彭山公孫也

彭山巍巍高入雲山前奇石爭峋嶙就中百尺神鬼剏方開直立尤絕倫鳥啼花發映雲日猿騰虎嘯淸

風塵主人結屋大如斗氣吞五嶽常忘貧讀書毋思破萬卷揮毫時對陶天眞君不見鴈山一障常路出相傳飛落瑤池濱披圖不須興遠羨眼前兀突千年春

慰吳心和悼亡

弟有子兄爲嗣一子嬉嬉兩家喜兄失嗣本弟子兩淚汪汪同一眥弟也含辛猶有貳兄兮孑孑徒嗟逝憶昨未生情可知無愁無喜亦無忠秖今直與未生似古人之言良有理桀枯萬類各有時荊庭春暖饒

蒜枝

何陋居爲季慶甫題

東鄰西舍足華堂圭竇衮樞存斗室燕泥蜘網蝸春風草色苔痕映砌日主人不作袁安卧不作相如上林賦門外時來長者車案頭數冊稗官書非逊富貴甘枯槁文雅風流隨分好

送先行上南雍

青雲坦道我郎當瞠眼看人上廟廊況汝驅車非駿轍望誰抗土辨龍光關河鴈落冰霜厲舍巷星聯燈

火長賦就不須懷狗監清時賢俊總周行

過蕪田有感

叢生蔓衍亂遮羅檠雨翻風得日多袖手只憑童穉指固應根蔕勝嘉禾

雪中遲客

雪勢紛無已紅爐獨可親登樓看遠道掃徑待嘉賓年邁逾憂疾身閑更喜貧清烟浮短竹脉脉近黃昏

進酒

捲簾移席就斜暉往事蕭條不可追近屬伺離何論遠壯圖猶拙況當衰門無隙地堪栽柳匣有殘鎌足刈葵分付兒童休報客且邀山色送深杯

顔傅有作贈長孫入學次韻謝之

老逢勝事須加餐弁藻春風拂鬓斑種豆有歌希世拙植槐無術望孫難馬群漸次收沙苑花事蹉跎到牡丹且洗玉舟邀傑客醉中何必問仙壇

顔傅偕其子藏脩石匣山中因寄時其子小試在優等

秋風萬里定齊驅春暖先騰汗血駒經術濟生猶未

老治安答少巳稱殊樵居遠俗常依豹釣艇乘流不羨魚我亦守株攜孺子獨違叔度自嫌迂

次顔傅山中雜詠三首

鎮窟荆棲別一鄉紛蘭攜玉共驅忙疎情世俗蕪公力話舊偕生杜老傷積雨巖扉俱長溜初炎草木自生凉岸冠躡屐抛書起摘茗烹泉讓雪香

其二

鄉里英賢聚一莊久儲斗酒未違將定知太史遥占德不謂邯鄲已熟粱盤谷巴惟居李愿草廬自合有

南陽何時振履穿雲去蒲萄清分竹徑涼

其三

詎獨山蹊澗壑幽風清塵淨不生愁溪見川峽魚爭
避巖月當腮雨乍收紙碓自舂空谷應野蠶書繭女
桑稠聽鶯莫羨遷喬木鵬鶤橫霄萬里秋

悼徐子沛三首 後二首次韻傳韻

䉺惜雄才老龍門登臺況見少微垂百家淹貫無今
古萬紙淋漓泣鬼神君復不嫌常在市正平猶幸得
全身投珍每憶蒸藜飯掛劍何時宿草村

其二

豈特文詞過惠連就中獨行亦堪憐群居不解隨人
笑自廢從權謝世緣高致似鷹還似鳳適情非菊亦
非蓮馬惟要駕才方見竊憶鄒陽更泫然

其三

桓桓幕府士非稀珠履三千莫與齊喇貴斂容傳舊
表海夷歎塞殿新詩弓藏鳥盡無人餞流水高山孰
子期厭世乘槎定西上鵲橋河畔拾支機

端陽日夏至醵飲偶

去歲端陽雨乍晴包金礪玉新酒清嘉賓滿堂歌舞
競好花映日軒懸明榴將半月逢夏至時中得兩花
添致牀頭斗酒香更烈傑客仍來不須邀今年兩節
并一場半晴半雨風露塘惜長夜急慮豪燭拚醉歸
滿甕兼觴況復愁腸暗中結勝侶翱翔千仞鳥徒將
雅句慰相思白雪藏衷愈熱小亭花柳雲錦繞小
盆瓜李瓊瑤姿默坐長思百年事佳節再并知歲歲
共道良晨并不易我意并分亦何異但得君來共樽
牀風雨愛愁總無已

有感

孥舟當秋望天河千里凌風破浪過欲指乘槎舊時
路長年自詫識經多

但見

奇寶横路側燕石什襲藏世習總如此誰是誰為任
且盡杯中物俯仰日月光賈誼與擬同泥沾同八荒

賦得木葉蕭蕭落

挾露乘風蔽日飛高鷇蓋集空中迷仙機剪綵仍穿
縷蛺蝶踰墻更是後貯得學書數柿拾來覺豆不

須其閒梳白髮羞盈櫛簪落霜天坐對嘈

問菊

重陽節逝月還餘蘊玉含金尚未舒豈似深閨新笄
女儱裝無句故徐徐

世途

世途坦蕩本無岐千載雖明是與非泥古何疑流俗
忤背榮自向對夫宜頻看未耜春將動起掃庭除日
未睎衛武老猶勤小物道成原不在人知

作舉業文

僞售丁年亦　帝都白頭林下更操觚負暄本欲攜
鄰叟貨玉何期值賈胡路失有時憑馬得技成無處
覓龍居贅疣枝指君休訝就裏淵微足自娛

鄭伯安京回述聽

劍負春風上　帝都寧期雪夜共圍爐時因失馬思
前事日挾雕蟲恥壯夫嘆逝歲寒仍拊髀嗽貧親老
欲更圖茫茫世界誰圓缺只合更深博簺呼

木假山

拔自泥塗裏居然置大庭入簾峯掩映冲漢勢稜層

梁棟材先用鸞凰翥欲停詎堪爲捷徑聚米偶同成

木假山雪

巒嶂老根成晴奇雪更清勢高非積土地暖詎凝冰
月映西湖峴梅舒庾嶺英相看無彼此不是負虛名

有感

董生逢世阨我亦困　明時鏡影不成相蛙聲總爲
私漫同方外士僻怍里中兒蔓卜徒多意其如兩鬢
絲

數奇

數奇因返山中駕自返山中數奇興論固多存老
馬痴情半忽聞雞閒攜漫客登高阜倦逐歸鴉過
小溪翻笑虞卿輟棄相著書無意倘栖栖

悼葛易齋明府

草宿泉扃已十霜綷閭如昨痕淳麗自憐仲父眞知
鮑誰識藉公善學莊蘇荔芳叢深結社蕙蘭明珮當
依棠才賢世守王舍在送別遥瞻劍樹光時送其賢孫故云

悼百岡二守

公卿多少愧科名山斗如君不負評大用長空雲自

斂旆漢清夜月常眠鶴歸芝繞庭前樹麟卧苔侵碣

上銘絮酒未終串午面夢中荷御尚思膺

次韻酬葛雲嶽二首

解組歸來後十春賢豪誰問白頭人脩琴入市忘衰

老買春鋤園習苦辛泥裏是非憑世態客前嗔笑任

吾眞清詞遠訊渾如故鳥雀榛荊氣亦新

其二

飢來索食倦來眠靖節當時詎不然相馬誰於牝牡

外賓鴻自在雪霜前一籌莫展餘千慮百歲都閒幾

十年縱是　九重勞夢卜輿圖曾到海山邊

次葛雲嶽韻

髮短誰疑心尚長籝遊挾策總亡羊三竿紅日只堪

睡一隖白雲無可將石澗午晴魚上瀨山村秋暖稻

登場艮辰莫道無佳致竹笠蒲蓑客滿堂

自笑

昏雨晨風動席門驚聞駟馬繞鄉村登龍錦服宜清

晝羅雀荊庭欲上尊錯礪藤纏巖下石蒸嘗綵覆圈

中豚高卑執玉關休咎細讀秦時呂相文

山莊喜諸文學晉見韋會文

友盟鷗百事輕可堪飢樂冒寒行荒村陋室饒粗

糲旭日清霜破曉冥輪匠疾徐心手應劍娘顧盼鬼

[illegible]居少壯徒多暮垂老儀形愧未成

睡起

區池臺榭倚斜麓蒸麥搖風[illegible]芰未荗未除終是

疾妒讒何害恐非讒魚龍遠奮千尋浪鵰鶚卑棲萬

樹杉壽聖幾人今向在晝長眠食靜中甘

識感二十首

智者愚其智愚者智其愚鬼物或未識人事孰道東

鄙堯笑周孔管窺一隅長驅入秦莽顧謂言者迂

其二

至圓不加規至方不加矩萬形惟所付千古孰能去

淫巧末世滋成法依然主少年樂縱肆謂非時所取

其三

嘉禾植不生稂莠稽而實芟夷恐難盡況復藉使稱

芃芃藹如雲相邀共稱述行看穎後粒反辱邑同勃

其四

獸豕入遼東縮首徒自愧臨深以爲高何如日覆簣
退速各有時聲實不可僞君看岱與嵩萬古孰能毀
其五
好談本人情氣味必相屬不辨魚目珠則謂碔砆玉
顧指白爲元蒲脯馬爲鹿色別形更殊歎然羨而足
其六
燕石貴胡笑荊璞卞子刖瞎按按劍起誰還問明月
眞僞終古迷是非路人識輸彼替與聾有舌常如結
其七

謂少不足珍賈傅名未湮謂老不足數應揚歸尚父
朝華惟取鮮喬木勢拂天鋒芒各有利相庋終未既
其八
斲輪心手應不能授之子趙括讀父書徒爲世所嗤
賢愚性已定箕裘奚足齒安得豪傑才文王不須俟
其九
藥石本苦口吐之已非宜膏粱誰不旨能飽康且肥
胡爲恣淫癖嗜彼腥與疵人性原不遠易察亦易移
其十

有鳥不在天有魚不在淵講弓與結網盡法還隨緣
優游恃飽暖服御矜新鮮忽車羨閭里猶謂事適然
其十一
力盡馬必殪汲深綆長綿封塋異傾蓋肯使中道失
便辟輒偷偷睇盼各堪出轉眼成棄捐副毛已無質
其十二
鑑空妍媸別衡平輕重定大器先自治萬形無不正
事變紛紜馳揮霍漫無柄劑量誰得中優游日將暝
其十三

何以謂之文語到理自得百姓所與知千聖不能易
世變風會流高標恣淫忒牛首蛇爲身僕夯共詫特
其十四 [illegible]
孔子投後生所爲年力富驅馳企前修攜志手當作
顧謂黃髮愚踽踽矜獨步白首忽遲暮諸愧徒自苦
其十五
古人不苟合合則豈爾遇今人責他人偶數總和故
時勢少不齊彼此恨而妒有始方有終素心永無忤
其十六

世人薄染業謂爲敲門磚言乃心之聲倖得豈眞詮
風雲朝夕變至理永無遷不係聖賢籍嗟哉徒爲然

其十七

世事與時遷學術千古一豈無盛與衰正脈照如日
賢智逞新奇縱横混文質狂瀾既已倒塊壤安能尼

其十八

東風入阡陌萬卉生顔色水涸千巖枯松栢夌霜孤
此理誰不識無奈人心忒把酒依寒標猶然春花嬌

其十九

草木區以別造化心無偏大響驚里耳小響豪華捐
骨肉異越人彎弓可無言責善不可驟其然豈其然

其二十

謙卑國色淹高價脂韝售列子館漿驚秦相宜言授
貞淑恥自媒矜眦驚偏駿今古無不然躬脩外何咎

郊行

心事迂疎孰與論杖藜郊外淨囂紛田邊牛跡新晴
路樹杪蟬聲夕照村山澗流長芳草濶野園徑短小
門呑家家補廩秋收近且偶鄰翁辭一尊

卷十九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古樂府

擊壤歌

擊壤之歌聲詩所始也太和之時太和之語不可尙矣予自假息以來老父年八十餘普飯健走而諸子孫驅牛抱册日有成課區區一無所事隨老父飲食而已自謂於堯舜之民不啻過之因僞其詞然不敢曰非帝力也

作者自作息者自息欲衣則衣欲食則食帝王之仁天地之德何以報之萬年無忒

牀琴曲

虞舜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而後四岳舉之二嫂治棲之說事所無也若焚廩蓋井入宮而舜在牀琴則不可謂盡無蓋在其未克諧之先耳夫舜知父母之欲殺己必有戚然不能自安者而何以琴曾參遭杖而退鼓琴而歌欲令曾晳知其平也舜之琴豈亦參之意耶作牀琴曲

廩胡爲而焚兮井胡爲而塞皃罪通天兮爲父母惻弟也奔走拯無策廩既已成灰兮井亦已落石皃且無恙兮惟父母德弟始鼓舞喜見色禍福無常兮憂喜何憑我鼓我琴兮既和且平

演易曲

文王演易於羑里其於造化人事盈虛否泰之理見之熟矣肯以賄而免耶北宮文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

而歸之此理之可信而言之有本者也爲作演易曲

先天易後天易伏犧始文王成連山歸藏包且并立極寰宇無古今用涵造化同升沉天既定人且歸王心亦降幽谷輝商鉞賜周祚丕易在造化非人爲帝令後死與斯文紛紛苟免奚足論

采薇歌

伯夷避擠棄而就善養名分定矣而不食周粟爲殷乎爲周乎惟爲周故不欲武爲不義

人皆知夷之死殷而不知夷盡死周也爲作采薇曲以白之

朝在山之東暮在山之西縱饑不出山之溪朝在山之南暮在山之北縱死不出山之側春風一夜山邑肥鮮青嫩綠皆紫芝林端日落秋風惡篚篚高懸任蕭索非無鉅橋粟不比岐山潔岐山月照首陽西清霜千里纖塵絶

觸槐曲

刺客如鉏麑勇且義矣然猶之死也與其觸槐毋寧逆鱗甘其勇於義而智未足以撑死耶抑尚有別說耶當是時柄在趙氏其所以死有不可盡知者爲作觸槐曲

君也淫臣心憂臣也數君心怒叶留客入府氣如虎相起服客氣阻槐樹沉沉客死所丈夫一死如太山湖不効力丹陛間冥冥溝壑如等閒君之獒不若臣之獒君之客寧若臣之客君客戮臣客賊死桃園死槐側千年此獄誰能直

楚尹曲

楊鐵崖楚妃曲有虞邱子眞狐狸之句愚謂樊姬信可尚矣而進孫叔敖者誰乎要未可盡短之也爲作楚尹曲

惟賢知賢進賢容非賢所以齊鮑叔鄭子皮功在管叔子産前楚妃笑楚王語楚尹翻然讓且舉偎瑣夷郢成霸功臣祿厚兮君祿豐吁嗟虞邱兮疇謂非人能

織屨曲

魯子盼不義宜公子之祿曰吾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兄之食不惟藐陳仲子而中蘼吳季札蓋從容乎采薇之上矣使得政柄其功烈當何如而卒以泯泯惜哉爲作織屨曲

或曰盼何以薄札而上夷盡札未免食吳而夷可從箕子之義也

朝織屨暮織屨義旣飽食亦足將豫切朝織屨暮織屨食不飽義亦裕兄有祿弟可食胡不補衮但織屨補衮難織屨易不然納屨采薇去薇猶茁王土以屨易粟何必問所樹侯度王綱一木柱

梁甫吟

諸葛武侯梁甫吟重責晏子蓋自寓其開誠布公之意云爾以區區之蜀武侯爲相而關張馬趙輩無不得其歡心過晏子艮遠獨恨三士之不遇而以越石父之事觀之晏子恐非妒賢者又疑三士之過也爲續其吟

泰山高嵯峨梁甫在其下纍纍三塚齊誰爲植梧檟力絶文更雄古今匹者寡九原不可作駿骨吾欲買古音叶假士貴器識宏魁岸包夷夏自反艮無慚安往不

灑灑一死如鴻毛二桃何爲者叶勇哉淮陰夫匍匐少年跨●

箜篌曲

白首狂夫不知胡爲亂流而渡然披髮攜壺則事亦急矣予曾過貴州疊水飛湍百丈觸目方洗兕懷而見一夫疾走徑奔高崖凴軾視之巳失其處詢之爲官司追之急所謂鹿死不擇音者狂夫之渡豈亦猶此耶則事雖甚愚而意亦可悲矣歲飢中戶無粒米而追呼倍他日然而逃亡無所也有夫婦相枕席而死者感而爲之辭

鴨綠津頭波浪怒老父亂流鼓且舞直前不顧老妻呼若逃苦海歸仙都竟將七尺侶魚鼈泰山鴻毛誰與别公乎公乎不恤軀公乎公乎何其愚呂梁懸流二千尺丈人出沒如履席中流萬頃凴一壺千金不假舟楫扶攜壺不挾呂梁術百世令人徒嘆息君不見餒虎居泰山懷沙沉汨羅死豈人所欲致死路亦多夫死意婦死義人知死可悲不知未死之先狂夫

寸心百慮作何計漫引箜篌等兒戲

進金曲

莊生以廉直聞於國而以故人之千金譏歎其君使之無故而舍有罪之人郎無心於利其金何視其君不如友視國是不如私交也而况朱公之子竟以取金死乎爲作進金曲

千金進死可生千金歸生復刑區區阿堵果何物堂堂楚憲須臾傾臣忠友義兩無當轉九覆水九鼎輕君不見郴下有鼎不可易延陵劒掛徐邱側丈夫一

心如矢直豈因兒女生譏式莊生俠客非義客

萑苻曲

仲尼寬猛之論雖因萑苻而發實則萬世之定論也或者不察謂慢而後糾之以猛殘而後施之以寬疑非孔子之言近又有謂言寬猛不若言仁義者不知寬猛仁義本無二理慢與殘蓋寬猛之過者寬猛不可過仁義又寧可過哉是皆徒泥其辭而昧夫相濟以和與夫布政優優之說者也爲作萑苻曲

政貴猛猛必殘仁者所不忍政貴寬寬必慢義者所不爲仁義洽寬猛中恩威著德教通過義固非至過仁亦非公君不見萑苻澤中赤子閧戀變未究兵戈從宜尼至論萬世宗

圃杞曲

人有言曰國將亡聽於神神豈不足憑聽者濫爾南蒯以陪臣叛其大夫而筮得吉占非與之蓋誨之也子服惠伯言之詳矣夫易先王以決嫌疑定猶豫成天下之亹亹定天下之大業而使亂臣賊子得行其志而與其謀必不然矣是故兩謀皆當於義而疑於所從也然後進斷其志若所謀不義而亦許之吉則嚴君平之不若矣況南蒯之事鄉人皆知其不可者哉爲作圃杞曲

圃不生杞易不占險淺謀不忠信胡不內自檢人主晉天好還爲臣後其君貴宰叛其主以逆相始終天胡能福女比干剖伯夷餓萬世以爲祥飛廉貴盜跖壽萬世以爲殃禍福惟人擇其是軀筴由來不知事

屬鏤曲

父讎當報然而君不可讎也子胥之事世所難言蘇子瞻謂發其至痛故見恕於君子楊廉夫又責其不讎費無忌俱各有見愚謂據其一節入楚之後從程嬰下報公孫之義庶幾不使嚭得以爲口實而嬰之死亦未見爲時中君子所許屬鏤之賜固非其所然而不愧其父兄亦可以無憾矣爲作屬鏤曲以足子瞻之意云

父死諡子死讒讒臣不死內自慚父死忠子死忠忠
臣雖死心無窮員不來楚旰食越不滅吳側席一鞭
一汨須臾間屬鏤血污鴟夷赤兄死孝弟死忠下報
棠君同化璧

摩笄曲

趙襄子舍其子而立浣可謂不廢先君之舉
矣而獨使其姊有摩笄之恨向微立浣而代
成君又得所則襄子奪長出於有意又不可
辭矣或謂伯魯所以不立正謂其不欲取代

故襄子不得不承父志則周之得代又豈伯
魯所願哉事固有不可深言者獨悲其姊爲

作摩笄曲

常山有符符可得夏屋有酒酒不測銅料擊鐵笄摩
慢夫不仁怨弟如義何兄與姊皆謡親奪姊之地與
兄之子兄不嗔兄弟無情兮山有心雲愁霧結兮千
年深

木客歌

句踐約巳生聚志在報吳而木客之歌似亦
有未厭民心者其視太王之珠玉皮幣終爲
有間所謂霸者之事也爲續其歌

采木入深山經旬未得還異木如未得深山返無日
君王方卧薪壯麗寧所懸敵人意未測尤物寧待索
主辱臣分死況我黔與黎役死抱高樹戰死塡深谿
願將高樹駕明堂屈乘齒長石室旁

斬蛇曲

漢高起亭長五年而成帝業又七年卽晏駕
以今觀之一春夢爾人有小小得志而意氣

遂盈者援贈處之義作此曲遺焉

芒碭山深異雲起沛中亭長心自喜醉橫長劍夜出
遊呼嗟此志何當酬睜睛怒視無宇宙況爾小醜何
足戮神光一炯妖血腥烟雲四散星月明先誅秦後
促項剷除旣盡大澤決把酒高歌慰故鄉驪山亡徒
八荒長大度宏模策力奇龍城鳳歷風電馳赤松辟
穀潛機早蜚鳥藏弓見事遲將相權帝王業孰千年
不成劫請君莫訖斬蛇時到頭一夢莊生蝶

分羹曲

灌高分羹之說出萬不得已亦拋知羽必不
至於甘心如鴻門之謝剿投虎口已多爲之
地故爾向使急於免父面縛乞哀不過父子
同臨郎還就他詞彼知我以得父爲急反足
以速其死無益也或者不察以舜負瞽瞍棄
天下律之其亦不知變矣此俗儒之說艮不
足發一笑或曰萬一太公不免帝將何以自
處割哀終事斫讎人之頸以告在天之靈大
器有主然後自裁下謝其父而因白其心於

天下後世似不爲晚然此春秋戰國策士之
義非古帝王植立天地之大道也賦以詭之

得天下忘吾親爲不仁不仁何以爲天下君輕天下
重吾親殺其身終不免於親親既不免身豈仁敵人
怒父將烹子方嘻笑圖分羹行道聞之唾且驚卒履
帝位撫人群養以天下虞舜均當時鼎烹今鼎食誑
狙何惜言非質帝道王猷在萬全所嗟後世貽口實
將負兵家事同常彭城高縣殊非當殺身易成仁難
泰山鴻毛釐間分羹謾語非披猖

白頭吟

白頭吟始於卓文君文君之自處不惟異於
宋人之妻抑且賤於父母國人矣茂陵之娶
相如豈遽棄文君而遂欲與之決絕其於楚
樊姬之義爲何如耶爲續其吟

介有客鬼有妻落筆驅風雨靚粧謝珠璣鳳求凰鴈
再匹不煩卜筮陽臺側一當罏一滌器鄉里雖嗤心
不異一日富貴兩邑猜納新未必舊卽遺叶胡爲戚
戚悲噬臍欲白頭在結髮涉淇當日無秋期叶君不

見宋之婦衞之姬丈夫多少空須眉叶況爾區區臨
邛嫠

東門行

東門行詠吳起出衞東門事也本詞原無時
淸不可爲非意後人泥拔劍出門意在爲非
因有是詞而柳宗元遂借之以詠刺客豈以
其曾殺謗已者三十餘人與鮑照頗得題意
母子愴別情之自然張駿意以東方爲春故
云云料想之談殊可笑也因儗一章

出東門何所之昂藏軀七尺磊落酒一巵安能貧且賤常爲鄉里嗤秦晉紛戰伐齊魯爭雄雌行當妥手取卿相歸報恩怨各有差兒把劍母挽衣他人願富貴我重骨肉離黃金絡馬馳遠道何如母子共餔糜恣睢殺人吏不捕如此貧賤亦可依出東門何所之人生何獨富貴奇

關山月

愚讀關山月獨喜王維作謂其詞簡而情景莫加也愴然久之爲效其顰

關山月圓復缺砂磧茫茫白如雪角聲悽切鐵光寒對景思家腸百結西征車馬度若飛回來箇箇容顏別少婦深閨獨上樓照胡近塞方推堞樓中衣堞下血膓足書隴頭月萬里同看幾明滅

宋侍中

謝朏於宋齊禪位之際可謂得其道矣而史多責備他事愚謂他事不足責獨可責其不死而管晏豫讓之流前人皆無貶詞齊自有侍中一言何其温而厲哉歌以表之

昨日宋今日齊國祚已移國璽將安之宋侍中齊侍中士辱臣死寧與佐命同引枕高卧本無疾登車遠去疇敢詰讓艱難嬰從容晉徵士宋侍中千年一調誰中庸

要人曲

世未有不以子之榮貴爲幸者而顏延之獨見疾於其父曰吾眼中不喜見要人門內之治恩掩義言如是足以警矣而如其子之不悟何哉作要人曲

齊要人王驪僞仲父眞漢要人平勃拙子孟勤歇也在楚不章秦眼中所見伊何人伊周千古難與倫世途崎險不可道勿謂無傷或佴扼吾吭者人吾室笑吾拙炙手門戶堆寒雲石硞內愧萬石君

鸚鵡洲

人之所難者非才也氣也尤難者器與識嘻不知之顧知之易而踐之難愚讀正平鸚鵡賦其婉婉雅則何愧聖賢而傲誕無當隨處足以賈禍豈才氣之不足耶因過鸚鵡洲感

而賦之
鸚鵡鸚鵡旣入宛何復楚江夏洲沉淪非所厲知時
鳳覽德鶖鶚乘秋横空擊不矜毛羽弄奇舌山澤雲
霄適所適君不見鸚鵡洲上汨羅下采石千古長江
慘無色翹首南陽山鬱沉臥龍神變不可測

葉門鼓

王喬漢顯宗時爲葉令而或者謂其卽王子
喬按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世相後而謂
爲一人前後身耶長生而不死耶愚謂王喬

事旣怪王子喬事益怪皆孔子所不語者安
知其爲一爲二范蔚宗欲神喬術故托之古
仙而不廢或人之說使向復生亦將以喬續
列仙矣

雷門鼓葉門鼓聲何洪聽何遠雷鼓猶待擊葉鼓能
自鳴轟然朝端百官舞下邑鼓都亭鼓遠有聲近可
覩鼓妖君王能自息人妖千古不堪數君不見城東
牛山頭鶴皃舄當年下闕庭鳳笙何日重伊洛

臣受性

高獲與光武有素引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
爲吏宜改常性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
之於陛下便辭去其節致亞於子陵矣而史
以方術傳特爲表之

君有吏臣有性吏無常性已定膝下受陛下敢違道
宜子道駭嗚呼人道重冠冕官高何行不可貶嗚呼
人情重知交半面且作終身要道隆勢屈有青史舍
汝從我呼小子丈夫挺挺各有志山月江風隨處是
嚴灘高高標古臺石城遺廟綠蒼苔

麥已雜

范冉冉或作丹去萊蕪長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鄰
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郎令并
送六斛言麥已雜矣誓不受嗚呼過矣義不
欲受人之一斛也又烏可妄與人以五斛哉
然而高風競致有足尚者樂爲歌之

甑中生塵釜中魚萊蕪會長心自如五斛捃麥一斛
雜伯夷盜跖何以說我麥雖雜爾心明義耶利耶鄰
里情爾取少我取多於已則得如人何嗚呼丈夫立

身恥溝壑黜放千古不可作如皆藉口薄於陵只宜
逐逐隨青蠅

稷下士

齊宣有稷下之盛孟子所以至齊與稷士且
數百千其所言謂何而孟子以一人能特立
於其中耶故曰吾退而寒之者至其所指有
在矣而庶幾改之其故豈一端哉然不以是
孟亦未必至齊吾於稷下有感焉歌之

稷下士先王聚後王嗣高官厚祿列華居數霸論王

更高趾區區田齊何足多命世能將禮數羅萬鍾不
辭弟子養管晏反乎寧惟過髡衍紛紜肆簧鼓東海
風流庶幾魯駿馬還因駿骨來莫謂嘈嘈盡無補

蘆花被

小雲石海涯語趫捷則年十二三即能持槊
騰惡馬越二而跨三挽強射猛獸上下峻阪
如飛為諸將所服語顯達則折節讀書目五
行下吐辭為文不蹈故常為姚遂所奇[illegible]
以往何事不可為而一旦解黃金虎符[illegible]
弟如脫敝屣後復辭禁林清選變易姓名賣
藥於錢唐市中此豈偶然而已其中必有深
意焉而史失其傳撫卷為之三嘆過梁山濼
見漁父織蘆花被欲易之以紬漁父曰君欲
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
喧傳蘆花被詩嗚呼豈惟易被者奇即織被
者不重紬而重詩亦自不凡矣賦之

蘆花被蘆花襖披襖推車不得已以紬易被何所喜
取輕棄重已可驚重賦輕紬世能幾倚與丈夫用世

寧小補文經武緯今亦古旂常竹帛何但錦繡裘顧
欲俯與漁樵市童伍蘆花白秋風時織為被吟為詩
被勝綺詩入匠各得所寶心無競顏謝靡麗腥穢懷
中兒

午橋姨

狄梁公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公
候姨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歸因啓姨曰
某為相表弟有何願悉如其旨姨曰相自為
貴老姨止此一子不欲令事女主甘守貧[illegible]

分外無所望也公銜而退嗟夫姨固非深知

公者然森然禮法丈夫所不逮也

魚潛兮於渚溝澮兮會黍丈夫有須眉兮竊事女主

芻蕘出雉兎歸毋無喜亦無悲脫巽厨中炊正熟三

牲五鼎將何爲

𦾔一樓集卷二十終

萬一樓集卷二十一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奏議

恭 進愚論以裨 聖治疏

臣惟天下之治猶人之一身人之養生也或補之以粱肉或攻之以藥石要在不失其宜而吐納之地必有所先是故咽喉者吐納之要地養生者之所必先也使於此萬有不清則雖有良食美劑將不得入患莫有甚於此者臣伏覩 陛下臨御以來 信任

忠良 咨諏顧側使大小臣工皆得吐其萬一片善在所必行隻疵在所必剔粱肉藥石畢收而兼進語善養生莫有如 陛下者矣顧吐納之地少覺有不順者在 今日雖若未必爲患而後日之憂將有不可勝言故臣竊爲喉論三篇臣愚之意 朝廷者政事之所出納譬則喉也欲其通利而無所滯必盡此三論可無萬世之慮而其首一論實爲主劑使此義果行則自可無他說然援本塞源則後二論又實有相須者故不避臣諱冒而論之恭遇兩次 開講俱有許諸人直言利病之條郎欲以之上瀆 天聽顧臣待罪行人雖自分不才而官非所嫌似有衒躁之意隨復自訒及蒙 援擢叨與言官之末感躍無地當未 陛辭即欲以之 上陳顧未及履任恐職分所當脩尤有要於此者不敢率爾今素餐半月更無他急第六年大計在邇恐 聖慮所重有在且大小臣工俱當待罪之候而微臣所論頗費淬勵將未有爲 陛下擔當其事者欲更有所俟而思臣亦在計列使不得倖免則不惟一二月

中空糜 陛下之祿爵非朝拜官久上疏之義而平生一得竟無由 上陳竊此 主聖臣良萬垂竹帛千載一時坐失機會深爲可惜而時值歲萬化鼎新芹曝之獻正此其候故遂列而陳之然臣愚所論抑豈有奇謀異見高出人表要亦在位諸臣所常言者顧 陛下未見之施行臣不能無深念也故原始要終詳論而極究之惟 陛下俯垂聖覽鑒其葵杞之衷恕其狂躁之罪 勑下九卿科道更加詳議如果臣言不妄 乞賜施行

宗社蒼生不無少補若其他利病則齊濟師師不
之彰癃臣亦何敢與及

睽論一

竊惟 先帝之世人情隱隱曰世之所以太平而
猶有未至者朝禮久廢也誠一 臨御而黽勉之
化不足言矣乃者 皇上日臨斧扆臣工無大小
時得仰覩 龍顔視諸 先帝之世已爲萬萬
而四海之治不爲加進羣工之情愈增疑懼此何說
也 祖宗之世早朝未已繼以午朝午朝未已繼

以晚朝而 經筵日講又未嘗徹當時人情不以爲
勞也不惟臣下不以爲勞在 聖祖神宗且拳拳
焉猶恐未至而或怠也茲者 皇上臨御每日一
朝與講而已視諸 祖宗之世猶有未至而人情
泄泄已若不勝其勞不特小臣爲然雖 聖心固
日有孜孜而輔弼左右亦皆有厭其煩者又何也臣
竊聞之 朝廷者四方之極君臣所以相與而出萬
化者也萬化之出有大禮焉禮有不敦則軌範廢而
威嚴之體弗彰萬化之出有大政焉政有弗親則壅
蔽滋而精明之功不著茲者 皇上臨御諸臣所
以仰答 淸休者不過朝謝見辭之儀文所謂禮
也以示威嚴之體則可爾至於所以勵精明作而使
萬化悠悠然由此其出者恐不盡於此也則亦何怪
乎治功之不進人情之未慊而反歸於泄泄也且古
之語盛治者莫如唐虞其君臣相與都俞吁咈面相
可否不啻家人父子三代而下雖漢唐宋時大小臣
工皆得從容面議曲盡事情甚有排闥卻坐折檻牽
裾拾牘者已非盛德之事而其面議廷斷之風亦可

想見何者一日萬幾事變倉卒九重萬里情僞雜糅
不惟下之所獻納者非折簡能盡而上之欲防其壅
蔽而通乎物情者必止輦始悉此立政之大要萬世
不易之大經也茲者事無大小具本而進必三日乃
下學士不得 面議曲折九卿不得公言是非科
道不得執爭所以而徒脩其接見之儀文繩趨尺步嚴
呼重諾毫不可踰則雖日覲 龍顔無異 深宮
萬里臣恐人情之望於 先帝與 祖宗之所
以每日三朝者意與事俱不在此也而何補於治哉

竊聞　祖宗之世每日羣臣以次奏事皆　面奏取　旨各衙門官將奉到　旨意批寫本後進該科類寫覆奏再考　大明會典羣臣奏事或於早朝或於午朝或於晚朝或於門或於殿或於便殿班班有紀惟永樂二十二年令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卽　面陳者許具題封進成化元年令在京文武衙門奏題本謹封完備俱差屬官捧入　左順門進呈　今日之制意緣於此　憲廟之旨不知何故此臣愚所不能解若　成祖謂不得卽

面陳者方許封進而卽繼之曰其餘大小公私之事俱於公朝陳奏則意已昭然可見　陛下法祖爲治　成祖　憲宗將以孰爲治乎夫人臣於至尊之前詞或不能自盡具本而進夫豈爲過乃不使之　面陳而必曰封進臣不知每日鴻臚寺臣所唱奏事者何事豈在外承差員役來奏者始爲事餘皆不爲事乎且儀若引奏而所奏之本不知何在　皇上恭默於上中官傳呼於前部院大臣承　旨於下不過習爲套數如臣愚陋已不能不爲之

駭愕況又有不得　面陳與承　旨於　殿廷者乎且　殿廷者　帝王所以立政之所也　宮闈者　帝王所以宴息之區也發大慮決大政不於　殿廷之上而於　宮闈宴息之區使宦妾得窺伺於左右機密者易洩用神者稍倦私泥易行壅蔽可入後將有不可拯者臣愚之意欲　皇上於臨朝之際事無大小俱使　面奏卽與　聽決學士在側九卿在列科道在前　聖天子獨斷於上一事之微必核而後允一日之務必盡而後已則精明

之功威嚴之體相資互發同符帝王增光　祖宗之道端必由之而萬世之太平可常保矣使此道不行則雖日　臨朝猶似爲無益蓋　視朝者文也　聽政者實也古之帝王舉其文則必崇乎實急其實則或略乎文是故未有視朝而不聽政者也未有聽政而於宮中者也未嘗一日不聽政而可以爲帝王者也故朝有日可免而聽政不可一日已風雨免朝可也極寒暑間免可也有他故免可也若聽政則風雨不可已也極寒暑不可已也縱有他故不

可已也或退就　便殿則可也萬有不暇日講可罷
而聽政不可已仕而優則學之意也卒有要務臣叩
閤而請陳之可也　君賜節而出詔之可也見
有不合有指天畫地者不可拘之以常儀也有相爭
如虎者不可律之以小節也求其事之盡善而已譬
之府縣然朝禮其參揖也聽政則其理詞訟平賦役
勸農課士之道也爲府縣者不與其吏士軍民講理
刑賦勸課之道而曰我日公座何治之不進也不待
知者知其不可矣今治天下不南面親臨萬幾而暗

相從事於可以壅蔽之道且習以爲固然而莫之覺
欲以羣臣一望　清光爲能善繼善述得　祖
宗　先帝之遺意臣雖至愚知其不可矣或者曰
若是則　聖體將有不勝其勞者矣臣對之曰此
祖宗之制也　祖宗時未嘗以爲勞也卽
鑒決於宮中亦　聖斷也豈以易地而有勞逸
哉在得其要崇其實爲爾得其要而崇其實故在
祖宗時三朝而不以爲煩徒事其文此　今日所
以猶夫　先帝之不朝也故臣愚謂　聖天子
一日奮其　乾綱使精明之治功威嚴之大體同
運並行而壅蔽之私萬世永絕然後天下之治可徐
而理也論　聽政爲喉論一伏乞　聖裁

喉論二

臣惟三代而下肉刑已除而猶有未盡中官是也仁人之
所不忍也夫古之人因其有罪而刑之因其刑也擇可用
而用之故曰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中
官之用卽此意也豈故戕人之肢體以自便哉然君子猶
曰刑人不在君側迨其末世幸而有功猶曰國之恥也其

欲去之亦已久矣今也取無罪之人而刑之又不特斷一
指刖一目之慘而已至於傷人之倫絕人之嗣而彼方樂
之而吾亦怡然不以爲意沿萬世而不疑也其與夫除肉
刑之意不亦悖乎夫古人之制五刑也不死之刑宮爲最
重故不以施之公族今也無故舉最重之刑以加諸無
罪而供吾之使令使堯舜禹湯文武而與於今也其忍爲
之否也或曰先王所以愼內外之防不容已也使堯舜
禹湯文武而與於今也豈無道以愼其內外之防而必取
諸此也縱曰內外之閑不可廢也用數輩於宮中足矣其

餘無與於內外之閑者又何必用之若此其濫也使此而忍爲則後世亦何必肉刑之除也天下後世之所不忍者而謂古聖人忍之臣不信也然而歷千百世卒莫有疑之者何也沿習之久也彼且自樂之也謂以天下奉一人也嗚呼仁者於此能無隱也夫謂天下奉一人皆其不得不然者故曰古今之通義也若得已而不已則先王亦何忍之什一之外先王不欲增毫末之賦也三日之外先王不欲增毫末之役也其肯輕刑人以自便乎既輕刑之又輕用之其始

也無罪而加刑其既也有罪而不問城狐社鼠任其縱肆漢唐以來灼有明鑒　國家亦何利於彼而忍之也然則意將何如臣應之曰心所不忍則全之國所不利則去之而已能無激而爲變乎曰孰敢爲變　聖天子在上孰敢爲變且吾以全之也彼獨無人心者乎然則奈何曰有漸焉不可驟也夫不忍其刑而欲全之又并其已刑者而棄置之仁者不爲也不利其用而欲去之又爲已甚而激驅之智者不爲也已曰革之葢有道焉合仁與智而已考諸秦漢

雖貂璫給事而莫不引用士人以參其選諸葛亮有言宮中府中宜爲一體今也　九重之側純用此輩株連根結黜陟刑罪外廷莫得與聞夫　國家之用武臣選亦重矣非若此輩不問其賢否而進之者也然猶必以文臣爲之控制小者爲之經歷大者爲之總督爲之協理而糾察之以內外臺臣慮至遠也何獨於此輩而忘其控制哉雖文臣固重輿之爲伍而在　國家慮遠之道自不當若此也以文選則屬之吏部以武選則屬之兵部以名罪則屬之法司此輩

亦臣子也其黜陟刑賞獨不詳於外廷何哉雖九重之獨斷未嘗或爽而不若麗之外廷尤詳且明也爲今之計必中外一體其選用陞授黜罰盡屬之有司而各監與局必以文臣掌理其事然後絕內養嚴宮禁及其有缺可已者已之不可已者卽以文吏補之不出五六十年可以盡去萬不欲盡去則惟取其足用於　宮中而不濫萬代瞻仰端在於此然說者必謂盡去之則　宮廷孰與掃除不知　宮廷不患無掃除也在外則僕御隸卒非莫備也在內則婦

侍媵妾非莫備也今臣民有禮之家閨門肅然大率以童子通內外之用而少長者俱不得闌入雖尊卑大小之不同要之大者小者之積在得其意而推廣之爾考之唐制有所謂內園小兒意者即此類也至於　宮門之禁不嫌過嚴毋日以近侍或風憲官一二員率錦衣衛官校常用守視司其出入雖有欲為邪者亦微其愈於刑無罪之人以供吾之役而卒以滋其縱者相去遠矣夫中外一體而以文吏參其選此治中官之要道縱不欲盡去亦當以此為經久控

制之術然終不若盡去之為尤偉但天下事沿襲既久則雖悖道反利猶莫覺其非韋甫而至越閧然笑且指今佛老之徒遍天下人莫不言去之者其來久也夫以佛老之徒人人皆知其非者猶且不敢言去若中官則以為　朝廷不可無之一物且其初聖人之制也而倡言去之其不為越之章甫者幾何其有識者不過曰使供掃除不至竊弄足矣何可盡去嗚呼此言孰不知哉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以陰險柔媚之習處密邇比昵之地不至於竊弄不止而　臣之所尤不忍者其無罪而受後世所不用之刑也夫金紫而侍　乘輿之側亦非庸人使　國家斷絕此途其不能改圖自見以取　陛下之爵祿哉而使之甘為刑人既以自病而又以病世世之君子徒知患之而卒莫有憐且疑之者則其來久也此堯舜禹湯文武所遇變而必通者也此合仁與智之道也此我

皇上之神聖所必能獨斷而高出於千古者也

論中官為喉論二伏乞　聖裁

喉論三

臣聞宋臣周敦頤有言勢輕重極重不可返知其重而亟返之蘇軾有言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嗚呼古今治變盡於此矣方今天下紀綱備而禮樂周大小相制內外相維固無偏重之弊然持盈守成所以制其日中之勢而防其必趨之漸則亦有不可不豫為之地者

太祖高皇帝鑒前車之轍而不立宰相萬世之大慮也今也陽奪其名而陰予之實夫予其實而不予其名不若名實皆予之也夫合名實而皆予之則權與

責俱重陽奪而實予之則有權而無責有善曰我主之也有不善曰有司之議　天子之斷也不惟偏聽獨任而暗昧恍惚莫可擬議如今之世皆忠純碩輔可也萬一有匪人焉而不可言矣嚴嵩其近鑒也夫既不欲予其名則尤不可予其實　太祖之訓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

頡頏不敢相壓事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　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欽此於戲　訏謨定命何其深且著明哉而顧可陰以其實予之居其任者自信其忠純而不疑需其次者樂效其忠純而不察避其嫌者雖知其必至而不敢言明明　祖訓視若弁髦而道路無知之人且直以宰相目之矣不知大學士非宰相也如曰宰相則明明　祖訓孰敢干之然則大學士之官

胡爲而設乎臣嘗聞之　成祖登極之年始開內閣於東角門內　命編脩解縉等七人居中參預機務以後漸陞至學士等官此設大學士之原也非所謂宰相也如曰宰相則明明　祖訓　成祖獨不聞之邪臣嘗以意度之所謂參機務者朝夕啓沃以輔養　聖德而時有政事亦與參議云爾是故　聖德不明先責學士而後六卿　聖政不舉先責六卿而後學士其職固有所在矣如曰宰相則明明　祖訓孰敢干之也今也陽奪其名而

陰予之實部院有所建明必預先關白科道有所論列多承望風指何者以票本之權在彼雖　英明聖斷一出於　淵衷而見影疑形固羣工之所縮頸而不敢與抗者也而容知其非　祖宗之意哉且　祖宗之意其不使大學士加於六卿也亦昭昭矣大學士五品爾如欲加於六卿則何不崇其階銜也三楊歷任兩朝始加兼官至尚書閣其始加也亦不過工部尚書是猶不欲上於六卿也自後日久漸忘其初然亦未聞有見仕尚書而後入閣者也尚

書入閣自邱濬始聞濬在閣以禮書兼太子太保王恕以吏部尚書兼太子太保恕以巳吏部也朝班居濬之上濬以己閣臣也欲班恕之上二臣以此頗不相能則當時亦不至相壓若今時之甚也夫既以尚書而入閣入則不復出且有票本之權其勢不得不亟重而不知返其弊將何所止夫官以五品則亦當以近其銜者居之不特觧縉諸臣其後商輅以侍讀彭韶以脩撰岳正以編修此其尤著者也既循資而入則亦當循資而出解縉出爲叅政固非常例若胡儼之歴祭酒非有他也誠能兼修其法彼顧品之不甚崇則地雖尊而不敢自肆知入之將復出則權雖雄而不敢自固而人知票本之不由於彼也則亦不至縮頸而不敢與抗亟返之術莫要於此然則閣臣票本非 祖宗之制乎曰 祖宗之制也而非其至者也臣嘗聞之 英宗沖年登極有詔凡事白於 太后太后令付内閣議決閣臣票本始此然則非 太祖 成祖之至意也然則其權將誰與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威福 人君之

大柄將誰予哉此 面奏請 旨所以爲 祖宗之聖制也已然則六卿之權不已重乎曰彼此頡頏不敢相壓 太祖之訓蓋已慮之詳矣蓋任六卿所謂分任而責成者也任 内閣所謂偏聽而獨任者也天下君子小人嘗相乘除六卿不能皆君子以其分任責成而不相壓有匪人焉而辨之易矣閣臣不必皆小人以其偏聽獨任而莫敢抗萬有一焉而專擅成矣況 面奏請 旨則其權常在 朝廷票之 内閣則其權屬之 内閣又且傳遞於 宮闈又將入於 宮闈在 内閣治亂半入 宮闈未有不亂者矣而在 内閣者入 宮闈之漸也今不因其在 内閣也取而還之 朝廷迨其入於 宮闈也欲攘臂而奪之將噬臍矣曰 今日政事所以不入 宮闈者正得 内閣爲之主持爾今舉而釋之 朝廷日親政事可也萬一有他說焉而 宮闈得之矣曰與其偏聽一二人而主持於冥冥之中孰若分任責成而主持於昭昭之表乎臣愚所以過爲之慮者正恐閣臣之不能主持也曰帝王之

制皆與時宜之而已　太祖之時勢重於內故不得不舉而屬之六卿其後非　祖宗之時也又不得不重　內閣皆變而通之以盡利者爾必曰太祖之制也不幾於膠柱而鼓瑟矣乎曰分任六卿非　太祖獨見之言也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古今言之舊矣特　太祖斷之爲定制焉爾如曰變而通之則今之時正當行　太祖之道也嚴嵩其近鑒也曰然則今之閣臣將安置之曰臣所謂出之者不必盡出也不以尊官居者不必盡然也要之不失

其內外賓主之辨可也要不使加於六卿可也然既曰任六卿則人又將以六卿爲榮不必學士矣夫能使學士不必榮於六卿則其勢返矣雖然人亦有言欲娶絕媒白首無耦臣言及此亦可謂自絕其媒者矣然世有良媒固不以一己之喜怒好惡而絕天下婚姻之正臣所恃以無懼也臣所懼者衛姉三言失之太早然犬馬之意積之已非一日則又有惟恐其晚者論閣臣爲喉論三伏乞　聖裁

萬一樓集卷二十一　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奏議

懇乞　聖明停無益用有益昭脩省疏公本

臣等於去冬覩邸報有男子化爲婦人者不勝駭懼
竊念臣等奉職無狀致戾天和一歲之中災不勝紀
然他猶可言而陽變爲陰則考往驗占有臣子所不
忍聞者臣等叨有言責義當陳列而逡巡未發固以
應天以實空言無補徒勞　聖聽亦以　陛下

誠聖合天因事省警必有出於常情之外者可不待
言也曾不幾日乃奉到　陛下取買珍珠寶石羣
臣交章諫止未蒙　俞允之報臣等不勝疑懼竊
謂當此災祥震疊正　陛下投珠抵璧　明節儉
崇實用以速　天鑒之辰縱、御用所不可
缺額辦所不可無取之有司不至削府藏浚民膏
陛下必不以此爲急況山海瑰怪之微有之不爲
益無之不爲損玩之則喪志黷之則起釁貢額所無
欽奉　詔書皆已停罷而文移一行　國計民膏

皆將有不可言者蓋寶石出自雲南珍珠來由廣海
陛下將取之　京師耶將取之兩省耶取之
京師則未免爲府藏之累取之兩省則其採辦之騷
擾又不啻百倍況兩省俱在　京師萬里外而近年
寇盜匪茹甫定者瘡痍未起方張者蔓壽尤深布德
以安全之猶恐未至而又以此浚其膏血異日陳之
陛前　陛下不過撫玩一擲而已自古帝王
乘輿不飾金玉後宮衣不曳地者皆爲盛節　陛
下顧願彼而不願此耶欽念　陛下所以未允羣

言之意不過謂　內庫既缺自當買進焉爾臣等則
謂　祖宗深見遠識巨細必至內外供　御無
所不周　內庫之所缺正　內庫之所不必有者也
且又聞吏部議覆言官章疏起用石星亦未蒙
賜允　陛下視珍寶等物與石星等孰爲急哉忠
信直節之士有益緩急眞　國家之珍寶也則棄之
而汲汲於此無益之玩一時書之史策恐不免於後
世之議荆楚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倚相齊威不寶
照乘之珠而寶四臣以　陛下之仁聖當　天

心之仁愛不念此耶或者羣臣之言雖切未有及此者故未蒙　陛下之俯察爾以是臣等不分疎遜不避斧鉞復此　上陳伏望　陛下更加垂察勅下該部將珍寶等物停買并將石星等　准用則不作無益害有益不以有用易無用而　聖德大爲有光實省愆保順之一端也臣等不勝惓惓待罪仰望之至

懇乞　聖明責忠勤肆優假以厲臣節疏

臣聞下之事上也固貴乎有恬退之風而尤不可無

忠勤之義上之御下也固貴乎有甄別之典而尤不可無優假之仁恬退矣而非忠勤山林之高致焉爾辟士之自爲則得矣而致理者又何賴焉甄別矣而非優假操切之霸術焉爾英賢之及時者得矣而不幸者又何藉焉是故存之以恬退之心而奮之以忠勤之義則上之致理也有所賴而優假之仁當因之而益至肅之以甄別之典而肆之以優假之仁則下之不幸者有所藉而忠勤之士將感之而益奮苟使優假至矣而忠勤之義不奮忠勤至矣而優假之仁有遺則上下交有病焉此臣於一二臣工所以不能默默者也試爲　皇上陳之　朝廷以吏部侍郎待林樹聲其任不爲薄矣告之再三始易以林燫自林燫改南之後復推樹聲逮今又一年矣屢告而陛下屢來之優假之仁亦可謂至矣而逮今未聞到任　朝廷念此官非樹聲不可也其如樹聲之不爲　朝廷用何哉銓曹之貳可以一歲缺也則亦何必擇人若此其嚴哉且樹聲之稱病　陛下謂其爲然乎謂其爲僞乎謂其然而待其痊乎謂其然也

則宜固諒之也謂其僞也則　朝廷之眷注若此而略無忠勤之念恬退則誠恬退矣得無非孔子所謂不欺者乎謂其然而待其痊也則與其虛華要之位以待病夫孰若更思其次庶不曠官而況　朝廷之上未必盡無如樹聲者乎夫急急於功名者固非雅士若其掉頭而不肯回則　朝廷固已無所賴之矣朝廷謂有臣若此不可輕棄也而輕於虛銓曹之選設使天下大臣皆如樹聲則虛位曠官誰爲陛下持嚴急哉去年考選今年考察皆　朝廷大典

樹聲身叨重獻遡焉高坐縱　朝廷不之罪其心能自安乎否也故臣謂責之以人臣忠勤之義則若樹聲者即令致仕非過也方今考察而使張登高以南京尚寶司卿致仕當矣謂其疾且老也臣待罪言官之末叨與舉劾之典當舉事時亦聞諸臣擬及繼又憐其起廢不久且所以致足之疾者非其罪及訪其杖廢家居又甚清苦故且置之將有待也然此終姑息之論若慎重名器則自有甄別之正典臣故曰當也但登高一念忠勤之意老且不怠其坐致頹疾有

不幸焉始既以忠勤而致其頹疾今又以頹疾而棄其忠勤　朝廷於此可不少濟以優假之仁乎近見御史張勑蒙　恩憐其年老不可起用加以太常寺少卿職銜山西參政宋岳以考察去任亦曾加職臣不諳　國典不知可援以爲例否又不知登高與勑岳其人品勤勞可相方否然　陛下登極以來廢罷諸臣可用者多致通顯既老者俱蒙　殊錫登高官列京堂固不爲薄而視之張勑則相去猶遠向使登高不起有與張勑同舉則亦當與勑同官矣今因其一起也既不得與潛德者同錫而又與顯惡者同黜是登高之廢與起皆有不幸焉縱登高之人品未必如勑然同一御史同一廢棄而登高未蒙起用之時亦屢經舉保即今科道論列亦有風猷夙著之語加以兩年奔走離職列清閒無可自見而其忠勤之念則常惺惺視諸遡視　成命高坐待轉者已自不同顧可使與顯惡者同退豈　朝廷昔日起用登高之意乎故臣謂肆之以　大君優假之仁則若登高者量加以職銜非過也夫臣與二臣初無

恩怨且登高已矣樹聲方且見重於時又何樂低昂其說顧樹聲大臣非遡士也且　朝廷之優假至矣故臣不取其恬退而欲責之以忠勤之義登高之頹疾有自來也其忠勤亦可謂不幸矣故臣韙　朝廷之甄別而復望之以優假之仁且如禮部侍郎瞿景淳亦曾以疾辭矣　陛下必致之　厥下不幾月而報罷儻樹聲亦復似之又何利焉刑科都給事中沈束其受罪比登高又慘然而遙聞亦有微疾儻以登高爲例進退不亦難乎如蒙乞　勑吏部議擬

上請如林樹聲尚未到任郎　令致仕急推資望相應者補其缺以重銓曹儻已到京亦當責以嚴旨使知奮勵其張登高應否量加職銜通查起用諸臣有與相似者作何議處一以責人臣忠勤之義而不偏重夫恬退之致一以見　朝廷優假之仁而亦無妨於甄別之典則臣節益勵而明良之風將愈起矣

懇乞　聖明定經制以裕財用疏

臣惟今日之所缺者非財用乎要其缺則思致其盈　陛下之所以朝夕軫念而大小臣工所以仰承　德意者非節儉乎然　九重之尊　萬幾之繁四海九州之大非指掌可見即　陛下欲刻意崇儉羣臣欲勵行狥國將自何處始今上下大小之用習為故常即一事少缺人且呶呶不曰廢典則曰固陋不曰天下之大何在惜此小費則曰一人之見欲以亂此大經不惟拘常者不知變通之計而當事者亦無以自解於衆人之口哀益失宜廢置乖度從而反費者有矣蓋自古帝王之節儉有一定之

經制布在方冊班班可考人惟不察故茫然莫指手足然舉而言之則人又將笑且誚緣其言本五尺童子所共知者而臣率爾言之似為獨得之見豈不迂腐然自古帝王經制之猷節儉之實舍莫有出此者臣又安能別求其說是以不避譏訕為　陛下誦之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嗚呼數言之外莫可加矣大學所謂則財恒足者即此而已宋臣蘇軾所謂萬世之計者亦此而已今誠急舉其義勑下戶部統計天下一歲常賦之入若干拆為四分存留其一而以三分待國用又計一歲所常用若干如某處以某事用若干某事以某人用若干開立前件彙為書冊分布大小臣工使各出所見某項可去某項可減詳議所以陸續　奏送然後會議畫一某項果可去某項果可減某項雖不可省然比之某項猶在可已不拘於故常不牽於衆論去冗剔蠹必就其三分之數而後用而　陛下亦愈自節抑以下為蒼生上為　宗廟中為　社稷苟可省可

不以崇高自憚則經制之要節儉之實同符帝王兼舉經傳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者庶其在此何者蓋統天下財用之數合天下衆人之見使同酌其所當然同識其所以然而後適於儉則不惟當事者確有成筭不至例施而居常習故者亦知吝不得已之意可無他議得垂永久況天地生一世之財自足一世之用今取民之法無所不周不必更制其入誠制而出決無不足於用之理惟今舉動率非 祖宗之舊而於帝王量入爲出贏一用三之意漫不加

省故陵夷至此誠操切振勵而亟返其道則其始也雖若固陋急迫不足展舒而久之漸安迫其後則豐亨裕大之勢將有不可勝喻者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智哉斯言誠以孔子之意行古冢宰之法成王周公復生莫之或加矣然方今

國計急若燃眉而臣且爲此書生迂闊之談非不自知顧帝王經久節儉之實莫能出此出於此則泄泄於始嗷嗷於終無名之征刻剝之術苟可取辦一時者百出不顧以驅民於水火反裘負薪同歸於敝而國將不可爲矣今 國家苟且之計不可爲不用矣以 彝倫之堂爲錢貨之地其始也不待識者皆患之而今則有識者亦視爲當然矣市井無賴朝得拾金夕可舞文官府紈袴蠢稚目不識一丁足不履京師而峩然冠服且有官守之責名器之濫漸不可長矣分遣臺臣括天下之遺聚之京師而不知各郡縣先已坐匱此等不惟蠹政於今書之史策且將爲後日笑顧猶可泄泄不爲之所而欲以苟且不終日之計圖其目前哉臣故不避譏誚爲 陛下言之

抑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蓋歲有豐凶則入有多寡禮之大倫必與之上下故曰凶年殺禮誠不得已也今也歲無上下一切均禮 綱免之詔旣不得不下則其不足之數於何取盈此財之所以愈匱也誠定爲經制以常賦之三分待用矣仍於毎歲之終計其所入少加贏縮如遇常賦不登則又當加損要不過其用之數蓋量入以爲出而必不可量出以爲入也魯君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盍徹乎自今言之可謂無策矣然帝王經久爲

國爲民之民圖卒莫能外此故臣不避譏誚爲
陛下終言之如蒙乞　勅該部議擬施行則其贏
縮斟酌之間尙當冒昧一二如曰書生之談必不可
行也則亦當更求其說如上下相顧坐嘆而已則日
甚一日恐更有不可爲者臣不勝惓惓懇望之至

直言兵刑二事以暢公論以明治體疏

臣謬叨　拔擢待罪言官而　九重萬里聞見
有所未眞時勢不能郎達小者旣謂不足言大者則
諸臣巳言之耳目之責有愧多矣夫臣所待罪刑科

也近又叨署兵科則兵與刑尤臣所當言者敢各述
一事少以塞責惟　陛下察焉以刑法言之張齊
之爲民　陛下之　特旨也此八之所不及知
者也臣竊疑之齊誠贖貨逞讒則罪何止於爲民如
其不然則何贓可追兩存而致疑之此　陛下之
至明也欲以發天下之公論也夫齊之罪所難言也
都察院言之科道言之同科者又言之謂其罪出於
盡誣臣所不敢也然以都察院之言科道之言奉以
聖旨加以錦衣衛之刑謂其罪盡出輸服臣亦

不敢也夫齊安得無罪邊鎭重臣易置未久不聞失
事張惶爲考察之說　先帝遺詔遠過輪臺不察
其實指摘爲臣下之語郎此二事巳不容一日側於
言官之列若謂其贖貨逞讒則恐未必此臣所不敢
言也臣里有畜守犬者嘉賓至犬向而嘷之郎磔以
饗賓以爲敬巳大喜是夜失盜而主不知臣恐賓則
喜矣異日無爲　陛下司盜者夫言及乘輿天子
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此重諫官之體也故曰選
用臺諫未必皆賢諫官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

氣而假之重權所以折姦臣之萌而防內重之弊使
斯言而非誣也齊猶非諫官乎故當時諸臣欲留徐
階之去也固不必抵齊於罪欲抵齊於罪也亦不必
重發其私而階之去也不當辨巳之無罪只當明齊
之無他斯於　國體士風翕然稱快然當時諸臣豈
見不及此爲　陛下愛賢輔則不暇爲　陛下
愛　國體亦勢之所必至者而階惟急於白巳之無
罪則何暇以文彥博自處若臣則豈不知齊之非唐
介哉欲爲　陛下致唐介則齊亦千里馬之骨與

其以嚴嵩之所以自厚者厚階孰若以文彥博待之爲尤厚哉　先帝之世建言得罪諸臣其間豈無一二自取　龍飛以來因事納忠諸疏其間豈無一二詿誤而　陛下悉甄録之優容之卽一二觸
聖意者諸臣又爲昭雪之上下之慮俱至遠也獨齊不爲衆所原彼誠有以自取抑衆臣有言當此之時言人主易言大臣難臣嘗三復斯言不能不爲世道增一慨也當局者迷旁觀者明天下曷嘗無公論哉特未敢發爾今幸　陛下默發之矣故臣敢

遂言之以兵務言之仲秋之　大閱宰輔之建明也此人所不敢知者也臣竊疑之　陛下之當務豈無急於　大閱者哉然而輔臣言之　陛下允之此　陛下之至聖也將以推及其所尤急者也夫　大閱之禮人所難言也以爲非急務與則南有寇北有虜將領脆而無能兵氣衰而不振古人所以克詰兵戎者豈爲無見臣所不敢知也以爲誠急務與則爲治有體任治有責君明其義臣能其事各有職分　祖宗所以置而不舉者夫豈無謂臣

亦不敢知也夫臣豈不知中冬大閱禮有明文哉顧帝王法古爲治在師其意不泥其迹故如巡狩方嶽執爵養老之類古以爲至重而不可已者今亦在所不舉誠得其意也如必欲事合迹儗而後爲師古則一部周禮當自何處始此臣所不敢言也臣早有學爲子者讀孟子養志之文曰此事親之要道也極力甘旨惟親意自適而令名不彰謂人曰古訓之不足法也如此夫孟子之言豈欺人哉蓋養志必有所以爲之本者彼蓋得其一未得其二也今誠欲養志而

不失夫令名也盍亦反其本乎何者　大閱固要務而　陛下之當務則尤有要於此者也　親決萬幾詳覽章奏治道必始諸此於此不務而曰大閱縱因此一新戎務殲馘虜寇亦治標之劑非保本之術也況未有本不正而能善其用者臣觀張居正建議之疏亹亹千餘言其意向所重自有所在大閱一言不過恐兵政之不飭欲　陛下加意明作云爾今其意之所重者未必盡舉而經營半歲惟以此舉爲急以　陛下之明聖豈不見此哉

將由此以推及其尤急爾　謂由此以及其所尤急
不若先其所尤急者而後及此　陛下誠親萬機
覽章奏明作敦大政本定矣則戎務之飭一將之事
爾雖不　大閱不害其治也若其不然徒生釁端
爾　乘與臨幸毋用戎服而去春南海子之幸
特出　聖意此曰　大閱古也蒐苗非古哉
而諸臣言之不已夫固以　謹巡幸爲事　陛下
之第一義也而居正此議其情雖異其形則同與其
留逢迎之迹以爲他日媒孽宰臣之隙孰若棄緻屬

求珠玉庶不起琴瑟專一之嘆爲盛世事哉大小臣
工見亦及此而難於發言臣謂居正之建白其所急
者既不在此而　陛下所以速於俞允之意亦不
過欲由此以及其所尤急者故敢及之雖然兵刑之
可言豈止此哉內犯百棍而監候自古刑法未有若
此者也動息皆生命三尺法不可輕也況草芥之視
手滑之憂識者能無深念乎然諸臣既已言之以
陛下之明必從而俞允之矣臣可不言也御史紀
功於廣海自古兵務未聞有此也官多政亂九牧之

誚正謂此爾況運籌汗馬彼何與焉而曰以軍功陞
賞哉然該科亦曾言之以　陛下之聖終必當別
議之矣臣亦可不言也惟前二事則公論治體少若
未安而諸臣偶未之及故臣不自揣度冒死塵
瀆伏乞　勅下該部虛心另議務求至當然後
俯賜俞允則公論幸甚治體幸甚而臣待罪該科
亦與有餘榮矣

懇乞　聖明廣延納以隆　大業疏

臣等伏覩邸報該御史詹仰庇言事狂妄蒙　陛

下命錦衣衛拏打一百棍爲民且不許黨護奏擾併
將各監局科道大使裁革又該尙書劉體乾言事蒙
陛下責其不遜　明旨罰俸半年臣等不勝
駭異竊惟體乾係大臣仰庇係言官皆　陛下所
賴以昭　盛德而定　大業者乃不思敬愼圖
報自抵罪戾　陛下既已賜之顯罰夫復何言但
臣等不能無慮者方今寇盜頻興災傷洊至所缺者
財用所急者淸查而二臣所言皆外切時宜內關宮
豎且信任大臣優容言官乃　帝王之要務

祖宗之盛節　陛下之雅意也而一旦有此道路
籍籍皆謂　陛下忽時政輕言官疏大臣而縱宦
豎臣等雖知　聖明必不以此亦無詞於衆口且
自古帝王未有輕用百棍之刑者況以施之言官緣
去歲　陛下杖石星無恙今又及仰庇此皆天幸
爾萬一不幸致有不意則殺諫臣之名豈　聖明
所宜有哉即二臣所奏詞涉狂悖若經理財用則自
有不容已者　陛下乃併各監局之科道而革之
怒甲移乙天下人心洞若觀火雖至愚知非　聖

明雅意也伏望　陛下廓天地有容之初度
懋堯舜用中之初心　信任大臣不以萋菲之私
言而易股肱之大義　優容言路不以一時之喜
怒而摧萬世之紀綱　慎儉德無間顯微　釋
成心有同氷霧如一財用之微不自專也必曰輔臣
以爲何如該部以爲何如科道以爲何如必三者無
間言而後適於用一刑法之小不自專也必曰輔臣
以爲何如法司以爲何如科道以爲何如必三者無
間言而後即於刑推而　萬幾莫不皆然則

聖德益昭　聖政益舉而　大業亦可永固矣
若夫劉體乾應否免其罪罰詹仰庇應否復其原職使
大小諸臣毋以二臣爲戒二臣所奏應否略其言詞
之戇而取其用心之無他各監局錢糧應否仍令科
道巡理在　聖明以　國體政計爲念則所
施爲舉動當必有超　帝王並　祖宗而不以
成命爲泥者非臣等所敢知也臣等干冒
天威不勝惶懼懸望之至
懇乞　聖明亟正　宮闈典禮以端化原疏

臣等待罪南科於　宮廷　聖履邈不及聞近得
邸報捧誦　聖旨始知　皇后以疾居別宮又
知　皇上惓惓垂情於　皇后惟望稍愈即還
本宮臣等憂喜交集相顧流涕憂者憂　皇后之
疾且恐　皇上念之太深或戾　聖體而喜者
喜　皇后雖疾得　皇上垂情若此既欲暢
后之意樂　后之心又望　后之速愈而還
宮　陛下此心天地鬼神實鑒臨之　后之

疾將弗藥而自喜矣但臣等一念犬馬之私猶有不容置者念 皇后雖疾不當居別宮爲於古今典禮無考也夫 朝廷者四方之極而 宮闈者又朝廷之本古之帝王敦典庸禮別嫌明微以化天下必自 宮闈始是故尊卑有序嫡庶有定而於出入之防諱言之際尤加謹嚴豈有疾而遷居別宮之理故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其次以姑息今 陛下念 皇后之疾而聽其居別宮愛之以姑息焉耳如愛之以德則莫如使居 中宮蓋 中宮固

后之所不可一日離者也況夫人之情各有所天是故得其天則樂失其天則憂憂樂之間疾之所由以進退也 陛下固 皇后之所天者也當在中宮則不時得仰 聖顏所謂得其天者也旣居別宮則雖 問諭之及要亦有時可爲得其天乎方 皇后之初疾一時志意失措或以易處爲樂今別居旣久天眞自見不惟 陛下之念 后或有不置恐 后之仰 陛下尤有甚者況自古帝王 宮闈一定之典禮不可使後世謂變之自

陛下始是以不避斧鉞上瀆 天聽伏惟陛下俯察愚言仰循典禮卽 命 皇后還居 中宮則不惟臣等犬馬一念四海臣民萬物不勝鼓舞將見 祖宗之家法 帝王之壼範上帝之昭鑒 九廟之神靈皆將萃于 純德之孔明而正始之化將沛乎其不可禦矣臣等于瀆 天威無任隕越惶懼之至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奏議

恭議　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諸臣言之詳矣先該禮科都給事中何起鳴等題爲條議　宗藩至切事宜以仰裨　聖政事續該禮部儀制清吏司郎中戚元佐奏爲議處宗藩事宜以定　國家大計事俱該禮部覆奉欽依行催各該衙門議奏臣反覆前後二疏大抵戚

元佐之議皆推詳何起鳴等之意除冒費擅婚二議外其曰限封爵議主君者即起鳴等所謂　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與不宜困之一城使得力農賈業仕進者也其曰議繼嗣者即起鳴等所謂　親王傳至袒免以外萬一乏嗣止許親支以本爵承管府事不得繼封者也其曰別疏屬者即起鳴等所謂　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　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也夫數議者起鳴等發其端而元佐以該司又詳其說而各有所進之緣情達勢委曲明盡而部議之所重者猶在於限封爵一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默臣雖至愚極陋能無參一言於其中哉臣愚之意封爵誠所當限而所限之數則又有更當進之者夫起鳴等限封之議止於　郡王以下而元佐議及於　親王已謂不敢慨陳已謂發大難之端而　廟堂之上且不欲獨斷之矣臣何人更敢言進於此者顧天下大勢至此且不曰爲萬世之計爲　朝廷思百年之計亦不當就事論事合天下之大勢而論之庶或可

爾先該臣陳言懇乞　聖明定經制以裕財用事臣愚之意欲統計天下財用之數量入爲出誠能不以芻蕘爲鄙即當賦之入可以待用者共分爲若干分內以若干分供　御以若干分待　宗室以若干分待官吏以若干分養兵馬以若干分供　祭祀與賓客泛用儻其有餘也即仍舊制何妨如其不足則即所謂限封爵者而更進之恐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今有千金之家二族於此其一止二三子其一子姓繁衍則二三子者分養必厚其繁衍者分養必薄

非情有不同分量然也苟責子姓之多者曰曷不若二三子之厚則非惟祖父有所不能干金之產可以立置亦非子姓之福也臣考三代以上周之待同姓禮爲極備與廢繼絕則有之矣不聞某國分封某國也至漢大封同姓後遂難制始有創爲分封之說者蓋即其原封之國聽其自分非别有所益之也唐宋之制又不必言我　朝監古立法當其始也曷嘗過濫時有可爲勢在得爲不以天下儉其親情也亦理也今也　宗派日繁財用日詘勢之所不行則情屈

而理當獨申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必竭天之叙也親親仁民之道竝行而不悖治之經也天之於萬物也養之以春夏則肅之以秋冬天道豈不欲仁於秋冬哉不如是非造化也　今日之勢不幸而值秋冬之時矣　陛下奈何能不以天道自處哉此限封爵之議斷斷乎不容已而臣所謂更進之者非有他也即所謂限封爵者而參議之也何者　親王之子限封五位　郡王之子限封三位似也其嫡子皆不必言矣乃　親王之第六子不得等　郡王之第二於子情於理俱覺少有未順且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此不可謂均也臣意　親王之次子當封則第六子亦當封第六子可以不封則次子亦可不封　親王之子可不封則　郡王之子又不必言矣然　帝之子爲　親王使　親王之子一槩爲限則　帝之孫有不沾封爵者矣而可哉臣愚之意五服以內照舊分封五服以外雖　親王亦止襲封一位不惟適時勢之宜而天理民彝皇猷古制似皆無悖又不然則一以世次親疏爲主除嫡子襲封外始

封　親王之諸子俱封　郡王其襲封者與始封郡王之諸子俱封鎭國將軍其襲封第三世者與第二世　郡王之諸子俱封輔國將軍至第七世者與第六世　郡王之諸子得封奉國中尉而止以下俱不得更有分封其奉國將軍在　朝廷本爲無服之親中尉以下本皆同姓不親而原爵已卑或與分封或止於襲封或即從别疏屬事例無不可者是又一說也要二說而言之從前之說則分封止於親盡是永無奉國將軍與各中尉矣似於舊制有妨以臣之

恩則謂親屬已竭者各存其宗亦不失爲親且愛矣雖不泥於舊制亦可也從後之說則　親王之諸子與　郡王之諸子同封矣似於尊卑無別以臣之愚則謂爵雖異語親則同卽其襲封可以別尊卑矣其餘則親同而澤一似亦無不可也雖然此亦槩而論之爾若統計財用之數而尙有不足則豈無可更進於此者臣考三代以上之藩封卽今之牧守故不嫌於多後世判而爲二則無事而食徒爲民患昔唐太宗問侍臣曰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尙書右僕射封

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爵命旣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曰然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率以屬疏降爵惟有功者數人得王推斯意也卽財力可給似亦當有至公之道況時勢旣窮而豈無更可進於此者哉所貴在於適均與適歲會之仂爾至其施爲之序必先弛其出城之禁約以有司之法元佐之說頗爲明盡而其他則部議以爲皆無難處者臣亦何敢多及統在　陛下責當事諸臣熟籌獨斷務爲長久之計則可爾若徒那移尺寸掇拾瑣屑以美一時觀聽而已也臣恐前議甫息而後議又與宋室之所以少成功者正坐此矣抑臣又有言三代以還之大臣其自視也恒過於高今之大臣其自處也恒過於愼自視過高故多擅更以亂天下之政自處過愼故率喜循規守舊少出繩墨卽生疑懼夫事惟自疑懼也故有待於非常之人奈何以非常自負而不欲爲可疑可懼之事也若究其本又在　陛下親信股肱耳目相與面議飭籌毅然以天

道自處當事者或無所顧忌不然雖有碩畫亦空談爾臣不勝惓惓懇至之至

懇乞　聖明安大臣以固　天命疏

臣惟　帝天之大命係於人心而人心之具瞻係於大臣是大臣者其職在於興道致治而其望足以綏近懷遠去留之際非小小也臣觀近時大臣往往告休臣意當此　中興之時不能委身爲國而徒矜恬退之小節似非犬馬戀主之義甚不然之及考其所以則亦有大不得已者而其本心非樂此也敢不

為　陛下陳之近該南京兵部尚書劉采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先後引年致仕俱蒙　陛下温旨慰留一時南都傳爲盛事臣謂二臣且當死不顧身矣曾不幾時聞雲同又復告病臣始而怫然徐而察其所以則又爲之惻然不安者數日雲同之欲去非其無戀　主之心忠愛之心切而情有所不能致也南京供應機房織造　御用叚疋數多而工重皆係本部掌行而庫藏空虛措置無路又且百務叢與錢糧所係動輒千萬雲同身當其任欲奏罷則恐

陛下未必卽允遲延則慮譴責或及科派分外減少工價則不惟體　陛下愛民之心有所不忍而勢亦有所不行憂愁轉展無病而疾則有告去而已臣詢知其故爲之閉戶竊嘆非爲雲同也欽念

陛下之明聖有臣如此知遇如此而乃使其志不行坐病求去雲同一人何足重人心之去留天命之得失其機深有可畏況大臣中坐雲同之病者不少劉體乾罰俸之後司會計者不敢言淸省矣詹仰庇杖譴之後司言責者不敢及節省矣口不敢言而心不能忘則能無愁嘆而疾哉方今雹蝕頻仍而江南水災尤爲異常廣東寇盜尚未盡息　天命人心俱有可憂而譽望大臣皆紛紛求去以　陛下之明聖必有惕然於衷者臣謂　陛下欲固　天命也當先於結人心而結人心在於安大臣安大臣在於愼舉動而舉動之愼當自節儉始然臣所謂節儉者豈欲　陛下不賦一民不興一役哉要在審其緩急爾如今南京造作惟補造軍器脩理戰船此必不可緩者其餘亦可漸次而供應機房一役前此

殊不可已目今起運已該第三次省一分有一分之益以　陛下之明聖肯專意於美錦之庇而不少加之節限哉伏望　陛下審時度務慮遠謹微

勑該房將已造有緒者造完盡數起運其未造者且令停止仍　勑該部將一應造作審其緩急次第務使官民兩便以後凡有興作必與大臣圖議可否不致時詘而舉贏不致拂人而從欲則大臣安大臣安則人心順人心順則　天命固其爲　宗社之福非小小也臣疏遠小臣輕瑣利口何益

聖德頋此南事也臣待罪在南知而不言則所職何
事是以冒昧塵
瀆惟 陛下察焉臣不勝隕
越之至

保舉人才疏

臣遵奉 欽依保舉邊才參見任邊方并兩京九
卿堂上官 陛下所簡用及前次已舉者不敢槩
舉外謹以心目所真見者數人不嫌異同陳備
采擇以見任者言之太常寺少卿歐陽一敬有懸鑑
之識有迎刃之才先任蕭山正海寇未殄而應酬軍

馬錢糧諸務事事有理歷陞兵科適南北多事而建
明防守功罪諸疏鑿鑿有條應天府府丞朱綸慨宏
有度沉毅多謀昔因過里而待其爲人已知士類之
儀刑近以來南而其所蘊悉見胸中之兵甲山東布
政司參議顏鯨有學有守有爲在昔已聞實言官行
實政於今愈勵頁舉雖有一時之眚無損其大節之
明軍旅方賴萬全之謀此正其使過之候以聽用者
言之原任福建巡撫都御史汪道昆夙號英明久嫻
韜略分閫宜猷力求上簽還山養靜志在中原雖其
筋骨傷重折肱何損於良醫況乎年正在强伏櫪豈
同於老馬原任廣東按察司副使馮謙志有爲而才
本不羈事無方而應如夙定功名日著去思方切於
南部議論風生見疏每嗟於同輩緣其委禽黜室致
生責備之詞然而負卯微瑕何損干城之實以廢棄
者言之原任太常寺少卿今閑住陸光祖志行端嚴
猷爲果決談天下事若遇於易任天下重殊近於實
原任禮科左給事中今爲民陸鳳儀在諫垣則亹亹
敢言處鄉閭則循循守禮痛思罪累固甘抱寸朽以

終身惟負經綸實可備長城於一面以武臣言之浙
江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沈思學勇力過人沉謀出衆
居常則守紀律以無愆臨陣則履奇危而不顧此數
臣者以臣寡昧之見言之皆可以塞 明詔之萬
一者也伏乞 敕下該部更加咨訪量宜擢用則
人才幸甚邊事幸甚而 中興之治將愈隆矣

亟處驕妄大臣以重要地疏

臣惟大臣爲 國家之股肱其才猷之運用固不可
等齊而莫不以忠愼爲本蓋履大存乎德量而愼重

者德量之後報國存乎忠貞而誠信者忠貞之實茍
以驕妄乘之則德量忠貞俱爲可知雖有才猷將焉
所藉況未有不忠與愼而可以言才猷者以當大任
必至僨事且南京爲根本之地守備之責協均五府
福建正戎壘之區廵撫之任專制一方顧可以驕且
妄者處之寧不貽後日之悔哉謹按掌南京左軍都
督府事誠意伯劉世延本一浮薄憸夫先該南北管
事率多顯過荷 陛下念渠先世之勳宥復本爵
甫謝 恩即妄有 請討致經衆論叉荷

陛下優容臣謂世延感 恩省過當兢兢業業百
倍尋常猶懼無以報稱也乃一至南京即違例占役
操江之官軍每恃才瞋罵同列爲白木門客開道强
搆戚畹於獄應襲坐轎直入禮部之門且其囘籍也
恣渠知縣拜遲而造謗於上司其在途也與盛僉事
爭篚而肆刃於白日乘京考造揭刑部之是非皆因
囑託不行縱伊叔擅假都司之職銜遍處恐嚇可駭
語佞占則有鍾郎中之斷案則一可知其餘語暴横
則有萬知府之揭帖舉遠可知其近猶且伐先世之
舊勳而怨 恩禮之未至爭占役爲舊例而以淸
查爲挾讎夫武臣所以富貴而克世其勳者惟其能
守禮畏法所以有罪而不忍終棄者爲其能困心衡
慮術今世延之舉動率乖禮法在平時猶之可也當
削奪之後蒙 恩禮之初感恩悔過正此其候而
作爲如此則是其用心衡慮毫無所得過此以往壞
法亂紀將何所不至而緩急思得其力哉夫 陛
下所以復世延之爵者特念其先世之勳若任之以
事則必得渾厚忠實之器雖才華少有不足亦不至

驕恣生事若世延者其才華雖若可取而殊無渾厚
之度臣所以數世延者雖若小節而藹露驕恣之形
智伯所謂五賢陵人而行之以不仁者略似之矣與
其養成惡孽之萌而尋之以斧斤孰若豶豕牿牛使
得保令終之爲愈乎是勳臣中所當亟議莫有如世
延者近因其與保定侯梁繼璠有隙具疏 請告
故諸臣且欲置之嫌或上下其手也臣謂繼璠與世
延致隙之由固不可知若今所執則繼璠得其詞矣
世延擅占繼璠之操軍繼璠欲淸查之以實軍伍孰

得孰失乃不知自反而託病以潰　聖覺必復數其故智造爲言說萬一　廟堂之上不察其實則議取之間不無輕重況近日告病之例甚嚴以僚友之私忿而干嚴旨之　明旨臣於其註免俯衛亦曾以大義責之矣而奈何其不爲意也巡撫福建都御史涂澤民本非大受偉器先該科道交章論劾事皆有據案　陛下采其過情之譽　特賜留用及後以敗爲功雖經參駁又蒙　陛下不即誅黜臣請澤民感　恩省過當兢兢業業百倍尋常猶

懼無以報稱也乃復恥其掩耳偷鈴之不遂肆爲下井落石之私謀忿同知龔芝承巡院之委而實報成敗也則申明條例而劾去其官嗔副使張鳳來查失事之形而備申巡院也則陷難交代而私快其意夫澤民方敘芝之功於報捷之疏而隨論於申明保留鳳來於考滿之時而捻刺於去任觀吏部之處鳳來固已洞見其情矣特芝官卑望薄未有察之者爾夫澤民以敗爲功龔芝等以敗爲敗二者是非可知使其始也澤民果陷於不知則其於芝與鳳來當必有謝

過之不暇而貪成之恐後若雖罪在不赦而心尚可原也茲乃恥過作非而必甘心焉則是其欺妄乃出於本意充是意也苟可以得志者將何所不爲其未能終敵　聖明及未得中傷御史王宗載已上者特勢不行爾夫勝負兵家之常事一時失算安能保其盡無但得失成敗之形則當直陳其實以聽　朝廷予奪以大敗爲小敗以小勝爲大勝且不勝詐況以敗爲功甚謂賊首已死此喪心病狂者所不爲而澤民安然爲之猶且以盜憎主亂其是非以快私忿

此豈正直忠厚可當大任之臣哉是撫臣中所當亟議莫有如澤民者近日總兵李錫揭報有功故諸臣且欲待之嫌爲盜賊報讎也臣謂縱澤民有功但可贖前失事之愆贖而尚有所浮則當酬以別物若其欺罔之罪則法所不貸雖有奇功決不可復使之在位何者大臣所以任天下之重者誠與才合爾自巡撫而上孰非重地而乃使欺罔者居之豈惟無以風勵天下臣恐債轅敗轍將有不可言者一時之倖成可常保耶況賊首則云郭成所得而彼之露報特先

發亦有擬竊之意臣尙疑其舊病之復發也參照誠
意伯劉世延姦狡性成驕矜動見雖薄經削奪曾無
悔艾之萌故甫荷成全遂肆强梁之態占操軍而被
發告病乃其犯義之一端恃小才而使氣陵人未免
乖方之百狀驅狠使牧噬犢必然窺虺弗摧爲蛇在
即都御史涂澤民才既踈庸心猶欺罔始而掩竊倒
置勝負之形既又作非不顧賢否之實一指欲以障
天豈惟南詔之不報屢疏皆非眞筆眞成虞世之怙
終因人成事小可不無誣　上行私巨勳莫贖重

根本而兼保山河之盟誓固不當坐視其跋扈之成
愼風紀而振揚弓矢之威嚴豈得更付之穿窬之輩
俱所當亟爲議處者也伏望　陛下更叅廷論早
決去留則不惟要地不爲匪人所竊而驕妄者咸知
懲創風化之行亦遠矣

查絶權宜事例以塞厲階以彰　聖德疏

臣惟　帝王之政有經有權經者萬世之常不可
少弛而權者一時之宜不可復再苟不辨其經權而
視爲成例一槩引用則豈惟治體不宜其爲　盛
德之累亦將不小早辨而豫絶之是在　聖明而
已臣知識寡昧不能多舉謹即大而最酷者二事爲
陛下言之國家考課有常典也近年　國是不
定或因事故不時舉行至　陛下登極亦首舉之
彰善癉惡惟明惟允曷嘗不快人心然此不可爲常
例也古者三考黜陟　國初亦然自考察之典既定
外官三年斬眼易過而中間撫按之糾劾粘連舊任
不一而足京官六年雖若少寬然亦不爲縱况果有
罪惡昭著者原許科道不時指劾又何必瀆舉

大典惟易世維新之會似不可已然在臣之愚則亦
有不甚然者　先帝登極緣　武宗時羣小用
事不得不然　陛下踵而行之亦必有爲臣復何
言若其餘則繼治世者其道同而不改父之臣正爲
繼體要義且初臨百官賢否情狀未必周知其自陳
中去取豈皆　宸斷卽不舉不爲過若其餘事故
殊所不必况無故而建言如嘉靖年間有獨察侍郎
布政者尤爲無意夫人才之在天下安能盡顏孟哉
吹毛求疵必有可指雖日察敢謂無人但淘汰過嚴

必及念不與日有欲爲一網打盡之謀者且將以此例藉口故臣愚謂例之酷而有損於人才者莫如非時之考察所當預爲查絕者一也　國家律例有常條也先因嚴世蕃父子以訕謗傾害李默致刑官擬比罵父之律又復蒙蔽　先帝特以臣詈君處斬逮後世蕃敗露法官即引此爲例使自食其毒一時人心莫不稱快然此亦不可爲常例也古者有誹謗之木惟恐人之不誹謗也肯加以刑戮哉　祖宗制爲律令獨無詈君之條是豈偶然臣之事君子之

事父理一而道自不同記曰事親者有隱無犯事君者有犯無隱苟以訕謗爲嫌則啓口容聲皆觸禁網尚可犯乎此　祖宗制律之深意也比而論之猶且不可況復加之且自古未聞明君以言語罪人惟悖逆如世蕃律以酷法似不足惜然在臣之愚則亦有不甚然者　天討有罪自有彝憲以世蕃之稔惡明正典刑死有餘辜乃不加以正律而旁蹈其傾陷之跡引用夫誤用之條討僻而反以效僻似未得爲至當況不爲世蕃者又可以此加之下無名鄉不

毀鄉校之仁上無哲王士庶興謗之義近矣　祖宗制律之意殊所不可且作之者一線述之者滔夫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行劫他日有欲風旨言官如立仗馬者必將以此例藉手故臣愚謂例之酷而有妨於言路者莫如訕謗之繫條所當預爲查絕者二也夫　國家條例之散見臣不能悉知也據臣所知有此二者在　今日言之殊覺無謂逮至有譏則言又恐有不及是以忘其迂誕遂爾冒昧伏乞勅下該部察　祖宗制法之經權稽後人用法之

流弊於考察也以常期爲　憲典所不易不惟無故也縱有大故亦不許非時而議舉於律例也知訕謗爲臣下所必無不惟引例也雖罵父之律亦不許故援而妄比仍乞錫以　天言著爲明禁則厲階永塞而　陛下愛惜人才包納海宇之　至德亦將歷萬世而不磨矣

舉正理財事宜疏

臣　廣奉　欽依講求財用不揣愚薄反覆諸臣章奏揣摩　當今事勢知太平之治未可數日而待也

夫以　陛下之明聖留心治理運掌可致而臣顧
云云何者奉承　德意者狃於習見而未能會通
其統體遠後集議亦不過那移尺寸苟具一時觀美
而已決無爲　陛下定萬世之計者嗚呼輕矣狂
矣不度德不量勢斯言一出且爲世之罪人矣然而
不能緘默者事關治理寧以輕浮而得罪於世不欲
爲忠厚而隱棄其職也夫天地間生財止有此數古
今之生財止有此法今之言曰卽周官之法度無補
惡是何言也今惟不能用周官之法度所以至此以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則正爲當畜之大藥而先云
無補下此則桑孔之術今已竊用之矣而亦曰無益
然則加賦耶重役耶神而輸耶鬼而運耶卽曰節財
非周官之道耶此非臣所能知也今之人視古聖賢
太高以爲決非後人所能及也同然一詞謂周官之
法度必非後世所可復矣遂勦襲而云云而不知周
官之法原非甚高而難行生衆而食寡爲疾而用舒
三年有一年之食九年有三年之食量入而爲出因
時而得人如此而已矣豈不易簡豈爲難知而詆之

曰此腐儒之常談也欲舍此而別求他術嗚呼今之
所謂腐儒之常談古之所謂理財之定法雖以救燃
眉似爲迂濶然未有舍此而能晉其後者卽雖諸臣
集議神輸鬼運立致充盈使此法不脩可以萬年耶
理財而先置周官之法於不講此禦寒而棄裘者也
習見狃之也且又舉嘉靖年間二事以爲　獻議
者不經之戒臣愚則益有不能知者矣凡今所以節
財而動越　成憲者經常耶權宜耶有餘而故爲
之耶不得已耶如其爲經常也財本有餘而故爲之

也豈惟於二者不可若其權宜也不得已也則未可
以奉行者之不法爲　獻議者之罪而滋天下之
疑絕言事之口也裁減驛遞一節臣見之尙有未悉
且豈弗言卽以舉人坊牌言之臣不敢謂其必當裁
也亦不敢謂其必不當裁也何者謂當統計天下財
用之大數而不當以一事論一事也如以一事而論
則官與重典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古之良法今之
盛制何可已也孰不知也然而不但已也例以九
經之義同其好惡親親之典尤急於賢賢百凡　宗

宜之成憲孰非正大可裁之否也官盛任使敬大臣之典卽次於賢賢臼凡官聯之舊額孰非正大可裁之否也而今且議　宗室議冗官紛紛矣乃獨以此爲不可裁也百官已矣　宗室中能無詞乎而況統計財用之大數又有不可豫知者乎且賓興之所以稱盛似有不係於一坊牌者今有其名有其費矣未聞有其實何者其志未止於此也是義可裁也草莽儒生一旦獲登仕籍各以爲倖郎不與不爲怨是情可裁也猶之名器也官爵之重開蠶者且不一而足矣

以此視彼孰輕孰重是勢可裁也而不可裁者獨諸臣皆出此途不忍薄之爾方今災傷流離言之酸鼻使裁此而得濟一二則不經之罪臣且甘之若其奉行之不當則原非意料所及苟不得其人雖不有所裁未可保其必無也顧以此爲　獻議者之戒某起而曰某經常不可裁也某起而曰某大典不可裁也然則天下之可裁者幾耶而拾片詞者又敢輕投于訑訑聲音顏色之中耶故議節財而先以未見不可者爲戒是求玉而抵珠者也非會通之論也要之

惟其不法夫周官也故論有歉於會通其集議也未免過莫於一隅而必無以萃一時之見惟其不觀夫會通也故法有悖於周官其執議也未免勦襲夫習見而必無以定萬世之計臣故曰太平之治未可數日而待也然則當何如臣愚之意執議貴精則不當勦襲夫習見集議貴廣則不當預戒夫不經兼收博采統觀遠覽以持其中而後周官之法可復萬年之計可定也夫治羸者一劑誤投則參苓無再奏之功苟其先認參苓爲毒秋則所服者何劑方今那移之

論見風而生開納之例隨止而復桑孔之法旣已盡用此權宜中權宜也所急爲萬年之計則惟有脩周官之法以爲經常而經常中又有權宜則驕枉者不嫌過直是故脩周官之法者非曰井天下之田也復大宰之職也　陛下試勑戶部統計天下常賦常役一歲之入若干共分爲若干分內以若干分待宗室以若干分待百官以若干分養兵馬供邊費以若干分供　祭祀待賓客及泛用而又餘其若干分如待　宗室則與禮部熟講而力行必就其若干

分而後用待百官則與吏部熟講而力行必就其若
干分而後用兵馬則與兵部熟講而力行必就其若
干分而後用器用則與工部熟講而力行必就其若
干分而後用推而　祭祀推而賓客推而泛用推
而　御用莫不皆然而惟邊費一時未可限量且
以今權宜開納者濟之以俟其後析而言之皆核其
實統而言之必適其均其孰為當裁孰為不當裁雖
未敢豫知而周官之法度則臣雖至愚知其斷不外
此理財之急務則雖成王周公復生知其斷不能出

此矣苟徒曰節財而不要之以周官之法適莫於一
偶剿襲夫衆說漫然曰裁冗費裁冗食裁冗官也亦
將何以為畔岸而欲經制之定可以為萬年之計乎
雖然是說也臣亦略言之矣當事者旣土苴之矣非
其藉臣之言意必謂臣徒騁其端緒一措置之實或
謂時計燃眉而臣且有嬴一之說尤非審勢也嗚呼
是誠然矣而論事者不可不盡亦不能必盡常無所
嬴變將何待推明潤色在當事者而已且臣之寡昧
所知止此故不能更為別說　陛下試勅當事諸

臣能神輸乎能鬼運乎如其不能則臣愚之說恐終
有不可易者非臣之言周官之法也茲者議冗官矣
臣不敢措一言非不欲言也正為未能統計財用之
數而驀言某官當裁某官可裁人且以不知大體笑
之　陛下信以待百官之財用若干內外官員若
干某官計財用若干某官計財用若干　明布諸
臣使之講求則其中必有了然可去者矣推而冗費
推而冗食何者不可若其開源之道重農則責之守
令稅課則責之關市拖欠則有拖欠之法屯鹽則有

屯鹽之官要在得人而本原之地則　陛下以身
率之而已積銖兩之微竭歲月之力不充　陛下
一無名之取一玩好之供則百凡裁節允為不經此
所謂周官之法無補而智士因之解體者　陛下
信勅內外員役一切供　御謹守常制則周官之
法措之沛如而太平之治或可不日而得矣抑臣又
言之方今　廟堂之上言事則喜人言其易行者
不喜人言其當行者夫當行者信未必易行而易行
者恐未必當皆行之極徒使天下後世扼腕而一嘆

也亦無益矣臣薄劣寡昧敢自暄其曝以取斃於一

吁哉顧言之不讎恐聽者不登而智愚千慮各有得失烏號苟獲何必楚人　陛下與當事諸臣方以君子長者大公之道致太平臣亦何嫌何疑臣不勝惓惓懇望之至

萬一樓集卷二十三　終

萬一樓集卷二十四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奏議

恭遇 聖志勵精人心喜躍僭効涓埃以贊

盛大疏

臣伏覩邸報該禮部一本奉 聖旨是今後各衙門章奏務要詞語簡明字畫楷大照嘉靖初年格式便殿面奏候旨行欽此臣雖至愚捧誦之間不覺歡欣踴躍北面叩首連呼 萬歲仰頌 皇上眞

天縱之神聖豈惟漢唐宋之英君所不能及遠而堯舜湯武成康近而 祖宗眞可與之齊軌 天地神人社稷宗廟之福何幸而至此也始意獨臣之愚爾既而察之大小臣工遠近軍民莫不皆然猗與盛哉勵精之治發自 聖心渙自大號已足聳動斯世況由此而日纍其實乎何者事必面奏此萬古致治不易之要義由堯舜以至於今未有能改者惟秦李斯趙高欲蔽其君使諸臣不得面奏二世無道其術中卒以絕祀自外則雖季世庸臣亦知靖獻嘉靖中年所以異常祇緣 先帝多病遺詔自明不知近日諸臣胡爲遂襲其迹自 陛下登極三年於茲矣卒未有一人 面奏者不惟不面奏也又請 陛下召問又請 面奏夫不面奏而請召問朝堂之上未嘗不許人奏事而請奏此誠何心哉已既慚於 面奏而又懼天下後世之議欲委罪於 陛下曰君不我問不敢奏君不我許未敢奏也此皆非能盡忠於 陛下者也其甚者曰徐階臯傅也徐階所不爲不敢爲也夫徐階非臯

傅亦非斯高也而獨於 陛下臨御之始不欲諸臣 面奏則實蹈斯高之轍蓋 陛下大聖也臨御之始貞元之大會也水之未波日之方升也使於此時脩其要義事必 面陳人得面議則陛下自不能不問都俞可否習爲故常此 社稷蒼生之福爾階亦何利之有其藉口曰恐 聖體不能勝萬幾者此所謂婦寺之忠飾詞以誤諸臣也而諸臣卒不之覺猶日以臯夔目階以召問面奏請陛下臣不見臯夔於堯舜之前不敢發一詞也臣

不見皐夔之事堯舜不欲以萬幾勞之也臣不見
廟堂之上不許人奏事也而諸臣日且云云此諸
臣之陋也今　陛下超然遠覽察萬世君臣之大
義握萬古德業之要樞脩堯舜之常道復　祖宗
之舊制使皆　面奏習俗之陋由此一洗壅蔽之
源由此廓清以此立德則德將日新以此廣業則業
將日就財賦不患其不盈兵馬不患其不強人才不
患其不盛天變可消流離可起而盜賊夷狄可制挺
以撻之矣此所謂　天縱之神聖也此天下臣民

所以歡忻而鼓舞也而臣所獨懼者諸臣之固陋猶
拘習見執　陛下俟旨之諾未必即奏而縱有奏
者初仰　天威必致周章夫泥俟　旨之文而
不察　陛下望治之心則疑畏而不敢決鄙周章
之迹而不察臣下盡忠之意則貌忽而不欲聞又將
置　陛下超今邁古之旨於寂寂臣愚則謂俟
旨之文決非　陛下之本意而周張之迹必非
陛下所鄙者孟軻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以
陛下之明聖豈知諸臣之當　面奏而又姑
俟之也魏徵曰臣觀諸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
前三分不能道一而唐太宗見人臣進見皆失舉措
必假以詞色以　陛下之仁恕豈不察諸臣獻納
之心而責其形迹之末哉　大聖人之作爲出於
尋常萬萬即　面奏之一旨已自可見而　廟
堂諸臣俱以皐夔自負必不復蹈前日之陋太平之
實政由是可與臣下之納忠正此其候矣臣雖微賤
能不少致涓埃哉謹以千慮之愚條爲十事以
獻若其可采與否則惟　陛下察焉其一曰奉

天道以尊　皇極臣惟　面奏之典既行則
萬幾皆決於一時人皆以獨斷望　陛下矣
臣謂獨斷之與自用相似而實不同故爲人君者獨
斷則可自用則不可蓋獨斷則大權在我而皇極日
尊自用則剛愎遂人而國勢反弱然獨斷之與自用
又實相似茲欲獨斷而不入於自用也當何脩哉亦
曰奉若天道而已蓋人君之所居者天位也所任者
天職也則所當奉之以周旋者有天道焉是天道也
在維皇運之則爲降衷在人心得之則爲天理在政

事建之則爲皇極人君得而奉之不得而私之者也惟人君得而奉之也故其權不可以下移惟人君不得而私之也故其志不可以自用是以古之王者攬乾綱而統於一人懼其權之下移也酌民言而及於芻蕘懼其智之自用也虞舜不能禁皐陶之執瞽瞍漢文不能禁申屠之辱鄧通此所謂善奉天道者也臣願 陛下於面奏之時可否予奪不曰惟予一人也曰科道曰該部曰閣臣惟其議之是者即從而主之否非從夫人言從天道也何者蓋人心之所同是即天道也臣職之所當脩即天道也天道在我則

執而行之信如四時推而達之通於萬世 皇極曰尊而臣民之仰 陛下信如天之運於上矣苟或用智自私惟其言而必使莫違則不惟上日驕下曰諂而政事之所舉必不協乎人心外有獨斷之形實非剛斷之正天下之事反有不可爲者矣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此尊 皇極之說也其二曰辨 天居以親正人臣惟人君一日之間必有所居之地亦有與居之人是故居宮闈之中則所與居者宦官宮嬪而已在殿庭之上則所與居者有侍從講臣焉是二者孰爲正哉不待識者知辨之矣然爲人君者每樂居宮禁而不樂處於殿庭何者蓋未始辨夫天之居也人君天之子也所居天之居也而可少易哉未嘗察之而已臣智識寡昧不能徧考天子之禮焉 陛下告以臣所聞則古之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而天子尤爲明章之主玉藻稱卒食元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夫卒食元端其非臨蒞之時可知而史御皆在

豈宮闈哉古人於內外之防亦嚴矣深宮固門閽寺守之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豈其使外臣得而入乎則元端之居必非宮闈可知也夫一食息且不於宮闈古之帝王豈作意於其間哉不欲易天之居也不易天之居而後得與正人居也與之講明理義則可以涵泳其德性與之商確古今則可以開發其智識與之優游晏樂則可以順適其性情所謂王誰與爲不善者也方今事必 面奏嘗奏事時其侍從之備固不必言矣更願 陛下考帝王奠居處之常察

祖宗設侍從之意自非向晦不入　深宮使侍
從諸臣輪班分侍一息不離則所接者多正人所聞
者皆正言而芝蘭之室將有不聞其馨者矣不然則
侍從之官似為虛職雖聖如
陛下能無一暴之
憂哉程顥有言人君一日之間當使接賢士大夫之
時多此在辨其所居而已其三曰參輔佐以須經濟
臣惟
祖宗設內閣之官其始惟其賢而已不必
皆翰林也其始備顧問而已不授以政事也漸沿日
趨馴至　今日自當事者言之皆謂不可易矣夫政

事之授既謂不可易則曷亦參其員乎夫人才之在
天下不可以一途盡也經濟之在　朝廷不可以一
途之人盡也古之賢大臣未嘗以一途得也人皆知
之矣而卒不能更轍何者其利病不必相遠也今試
以別衙門官員參閣務豈即能振掀天揭地之勳猷
哉其未必然可知矣此所以不敢有異議也而不知
不可以是泥也政事根本譬則都會之大必四方輻
輳然後百貨皆集惟吾之欲取無所不備苟止通一
途則雖接踵而至必有所缺翰林日涵育於文字之

間所求理義其根本也深而各官日涉獵乎軍民之
務勤勞政事其閱歷也熟有根本則其致用也自別
而多閱歷則其作用也尤審偏廢而用其一孰若兼
收而並取之為全哉臣且不敢遠論即嘉靖初年如
楊一清諸臣皆稱賢輔而近時拘泥猶甚且勿論外
官凡由翰林者六卿自吏禮二部之外視為棘途矣
以一日之長短槩賢才之平生是果萬世無弊之良
法乎方今事必　面奏則參務擬　旨變通在
呼吸之間雖羣臣俱在似不必偏倚於一官而事機

之輕重終有所歸臣願　陛下求　祖宗設內
閣之初意監歷代置輔臣之大凡凡內外參用使可
互相補益則經濟之用益宏而人才之所長亦各得
以自盡矣其四曰重風紀以定　國是臣惟　國家
置風憲之官六科專於封駁而院道重於糾劾蓋國
是有一定之極人情易玩不可無紀而　祖宗聖
不自聖不敢謂　旨出而皆當也故設為六科事
必下之六科所無疑始付之諸司而事有不由六科
者雖有　聖旨諸司不敢奉行萬一六科不能封

駁諸司失於檢察則院道之糾劾隨至此國是之所
以有定而官必備員員必久任任必使之得舉其職
者凡以重之也邇年　朝廷不輕以要職授人故員
未必備而蒞其員者又不得久至於六科之封駁絕
未聞封還　詔旨而　詔旨之下間有不由六
科者諸司竟自奉行院道雖有糾劾　陛下亦置
不理夫風紀重地非備員則耳目有所未廣非久任
則閱歷未必老成嘗讀宋史至李沆引燭焚詔曰但
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而劉承珪待節度使以

瞑目王旦執之遂止未嘗不嘆君臣相遇之盛而
聖明之世乃不使諸臣得張膽正色盡其封駁之
職　祖宗建置風憲之意恐不若此也而　國是
將何所賴哉況今事必　面奏正諸臣可以盡言
之際臣願　陛下特重其職備其員也雖不必盡
充原設之額要不可使之缺用久其任也於才可別
用者固不得不序遷之矣而察其議論平允眞堪特
賴者非九年不得別遷　詔旨之下萬出意外許
得封還其有不由六科竟下者諸司苟且奉行院道
交劾而　陛下亦虛懷於上使諸臣得振其風采
則風紀日重而　國是爲可定矣至其推補都御史
固不必專用一途而翰林中素號英正者尤當參用
其一二蓋以熟政事者備論思而又以熟義理者備
風憲此其中實有相資之益雖前所未聞未爲不可
是亦重風紀之道也其五曰公采納以廣言路臣聞
帝王之世其進言也由公卿以至於庶人皆得輸其
所見其酌言也由公卿以達於芻蕘皆不廢其諏咨
何者道無定在言不擇人惟其是而已後世官守言

責判爲二途始有所謂言官之名臣愚謂言官之所
以異於他官者惟其以言爲責爾非彼言而諸臣皆
可不言也故事所當言者言官不言則有罪言之而
當爲稱職言之而不當雖不稱職亦無罪其非言官
者不言不爲罪言之而當則當賞不當亦無罪爲非
其職也其所異者此而已非謂惟言官當言餘皆可
以默默也　陛下登極以來　詔書兩下皆有
諸人直言之條遠近臣民亦嘗精白以承　休矣
除言官與一二名臣外盡付之該衙門知道而已豈

天下之至論果皆萃于一二人哉而 詔書之下
又何必以直言爲詞哉臣且不暇盡數即東莞縣布
衣譚清海所陳三事其于 國典所關尤重夫一布
衣且然則上此豈皆迂談而不聞 采一言與一
利且 旨意謂該衙門該部某部其曰知道一也
而一曰該衙門郎不許覆行臣猶不詳其意夫前此
已不可矣方今事必 面奏 嚴威之下使非
有誘掖鼓舞之術則漫無言責者又孰肯干冒
天威以徒自取辱哉古人有言楊園之道倚于畝邸

又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苟不察其理之是非而惟
官之崇要是視則至理之所遺者多矣臣願 陛
下與諸臣虛心采納于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
言不惟其官惟其理否者置之可者用之則匹夫皆
得以自效而巖穴之下且將彈冠而至以圖尺寸于
竹帛雖堯舜之用中不過是矣不然臣恐徒有求言
之名殊無用言之實雖當其責者亦將解體而況其
他乎其六曰正體統以防窺竊臣惟諸臣章奏雖言
之大小不同然而莫非天職天工古人所謂謀及婦
人不可謀及中官不可者也若 祖宗之意則豈
惟不謀及之雖窺竊亦不使之得及慮至遠也故奉
行則責之六卿謀議則先之閣輔此皆所謂重任蓋
天職天工天以付之 陛下而 陛下又
以分任于諸臣故曰重任也自是而外奔走服役以
供一切使令者則婦寺之細事雖忠謹之意不可或
忘要不可與政事等倫而以 陛下之明聖自復
役掃除之外亦必不以他事及之無待卜也近因一
二內豎有辭免重任之章內外臣工遂生疑懼謂此

乃 祖宗以來所絕無之事或者彼得窺竊政事
則流禍將不小且 祖宗設侍從之官不一而足
顧名思義豈無所爲今 臨御之時給事左右不
一人而封事之上傳通出入者莫非中官則不無
窺竊之漸宜乎臣工之致疑也今事必 面奏則
奏事之時侍從諸臣俱當密侍 左右而中官非
供褻使不當近前事無大小皆當先于 殿庭而不
復傳遞于中官無假言矣臣願 陛下推廣其義
即 朝見之時凡給事 左右如傳 旨如接

本之類俱用文武侍從而　面奏不能皆盡或有
一二當傳奉出入者亦以付之不使中官得參與其
內以褻　天職且　明詔中官自後不得復爲
辭免重任之疏使內外大小諸臣明知政事之重決
不旁及則體統正而窺竊之漸亦無自而生　淸
明之治萬世如一日矣然說者必謂外臣傳奉則萬
一有當入宮者必爲不便臣惟　陛下勵精勤政
奉天之道辨天之居則必不以政事入于　宮中縱
不得已亦千百之一二焉爾汲黯有言臣願出入禁

闕補闕拾遺事處其權則捧夫急而去其甚者是亦
一體統也其七曰平好惡以作士氣臣聞園有樹櫝
其下維蘀而可以爲錯者乃他山之石事之不能盡
善而言之不必盡非也尙矣故聽言者但當觀是非
不當存好惡衆所同是一人非之不爲逆人所獨見
衆共是之不爲比惟其當而已近日　朝堂議論未
嘗不集衆見去取未嘗不以公心但好惡之用不能
無偏之其所好則莫知其惡之其所惡則莫知其美
一人唱之百人和之意旨所向靡然同風少或異同
指以爲怪甚者必置之陷穽而後已間有一二不以
爲然者疑讒畏罪不敢發言及久而亦與之化矣然
則士氣安得而振公論安得而明哉夫甲兵不强非
國之災也財用不足非國之災也惟士習不振則波
流草委莫可挽植人徒知貪墨爲士習之累不知阿
比之習其爲國俗之累不小然今之阿比者豈皆有
所私哉好惡之不平致之也方今事必　面奏正
君臣上下都俞吁咈鼎鼐一堂之時萬一諸臣復蹈
前習則摧委士氣所損豈曰毫芒臣願　陛下勑

下大小諸臣平心觀理意之所與必知其非意之所
非必知其美衆人言之未必得一人言之未必非則
公論日明不惟孤介之士有所倚賴其氣日振而所
以潛消權焰振揚　國威者或有在矣其八曰戒因
循以防陵夷臣惟　朝堂一言而四海之大莫不變
色奔走如水之赴決如風之返舟不必移時待刻者
何哉知言出而必不可違令行而決不中止順之者
福悖之者罪不容已也而亦以號令之當脫口而慊
乎人心如雨之潤物如飮之慰渴所不逆也是故人

君以一心而能運之四海之廣官司亦以一紙而能齊夫萬姓之慮凡以此爾蓋天下之治惟信則嚴惟嚴則威而惟當則可信治功所以日起而　國勢所以日尊也苟言出而未必果行猶得因循舊迹則其勢必至陵夷何者習且玩也臣始至　京師每見官司下一　欽依則勃然驚且語以爲　朝廷某事當作何狀某事當作何狀矣及考其所施而猶夫故也始而驚既而疑今則知其爲常矣夫知其爲常也則亦何復有鼓舞奔走之意哉古之善觀人國者不

觀其國勢之强弱而先觀其詔令之信否玩愒若此如國勢何往者巳矣方今事必　面奏正事機號令一新之會臣願　陛下勑下各部院凡事之礙於施行者寧不與覆其覆而得　旨者則必申飭內外著實修舉而　陛下亦以身率於上操則必當言則必行庶幾因循之習可起而陵夷之漸可免矣然說者必謂方今　君明臣良有言必信未嘗因循臣且不暇枚舉遠如館選之制　先帝欽依儗及外官而迨後無一人在部近如刑部覆議內

狃必明正其罪巳奉　聖旨曰是矣而明日復有不知其何罪而發者類而推之不可謂止此善善惡惡乃古今所謂無可奈何之病也而可復再哉夫謂其不可則不如弗覆當而覆覆而有　旨而又不行則玩玩則後雖有必欲行者人亦不以爲意犯紀者必多此陵夷之道也此因循之所以當戒也而戒之當自　陛下始其在　陛下又當自此面奏之旨始此臣之所由惓惓者也其九曰省繁文以藝功業臣惟事必　面奏則萬幾之繁非一時

可盡必待畢而後歸治事日不足矣是故分班之說興焉毋日各部尚書與左侍郎各司郎中侍　朝待奏右侍郎率員外郎以下叩頭既畢先退治事有大禮大議則皆在此一說也又謂　便殿奏事惟大臣近侍爾如通攻司所引當仍在外庭宜分　早朝午朝庶有次第　早朝諸臣俱在　午朝則惟該奏事者又一說也又有謂　早朝各衙門官先以本上皇上就便殿與輔臣看定　午朝始許　面對賜旨其急事仍不拘　前朝便殿講筵俱許執　奏即

與議决惟越宿始下本則壅蔽之患正在於此决所
不可者又一說也又有謂　帝王之學與韋布不
同而經濟世務務相表裏有正大緊關章奏即當
令講讀官逐一講解以開動　聖慮不當惟講經
傳以明急於政事者又一說也然　祖宗之制又
有晚朝此在　廟堂之上自當考制潤宜協於時
極臣亦何敢遠議大率所要者在於省繁文求實用
旣不廢朝又不廢政則功業有序而日復一日
維新之化自隆矣蓋君臣之間情意易隔而威嚴之

地勢煩易苦況請　旨於上出令於下脩政於中
缺一不可使繁文是務而不力求其實用則以始皇
之程書病文王之日昃者未必無而事功之不藝反
由此起矣　面奏儀注　陛下旣已許本部擬
進矣仍乞　勅令省文求實務在易簡可行則
君旣[illegible]為勞亦不以為煩而功業之滋長庶
為有望釋此不務而瀆於靡文從而尤之曰　面
奏之勞也若此　面奏之妨政也若此此所謂與
於不仁之甚者也而可哉故繁文不可不省也為以

藝功業也其十曰修史職以傳　盛大臣聞史職
之廢也久矣諸臣之建言亦不一而足矣而卒未有
議行之者臣知其故矣不謂　先帝實錄未成無
暇及此則謂　祖宗所未舉不敢遽也　祖宗
所未舉正有望於後人而事關疑信道存鑒戒早一
日得一日之力四海之廣何患無才　朝廷之大何
愛一官而事固有動而不相害者况今　面奏之
典旣行則　聖君賢輔嘉言懿動必有超今邁古
者不可不紀述其詳光顯其實以傳一時之盛而一

二姦邪情狀亦有當備之以鑒今而懲後者宋神宗
有言人臣奏對有頗僻讒慝者若左右有史官書之
則無所肆其姦矣斯言也可以人廢之哉　祖宗
設編撰等官名之曰史而非九年不得遷使不遇易
世豈使之坐食而已臣願　陛下察古人重史之
意求　[illegible]設官之心每日必輪該若干員密邇
乘輿言動奏報凡耳目所得及者執簡備書脩
為實歷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以月報或以季報
或以歲報隨其事機道里之緩急遠近而隨至隨纂

亦以附焉則不惟臣下忠邪之情狀得有所考而
陛下超今邁古之盛一言一動皆得明著於後世
其所須者亦大矣故史職不可不修也爲以傳
盛大也夫是十者皆　今日之當講者也皆於
面奏相須者也但臣寡昧疏賤人亦有言君子不以
遠言近且天下之可言者多矣顧漫不之及而惓惓
於此恭惟　聖志厲精一洗陋習在草野蒼生莫
不喜躍鼓舞況臣叨塵言路又敢以遠自嫌哉此義
誠脩由是而人才由是而　國用由是而兵馬由是

而災傷寇盜自當有爲　陛下言者而要其本原
則在　陛下一心　陛下誠思　上帝責任
之大命　祖宗付託之重不欲以一時自逸不敢
以一毫自便　法乾之健　向離之明則迂疏之說
必有一二可采而　宗社蒼生信有無窮之福是
以忘其陋　輒[illegible]干冒惟　陛下察焉

萬一樓集卷二十四終

萬一樓集卷二十五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書

復朱鎮山尚書

途次得仰台光重以教愛慰何極自違騶從放小舟兩日抵徐推窗按尊集沿河訪覽雖不能遍履畢擊而良工苦心大匠老手大畧可見一言以蔽則非故舍舊而圖新勢有所不得不然正所謂不與水爭咫尺之利者不履其地不悉其故而尋常遥度放口

高談其不敗乃事者幾何哉禮嘗與相知者竊議今日之功孰與安平鎮不敢妄論而確有主持不牽羣議竟成大定則與羌零之役頗相似固雖　朝廷之有福而得人之效不淺淺也茲事已過矣自是　簡命益隆其所擔當尤有大於此者在門下雖爲餘事而後生小子拭目洗耳若夫引重過避則僻士之高致非所望於皐夔之儔也幸熟念之不才濫叨已於前月二十日到任器小受大深用愧懼而已承垂教不覺僭瀆

簡武節菴

人來得華劄且喜且懼喜千里得領至誨而語中全不發藥似有棄罪意不能不懼也前疏迂濶雖不才亦自知顧一時僻見不能自禁其傳笑都中諒已聞然而老師反爲過譽非禮負罪深重何見外至此哉傈傈平生鄙見謂諫官在知無不言利害非所當計一時當局不覺昏昧委靡旣念利害又慮人謗笑前疏不能審時度勢此中雖行道者亦以爲非意思不覺消沮夫諫官之言求其是而已矣其是也人則社

稷之福不入亦不使後世謂秦無人郎置利害於度外可也如其不是則不惟無益亦自可恥然是之一言亦自難定如人所共以爲是則人已言之私心以爲是而人所不然則又轉喉觸禁薄劣素無根本又不能隨人妍媸古謂不患無位自反至此殊可笑也辱竊門墻不知何以剤砭膏肓使得不顛仆乎南禁失火雖小事該禮具題人便謹此

簡何瑞泉

尊教切中鄙病私心亦自知顧此心有不可遏者天

下事創言之則人以爲異及以爲然則又無益古今之所慨者艮多也時下大小俱安人便謹此

復潘水簾

都下過承接引感刻無極盛德大用朝野倚重正宜輔相 明主造福四海顧急圖養靜豈惟非桑梓後生之望恐門下素所自待當不止此夫天下是非豈能盡不倒置但公論自不可昧使一遭人言而郎欲高蹈遠引此介夫淺士之所以爲高愛君憂國慨然負世道之重者能同彼乎否也珍重珍重 問禮謗薄

疎陋荷門下曲成偶爾濫叨深惟顛仆是懼所不敢苟者惟譏刺一節日切自誓夫國家得一老成亦不易一言輕躁於老成者何損所慮非國家之福耳

復高中元

紀綱風俗愈趨愈下首相當軸餘惟唯唯非一日矣彼以此事人豈不欲人以此事已從者以紀綱風俗侃侃自負其始爲此必豫分今日復何言哉所可嘆者世道人心耳夫臺諫希權要 旨以取富貴雖非世所願然彼其心猶知吾以希之則是非之本心尚在也至於爲彼籠絡而以吾所以希之者皆視爲至當同然一詞漫延不息則世道人心其趨將何極也可嘆可嘆所賴 朝廷有福公道之明定當有日此心雖切而自反力薄未敢發也諸惟珍重不備

復南京內守備 附來柬

向者裝驗新茶鮮筍委官太監李叙爲因序坐先回稟稱轉達生等查得 成祖北遷凡遇 進貢方物等項裝船之時該內外守備叅贊并都察院、錦衣衛各委官驗裝及奏奉 欽依添設兵科無

非節財省費以杜冒濫之意今據委官所言生等倪思或本官狀過直遂貌失謙和其間不無可怪者但驗裝事干公務而坐次禮有舊規凡 朝廷一應事體皆由內以及外故坐次亦以之而定而本官亦非敢自爲相抗也謹此塵徹伏惟台鑒

承叙驗裝坐次禮有舊規凡 朝廷一應事體皆由內以及外故坐次亦以之而定深爲有理但驗裝一節查照 大明會典並無內守備委官之文及查隆慶二年經兵部覆南京兵部奏奉 欽依內開行南

京內外守備幷科道官自今伊始每遇　進貢船隻科道官及本部該司官公同詳驗箱必滿裝船必飽載仍聽內外守備及臣等覆驗亦無委官之文　大明會典或開載未盡若新奉　欽依則明白可據也故生等謂前執事委來李太監特爲各項　進貢錢糧干係　內府使之看守兼陪生等耳故坐次該生等奉有　欽依而執法者居上不意李太監反以爲嫌生等謂李太監非有他意特狃於習見未查事例耳不意執事亦且云云豈執事於事例亦有未及查

明者乎生等濫叨備員不過奉行　朝廷之禮法耳若不當居上而欲肆然自大則先已棄　朝廷之禮法也生等奉　朝廷之命者也李太監承執事之命何能以法繩人所決不敢也但舊規相沿旣久非禮者也以執事之所命偃然居　朝廷所命之上可乎舊爲此坐或有別說未可知或此坐乃執事之坐亦未可知今旣奉有　欽依科道該部司驗裝者也內外守備部堂覆驗者也縱執事至雖當居尊不當與生等同坐一處若執事所委看守錢糧及該會驗而執事轉以委人者則雖同坐一堂自不當在生等之上不待言也如曰一應事體皆由內及外故坐次亦以之而定則生職非　內府乎生職內府也可班尙書之上乎甲字等庫官亦內府也可班各部主事及序班等官之上乎若曰只以執事諸公與生等論內外則生亦外也然則凡遇監局諸君生等皆當下之矣何會收錢糧時有不然者乎會收與驗裝同一錢糧也雖地有在內在外之異同一公事同一公所也於此則是於彼則非執事試察之以爲可通乎否也

蓋由內及外固事之常而內外之中官之大小事之輕重又各不同若此驗裝則　朝廷明以事體付生等且不敢讓執事之委官也非惟不敢讓執事之委官雖執事至自有　欽依不敢違也明日又將有事矣伏惟尊裁或竟自會外守備及該部堂待生等驗後覆驗或仍舊委官與生等同驗俱希查照歷年奉到　欽依施行若私船舊規則多有不當者生等正將痛釐此弊不必拘也此復

再柬南京內守備　附來柬

昨承翰教生等悉知但委官裴船始自永樂北還
之後相延至今先生所諭奉　王命之委誠然有
理向後委官議在先生之次座也謹柬奉復希照
督

屢承教足仞體諒生等不能以正禮先告執事致起
多議此生等之罪也謹此布謝不備

復張爲山

車馬去殊不能爲情一時不平冒發小疏不意　廟
廊之上不以爲罪　聖主之殊恩人心之公論盛德

之素孚也而生得借言其中藉光多矣乃辱遠使加
以蕃錫是豈彼此亘道相與之意哉萬萬無登拜理
謹令盛使完歸盛使遠來禮當有勞今亦不敢殊有
所避也百惟照諒

簡劉大川

累年劇冦一旦蕩平在昔視以爲負嵎之虎者今摧
之如拉朽何頓殊哉敵無堅瑕兵無强弱在用之者
得其道此固古名將之能事而紀錄持平謙虛不伐
尤見居功之善所喜者不在解一方之倒懸而見
朝廷之有柱石豈惟溢素小臣鼓掌而慶內外臣民
莫不生色而要荒匪茹皆默奪其魄　社稷之福可
勝道哉承遠教謹此布復百惟珍重不宣

啓朱鎭山尚書

春間承賜教袁吏部來又承華諭感謝何極織造連
此中內織染局共三處縱不盡罷當併省歸一小疏
一時荒謬以不論及此爲恨荷執事者闡揚采非宜
可回天而幾致不測雖盛德萬所不悔而致咎有原
實切危懼辱不爲罪更賜教誨大臣之度量固如此

哉輿論謂時事旣巳如此禮等小臣當知無不言若
執事者又當量而後動蓋中外所倚望於名世者不
在於一二事此雖調停之論似亦有理也幸珍念之
近三小疏一論面奏一論理財一查絕酷例知迂誕
且傷時偶因所感不能自禁匆乏不及錄副請教倘
塵淸覽幸垂教之新河在向日且議論百出今又議
新河矣人情之難與慮始如此使向者少遷其議則
今日當何如因知擔當世道決不可苟徇時論社稷
有福衡軸之任不當久滯一局也臨紙不勝馳情

簡劉肖巖

秋間賁本人去曾附小啓隨得領中秋前華教千里雲山雖無緣朝夕然而勝絕響矣實眷已至京未豸威振於朝端熊兆協於闔閭聞令嶽已爲新置芝田故敢豫此申頌也讀二大疏自是不凡禮素曠日甚近三小疏誕且傷時倘塵淸覽便間幸切剟之時事可憂兄有其具有其會矣正所謂可以盡力之時謹用洗耳拭目其餘唾或偶聞不才者罪累幸弗吝教幸之幸也

復王印洲

雲泥勢隔自謂無復沐淸問矣忽辱遠牋教誨惓惓無異面命時捧誦疑在夢寐中也感佩何似門下高明諒亶而行之以恭愼廉靖且謙虛一念尤非尋常可及眞　國家柱石此禮所心服而誠仰者非今日言之也不才貽笑自歸山中始知悔艾然已成墮甑矣何及何及　聖主洪恩敢憚遠遊但出門便有窒碍濡遲又慮有意外進退維谷良爲可笑俟春末更籌之耳時事可憂賴有公等江湖野夫自今緘口不敢漫談亦分所當然矣伻來道盛情已爲禮拜疏瀆劣將何以報德哉惟有感刻而已

簡張沖泉

薄劣輕率自貽伊戚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此大抵人之識見各有遠近中人之性必躓而後悟宜未足以領尊教今則知張公所以謂我而已無及矣嚴旨所由諒已悉其顚末斡旋之力聞張太老頗以自居諒亦非妄至德包容大臣常度小臣所以不敢顧忌者亦恃此耳時事可駭鄭君遭際反在禮後事

之有幸不幸固如此也萬里之行非敢憚勞歸山百慮皆灰生涯惟鄙俗句局而已性雖慳飲但得對席則終日不知欠申自分非上進之相也況敢云召哉來人道盛情已爲罪人拜疏感愧無所措躬然又不能無懼萬一以微末故爲諸從者累則禮又將何以自存哉懸念懸念執事宏才卓識自出人表異時大業景福俱不可量山林野人尙希振覺肯不以雲泥金玉否也人還謹此

簡張懷洲

一別歲又新矣忽承華札喜自天錫俯念尊由已作貽讚公私意雲端故人無復垂盼顧辱榮問遠及蓬蓽且詢來使云已爲罪人拜疏矣生死肉骨之愛言可喻哉門下厚重詳慎而忠愛惻怛之意毋存於明達之中業祉比尋常百倍江湖野人惟側耳盛大以得所依歸誇耀鄉閭而已夫四海九州一日同進不記名姓者有矣得同朝夕幾人得朝夕矣相知者幾人而遽爾胥壤其能爲情其能爲情時事又換一局矣盡力正在公等不備

簡沈西橋

江驛承盛情矣復承教惠遠錫何垂念之深一至此耶即報渴欲一覺顧嘉惠替庶前所以謂不敢勞尊從者正恐有此也而竟致勞煩且感且愧數日前始得北音大抵謂閣輩欲甘心於穉者已非一日特緣前疏以激 上怒賴閣議調停得有今日此亦福庇所及也歸山百慮皆灰便欲終守田園但 聖主仁恩不敢不赴而目下亦未能即行俟出月更籌之耳執事大才雄望迥出人表萬惟更加珍玉爲 國柱石知已之光也伻還謹此百惟照察不備

東鄒頴泉

教愛惓惓感已不勝復辱遠使且慮及前途何垂念之悉至此哉深謝深謝平生仰慕不意得把和睟雖大教未盡而飲江河者似覺滿腹所慮漏巵不能久注耳 聖主寬仁何敢他悔但數年苟祿萬里白頭良夜靜思不能無愧承諄誨知所輕重矣伻還聊此諸容嗣布不宣

其二

教愛多矣兼以遠道何感如之生於陽明之學慕之非不深聞之非不熟然而終不能穎悟豈惟舊見橫於胸中亦爲原未嘗用力幸逢大匠正堪竊就繩墨而率爾告別長途殊增悵怏天涯困處尚期渴致綿力萬一少有見處不揣雲泥當求訂証但羇踪全不自由不知更有執鞭之日否耳伻回不勝馳仰聊此布謝

復馮南台

昨過臺下過承厚愛感仰殊切玆復承遠教嘉儀誠

所謂骨肉至愛無間遐邇感謝何可言喻六月十一日至清浪緣小僕病意爲留六七日可愈不二三日生忽病瘧生平時病瘧甚輕不以爲意不意日甚一日遂延月餘兼以此地無好醫生聞鎮遠一醫官足用力不能致蔡僉所差人票至始來今瘧雖退而胸中只覺有一種不快處兼以四肢無力且不敢行生得失榮辱久已致之度外乍在病中不無思家之念承教謹當佩服此衛中李指揮甚有主客禮而王經歷非有公事終日不離生左右此皆推臺下之愛敢以附聞遠惠謹用登拜但私心殊覺愧赧耳力疾布復不能多及統惟垂照是荷

復沅州俞刺史

過貴治承盛愛承嘉貺感何可言至清浪小僕病傷寒生亦病瘧薄福未有若此者今雖託庇幸安而羸弱尚未能行玆者遠教嘉儀何兄垂愛之厚若此耶嘉儀俱領書金謹用奉璧非敢有他意領惠過多自不能安也統惟照察不宣

復鄒穎泉

承遠教足感垂念[illegible]不敢自爲能一切放下然胸中亦覺無芥蔕至清浪小僕病傷寒爲留迎醫不意三四日賤體亦染瘧日甚一日至今月二十邊方痊二十五日不自揣度以爲可以長行遂至鎮遠留一日合丸藥二十七日至偏橋殊不能堪復留此調理蓋賤恙雖平而脾弱四肢無力非半月後恐未可行也佳章誠爲風雅病中筆墨久廢三拙律仍具别楮統希照察不宣

柬蔡僉所

承垂念破格中又爲破格邇因何以克當賤體已平但脾弱不能化飲食四肢無力仰惟科舉在邇從者入簾有日率爾遂行猛圖面謝盛情不意至偏橋不能堪矣喜此間一寺甚清再留調理謹此先遣尊差人回聊布謝忱承發供應銀擅用二兩郎每日供應不能踰此數矣臨楮不勝感歎統惟照察是荷

復蔡僉所

天涯良遇極欲候教奈事體有不可者南行不惟有拂尊命而私心殊切怏戀至感淸復承教惠感荷何

可言也禮此行殊爲不智所爲者奉　君父之命而巳至滇倘得上司垂諒賜歸山林歌堯樂舜以仰藉公勳猷分願足矣冬春尙期再擾貴治未知得否耳伻還謹此百惟垂察是荷

簡章崑岡錢鶴山

自別一路淹蹇九月十三日始抵楚雄除迎謁之外更無他事遠方小官之況未甚薄惡所不堪者思家與帶書不多而巳舟車何日至京此舉聯捷無疑但遠人無由申賀爲歉不才罪累巳極而性復疎懶淪

落所宜故自得罪以來不敢作一字至京茲因鞠春元之便聊報平安倘遇相知者問及乞道無恙足矣滇雲山川頗類吾浙而民居風物與北地相似惟夷性狡猾竊發不常小官俸祿無各省之半葢緣各省有馬丁而此中舊因借用他處向不能復加以道途之險遠倉場等類流落可憐者比比終非祿仕者所宜到也春元生之故知世家粹養可與並驅中原者雲山萬疊寒燠不常臨楮不勝仰戀

復張應泉

承命候文堂翁即欲走趍適傳言撫院下車恐未必果至兼以賤體小恙倦於奔走欲於出月告歸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文翁旌節果到希委曲借重一言庶免大累此非所當瀆者恃大雅斗膽百惟照察

簡張應泉

文堂翁下車愧不領命只覺不安楊照磨書來謂未有行期初一日早走謁至會基關聞巳西發遂返望臺又踰半月懷仰殊切但往回動勞軍民念罪人無補地方而徒爲之累故雖至關不敢竟抵城遥望雲

山悵然仰止而巳定遠邑小民淳誠堪陋劣所嫌者庫藏不淸陳定遠威令素行故皆戢伏不露今則手足四出矣不問之業巳身其任盡法不無妨碍意欲補足庫藏則寬其挌擬但恐一時不能盡足而案牘四散茫無頭緒即査淸亦有不能盡及者付之後人而巳在楚城日承蕃錫寬然不問囊橐之盈虛來此數日便知艱難而亦知臺下之所以推錫者非易易也日來鄉念忽動固不可遏文發併此祈鑒外騰越沈知州敝同年也倘遇臺下乞語以鄙劣行藏此非

所當瀆者念萬里故人不能恝耳

簡袁近沙

簡州雅愛特出常格來滇復承青視何感如之大才久淹指日　內召矣不才淪落日夜懷鄉告休文去已幾月不見批示企足懸望愧爲愛我者道也送陳鶴村人回道小疏蘖瀆塵臺下小疏更無別本恐一時失落若付之梓則不惟拙謬不當災木而且有他碍乞於便間賜擲新都公到敝堂上諸尊必有至省者附其末從亦可也寒暑不時諸惟珍攝不備

簡陳文峯

屢辱盛情銘感無地大才實望增重一方不日超擢足爲士類之慶不才淪落不敢他想惟病軀懷土度日如歲不堪爲知巳者道耳送陳鶴村人回知小疏蘖瀆留門下謹此布候小疏更無他蘖恐一時失落則日後雖欲省愆改過無由考據若付之梓則不惟迂謬不當災木而且有忌諱乞勞從者覓一的便下擲實爲感幸聞許保宇來按此省未知實否此公長者果爾則亦地方之福也外袁近沙書一封乞轉致諸惟照察不備

簡張應泉

告休文申各衙門幾月矣未蒙詳允昨始得按察司一件亦未明許賤體日來愈覺不安伏乞垂察撫院下車倘從者至省尤望留神兩衙門落職諸公意皆易見所不可知者二三人耳特未知張愼泉作何議處公論久之乃定艮可撫掌也按院之陞諒在考察後特不知同陞者幾人耳許保宇誠有長者風但亦初差未審其作爲何如承見示統此餘惟珍攝

東黃北野

久失問候抱歉殊甚在杭聞變令人駭愕然事已至此將奈之何付之一笑而巳大丈夫出則爲龍處亦爲龍必欲伊傅周召有時有命若顏閔夷由則存乎我者無往而不可也解道事縣家肯巳則巳之郎去亦無他慮此理勢之可必者特多此跋涉耳吁吁古人有言我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我欲使汝爲善則我亦未嘗爲惡與言及此令人哽咽忿懣然靜言思之此猶客氣也劉元城赴謫墮水幾死出謂人曰

此亦蔡京所爲耶此可謂知命樂天者矣禮自得罪以來日抱憂懼然非敢少有尤人之意也深思默念動皆自取故雖鄙劣不加少進而心氣亦覺寬平似知用功處但力不能從心耳事完過我共訂卒歲艮圖彼此不無發明也舍姪去謹此

復賈春宇

恭惟門下粹養雄施表表海内借重一方其庇荷於公私上下者艮不待贅問禮鄙陋荒迂自甘偃息荷朝廷寬大之恩備員轄下此平生所仰望而不可

得者不惟戀主之心復萌而登龍之私猶切奔走執策自以爲晚奈去歲歸自雲南蒙當道雅意因假以差而禮自省多愧已於五月間乘便告休此身進退且不得自由奉誦尊教殊覺惶汗也賜來各役俱乞徹回諸惟垂宥

復陳華坡

一别不覺六七歲矣升沉聚散轉眼異態浮生如夢艮可嘆息問禮本以庸迂流落天涯理之所宜如門下者蘊用乃亦長袖狹舞然盈縮之數或相乘除而千將莫邪以礪之而愈利後日作用當何如哉禮託庇叨轉幸塵車後正在懷仰而忽承雅教榮慰兼幷然郎欲走侍且有未能者已略告之春翁諒可達尊聽也諸惟照察不備

復邵體泉

一别四五春矣非不懷仰左右淪落奔走如在夢寐中疎遠故舊愧赧殊深前歲走雲南去夏得歸長途抱病入冬始克復常春間無事與小兒課舉子業舊本荒疎兼以久廢初甚齟齬月餘漸習知非所當爲

者聊以遣光景且所謀者非他人故種豆之服不自知其不可爾近又以别事遠寄深山并此置之高閣夫士君子用世必先有根本然後所向如意弟之鄙拙兄所素知荷 朝廷殊恩幸存喘息何復他望近雖叨轉一階但僻性猶昔終亦不能久居進退殊未有定見也柰何奈何兄蘊英畜粹已非一日聞更與賢郎閉戶極慰鄙望人謂作舉業老成者不如少年此爲廢學者言之耳若有養之士識見終與年而俱進又謂忌古作畢竟不咀嚼古典則筆下終不蘊藉

近日驗之不覺贅及兄以爲何如也久闊猛圖一晤瑣事羈滯秋末冬初萬一不免他出則小兒不可無師當造門求教倘從者得暇挈賢郎旌劍一過不特山林之輝所不敢請也諸惟照察不備

簡歸子祜

昨承教愛冗俗中慢去殊抱歉缺更辱遠使兼以佳章感慰尤甚尊事三兄自有成說大約此無特行坐意有俟爾清才不凡諸韻直逼晉魏二論似少過激以秦之暴郎封建亦不能永世老佛與吾孔子恐終

不可同年而語蓋吾儒之粗者固不可當老佛之精若老佛之精則吾聖賢已先得之不學聖賢而學釋老耶更一訂之大抵俗論謂作古蔚文於舉業有害生殊不然之但妨工則不可謂無幸息肩於此而專力於彼何如何如承教亹亹皆骨肉道義之談不敢以泛常對也幸垂照之

復胡龍匯

撫院文到正在仰間忽辱華教感慰不勝周照事弟未有聞爲政顧所行何如耳調衆口而咸嗜之卽易牙未能也幸弗介意陸宗臣素行無賴差去不由敝衙門跟隨人皆其所自募但慮其騷擾驛遞耳不虞其至此也已行各城嚴拏三五日後定當報達地方不幸有此從者不無勞神懸念懸念

簡葉龍塘

盈盈一江幸車馬未發而終不堪飛越徒有翹首而已奉賵拙作早已脫藁中有當年去國唐山斗此日專城瀼股肱之句嫌於自附也竟不敢獻承諭更占一律殊不成章暑天長途百惟珍攝不備

簡內守備李

久仰誉望向以不得躬候起居爲歉敬瀆衆房舊地敝衙門承管非一日矣夏間貴衙門忽割去一塊生以微細恐傷體面向不敢聞之敝堂翁今幸執事者當軸百務一新敢以情告此地舊屬貴衙門後戸部討去繼敝衙門轉討各奏案俱明並不開留剩一塊貴衙門所以割去者爲聽細人言以河坡皆屬貴衙門耳但昨所割三面皆邊衆房一面雖濵河其兩頭俱不屬貴衙門何獨留此彈丸此理之易見者且貴

衙門雖割去所得地租不多而於衙門體彼此不雅若敝衙門少形之文移則雖蒙見還亦似爭奪上之不正何以訓下然存此釁端倘後遇見小者恐終不能無言而小民以加租爲怨已不待後日不乘盛德者當軸求一明斷將何及哉爲此冒昧百惟照察

復簡內守備李

象房地承查明不惟衙門體面彼此正大而不才一言郎煩垂察受賜多矣謹專人布謝何容面致不旣

復葉龍塘

人來承手札足感不遺繆情梗跡尊教數言曲盡豈鄙陋之意高明者亦同之耶榮發後弟緣兄例幾有蕪湖之行隨得敝堂翁體念乃已冬風正嚴喜官無多事日閉門搜敝篋夜復剪燭雖釋卷茫然情況亦不落莫特恨不得相知如兄者一指示焉爾閱各省試錄否談道學者何其多豈當今時事無過於此耶學之不講聖人所憂人何可以不學而榜立門戶寶爇抵楚視爲一二人私不識高明者以爲何如也不盡不盡

萬一樓集卷二十五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書

復盛雲浦

承賜書種種可愛惟王敬所山居隨筆正是陽明邪說孫石臺邱純山二公不知何如人而其言先得我心之同一至於此九原可作舍二公誰執鞭哉四書存疑大學一冊不拘文竄或介親友處有希借一覽即奉完連日不會懷仰殊切鄙徐二公坐冗亦不及晤附達

與許敬庵

禮聞人之賦稟雖有不齊而要亦不甚相遠故苟志於道未有不可與語者乃若禮之於執事慕之非不切求之非不力顧於執事之說終不能通解而執事亦每引之不發別去禮自忍其愚復得近日名公諸書俛首刻意務以求明執事之所默示者而卒不可得大率人之錮蔽既深則雖聖人與俱亦不能化而入禮之謂也此間論道者曰盛禮自分其粗鄙不敢徒爾唐突意來春二三月間幸大庇或得告滿將買舟造門必求所以開我頑鈍者顧人壽幾何朝難測午別後攬鏡鬚髮覩舊索然改觀矣復爾優游不噬臍耶以同鄉諸公脩常儀於從者遂布其固陋恭執事之學道非一日矣節哀愼變出自素養即在苫次中必不亂而言必無忒幸飲我一劑使得少起膏肓眞所謂生死而肉骨然執事之意必謂見聖不由遠叩似非由衷而大道茫茫不可槩語禮敢更進其固陋大抵禮之病在固信朱文公過疑王文成而今之

學者又以二氏之學可以兼通則疑又愈甚夫南渡之有朱子猶春秋之有孔孟也微孔孟則堯舜之道或幾於墜微朱子則孔孟之道未必盡明而今之詆朱子者皆未明孔孟之道者也以此橫於胷中何可復語然知此爲病不爲此即是藥而終不能以此易彼執事謂何如而可日暮途窮望心日切惟察而憐之

復許敬庵

承遠教讀數過不覺欣躍篤信文公鄙拙舊態公不

以爲過而且引之使進向時千言萬語彼白此黑皆可淨洗而歸之一矣斯道何幸斯道何幸但昧劣取法文公以寡大過之萬一不敢不勉若尊教所云皆聖賢盛德功用平生夢寐不及此也愧赧無地兼通二氏以從者乎且自任一時趂筆非敢有疑但此等語自當引避不斂之罪無所逃矣大抵吾儒與異端不能兩存猶薰蕕之不可同器以吾儒讀佛老之書如讀操莽荀斯等傳非即效而法之正以辨其用心之差耳所諭有孟子而後可以闢楊墨等語微覺未

融夫放伐非湯武不可若亂臣賊子則人人得而誅之公以闢楊墨佛老爲誅亂臣賊子耶爲放伐耶人縱欲不吾信其將以亂臣賊子爲是耶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原公之意重於自修以勝之此孟子反經孔子躬自厚之旨未爲不當但立言過激將使魯三家不得討陳恒則反以張亂臣賊子之勢而孤君父之黨孔孟程朱不恒有於世竊恐異端之徒得以自恣而儒道日湮矣公素以繼往開來自任不念此耶所示他書多未能悉惟謂一人之身忽焉而佛忽焉而儒則深中時俗之病夫所謂佛者必削髮而去人倫耶藉子瞻有言春秋之疾夷狄非眞夷狄也蓋中國而流於夷狄者也公育得之矣方今五尺童子學把筆即能詆疵佛老及其有成則陰陷於其中而不自知既欲以易天下又諱其各此可大怪味不離乎飲食在飲食者察之而已邵愼所八去便謹此叨滿過仙鄉有日猛圖一晤且不縷縷

上趙司寇公

昨承賜燕兼以大教愧領略無地且應對粗率夜歸

感歎俱集展轉不能安枕次早拘俗套且入衙門午後始能趨謝而執事者偶出不得請益愈用怏怏更欲趨候不惟恐數勞閽人亦慮威嚴之下反有不得盡其詞者敬此陳瀆嘗讀傳習錄論親民謂不當改親作新而已不聞言明德在新民也故雖明公有爲是言者亦漫置不聞昨承教果文成公之言始惕然歸而思之然終不能得其意也敢不避誅責獻其昏瞽夫明明德在於親民則脩身者當先齊家治國平天下何以反言之而又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耶然

則物有本末亦親民爲本明德爲末耶孔孟終其身不遇將未得爲明德耶至謂果能用力則以知行爲二亦可爲一亦可不能用力則說得知行合一亦是無用此亦恐非王文成公之言也夫王文成所以力斥前儒之非者謂必如此方可與進道耳使如此固可如彼亦可則教之用力足矣肯好爲異說耶譬之病者方服藥察其方必無效甚者且將殺人始可持我之良劑以易之若曰惟患不服能服則此劑固可彼劑亦可又何必嘵嘵然多其詞說以短彼長已而

逮其人之不服又爲和同兩可之說豈君子之用心乎荒鄙毫無知識但平日聞長者之言必欲反諸心而安始敢自已此山野僻士之態非所以施於 廟廊公卿之間顧執事者 朝廷之柱石縉紳之標準而道學之宗主也一言之出後世且以爲蓍龜敢以他嫌畜其終身之疑哉互鄉童子孔子曾與其進而孟子與夷之不憚反覆竟致其憮然幸弗曰是素無志者不足與言也冒瀆不勝悚汗祈仰之至

復何知州

辱來教足仞不鄙今之學者莫不以躬行自任而以知爲不足務吾見知而不能行者矣未見不知而能行者也講求物理而反諸身者與所講二病在不反諸身不在講求物理也公惡人講求物理而謂博文是約禮之功自家磨煉自家不足處久久渾融於古人言語自無障碍此固陽明新說得之禪門者若愚意則必講求物理於古人言語無所障碍方磨煉得自家渾融物理不明認人欲爲天理用力雖勤與無志者等爾自古及今病孤陋寡聞不病多聞多見病

知而不能行者非謂致知能爲力行之害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不能多識前言往行而自謂能畜德吾不之信也學與教一繼往開來郎初學之所求公以爲有二道耶今之學者重與陽明而輕異朱子詖淫邪遁無所不至而自以爲直接孔孟之傳害將不小有志如公終當覺悟質疑稿小票竊附短見發去閱畢仍乞遞來以便更味如有他見不吝再教荷荷

其二

承敎適値俗冗不及修附去役今世之士好僻喜畧諱然同風名爲講學實則空談以執事實心實用故敢布其腹心願承不鄙復賜之敎何幸如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末學所敢輕議所謂全在自家得力等語依舊落陽明言詮古今聖賢多矣經籍備矣世獨趨向陽明不言博約而只言一貫不知一貫聖德非聖學也今不務聖學而遽欲求聖德猶膏粱子弟自詫於人曰飽食煖衣足矣農桑何爲其爲世道之害恐非小小也孔子自居亦曰下學而上達其敎人

文行忠信而已今人開口便談元妙作偏則自陽明始故不才嘗謂陽明先生今之荀卿非敢自絶於鄉之先達良求之而不得其說也以執事過愛忘其狂步新春統惟加愛

其三

得遁中致益悉尊意更質一二德得於已者也學所以求進於德者也道能自得則可以一貫學亦可以一貫學一事而萬事皆通耶然則聖門弟子旣問仁又問爲邦旣問崇德又問脩慝拙亦甚矣下學而上達由下學可以上達爾公謂之一貫下學即上達耶自家得力旣即爲仁由已與自得之意何不曰自得曰由已而必曰自家得力耶且自得學之所至正所謂德也由已而不由人言爲仁之功正所謂學也公又將比而同之耶濂溪得不得之緒明道又得濂溪之傳矣朱子之學異於周程耶古者王跡旣息孔子與門弟子講明之楊墨塞路孟子詞而闢之不惟當世受其益萬世之下亦蒙其澤朱子鵞湖之辨孟子闢楊墨之意也今之學者所以知孔孟正脈此亦一

助初學之士所以茫然咎顧坐此耶今之後進不知性理通鑑爲何物況知所謂鵞湖之辨然則彼皆了然於聖學耶古稱講學以耨之謂如農之去莠以存苗故孔子告哀公以博學愼思審問明辨無非欲精其是非善惡之辨以定吾終身依據之地也今以此爲計較長短然則所謂審問明辨者又何爲乎孔子所謂意必固我以處事言爾若學必有一定之極明其善而固執之始能有得如都無可否昏然罔覺正釋氏寂滅之敎誤天下蒼生者在此輩也公欲以之

易天下耶朱子之於象山不足言矣孟子之於楊墨亦固我耶方戰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又不啻今之新學孟子以一人獨明其非今之君子不以楊墨之道爲正於孟子也況今聖學大明　祖宗以孔孟正傳涵育士子家傳戸習正所謂春秋一統之時一二拘僻私相標榜自背於聖人之化者公以英明有志歸之過矣過矣公謂不才者自幼讀宋儒書不能變而不才亦謂公惟不能得宋儒意故爲異說所惑夫童而習之長而自倍其說善則爲橫渠之逃佛老不

善則爲陳相之學許行今聖賢之書具在舍曰學之而挽天下之異端納之於聖賢之域以自文其寡昧之失以是爲善變公生而衣帛食粟今能變之乎學求其是而已今人以晦翁之書資舉業晦翁之書原非欲人習舉業而已者公不察爾玩尊教三嘆巳欲置之私心勃勃不能巳也復此狂贅狂贅

與邱純峯

問禮　浙東僻士學術寡昧叨入仕途十餘年浮沉落魄無足比數近至南京一時士大夫以講學爲尚禮竊聞其說固不能入忽得門下者閒居雜劄令人數日不能釋手乃知天理之在人心雖邪說橫行而卒不可泯也特未審門下爲何如人恨不得親炙日用懸懸而敝鄉林三尹自貴縣至得門下起居益自喜躍夫今之士大夫鮮不爲異說所惑亦有不爲所惑者而行又不足以副之此所謂與於不仁之甚者以門下之明見篤行雖不獲大用於世而挺然特立大丈夫矣夫孟子所謂亞聖知言養氣焉耳今之人以詖淫邪遁之詞爲格致誠正之實不知孟子而生於

今也將何以闢之而後生小子識見未定多沒溺於其中此在有世道之慮者挽回之而已珍重珍重敝鄉去謹此奉候古人恥未同而言生今者實近之然而不以爲赧也門下者以生爲何如人懸企懸企

復程宇和

門下出專一方歲幾周矣昆明之潤若衍而洪太嶽之峯若增而麗二百年雜夷之俗一變而爲禮義不在玆會哉遐羨遐羨春事頗有指爽吾公而波及門下者得戴堂翁力主公論遂明此在同舍中必無肯

以此言奉告迂踈恃愛不知避諱諒所不嗔也禮落
魄如昨頼福庇堂翁政持大體諸寅丈協衷規勸政
暇非遊覽則閉戸展古帖寫倣作老書生狀方溯嗟
沉揚雄解嘲皆若多事矣鄙僻如此何藥而可萬里
邊笥便中更一發何幸何幸尊使來致惠兼沃爲假
宿栖霞致稽進正脩謝并附小詩二箋諸惟珍攝不
備

復李匀溪

問禮 落魄株守不敢聞名於長者之門久矣肅然曹

舍忽辱珍翰感幸無地門下懿蘊洪施望重 朝野
識不識懸仰胥溽而更爾養靜巽日作用倍常又何
待贅僞仰大雅之詞恨不得執鞭左右賜來佳集不
惟可以窺尊公盛大之一斑而彙聚唐句特小新裁
其所以發末學之矇者不少矣南中晋務頗簡衙門
恪守尊公遺規尤易苟祿但不才自分多愆毎早把
櫛髮落數莖已半白矣大丈夫叨起一經分毫無補
於世慮竊冠裳以返舊巖慚汗自知且不敢布之左
右也遡來動定何似不勝馳戀鴻還謹此附候統惟
台炤不宣

其二

辱教足見門下垂情公私古稱父母所愛亦愛之至
於犬馬亦然正門下之用心而此中乏才行且將大
借之閑俸所不待語也生舊在留古和老師門墻今
雖不才所記數字皆其曲成而自入仕途不知一登
其門此老且不知有生也野性如此自知惷鄙然每
觸仙鄉私心未嘗不一耿耿此非所當聞於門下者
望河思洛不自知其漫及也萬弗哂嚽荷荷

與五亭家兄

子說來承示金玉之章把玩不能釋手去期出不意
不及脩復悲歎何如別來幾三歲矣不惟官況蕭條
而詩思亦轉枯澁毎懷門邊墻闕石磴溝溪二三伯
叔兄弟談元說古寵辱都忘卽飯水嘗糲爲有餘樂
區區風塵何足慕悅而戀戀若此卽言解綬又恐爲
唐時老禿所笑秋冬交當決此志所恃以同老者吾
兄耳前野伯父老而愈健昨賜來手書綽有精神後
福未艾念吾輩大率棄官早者多得壽或山川之氣

使然吾不能以彼而易此山林之脾又津津然動矣漢書鈌數巳付書舖近月餘日方可得爲候間始可印也富壽回謹此問候外詩稾一幅奉覽幸批示之

簡黄北野

别去不覺一周生有薄俸客處尚難公何以堪耶近讀史及諸隱逸傳知士君子所以垂名後世者不必富貴讀太史公貨殖傳知古人所以抵掌而致饒裕者又非一道以吾丈大才寧念之耶生叨祿幾十年矣薄收不加斗石視鄉里務刀錐利可以比封君者

非一矣然不能棄此而就彼顧子貢原憲後世自有優劣也以吾丈磊磊落落豈終没没者歸我桑榆賣卜敎小兒以耕稼付子孫得升粟寸帛親執杵臼治鍼紉以免饑寒優游卒歲無愧天日豈大丈夫所願命定之也碌碌他鄉俛首干謁即得富貴幾何幾何生於顯者門墻豈無一二舊識不能爲吾丈一吹噓而顧爲此不情之談視天下事勢不過如此惟吾丈念之而巳外俸銀一星聊充旅値薄薄不責之

復葉龍塘

懷念尊堂八子至情孤處一方無可與晤者飲醇兀坐此正學問弟隨班進退苦平日不能謹言開口便得罪人歸念自悔明日復然此不惟仕途之大忌亦進脩之大累春來猛思痛懲不知畢竟何如也吾同年同行者四人兄得罪於宰相象川得罪於 朝廷參峯得罪於中官而弟兼三者有之大計恐終不免縱幸免亦當他圖不知兄何以敎我也新正欲作牛首遊復如去秋故事郎一遊亦有分定如此拙作附呈改敎拜賜良可謂嘉惠謝謝此中無甚異聞所得

邸報不過考察事諒從者所先聞也不備

復薛方山

車駕入京幸承咳唾殊慰渴仰劉生來辱華諭又得奉誦瑤章神揺目奪眞有應接不暇者韓昌黎謂柳子厚斥不久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若老師之文自爲舉子至今無一字不膾炙人口向使得居論道之列則其事業之彪炳又將何如而卒無以自見所賴是集之存後世知有薛先生者必在是矣聞脩憲章錄諒亦將就梓我 國家史運昌業峻野史徒

多不無憶度私意於其間是非失實處不少一代實錄當何歸哉義望義望禮山野賤夫苟陶鎔偶叨一命而自取顛蹶近雖強隨入後碌碌無補長末卜稅駕之地每自一笑而已遞來尚體何似劉生去謹此布候百惟照察荷荷

簡陳省齋

別來無慮六七歲矣每思龍山之遊劍江之晤如在目前禮以迂鄙自取淪落理之宜然如老丈者亦遭小蹉人耶天耶大丈夫在山林則山林重在朝廷則

朝廷重在郡縣則郡縣重而山林徒以清望朝廷未免肘制郡縣雖不若朝廷之尊山林之閑而職專民近一念之發便及閭閻古之有志者每願爲之而不可得兄今者得之矣龔黃卓魯曾足數耶弟素餐郎署已爲過分但每望高風不無歆羨何日得一試鉛刀即傷手割雞縮袖無剩矣而要不可得長衫瘦馬浪遊漫止徒取山靈之鄙且懼上官之嫌兄以爲進退得有據否耶且分且笑貴治屬來南中者嘖嘖道循良如出一口茲因孫主簿之便謹此布候臨楮不勝馳神百惟照察不備

簡盛仲交

屢承盛情不勝珍佩通鑑續編已馳斗老介傳閱完即奉璧尊使諒紹致矣佳章一字一句皆出肺腑欲書數言於簡末而弁首者不知爲誰不覺令人退舍此豈徐天池筆耶何雄簡蒼健而得門下之蘊奧至此也有十二章之袞則必有九旒之冕事固然矣猛欲爲公梓兩都賦坐冗俗尚成說蔓近得佳章此意又萌而力竟未遂倘俸復職當在高臯之候彼時或

可終此鄙耳拭目秋空百惟努力

簡徐覺齋

別來轉眼三月緬仰教愛已昔生前後此何當再把精粹耶門下信道甚篤而躬行又足以副之挺然出於時輩但區區舊意謂學陸象山斷不若學朱晦庵之全此亦薛文清公緒論王文成公所以負天下之望以其有豪傑之才耳近因大數刻意鑽磨微覺舊見之非而違遠清範終入寡陋矣奈何奈何風便謹此百惟照察不備

啓都察院

自奉辭於九月初七日抵姚安本府城池雖小川原平衍風氣淸明儘堪駐劄且關防吏書磨勘卷宗俱北省城爲便特不得面領教誨恐遲尤日積爲可懼爾臨元道到任銀場事務且照常咨送其再勘事宜已備行兩道及該府州查理候到日酌議請詳大率楚雄一府已蓮台議施行雖小民無厭猶日紛紛告減候詳允歸一日息響矣違遠台光日切仰戀百惟垂照不勝感荷之至

簡姚鳳麓

舍親仟來得大教開緘捧讀惟恐在夢中生於去年八月入滇天遠不知絹紬朝報爲何物惟過長沙遇李亨庵謂台從將至自後竟不知鴻儀所漸乃萬里握郡符雖處非兄分今之遷客非舊時遷客在當道已視爲優處幸弗薄視之也天地四方本丈夫所有事古之豪俊無事且遠探禹穴而高覽崑岱況今受一命寄兼得遊覽名勝即陟險投荒困美亦毋相低昂穉子瞻輩亦人傑彼其出入朝野死且不悔豈不能高守一邱而毋卑卑人後艮自有見以生之薄劣且欲追隨下風如兄大養大用公論在人不久且陟崇履華何悔之云耶萬惟珍重珍重生駐劄姚安最爾一城僚佐吏漢不上百餘竄而所轄地多土酋極邊每日升堂舉筆不三二下事完矣衙中荒涼誰可與語者讀古文詞一二篇倦郎拋擲欠申少頃又復開卷如是者數次月已在樓矣平日不能媚言辭飾羔雉取悅名公欲得誤愛如兄者不可再得今日掛冠已晚而尙爾遲回顧謂平生自負亦頗聞老丈之

風不欲郎老死牖下冀萬一之徼倖而人旣不我容則歸山有日雲行水流聽其自然可耳如兄以出爲悔則生之不歸爲兄所撫掌將非一日矣乞以敎之何以敎之崑岡舍親出門郎遺大蹶其蹇阨不在吾二人下今在門下爐冶中矣幸推薄愛一大造之彼此感激俱非淺淺緬想南都良會如雅愛時將縮地兄振履衰帽亦嘗念同袍病客第不知何時得一把袂耳人去速謹此百惟垂照荷荷

復劉小鶴

二刻皆一時鄙見以翁通家雅愛始敢請教徒博笑耳楊咸亨訐告李副鼎贓跡甚多不敢付之不理詞內全不露其挾讎本相亦不知其舊曾在學爲翁所黜及本官揭帖至始知兩家結讎大意揭中開楊父子兄弟惡跡尤多即欲付問官并理而按院行牌謂其不當用揭詞意甚厲故且暫置之固知告官無好百姓亦恐被告者不無自取今但以無心莅之由直或當自見耳昔我翁旌淑別慝如鑑如衡豈本官所能輕重而亦豈本犯所得讐執本官舉動多躁詞色

矜誇本犯讎之有因而本官謂坐此可以自釋其罪皆不知上官按事權衡尺度各肖物情至如高明尤出尋常萬萬么麼之獸徒自溷於泥中耳辱教及謹將本犯告詞抄呈餘俟賜教方敢終事不宜

簡劉小鶴

屢承翰教感愧何如生素餐而已分毫無補地方至於門下諸彥府州奉行德意時時督課生惟樂觀盛事而已姚守延師之意甚切但未能得師欲請之門下特未敢爾伏惟台鑒查發五六名於該府使就中聘禮一二實與起衰微之一端諒翁所不靳也生於諸彥待之不敢過嚴亦不敢過縱近以編丁查理冒濫津貼頗失寬厚之道但公平之體不得不然察諸彥不甚怨尤亦倚門下作率之效益見其可愛即有雷霆直無所用也何如何如黑井之獄俟明教方敢終事一春又將過半髮齒催人碌碌無絲愧不多及

簡王印洲

徐念老來承大教足仞存念門下雅蘊長猷竟未盡宜綸巾酒榼何往不宜生落魄如昨髮已就艾而奔

走天涯分毫無補東望鄉園慨然長歎宦途滋味直可識矣顧賤性好動未能即守田廬徒爲長者所竊笑爾辱索奕具容當嗣致公有嘉醞幸時貯滕王閣左生輕舟揚帆或過其下捲西山之簾挹南浦之瑞與公對杯一暢平生嗟夫嗟夫燕磯靈谷雨花清涼風景不殊而舊時攜手相知升沉不一且半化爲異物不才與公所得多矣古謂人壽幾何翹首風塵無長忠哉神與筆馳勃勃難盡

簡張知縣

訪拏事聞之按院已許中止可默寢之狀詞希從容查理夷狄皆有人心但平心順理處置得宜自當馴服若其縱惡不悛人心既離我能爲民父母率我子弟縛而數之如雞犬耳尊教所云豈其然乎節去批詞多失平和亦欲公深察事情爾都院每言土流兼設朝廷原有深意處之不可造次此非漫語希留心會之地方之福也不盡

復林聯峯

遥中得大教足感垂情高金宸到任公移諒已至臺

別來以尊教語該府郎翻然領悟而高首初不知出上人意也此雖小節非得大教事不可了便成大隙昨得撫臺來文亦甚喜悅苟庇多矣其到任儀節入中門謝　恩但不設公座彼此亦皆安之方賜翁不及另啓幸一叱致尤荷

簡郭北洲

據姚安府報貴司檄調門下者已得告其然乎其然乎公高人也急流勇退斂龍泉之鍔而納之舊室雖庖丁牛刃十年如新又孰若不用之尤全哉公高人也自此虎豹長嘯鷹隼高飛人將謂我何楚雄會蒙見教生猶謂漫言之耳今則果然唐之老秃謝林下何曾見一恨不令得望風采敢爾肆筆公高人也第生幸附驥尾不期月間始送唐鑑老既送張漸老又復送老丈儀刑遼遠自可長嘆雖升沉不同而公之行從容合義令人仰景星之光惟恐不及公高人也世情碌碌爭尺較寸喪其平生以圖一日之顯榮即志無不遂自反多慚掩護百狀惟恐人見其真態冏視老丈不猶點牙籌者之於理蟻屐耶公高人也生

晚入仕途抱負本薄而遭遇尤奇欲步大武而尚存鼠首老丈同首俯視成蜉蝣矣旌旆何日得發翹望華雲謹布鄙陋諸惟珍重不宣

簡盧懷莘方伯

車馬發碧雞不得執鞭殊抱歉缺滇雲在萬里外而生以微薄流落其中所以得延旦夕者皆門下匡提之力顧寂然不得一聽驪歌之聲亂山孤城空庭日月翹首長歌徒與浩歎而已門下碩蘊光施彪炳中外桂林借重量不朝月　鸞書鳳詔已奕奕出五色

求外相旌旗戈戟之輝北射燕闕　宮闕且增彩矣羅樞所入便謹此布候并附嘉報及張漸老書百惟照察荷荷

簡徐覺齋

一別不覺兩年餘矣每懷高義雅愛恨不縮地生流落天末而老丈翺翔中原此所謂濯纓濯足皆自取之效也夫何言近來學問何如時禁方嚴使我之所學者是固不當因時而進退萬一未必中正則天下國家原無皆非之理王文成公以豪傑之才倡異端

之學使世之有志者相率而不知其非此堯舜所必誅也而猶享大名於後世不知何故恃夙愛萬里風便輒吐其鄙陋諸惟垂照不宣

啓劉九澤

將出武定熊憲副傳鼎諭以不孝偃蹇具揭當道生死骨肉何以加此顧不孝所以偃蹇者非入也此懷欲吐非一日矣而近於乞哀以乞哀而得容即一日爲三公所不能也玆者不幸離左右矣而鼎諭又及之能無一言舊時濫側留垣以議　大閱得罪於今太師公淺見過計眞不足發識者之一笑顧太師公亦非有大嫌於肖中也不孝被譴時　聖怒不測太師力爲救辨　皇上御極八年於玆矣而不舉　大閱凡得罪當路大者顯戮小者黜辱而不孝得優游郎署晉忝名藩屢渥計綱近古所無也使果有大嫌得至於此顧庸鄙孤寒四無知己自分非仕進之器而所以不即引退者妄意非分謂太師公倘忘前嫌收之藥籠則豈惟寒士之幸亦太師公一盛德事而道路紛紛皆以不孝無知幾恬退之哲嗚呼不孝固

非恬退者寧不相幾顧潦倒半生則實自取非人所爲也入春圖歸之念始決願以得侍左右過蒙敦迫有不忍舍者而叨冒踰分天降之劑即援以顯秩誰將居之而又誰怨之嗚呼方今賢俊莫不用行士抱一技寧不思奮顧才既卑年既逝身且多病上下無交先慈固背倘有耄父而三年之後復能仕進耶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體昔賈誼抱當世之慮不得絳灌意以死於長沙于公異自待亦不後人陸宣公銜之終不大用而唐介面詆文潞公反成相知彼皆賢

相也而士之所遭或異是豈人爲之哉士生於世賢不肖在已用舍在人窮通在命出處視義自此以往幸不卽死得襄大事更有餘年則平生所癖者讀書談道自入仕籍門戶不改於舊而積書不下萬餘卷足以自老矣臺下道德高於古人而施恩常於不報推獎不孝蓋已數四竊計臺下推獎不孝所先者何地桑梓要路莫有過於太師公者則太師之休休有容其曲全不孝已爲過分若更望進於此者則不惟不孝之承受無地而太師公亦將反有不堪惟邀大

惠得保首領於牖下則固所願焉而不敢請者也恃知已狂發哀至不盡縷縷

啓帥視吾道長

滇南遞承培植眞不啻生死骨肉顧鄙薄不能展寸緒卽古人以公道相勵不至若是慭也歸伏苫次方深歎仄而半月中兩辱命使厚情腆惠皆出常格何以克當禮舊以狂妄得罪當道滇南之行見幾者所訕故雖蒙培植卒無寸進方欲圖告而過積禍延變故內作沉痛何敢控訴然自分則已幸矣古今得罪當路者鮮克自免以不孝之狂鄙雖在顚蹶尙得服役臺下且保殘骸以歸而更獲在涵育中意自今以往可無他虞第愆尤非一恐事固有不可測者終貽知已之憂爾車馬不日渡江分宜執鞭道左顧欲學守疚制不敢唐突嚴重對使豫啓百惟垂照

復楊貫齋

問禮罪惡深重不自隕越而延及先慈歸伏苫次抱痛萬端不知有人間事矣不意天上故人尙能念及溫詞腆錫光賁草莽感均存歿良非淺鮮門下純蘊

懿用借重不足出其緒餘顧承下問此誠盛德事惜昏昧素無知識而壓疚中益增倀蔽無足酬謝然高明淸修洞覽卽有短策無足裨補高深也卓吾兄潔守宏才正宜晉用而歸志甚急不孝力挽三年屈首非其本心今遂其高矣士類中有此眞足爲頑儒者一表率近世儒者高談仁義大都堂奧佛老而支離程朱至於趨炎附熱則無所不至視此老有餘愧矣不孝罪人不當論及他事奉聲欬不覺喋喋死罪死罪盈盈一江神魂飛越而學守制禁不敢跬步百惟

照察是荷

簡許學博

承歡失迓歉甚一隙鄙見欲瀆門下久矣而顧瞻左右不敢率爾然其事頗係體面欲終默又不能也輒肆其狂生舊備數宮墻之隙其於臺下門牆諸役待之俱有正禮六七年來一變皆與比肩或與揖讓於堂或與酣歌於市恬不爲怪夫府縣胥史非士人所齒也尙不肯與隸卒伍乃今衣冠濟濟辱在門墻以學則期爲聖賢以用則期爲公卿人所以待之與其所以自待俱不薄矣而乃與下人比殊不可聞之鄰國原其所自以當時一生頗黷賂而賓之渠爲力言於堂上入學得免束脩又一二生待之如常被諸役責此風遂不可已間有顧體面者敢怒而不敢言見衆生與羅坐則託以他詞遠避而已夫諸生門下之所造就子弟也諸役門下之所驅使臧獲也子弟在家不樂與臧獲偶而樂偶諸役其弗思亦甚矣而當事者又不得聞幸蒙門下秉禮守正率德作人大者且當移風易俗而況此小小謹用瀆聞惟照察之荷

荷

簡馬具泉

不自意得執鞭癹冀沐教愛俱出常格感何可言匆匆聞變身在武定而家人在姚進止維谷五內俱裂之時何能爲處抵舍後託庇犬馬之軀不甚狼狽得於九月初襄事苫塊殘形不復知有人間事矣而兼遭小女大變且賤內小兒俱久瘧踰二年餘至今尙未復常委頓中强起索鏡自照其不死者幾希耳寧知天上故人復能垂念遠錫教惠奉緘盥發衰疾頓起老父弱息顏色俱開當此青黃未續廚人告匱而忽然得此眞不異自天而降但既借重攝理則百凡虧贏皆歸從者而復以畀不孝俾從者過厚不失爲盛德而不孝惶汗內愧實無地矣時事何如老丈久淹當有異擢風便更希惠我德音李使行速聊此布謝百惟照察是荷

簡王松屏

滇中極承教愛感刻非筆舌能盡別後聞先母之變奔守苫塊不復知有人間事矣門下碩德懿用鼎重

中外巖廊廬席已久沾濡四海深山枯槁望之尤切弓旐出滇時承賜教似謂不孝有覸從者意深用慚懼夫不孝謗薄強代大匠斲下傷手而上無補於明堂清廟罪誠有之若所云云則未爲得不孝之心也大抵時俗以一二作者好過詆人而又欲自解每對人曰吾以譏之夫攻人短既以爲刺而揚人美又以爲譏則開口觸禁其弊必至於使天下廢言而後已門下之說亦似爲其所惑彼時此翁正在翕左右宜翁不覺入其藩籬而不孝之罪不可逭矣李知事

行便謹此布瀆統惟垂察萬荷

萬一樓集卷二十七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書

簡張元洲冢宰

去冬得領至敎新春又辱温諭銘感何旣大計尾全
實出意外以禮之不才四無知己加以重劾非台右
舊日培植之欵唖倘在人心何以得此若滇中庸鄙
之狀則惟帥御史知之而今已外補幸矣幸矣向使
江陵公郎厭人事而其黨與如故或帥御史先計事

補外下吏決所不免其他弗言萬里蠻山堪以敝履
間闗其間耶京師便音謂河南道賀御史能一一爲
不才言狀帥惟嘆惜而已愚意賀雖禮同年友素無
歡好且踪跡不至滇南何能知其中虛實必帥指悉
其中故賀得藉鼎鈞舊力而斡旋之幸之幸矣平生
鄙意謂仕途風波雖起平地必有影響疑似乃其不
根至此何能以孱弱之軀靦顏更犯不測以圖徼倖
於再三自聞劾報至今一想長途心神畏懼緬維履
崇階而振鴻業者固不必言其他敭歷一階初無萌
難者豈惟其所負之不凡亦福緣之天就焉爾寒薄
小夫見事不早傷弓驚餌復將誰咎出遇村翁野老
彼雖口無他詞而默意其心必以貪鄙被數見薄縮
首不敢與之揖讓而揚揚乘麻林落間榮辱理亂不
入其懷彼其樂視畏途奚啻尺寸自今以後當知所
去取矣春寒不審福履何狀專人奉候并布區區百
惟照察荷荷

簡許敬庵

南都極承敎愛一別音問久曠勢使之然顧懷仰之

私則無一日不在左右謂今時士大夫俱性勢利榮
進是務求如門下之切切以古道自期而更以期人
者百無一二雖鄙固不足以拜下風而私心自有不
能已者良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不才自分廢棄久矣
爲江陵公新厭人事妄念復萌正思北馳而忽遭指
摘乃辱遠垂敎悉雖書中不甚悉而使者一一能道
老丈胷中不平意生何以得此於門下哉素性寡交
滿朝野無一知己雖景慕如門下平生會遇只如平
常而門下之垂念至此然計報竟獲尾全又非徒以

虛詞通殷勤者古所謂淡以成者非耶聞之前輩李空同與康對山以詩文砥礪每不相下而李以官貲非權被逮出之者卒賴康之力生固不敢竊比於空同而公之友誼過對山公遠矣何以報何以報夫人豈不自知生雖誤辱知愛而卒不能無抵忤於一二者惟不能講學及至滇南幸與李卓吾同住一城卓吾先至延攬羣英師模甚肅以生至而罷知其意有不慊生所自歎者亦恐以此得罪輿論而今所指生者首謂好名講學使僞徒出入公門向使生能拜卓

吾下風則今日所遭或可委之謗興於有道而以其不肖之狀招尤集毀不惟不能講學而且使人以講學爲一不美之務其得罪名教又何如也愧竦愧竦客歲尊使來偶緣他出不及脩復遡想車馬過里矣謹此布謝兼求鞭策統惟照察荷荷

簡劉覺吾

一別轉眼二十年矣同袍者升沉榮辱眞如大夢而生離披落晚僅存喘息皆所自取門下之純巨踐華據要騣騣乎天門八翼矣而亦遭不意然人心之公評衙門之品格自在指日賜環無足介尊意也生已分偃息爲江陵公厭世感廓廟之優容復爾栖栖上赧顏於五陵而下負慚於五嶽惟與一二相知沽占自喜以竊附於虞戀明時之儀嗚呼亦末矣瘦馬短衫齒髮已變郎當道者能左視如鄉暮何而敢爲憐我者道也懷仰開偶値風便謹此百惟台照爲荷

簡許觀吾

不才造累滇中指摘者百狀其意詎止擿黜而生閉戶自訟竊自念平生孤劣且黔雲萬里誰識其中眞

狀能保曾參之不殺人者惟臺下與九澤公而九澤公且江陵姻婭也肯棄其近戚以爲遠知而一時倖免竟藉鼎力嗚呼亦危矣使門下者早一月離臺九澤公可獨倚耶夫士起一經孰不欲自樹尺寸而偃蹇離披徒落人後生誠有以自取然亦足以洩褊心者之忿矣而更復甘心非臺下仁明長厚孰察而辨之曩小女橫遭非意臺下洞察其寃以生之不齒於人臺下推獎於平時而復拯之於水火然則生死肉骨奚足言耶鄙薄無足望人惟入籍以來不以一字

千人亦不徇人一字雖曲節必求當於理法此則可
以自信者備員南都以三四巨公徇情同致一監生
於法生不自分爲力持至觸巨公怒密令三十餘人
詗生陰事不得一相知者謂生曰丈不慮後日考察
耶生對之曰考察能去我官耳能去我此心乎後監
生竟獲免巨公亦謝生曰今日始知公雖非由衷之
辭而生由此益自信人思不爲善耳以故入滇不以
寸詞片禮曲意上下郎所以事門下者他可知矣此
生鄙固處亦知自悔李遐事大不當徐念吾意敝邑

楊令尹其兒女親也門下指之疑生有力且熟知江
陵公意故其至京獻意於王少方公特去陶方伯而
代之爲謀甚遠嗚呼當其時權焰薰灼阿附者何暇
他顧然生亦自分偃息後緣時事一新復萌安念遡
且感激知己圖扣附一謝報顏攜裴至都不覺兩月
有餘而首所欲披肝膽如門下者又以道里附近叨
補益感曲成南行猛欲取道臺下而人謂行路之難
水又難於陸謹專人候問恃知愛不覺言之冗瑣而
無次也會刑部蔣正郎道臺下所以榮轉故眞可一

笑公論自在統惟珍愛爲望

簡孫侯居

感令叔知己之愛再造之力千里遠來寧不欲少展
斯須覲令叔衙門既重行義甚嚴郎同鄉公禮亦獨
廢不敢舉夫士君子之相與有理有情持衡者品藻
人物務昭塞以利社稷受衡者省察身心務懲勉以
圖報稱一以至公而不歸於私者理也顧念親舊鄉
曲感恩飲德雖不廢至公而其中自有不容已者情
也以生之不才令叔所以匡提獨至者豈盡出無心

以憐才之素義推尊翁之雅愛念枌榆而忘葑菲之
下體良出至情則生雖不敢忘至公其感飲能一時
少置願入都以來且弗言他郎從者之門不敢輕入
者良有所避也意謂叨補之後則可無他嫌矣而局
促如昨今且將南行何日得一吐鄙薄以見此心乎
夫上塵操義者之高雅下廢感德者之私衷皆所不
能而顧瞻前後輕重徒抱歉鬱夫今之藩臬榮寵一
方以不才之軀儼然居之固　朝廷廣大之恩敢忘
所自洗滌宿愆庶幾無負公私門早晚歸伏林下所

以報知巳者敢無終始從者藴精抱利始步青雲瑣屑何足瀆清聽爲治裝偶有所觸布此縱爲贅談且不敢以達令叔之侍史統惟垂察不宜

簡孫月峯

問禮 猥以凡庸生長荒落父兄之訓不過桑麻稼穡之間而師友之功無出訓詁詞章之外一旦叨塵仕籍勉企前脩非無是心而迂疎固陋種種不可人意所自分者獨辭受小節或無他愧而瀆中指摘諸醜俱備得邸報惟攜與妻子一笑閉戶自訟以待斧鉞

而執事者竟從寬假既而納之近藩揚之大臬皆出意外古謂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生於執事雖附桑梓蓋不及傾也而生死肉骨一至於此且執事秉衡持鑑所存而陟者必天下之名賢所擯而黜者必天下之壬小而生獨以不肖之身冒不貲之謗荆棘門墻執事者既不顧四海之譏而不才者何赧顏服役於賢士大夫之後夫何心哉亦思少樹尺寸上以報朝廷下以報知巳云爾嗟嗟壯不若人老復何望顧耿耿之懷未能永訣門下世籍忠孝樹勲懋業祐社稷而福蒼生屬之尋常德施固無所望報而潦倒如不才亦萬分無以爲報德之地惟[illegible]汗長僻以爲門下衡鑑之累則死可自誓榮轉清華中外仰慰風便聊陳寸緒百惟照原是荷

復邱若太

一別無緣攀仰叨濫大邦密邇芝蘭而翹首雲山尙艱脩候平生迂鄙率多類此顧遠承使教兼以腆貺何榮如之何感如之辱諭仕宦之難論足仞垂念但生何敢當也迂鄙踈慵自取淪落若近日則罪過以

彰而欲赧顏於君子之邦衰遲潦倒艮可謂無據惟以世故則浮沉出入其中亦殆破亡以生之無當謨許者幾名公而不能進之尺寸銜者幾名公而不能竟抵之深淵豈非在我者有命耶如老年丈之蘊用語經濟品格不可一日不在廟廊語風雅藴藉雖在山林巖壑亦復何損盡其在我者而已然絕世自願公先我鳴矣淸秋迴舟洞庭諒得鼓榜少助行色以訂彼此出處諸容䏻謝不覺

簡舒錫厓

去春幸會緬想十五六年前事如在夢中今又歲餘矣人生蹤跡升沉聚散東西南北孰主之耶叨濫仙鄉碌碌人後無足比數景仰潭府未及脩候而顧承致惠何垂念之深一至此哉且謝且歉張江陵一敗塗地良足寒心但恐波及不啻一二家害家凶國而又累及鄉里眞可爲作威福者之一戒彼其欲甘心於生巳有成算而一旦事變不惟苟全微軀而親覩其不能出上蔡門與諸子放黃犬逐狡兎也則深爲惻然何者生擬此公王安石耳而人以爲操卓則其

未形之惡然生則受其庇實多蹇薄一第惟淪落不偶所以偷存喘息苟得寸進寧無非望之懼乎老翁生舊交也故敢談舊事而發其私衷諒不爲訝淮陽之民受翁福澤溥且久矣何日得分沾鄰壤人去便謹此布候百惟照察不宣

簡耿楚侗

恭惟臺下學術卓冠古人勳烈誕彌當世迂鄙小夫雖淪落無當而仰望風度非一日矣不自意叨役大邪自謂可以伺候門墻而踽促一城雲泥如昨今且大命寵臨稽純碩以持國憲資宏濟以福蒼生巖廊峻邃奉几無由固未始不爲社稷慶而私衷甚怏謹專人少布區區僭瀆今天下所可憂者士夫競談佛老有魏晉之流風中涓默持國是近漢唐之末造聖天子所以注意老成者豈曰偶然伏惟金玉以副宸衷草茅冒昧不任惶悚

與王洪洲論律簡

採生造蠱二條並流並字指妻子與同居家口而言文意甚明所不必疑獨謀叛條言妻妾子女而以後

別條獨言妻子愚意言妻則妾在其中言子則女在其中大抵律文皆前繁而後簡亦有相蒙之意若言子斷不及女則言妻者斷不及妾耶但女必未嫁者若巳嫁之女亦流爲其爲本犯家女也則妻妾亦娶之別家者當付還之不必流矣惟嫁者許嫁即是而妻妾必巳成婚者此又用法之仁觀謀反大逆下俱不追坐之文自可例見强盜不得財傷人比依白晝搶奪傷人律見比附律條其不爲妥當良如所指再查搶奪律亦不言不得財不知何故比之良可發笑

例文只曰強盜殺傷人其不論得財與不得財可知愚意比依竊盜拒捕傷人律而盡梟示之例似爲協情蓋拒捕殺傷人律原不論得財與不得財而殺傷亦原不分輕重故爾高見以爲何如嘉集奉完附此自惟裁教嘉集發人意慮處甚多倘有餘册尚俟再請不悉

簡劉九澤

生猥以凡庸叨塵吏籍滇南三載疎曠殊多過承垂青不惟不爲督過而棄短錄長毋辱匡提生平知巳

艮謂無多别後物議正騰而門下又從中暴白遂獲免全生死肉骨何以復加惟有銘感而巳門下張太岳公誼親也其積憾在生豈有不知人謂公必有所以酬張之望者而竟無幾微巳出人情萬萬乃保曾參之不殺人者又門下也此豈淺淺乎爲丈夫者所能當哉叨濫大邦無所指措正欲專人請教而適以張門多事暫止玆者過岳陽甦首荆雲不勝馳戀謹專人候問興居無涯心事且不及發其一二也統容嗣布不宜

復曾確庵

竊惟世道之所以治平而民物熙皡如在春臺上者豈特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巳即小小是非皆有定論是以好惡不作而王道蕩平其次未免少有偏頗因其偏頗而矯之又未免過直此固其勢使然而王道之所以難能千百世不能復唐虞之治者凡以此閒生半生落魄客歲驟遭人言幾不能免皆以江陵公銜之此門下所知何敢自暴顧江陵公行事生所景仰而心服以爲終不可改者此心耿耿不敢以私

心昧也彼其近小人亦未嘗不親君子用申韓未嘗不慕周召行秉直未嘗不畏公論獨於奪情進子二事犯古今大惡能免他論而今且一切反其行事竊極其罪波及善類此世情耳未必出　聖天子意也公論自有明時然待河之清人壽幾何所貴名賢巨公若時自珍視外遇如旦暮即畏義引咎而不以動其赤舄始稱難能爾知門下艱苦百狀然此古人所有者所教二公即致尊命知無足爲門下重輕要不敢負平生仰慕之私爾不盡不盡

復歐茂野

濫素大方周一歲矣眼前一二知已無能執手一晤殊覺怏悵門下耿正朗粹大用不究而譽望日起可謂不負生平生雖苟祿而迂謭頗不合時無論當道即堂陛前後求可以露腑肝勦德業如門下者不能一二誦夢語大作山澤豪覽之髀不覺津津動而語其時與會亦可矣顧沖庵雖在薊鎮開府旦夕問事李紹庭王白岳二公品格不同而皆能漸入佳境劉小鶴竟成大夢人生在世幾何而瑣瑣於功名喪其

平生得志一時可爲不朽否也一笑一笑屢辱使致兼以嘉惠拜登聊此布復雲水盈盈仰戀時切不宣

答王省軒

門下蘊粹宣純登崇秉要（禮）雖未及拜覲門墻而側聆四海縉紳之公議兼采三楚士民之歌詠圭璋干莫之偉利已心醉而神慕及於邸報中讀大疏無不公平凱剴切中事情毋思何幸得一承謦欬分惟爲足而忽辱教惠不遠千里豈以（禮）亦有可與進者故不以雲泥爲限而賜之接引耶感慰無極（禮）猥以凡

庸舊濫留垣以議大閱得罪於張江陵過致淪落浮沉於末路者幾二十年彼所以甘心者不一而幸賴南北兩衙門憐察苟延至今然而分量已過四無知已擬於目下解綬舟過龍江定期竊瞻騎從以決平生諒門下者所不嚴拒也拜嘉并布區區百惟垂照是望

簡劉九澤

士生斯世知已爲難而見知於是非好憎紛然之中尤難以生之迂鄙得罪故當路其甘心數選在門下

者詎有不知而南中萍逢郎豪左顧在滇執役益承青視終不以赫赫者之意少薄孤寒而及後又出之於風波震蕩之中此豈中古以後所易得哉曩出滇已告左右無復問人間事矣爲當路子謝世復萌安念且謂世有知已如門下何可不一自效以雪人言而不意叨冒大邪聽之技蚊之力竭於此矣冉冉懷歸擬秋初拏舟東下密邇門墻不得一奉顏色深用於邑謹專人代候與居外雞足荒俚聞已幸塵大筆付之石如有副幅希賜一二統惟照察不宣

復許敬庵

自秦及楚道里不可謂不遠矣致惠遠錫開緘燦然奉誦德音諄諄皆有欲生我而肉骨之意感何可言門下性行淳篤高明之至直入聖域此古人中所少者而量寬度大不以已所能者病人如生之不佞粗鄙褊陋亦不見棄毎欲啓而納之大雅此則古人中所尤少者也生髮已種種强顏逐英達後四無知已而分地在省城日擾擾奔走瑣屑所營且念者皆無益身心政事之務而因循不能自振功名之念此其

不能斷截如此恥艮可發笑門下抱負既宏而時望正重驊騮穩步康莊何但千里而已古豪傑多出秦中育而裁之一歸於聖賢千古一時遥想風神能不鼓舞使至適値冗俗燈下率爾諸容嗣布不宣

啓李撫臺仕侍御

問　禮　本以迂疎謬叨職守大計罪過已彰而暫寬斧鉞皆臺下培植所致荷　朝廷寬大之恩感臺端知遇之厚敢不益矢初心勉圖後效顧分止此矣平生鄙拙本無可取而自視又不肯下人所尤不能者奔趨逢迎以表長掩短此豈用世之器智者見於未形仁者退於未亢今事已暴著時已過亢而猶欲赧顏玷下執事未見童里巷竊笑之矣所耿耿者負臺下兩年匡提曲全之力然而事有固然亦臺下所不深罪也嗟夫曩時得罪當道雖偃蹇中外人不比數而自負其平生以爲無愧昔遭人言知者尚見原以爲權豪之遺孽今欲歸之誰哉而尚謂能無愧也且本道百務叢脞平生過惡指數不及者尚多舊會奉告權要之親知謂歷官數十年門戶不改於舊而積書

不下萬餘卷可以自老權豪以此加憾今又五六年叨祿又二年餘矣更復何羨故除具文外不敢飾詞而直布其區區惟照察焉

啓李撫臺

拜捧温論感刻無地顧職四無知已昨所以暫免竄戮豈廟堂眞有能知職者不過荷臺下垂情下吏考訌中齊奬過分致然夫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三至今者至且再矣能保其後哉夫人之進退固有義命亦當循次第即欲納冠更遲月餘亦何不可顧好

進者人之常情貪祿者士之醜行職亦一常人爾恐數日後本心遂忘終無稅駕地憶昔偃蹇南部吏部毎議遷轉當局者不曰此子褊窄則曰此子迂闊栖遲數年荷部以欵詞委曲得轉雲南意欲不往一二先達謂職得罪不深試一往不得意而歸未晚也不意至彼地雖遠而事甚簡同事者又不以爲不才遂淹及三年當是時銜職者勢正盛同官者尙有其黨與日伺察焉救過不服何敢爲非而制回三年議者大起荷朝堂察職平生偶當同事二按君皆在院又

爲暴白僉謂必其黨與希旨致然得免刑戮夫當制回日仕進之念已絕至是感廟堂之垂察喜世道之清明意謂或可得志遂復忘其鄙劣得備使令而不意罪惡至此雖荷臺下裁成造就而此外更無憑藉向指職者尙在京師來楚者多屬意焉惟不及臺下爾況在京者郎其語未能中職之膏肓然在職則當避其蠱毒臨行定當扣首階下一布肺肝恃垂念不覺縷縷統惟照原

考察後謝閣下吏部啓

閒違罪累大著而過蒙垂察暫寬斧鉞得報之日慚赧悔恨求死不得繼而感　朝廷寬大之恩門下曲全之惠强飯振衣復圖報稱竊念職山野鄙夫斗筲小器叨祿二十餘年無一善狀而罪過叢積有執法所未盡指者每懷耿耿且淪落旣久仰視門墻眞如天上平生不能修一刺執一帋以通名備掃除而於毀詆叢集之際獨察其不然此曾參所不敢望於其母而郎墨大夫所不能必得於其君者而不才如職乃能得之於門下豈亦管敬仲之取益晏平仲之贖

越石父乎則彼猶道旁所横棄若職則久處囊中不能脫穎而徒以其鈍芒刺蠆爲人所厭惡又似不可同年語夫亦門下爲國家愛惜人才寧存駑朽而不虞其敗羣則千百人中寧無如職者而獨蒙闊典此職所以痛悔其平生而感激於意外至涕泣而不自知也顧士所以用世者以才智爲運用以名節爲貞幹而指數不一才智名節俱爲蕩然靦顏就列四顧懷慚欲自分而引退則上感洪造不忍自棄欲振刷以自新則罪過以彰他美莫贖投石搏猛固已不能

出謀發慮尙負一得壯不若人老而棄父遠遊義違
知止展轉於衷中夜不寐旣而思此身非職之身也
且　先皇帝震怒而不置之死冒暑走瘴鄉中途臥
蠻店者兩月飮食不入口者七日而不死銜者當道
伺察十餘年而罪累不著著而當路者逝黨與隨盡
復蒙垂察不幸中常有至幸焉更復何恨而所賴以
報生死肉骨之萬一而世世不朽者非偃息草莽所
能故躍然復起俛首職事以待斧鉞至於守初心圖
後效等語固不敢掛之齒頰畢微衰鄙之夫言之徒

以增愧爾

簡邢知吾

彩鷁發三二日後得不才受詆并榮遷報事有固然
無足驚喜旋得大教祇談尊事而不及不才竊意兄
遂忘不才耶何不以一言及我也至蘄會李泰老始
知老丈見教時尙未知有小弟事差以自慰然異途
風波弟出沒其間習且熟矣兄卒有此轉以時情觀
之得無不堪耶味兄來教心事可知嗟夫出處信有
義命然安義命者惟聖賢爾郞弟雖漫言自遣能無
幾微於胷中耶二十年耿耿頗思自立非常吏事亦
自謂不落人後而落晚至此且口恥矜能心卑銜實
見善以爲常事見不善不能容同事諸公鄙而落之
者過半兩年來所以强顏人後者俟河之清然人壽
幾何而更遭指數郞其言未必中弟之膏肓其所由
來可盡委之不在我耶任亶指始以驪黃牝牡相人
其所厚者自老丈外皆弟所薄郞辱其優容知不爲
得我杜權然執法者數我甚恕恐未必非其轉移之
力此公忠誠雅茂久之始見此弟所以自愧其見事

之晩顧今執法者兄周親也其處不才豈無一言訊
及兄有言其豈有不信者豈兄平日之愛弟皆欵詞
耶弟若以此責兄則兄亦不能自解顧與兄相知在
數月之間而弟之得罪非一日之積其所以然弟能
自信兄可無疑大丈夫相知貴相知心山川萬里路
勿參辰自後相逢杳然難卜神交誼契各闒不朽徃
者莫追來猶可勉趙孟所貴豈無煩羨要當有輕重
於其間此亦自好者常事以弟之潦倒尙不敢多讓
英特如兄見不出此耶強飯努力務保令終漕務旣

畢飲馬長驅邊塞風塵偶一當之亦足以快丈夫弧矢之志旁人邑笑不足顧也舟次大江人便漫布區區外附私記一册乞一覽亦足以知不才落魄之自臨簡不勝依依

啓李撫臺

本司關到捧誦温諭感激不勝鄙劣薄夫二三年中罪累萬狀雖遭指數而尙獲庇全非荷大造何以得此洗濯圖報死且不朽而臺下又有新命負弩出疆然後安命守分不惟於事理爲宜私心亦所甚切而

慚赧日深昏聵日稔既思引退自不得更側冠裳之列以貽士類笑每入軍門背如芒刺是以負罪冒瀆將家至黃猛思奔回扣辭乃敢長發而疾勢加劇勢殊不能專官繳勅印謹此再懇除關本司轉呈外理合具稟

啓張侍御

本司關到捧誦温諭感激而繼之以泣不知鄙陋之夫何以得此於臺下也即欲遵奉鼎命而顧事體有不可一言盡者竊惟二十餘年仕路除初任行人外無一日不在危疑之中偶張江陵厭世自謂亨途在前而横罹多口當時所以强顔就列以指數者承張江陵風旨可無愧也而今又歸之誰哉士君子用世自樹表表令譽廣被措注倘疑未沛而以庸鄙之才抱不資之議靦顔竊祿其何能爲此所以痛悔其平生而甘爲偃息二月中此心已決爲臺下將入境栖遲至今而撫院適又將行本欲再候而慚鬱日深恐一旦不測反成不美是以冒昧懇瀆方迎臺下於黃梅也歸途每對地方諸君道一見足徵公私之福使

職得終執鞭策分可以無大過而薄命之夫機適不偶逆命者即有才不免况不才哉將家至黃猛欲奔回拜辭方敢長發而賤疾日增專官繳勅印謹此再懇除關本司轉呈外理合具稟

啓張侍御

奉到憲牌且蒙有專官申之嚴命知台臺之所以曲成不才者無所不至敢不遵依顧賤疾日加艮所謂飲食言語無異於常人而恍然不樂其勢有不可藥者况士君子立身廉恥爲先棄廉恥而苟且功名亦

台臺所不取仍艤舟齊安必待台臺疏發始敢出境
憲差官不敢先囘謹差黃州衞指揮嚴宗武奉懇伏
乞俯垂不勝仰望之至

啓李撫臺

奉到按院憲牌本欲奔囘奉職顧賤疾日加良所謂
飮食言語無異於常人而恍然不樂其勢有不可藥
者況士君子立身廉恥爲先棄廉恥而苟且功名亦
台臺所不取謹艤舟齊安必台臺疏發始敢出境倘
按院以擅行爲嫌亦荷台臺主持至齊安兩日度日

如年伏惟鑒念不勝仰望之至

簡張龍津孫龍洲

按君牌來知二公所以爲我謀者無所不至第中止
不惟事有不可而私心亦不能囘牌中詞雖溫而實
峻謹泊舟待命亦體面所不可少然亦不能至四五
日也伏乞善爲調停得疏中無疵詞則荷大庇矣諸
容嗣布

啓李撫臺

奉到憲牌兼以憲札捧誦數四不知涕之沾巾也兩
年餘奔走臺下無一善狀而過惡彰聞下貽士類之
羞上孤造就之德臺下敭歷中外門生故吏肩摩背
抵詎乏英俊么麼鄙劣不塵斥之足矣而溫詞特典
如家人父子然惟恐其不得所也生死肉骨豈惟近
世蓋前古所少矣人非草木寧不思奮而忍復自棄
方嚴命耶顧職之處心積慮非一日矣自濫仕籍除
初任行人外無一日不在危疑之中徒以得罪中官
及權要之故稍入亨途而罪過益彰此豈惟不敢尤
人郎付命之薄不應至此不學無術動輒得咎所宜

自反而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平生不能容人之過人
豈獨能恕職兩翻彈疏傳布中外郎蒙　朝廷照原
皆未經勘明徒以舊時狂態姑從寬假知不知懷疑
藏疾視職爲何如人而尙欲頂冠束帶揚揚於士民
之上有所措注就尺寸且自負而詫於人曰此心無
愧誠强詞爾故戶求居常如負芒刺所稱疾病雖若
近僞而實有不可盡言者因思家父先母止生職一
子先母之背不及親殮痛已終天今父八旬矣來日
幾何而懷慚戀祿展轉於心攢眉强笑憐諂相半殊

有不能一日安者故明知台臺旌旆將發寧不欲負弩出境況値脩𢹂從舊典敢不奔走將事而自便其私失常已甚此等作爲臺下試察之更能居官視事否也業已就途郎奉嚴命抜來赴往人將謂何故復敢冒昧祈懇若夫造就之高厚則行止如一子孫世感不惟此身已也伏乞照原不勝惶懼仰望之至

啓張侍御

差官回後固以方命爲懼尤以照原爲望正在怏鬱而撫院命亦至進退維谷具啓再懇其不得已之情

頗悉不敢瑣陳伏乞一體垂鑒得於題疏中少寬斧鉞則感荷益深極知冒昧不勝仰戀之至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書

復張龍津

生之去就何足動兩臺意顧老丈過愛借之以成就不才然事勢終有不可者謂接來赴往非體爾性去後恐有乘隙而陰擠之者昨已告之洲老若老丈則量所不待囑今亦當少俟其命得命惟早教之爲望所云中策豈謂齋俸耶連日舟中一臥甚便恐長安道中風塵不以易此也諒諒

簡郭明龍

不才叨濫大方拖愧東歸不能少申鄙素而過蒙垂念冒雨遠顧江干加以縈錫教誨諄諄不以失路人藐視也感刻何可言世道需吏達人柄用正賢俊周行之時門下抱師王佐帝之才踐玉堂金馬之奧綸經密勿屬之分內與時沾沛汪涵濡身滿腹山林枯槁寧無分外餘思舟出九江回視黃鶴白雲雅隔仙凡八回謹布區區百惟照原爲荷

復孫龍洲

久仰重望一日得執鞭策自慶師保在前得以朝夕模範而不意事有不能盡如人意者不才禮生平之不幸毋如此然泰老丈片詞旨依附名節雖庸儒鄙吝不覺勃然古謂以友輔仁良非虛語此行雖已貽羞士類然尚不至濡尾載溺則拯挽之力敢忘所自初三日抵黃遇敝同年徐竹峯謂事體不可任性少留一二日所以存兩院之體而使無他詞抵斬又爲李泰老及李夢池留二日兼以石尤爲姤十二日始抵江州拜大教且領嘉惠其獎與之過存念之至皆出分外感何可言老丈英才卓識自係世道重輕社稷有福寧能久滯外察使回聊布鄙悰百惟照原爲荷

復張龍津

不才歸念已久所以濡遲者謂淸時良會不忍永訣誠有杜陵之愚爾而罪累日彰不得已鼠竄尚可言去就耶平生不解治生自此抱膝長吟尋村中學究相倡和得一僻句自謂名言以樂餘生分願足矣尚

敢有他說而來教云云知老丈爲套語然非所以施之道誼骨肉素相知愛之間也何如何如恭到腆儀皆出格外遵命盡收納纍纍然未免以身爲溝壑矣統容閒舍嗣布不宣

簡海剛峯

奉違台範幾二十年矣老師忠貞粹懿居則蒼生引領出則元老讓德茲且陟崇履要平生蘊抱盡展而社稷生靈俱荷洪幪即古皋契何足當也問禮謗鄙庸儒非不景慕前哲以期不負門墻而離披末路屢

遭人言知者疑不知者笑愛禮者謂自反無愧人言不足惜而忌之者且反脣乘隙謂爲不達時宜若其罪累之所由來則識者無幾矣即欲靦顏在位以報朝廷而義有不可以故投劾東歸小舟過石頭懷仰門墻猛欲晉謁一挹春風不惟不敢闌入都城而慚報萬緒趑趄莫進但此生已矣行將與草木同腐雲泥更遠又有不能恝然者謹專力一叩階除而因以布其區區乞於清暇賜一展覽庶足以見禮之罪累未必盡由自取而死後游魂尙思依附淸標嗟夫亦妄矣方今賢俊孰不周行其不理於口者庸穢可知而尙欲嘵嘵然曰於周行中之第一流何其不自量至此況身既隱矣焉用文之面名節爲士人根本可不白於庸衆人不可不白於有道君子也是以不避煩瑣冒昧陳瀆匝惟垂鑒并蘄珍玉以答 明時爲荷

復王竹陽

問禮山野鄙夫不自意得備使令門下垂情年宲忘其固陋敎庇多方非不感激思奮以圖求終而罪狀

昭著即荷 廟廊原宥曾寬斧鉞顧以不肖之身蒙不貲之議强顏人後曰此心無愧也五尺童子腹誹之矣因思二十年奔走皆羊腸曲徑不能自展尺寸此後更復何望故不能少需尊駕亦意巖廊虛席已久尊駕亦無反楚定期遂爾肆其鄙步而上負 朝廷生長之恩知已曲成之愛下孤父師之敎慚愧百端而差可自慰者山中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二子雖皆犬馬一可與讀一可與耕老父猶能躡蹻登山不甚爲知已憂耳門下德崇業懋晉登三事屬之分

內令器美才天既生之而復奪之此其關係不在一家外人驚聞尙爲隱咽況於父子之間顧死生貴賤均屬於命痛之無益此在門下自當爲　社稷蒼生割情保重山林枯槁後望殊深使來辱敎惠兼念家父交腆交燦舉家感激後晤無門臨簡不勝馳戀百惟照原爲荷

復張龍津

奉違數月謂天上故人不復知有山林枯槁矣乃承敎惠遠頒且榮及家父雖諸公同賜實門下主持之

何敢忘大德也尊敎謂生不能勘破此關誠然誠然士君子以用世爲志得時則進失時則退得意則喜失意則憂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聖賢皆然何獨生也所貴於士君子者以禮進以義退守義安命而不慚於齊人之妻妾固平生所勉强而不能者大率賢者在榮顯則薄軒冕而以山林爲樂在幽寂則輕巖壑而以廟廊爲榮此修士之常未足爲異惟進能有爲退能自修斯世所難而生進既不能有爲則退亦何能淑已抵家數月落魄益甚差可自慰者田園無恙老父猶能躡屐登山兒輩以下皆如常知生所以歸之意非出得已歡然如昨雖賤內意頗不自得而見其子婦如此不覺失笑喜而可知也長小兒尤恐生無聊每具貲召客道生出西湖天台一遊而生所倦者奔走且惜費不能也所嫌飽食煖衣一無事事爲世大蠧前輩謂此日閒過可惜良非虛語而不敢以盡告門下恐門下又以破關請我呵呵丈豈誚生者愛我深固以言戲我而生亦敢戲公燕說郢非郢意爲益良多敢不自勉老丈大才也而樞機更密

異時作用必有度越前輩者何憂之有孫龍洲明爽遇事發之急而且盡洞然知其爲君子其力贊生行非世俗所及生感之無涯而不幸至此良可痛悼生雖偃蹇回首視之所得多矣所附書禮返之甚當但中必有妙論得返其禮而存其書爲惠尤多詢來使知其柩尙未過蓬萊當走途中一哭存其生者雖異出而一時相與之雅似有不能已者門下榮轉不遠使還急漫筆無次統惟照原不悉

復賈宏菴

倉卒離楚不及一奉顏色至今抱歉抵舍郎有傳門下命者察其偽鄙之命雖偽而亦可以見老公祖垂愛之深郎姦小亦知之也何幸如之行時初意本欲代老公祖齋捧幸龍老難之遂得脫然長往不然則此時尚在長途衰殘之軀何能堪也過貴府會史禹門公備得其居山之法抵寒舍試之委爲有味所不堪者不得與天上故人聯轡促席塊然爲天地間一大蠹深可愧爾承遠教腆惠兼以文繡寵及家君敢不九頓拜命之辱邇來動定何如時清道泰尚惟珍攝以膺殊擢不宜

答黃雨高

承教雖溢愛未免過譽而推本事情何見我杜德機如此耶不才既以老婦掤衫而見輩復以田舍翁家舊尾盆見詆良可發笑昔人謂父不得而授諸子殊非虛語然弟非好爲此無益閑中視塾課不慊人意既不免技癢又不欲顯言塾師之失把筆伸紙意彼覽之將自悟而徒博其吸吸猶然且寶燕石而什襲薄當世而思以待揚子雲於後日嗚呼亦腐甚矣辱道及敢以一二呈覽幸賜指教毋徒曰村學究其可以言餂如此也大賦聲金振玉左長楊兩都而直追卜居漁父不惟善於自寬且足以風世而序中數語尤見警策大軍在後其先鋒自破人膽此不朽之業非爲學究者所敢品題也杜律心解素不見其書辱論當偏訪之不宜

復黃雨高

託庇僅能襄事比舊塋略似可觀蓋不幸中之幸承念及感感不才多過爲鄉里兒童所侮與之較益非

長者業已有言聊呈一笑艮不可使聞於隣國也別教悲哀中得學博書意其嘗生也漫答之不意其致之當事者又寧意其有作僞如尊教而當事者使之嘗生哉顧吾輩潛伏衡泌心苟無瑕餘似有不足惜者故向置之不聞若門下則大度汪洋尤似可不問也何如

答陳省齋

久知借重謂爲旦夕階梯爾不意敝郡子民有福眞得蒙被大化固知不過俄頃而風度之襲人無不歡

欣鼓舞況素辱知愛而竊欲自附於下風者哉慰甚
慰甚老公祖磊落大節經濟洪猷振古今而標日月
鬱久而伸其爲社稷蒼生之福不淺榮進又何足說
生以跡蕩之才褊小之量不勝悠忽歸以荒村所幸
家君老健田園有主雖凶歲衣食可以無憂而性拙
寡交村中四顧無可道心曲纒愚昧者優游日月不
過白首作書蠹爲可笑耳從者下車不能造候而先
辱垂念感歎俱集布復間戀仰徽私益爲飛動不宜

答劉少華太守

老公祖下車兩閱歲矣山林枯朽不能一叩階除去
冬辱騎錫玆者又辱教惠且奬借過分奉誦未終不
知汗之浹踵也追惟待罪仙鄉席不暇暖不惟貽誚
於蒼赤而素仰如門下幸接光彩不克少展斯須毋
一念及恍然失措不意獲在甄陶中何者不可自致
而孑然自外於名教以門下之大雅不致睚眥出尋
常萬萬矣乃垂情破格溫腆兼至自分何以得此哉
且感且愧嗟嗟士君子濫側冠裳之末即反初服禮
法名義豈容遽棄而偃蹇無當自同傲慢自惟進無
補於明時退當與草木同腐兼以麋鹿之性結束登
場不能盡得賢豪左顧況巳投放猴冠猩履際時巨
目誰無黑白復離仳於人前即垂愛如門下恐亦當
撫掌是以逡巡下流而荒村無一可與語者惟閉戶
作老書生然蠹鈍終無一得益就淪落仰視公門眞
如天上而坐老公祖春臺中里門村巷雞犬不驚優
游卒歲不自知其不可也恭惟老公祖粹蘊宏猷敝
邑雖荒陋老幼無不謳歌舉足廟廊屬之分內顧陽
春之布每先幽谷然不才所以仰答盛大者終無他

技也感愧又何可言對使拜嘉聊陳鄙素惟鑒

復盛淳菴

程君來拜大教蕩然溫慰皆肺腑之談深山草莽中
得長者片詞已爲空谷足音況盛大如門下平生所
辱愛而尤仰者哉然覩簡末及詢所由蓋已隔歲海
內同袍相知有幾朝參暮商詎惟合并即魚鴈之升
沉其能旦夕期而至哉且喜且悵門下厚積薄發遨
遊山海隱然望重東南而弟且碌碌波沉日暮思尊
巳悔其晚嗟嗟　聖朝網羅賢傑惟恐不得及得之

性恐不終其用意亦厚矣而人心不同命稟各異扳腰鎌以刈園葵寧無拊髀之思顧自古賢達遭此者不少良能自反無愧肉藿之味分亦不多而安享太平視吞聲斂臂於赫赫者之前即得尺寸能幾何哉荒村寥落四顧無可語心曲者尊教理舟渡浙漫耶信耶誠得門下泛舟西湖過西陵濯足鑑湖若耶以探禹穴而弟亦搴裳於從者之末覽今弔古撫掌高談仍送仙舟西渡且亦與程君有宿約即踐之以盡餘與詎不大快淸秋寒暑適宜問途爲便程君去謹

布鄙陋臨楮不勝馳戀

復縣大夫

本縣夫役用條編銀雇募係一省通例未嘗不便但定夫數與工食時縣無正官委來隣司以意懸斷謂道僻只定夫七十五名即如其數每名工食七兩二錢亦係在官人役常額而又減作六兩故應募各役往往告困且立法之意原謂以額定募夫供一年之用即一月不用一名不減其値即一日用至數百不爲別增而黠猾者乘縣官可欺遇上司按臨故意短少謂夫數止此拘楓橋鋪戶轎數爲一大害故前時亦有改用里長夫者非雇募也徑免其條鞭之銀捱年輪撥每撥一年二名其弊則該房得以上下其手有力者整年不撥一名無力者差過又差不才亦嘗不避嫌疑告當事者豫照各年丁糧多寡排定册籍輪撥而不久別弊又生且里長散在各鄉其在官聽役者不過一人而爲夫者皆在城積年雖貧寒亦多計見縣中用夫急追責里長則應三五分者以一錢雇之不行故用里長不惟非條鞭本意亦民間所不

願然該房旣利於用里長則其抑勒應募者未必不多方豈惟夫額不敷即敷誰肯承當其勢必至於用里長而後已以生愚見則條鞭雇募行之一省何獨本縣不可行哉額或不足則有增之而已夫增夫數十名工食即至整百散在各丁糧不過毫釐視七十五人之困苦孰輕孰重此不待較而下旣顧忌上司亦未必相信故事多阻滯若用米行則出於米行自取張公祖一時有激而爲此原不以爲常法不待論者也辱下問無所顧忌惟高明尊裁

答屠赤水

讀由拳集知門下之陵跨古今爲海內所推服者不虛矣顧公既暫𠕅委戢而不才復淪落無當生同疆域而杳若古今翹首東望徒耿耿耳今姪孫來忽承大敎推奬過情而且謂有耶溪苧浣之興豈惟山川借光企仰宿抱將得少紓而或者謂門下卑視一世胡肯輕以一字及不才必僞簡耳生意實咳謦得竊聞之郎履亦足珍詫況令姪孫惘惘可敬此書有別腸者但敝地荒落館地一時難得容徐圖之耳臨

楮馳仰不任統惟照存不宜

答陳省齋年丈

從者下車不數月而懋實宏休照耀山海且弗言他卽夏間羣盜假饑民名色擾動無邑非法令得體寒舍左右已爲萑苻之藪其能高枕至今日耶此雖從者餘事而叨在庇蔭中者自不啻口出榮遷爲內召地爾旦夕定別有嘉音登崇據要一展其平生忝在愛末拜下風者能無榮光生衰劣甚矣但可閉蓬戶展敝篋作老書生倦則率孥兒在老父階下嘲弄風月終歲不覿一衣冠長者不知往來晉接之禮儀爲何物所以翹首龍山時切瞻依而終抱曠廢之罪亦不自覺今從者且飛騰矣雲泥益遠四海英彥落落殊途偶爾契遇而私心自喜謂可附臭味者幾人而對面千里後期寥廓郎草木能無情哉拜敎惠不覺銘感對使布謝諸惟珍攝以慰朝野厚望不宜

答王對滄

高情雅誼仰戀殆無虛日楚中辱敎惠方圖備謝而倉卒投劾遂至曠缺罪歉萬狀自借重敝省洪猷渥

澤時竊沾被翹首吳山雲霞咫尺而終不能挐一舟西渡以挹光彩草野偷情遂成習慣大雅汪涵不惟不爲督過而復承垂念榮感又何如耶生之蕩鄙門下所知歸山以來益就荒落門下勳崇望茂　廟堂虛席已久諸惟珍重以膺寵眷不宜

簡邵梅墩

雲泥勢隔不奉音容者十餘年矣門下鴻猷駿烈彪炳中外秉鈞衡而熙　社稷同休共輩所不待言而晢臥東山似出人意外然　廟堂虛席旦夕間　鳳

詔蒲輪且在龍山之側矣珍重珍重不才偃蹇衰殘其出處之無當雖妻子羞與之言兼以山中荒落無一可與語心曲而玩歲月者所喜衣食無缺日得閉戶作老書生然所作者實小書生業耳嗟嗟士君子淬厲一生遭遇明時上不能分肉食者一手之勞下不能宜痾仆者一夕之急羣鹿豕友漁樵百年幾何而老父在耄二小兒皆庸才無可望遠大者三孫就外傅矣而庸下過其父與祖豫知無成令兄老師模範西河一脈遂將寥寥矣蒙周家叔辱造就但慮其

才力不足以大赴弩望京歸時道門下者生死肉骨不才之意感刻五內顧小才分定如大匠之顧盼何然未嘗不因之生色也時抱耿耿而習懶成性向缺脩候茲因令弟之便奉問百福不盡欲言

簡時乾所

三年陶冶吏畏民懷而不才既過蒙優假復辱推獎銘刻何既春事畢山澤老幼無不企仰舟車而海防宏濟非大才不可 廟堂自有碩畫夫復何言知巳榮履株守林壑不能少申鄙悃而教錫華帋榮愧交集海山相望兩日程耳懶僻成性安能走候台光觸景瑤雲徒成耿耿不宜

答龔瑞山

向年承盛欵兼以珍錫高情雅義向浹人肝膈令姪棘栖敝地因得備悉動定更深仰慕茲來乃辱華翰開緘爍然皆眞切之藹著石之談而仙樓彙彩儼然在目恨不插翅夫生本鄙拙兼以敝地荒陋無一可與道心曲而娛日月者仙景如是且仙翁又不嫌俗客而能不垂涎一望淸光以消客塞哉顧登龍之期

容與令姪另訂爾又聞道體甚健家君年雖在門下者伯仲之間而强力不無少讓矣何脩而得此哉門下功業未究去角者予齒豈天道然耶健羡健羡春和量福履益隆諸惟照原不備

簡譚日海山人

平生仰從者高致愧宦途日左無能一引手爲公增重此心耿耿顧蒙不棄引爲知巳雖江山萬里而夢想常懸今生且益淪不類矣而遠辱垂念開緘光彩爛然蓬蓽因念世情雲雨事所必然而老丈高義如

此何以當哉記金陵嘗言令嚚金玉之質今必追琢薦之　廟堂矣而書中不以教我何也生雖歸田衣食郎荒歲可以自給老父强健兒輩雖不才亦可督之爲善事特生素寡交遊村中無一與共心事者殊落寞耳邇來動定何如臨楮不任馳仰

簡黄玉梁

辱下問遂肆其鄙眞所謂唐突西子矣內孤字俱改不肖蓋孤本諸侯王之稱邱文莊公謂幼而無父曰孤今喪父者未必皆幼不若俱稱哀子爲當愚意是之郎名刺不妨同俗文中避之似爲穩當不知尊意爲何如耳餘删去者皆有鄙見姑不一一伏惟照裁

簡朱金庭

問禮僻處林壑日就鄙陋遼遠門墻豈惟雲泥自分亦以畏入城市蓋野人之性則然自謂必見絕於大人君子而一時僭妄不意門下者怡然鑒念側聞往事汪淸湖公納采於翁榮靖公人有言汪之貧者翁公曰吾正取其貧耳今禮之庸劣不能拜淸湖公下風萬分之一而執事者門第世德視榮靖公又不啻倍蓰而已乃略無非偶之歎不絕與進之路此其風度之高出古人在執事固不足言而不才獲福於非望其世世不朽當何如也執事勳業在　朝廷德望在海宇　黄扉虛席已非一日恐且夕赴　召則攀援無地不盡鄙悰別有介紹伏惟尊垂不勝仰望之至

簡朱石門

久不領大教仰企殊深顧鄙陋成性不能步布區區於下執事惟因風便得聞動定榮光則揚眉鼓腹而巳今之論交者莫不曰不以幽顯異意然時異勢殊翻雲覆雨亦何足怪以生與小兒之謭劣仰門下之英碩加以門第世德之崇卑遽萌妄念孰不傳笑而從者略無難色此非畧勢分而念平生一日之雅何以得此此其銘榮受福流衍世世非今日一言所能述也榮上諒已有日不盡鄙意僭申別紹惟照察之是荷

復徐漁浦

問禮結髮辱尊翁老師造就眞不異父母之於子弟

顧鄙謭不能自立後十餘年始至京師入門墻即得覩賢昆玉麟標鳳彩退而竊念老師在敝邑長育人材一念不啻文翁之在蜀還食其報宜有然者自後沉淪不得朝夕于桁馬之側又三十餘年始得拜車塵於都門過蒙垂念凡百爲之左右舍親陳葉二君毎道之津津在齒頰間尙有餘味竊思潦倒遲暮所以圖報世德者惟有不敢自棄而不覺失措還山以來雖此心耿耿而庸僻如舊無可奉聞新邑大夫下車拜領華教始知動定百福第老師大用未究門下

英猷爗爗更出尋常恐旌騎終當北指使深山中歌堯樂舜者得所倚賴爲懸望耳緣伏苫次久失脩謝禫後數日適邑大夫從者之便謹此臨楮不勝戀戀

副簡

老師治行舊曾列之邑誌但拘例未能及其詳殺軒公矜政井井父老觸景興思莫不曰五十年得再覩漢官威儀非老師德澤入人之深何以有此生復語以門下之表表無不舉首加額意有所屬而敝邑誌係生僭妄本不成文不意屢爲好事者私竄益致有識者掩口閒中不揣尙欲增損一二統容嗣布不宜

簡徐臨川

三年之喪而弔孔子以爲虛然曾子曾以母喪哭子張生於鶴山公兄弟之義不減二賢踰兩月不一臨殊不能安朋准往矣乞語主人成禮即返不飲酒不食肉彼此各以禮相與從者左右其間出語鄉里親友可無難色未必非厚風俗之一道也千萬千萬

復沈秀才

不意中得華教足仞垂念往年蒙顧雖健羨英畏不

能少致款曲至今抱歉賢明乃能如是耶聞餐純抱偉來秋定當大發小孫輩雖學操觚無一當鄙拙意者辱齒及愧愧秋冬燈火正堪精進百惟珍玉不宜

萬一樓集卷二十九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啓

啓三司諸公

某猥以庸愚叨隨史隷過承優假不惟禮數之寬深衜成全得脫流離之阨逮及臨行復蒙蕃錫旌旄出郭勢略堂階絃管傾杯塵淸客舍歸途萬里總依日月之光翹首五華無限雲山之感

復夏簡吾啓

政隆敎擧變化理於一方德積道與垂典章於百代欲新方策不啚凡流旣上告於監司遂俯申乎使命詞存優獎艮逾華袞之榮光享用多儀不啻元纁之稠疊顧秉丹鉛以有事愧乏艮史之三長而栫蒭菲之不遺敢惜愚者之千慮謹當趨侍用助編磨囙雖援舊爲新苐拾諸儒之緒必使信今傳後足稱一家之言始有稗於艮圖庶不孤乎雅望效蠅隨以致遠頓減窮愁羡雀躍以拜嘉先申固陋

慶張應泉壽啓

慶轉弧辰正展專城之驥足歡均轄屬尤深入幕之鴻私聊備菲儀用申遠敬顧南山之頌不及躬致於堂階然北斗之瞻實則心懸於霄漢禮慚成享望切包涵

三司郊餞帥視吿大廵啓

九天湛露肅將淸炎徼之塵萬里驄軺同馭動陽關之色僭偎郊門供帳少延僕隸弓旌謹齋宿以輸忱祈垂情而終惠恭惟臺下秉心正直執德宏深端笏整容獨擅蘭臺風采停車問俗永綏荒服冠裳自宦

府以達於閭閻曰利曰弊巨細總歸經畫由會城而推之邊徼若夷若漢賢愚咸沃恩威擧其最大不兵華而底定三宣郎所尤難斥崖岸而巖寘百職金沙檢海水若浚而愈深太華點蒼山不言而增色故雖在覊縻之外道不拾遺而自有監察以來人稱創見車懸豹尾觸斂氣以如新簡執蝴頭挽繡衣而還侍旌戈簇擁道路除嚴曉日五華彩騎暎蠻王之負弩和風六詔祥雲擁漢使之歸槎某等叨承節制均荷裁成義固屬於執鞭情尤深於臥轍關亭梅柳色已

衝寒潰潦谿毛欲因羞薦伏望俯垂監察暫弭麾旌
出祖道以陳芻固愧有司之職分徹驪歌而納犒益
徵無已之至情某等不勝祈望榮仰之至

與瀾滄兵道同賀巡撫王毅齋公壽啓

伏以陽德復亨華晨胥屆祥雲七澤嵩高昔喜生申
彩日五華海晏新逢頌旦駿望久隆於麟閣鴻施早
麗乎羊碑衛其身而衛國衛民三尺尚餘玉劍得其
壽而得名得位九重正啓金甌某等光依北斗每居
六詔之先祝效南山敢在三藩之後謹專介紹用展

纖忱

與瀾滄兵道同賀帥院元旦啓

伏以三陽景會喜斗柄之回新萬里邊關幸星軺之
在望履端懋慶六詔同春冠冕宜文百蠻獻歲逢佳
辰而增戀占瑞氣以輸忱恭惟臺下望重朝端仁行
徼外激揚獨擅清瘴癘於幽巖愷悌兼施轉陽和於
窮谷三宜不兵革以底定百職泯崖岸而威嚴銅柱
金沙異類同登泰運濯滄洱海發生更荷春陽茲當
元會之初益見昭蘇之滸閭閻簫鼓老穉歡呼山澤

雲霞官民快覩是雖冰霜曉日玉節已弭關門而桃
李春風豸繡永光荒服詫居蘇之曙彩總分齊色於
岷峨振豹尾之雄輝黙轉韶華於金碧錫福乃為斂
福祖道風清先春所以宜春天門日麗某等習聞塞
曲喜見春盤頌起椒花遡榮光之有自杯傳栢酒欲
獻壽以無緣同睠年期謹專介紹伏願德與歲而俱
新道乘時而益泰螭頭封事遥開白獸之尊鼎鼐領英
標早得金幡之勝某等不勝榮慶仰頌之至

雲南三司請按院啓

伏以仁敷邊徼固隨地以生春義切宗依每披雲而
望日再申鄙意同懇台垂恭惟臺下朝端綱紀道揆
儀刑固不易以近人尤嚴明而執法三年報最望益
重於兩臺萬里宣猷化正行於六詔茲當竣事暫弭
偏方固知地異衝繁得清心以省事因欲神凝貞一
爰慮善以圖終無非為國為民豈曰惟安惟逸顧藩
城為一方都會居中馭外雖云鼎立三堂尤重者按
臺之糾察而瘴厲在九夏方張節陰宜陽雅審天成
百福防微者古哲之遺旨況某等均有休承慚無遠

識軀長筴短固荷裁成面命耳提尤恩朝夕曾申鄙悃未忝幾徵敢忘千一之嫌慨冒再三之瀆伏願上珍玉度俯綮輿情負弩鳴鑾借兩日有司之力揚眉輾色慰一城父老之心則昆海之波不揚而加巨五華之彩黙引而增長某等不勝仰望之至

代王上舍請謝大尹啓

澤沛棠陰共喜陽和之播樽開松徑私申愛戴之忱顧援濆在分非宜荷覆庇於常加厚迂疎末學每辱陶鎔孱弱小頑尤蒙甄錄一家樂利百歲遭逢況此

清秋相維嘉節斑毫朗鑑既已重駿價於一方錦轡長征行且奏鴻休於萬里輿隸且爲生色草茅能不怡情敬瞻車騎之榮馳謹潔豆登而肅候澗毛汙潦敢曰可羞於王公牝牡驪黃素恃不泥於色相遂忘僭越用布纖微伏望少弭旌旆俯臨蓬篳率子婦以羅拜生平之愛緣克遂於一時郎燕雀且喧鳴意外之光華足誇於百祀

啓任侍御

恭惟臺下殿中執法海內儀刑借重一方自官府以達闔閭闓簡命而相爲雀躍仰台千里由會城以至邊鄙計期日而共待鴻休問禮猥係凡材叨塵末品登龍峻閣固愛緣於平時附驥長途幸遭逢於此日僭裁箋牘祗候旌旆

啓任侍御代作

恭惟臺下度越物表望重朝端自昔攬轡於兩淮已沐澄清之餘澤乃今秉鉞於三楚得專覆庇之深仁雖草木皆動輝光在迂拙尤多慶幸想都門之旌蓋仰切摳衣念遠道之風塵俯慚負弩

啓任正守代巡

伏以東皇布德見造化之無私南嶽回春荷調宜之有主謹望雲而占瑞因稽首以輸忱恭惟臺下望重朝堂仁行江漢首籍權姦之賂產精明與渾厚兼施隨詢閭里之隱微都會與遐陬洞燭轉陽和於幽谷函淑氣於嚴扃冠冕敷文新運聿隨乎斗柄履端懋祉泰交景介千星軺問禮本以迂疎猥蒙優假屆良辰而雀躍勉仰龍門守憲紀以駒隨慚看鳳歷謹專介紹用叩台嚴伏願益崇舊德晉迓新祥白簡黃封

獨啓歆尊於天上清霜湛露永歌麟趾於域中

湖廣三司賀撫治郎暘方公啓

隼旟熊軾分疆擅四省之雄漢水方城開府據一方之勝惟朝廷軫念南國謂撫治非蓋世之才不當其任而臺端養重東山即簡命必獨坐之爵始暘其猷爰采譽望於斗山遂借勳威於鼎鎮秦關蜀閣共仰雄風豫土荆郊咸瞻化日某等濫竊封疆之責欣承棨戟之光景戀台階徒整冠而引領奉揚憲典實鼓掌以紓眉謹專一介之微用致多方之祝

湖廣三司壽任按院啓 時任住劄常德

恭惟繡斧臨邊荷風裁之遠播蓬弧届節仰景福之彌昌況當首夏芳晨更際清平良會事偕時而兼暢感與應而交孚瑞氣獨鍾芷水桃源倏聚休嘉於南極祥光四燦蒼梧赤壁共占遐算於西臺某等株守憲條斗依台度致岡陵之私頌同看衡嶽卿雲念松栢之英標定作漢宮畫棟雖敬承大雅篚篚珍饈不敢以上瀆清嚴而濫沐洪深沼沚潢汙少假之以下申明信專馳一介共祝百年

啓任按院

本月初六日准本司關蒙本院批詳將上江防道印務行職兼理除遵奉接管外竊念職猥以凡庸濫叨任使即本官尚多觖曠更別署寧免迂疎況此江防控洞庭而據一方之要會且今迅候值春漲而當累歲之飢荒回省往憶二豎膏肓既已遺父老之笑勉圖來效五日京兆何能增保障之雄顧承雅度之優容仰荷德威之誕被謹循尺寸庶保尋常理合稟謝

湖廣三司端午節撫按兩院啓

天中佳節自昔稱祥境內流風於今尤重驚憐物候殊深朝夕之思違遠弓旌莫展起居之敬因緘荆篚用佐蒲觴固喜惠澤溥而江漢波清競渡偏宜飛棹兼荷威望隆而邊關警息辟兵奚取靈符俯沃餘休遥存景祉

啓趙中丞 代張龍津作

恭惟臺下抱文武之全才懋安攘之大烈建牙閩越已清南海波濤授鉞燕關仍倚北門鎖鑰蓋法臺嚴峻貳丞允屬具瞻而畿輔叢繁綏輯必資名世是以

九重簡任允孚四海輿情某厚在門墻宿荷栽培之
力睠臺江漢時新仰戀之私喜寵命之人傳竊餘休
以自慶因緘尺素用表寸丹所羨玉節增華首方輿
而誕敷聖化行看金甌啓覆忝密勿而共葦皇圖

一啓顧青嶼

恭惟臺下德秉純全業崇廣遠膺冠正色巳端模範
於縉紳驄騎生光更借激揚於江漢聞望隆而先聲
下襲風度別而僻壤遥承衡嶽之勢增崇洞庭之波
頓息問禮偎係凡庸叨分鄙幅愧非利器當盤錯以

何堪幸就法程仰枌榆而竊慶謙尋舊典用迓前旌

賀王對南閣老公子解元啓 代作

燕城曉日鳳儀遥燦芭翎汾水秋風鶚薦獨摩霄漢
惟仁徽在於有後故英步自爾無前士類同榮鄉邦
更切恭惟閣下忠貞體國愷悌作人教蚤重於義方
慶懋延於後胄宮墻鼓篋蛾術蜚聲弓冶箕裘麟振
穀似展也稱萬人之傑巍然爲一省之魁雖庭訓之
素嚴惟恐先乎寒士郎典章之增峻尤致謹於世家
而太史占星文運蔚晉纏爲得歲爰有司秉鑑明揚
宗湯立之無方曙色分而彩榜高懸共詫空群於冀
北歡聲沸而芳名首著爭傳擅價於天南且弗云駿
業遥承韋之賢伊之陟世濟可卜而行見龍墀獨對
宋之郊漢之董時望先歸某幸同里閈遠滯江湖正
席以展鄉書竊想枌榆瑞靄斂襟而歌世德還依槐
桂清陰肅具素牋恭申短緒國有臣家有子得名得
位旋看隋坐於鄉屏裕於後光於前惟孝惟忠永願
勒銘於彝鼎

賀楊冢宰子中鄉試啓 代作

伏以庭訓多方懋著儀刑之實鄉書彙選式宏世濟
之休惟駿烈邁乎前脩故鴻慶流於後允道存光裕
喜動縉紳恭惟門下海岱人豪帝王師表郎官業之
豐懋總勒鼎鐘而邦治之晉膺益懋衡鑑海宇賢愚
得所門楣內外揚芳霧雨連朝巳變南山之豹風雲
千里遂連東海之鰲出蛾術而鶚薦秋霄論舉值昌
明之會式螟穀而鹿鳴曉日周行屬文獻之家世美
定不讓乎關西群空巳騰稱於冀北桃花嶺畔景氣
增鮮蕡莢堦前御屏豫設某素緣謭鄙仰荷栽成推

報國之微忱固喜明揚得士本通家之末誼尤欣奮
徙逢辰謹布尺牋用申寸緒佇望公車獨對行看皇
業同襄忠於國孝於家弓冶之休風遠播彰其盛傳
其美棘槐之瑞日常浮則計偕有光於漢而世德無
忝於伊某不勝云云

同節書

恭惟門下德超前哲膺景福於泰來誼重同寅循彝
章而晉錫雲牋綺句開緘動韶濩之音瑤帙華函入
室掩元纁之色謄幸隨驥尾嗟歲月之蹉跎每捧魚

書感情文之兼至受而不報捫心慚禮義之中始在
有終仰德慶貞元之會伏願益嚴素履懋迓新祥溥
德惠而徧播陽春乘熙晨而入持鈞軸道隨時暢普
與人同謄不勝感荷祈望之至

邀藩閫諸公遊春啓

清景固在新春宦遊偏驚物候敢洗行廚於竹裏恭
祈立馬於花邊盍雅道之所重者弛張而世路之不
常者聚散各假片時之休暇共成千古之風流晤貴
及晨意非在酒

三司公餞任侍御啓

豸繡觀風仰丕猷之宜著鷩車計日祈餘澤之汪涵
情固溢於攀轅禮竊緣夫犒從謹陳俎豆敬迓弓旌
恭惟臺下正色立朝輸誠體國擅蘭臺之風采望已
重於九埏振驄轡之霜稜化早行於三楚盍激揚本
仁義之中凡在仰承莫不畏夫威懷夫惠而弛張得
緩急之度苟經裁皆足憲乎古準乎今大業無疆
銘鼎彝而莫磬前期有定整簪笏以言還曉日照城
樓黃鶴白雲縹緲如知戀德春風拂江驛晴川芳草

幽閒若護行舟某等均以迂踈忝叨優渥千里附驎
蠅驥百年勢阻雲泥想北指之旌旗神疑同往探西
來之河漢意與俱深敢因山閣之臨岐僭偎郊門之
供帳谿毛潦水詎足薦羞岸柳關梅僅堪攀折伏願
俯垂鑒念少假清嚴出祖道以陳芻固屬有司之常
分止驪歌而更爵益徵無已之至情某等不勝祈望
榮仰之至

答時乾所賀起用啓

不佞狀不如人老為絕物適蒙推奬遂致廟廊之俯

垂本自衰頹能逃展佇之明見廢置固緣夫公義所愧負知己於雲霄偷安亦遂其私心敢謂追哲人於竹帛復拜韋於華袞益抱恥於茅衛背眼丹心耿同往昔黃麻白髮卜待來生敢對使以拜嘉希垂情而鑒鄙

代鄭選貢燕署縣事劉二守請啓

握紀栽培叨荷育才盛典齋心習服僭申槁從微忱蓋循序資之舊以新拔穎之規固一時曠舉而借黃堂之重以造下邑之士尤百歲奇逢不揣草茅敬陳

樽俎謂財獨倘知本始能各展其性靈而汙潦亦可薦羞肯自嫌其明信倘霜露風雨至教不擇物而更施則里巷山川嘉氣亦因時而彈發崇儒雅致在昔無前稽古榮光自今為烈謹踊躍以清道路隨恭肅以望旌旗

昏書 代作

忝眷弟樓某云云伏蒙尊歪許以第五令女係馬孺人所出者昵室某之子允濟謹納吉者義先舊好禮重世姻惟緣親而致親斯以美而濟美顧俗多不察以時禁為疑而制本有中於律文自見論先姊在小兒為姑氏固嘗有慶於高門遵先典問令愛之母生實則無關於寒族雖附遠厚別當嚴內外親疎而諱嫌明微終非姑舅子女所愧貽撫金屋敢云下有玉臺恭承朗識獨察似是之非更荷高情俾得轉新於舊卜云既吉終為允臧詎惟開後嗣之光承且足慰先人于望外敬修彝制用締休嘉

又 代作

禮重大倫叨辰緣於倚玉義嚴正始循定典以申芹

俯垂出世俗所難仰附愧門楣非偶重增一顧懿締百年恭惟門下冠冕名宗淵源實學力持古道非曰惡富貴而逃曲獎後生不在見紛華而悅眷鸞媛淑允配凡庸竊念某族屬雖賤生辰獨誦道希原憲已並肩國士之資身操謝梁鴻敢藉口右軍之坦腹顧陸沉於黌序簪紱足先驅忝喬附于絲蘿采非不遺下體卜云既吉允協鳳占拘不可虛敬陳鴈幣咸識承嘉於當道敢云不腆於先人惟在鑒原益深感銜

請昏期啓代作

謹占臘月二十六日恪尊舊章奉迓淑女者娶非爲養本人道之常經享不及儀媿天緣之踰分旣蒙俯引容敢後期敬卜良辰恐成懿典春光已動正貞元際會之時歲律將更啓天地泰交之運以椒觴爲合巹節豈偶逢因懸葦乃結禧事焉由始冒申微悃端望尊垂

納徵書代作

名門纖幕端徵雅出尋常末品緇樞孤陋粗知章句

久欲探珠於碧海幸許傳心甫思種玉於藍田遂叨刮目謹循舊典薄薦微忱特達愧匪圭璋信將敢塵綺錦盟諧鳳卜正氷霜堅松栢之心醮迓魚軒俟桃李賁門墻之色僭援素雅永協嘉徵

納徵書

伏承嘉命以長公之令女旣室次小兒之子方辰敢以先人之禮敬納徵者鼎鐘閥閱采葑非於幽叢蓬蓽章縫附絲羅於喬木深慚非偶特荷優容在相馬者既不主牝牡驪黃得登龍者能無友琴瑟鐘鼓絲典章以固金石盟欲偍於帶礪山河申明信以篤王公毛惟取於澗谿沼沚一時錄菡綿綿結同德之歡百歲齊眉世世邀異常之福伏惟合垂鑒念不勝榮荷之至

萬一樓集卷二十九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記

高士軒記

元匡子初與予同事緒山錢先生時予方弱冠學爲文詞而元匡子彬彬學已有成與先生獨相得自後元匡子學益進不惟師友相推重即自許亦以爲得王文成正傳而予日淪落且迂僻酷是宋朱文公而於文成之道謝不欲聞然元匡子不以是棄予也毎

相遇必談論終日卽未盡合意相許可自後予落魄風塵而元匡子亦小就爲績溪簿中丞周潭汪公爲題其軒曰高士意以文公爲同安簿嘗以是名其軒而元匡亦爲是官援以贈之其屬望之者不小矣然予嘗聞之太山者不探珠蹈海者不采玉王文成詆訿文公不遺餘力元匡子旣入文成戶庭寧肯以文公爲堂奧而中丞舉以畜之而元匡子亦欣欣不以爲怪豈文成雖詆文公其至當自有所在故爲之徒者不嫌兩可耶抑亦漫然名之漫然居之而不暇跡其實耶夫名實之賓也緣名以責其實則文公之名軒亦有未易言者何則高士者賢人隱遯之名非君子履道之極也夫君子之道平常而已率其平常故雖德如孔子業如周公不以高名後世所謂高士皆商山富春之流然商山富春諸人能高於周孔耶顧世方役役而彼獨能危步遠引自或一道凡言高者對卑而言非中道也朱子身體力行莫非聖賢之實而顧以此自名意有所在語悉其記中今之士其役役也甚矣較得失於尺寸之間秩非美不居世何商

山富春之足云元匡子自負其平生不在人後而卑卑一簿恬然居之役役者比耶高談闊論世非無人而究其所至無足比數文成使之耶文公使之耶故有志者且弗曰宋儒新學必先去其役役使足比跡於古之高士始可以共學而其所當適從終有所在此中丞推挽之意而元匡子默飲其醇居之而不怪者也予官留都元匡子以職事至留都事閒諸公多論學者聞元匡子至皆以爲奇遇顧予固不入其說人多吸吸而元匡子不以病予夫道無兩是入者主

則出者奴且予自愧不免而元厓子獨異於是此亦其高之一端而所以名軒之意初不以此因爲著其說使歸揭之楣間固以畜元厓子而亦以告夫後之居是軒者知此軒非以一人得名苟能有以自高則風塵簿書之間亦可以爲商山富春而文公所望於後至者將不在同安云

通家子記

方今仕宦子弟彼此俱稱通家生予豈不知通家之所由名也夫四海九州地未必同其祖父之仕宦時

與跡未必同幸而同矣其志向未必同而冑裔率以通家稱得無未近於情耶竊聞先輩風流可法一時宦跡所至其子弟無問少長朝夕起居考問德業不間間以內其在上一以父兄之禮自居其在下一以子弟之禮自執義同骨肉即有一二未必然者不欲遽爾區別嗚呼三代而下漢唐暨宋其風俗可謂厚矣朝出肺肝暮且墮井而落石者有之況其子若孫能不忘世講如今日哉即其中未必盡無崖岸而循名責實亦未必皆廢禮而存羊此固漢唐以來所不多聞也特余生僻壤而入仕籍更晚不獲覩此休美疑冰吠日有自來矣歲萬歷乙亥留都部曹諸公極一時盛且修先輩故事易子而課旬爲一會各因所至考其最殿而摩礪之禮部蒲州馮竹坪公子大者名撝謙年十六小者勞謙纔七歲爾我兵部則興業何鐵樓公子右雍獲鹿曹嗣山子應徵應召右年十四徵年十二而雍及召與勞謙同歲河源李斗野子樹楨年十武進史禹門子志實少樹楨二年而吏部涇陽從涇坡孫獻瑞亦七歲矣又上元俞邦撰年十

八羽林前衛李承宗年十七盡諸公教諸子館客之也予一日會於涇坡公宅凡會門者必謝客予闖而入揖罷各詢其姓名貌其氣象長者彬彬幼者躚躚雖狀各不同莫不可喜隨閱其課若就斤之木石名花之蓓蕾雖形質之大小精粗異齊而體段已具知其必爲令美登明堂植上林雖未必盡同而其不爲樗櫟豫可知矣顧今日薰陶摩礪油然一堂異日各稱之曰通家通家是豈不近於情者耶嘆羨久之坐定予顧諸公曰犂牛之子固騂且角與諸公大笑同

詞而起曰亦虎父生虎子爾予復正色曰信哉然跨竈者多矣哄然而別夜坐小齋念慕不已爲作通家子記夫通家之名世孰不稱之未必有其實也諸公既能修其實而諸子之材質又足以濟其休美前輩風流之盛於此復見顧他日不使予言爲飾且贅是在諸子而已涇坡子庠生于仁亦在座于翰雖留家而席有課文予得覽之似不減乃兄風味顧予豚大二長先行次中行皆失教且代予事父母于家雖諸公愛我特切不得令之側受摩礪之益他日又可漫

竊通家之名耶爰書一通授之使知聞風向慕亦且將召之來矣

大同樓記

定遠大同樓前尹鶴村陳君所建也定遠叢山沃野城中平野而樓又當城之中始陳君之下車也周視闤闠曰是不可無樓顧烹鮮慎擾抑何所得良材乎既而政行欲敷且得脩木命匠伐之報曰稱爲棟楹顧巖險途長懼不易致停者數月忽一日大水津吏報曰木且至郊君往視之曰天贊我矣遂命工始於隆慶二年冬月至三年夏月告成樓三層二十有八楹高伍仞而餘周八仞而儉下通四衢上置刻漏八窻中啓左所左縣南儒學北分司各顏其義而統名之曰大同君之意蓋不以斯樓自私也落成之明年君遷秩將行余忝事後塵碍嘉尹李君太宇亦以政至君邀與同登忽舉爵曰斯樓之建固余之志惜乎其未能大也余曰何未大之有可以登可以觀可舉可尊何未大之有且天下事何可自必顧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惟其遇焉爾大而無成不若小而有成豈

獨斯樓哉吾人之處世也亦然固有慕三代志唐虞而不成者果能有成大而四海九州不爲馳騖小而一官一邑不爲卑隘龔黃卓魯膾炙人口不在蕭曹魏丙之下而取法周官者卒釀宋禍與夫先見力爭反以激成其拗者俱不若三難之路副今吾樓中之人可以鑒矣二君欣然相顧曰有是哉洗爵更酌風日晝烟月星宵霧長吟清嘯仰舒沉悵者凡幾別去命予以記既而新尹王君且至余馬將東而學博文峯阮君復以爲請余又惟君之作斯樓也雖小而命

斯樓也則大夫大同之義亦遠矣大同之俗惟上古爲然何者其民朴其政純也定遠居西南極邊雖文采未及中原而俗儉民安去古不遠誠得長者表帥而歸之大同登斯樓也可以不愧陳君既以之自命假以歲月其雅志必將有成而奪之他去吾於是有感於化民成俗之道久任爲先而顧瞻名義嗣續甘棠不能無負於後之人蓋不慕乎大而亦不狃於小始於斯樓之名實兼舉之也併記其說楚雄府知事前給事中駱問禮撰

頂站紀行

二十五日早發安莊驛時大雨初收山路皆濕聽水聲隱隱如雷望烟霧一叢濛霏冲天知其爲疊水矣山廻路轉度石橋視橋上水皆洶湧曲折下橋尤怒號衝擊繞龍塘哨壁瀉石厓石厓兩級水瀉上級復怒起下沛故名疊水高無慮百丈濶幾十丈銀傾雪溜峻急上噴迷漫四山雖晴明常如陰雨飛沾人衣其下駛穿曲峽路盤繞厓前足常震慄佇望半晌殊暢人意行里餘見數峯聳直可愛正當輿前漸近則峯雖離立而下聯如屏高不下萬仞所謂關嶺是也關嶺與箕弓坡對峙兩山峻列而河流直界自坡上下視如白練然石橋飛跨忽一役告余心氣疼不能行矣余固疑其僞然憐其年向幼且旦夕之事理所有也促別役爲代別役難之至橋小憩始知橋流俱非小小仰視關嶺壁立無路前役哀祈愈切余固命別役不得已受之役猶臥地不能起余謂奈何輿人曰一臥醒歸無足恙也舍之徒步上嶺百餘武視前役已起坐再五十餘武瀟然去矣別役對余言此斷

最顯昨曾代之役亦如今日余曰何不早言之足不任復登輿皆之元而上雨忽至及馬跑亭輿人置余道中皆入亭避雨惟一僕依余車側雨大且久山水聚奔余欲入亭不得而亭水亦溢不可入矣須臾雨少霽輿人告行及苗民哨日出水猶在溝而石路乾可履矣因嘆人之情僞天之陰晴其不可測如此上嶺巔謁關廟禮畢祈籤得吉兆且有勉詞廟籤極靈前此余曾有驗云入關嶺所午飯畢行數里遇鐵進士行從余檢名刺欲與會至車前似無鐵公在者收

刺史行一二里見馬上一丈夫甚都疑非常人蓋鐵公也各遣從致殷勤去執事復有以病告者余曰不可再罔矣行數里察之則二日前爲犬所噬殊非誐也午後倏雨倏晴過坡嶺甚險不能盡述其大者象鼻坡蛇倒退當其高處四望雲山俱在足下而查城驛當其坳中故俗呼爲頂站入館喜晴飯後復雨顧謂山川之異僕人言見一男子投疊水橋下衆苗人奔救不可得以官司逮之急云此亦事之異者筆札偶便記時萬歷五年七月云

[illegible]遷修元謀縣治記

元謀縣屬雲南布政司武定府和曲州在道則洱海西南州縣無不在萬山中而茲縣山雖叢而野亦曠東接本州南聯楚雄之定遠西聯姚安之大姚而北則達蜀之會川遠峯稜稜出雲漢間入望而知其爲蜀山蓋度金沙江抵界地其舍可數矣會江故多盜出沒江干時不可測而縣巖且疲地磽民稀半從荒蕪在土官時雖或不處民反樂業及後改流官既備員而徭役日煩民不暇給治其地者何敢自謀縣治舊在今治民居之西南向以爲非便改而面南不數年復改如初又以爲非便更遷北去里許東南向益不便遂曠而職民居不數年墻屋俱頹殆不可緝令之心即不敢自謀而雜居民間非體甚矣以告兩臺下府議議上錯稜司道衆議者越二年而始定今址即舊治之東當民居上游而西向如舊然其地平廣非舊比矣鳩工於萬歷五年冬十月至次年五月落成大堂後堂重門從舍儼如也後爲令衙左貳右尉各有廨有堂有門東西吏舍庫若倉各有制爲神有

祠羈罪有所井然且翼工料費計伍百金有奇易地以官田不計董其事者胡令尹平主其議者辛守存仁其他始事及庀工者具繁不盡述嗚呼古之帝王茅茨土階而不以爲陋其諸司可知時則然爾今百司體式各有令甲禮樂制度燦然明備何恐不靖而以古道藉口畏非通義然保民致治要有先務不急所先治則不古而剌剌然以堪輿外家之說慮設險守國之經數置數廢奕不可以勝偶如民力何而動以自逞語謂國依於民有識者能鑒此矣書之以

告來者

重修平南古渡祠宇記

平南古渡在永昌府北三舍江名瀾滄亦名浪滄鹿滄源出吐蕃穿萬山達府境由順寧車里入南海渡邊兩山插天其最高者名羅岷路盤峯頂之元而下林木葱鬱花卉四時不絕而鳴禽怪獸時足驚人翠微中飛霧縷歎俯視長江如線下至山麓始知其流甚巨綠波澄練好事者懸繩測之深三百丈有奇一橋跨石磯無慮六十餘丈中無砥柱皆疊木懸鏈棟

宇其上貫以鍊纜遥視如長虹掛空而車馬往來於中冉冉若乘雲駕鶴其奇麗蓋中原所未覩相傳漢諸葛武侯南征時度此遺制也近復甃橋之兩涘爲關樓可啓可閉橋北有武侯祠堂殊卑隘不惟非所以居侯而坐其中如入深谷橋左右翠壁蒼巖廻峯曲磴橋之下玉厓鐵柱種種奇狀皆不可見萬歷巳卯冬侍御江陵劉公維按部過之謂有不宜然者檄所部更新之廊其祠崇與廣皆倍舊易侯像以銅徹其前堂於祠後更爲樓於祠右皆面江而軒敞然後入其中者不惟瞻謁展舒覩廟貌頗肅而息肩徙倚江橋山壁如躍而前如拱而侍如秦皇爲鞭海鰲爲駕而聳伏不一皆當吾座也明年正月公按部回偕屯田副使馬平徐可久兵備副使仁和胡心得分巡僉事蘭谿胡僖暨分守叅議駱問禮同拜祠下登堂倚樓顧而樂之謂不可無紀問禮惟山川之勝槩不常亦存乎其遇而已時方有事重在險阻武夫悍士據之以壯百二之形時方無事重在景物騷人志士觸之以動古今之感永昌當西南極邊而茲江旋繞

諸夷橫塹深箐當武侯之初度也斬荊棘驅狐狸衝冒瘴霧即史傳未必盡徵而其艱難之狀要可想見迨至我　朝順治威嚴遠邁漢唐渡茲江者不惟視為坦道而品題點綴且爲一玩適之名區然往年小聞騷動當事各公且有望茲江而不欲渡者公按部職糾察爾顧不憚遠涉加意綏緝三宣以外遠近諸夷莫不聞風向化而以其暇力及此夫諸夷不靖則永昌不得高枕渡茲江者安得徜徉容與使當事者重度茲江則諸夷孰與綏緝而非茲渡之祠宇足以

起軀仰而供玩適則與馬間關於鳥道烟瘴中即勝
槩天成古蹟可弔孰與舒倦勤發色笑景仰前賢偉
烈以興深長之思而定遠馭之策昔人謂天下之治
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
廢然則此祠此宇之興廢其所係要有不可輕視者
況也百二之形不下秦關吳塹即有事與無事皆不
得廢此渡則夫思武侯之功而為萬世之慮者寧獨
公之事哉而可不以詒之後人也僭復於公退而為
之記時經費則署府事鶴慶府通判朱國正保山縣

知縣楊文舉鳩工則永昌衛指揮陳一龍千戶馬承
恩而同觀厥成則雲南府推官趙楷臨安府推官陳
輔大理府推官周于用皆有勞地方者因併記之

重修進思齋記

雲南布政使司分守金滄道大理公署中有進思齋
永樂中左參議江陵劉公所建也公諱傑字子偉故
兵部尚書愍節公弟永樂初起家為給事中奉　命
有事茲土日久建此齋後復以參藩分守則此齋之
建於署中有自來矣越今萬歷八年公孫九澤公以
侍御來按過署詢問舊澤入齋四顧衙宇碑識儼然
起敬起孝因命少加修緝時事同及地方父老名公
莫不嘉侍御公之有光於前而且嘆公垂休之遠也
謂宜有以紀之夫古今仕宦者不少矣其後昆即能
濟美四方落落未必適至其地即至其地而先人之
名實不加不數十年間里父老莫能稱述甚者不理
於口至不敢認有世系而後昆即踵顯不惟無加於
前人或至損其雅譽即無損矣而視前人之遺澤不
啻弁髦卒亦未見增光此皆事之固然者也由公有

事茲土以來無慮百六十餘年不爲不久矣而遺風
流雅尚熟父老口耳不惟祀在名宦而私居遺跡豐
碑纍纍皆如新造此豈可倖得哉而侍御公激揚一
方恩威之布邇暨遠乎固足爭光先人而晉謁舊宇
凜然孝敬爰命維新又不增拓以擬將作此其後先
之輝映固不係於此齋而其根本之大實不出此何
者人臣致用之要一忠而已惟忠則上之為君下之
為民自不敢不盡其力而芳猷雅譽久之益著茲齋
名進思蓋有取於盡忠之義前人之記識之詳矣則

公之所以樹業於前而侍御公之所以承休於後者寧不爗然可見而後之居是署者入其齋顧其義而尙論其世又寧不益知所勸勉然則侍御公此舉又不特爲其先人發也憶昔待罪南省朝夕覩公名在籍貫固知所仰止及後復忝曹末侍御公正色爲南臺冠且得私拜下風今濫叨一方幸踐公之芳躅更得居公遺署容與於舊所燕居而侍御公以攺侍殿中持節適至又得受約束於下執事以玆役郎無所知識能不興起則夫紀一時之盛美而附名於末

者縱微諸公命容自已耶告於侍御公而記之侍御公名維九澤其別號云

休寧由溪程氏重修祠堂記

程氏之有祠堂舊矣歲久族盛勢當更新隆慶初民間訛言嫁娶紛紛程氏舊族凡告吉者必會族時嫁娶既衆而事出倉卒不服舉會則入値於祠得百餘金遂付族之賢者共掌而事事焉至萬歷壬午贏至千有餘金遂修祠自堂寢以及門廡庫廚夾室畢備而宜樓者樓應屏者屏壯麗擅一方乃屬余爲記愚惟國家監於前代禮樂之盛下達閭巷卓有典章程氏多賢豪愚獲交固久而未緣一登其堂無能考其織悉爲不背於典章與否顧遠易忘衆易離以程氏俗姓之大能不忘其本源肯搆肯堂上以仁祖考而下以合宗屬良無愧於禮義之化況其因事而聚成便宜於一時而振美於百世又有足法者聞之程氏當晉時有諱元潭者爲新安太守樂其山川土俗遂卜居焉至梁有諡忠壯者諱靈洗官爲大將軍有功於時族遂熾俱居黃墩逮元始遷由溪始遷之祖

諱仁叟祠堂之建蓋肇於此至今族益大賢豪益衆宅前大河通浙江水溢溢病涉其爲石橋計洞十有六其費豈鮮方樂成之則其輯祠有不足言者而餘貲尙多歲時以周乏脩懿秩有憲故則夫繼此而爲祠謀者又奚待言所稱掌事者誰曰碧曰英時曰友禮曰湜曰問仁曰鐵曰錄曰洲曰林曰九疇而索記者洵蓋總理董率而素善余者並書之

諸暨縣重建楓橋記

諸暨縣治東五十里爲楓溪溪橫孔道環溪民居數

圩竈涉無昏曉舊有橋頗雄麗歲久漸圮事當鼎建
而縣大夫謝公適至乃召里之冠帶義民王元梓暨
其子藩司從事希忠任厥事不踰歲而告成制悉如
其舊公謂余當記之余與王以周親比鄰方任事時
與有晝故公以屬誼不得辭夫橋梁王政急務所不
待論然興作必資財力國帑民脂動輒煩屈故逖使
信勞均任時斂論政者往往先之茲橋獨不事財力
與乃公甫下車即問其事且以獨任而任之者顧不
程其力視如家務然庀具度工計時而終事即所謂

上好仁而下好義何者是之速也民之病涉不可需
時則公與事之心不能一時少緩以必不可緩之役
任必不得辭之人其受命之如響而趨事之恐後復
何言也公常以士風不振采堪輿家說任民之好義
者爲二浮屠其始豈特齊民即余亦訝之既而趨事
者如市蓋公爲士之心實則事雖近於影響而民自
信之況茲橋又民義之當務而王政之不廢昭昭在
人日用者蓋余嘗讀公義士捐財記大都謂入之書
費崇實而固其私在冠裳者不免視諸士爲有餘愧

夫捐財一也浮屠以爲士事若渺茫而其所資者久
而大橋梁以爲民事若尋常而其所資者切而實然
浮屠任衆力而茲橋以獨任雖役有大小事若更難
人固有峻刑嚴令於其常賦定役而未必如期者乃
公一念之實心使有財力者奔走於賦役之外而不
自知其所以然可易言與公名與思別號方壺廣東
番禺人以名進士起家橋工始萬曆壬午秋仲月閱
明秋訖工工費約五百餘金又明年甲申仲春既望
里人駱問禮記於太平道中時江風山月輝映采石

放舟援筆不知其言之不文也

遊廬山記

予自總角讀圖誌知域中之有廬山云背岷流而面
彭蠡巍然一巨嶽也顧白首不得覽其勝萬曆十二
年二月入楚臯泛舟采石不兩晝夜過小孤山遙見
大孤長年指其下即番湖也因詢廬山復引手望西
南舉蓋隱然在雲霧中矣十有九日抵九江林震西
使君暨其寮吳昆南于景素二君顧於江潯即與謀
于君贊之尤力午飯罷即行過太平宮止東林寺入

山門左右夾室凡二碑盖唐李北海手書舊在山麓爲雨霜所剝使君甫移置之物之遇人固有其時如此也進方丈覽佛殿池穿殿下僧人言此出没泉也始建殿募材過番湖逝不知處忽一日出此泉中盖此池與番湖通云予微哂而首頷之大抵僧家喜爲幻說不如是不足以鼓動愚頑勢固然也一僧指前山最高處曰此講經臺此香爐峯時雲霧蔽惟見其麓僕者告林使君具飯館中方就館坐定把盞讀壁間題詠雲霧忽開峯與臺出半空一僧指峯下有白

侍郎草堂予思侍郎必樂天也欣然欲訪之僧復云所存者址爾遂已因意樂天一司馬爾適過琵琶亭尚新茲草堂雖廢而尤在僧人口士固有見擯於一時而不泯於後世者何脩而得之也飯罷諸僧侍立供茶說偈易僕者數四就寢明早起攜一僧行明月中至山麓過接待寺方曙僧指林薄中此下大林也前尚有中大林予不欲入遂登山上登高亭憩錦澗橋亭亭中碑半缺祀一小土神不設客座覽碑不一二行意闌遂度橋轉上數曲爲錦繡亭又各數曲爲

躡雲亭甘露亭披霞亭亭皆林使君新修暨諸寺院俱掛使君與黃孔昭山人詩匾方至錦繡亭顧瞻風景不暇讀及過乃悔戒僕人謂前遇題詠必徧讀乃行至躡雲亭讀匾中詩及碑文柱聯徜徉俯時前不數步不能舉一詞因思猶不讀爾然詞警筆遒郎不能記覽之自暢人意每前不能置也未至甘露亭華表書廬山高三字其下一洞目巧小築題曰竹林寺後門竹林寺見幻語在　御製周顛仙傳中原無此寺安得有後門好事者爲此亦以見山中一奇爾憩

甘露亭囘眺羣山俱如培塿田野蒼莽大江隱見詠僕從前後攀崖猿掛雖陟險殊忘頓倦僧言此如巖穴奇士想望風采者求之登僤遠涉使當要地非坦夷平直則遇之者未免不堪愁苦萬狀矣予張目瞻惟老禿似可與言然扣其他無知也過披霞入天池寺池泉瑩潔可愛寺僧供茶予轉坐北向讀梁壁間懸題登憑虛閣至文殊臺過四仙祠轉觀音閣視殿尾皆鐵固嘆前時崇重沙門其爲永圖如此過午飯德化謝與藍明府供帳行里餘至　御碑亭恭誦顯

仙傳因意近聞雲陽子事頗以爲疑觀此似有不足
疑者又意自古英雄慣以神奇駕世曇陽之說似有
所謂則此碑安知非 聖祖馭世之一術而欲以不
語怪律人如村中學究狀乎下亭數轉至佛手巖巖
洞深邃中涵清泉坐酌移時甚適上千佛閣從閣後
尋遇仙亭亭廢徒留臺址石壁上鐫竹林寺三字蓋
其見幻處云方上山時天氣清朗一望千里時則白
雲滿谷惟露山巔予曳履其上如出人世僧言使上
山時如此不見勝槩予謂二景各有妙處幸兩得之

登山靈不以示爲俗客耶僧又言不四五里靜室中
有僧徹空者戒慧出常山麓有龍王堂潭水不半畝
清潔亘繞出錦繡亭予不欲往遂尋上大林寺寺
方在脩復僧名眞鑒者執禮甚雅引出寺門觀寶樹
樹身類紫薇而葉叢刺挺直婆娑殆千餘年物即僧
亦不知其名愚謂松杉栢檜大率相類呼之者多混
其實或言松身栢葉爲檜又言檜光皮葉尖硬如芒
刺則此樹蓋檜爾憩樹下啜茶復酌泉漈甌再啜行
不數武見石表題王子松巢四字僧謂嘉靖時邑中
王行人卜隱於此未及構室而物化因念使得遂其
志又將增山中一勝而造物者靳之何也至佛手巖
東林寺僧去至此天池老僧亦去留二少年僧指余
路尋古董奉種杏處不可得過火厰僧命其徒造飯
余不能待行遣一小僧擕茶竈道送自火厰至含番
嶺一路澗壑淸幽白雲從峯外飛繞前山復囘如迎
客狀及至其所則飄散如洗嶺最高山南北以此爲
界過此皆南康境矣席上啜茶望番湖僧指湖陽黒
處郎南康府湖中一點如遊鳬狀者落星山也山中

有落星寺當道諸公時尊刋其中從山邊西南鴈行
列隱隱如葉者蓋走南昌帆檣云予始而疑既而訝
扶童子手側足走十數里下楞伽院路皆懸磴偏坡
石齒磊磊中惟二亭可小憩至院坐抱甕亭覜湖波
益闊落星漸大然亦僅如一舟舟掛帆者差如席囘
望馬尾瀑四顧峯巖皆聳拔峋麗院雖小頗潔猛欲
假宿主僧他出一行童爲造飯飯罷視日尚早復行
數里余在肩輿中仰五老暨獅子諸峯嚴正應接不
暇天池僧忽儘力奔追余謂何意至則言此中王淵

金井也余下輿退數武視淵飛流注石井中復翻而出歎絕可喜又數武爲棲賢橋橋雖平而溪壑甚深履橋上聽溪聲溯溯如金鐙玉戛橋之西舊有亭倚觀音庵遺址尚在碑題陷山壁中筆法頗古橋東一小寺當道予幾欲入僧言尼寺也乃止幽尋十餘里至白鹿洞書院日尚在山方入洞視石鹿弔李渤兄弟院中諸文學揖予謁聖廟及各賢祠登前後山澗上各亭視五老峯崚嶒筍立隱見雲霞中賞羨無已一僧謂廬山之勝畢竟在此歸坐文會堂始上燭是

日早南康滌少東使君以次丁祭聖廟始去早至半日便可一會而帖不及也諸文學偕次早華予至開先寺觀瀑布予因誦李白徐凝詩幷言其狀諸文學怪予辨曰豈嘗至耶予謂事固有聞而知之者今學者類言行到方能知自是讀孟子不熟爾相與一笑明早雨開先之興遂闌潘使君使者來邀亦不能赴然歸途復喜晴夜燕九江後堂使君謂孰與武夷且山南北孰勝予謂北可登南可望武夷奇麗而此山雄渾俱似不容優劣云初偕遊北山爾故過太平宮不入曰留此歸途燾與既上山僧言過山南不遠意遂飛動不能復還然山中佳境未到處尚多夫予之赴楚也蓋計日而放舟未暇爲看山謀也不意江風迅發日兼數程得遂茲遊既至山則崇巖深壑何患不到而竟不能盡古人謂讀書但觀大意愚於看山亦如之云

萬一樓集卷三十終

萬一樓集卷三十一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記

遊君山記

萬歷甲申仲秋遂有西役舟發夏口晝夜行過岳陽念洞庭君山之勝欲覽之未得也還途甚暇湖中孟守備拏小舟伺郎上眞趨之時上旬九日也入湖風清日朗波平如鏡柳把總侍舟指湖中如浮髮狀者曰此君山也傍一堆更小曰此則扁山云舟小行最

速不移時將至山漸大亦不然二十餘畝耳因思海內名山必有奇峯峭壁峻絕雄冠始稱名勝兹山蕞爾盤夷而膾炙人口雅俗無二徒以其在巨浸中如取白於黑擇方於圓不必欺霜就矩始足稱最然與然乎嘗上金焦過小孤大孤亦巨浸中其衡濤陵漢似勝兹山而爲人所仰慕未能並也豈以帝妃帝女神靈所棲其出奇見怪非諸山能萬一耶然而秦始皇怒而命赭亦以二妃故更思始皇以萬乘巡遊天下投筆斷江於兹湖何難而竟不得一上此山更望蓬萊弱水使信有之其何能至說者謂山靈拒俗事或偶然經營間不覺舟已抵岸肩輿未至郎步半里許入湘君廟廟尾落壁蝕將圮二妃並坐乎肅拜不敢仰視出弔二妃冢見古木蔥鬱所嘆者廟貌不稱爾因問有祀否守廟僧對有近以齋宿不便改呂仙亭遥祀繼詢識者謂非祀二妃蓋祀此山與此湖之神耳不知此山之得名原以湘君祀此山此湖之神非二妃而誰古社稷之神或祀棄或祀稷皆以精其事而有功者爲主後世如某以某事奉上帝命爲此

山主之類史編稗傳往往有之況帝妃帝女達侍乘輿正終於此純德懿範更事二聖足垂不朽生爲天下母死以此土授之上帝豈靳而後之祟祀者敢易之耶特始雖同爲帝女而旣爲帝妃則禮無二后二妃不當並列像露淪於夷俗非先王嚴閟之舊似當釐之耳或曰祀山湖之神以二妃配之何如不知二妃非他神比也爲天下母所至山川之神皆爲侍衞孰敢當禮侍者皆顧愕不知乎爲何說也語罷過塔庵入君山寺門揭有緣山三大字蜀人李兵憲諱惟

觀者筆也人言此山非有緣郎生長湖濱多皓首不得至事固有之亦存其人之好事與否爾上大殿僧人以予拜湘廟肅鋪席鼓鐘焚香伺予行禮予顧瞻拂袖坐後堂堂堦下紫薇二樹正開鮮艷可愛坐間岳州司戎司理二周君至司糧胡君嗣至同飯酒三行罷迤邐入梓潼廟上軒轅閣二周君以赴荊州期會別去獨與胡君上酒香亭坐眺湖波浩渺四望無際問岳陽樓所在侍者言軒轅閣正與樓對惜爲梓潼廟所蔽方議徹之予謂徹廟費何不別建一亭過

鑿山取舊道迴復經梓潼廟梅使君至巴陵林大尹亦至復上閣下至朗吟亭少坐諸將領攜火器至曰湖中近盜惟此爲便各試一二乃尋柳毅井傳書亭從寺後複至前坐堂對紫薇開樂待者取方竹至視目予所見與桃源洞所産不異酒五行別登舟大率君山之勝在湖其傳信惟湘君其他若軒轅鑄鼎柳毅傳書及漢武遣欒巴得酒之說皆誕幻不足稱述由小舟達馬船無慮四十餘里掛帆鮮息坐定不覺口語頗偏頗偏繼而曰得之矣索筆索筆童子錯愕不知何謂爲望岳陽樓念撼此城不盡湖波之力隨會岳陽城非指此也衡山爲南嶽太和山爲太嶽凡三山所聯屬皆得以嶽稱故長沙有嶽麓浩然之所指者甚廣故以對雲夢澤嶽岳本一字雖山之南曰陽古人文字不甚拘泥玆樓之名蓋取浩然詩非浩然詩指此樓也何偏枯之有仍復自笑曰見晚當浮巨觥筆至遂雜書之嗟夫予自隆慶丁卯八月望日登岳陽樓至今幾二十年當時意氣即范文正公記有不足讀者乃今髮且種種尺寸不就而猶赧顏拜

君山之神移舟望樓心郎何長將何爲乎將何爲乎

修復武昌道公署記

湖廣按察司武昌道公署前僉憲仁和邵公改建於成化壬辰其規模經制備前方伯襄城李公記至今萬歷庚辰以前官累不得志復改於驛傳舊署而以此爲下江防別署然兩署相去僅一巷乃廣狹則頓殊舍此居彼似有不宜然者予遂修而復焉或曰自遷彼皆驟陟吉倍此矣子顧不聞耶曰聞之然吾所知者修政立事上以衛社稷下以安人民而已武昌

分附會城機務叢紛簡書充棟執冊秉管與夫請造待命者旁午百出爲諸道冠則夫安置闢閑不厭嚴拒居斯署也諸凡得所而政事增修吉莫有先於此者前人蓋慮之詳矣且彼官同而遭遇殊者均之德脩職舉素位俟命而偶至然耶抑各自取之有由也使吾德果修吾職果舉而遇分也若其不然而他有以致之非君子所願也吾德不修吾職不舉而不遇分也若其不然而外有以致之非君子所戚也以吾分所當得暨吾所不願且戚者不加自反而下拾堪

輿之蔓說一歸之公署所致似近於惑獨茅茨土堦無損帝治諸司可知必舍彼而居此其惑間不能寸顧周漢以來要不能純用唐虞之法而吾所以不純法唐虞者亦爲有地可擇舍百年之勝署而以一時之遇惑蔓說而不惟其政即九官十二牧其爲此否也然則徵吉於此署者不當於遇當於政而不才之修復此署蓋爲政非爲遇也抑予聞之天之所厚在德署果有關於遇其能違天而付非其分耶署不能有關於遇而實關於政則吾之修復此署未爲無謂也已萬歷十三年乙酉春湖廣按察司分巡武昌道兼管兵備副使諸暨駱問禮記

遊武昌縣西山記

萬歷乙酉春巡二月至齊安公暇挐舟侍大叅少室劉公都閫虎林邵公走武昌西山山在縣西中有寺郎以山名寺中佛殿僧舍新圮不一物情之常置弗論山巔一石裂而爲二片立片臥好事者署以碑曰試劍石倚石四顧則邑城樓閣衙廨街衢井舍歷歷可數而長江曠野莽藪烟汀雜然奪目寺前一隴圍

墻小門中一亭曰懷坡閱碑郎蘇子瞻九曲亭子由記尙在後人易其名其景慕之意固深似不若舊名爲雅予執二公轡入山先憩亭中繼登山巔徙倚劍石傍下從寺後門入窺洗劍池坐佛前笙歌杯榼徜徉者移時山之麓有寒衣寺遂不及到蓋午時登舟而酉刻復返舟中時止此矣遡流回齊安舟中歌笑極歡自予入楚寮友以威儀相攝未有放縱若茲辰而款洽亦未有若茲辰者因念楚山之勝莫如衡嶽太和毎以不得一到爲慮寧知有所爲西山者而泯

跡偶入殊稱雅觀縱南探祝融憑回鴈峯復入中鎮謁元帝以覽八極其寄興不過若此子由亭記謂所之既倦未有不灑然自笑者譬之飲食醉飽之後皆成臭腐何其似我心也記之

闔族重修家廟記

我駱氏舊有家廟歷歲已久衆議新之增置兩樂井東前花甃爲軒以便行禮門在右榮之南西向匾曰寢東蓋古家廟必在正寢之東而今適當其地故爾正寢廢亦久因重建之匾曰會慶堂舊有高元二字

今節去之云聯左右耳房各爲一間者共五祧廟增其二而楹則如廟以九又建前堂聯東庫西厨爲間者七皆內向而五楹堂曰對越而門則南向曰敬先收族其前爲大門匾曰崇本顧其名義皆有不吝不惕然忠者矣門之右建樓三間皆五楹爲齋宿所門與樓之前另建屋五間皆七楹以居守廟者樓之右連前屋復爲一門西向當大路則匾曰駱氏家廟前郡守湯篤齋公所書原在廟今移置之爾工始於萬歷戊子夏成於己丑冬費幾七百餘金各房量輸山木不與焉董其事者族之賢能曰洵曰鯆曰開心曰淸曰意曰鐘曰遵曰子鶴曰問恒曰問厤曰永吉曰思學曰行健曰仲超曰振朝大都洵鯆意子鶴之經理居多而洵尤不避勞怨無一日不在工所曰中行則原儲財而出息以時發之者也營造既與旋正其典禮主祭者仍以宗子考古制尊溪園府君爲別子疑僭不敢稱始祖議隨宗子世數爲稱今則題曰五世祖考以宗子係來行適五世云配祖妣虞氏孺人及八房小宗祖考蓋皆與溪園府君共起艱難而善

守其義方者也俱百世不遷其餘則親盡者祧應祀者各奉歸已寢而歲時儀制少加損益則問禮與有罪焉而實皆取法於前脩許可於族老非作而致其情者也嗚呼禮豈易言哉心無窮矣或制於分分得爲矣或屈於財分得爲財亦具矣而人心未必一是以世家巨族豈無廟以享其先人而非略則踰倫敘多紊要不足語於有道之門我駱氏自有此廟於楓橋當其初豈不肅然煥然足昭禮義而中間興廢不一所存無幾至於禮制亦頗失舊無慮三五十年於

兆矣一旦更新分所得爲財亦足爲而人心亦無違
異藉宮室則崇廣得體語禮儀則倫叙不踰上之見
尊先之孝下之見闔族之義中之見考道之衷雖未
必盡同舊制而協義以起要不失祖宗之遺意顧禮
制者文也誠敬者本也所謂心之無窮者也有其心
無其禽禮制不彰禮制徒備而本之則無如禮制何
況道有汚隆時有因革守箕裘以宏統緒而增光前
烈在我後人加之意爾工畢禮成僭祀以詔

新立五祀記

古者家立五祀而所祀之神不無少異月令春祀戶
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而白虎通謂五
祀者門戶井竈中霤也又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
五祀歲偏而祭法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惟
族厲與門行而適士二廟士庶人一或戶或竈郊特
牲論社謂家主中霤而大夫止有家者卽止應三祀
不當舍中霤而及族厲何者祀以報功族厲何功之
有哉不過憐其餒而已此其說殊不足據蔡邕獨斷
主月令爲秋爲少陰其氣收成祀之於門春爲少陽
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冬爲太陰盛寒爲水祀之
於行夏爲太陽其氣長養祀之於竈季夏土盛其祀
中霤而其禮各有不同陳氏禮書主白虎通謂門戶
人所以出入者也中霤人所以居者也竈井人所
資以養者也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與故祀而報之
中霤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
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
祭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祭於秋兩漢魏晉皆祀
井惟隋唐祭行而李林甫之徒亦祀井不祀行謂行

特祓於始行非冬日之常祀據獨斷則五祀所祀者
乃少陰少陽太陰太陽及土神而特祀之於行行戶
竈中霤蓋以爲之主爾若禮書則實祀五神然井爲
水神視行尤切而門戶一體似不可以內外奇偶分
陰陽且門亦有在內戶亦有在外者或者古人以國
門對內戶而言之則有內外爾然有家者不當及國
門也行雖不專在一令與其煩於門戶而遺行孰若
節修而並存之乎我　朝祀典極正且備而士大夫
家多不修五祀所存惟歲終祭竈而已豈其以祭法

士庶之禮自居耶予嘗祀土地而因及門戶井竈然遺行而門戶尙爲二又妄意土地爲一家之主不當與四者並列而低昂之又不敢及今思之自不當改中霤爲土地爾然古今異宜中霤之名非若門行井竈之易識漫然稱之人且茫然故仍以土地爲稱而合門於戶因以行補門之缺大意則以土神不必言矣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疇能去其一以竈主火以井主水而宮室器具多木宮室巨於器用而門戶尤宮室所用事故祀之以主木神言門則戶在其中而合

書之使人易曉耳錢貨多金也以流行爲主而人之行事動作未有不資於錢貨者故祀行以主金神而五主共安一所題曰五祀祠然其實則一土地也蓋以氣言則土無專氣寄王於木火金水之候以形言則土爲最大木火金水未有不資焉者所以曰質具於地也故析之則五者自爲一行而祀之各有所主合之則一土地而已夫莫大於天非天子不得祭而尊天親地先王敎民之意故天子祭地矣而復有社與中霤使諸侯大夫各得因其分之所有以美報焉

仁之至義之盡也故今所立要皆祖述先王而少有所更定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至於禮儀之未必備則古者大夫世家祿足以備禮予雖叨從大夫後而旣以謝事則名爲大夫計其家之所入實士庶爾禮必稱家有無貴可繼也然則五祀可通於士庶乎曰奚爲而不可古者禮不下庶人固因其分亦爲其財之不足爾後世田里之制非三代之舊士民之貧富異矣邑環鄉列習尙各殊無名之祀不知其幾誠剏而從正則五祀者固

一家之所必有其精神相爲感通祀之詎曰非正而寧從彼爲也必曰一祀則土地可以兼四祀而四祀不能兼土地後世有作必當知所裁矣萬曆十五年六月朔敦仁堂主人駱問禮記

萬一樓記

駱子始名其讀書之亭曰纘盡先曾太父有自有亭老父有見大亭而德業皆未盡究不揣欲宏其緒云爾自有者取顏子不改其樂章句中伊川程子自有樂處之義見大則亭當山阜所見殊大而亦取濂溪

周子見大心泰之義欲櫝此二義良有未易者殆終不能也更名其軒曰此中盖取韓昌黎且于此中息之義爾繼復爲此樓則顏曰萬一義取博文約禮博之于萬而會之于一此千古學術之訣欲尋聖賢之樂處而見其大未有不息於此而可得者則名樓之大槩也始在舊宅東北隅今另構之則在後宅之西北而移此中軒於其前亦另構之樓三間俱廿楹樓上貯書無慮數萬卷經史子集粗備其次則古今法帖數十册若釋道陰陽諸外家書聊存其一二以備

參考樓下施桌椅牀帳略可讀倦可息客至可坐庭不過四五大雜植花石不事珍富書分爲十三櫃許人來讀借去則不可防散失也客必心知始延之入初意建之別墅以便讀者今在宅中惟力所及嗚呼吾老矣昔人以年老讀書爲秉燭之光又讀得進恐吐不出欲以貽子孫而又讀未必能讀嗚呼豈誠然哉讀書老不若壯以警後生使知及時惜陰則可若語朝聞夕可之義則秉燭之說吾猶以爲非至而況其他貽金未必守也人且汲汲皇皇貽書則未必能讀定不爲害萬有能讀者不勝貽之金玉乎余自謝事歸內無聲色之娛外無山水之樂不惟鄉閭瑣細即稼穡桑麻亦置不問優游此樓固不免釋卷茫然而開卷未嘗無益偶遇好我者與之探討疑義終日忘疲而客去則閉門如常不知老之已至所得于茲樓者多矣曾見一巨室多書爲當道子需索毋別購以塞責寧不爲害此事之不常有者食容可以咽廢嗟夫凡天下有形之物孰無興廢斯樓自我而建安知不自我而廢不自我廢安知不自我子孫吾已矣

或子孫能守安知無擴而大之以維吾志者然而能守與大此樓必自能讀此樓之書始則今日作記之意也若曰六經註我而以讀書爲大禁則斯樓誠爲胼贅然業已名此樓矣

見大亭記

見大亭者家君兩崖公所作在宅前之山麓宅面南而亭西向因山勢也紫薇山在其左鐘山在其右登亭則楓橋一境皆在其望中禮爲諸生時邑大夫王近山公登覽而名之且曰亦取宋周濂溪先生見大

必兼之義蓋以昜家君而亦以昜禮云經始在嘉靖
甲午禮尙未有知識至今萬歷癸巳六十年矣而復
修之修者家君意而任其事則孫中行亭在其園之
上故并以屬之耳亭不甚大四面空皇鑿石爲基後
垣頗高長池在其下左一方池池上一小砰井前階
庭俱鑿石爲之庭花臺四臺前陡坡雜植成林桃李
發時遠望如錦近視則竹苗挺挺高下出嬌紅嫩綠
間亦自成致其下園地頗寬每思爲小構亦有緒而
卒中止所見惟薔薇菜麥之類不足數也方池環以

短墻墻下植葵長池抵砰處植荷夏日納涼則金鱗
滿目清芳撲鼻而舉首見烏帶山如屏南熏拂拂不
知日之過午也墻外一池頗深而惟三面係石一面
雖以碎石甃中而多沙礫故水常不盈兩厓壁立好
事者以海眼呼其池因亦呼曰海厓厓上突兀處可
作一小亭望化城寺古塔而力不暇塔在紫薇山頂
其陰産白石英而烏帶山則産紫英家君號蓋取諸
此亭右無石小庭方丈層砌三而各三級多植秋花
因呼小芙蓉城城上一大坪此園中最高處夷爲臺

名白雲以其白雲時起也路當其下自園門至此頗
長門內兩旁雜樹花木因名曰芳樹徑徑陡處壘石
爲梯遥望層層好事者謂其不俗梯盡處兩松夾道
禮所見植者今已合抱物猶如此人其奈何雖非仁
人之言其感一矣外景則山由烏帶從南轉西前繞
幞頭白茅杜黃諸峯林立而北控泌湖直接石礮爾
瞻百丈驛路衝其峽當幞頭峯下巖壑森羅原隰縱
橫市井交加雲霞旱潦之態稼穡擔負輿馬之狀變
見百出而高樓短扉前後掩映翠鬱蒼標錯時其間

二溪穿市入泌楓橋跨其中不可見而人隱隱過樓
頭橋因可指水漲則重湖一望如海近山公所謂見
大者可想矣舊時花木足供清玩來遊者率取以去
數年間殆盡因修始漸復之禮自謝事歸時擕一僕
筆牀茶竈徙倚其中興到則覓句搜奇客來則促膝
麈塵未嘗不竟日而家君雖倦步肩輿時至先行中
行事暇亦率諸孫執几杖焉不知其非平泉金谷也
造以漸成費置不計今修無慮三十餘金在民家亦
不堪矣而不爲惜於戲家君老矣禮雖不敢自稱亦

豈强壯而此亭六十年始一修自後更修不知何年使我子孫能修家君與不肖更能見之費何暇計乎

諸暨縣重修儒學記

萬歷甲午春仲月邑大夫尹公涖任夏修儒學秋末落成先是學舍久不理而　先師廟尤甚公下車拜瞻周視奮然曰事孰有急於此者乎議之當道皆報可遂興工始　先師廟次兩廡次戟門次名宦鄉賢二祠而遷於戟門之左右展土地祠於名宦祠之左次啓聖祠亦東徙之增櫺星門所未備次遂至明倫

堂及庫閣諸所莫不偉然煥然瞻仰則無愧於　聖賢臨涖則無慚於冠蓋師弟子莫不欣欣樂其得所而環望於橋門者識不識嘆覘度之一新也竊惟古諸侯之國大者不過百里諸所建置取諸封內無不足者我　朝置邑不等姑弗他論在諸暨幾二百里視古諸侯之疆域何如儒學所係又何如而陵夷至爲人所不忍言豈財力之詘至此極哉司其事者以弁髦視之爾間豈無加之意者而自愛過深慮閭里之憚勞則或以興謗畏上官之刻覈則或以召疑此

其中本有不足故以避嫌坐視而閒能當事者又多務文而無實且至惑於外家小說漫費妄作謂可奪造化而卒至無成公潔已愛民纖毫不忍過動而此舉則毅然不待求於下不邀力於上自所議公費外郎一燕饗正費苟可捐者即捐以贍之不踰時畢工而民未嘗告勞財亦未嘗告匱豈特其才之過人蓋明於治體而急於造士自愛固深而自信亦至宜其作用有不同者工未畢而學師龍君以最薦驟陟弟子傅生以大魁發解郎適遇而大抵天下事上作之

斯興公之精神意氣注於其中故事方興而休嘉應不惑於小說而有小說家所不及知者理固然也抑有說焉今之爲理與今之爲學者大率相類建學造士　令甲所重也毋置不問至於別剏書院則相率爲之巨費不惜蓋十而五六也何者以書院可博名高而學宮爲常職非奇節耳六經語孟士林正業也目爲腐濫而膾炙子史唐虞洙泗之傳濂洛關閩正矣詆爲支離而金谿崇仁蔥嶺幻談則宗爲正脈蓋十而九也何者以隱怪可博名高而經術非奇致耳

公是舉若有激於時而矯之者至其襮躬範俗皆先其所急而不牽於外議率於是舉若諸士子遊公所維新之地佩公所躬率之教其將窮經操行以遡洙泗唐虞之源乎抑將徇時趨好以投功名富貴之會乎古以待文王而興者爲凡民使其當與而不與又將謂何此則不佞所深幸於今日而拳拳於吾黨者也學師索記於山中因序其實而附之以意如此公諱從淑四川宜賓人起家進士歷保山宜春二邑以理繁鼎借其表樹爍爍非記所及學師梁君邦佐劉

君時中今知縉雲縣龍君奮河即所謂驟陟者邑丞則章君世肇尉則魯洲皆於興作有勞簿華君一孝署學師事鄧君謐則皆新至樂觀厥成并記之

萬一樓集卷三十一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序

奉贈奚山范老師序

人之德福莫非取諸造化是故其參錯也若萬物然予角者或去其齒兩足者或附其翼而角齒足翼又燦然大小之不齊惟善取者則取其全而全之中又各有差等故君子之取足於造化幸而全也至與不至皆無慊矣然百之一二也不幸而有所未全則必

愼其所取取其大且要者取雖未盡以爲猶賢於彼焉耳何者德性也禍遇也性可自盡而遇不可必德內也福外也內當自盡而外不必齊古今浩繁不容盡數姑舉一二易見者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稱伯夷叔齊民到於今稱之盜跖乾腸飲血老死牖下而顏子庶幾聖人旣貧且夭嗚呼是固皆有不幸矣然孰爲要哉當其赫然侈然睥睨乎一世而取精於萬物也豈惟齊景之徒自以爲榮雖天下亦慕之而想望其風釆也迨其無足稱也則囘視聖賢始爲索然而聞盜跖之名者唾之惟恐不蚤又不特無稱而已而當世之有識者亦未始無所別白於其間然則大且要而當取者果安在哉吾師奚山范先生姚人也壯年馳驟英華期用於世而卒不一遇旣而棄去外慕專心自養字畫文詞庶幾晉唐而衣食常患不足資敎學以自給其取諸造化可謂偏矣宜若人所不堪也而先生無幾微見於顏面其殆愼所取而得其要且大者與夫大且要者夫人未必能盡得也得其一節不失爲有德之徒矣德旣在我安知福祉之

餘不一集哉古之以德獲福者不當其身則必發諸後先生老矣無子纔一子又遠行未有歸期所望以備諸福者將何恃哉不知造化之妙非人所測況要者在我雖不得彼自可無歉乎因序而歸之不惟用以壯先生之老志亦使取造化之偏者知所輕重而予亦因以自勵云

贈周西山尉繁昌序 乙丑

西山周君爲繁昌尉親知之客都下者謀贈於余予惟古之居官者雖言人人殊而大要不出淸愼勤三

者五尺童子皆能誦之職有早崇所不易也然竊考
孔門之言志則有可疑者曾點脫略事為惟欲與童
冠相從於春風沂水之樂宜若異於勤且慎矣而孔
子之所與者卒在焉何者取其心體之和平而不以
功利為急也夫刻厲以居官則疑於拘迫而不安是
故必有和平之意而後可此聖人之深意也西山之
居家也據雄履豐宜其操切會計晝夜籌策或有不
暇顧超然若一無所事置園亭聚花木舟與賓朋觴
詠余早年偶入其門覩其珍聚知其不凡自後戚友

日密得察其深雖貌若朴俚而內實雍雍雖貴擅雄
巨而意殊坦坦推此以居官也固未必和平其心體
與孔門之高弟相上下豈其急功謀利拘迫於官箴
而不能自安者哉夫人之始進也孰不以清慎勤自
勵然而卒不可久則拘而不安也西山殆將進於是
矣夫居官有要而榮進有機尉卑官也祿薄而任輕
曾未足展騏驥之短步方 今公道昭著仕路廓清
拔異超最有由尉而陟尹者是固可不必得也在西
山亦非覬覦乎此者也而事有固然他日得邸報有
遷顯秩由尉者安知非西山耶繁昌府屬太平其別
駕則兩江壽公余與西山同係至戚受 命方行不
以余言為過也遂書以贈

贈明洲池年丈使邊歸省序 乙丑

士君子之有志於世也其所以豐原裕實藏其大用
者固為有本而所以示精奕采究其大蘊者則未必
不得於歷履之周而延覽之博嘗怪司馬遷以父子
淵源博洽之學不能即見其文采而必迨其徧歷遠
涉登九嶷而探禹穴始大進而成夫一家之言豈山

川之勝槩能默助於人哉歷履周而延覽博然後精
采乘之以發彼文詞之士且然也況有志世用而以
功名自期者哉明洲池年丈以八閩英穎連捷藝場
第進士而聽政於兵曹也少保楊公念邊務之重首
舉為使而又念其使之勞也使得便道歸省夫士君
子抱用世之志莫不以第進士為期況首被 王命
以有事而遂得以照耀於桑梓此人情之所甚榮者
顧愚獨有深懼焉夫明洲生長閩粵以計偕始涉江
至燕今又使邊地轉而南還經行幾千里其所歷履

之山川勝槩豈無止九嶷而㕛禹穴者茍歷覽而還也一無所得使父兄閭里親戚交遊徒賞慕其榮進而已也不有愧於馬遷之流哉吾聞置至者不可加而器大者無不受明洲蘊精畜粹豐而且裕更文采表著舉而見之功業爲有餘用馬遷詞藻之流又何足數顧歷履延覽之中豈無出於平時聞見之所未及者郎民物之利病風氣之美惡山川之勝槩觸處有得胸中之運量又必有加於舊者非必藉此也必若是而歷履之遠不爲無益有志之士固以此自待

而亦以待人也　朝廷方舉館選之例與不與各視其志明洲已彈冠就選聞有是命忻然而止此其志豈無所重而然者夫意氣之投四海一轍偶爾彙進而復分隸一曹入則聯座出則聯騎議論契晤上下古今不啻如兄弟手足一旦握手凡我同曹俱各戀戀而愚遂僭爲之言由同僚處之意亦竊取夫昌黎之舊云

贈趙清廓年丈知鹽城序　乙丑

嘉靖乙丑得舉進士第者四百人而以禮經進者止二十有六一時同進莫不忻忻相得而同經者以出於一門朝夕加數也故意氣尤篤既而膠州趙清廓上海潘衡渚二丈首膺　簡命出宰乃相與謀爲贈處之道以序則禮宜有言於清廓禮惟名公巨筆充滿京邑一言之得蓍龜華衮若愚者何足輕重顧由同相與臨別告語之意古今所不廢也敢辭謭陋竊聞古之君子其仕也非爲已也以爲人也而所以仕者非爲人也以爲已也人民社稷責有攸寄豈曰榮身肥家一事之未盡則吾與有責焉耳是故早作夜

思孜孜而不息者凡爲吾君與吾民也然其心豈曰吾君與民而已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一事未盡則吾性爲與有虧是故以其爲已之實心而行爲人之實政此則古之人所以身一出而掀揭之事業振古今而不磨也後之仕者則異於是其偷且下姑置弗論聞知自好者亦孰不孜孜自勵然其心非曰吾君與民也曰必如是而後可以起聲譽陟崇階也如是則雖爲人實爲已也而其所以爲此者又豈知吾性分之當然哉曰必如是可以耀當時誇後世也如是則

道雖爲巳實爲人也夫以古人之所以爲人者爲巳而以古人之所以爲巳者爲人毫釐千里又何疑其事業之不古也淸廓出宰鹽城鹽城淮海名邑也夫士君子叨第進士出宰名邑譬則行者發履之始孰不蹈厲顧義利之原終身事業實託諸此以淸廓之純碩奇瑰其必爲古人而不囿於時俗誠不待知者而後辯故敢告以爲巳爲人之說而禮等行將各有官守亦思以此自勵他日建立雖殊要能質諸古人而無二則不唯同門之光而抑且增重於一榜一時

相見皆可無怍於今日苟徒曰名位而巳也則雖履崇據盛其事業之所就或古或今當必有辨之者固非淸廓之雅意亦豈吾徒之所以相畜者哉素不文且使以質諸同門具曰非迂也遂書以贈

贈邱肖林年丈知深州序 乙丑

始余業禮得月林邱公之文焉曰美哉雍雍乎其詞藝之宗而禮經之奧者乎朝誦夕玫惟以不得想見其人爲恨既而抱藝來京因得月林公之爲人焉咸曰剛方果毅必以直道事人居諫垣幾年擊强扶正毫不假借不幸家居柳下惠所謂焉往而不得者愚又慨然與嘆惟不得以斯人與歸爲惜既而叨對大廷以禮經進者共二十六人而公子肖林在甲最先愚惟公之雄文碩望聞其風者尙知興起其家學之淵源必有不可及者其有子也固宜然公剛正之名振動海內意其爲人必耿介巖厲巖若泰山而峭若鋩刃其子肖之必有不易近者顧溫溫言不出口行不失步如處子然豈其懲若翁之齟齬故反其道而然與抑亦浩然之氣本植於純粹之中若翁之所

以振動海內者亦以此得之而眞能克肖者與夫古之君子養其正氣以挺立於天地之間非悻悻者比也故即之也溫然若無所挾而發之也確然有不可易處則爲良士出則爲純臣在郡縣則爲循良在諫臺則爲忠鯁震疊之而專闓明肅之而執法調燮之而鼎鼐如此而得如此而失不以易其志以公之正直雖所養未得大究其不以此易其平生無疑在有志者無遠近莫不想望風采而義方庭訓一體脉下者顧反其道豈其然哉其粹養於理義之中而溫然

確然隨遇而發眞能克肖若翁無疑兹固肖林之所以自名未可知也肖林授官得深州守同門者以重別共謂余言余不佞不敢多及姑以平日之所竊擬者申而問之雖然古之人固有父子克肖亦有相反者矣吾又安能以億見而取必於肖林哉姑以深州之治卜之而已抑古人有言知子者莫如父肖林之任必先歸省願以愚言爲質且申告曰　朝廷方剔蠹用舊一新政治後進之士引領依歸山林之間未可以有子而長往也

贈化州守序代作

士君子有志世用不患無見知之會而患無可知之實不幸有其實而無其會自非宏毅之士未有不變其志者迨其終之無所成就則不反其在我而曰上之人不我知也嗚呼何其悖哉士君子懷珍握瑰固未嘗不欲受知於人然在我者初不以之加損也幸而我知則其志固得自遂不幸未遇其會則雖韜光斂彩而在我者可以自信況升遷遲速若寒暑之序選而我無與卒之事久論明聲價終定非古宏毅之士何足與此余鄉某先生夙抱奇偉以妙齡領鄉薦自後養益純實蓋卓然有益於世用者余始計偕即與同事竊謂宮選廷對是皆所當首讓然予竟僥倖而先生久不獲遇余竊自思此主司之失使余得典文衡則若先生者必在首列自後予適承乏棘院而先生又以事家居余固嘆先生之不偶而恨不得爲朝廷進一良士也毋與同事者惜之今年春余復叨乏而先生尚在試列余竊自喜謂幾年夙願必在可酬而竟無益於事嗚呼豈人之榮進信有冥冥者司

之而非人所能取必如此也夫以所養若先生以知先生若余以留意於先生若余遇矣而卒有未遇雖先生不爲余過而予實不能無愧於中者徹棘遍訪意先生必有不釋然也而先生略無偶色勉就銓選則得今化州守　朝廷方重民牧州守在甲科必優列者始授先生就選主司第居異等即授以是職是不可謂不知先生者余又過訪意先生必欣然也而略無喜色更竊惑之以先生之所養夫不啻得不喜無足疑者古所謂信其在我者非與懷握既奇聲價

終定況今　朝政肅明仕路清廓超奇擢異由州守選外臺者月二三人以先生之養得見之設施司銓衡者其能不加之意惜余不在其位不與引手焉耳然前既不能必先生於文衡復以銓衡爲言不惟言者爲有慚色而聽之者亦孰以余爲信且先生胷中曾不以此少滯也夫復何說故於其行也聊爲宏毅之論以發其珍瑰而東坡方叔之感亦少見之言外使他日聲價既定人或以此恕余之不明而余亦得以有詞於人云爾

贈楊正山參羽林軍序

人之生也不幸而無財與才亦不幸而多財與才不幸而無愚者之病也不幸而多則賢者之病也正山楊君少負奇瑰先大夫楓溪公之初歌鹿鳴也一見即歸以妹曰是能繼吾跡者既入泮宮馳聲奮翕咸謂郎當遠到不幸少滯郎以貲入太學馳聲翕翕大司成大峯周公尤器之亦謂郎當遠到不幸少滯後以貲汪衛經歷及選得今羽林衛昔稱季子有言使秦有洛陽田二頃安能佩六國金印嗚呼使正山而不以多財其肯以貲授是職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爲信然矣夫以季子之才縱不處窮困必非久居人下一無表見者恐未必轟然振動六國也然自非季子古今之窮困者亦多矣其能皆轟然自振否也以正山之才使不處饒裕其所到縱未敢遠擬古人然或堅其德性益其文藝自入貲之外不能自取一官哉方今以科目盡天下士以奇瑰之器而自同於常品則多財累之耳然多財而無以自藉古今之厚積者多矣其能皆拜官近列否也吾固惜正山之累於

多財而猶幸其有不盡累者也雖然季子不累其才矣要其所就非惟不歸於聖賢而其身則亦不免則多才累之豈迫於窮困雖希世取寵亦不暇顧而致然與使爲秦者少能自愼卽未必轟然自振必不至不免於世然則爲秦者其亦幸而無財故爲能致用以自見其才其亦不幸而多才故不免過用以自速於累然則財之與才皆人所不可無而尤不可多非多之爲累而過用者多使之也羽林雄冠近侍亞於錦衣武弁之員不啻數百經歷獨以文職參其中舉

動少不可人意物議乘之即起居是職者其可無才然才不可過用也正山智術猷幹皆出人右故愚不患其無才也而患其用才之過有才而過用與無才等正山之入仕也既以多財累其志矣其既仕也豈容復以多才累其用哉懲厥始愼厥終端嚴靜一不以卑謙而隱直道不以辨博而輕武士事其賢者友其仁者役其事我者兢兢焉若將弗勝惕惕焉若將或浼所任雖輕隱然實有可重　朝廷方破格待天下奇士況　華散之下有或遺哉而復何以二頃爲

慨哉辱戚末彼此相厚之道諛悅非正也故方以多財爲惜而復以多才爲規嗚呼此語賢者之道也

奉壽陳母馬老夫人七秩蟠桃圖詩序　丙寅

陳母馬安人七旬華誕季婿樓用禮甫繪王母蟠桃爲賀且求名賢題詠於至日稱壽囑余序諸首余惟古人愛敬其親長而衛言於神奇也不惟其物惟其意桃一物耳若干年而花若干年而實古人豈好爲是誕說哉歷歲久而成實艱者足爲長生之藥以喻閱歷深而諳味熟者足爲生民之藥石此寓言規諷之意在其人之聽德也始夫人相夫子以進士起家自後掌武銓出下察復起守大郡而歸老林泉也其間榮辱升沉態更千百既而課諸子以三世科甲之箕裘而淹泮沉倒或且化爲異物而畜羽者思奮而猶未遠舉也其間憂喜去來亦態更千百而夫人淡如也得如是失如是惟婦道母儀是率此其節間貞一固得之性而閱歷之久諳味之熟不特可爲藥石於閨門者是亦三千年之桃而今日所以有取云爾夫蟠桃三千年之說不可信要之珍奇之物出必間

世亦理之常陳氏累世簪纓今既少間而夫人儼然長世盤錯根節以待其復茂吾見陳氏之桃其將又實也已夫指物摛詞以發愛敬之忱者祝頌之道也比物陳德以彰久大之懿者博雅之事也愚不文聊以引其端云

永思集序

事親之道生則敬而養死則哀而思哀思之動也形諸聲則爲哭泣之慘言詞之慼甚至有三年不言者見諸身則爲擗踊衰麻苫塊之節殯葬禮祀繼述之

儀甚而跬步之不敢忘終身之不敢易非更僕能悉伯風樓先生以風木之恨觸景遇物必見諸詩不蹤年累至成帙命曰永思集余偶讀之酸鼻側目不欲終卷嗚呼先生可謂深於哀思者矣昔王裒直丁毋憂絕不作詩而梅聖俞寧陵之句或者譏其太早晉孫綽不云乎敢冒諒闇之譏用申罔極之痛是或一道也察於此可以識先生之心矣先生之詩略不求工惟直寫其天性眞所謂焦以殺者然此特形諸聲者耳其見於身而措諸事又必有進於此者嗚呼此

人子之所不厭爲而亦人子之所不忍言也

送郡侯明庵徐公入　覲序　丁卯

郡侯徐明庵公之將入　覲也邑令梁君甫至入通籍出郎謀所以餞行者於余夫令之與守屬最近令欲行其志惟守是視梁君以名進士試宰百里所賴以發其奇瑰者在公而公適榮馳宜有不能忍者顧余謭薄何敢當命然披拂春風毋先齊民正欲表其區區則又有樂爲之詞者其敢自諱竊惟公之將來任也風流文章政事之聲望已先襲人及至而不動聲色城市有謳田野有歌江海有備而皆莫知其所以然嘗挈予登大觀之堂履蓬萊之勝眺視廓井里舍烟火輿楫居者行者耕者市者聚而散揖而讓者顧余曰越之民其自愛若此余對之曰有愛之者故民得以自愛公亦欣然而笑於戲斯民斯世熙熙春臺之上將有操切激厲而終莫能得者況當此兵燹多事之後而能一旦優游煦而育之使各若春華勃若風動此其能事有異常者矣顧曰越之民自愛也又豈常情所能至哉蓋有無其善而自居者矣君子

曰是可以膺異典而宜大惠矣制三歲而覲寵錫課督莫不有常今　聖天子當陽玉帛萬國此其首會將必有異常之典以風厲四海而四方之利見者亦必有異常之獻以獻其媚愛其或進公問何修而治公起而對曰　皇上聖神越民自愛則　天子必目公長者命書之册而繼之以再三將有不容已於言者縱所不問而公所以獻其異常者亦必有至論推此一方之政以大惠天下然則茲行也公之所自負與人之所望公者果何如哉夫覲而負善政者職述

其最故上有慶行繁其惠故下有思此恒典亦恒情表歎道盛不乏名筆可無及也惟公之所自負與人之所望公有出於恒情之外者愚雖不能言其所以而事有固然僭爲發之聊以塞命之責而因得以申吾鄙云爾若曰行李之光非所敢知也

學遊集序

俗以古詩文爲舉業之大忌豈其然哉夫理一而已矣詩文舉業雖體格不同而理無二致性質所局則有之未有善乎此而反妨於彼者患鄙且情少既失

學長又拘於俗忌其視詩文若臧獲之於樵牧尸祝之於庖厨也自本業南雍得文章辯體於書肆持歸讀之不覺神怡自後稍稍學步雖不能造其藩籬而舉業之蹊徑則因此益明然後覺俗忌之妄而悔其用力之晚然其說遞相傳習不知何自而始夫亦志青紫者利於捷徑恐爲彼妨功云爾世亦有不事詩文而終身不偶者使以之彼此互進縱未脫穎豈無小補哉愚既少有覺悟而欲參大乘終未之能豈其質之所局耶抑亦學之過時而然耶自入仕途既脫俗忌若可猛厲而奔走風塵反有不暇然後益知俗忌之悞人而尚有不敢自晝者乃檢點舊稾於散失中僅得若干篇爲一冊而名之曰學遊集皆諸生時稾也藏之以驗自後更有寸進與否而爰綴數語以告兒輩始知俗忌之未必然云

贈錢使君序

虧石錢使君之提舉黑井也潔己愛民修常剔蠹一井賴之而撫院陳公按院劉公交章旌薦凡附井之衆莫不歡欣奔走而士子尤甚紹學博阮君索贈於

余余惟陳劉二公望重海內華袞士林鼎鈞朝議一言足矣而顧求益於鄙陋豈流俗枯槁者之言反有加於當軸之名公哉意者諸士子無已之情欲詠歌其事以傳之無窮則余又非文章之士若曰當道之言惟誇奬其懿美而欲以余備槩石則不惟錢君之金玉無所容其追琢而流落磊槁之士荒鄙固陋原非可與敷於他山之石者尤所不敢聞也顧黑井地屬定遠司縣實相唇齒而前此諸君意見不同反成矛盾者有之不才流落辱當道優容偷生此土多君

之愛事無大小莫不綜調味濟故竊伺者賴以少戢
而余雖在枯槁中得以少諉非累則不可不謂之相
知宜諸士子之不能忘情也昔人有言天下事莫不
成於同而敗於異藩籬能剖四海一家況本相唇齒
者而顧可以異心乘之使細微者得竊弄其中以敗
乃公事吾二人不能長同事於茲土則茲土之民恐
不能熙熙無他慮余暫寓而已民亦何恃所恃者君
也夫爲政患不能廉廉矣患無能廉且能矣患無識
故凡嘗同而反自異者皆無識起之也方今時明士

法何患不廉且能顧有識者十無八九以余之鄙陋
君且油然一體則君之識過人遠矣以此始以此終
人雖異不失我之同則豈惟一井頼之此固諸士子
所以致情於吾二人之意與則吾亦安能外諸士子
之情以願君也陳劉二公之章朝上於　庭夕且風
行海內其所以重君者何在君必能自得之矣余何
言

萬一樓集卷三十二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序

贈碍嘉李令尹序

碍嘉陳生訪余於定遠爲其令尹太守李君受知按院縣之父老子弟皆踴躍稱壽欲余代之言也余惟尹之難有二省刑寬斂悶若無爲下可以得乎民矣而或難乎見知於上崇華飾薦赫然有聲仰可以得乎上矣而或難乎見信於下碍嘉地莽民竦瘴厲滿

境夷流雜處爲尹之難甚於他邑李君何脩而使上下之交得若此也余屬李君知日接其容貌渾渾其言詞恂恂耳語及民瘼吁吁耳寬省之實量有之所謂崇華飾薦似非其所長也而覽亦不遺知於上豈時淸道泰上下之心同於爲民故公論自明而不奪於常時之所難與抑别有道與陳生歸偕爾友生父老稱觴於爾令尹之前其以余言質之使余言而信也不惟足爲令尹壽亦足爲世道慶如有他道幸亦以復余素習詹尹術將卜而居之也

贈滇南楊七泉太守序

余始讀黄叔度傳恠其徒以虚言崇奬而初無據實竊疑史氏之文勝也及觀孔子扣用世之撰諸子爭相激昂各陳所能俱鑿鑿有據曾點惟以漫遊自許疑爲無實而孔子之所與顧在此而不在彼使得邦家則諸子之才固所不棄而首所推置者將不易矣然後知古人之所重固不在事爲之粗跡而盎中溢外隱然自有至處范蔚宗雖非深知道者其傳叔度可謂得其杜德幾矣然終亦託之空言也韓淮陰伏

跨寄食甫任使郎羅謹典已爲大將且見侮敵人嗟蕭鄼侯以爲國士無雙而其言卒信夫淮陰一策士耳未可比之子路且非鄼侯不能知也况其渾然眞至不在粗跡者哉宋玉有言始爲下里國中和者數百人爲陽春白雪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和者一二人夫古人之所重既不在於粗迹而其所以可重又非淺淺者所能識故惟得遇知己則龍泉出匣驊騮展足大小必有所就而要以得其至者爲貴余始入滇聞滇南守楊君之平生或曰博洽多聞

咳唾金玉君文人也或曰弛張繩法政出民安君艮
吏也及遇之逆旅歡若故知匆抱袂怡然不能別別
去恍然如失者終日文人艮吏似未爲得君之至使
今之世有蔚宗不知將何以傳之而更得依歸聖門
推致當道其所成立必不可量惜乎世未有知之者
徒以其可據者見許而余雖得其彷彿又無推致之
力相與長笑清歌反爲旁觀者所疑而已適侍御劉
見萬公旌君最政學博何介君楊陳二生遠訪索贈
余唯侍御能知君哉君有赤之禮樂有求之藝有點

之大致以文知君知赤者也以吏知君知求者也諸
君待之知點者且至矣

贈陳都叅序

文峯陳君之叅滇闔也廉能異常上下遠邇莫不傾
心三年報政赫然稱最其拜在下風者往往遷職而
君猶守舊綬同袍諸君謂余宜有言以張之余惟
國家三老陟明取法唐虞以君所處未爲過歷且君
不以此介幾微於胷中也夫何言嘗讀漢史指李廣
之所以不侯者曰罪莫大於殺已降竊不然之夫殺
降誠天道之所不赦而古之至聖大賢亦有終身不
遇者豈其所爲亦未必盡慊與而多行不韙舉足侯
王者不少以此爲訓說易窮矣古之君子其爲善也
非以期吾之遇也其不爲不善也非以畏吾之窮也
吾盡吾分而其所不可知者付之適然而已夫滇僻
在一隅蒞兹土者蓄多寬平而一二年來偶尚操切
習染成風計人之不善以示已之長掩人之不見以
快已之意此其用心之酷不啻乎殺已降而已也以
君之廉吏滇者鮮並其潔宜其以廉而病人以君之

能吏滇者鮮謝其才宜其以能而病人以君之得上
間有可入宜其不無驪黃牝牡而温如恂如賢者敬
而禮之不賢者矜而覩之未嘗少萌疵瑕此尤常情
之所不可及者且廉者易刻能者易炫而君皆無之
故需遲一官豈司衡者加意於遐方之風俗故多留
長者以爲之輔與況銓司之法原以久任爲優則君
之不以介於胷中無足怪者顧吾人之必於爲善而
不爲不善原非有爲善始善終不以宦成而或怠不
以遇乖而自阻此君之所優爲而凡吾同役兹土所

當共勉者僭用及之以張君之志云

別都參軍陳文峯序

余自釋褐與陳君拜官於銓曹或謂余曰此吳中名士也余時奔忙風塵未暇刮目及得罪至滇陳君猶滯都幕一見握手如素有期者教訓左右匡余不逮唯恐不至嗚呼余何得於陳君哉陳君之為吏也持廉秉公當道俱為之嘖嘖榮進有未可量而余偃蹇不登於士類顧余之視陳君也如覩鸞鳳而陳君亦不以余為鄙薄豈氣味之投自有所在耶陳君會與

余並轡市過顧易貨者謂余曰鶴劍此方所尚然亦有過於鶴者卒不若鶴之易售也余曰此貨名者也遇貨實者當改價矣又謂余曰金石之為實一也登之廟廊則爍然增色余曰此人視之耳在金石之體初不加損也又謂余曰賂合莫如底蓋久未免齟齬余曰此形合者耳若夫銅山靈鐘雖遠猶相應也陳君欣然君賢聲滿滇五稔餘矣局於籍尚未得遷余得間將歸耕陳君曰得無忘今日乎願子遠圖且必有以教我余感君誼義渭城杯酒不忍徒盡而謂天下事有可以少喻也爰即平日之所論議者不嫌瑣細次而歸之

四書程文選序

國家取士以文而昉取士必錄其文之可程者固曰士之文也而實出於主司之手豈不以風檐寸晷即魁梧蘊藉之士不能盡展其平生故必假重主司庶不忝於風示然與然歷三百年來理學日明文彩日盛墨卷之文往往華於所錄然程文卒不可廢也墨卷傳不過百年程文有景泰年間所錄至今尚傳者

蓋嘗論之墨卷猶則士女也光彩動人程文則名家老媼芳姿抛謝而舉止動作歷歷可法墨卷譬則披緞也色相工密程文則大府緞文入眼似拙而意匠曲折玩味有不可窮者然則善學者將何取乎童子買舉業書得麻沙劉氏所刻四書程文余為選其尤者懼鄙見不時參以王晉庭秋元所選再加品酌共得百六十餘篇為集蓋秋元積學有素兩經激賞其眼力正時故致據為準自然必竟有不能盡同者而大要不遠矣大抵讀程文者先意格略詞藻余雖

言之亦何能盡在童子之自喻而已隆慶壬申孟夏之望此中軒居士駱問禮序

遲鷺編序

駱子放伏荒野日閉戶與童子講舉子業亦時爲舉子文且名其編曰遲鷺客見之謂曰士行之遲鷺將致力於中原也子無意於天下矣而復以自儗何言與志之殊乎且子巳蕉鹿魚兎而復爲筌蹄乎駱子曰然子以君子之自力皆以致用爲乎使士行而無志於中原將遂阮籍稽康之徒是同乎夫士行之所

習者勞也患之所習亦勞也顧士行以專愚以漫抛書謝客之暇以爲尤賢於博飲故樂與童子從事若景仰前哲郎乏雅道要不敢以是爲權輿也所慮者藍不能出靑則謂元之何白者將至故旣告客郎以書之首簡固將以自省而亦使童子知此非學之本業云編凡若干篇嗣後作者將以次入隆慶壬申孟夏之朔此中軒居士駱問禮序

竹權寃忠錄序

士君子之公論在人事者有定有不定在人心者則未嘗不定也何者士論之幸也則人事與人心而相符其不幸也則是非之公能變於人事而卒不能變於人心惟人心之不變則人事所在亦未有終於二者特其遲速之不同焉耳故南京太常寺少卿夏公某之忠義人所知也方　世廟中興之時世道方在太和中而卒有不免固巳可異及後羅塵雖釋彈迹猶存身後二十餘年　朝廷揚幽洗垢凡在寃抑者無不普獲褒嘉而獨不逮公何公論之不幸至此耶嗚呼事固有然者矣昔韓淮陰以蓋世之勳遇漢高

爲主以蕭酇侯爲相其帶礪豈無足保者而藏弓之悔至謂其欲爲不軌者內應夫以淮陰之英武卓識不惑志於蒯徹鼎足之說而顧欲逞於赤符當陽之會哉此固有必不然者矣然自此獄一成則不惟終漢之世莫爲之白而萬世之下亦莫有能改其彖者蓋執其形之可疑而誣以理之所有日復一日又誰何者會居淮陰之側眞見其行事而能白其心哉夫以酇侯之休休初非妒功嫉能者而況淮陰又出其轂中何甘心至此其爲主之心至而不虞其過也夫

天下已定矣餘無足慮矣獨淮陰百戰百勝非諸臣所能當萬有他志未可高枕無罪而及之又將使吾君有薄功臣之名故寧負信而不欲使吾君有側席之意寧使信有悖逆之名而不欲使吾君蒙難與共安樂之議此其事誠左而其心則亦有無聊者也方
世廟中興之際大禮未定之先當事諸臣以一二疏遠冋滿朝之議凜凜乎出百死得一生非　世廟之獨斷將有不知其所終者故其後　聖孝雖伸典章雖正而贜前顧後惟恐有乘其隙而間之者而公

於當時尤爲赤幟是故責公以不焚諫草之義穢公以亦爲烏喙之說使必不得自白庶異議者不敢復作此固鄭侯爲主之心也寧知伯夷叔齊諫武王爲不孝不忠太公不過曰義人也扶而去之而已然二子者不惟無損於周而實爲周之先時當事者不法太公而法鄭侯此公之所以不幸公固不以此戚戚於九泉而孝子慈孫之心則有不能一日釋者矣公嗣子某痛公寃之不白集其先後奏疏并諸乞及諸司文移爲錄其用意遠矣比尹吾暨以愚粗聞公之風者授爲之序嗚呼士君子之公論豈必書黃麻紫誥而後爲定哉今天下仰公之名若山斗而嗣子之尹吾邑也允稱循良識不識皆慶公之有後非公忠義之在人心能爾耶行且待之未有人事而能違夫人心者也

昭忠錄序

今　皇帝即位之三年贈故南京太常寺少卿夏公良勝爲太常寺卿先是公以言忤當道當道者激
先帝怒謫戍竟死戍所後雖　恩詔屢覃尚未有特

及公者公子今吾邑侯念東力請之有司尙有難之者侯於是集公先後奏疏并諸司文移爲寃忠錄至是復有爲之請而　恩賜及焉侯復奉　玉音及諸司奏請之文爲昭忠錄君子不惟慶公之忠義獲鑒於　上而且頌侯之孝爲能致　上之鑒嗚呼公之忠義一也在　先帝時則若是之否逢今　皇帝則若是之榮使　先帝之鑒公也亦若今　皇帝則其榮遇豈惟爵命而已然非歲時無以見松柏郎事業之熏灼其忠義之名能振揭於海內若今日否也使

今　皇帝即位當事諸臣即爲奏請則吾侯亦不必哀號激烈若是雖仁愛之切又何以自見故人徒知公之忠義獲鑒於今　上爲榮而不知其未乎於先帝乃所以成其忠義之名徒知白公忠義者爲有司之艮而不知擠排而遏抑之者乃所以顯公父子忠孝之實也嗚呼緊於此也則世故之不齊皆可付之一笑而是錄雖不作可也然非此二錄則尚論者又何稽乎愚始讀兖忠錄未知其有是也序之尚懷不平及得是錄不覺躍然復借書之隆慶六年春二月諸暨駱問禮序

横山黄氏重修族譜序

古謂聖賢將相無種竊嘗疑之商道式微復有孔子孔子已盛復生子思太史公疑項羽爲舜苗裔新莽之亂盜名號者紛紛而光復漢業者卒歸帝胄若此者何與然堯舜之子爲朱均漢高提三尺劍爲帝衞青人奴卒爲列侯吾以吾之說而彼以彼之説則卒有不可一者若竊觀天下之物而究其大凡則固以有種爲勝特不可以此爲訓蓋懼人之自諉焉爾何者李無桃實榴無杏花松之實不能華杉而豹不育虎凫不伏鴈此猶異品也至於麥有大小粱有黄白魚之魴鯉凫之大小雖百產而不能以彼爲此惟以地利天時人事之不齊而盛衰則有之其他若橘爲枳蛇爲雉之類雖非其常亦有定變使其無種則皆胡爲而然哉人者萬物之靈雖同得天地之秀其自强之道固存乎人而遺體習氣各以族類恐亦理之所有者特其盛衰乘乎所遇譬則稼穡人力未至則美種固有時而歉收若其天時地利之同則人力之

施必有易於常者矣考之邑乘吾暨族望之舊莫有過於相門之王横山之黄者而黄爲尤懿語其可述之大者若望烟樓仁壽莊贖人而來金甲之賜養母而獲既盲之視行義文章科名之盛縷縷莫罄非古聖賢將相之種能然乎逮入我　朝雖行誼文學無改於舊而科名少替識者惑焉愚謂種之美者不能無歉收逮獲其常視他種必倍此天之未定實理之可必者況今行誼文章未嘗少衰於前飫膏粱而待碩大負鎡基而擇彊界方易易爾黄氏族譜自宋以

來凡經數脩其初崇安公開所自述其後則金華黼公伯衡宋公濂黃公溍及邑人黃公鄰張公辰俞公僩陳公洙諸皆名筆序之詳矣今其賢裔儲郡伯璽儲中舍道中暨諸昆玉復續脩之而以秋元應辰秉其筆既成屬愚序愚適修寒族譜考其凡例有不能盡合者亦各行其志而已夫譜以紀實能紀其實縱橫顛倒無所不可郡伯諸昆玉皆稔於文者良得之矣獨覽其世叙而不能無餘裹焉因爲種說以致其意若必欲考兩家譜例以歸於一則固未之及也

奉賀邑祭酒一泉陳公序

國家致治惟政教二者而二者之中大率政爲實而教爲虛何者一日無政則民無所措手足教雖化民成俗之首務然　國家以文取士故設教者多先文後實而士恃此以進身其有志者固不待教其無志者雖教之不刑然則非教之虛勢使之也而間有致詳於其實者反以爲迂闊而抵掌竊笑之非好古篤行眞以敎化爲已任者孰能敦本尚實使與政事相表裏哉若吾一泉陳公蓋進於是矣公温温雅飭吐詞若不出口而確有定論不少詭隨於人望之皆知其爲有德者儒學與官由古不以此觀人之廉而公洗削謝絕不染一塵爲詩文典則明瑩不以艱深先人固以得敎人之本矣其作率門下士則務以躬行實踐爲要陳設科條品題黑白井然有常不特課其文而已也故士無少長無不與起悅服夫以政之不容不實且有苟具文爲以飾一時之耳目者以公所處可以隨時而獨能勉勵尚行必崇其實率此道也使授之以政其肯有一毫之不至哉侍御謝公觀風

於浙權衡人物不爽毫釐而首許者公在焉同寅諸公暨門下士喜爲公壽而索言於愚愚惟公之教行矣行將蒞政故著其說如此庶後之考政者將以愚爲知言云

南雍聚樂序　戊辰

此嘉靖己未冬余卒業南雍時相與友也列無序惟所書同年友與故相知者弗書熟也同在歷者止此矣在監者不能盡誠載其同堂與最密者耳時值嚴寒且冬至齋習假日爲多余入監甫月而隨羣逐隊

得相維容者僅十餘晨逮歷京畿道則鎖院叢居清朝旦夜促席高談雖四海九州一時萍遇而情聯義契儼若家人誠爲樂聚時謀彙刻爲錄弗果而散今幾十年偶檢此册撫視緬懷聚散升沉室邇人遠有無窮之感嗚呼人心不同好惡殊趣況以余之不類動輒可憎安知若而人者俱無遐心而乃眷眷若此顧鄙陋之私樂就模範可法者師可鑒者遠昔雖不無皂白而離索既久觸景懷舊有惟見其可慕而圖晤之無由者雖雲泥勢隔不暇計也容知其弗余遐

哉雖然向微是册余之所忘者亦已多矣則是册之存夫亦有不可已也册舊吏錄之附此隆慶元年仲夏之望諸暨駱問禮書於丹陽舟中

贈梅皐蔡寅丈擢守大理序

梅皐蔡大夫擢守大理戒行同寅諸大夫送之郊愚從大夫後僭爲言夫大夫司繕曹幾三年於此矣大司空自貞菴曹公洛南陳公元洲張公暨今對山林公少司空自遠峯汪公幼海董公暨今鳳竹徐公莫不器而重之旁事必曰問蔡正郎云大率大夫之爲

政廉直有猷其與作用一木一竹若出已有而諸所建置井然不可槩之尋常盖大夫歷州郡久堅忍習服何啻百鍊宜有然者夫用大者置巨選宜得善地而方其內徙既在諸曹未今出守又屬萬里外在人情不無他念而大夫無幾微介於胷中俛焉惟思盡職茲且欣欣然冒炎蒸涉山海了無難色所謂眞知輕重者非耶夫官至郡守橫金專城何擇遠近且桑弧蓬矢男子曾事事矣顧與大夫同起家者內則蜺晃列戟外則開府分閫莫不蒸蒸而大夫方分符

一鄙干將莫耶不以剸犧牲紫縉素鞹不以藉璋璧而千里之駒不服下澤豈惟用物者嘗有鑒即物亦當自審也夫滇雲西南極邊而大理則滇雲懿郡據六詔之中不惟蒼山洱海秀甲一方而聲名文物中原都會未之或先也且前守政考異等安綏蕃緝回視隣域穢僘叢興而警楚百出者不啻天壤謂當道者京大夫故麾之外鄙則滇亦多郡而胡獨授之以懿地若謂借大用以和遠方則不以授之穢僘警楚之區使盤錯得藉夫利器而乃納之中原所未必過

之地豈將使大夫臥治之耶此其意必有不偶然者矣夫事豈無偶而値者在泛然者斯無惑也今冢宰前司空也其知大夫深矣相知之深而其所授地乃疑於知不知之間在他人不能遽測在大夫則可自審必審其意於始而後之所到可以無負漫與而漫爲之即優於職非所以語於知己之深也大夫其謂何諸同寅奉觴以進大夫肅然曰吾儕之矣顧諸公所遇雖各不齊要必有以也願亦以處遂各書而歸之

賀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肖泉林公七旬壽辰序　代徐鳳竹公作

肖泉林公自南京工部尚書遷禮部致仕不幾易歲公冢嗣對山亦以工部尚書遷嗣公位而愚忝爲工部貳公是年六十有九明年爲七旬夫人長公一歲則已當其旬矣先是對山公圖便歸稱觴不得而仲氏仲山使君適遼　朝南過對山公喜動於色曰盍便歸寧吾親乎則使君出京時已陳情當道得其間矣愚忝對山公年末且辱寮後又辱與使君同事江右則通家晩進莫有幸於愚者於使君之行不能不揚眉而附頌也乃謀其說於司屬或曰昔公掌邦事于玆節浮謹度至今爲式而今尚書復藉以世濟之休益振舊績豈惟公私之利列職者尤賴焉以職事頌宜莫先於此者或曰其然乎公世官玉堂才宏望鬱早丙魏而偪周傅然猶未盡其用也以其箕裘付今尚書公行且入秉鈞衡措四海於仁壽而聚百福於　皇極則公之大用方有所待以世業頌宜莫先於此者或曰又其然乎自古父子兄弟爲公卿者指

不數屈而公不惟有子也父文安兄康懿其他執笏綬纓聯袂而趨者不暇悉數莫不負崇抱碩保有榮各方公之斂圭璋鞘干莫而襲韜之也罔不曰　聖天子未能終舍公也其尙愼之而玆且當授几杖賜安車則昔之所斂鞘者已保萬全終可以無愧色於文安康懿矣以世德頌宜莫先於此者或者又曰世之昌也莫不有世家大族秉光宣哲智安力攘如雷霆之震烈如風雨之疾迅者以佐天子振揚大化之威靈亦莫不有世家大族秉光宣哲靜維默運如五

嶽之鎭重如四時之潛移者以佐天子保蘊大化之和氣而保蘊之功於振揚尤多蓋保蘊以靜振揚以動振揚必俟當路保蘊則無間於行藏我　朝功名之盛公族之外莫如璿實之許然許氏之功名多起於邊陲而其用在動意者天其以許氏厚　國家之振揚而以林氏厚　國家之保蘊乎天之厚我　國家者無窮則所以厚林氏者無艾而公之福未可以常情測也以世輔頌宜莫有先於此者愚不欲執其前後也他日使君行對山公奉詞諄諄懿哉皆忠孝

之謨也以愚通家俾聞其緖遂次所謀於司屬者而竊附之思以侑一觴云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序

贈駕部馬映臺寅丈考績北上序

映臺馬公由分宜令遷曹留兵人莫不曰以所涖邑者涖曹當必有異政適大司馬淸渠劉公壯猷斂策懷竒者爭自獻致而映臺日惟默默始主武庫職在督學督學之外似無能也旣副車駕職在班騎班騎之外似無能也兩攝曹務循故事而已故事之外如

弗知也或者謂映臺無所可否旣而獻可否者功未悉奏而映臺所職莫不章陳實餙以士則蒸蒸飽韜吐略鞭駿而樹鏃可以備將帥之選者比比以騎則雲羣錦布市不取盈而行伍充足駕務重在衛卒貢艫衛卒幾二十年不更老胥亦忘其典章艫政利害蝟與而映臺從容不數日咸運之掌人始知映臺非無可否者一日選騎愚適過之戲曰公選騎能談騎乎應聲曰騎亦何談夫騎之上者必駕百鈞馳千里而後見若輕駕而近致之與凡騎等爾愚曰然近督造兵得劍說亦若此夫劍之良者遇盤根錯節固解遇朽脆亦解然用力則殊矣使以刃盤錯者而刃朽脆能無傷乎映臺顧肯而笑未幾淸渠劉公得告歸大宗伯對山林公署部未久而晉菴戴公來爲大司馬映臺以庫駕二曹通滿三載績得考入質于 朝同舍諸公謂愚宜有言以贈夫愚何足以贈映臺顧曾與論騎劍矣映臺之考績也由大宗伯及今大司馬而御史大夫而冢宰莫不稱最冏矣其所稱最果輕駕近致而刃朽脆者乎抑亦駕百鈞馳千里而刃

盤錯者乎夫 聖朝並建兩都張官置吏固無彼此而大率以南曹爲養資積望之地故雖不欲使之偷惰無爲而亦不責以彈精殫力謹常務不壞成憲足以重根本矣苟使矜其智能躩躩自喜必攄吾所蘊而後已是騅騮汗血於輕車而龍泉斸鋸於摧朽其取誚反不下於偷惰者然則其所稱最之意端可見矣以是入質於 朝所許而報何獨不然哉映臺行矣映臺曰言盡於是而已乎余之談騎猶有進於此者二衛士聯騎跨黃者曰此騎一日千里惜無其會

耳跨驪者亦云明日俱得邊命跨黃者終轡追風而驟騎蹭蹬終日不過百里吾子得無塵鑑于驪黃耶愚曰否鸞刀與干將同斷章然鸞刀力而干將暇吾觀於其暇也映臺行矣至京師遇善說劍者請以愚言質之而愚則將逃衛士之鞚何者乘其末之有邊命也

壽我泉程公七十序

封奉直大夫工部都水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新安我泉程公今武庫大夫程震伯翁也壽屆七旬諸大夫

與震伯遊者謀馳使往壽而屬其言於駱生問禮禮也不文辱通家後敢無詞夫世之以言壽人者禮知之矣本其素履之令徵其算祉之繫而復佐之以可喜可玩諸福之物陳之堂除以薦觴稱慶是亦事之不可必得而俗之傳以為榮者也今之壽公也其奚以哉新安多世家大俗而務以美善相砥亢其下者齋輕實不遠千里走都會伺時棄取蓄息積聚不至埒陶朱猗頓不已而上者乘時策勳高車駟馬誇耀閭里其又則沉醉典籍兼以他善技要在稱雄一邦其不爾者共嗤以為大蠢而公皆漠然不以入于其懷固嘗遊藝苑待公車每為有司物色要非其素所鵠視而農畔之者故卒為棄井而震伯能就外傅郎使之走事東郭鄒公荊川唐公及沃洲呂公緒山錢公輩每曰我德薄不足學此皆海內名公也使爾學之無成即博洽如班馬富貴如趙孟終非我志故震伯雖早致青雲策功沐澤以至蹶而復振皆非其所忻戚而孜孜然期其必致者獨有所在夫公之所素期者既有所在使壽之者徒勳夫世俗之說而佐以

玩好即爛然觀聽公將目攝之矣惟有道令子之所至因曰幸哉有子如此庶足以少動其色笑然知子惟父郎察友之深交或未能過乎家庭之熟察是對楚客而道雲夢之沃也而外是又更無足為公道者震伯違公而修宦業又幾年矣前此勿言自歷本兵大司馬清渠劉公壯猷宣力不得程正郎署筆不敢下而大宗伯對山林公繼署司馬事其重震伯亦不在劉公後留務本兵為繁利害倚伏同事者可否或不能相入而震伯兼嚌其味非深有所得其何能然

且劉林二公負當世望郎震伯前所師事四公也震伯見重於二公而謂其無得于四公者否矣非素安其學而不叛必其新有所至無疑也至日公開筵親友畢聚舉觴稱慶必不少悉之素履之令祈公算祉之繁弁佐以可喜可玩諸福之物者使人去其殷諸賓後敬洗一觴跽而進曰竊祿南都通家諸小子以職事之守不得執役庭階謹遣牛馬走頌百歲壽無他詞惟令子不叛於學或新有所至公有不欣然進使者更留諸賓暢飲而罷吾不信也其或私使者詢誰所致詞幸毋曰諸暨駱生使公噴飯且曰何物孺子能見吾杜德機云

壽御史大夫讓溪游公七旬序

古大夫七十而致仕然亦有過此始入官者何與君子曰夫禮言其大凡爾德艱致用未老而廢道堪經世彌老益壯非干進也經世之具在我人自有不得而舍之者爾豈惟上世漢趙充國馬援皆以老將成功唐張柬之宋文彥博以老相輔治廉將軍善飯非遺尿之譏則趙之爲趙尚未可知是以古之君子方其出也自壯至老不敢以一日而忘學若其處也自壯至老不敢以一日而忘仕不敢忘學故其用無不純而人或舍我亦不至於無聊不敢忘仕故其躬已也愈厚而人或用我即可執此以往後世此義不明偶一得謝自以爲與世終違矣上者召賓朋下者問田宅故世終不得而賴之彼固自棄其賴之之具爾御史大夫讓溪游公自入仕途風采即炳海內而勵名謹節未嘗忘學及其功在社稷瞻具廊廟驅飯車而避高蹊也表率鄉閭薰陶後進爆然紀法如在政

府其躬已誠厚矣特其中有以自樂似無復有意於天下者今年壽屆七旬公弟比部大夫一川子以稱觴之不得親也問言於同年友駱生駱生惟　聖天子沖年御極保大定衡雖夔龍濟濟而　加意耆舊則終有不能舍公者公將引年乞身曰臣壯且不如人今老矣願終休德與抑投袂而起捧檄而趨忘身之老也義先社稷與夫老成人所係匪細細也充國用而漢强廉頗廢而趙替醫折肱者國手松偃蓋者殿材今邊鄙多事將相俱重衆已忘世在僻士則可

若古大臣恐有不能盡無情者因爲著其說如此且古有老成則問制越國生舊辱公愛毋侍談古今成敗國家利弊及士君子進退數語盡晰退而心醉未有不終日也愧小子不能承長者教以至於此敢曰補公所須聊以此代問公或不忘舊日當必有復我者固所願奉以周旋也

贈程守和大夫擢守雲南序

古今言治不越乎質文二者民質則示之以文民文則示之以質而大要以質爲本以文爲用記有之虞

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或者猶謂非孔子之言謂夫文與質彬彬相麗而始足以成治質不勝文而至于弊必非湯武彰信執競至誠動物之道或者其末世則然蓋其流所至漢儒不察徒泥孔子郁郁之嘆爲是說耳愚意古記之言雖於虞夏商周之際或者過于抑揚而意在崇本尚實要亦有未盡舛者我國朝廷以忠信紀綱乎治天下文質艮可謂彬彬而數十年來文漸勝質不惟上之所以風世者爲然而下之所以從上之化者不啻影響獨遐荒僻郡其民之耳目未嘗染中國浮華不急之態雖不無巧飾者側於其間而大率敦本尚實之意爲多顧爲治者不察厭其不文也毋欲以中國之華易之嗚呼木之茂者濃陰艷彩非不爛然而精華旣泄或至不足以傲霜雪丹漆雕几寧不奪目而渾堅任壽獨有所在布帛菽粟之粗糲似未若衣錦而羞珍及其宜于日用不可以同年而語也顧欲以此而易彼耶是慕虞夏之治而崇殷周之末務吾未見其得寡怨之道也今

年朝廷以我武庫程大夫爲雲南守夫雲南固海内一都會而遠麗一隅竊嘗問其俗雖金錫丹石齒角珍奇等產甲於中州而民稀用儉猶未盡漓其質之君子固嘗遍歷中外而未嘗事制一方今者得制所謂敦本尚實者殊爲近之大夫華實並茂艮彬彬之矣而復得惇本尚實之民與之從事撥叢糾譬與凡諸所修措皆大夫餘事愚欲大夫斂其文彩而一率之以質直使西南一區終寡于怨也故從諸大夫後捧幣以慶而復僭爲之說如此夫天下之勢未有

極而不返者今天下之文極矣　聖天子方反虞夏之質聞有能敦其道者必將　召而授之柄以風天下非大夫其孰能厎之愚不佞謹拭目以俟

奉贈績溪令葵心陳公兩院交獎序

晉江葵心陳公以名進士尹績溪不三月而政行侍御濤戎任邱田公巡江泰州蔣公廉其實交旌之其佐鄜仲玉余戚友也索言薦觴余不佞少文且未同而言也能不自赧顧幸從諸大夫後聞諸當道數譏內賢令指方屈郎及公耳熟心慕毋念不知作何狀

至此而仲玉書月必再至未有不道公懿用嘉猷者雖公未必知余而余蓋已神交于左右矣第愧識荆無間不意仲玉肯以是下問正通名之會而敢故引避以自外於知己之列哉竊聞之政貴保終尤在始作夫善作者未必善成保終信所不易然事惟始作也簡則其將畢也巨未有始無善譽而能懋其績于後者原泉之出也混混乎雷注而星躍故溯㳿萬里必至於海而後已龍泉之所擊無不裂者其出匣也願邑自別神駒負千鈞馳九有而不泛駕方轉轂必有異步勢則然耳余交公鄉人多更詳公素履少孤事王太夫人董太夫人馬至孝每曰必效尺寸以報罔極是公之矢志雅非一日宜其作用有不待終朝而流光宜譽出於尋常什伯者未究其終觀其始弗替厥始圖其終惜余潦倒方圖歸山無能爲公執鞭異日對村童野叟詫公成業且曰吾蓋得之於倍蓄矣將以仲玉氏爲證而公克終令德以酬知己不惟在二侍御仲玉倘嗣有以敎我寧啻獲拱璧已也

贈張繹菴武庫得告養母序

武庫郎張繹庵以進士起家爲太常博士不二年値　朝廷覃恩贈其父如其官封其母太孺人鄉人榮之博士例得轉授風憲秩且滿譽籍甚轉屆期矣以太孺人不習北居具章請南白之當道當道者鑒其意卽爲改授今官故人皆以獻納要地不得繹庵爲惜而不知繹庵已先爲之地矣及來南太孺人又不習南居復具章請假白之大司馬大司馬者滄洲晉庵戴公也素長者鑒其意卽爲處間令得將太孺人歸且戒之速來來不閱月思太孺人不置復具章請

養於是大司馬難之諸寮難之繹庵職督武學師及諸生尤難之繹庵愀然曰士患不遇今大司馬政持大體舉動可法寮友師師咸出肺肝諸學士烝烝敏行敬業而學博士抜傅又足以匡吾不逮憾百年之遇　聖天子勵精於上郎輿隸無不奮躍況叨一命更值此良遇也獨無情哉顧吾母早寡艱難百狀撫育不肖以至今日不肖與吾母誠吏相爲命吾母歸且疾方寸隨之矣竊計犬馬之年吾母幸百歲出報

天子尙爲有日且養不在祿吾母意也章遂上下

該省議報可辭大司馬戒行諸寮暨師生餞之郊職方郎駱問禮以年之序主行爵引滿進曰張君知輕重哉夫士君子抱道於世出與處而已出則事君處則事親二者勢不容並行而情則不能相忘道則不可偏廢夫以不能忘之情不可廢之道而乘之以不容並之勢其將奈何故君子審其輕重而已道重於出君子不得懷親以後其君道重於處君子不得狥君以遺其親太孺人老矣無兄弟子且幼未可託當此之時所重者良在於親然非遂忘吾君也天佑善人嗣此而太孺人年雖高益强健善飯子漸長可託以養　國家需才除書在門情當有以事而還者君欲得臣之力也則先卹其私臣得私君之恩也則不忘其報然則張君歸承太孺人歡其有餘力將安用之　國家承平日久腹心元氣前人指其病而至今益甚運道爲梗邊關歲戒智士借箸卒無定籌其他且不暇論也張君在武庫與多士講武略莫不欣欣感動大司馬稱之曰能平生雅好唐音晉帖與人交不苟合尤不喜黨時流鈎奇博譽若其孝事太孺人

良本天性知不知器重而厚望之今其仕也不忘所以處逮其處也詎不念所以出哉請盡此爵以毋忘今日也張君置爵於是諸寮俱洗爵以進曰夫駱子者之言則何如張君曰敬受教矣荷諸君惠得邀此大福於　朝廷也敢以歲月爲玩先此諸生謀所以光行李者於其師繹菴聞而力止之於是諸寮謂不可緊缺職方郎業已有言遂次諸簡相與更爵而别

送駕部史大夫出守廉州序

史禹門大夫自駕部擢守廉州客謂職方郎曰以大

夫之素出守宜得善地顧廉州哉雖然馬能爲騏驥不能必人之必以服衆略劍能爲干莫不能必人之必以參禁衞人能長者不能必人之援以要職而納之美地且君子之仕也以自便乎抑以自用也如以自便也即美郡未足如以自用則廉固其所矣子未見夫物用乎珍彩奇玩寒不可爲衣而饑不可爲食然紈袴孺夫寶匣而什襲之至於布粟惟其不棄於地而已而民生日用不能須臾舍吾見廉之民寒得所以衣而飢得所以食矣職方郎曰知哉言也公薄

廉州乎大廉故合浦郡孟嘗爲二千石循良之聲不以少減於山東諸郡矧今　朝廷加意嶺表慎擇方面銓曹所儗不當　上意至或報罷以故當事諸臣益嚴重不敢輕儗大夫自起家爲縣令更歷諸曹莫不著奇積最故擇而用之正以展騏驥之遠步而見龍泉之銳鍔爲大夫者患不爲孟嘗不患非上郡也客又曰夫廉邊夷而多盜自古語治者子產謂太上以德次莫如猛故諸葛武侯以嚴治蜀而班定遠語塞外士卒以至察爲戒夫三子者皆人傑且其語各

有微矣從武侯之道則宜猛從定遠之道則宜寬擇所適從而時出之在大夫而已職方郎曰知哉言也夫五方之民風氣不同其性則一成都故蠶叢之區耳文翁一振而文教日興至今人才之出甲於中國嶺海聲明文物爆然出色而廉猶落落豈孟嘗之道固未齊於文翁耶　國家致治二百餘年富而教之無間遠邇顧奉行諸臣亦有未盡然者大夫敦倫重義非法律細吏也率孟嘗文翁之事而兼脩焉吾見廉之民且彬彬然登於至理猛將何施而奚寬之足

云也職方郎素知大夫及來同官益相習大夫事暇必過職方職方郎暇必過大夫有大政必訂可而後行故客論及之大夫行同官諸大夫謀爲贈且聞之大司馬曰大夫愛人無賢不肖而尤善職方郎言非職方郎不可顧不佞寡文且送人之郡多矣更送大夫得無爲鬼所揶揄然大夫馬首南職方楙亦嗈嗈矣郎古相知者天涯比鄰一時詎能默默援筆所對客者從諸大夫請正以塞大司馬之命而因以索所處云

奉賀樂軒曹翁夫婦齊壽序

樂軒翁者寮友曹駕部大父也自幼業儒舉於有司久不得志後有司重之復徵以散職鄉人咸搖掌曰是長者寧肯爲此翁顧曰獨非 朝廷命耶欣然就之且執事惟恪而訓其子姓則曰此非汝輩事也日爲延致師友不惜貲費自後駕部尊公伯仲先後以儒有聲燕鹿鳴與祭菜爍然士夫間翁遂謝事專意儒術然而善經理家轉裕好義樂施鄉里識不識稱長者而子姓益蒸蒸駕部既致身青雲其他鱗翔鵠

侍抱藝待舉者指非一屈而翁與孺人蕭皆壽考强健駕部來官留曹去其鄉數千里毎歲必遣人爲翁與孺人壽道既遠衙舍且蕭蕭則遣人惟赤手賫寸牋報平安耳而翁欣欣詢駕部動定得其書狀及所交游多良士則喜而可知呼其他子若孫語以自慶公初度在正月明年丙子壽七十有八駕部又將有遺同舍諸公謂駕部千里孝思不當屢屢赤手且謂翁之壽固難夫婦齊壽尤難夫婦齊壽固難而康寧好德富而子孫多賢且貴尤難艮所謂得全全昌者辱通家末不可不少致斯須也因附忱使者而授禮以簡禮惟株守未獲拜翁階除顧嘗叨奉使過翁里社雅聞曹氏多長者而駕部魁梧沉毅且英敏好學不惟可以本所由來其遠到亦不待蔡翁夫婦方葆光閟歷他日 龍章晉錫足壯壽容而歲且槐黃桂赤豈無繼駕部而振翁之宿抱者然則翁之福未可量也因爲次其說如此云

北行集序

顧道行以處州司理遷刑部尚書郎既而得告改南

京兵部是集其邸次所作也余讀而怪之夫古人之學道豈徒自爲亦將以用世耳故方其未遇也不無攀龍附鳳之思逮其委質而安民人衛社稷苟可自效不遺餘力其悵湖懷徑而起蓴鱸之想者皆不得已而有所托焉之詞未聞伊傅之賦賢勞而稷益之歌拊隱也洛陽少年不爲聞道當漢盛時且欲餌單于而繫其頸諸葛武侯馳驅於艱難之際使生文景之世吾知其感古慨今不改梁甫之舊也道行以賁生之英敏際唐虞之盛曾不爲稷傅管葛之圖而夷

考其句毋存偃息就閒之意至其抵卒告而南又非徒言之者是何說也夫呻吟者必有所楚噻笑者必有所得昔者孔門之徒莫不以從政爲急其一二不欲仕者不曰異乎諸子者之撰則曰吾斯之未能信豈誠以用世爲累哉彼其所志者良遠意者道行之微以此也則今之語有志者莫不致虛守靜以閒見之多文辭之富爲吾道大蠹而道行方且汲汲然務求多識以暢其詞卽車塵馬足之中不廢吟咏此又何耶嗚呼學不可以廢文而詞非所以病道道行

蓋見之審矣夫孔門之徒有志者良多然語王佐之才必曰顏子其所以爲學無他曰博文約禮二者而巳今之言曰博文非以求知卽所以約禮也其意本以病人之不行而其流將使人弁知而廢之使約可以不先之博而知行果無先後則凡有志者卽從事于政奚其不可而必曰吾斯之信何也志貴遠學貴正是集固道行志學之左劵而優游淸曹方得以大肆其力將何遠之不究且道不惟不以詞病而實可以詞見嘗讀李空同楊石淙二集大率李詞蒼麗雄渾如橫空之鷙發硎之刃銳氣奪人而楊詞溫然春融瑩然玉潤卒之李以不顯而楊公功名能與之並著指不多屈豈郢曲之有高下耶平易而善成李於是乎不容有德色矣今讀道行詞絕似石淙而其人且溫然稱之使究其志功業容可少槩道行以官聯之義不鄙屬余爲序因發所竊見如此固將以堅道行之志而亦使誦是集者得論其世毋徒曰南人尙色澤其詩派如此云

留別徐覺齋吏部序

昔者聖人以中庸之道教天下而且爲之說曰過猶不及夫過之賢於不及夫人知之矣而聖人獨以爲不然蓋里有艱食者醫者曰病矣隣之人一食且盡米五升醫者又曰病其甚矣夫强飯養生之本豈不多多益善而且以爲病況其他珍濃本足以致疾也哉冉有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曰有父兄在孔子不以躬行自病乎而於子路獨不取其行忌者畏人倚雖聖人亦不免於其弟子與誠懼夫過也禾以水生而沒頸必萎陶以火成而

踰侈必裂羹以五味調而過濃偏勝則不可食高宗肜日雊雉祖己訓之曰典祀無豐於昵孟孫問孝子曰無違夫子之事親生養死祭卽過於厚何不可者而率以爲言況其他乎甚矣中庸之道勝也夫道惟中故庸言之不足以爲奇而行之不足以爲異然而聖人卒不欲易此也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後世有述吾弗爲之矣聖人寧不知高遠之足以動世而傳後哉誠慮夫過之爲病耳夫菽粟人飽而厭之乍食珍濃孰不喜悅而病或因之聖人以爲吾

以中庸之道敎天下且相率而過爲高遠苟復以高遠道之後將有不可繼者故其言切近精實而不爲非常可喜之論如菽粟然使人食之不足甚好而廢之則不足以有生嗚呼此所以謂聖人之敎也竊祿南曹得侍宣城徐覺齋公相知頗深而學術微不相入予昧且陋僅守朱晦翁說公固不廢朱而尤信陸然予雖是朱常失之不及而公之信陸則似過之予固以艱食自懼而尤懼五升之爲公恙也將別去敬進公所須而亦因以自剤云

卷三十四

萬一樓集卷三十五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序

留別斗野李寅丈序

今天下言學道者不曰陳白沙則曰王陽明二氏之學皆祖陸象山象山之學視朱晦菴頗偏在當時雖兩不相下後世已有定論而二氏者出復闡揚其說以爲獨得千古之祕而天下且翕然宗之即名公巨卿莫不拾其牙頰同然一詞以晦翁爲支離吐之不

殊糟粕而二氏之徒亦未始相下爲白沙之說者非陽明爲陽明之說者非白沙而至於今則二氏之徒合爲一家而王氏之說尤盛不啻顏子之博約而惟言曾子之一貫一入其羣即以聖賢相許以晉人之清談襲漢人之標榜雖居沾釋老不暇區別而獨排晦翁遞其說之既竆則又以朱陸原無二學陽明之道初不異於晦翁而旋踵又謂大經皆我註腳雖孔子亦將在所不足法特不敢明言之耳嗚呼彼徒見世之儒者誇多鬬靡而無益於身心性命以爲不若二氏之得其要也以佛老之精微砭末俗之流弊奚翅二氏之爲要然此豈朱子敎之然哉不善學朱子焉耳以朱子之說求孔子之道猶以璣衡而測七政猶以耕稼而望五穀猶以犧黃之本草而辨藥物之性雖萬世有不可易者顧人不能盡其說踐其實焉耳河源李若臨與予同官南職方政暇論學必以朱子爲的而且英年銳志循循不息夫若臨於白沙爲鄉人猶予之於陽明也予沒溺於陽明之說幾不能出今髮且半白矣始知專宗朱子而以公之年即能

確然不爲異說所惑此豈尋常可及者夫人患無志有志矣患不正有志且正矣歲或不我與以若臨之志學而得其正且以其年之方富由是而不已其功後之所至有不可量者一洒朱子之支離世未必無人而若臨不當以自遜矣予患多言若臨毋以規予方欲緘口而復爲是說重別也有由同贈處之義焉若臨倘不以余言爲過豈無所以益我者旣促裝爰執簡以俟

奉贈邑侯見雲陳公課最序

邑侯見雲陳公蒞政逾年聲望籍甚南京戶部右侍郎宜興曹公以督儲課最函章褒之自公蒞政侍御監巡蕭公淸戎田公督鹺萬公飛函載筐前後馳集賢能聲狀鼎鐘袞弁耀人耳目而曹公復有是舉同寅諸君喜動於色微言爲慶禮惟中德待頌中乘待策燕人適市得寸珍柔不容口而抱珍者有德色及入周帑舉目琦瑰應接不暇而齒舌若緘非不美之無所措其詞也而主帑者亦不以無美爲慊于里之騎飽食而重駕之雖有王良造父擁鞭默坐頊越都

邑何則其所能者性不待策也然驥拳遇伯樂始空而大鵬六翮萬里者扶搖爾故力田豐年鎡基乘勢等語君子每每誦之夫治縣之難人能言之矣而我豎爲甚視身患不廉廉而過察人苦其猛近民患不易易而無威人肆其詭一邑雖小 朝廷之體具焉吏兵戶口田賦禮樂刑名與作諸務叢與而蝟集是故饑者待食寒者待衣免者待白往來者待次騷動者待安滯與廢者待轉而振而見巨者略細察近者忽遠趨一利者忘百害糾紛者勢易任者情幾微之間少失其則外議乘之矣乃公淸白寬大明作縝密兼舉而時措之使公私熙熙向所號爲嚴劇者不動聲色而奠之袵席是足治一縣而已哉夫才大者本固郎廈崇瀕危不以動其中豈輕重於人之一言願君子用世與時翶翔今制凡治縣而才者得 召居要地凡所謂才以部使者言爲徵部使者不與郎有異政不得召一人之用舍不足惜而使 朝廷要地不得其人所係豈淺鮮而已然則公固內帑驥足也其美具其性定何假於外而諸公之褒嘉亦公所藉

以爲扶搖之一機異日使 朝廷要地號稱得人未必不本於此宜乎諸君之喜而可知也禮坐公春臺中且辱曹公門墻嘗與評東南同事諸公少所許可而褒章首公豈漫然者尤喜而爲是言昔曰誇內帑之珍而策千里之足則諂公之交巳爲贅矣而況愚鵷鶵之聲哉

呂駕部考績北上詩序 代作

曩余官山陰聞新昌之有呂可明諸暨之有駱子本舊矣顧其時二君各勤官守執鞭之願徒爾勃勃及

再入留都可明爲車駕子本爲職方相與甚歡而予
以素所景仰叨側席末挹和傾德詫爲大快大率子
本之爲人直諒明爽或疑於激可明雖未嘗不直諒
而將之以寬平和睟使人敬而知愛尤予所就法者
未幾子本以考績行不踰月可明復行同寅及一時
相知循故事各贈以詩而予僭爲序竊惟留都諸署
在憲部重轄都市中轅外集豪右宄細莫可辨詰而
駕部所職　禁衛　陵寢貢艘驛符諸所廢置予奪
自巨卿中貴武弁以及執戟荷篙之夫日集於門少

不下數百人一不經意失非淺鮮而可明初由行人
副遷憲部適轄所重時剖大獄至與大司寇強項大
司寇始雖色厲終至降心相從同事者咸多之而及
來駕部朝入暮出事無巨細靡不詳思殫力務出萬
全故一時巨公莫不稱之曰能今其奉牘而北也
天子明聖諸曹肅清雖事有常憲而夙仰聲望者將
指集而目注曰此留都所稱才而難者小小動止不
厭其望譙獨在君乎何者名固難副而賢者人所望
而責之備者也予甫自都來知都中人情大都以南

中爲長門下廐卽語之曰彼亦有王嬙屈乘不目攝
腹誹之矣所幸監宮一引而或自掩其儀非九方皐
能得千里之足於驪黃牝牡之外而使人信長門下
廐之未必皆中品者幾何人哉予所以免素無聲爾
以可明之聲望不幸冒王嬙屈乘之名矣其所以副
之者豈不甚艱且重然予固多君今見之而心益醉
知君平生令觀者動色惟君愼之而已夫陟宗階以
攄宏蘊而指斗酒以需逐旆此歌驪唱渭之常情荷
諸君言之備矣予故無及而剌剌如此子本倘在途

君嚴程與同入國門幸以語之庶發一笑曰張生殆
謂我非傾蓋之言也何稱如之萬歷丙子夏日眷弟
泰州張某序

馬映臺公按察廣東贈行序

映臺馬公歷庫部五年始出按察嶺南故事部署幾
再考者遷方面無不横金拔紫方今　朝廷鋭情復
古以久任課百官故公雖五年於茲賢能聲實鼎冠
一時而猶以銀青出按匝歲間兩　都相望考其資俸
大略相當而間有未滿考且得美地者蓋亦無幾矣

嶺南地非不美近以小醜匪茹人多畏避而公得之初無難色竊惟物之在人惟其所用夏不重裘冬不重葛五石之瓠落無所容而慮以爲樽則可以浮江湖大器固有難爲用者與以公之純雅博大據華歷要孰曰不宜而逡巡幾十年猶在常調此何異以千金之裘千里之足藏別笥而實外廐然公既不以此介其幾微夫復何言請講古久任之道與公引滿以佐行色可乎大率久任超遷毋相乘除久任不與超遷期而事有固然勢有必至公不見江淮之舟乎輕

橈遡流捷如飛鳥而重載安行者日不過三舍及乘風張帆不移時百里而小艇避支港中竟日不敢發新豐之醞必十年乃佳以百金宿醞而閉肆待期將十年不酤而十年之外又有不勝酤者即畏賈吾知其不能爾也古四十始仕五十服官政而七十乃謝大要不過三十年而其間意外之過不能盡無計其實用率二十餘年爾當是時非九載不遷也然上無乏材而下無滯嘆則其所以爲久任者蓋有道矣方今官以序遷下自州縣之有司以達於公卿其階不啻數十而數歲始陟一階自一二華要外能至崇階者幾故一時嘆滯者籍籍而吾以爲事固有必不然者 聖君賢相不欲久任則已必欲久任則超遷勢所必至唐虞三代之法可考而見矣故君子患無百金之醞萬斛之舟苟誠有之患酤之或壅而江淮不可千里耶禮叨斗祿蓋浮沉者十年而竊此又復踰考雖碩大不敢望公而差池不在公後今且命兒童問五柳矣非望前途計遲速者故在同官中惟公可與言此而惟禮可以爲此言也僭書之簡

刻金陵世紀序

自古帝王御極兩都並建者惟周與唐以暨我 朝而已周本都鎬而復營洛邑以爲朝會之所唐都長安即周之鎬也而東京亦在洛實則因隋故趾而治體不逮周遠矣我 太祖龍興定鼎金陵至 成祖復營北平以控制北虜其後遂永綏焉而以金陵爲南京是金陵者在 國初則周之鎬在 今日則周之洛也雖我 皇猷偉烈垂休金匱不暇贅及然其建置規模星羅日耀亦謳歌堯舜者所必先而秦

漢以來中更六朝爰及南唐雖不能混一海內而莫不得志一時其流風遺跡膾炙口耳以入我　朝猶之大澤所匯旁多洪流太陽將烈霞必朝彩而萬仞之原蘊金毓玉則入境必先見怪礫亦有不容使之湮泯者頌文獻雖足纂輯待人百餘年間卒未遇賦兩都而圖三輔者至嘉靖中石亭陳公始爲是紀自都邑城郭宮闕郊廟以至於官署廨泮衢市第宅樓宇輿夫山川驛路津梁臺苑更及陵墓祠祀寺觀莫不有述而終之以雜遺賦咏共十有八紀分爲四卷

條陳縷析洪纖不遺而且無上林盧橘甘泉玉樹之侈試一披卷不惟宇宙間一大都會粲然在目而祖宗宏遠之規亦略可見郁乎斆矣公夙抱冀蘊文詞一句一字爲世所珍重在史館十餘年復馳驅江湖著述固其餘事而世居金陵歷覽尤熟初爲金陵古今圖考後爲南畿志最後復爲此紀大率三書南畿志博而且約已盡金陵之勝圖考以代見足爲世紀之綱世紀以事列足爲圖考之目皆所不可廢而此書成於晚年尤爲異要昔爲好事者梓行而頗亂其眞猶子兩峯公懼良工之苦心不白於後世也復梓其原本而俾禮爲之序嗚呼禮何人斯而敢蠅附於公哉特辱兩峯年愛之厚不以爲鄙而平日淑艾於公者非一遂不分其荒陋如此兩峯晚發而早斂識不識稱長者而詞翰尤得公正印良所謂世濟其美者宜於是帙不能忘情云

遊燕雜記序

始余至留都每于名家册卷及禪房元榻得盛仲交題詠及石竹雜筆意其非塵埃中人久之識其猶儒

生也尙意其爲人必豪放不羈有江左舊風及來歷事職方雖感慨雄深而端敏敦恪蓋雅士也始至報名予驚問曰是詩人仲交耶左右曰然卽輿隸知仲交矣顧政府有定體未有能異待之者而仲交亦循循于儔人中不敢少有自異惟予時召至齋中扣其言論娓若入萬家之市舉目珍奇應接不暇而仲交亦時時以詩文見遺長篇短章殆無虛日一日以遊燕雜記屬爲序蓋仲交應薦至京師及其途往返所作將以付之梓者也仲交詩文甚富其梓行與韞藏

者相半此特元豹之一斑耳嗟夫 國家網羅豪傑賢文並進以仲交之所負偃蹇半生謂未得閒走闕下遇宗工巨匠識别之耳今者既得之矣而復隨例需次仲交固不以此介幾微于懷而玩味是集不能不爲動容況予又識仲交之深者哉嗟嗟仲交昔陳子昂初入京呼左右以千緡市胡琴衆驚問答曰予善此樂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往則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

者一日之内聲華溢都遂得薦辟李昌符久困場屋因出一奇作婢僕詩五十首行公卿閒遂得登第使仲交在京師亦能出奇藉此必有異遇顧落魄如昨範我馳驅固仲交之素而 國家取士之制遠異曩唐亦有不可以出奇得者然愚觀仲交諸作皆沖淡溫平盍刋落聲華而一歸于正如秋林平野漠然不見艷麗之色而輕霞薄日一望千里晨晚異也其際遇必在晚年無疑夫識數之學非予所知顧理有固然而此集所紀者遊燕事故予不無燕人感慨之情而招屠大者以謝 天子目中舍仲交無他郎君詩非婢僕聊以余言爲胡琴他日煩對衆一舉碎之可也

東鷗別業圖詠序

平崖先生寅丈李若臨尊翁也以明經起家或勸之不仕曰有子如此足宏公蘊矣自昔何爲或勸之仕曰各行已志即父子不得相奪也先生皆不應爲別業于東鷗課耕游藝油油然樂也故若臨自理刑泉州遷貳金華逮今歷曹職方雖迎養者數四先生不

欲惟時時書來勉其子以盡職而若臨以不得迎養故無時不注念於東鷗當在金華令銓曹顧道行司理處州爲繪東鷗別業圖而在泉時諸鄉先生已爲詠歌其勝此可見若臨慕親之切諸公善體人子之心而秉彝好德俱有不容已者向曹諸公因謀按模道行圖以繼泉州諸名公之聲而道行適自刑曹得告來銓遂爲更作一圖比前尤爲精絕册成禮僭紀其末嗟夫自古圖詠未有不至其地者東鷗麗嶺南一區屆京師無慮數千里而諸公一時萃集徒以若

臨淫念之切爲憶度其勝而若臨每披圖詠一篇恒
如見其嚴尊欣欣有所感動而諸公指顧其側亦若
會至其地者不知先生展玩一過謂能得其形似與
否聞先生平昔儀刑子弟表正鄉曲大率重義輕利
人有不意爲解紛恒若已事眞可謂長者使出寄一
命必有可觀而以迎養且不至是肯就祿者今其優
游鄉中若將無意于世然禮謂當道行爲圖時不知
諸公爲之詠也嘗諸公詠歌時又不意道行適至更
爲之圖又安知吾輩無承先生之顏笑傲其地更爲

之紀者又安知先生能終老于鄉中而言所以入人
殊當之者必有在且不敢盡云

池上續草序

鯤川江君家居時旣編其與伯氏所爲詩爲池上草
矣來官鴻臚復編其近作并伯氏入秦數章爲池上
續草愚辱鯤川愛得受而讀之有不覺卷之數展而
節之疾擊也嗟夫愚非知詩者也以從兄問孝從弟
問學頗好吟述每漫簡其間從兄貧甚故其詞多蓬
戶塵甑絶世自慰之意從弟恃其年力開口時事不
無悲渴唐嘉稷契之談而愚以齟齬于世則所以想
長樂之沉鐘而悵高臺之雲日者亦不能盡絶從父
前野公曰文貴離色相小子各自詫然皆不離色相
也愚爲黙然前野公者起家爲縣令甫滿秩即掛冠
歸無日不飲酒無日不吟詩雖不敢以古高士自處
而每多神仙混俗等語從弟曰若叔父諸篇可謂離
色相乎前野公亦不能答故數年來務相講求其與
卒未得也以今觀於鯤川伯仲之作溫然澹然若春
江之氷秋山之月初不染於世累也試掩其卷俾專

門者評焉鄙耶達耶隱下位耶誠有不易語者矣所
謂超於色相者非耶夫言心之聲而詩言之精者也
惟心之不能不緣于世故也故言之所發不無少係
出門有礙春風得意之徒姑置弗言顧長鑱之恃彩
筆之干賢者不免而有力如虎簡兮諸人亦以之自
嘲何者窮通得失之故誠不能一無所係也古今不
係于世故惟聖賢之至者能之孟子稱舜之貧也若
將終身其爲天子也若固有之此誠不係情于世故
者下是則顏曾之操瓢與簞而歌聲若出金石爲庶

幾之今若以是語鯤川伯仲不惟人且指以爲誕妄不情而鯤川伯仲亦必有狂奔疾走而不肯自受者矣豈鯤川伯仲所遇之地不抑不揚適足以和其衷而矢其音然與音是以恨吾兄弟不得遊於鯤川伯仲之天也雖然以恩今日之所遭視鯤川亦若後先而對景抽詞登隔簾幕然則鯤川伯仲之所養誠有不易窺者矣夫動緣世故亦性術之所不免而詩家之所不廢者顧得其正則爲情景有所係則爲色相鯤川偉貌長髯意度豁如望之知爲有養雖未習伯

氏以鯤川推之要爲不遠皆用世大器而優游散秩豈惟不係情於世故其得致力於文詞未必無賴後之所編將必有不止於此者然吾觀於是編鯤川交遊遍海內而意之所向尤在一二山人予不識山人但考其言論風旨則愚從吳似可拜其後塵今且棄舉子業而浪其跡於四方意將有所得也他日見是編瞪目熟視若喜若怒驚呼而高舉者必吾從兄也幸進而教之毋曰狂士弗顧云

會九英譜序 [丁卯]

嘗讀六一居士傳竊嘆君子之徒與未嘗求異於人而時勢所遭或有所激方歐陽公以道德文章功業用世其所徒與豈乏英達而顧欲與五者同老非有激而云然哉而淵然深思若望之而不可得此其味之深志之定而處之安恐非有道者不能也然君子方且譏之若退之爲毛穎傳則譏之者尤衆夫退之慕司馬子長之文故吐其琦瑰而戲與之上下是亦何傷而曰不近人情且紕繆也自非識者孰能原其不爲虐哉元匡子著會九英譜自羲皇上人而下凡

九人人有傳有贊有詩蓋上倣者英諸會而兼夫毛穎居士二傳之意者愚懼韓歐二公尚不免於喁喁也漫題其端云

刋刻文章軌範序

文章軌範一書固以待夫業舉者而實則作文之法總括略盡夫古今雄文何可紀極寂寥數百篇雖有續集視正宗辨體文選諸編尚未百一而海內攻文之士爭相募致其珍重反不在諸書之下豈偶然哉風月之飄光澄霽于名山大川也圖與有所不能紀

而賞適者各隨其所便方圓平直之情僞奚啻什伯而規矩準繩一定則目無餘器篏於此可以知軌範之所由重矣謝疊山舊集行之已久其續集則余友酈元厓手錄而好事者初假東郭鄒公之名以行不知卞和之玉固不待注籍於寶帑而後重也二集並行幾二十餘年慕者愈衆金陵郁子式氏始合梓爲一書而余僭爲序嗚呼余棲金陵有年矣曾遊燕磯以爲未足明日偶走牛首客亦有走牛首者以爲未足明日偶走燕磯而皆以他阻一日會語及之客遂

邀余復至燕磯忽見絳袍金甲者數人左鞭右撻呼而前曰余秦將也王以二客好觀命驅牛首以俟予驚視之層梯巍棟信嘉境也因與客憑陵其上回視燕磯神怡思愜客對金甲者曰何不驅栖霞亦至此金甲者怒曰亦爲女驅岱華耶麾鞭亂下余駭而覺蓋一夢也是刻成可謂驅牛首於燕磯矣得無尚有欲驅栖霞者乎則文選諸編自在也

和藕集序

掄材於鄧林則合抱之栴未必中大匠之斧責馬以千里則空羣之驥未必當伯樂之評而數畝之阿三家之市必有栟棟梁而名逸足者以此而矜色於鄧林冀野則牛雖瘏吾恐非豚之所能當也而西施不生於邯鄲謂鄧林冀野所產必非世所能匹則亦未必盡然今之言詩者莫不曰宋詩宋詩夫宋詩信未爲得禪家之三昧然今之能宋詩者幾何人哉鄉長者元厓先生爲績溪簿至即和宋蘇文定公爲縣時詩百餘首爲集吾懼雌黃者以宋詩爲言則和之者不爲繼陽春之響也因爲著其說若此嗚呼二藕文

章弱冠即名海宇當文定爲績溪時已踰中年今考其句殊不讓大歷諸公而元厓所次更出新意亦可謂古今一奇事㝠有不覺其喜談而樂道之者若曰元厓已有矜色而吾復爲之赤幟固所不敢萬謂豚之僞終不若牛而西施必生於邯鄲則尤不敢也

刻南溟存藁序

諺有之生前富貴身後文章信哉言乎方人之履豐據要咳唾生風貧賤者奚足與比肩而一旦淹忽無可稱數清修之士落魄不偶與木石無異而數世之

後有得其片紙隻字如獲圭璧者逮至叔世風流日異郎所著述未必足傳而勢可炙手則門生故吏爭相板刷不日流播海內而貧賤之夫信有著龜之談金石之響以之覆瓿人且嫌之逮遇有識者鑑別而桐焦爨下多不及出則雖文章又不能不藉於富貴良可嘆矣南溟鄭公平生刻厲向行作字傴晉詩文思追唐漢當爲諸生已名動遠近而逮後官止一令蓄棺且慮居誰有爲其文字謀者叔器逢暘緝所存稿若干卷間以示諸好事而宅相樓子之望昆玉捐

貲壽諸梓余自束髮即辱公知愛喜公盛美之有傳而樓子昆玉能留心於世情之所不急殆亦非淺淺者因爲之序而且有感焉公詩文固登作者之堂字法尤爲入室而遺傳即今已不爲多良有好事者及此時鐫摩其一二庶與是集共垂久遠而得朧因可望蜀是集既成安知無繼此而成其美者小子不佞謹拭目云

萬一樓集卷三十五 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序

洪武正韻吟壇便覽序

洪武正韻一書我 太祖高皇帝厭舊韻之訛而授
旨儒臣編緝以示海內者也夫考文之權歸于 天
子即其所編未必盡協欲爲寡過之民者亦不當生
今而反古況 高皇帝聖神天縱聲之所出眞可爲
律而諸儒博采精讎務承 德意一覩于正視唐宋

舊韻眞不啻天淵宋濂之序燦然明矣顧二百年來
作述諸儒尙莫有用之者間惟上海張弼深得其意
會著爲之辯而卒亦未能見信于世其欽承而樂用
之者千百中一二人爾愚謂 正韻一書流傳海內
雖不爲寡而老師宿儒遯跡山林者多不之見後生
小子襲其餘論耳熟而心醉以爲固然即入 中禁
捧牘 制書漫不之察濫觴如昨宜有然者不自量
度敢以 洪武正韻依倣舊韻袖珍刊爲便覽以佐
吟壇而竊意編緝諸臣檢點所未及者亦贅附之而
更附張弼韻辨于序文之後欲使窮鄉僻壤皆得習
觀而明見之士誦其論說曉然知 聖神統一天下
之至意則千載之陋庶幾其有洗爾嗚呼狂矣愚矣
高皇帝以聖神之資操威福之柄當作新之會逮
今 聖子 神孫守其全書以化天下不能使豪傑
之景從而么麽何物又欲拾其欬唾謂撮上可以增
太山之高勺水足以致大海之潤哉在于知音者之
一省悟焉爾古者小學書居其一漢唐以來小學之
廢未有如今日者矣博洽之士窮搜極索過目意會

以爲吾得義足矣不知一字之小有義有體有音義
固其精矣而體與音亦不可盡付之不察試捧 正
韻與舊韻較之其黑白了然可見惜未有能留心於
此者爾若曰作唐詩不可不用唐韻也然則學孔子
者在章甫而逢掖與此則張弼之論已詳矣

新學忠臣序

陽明先生一世之豪傑也而其學術頗異於程朱以
當時攻之者太激故其說愈長而至于今漫延四出
益不可止然正言確論固未嘗不行於斯世也子讀

傳習錄不覺睡去讀程朱書即未盡解要自有欣欣不容已者然世方以予爲執滯不能虛受而予亦以世之儒者爲立志徒高而卒溺於一偏深可惜也所幸大學一書萬古不能廢而聖經一章炯若日星即有陽明萬口傳習錄出萬卷卒亦不能變程朱之說而他之顧天下之無志者既視此學以爲不足講而少有志卒波塵於異說彼徒見陽明先生鼓舞一世且樂其說之直截以爲孔子復生遂詆程朱爲俗學不知程朱之緒論皆孔孟之正傳世固有耳口其

言而躬行則病者病在後學不在程朱也姚安李使君素以理學自任而明見力行卒不畔於聖賢非世之徒有志者比也及來守毎政服集師生僚屬及諸執事無問賢愚與之論學予以職守不得周旋席末不知其所先者何說竊以爲大學之教先於格物孟子之所長亦曰知言今欲明聖學於斯世而不先辨程朱與陽明先生之是非未有不波塵於異說者顧世方重異陽明不知與其爲陽明之佞婦不若爲之忠臣偶訪郭學博得林次崖四書存疑爲錄數條足以訂證傳習錄而發揮聖學者名之曰新學忠臣以授諸生蓋今之論學者惟使君可與語此而善繼其志則有在于諸生也嗚呼文章如陽明氣節如陽明事業如陽明其論學當時與之上下而出入之者豈乏名公先生莫不目攝啐吐而糟粕之何有於次崖之數言顧予所謂忠臣者不爲陽明而爲今之學者而次崖之書又姚人所素習其入之也爲尤易且陽明膏肓之藥石無出此數條苦口利病君子不以人廢即世之孔門陽明者欲自吐吾恐二豎將竊笑而

自慶況忠臣之進說更不能必其皆行使世或攘臂按劍此錄且得爲龍逢比干而況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嘗亡安知無以爲昌言而皐稷之者孟子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予未知學習程朱之說而拜使君之下風久矣願相與直而守之毋曰此非論學之第一義也

重刻太上感應篇序

太上感應篇不知何人所著竊嘗玩其語意本自渾融而註解特詳大率近於輪廻之說蓋佛氏之徒爲

之者爲凡民設也夫君子之爲善非曰吾以祈福也其不爲不善非曰吾以免禍也性本如是吾求得其性而已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與夫允迪從逆之吉凶非不言之要未嘗考夫事應何者懼夫說之易窮也而道所當然雖死不避義所不與郎富貴視如浮雲故曰若夫成功則天強爲善而已是篇所著善惡之報眞如影響君子讀之卽未必以爲然知其立言之意有在而庸人讀之郎素號强愎將有不覺其面赤內熱而悔罪之不暇者孔子曰君子自已而置法

以民夫古之君子豈不欲以已之所能者教天下而使之一蹴同歸於至善哉顧氣稟習俗之不齊有不容不爲之區別而槩評之者而民尙不能從於是不得不齊之以刑刑罰窮而報應之說興焉天定勝人雖遲速不同而終不能逃郎或近於誕妄要在使人悔過而遷善所待者凡民而所以待之者君子之心也姚安李使君省刑薄斂與禮樂崇教化粹然一出於正而復梓是篇其納民於善之心無不至矣爰喜而書之

敦說錄序

瀾滄兵憲崑源華公治兵之暇擇東南名彥時藝之嘉者梓授多士以其事屬武定辛使君而屬余以序予不能遍閱諸作涉獵一過大率皆典雅警粹規繩尺矩毋讀一篇今人心平氣和手舞足蹈按其姓名隱度之知其爲若而人不遠也夫國家舍鄉舉里選之懿制而以文章末品網羅天下豪傑初心竊疑之顧二百餘年名公巨卿俱出其中而誦其製作卒可想見其人然則時藝豈惟取青紫之媒而已盛德大

業皆徵於是不崇其德業而謂可以剽竊上人五尺童子知誚之矣而要之時藝郎德業之一端故曰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理必明氣必盛格必正未有不先定其模範而能有至焉者華公選士勵兵勝算具得而說禮樂敦詩書滇以西莫不興起予亦得竊以寡過艮有郤穀之遺風而復梓是錄其意非以作成後學而已也僭題曰敦說而爲之說如此嗚呼事固有若不相蒙而實相須者禮樂詩書其去軍旅之事遠矣況茲錄乃公之淺淺者然因小可以推見其

大而穀所以有濟古有明驗方今　聖明修文德以綏四方大小臣工各懋其職表裏巨細莫不相須爲用而謂賦詩未足以退虜是錄非所與語治兵也知言乎哉

私試程文序

吾讀楚雄姚安諸士子之文而不能無槩於中焉夫滇藩崇山峻嶺清流急湍大都相似而二郡牙錯跟連其陵霄出雲盤鬱扶輿多不在通途近郊而於人跡不到之處楚則南連景東姚則東接武定而直達

會川其間泉澗千壑百折穿峽會流金沙表羅普古諸礦場互列異狀而黑白二井倚山夾河温池怪磔觸處足起欣賞士生其間耳目所接非惟無中原文物綺麗即禮樂政教未必悉覩而各以其性之所近發爲文章莫不燦爛奪目可喜可愕非有得於山川之雄傑然與而奇氣橫溢毋非繩墨所能束縛則大約得之天成者多也夫我　國家以文取士而限之以式豈故以摧豪傑之氣而使之不得暢哉夫言德之符即變化無窮莫不有中正之則譬則木之有規矩金之有鎔範文章雖美不入於程度其行義即大過人非有方之士授以大業未必能紓以吾觀於諸士皆雄偉博大信無愧於山川之奇以語於規矩鑪範或有遺議主司者量度尺寸即荆璞浦珠與徂徠之合抱莫不瑕纇而雌黃之其能見諸士之裏者幾何然諸士之文非盡離於程度也一得而一失之非所謂從容於程度者耳磨礱而歸之一俟他求乎暇日私試偶得確然中式者數篇因彙之爲錄記曰相觀而善爲之摩諸士試以此爲程度而相觀焉能者

不以自足而不能者必欲企之也他日崇溪之秀金沙之側光焰燭天而起與嵩岱江漢爭雄長者事有詎不與有榮若曰取法乎上君子尚友非一鄉之善士也則主司者慮猶未之及焉

雲南武舉鄉試錄序

萬曆己卯歲當大比侍御江陵劉公按部雲南率諸有司秉公飭士舉文士之秀者以告于　朝而升諸宗伯矣復循　令甲率諸有司秉公飭事按期三試諸武士拔其尤者得若干人將升諸司馬而錄其姓

名暨弓馬籌議之優者爲録其叨執事後僭爲言於
戲君子之用世亦存乎其遇而已矣世方多事則介
胄之士運奇決策折衝於疆場而文士享其成世方
太平則俎豆之士吐蘊攄猷雍容於廟廊而武士斂
其用今觀於諸將軍無論世胄編戸其弓馬籌議莫
不英偉特達古名將不足多也然時方雍熙太和郎
邊徼一二匪茹古以方之癬疥者莫不俛首跽膝雖
聖天子撫盈持危未嘗一日忘鼓鼙之思而文告
所及靡不響應郎登庸諸將軍納之崇階不過與文

士相揖讓其折衝長技何所見之雖然士患所抱負
者無以異於人耳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于將莫邪即
埋於地光彩時射斗牛間而鳳凰麒麟郎與鳥獸同
在郊棷其色相自别諸將軍果麟鳳莫邪干將耶行
且處錐囊中能不脱穎而出夫文與武用雖異而道
則一故三代之士皆出將入相趙衰之舉郤縠也曰
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
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及帥中軍果克有功吳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途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
多務權曰孤豈欲卿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
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始
篤志就學自此聰明日進魯肅遇之尋陽以爲非復
吳下阿蒙而降郝普取關羽諸所規畫有大過人者
故愚嘗謂郤縠呂蒙雖當平世不任推轂之寄必不
至寂爾無聞何則其所抱負者裕也以今觀於諸將
軍弓馬之雄固材官能事若其籌議之宏深則莫非
審時度勢鑿鑿可用豈非夙聞郤呂之風者孰此以
往何但折衝疆場即在俎豆中偶文士發其琦瑰相

與上下以固王綱而衛社稷寧復少讓夫奮揚威武
摧堅銳而馘醜訊此將帥之能事而非良將所願爲
國家所不可無之長技而非國家所樂有者也故我
朝廷設科取士而别之以武亦以寛網羅爲器使
計爾若夫全德之士介胄俎豆惟所用之諸將軍盍
姑省所抱負果能不後於古之名將則亦何往而不
遇也若徒恃其折衝之具而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
也侍御公所望於　聖天子者垂衣舞羽今日所以
舉諸將軍之意寧獨在此願相與圖之

送大方伯暘谷方公入　覲序

竊惟唐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陟明而漢吏居官至長子孫卽我　國初得人之盛一用唐虞之法不惟其資惟其人不賢者不得倖進而賢者久任超遷不一二階已履崇要迨後時異道殊遷數而階密不問其職之任否而計資待轉下者不足言卽賢且能者少踰常數卽鞅然赧於色曰上無知我者矣多投劾去士固以此自高而人亦以此高之相習以爲當然嗚呼孟子不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

不得其職則去君子之審於去就也至矣苟古之職本無不得而顧以遷轉之遲速爲心欲以此高世而自矜安知上之人無深意於其中如委質之義何而能爲此也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知盡孝而已而父命之先後非所當問臣知盡職而已而君命之早暮非所能知漢公孫宏以曲學阿世不數載封侯且相張湯善希人主意不數轉居汲長孺上長孺不能平謂武帝曰陛下用人如積薪湯與宏固未爲得而長孺悻悻於辭色亦未要於人臣之義以黯之正直俛首在位豈惟其道當爾以武帝之英傑明知其爲社稷之臣任用之豈在宏與湯之後惟不勝其鞅鞅則信用之不終帝固不得辭其責而黯亦不能無遺議於後之君子何者事業如周召皆臣子職分之當爲自大其事而以遷陟之遲速動其心吾固知有道者不爲也暘谷方公以左方伯來滇潔已貞度滇人戴之若父母同事者倚之若蓍鑑兩考已　奏最而　朝廷方修　祖宗久任之法以復唐虞之盛簡命未至然時事又未必盡然也豈有汲長孺所

不能平者而公俯首修職若初至然再考後閉門乞歸當道強之出出視事復如初公素有林泉興謂宜趂此強健非動心於遲速也而適當其時人頗惑之不知公於去就遲速審之甚熟明年當　大覲行且計吏故事毋計後必　簡用明德資望之隆無出公左即公鞅望遲速寧於此時古君子忠愛無已即有故而去不欲爲苟若林泉盛衰不過其一時之感豈以此易其平生公載計入　覲諸大夫送之郊問所以侑觴者不佞謂　朝廷既能以唐虞之法任公豈

不能以唐虞之法進公公素長者参居　朝廟以福海内必加意於舊遊固爲滇人慶而所以將此者恃公平生必不爲長孺之悻悻也僭爲之說云

送大明谷李公入　覲序

晉安明谷李公叅知雲南政事之二年明年當　大覲左方伯方公戒期明日行而今日得京兆之報時缺右方伯公以左叅知今日受篆攝左伯事而明日即援篆攝左伯行出郊諸大夫同祀軷入供帳酒行或執爵起曰滇雲離　京師萬里行役者越萬山馬

易嚮輿易擔不數次不能至閶闔特甚入　覲固大典非公分内事一日代之行而毫無難色且　京師禮節繁苛凡入者必儲贄捆幣甚至爲公稼擾　朝廷灼見微隱毎申絶交際而卒未能盡絶公行不宿戒兩袖清風飄然出郭此有目者所共覩也重　憲典而後私情寧不穀然丈夫公其盡此爵也公欣然置實或者又執爵曰　覲典重計吏多取衷藩臬長公與方伯方同心協衷其所許與固無彼此然口同嗜甘而易牙不能調目同喜姣而子都或至易視也顧此荒徼稀疎百職彼以爲最而此以爲殿彼見其短而此適覩其長者寧無一二一日以公代方伯行此其轉移闗人材治體雅非淺鮮公其盡此爵也公洒然置實而加恭焉或者又執爵曰　朝廷延見長吏詢四方利弊要以措斯民於衽席滇在萬里外宦遊者豈不悉心殫慮而覩始者或未及終見大者或未察細公密邇桑梓了然於結髮今　聖天子英膺冠百王倘晉公問狀則所首舉必有可爲滇萬世利者公其盡此爵也公油然置實而益恭焉或者又執

爵曰昔陳戸牖宰社甚均父老嘆賞曰善乎陳孺子之爲宰也戸牖曰使予得宰天下亦如此社逮後相漢良不負其言事固有小而可以覩大者也先是舉實與典燕頗譁公攝行終事千百人周旋於堂若階之上下庭之内外寂如入虚而巨細井井此何啻方陳孺子之宰今其載計而入也　朝廷課諸方吏無出公右者晉之衡軸他日所以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寧謐亦能如今日乎則又不啻陳戸牖之不負其言而已公其盡此爵也公乃肅然俯躬更置實而別

蓋公起家讀中祕書爲名御史按秦關粤徼激揚爲
諸部最旣又飭兵漢中典牧塞外凡所措注皆不爲
日夕計而今玆叅知精明婉適遠近歸心同事者旣
以讓能而踐履之篤緼藉之深藹然詞色知不知讓
德故於玆行所以屬望之者不小而公素長厚卽沖
然不敢自居固已默念之矣駱生執鞭於諸大夫分
最後而於公濫爲同年友官且同舍則簡記之責所
不得辭也遂次之以進從者

簡贊機務序 代作

永樂初有事日南以江陵劉啟節公贊軍務時公爲
兵部尚書而右副將軍則新城侯右叅將則雲陽伯
蓋始事與公矣 面命者不逮事故卽以付二將而
公復贊焉不年餘卒成大功以日南列諸藩未幾旋
復梗化公亦遇難而豐功偉節昭昭史册當公協贊
時百務紛紜呼吸動靜關係匪細 文皇帝英武蓋
世郎萬里外無不洞燭 金書玉簡日馹月繼無慮
百餘道當時機事之密固非人所得窺而事畢收藏
天府豈維公之後葉卽密勿重臣有不得擅發者

今侍御九澤先生爲公六世孫初授南臺適 詔修
實錄得錄其要者二十餘道以歸爲攺侍 殿中持
節按滇藩臬諸司聞其事而樂道之著爲文詞爆爆
盈帙愚惟出入將相古無異人自後兵農旣分文武
異職及至我 朝推轂之權固有所主至於本兵叅
贊必以文職重臣觀今 兩京營政及各重鎮莫不
皆然而 國初從龍尤多英援自非才識異常未有
倖當 任使者以公豐功偉節固不待億度知能匹
休古人而觀 當時所以 簡授及繹 勅中語擇

人之精任人之專而料事之中聰明神武載在史册
固不待贅若當其 任使欽若 旨意投之所向績
成志遂如公者郎簡記有人而發其盛大著之譜乘
使奕世之賢哲知所繩步寔非侍御公之事哉是宜
諸司之樂彰其盛也愚生雖後忝公桑梓末又幸與
侍御同事地方能無一言因僭引其端云

應制詩章序 代作

古今爲詩者多矣有連篇累牘而不及覆瓿有寥落
數言而膾炙人口天下後世傳播之不暇者唐虞君

明臣良卿雲之詠皆數言爲耳不惟當時賡歌一唱三嘆爲有餘味而萬世之下且以爲不易之經柏梁以後君臣制作爭奇競麗燦爛無紀至唐不可加矣其間追雅頌者非不多而往往湮没無聞豈皆其言之不足傳實之無足取固亦有之而伯牙患無知音中郎苦無傳業荆山之璞爨下之桐其能詫燕石而振希聲者屈指及幾事之幸不幸固如此也劉愍節公嘗　文皇帝時進騶虞詩一章頌而無諂規而有體良可謂三百篇之遺音顧世無傳之者數世之後

有賢孫爲柱史乃能得之留內出以示知音莫不捧誦擊節我　成祖之聖良比隆堯舜公之賢足繼皋契騶虞之至鳳皇之儀與夫卿雲之見瑞亦相當而公詩巳爆爆數百言謂不足以續唐虞賡歌之響耶顧不得柱史其家且無知之者世誰傳之余喜公詩之有傳而又喜公詩之所以傳且滇之瀟臯大夫有先得我心者臾喜而爲之序云

送松屏王公廉訪江右序

古之君子負碩望而殫洪業其所難者非才與智器與氣也才智高天下而譽望不隆大業不究非其自負者之不足恃而器不能受氣不足運反不若庸常者之無累於俗是故惟器大者能受斂才智而不至於露惟氣盛者能作運才智而不至於匱名世君子必此其選矣昔者漢之高帝鼓舞一時之豪傑以有天下及語安劉則取厚重之勃逮武帝時號稱得人寧少華爆之士而託孤乃取謹厚之霍光寧不重才智哉其所受而運固有出於才智之外者愚竊祿滇藩得執鞭於松屏王公公平時渾涵立身不自奇與

人無崖岸人莫不以爲闊大可喜而抑其中博碩明達無所不備遇事刃解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士無賢不肖皆奮激淬勵語文章者薄韓柳語學術者輕程朱語事功者羞魏丙莫不以爲聖賢不足爲而究其所竟多偏詭不協於極以公之所負固可以高天下一時君子方爭相誇榜而獨默默如一無所得然人之所服譽而屬望者視公如太華如嵩嶽如祥麟彩鳳而衆山郎盤蜒扶輿名禽奇獸卽騰躍飛舞於前不以爲意也此非其器與氣之自别而能然哉公

廉訪江西羣公送之郊義以言贈方伯陶公授予簡
陶公以江西廉訪遷今官公適代之其舊政講之已
詳公與陶公俱世族父兄德業彪炳當世屈指無幾
其識度之宏博來各有自使舊政少有未協陶公固
不肯以告而公亦必有不受者陶公既以告而公受
之無逆夫復何言特爲著公才智既大而器與氣又
足以稱之他日柱石國家必非躩躩者所能及一時
歌韋元成於肅之詩以榮當世而示子孫回億予言
或有感云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序

三和梅詩序

前野公既次溪園公遺藁梅花百詠爲集矣復次馮學士絶句韻百餘首又次其韻集古今詩爲集句亦百餘首夫馮學士倡和梅花百絶天目僧𨼆以一韻爲百律酬之一時之奇也自後步其響者無慮數十家然押韻者未必分題而分題者未必次韻獨我溪

園公以僧韻押學士題而復增其所未備然未聞有次學士韻者也前野公始次其韻而又次以集句且各補其未備并前詠爲三體奇之又奇矣或曰公于梅詩可謂癖矣從子問禮曰公之癖豈一梅詩而已耶公多兄弟少出繼姑氏頗富及壯自歸曰以財而棄吾親耶起家爲邑介不滿考解綬曰以官而棄吾志耶此其癖之大者若其小者酒量不甚洪而對客引滿則終日不知倦棋力不甚精而索耦較局則雅俗不爲擇爲文不經思感扣順應未嘗留滞而惟於此集則苦心竭思手自易藁者再四嗟乎人多癖於富公獨癖於貧人多癖於貴公獨癖於賤人或癖於玩物公獨癖於適癖於文詞而尤癖於是集豈其貧賤之癖與梅之精神風致固有相感而不能已者耶夫梅之用登於鼎彝非枯寂者也而其歲寒氷雪之致則於山林修遁之士尤爲相入公解綬時人多愕之公曰余伯仲五人下者矢志成家上者鋭情用世率皆乘化惟吾與叔氏在而余尤嬴子適志而已他復何求自是十餘年始詠是集今且逾稀矣明視聽

聽齒髮若壯每清旦良宵子姓森立風月襲人霜雪香齊持是集對景朗吟飄飄然眞羅浮之仙而禮時擊缶階側亦思步拜下風不復奔走塵俗而未能然則公之有是癖也其得失爲何如哉夫君子之用情未有癖而不爲累者惟山林修遁之士則不惟不爲累而適足以彰其曠達之致陶靖節癖於菊林和靖癖於梅東籬南山淸淺横斜之句萬口膾炙而至今視二物爲兩家私種蘇子瞻謂劉阮之徒所以全其眞而名後世乃當事者荒惑敗亂之具然則公惟癖

於大故能不累於小而百世之下膾炙遺藁與是集者安知不以梅爲子家私物耶公伯塤義門鄭子廷棟明府元麓公子也耽奇尙適世濟其休將梓是集而禮爲之序嗟夫是集也其品格之高下傳播之遠邇豈家庭所當自詫顧公所以玩適是集其曠達之致有非偶然恐覽者未必盡得也聊識其槩云

滇南己卯科硃卷序 代作

萬歷己卯侍御九澤劉公大比雲南諸士得儁弁錄其文之尤者以 獻矣更梓其未盡者以傳蓋試錄

之文限之以式多有司改竄而此則風寸中眞藁雖未嘗不合於式而不以顧忌挫其逸氣尤有可觀者刻成愚受而讀之竊嘆士在塵埃中猶金之在鑛玉之在璞騂騮之雜於游牝與尾碟凡蹄何異一日遇良工鍊剖遴擇發其精彩而納之上廐價萬鎰媒千里騰踴轃集不惟貨者以爲奇貨之者亦自負其非常至於敗龜枯幹視之不入人目量之不中人度而醫師藉以起疴廻瘍一旦缺乏値比珠玉今諸士旣以離鑛璞而出游羣矣其所揮灑爲金玉輝抑騂騮步入必有識之者卽其中一二似未足比於珍奇顧爵帥儲之矣豈其無謂夫古之取士以德行道藝今之取士亦以德行道藝顧古之徵德行道藝者以鄕里之許而今徵以文豈不以評易淆而文有不可僞者而率示人以脂潤在試錄良不得不然其他亦不可已乎而士求得志於有司乃惑脂潤而不步其已試之本轍是志羿匠者舍彀率繩墨吾皆不知其智也矧侍御此舉得人爲盛而此刻雖經覆校皆不輕竄一字蓋彀率繩墨之至且無僞者愚雖荒棄日久每

一把玩不忍釋手其尤可喜者人各發其中之所得不踵同襲故而要歸於至理語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雲南在萬里外顧有士如此 聖天子同文之化亦可謂盛矣然則是刻也豈特傳美於一方一時已耶辱侍御不鄙僭題其端

亭湖顧先生掌敎盱眙序

雲間顧亭湖先生爲我暨學博士歷六年所始遷遷爲盱眙祭酒行從遊諸公及諸生送之郊各有贈余獨不能送又不能贈此其意重言之諸公督余謂重

別八情送既不能贈終不可已余惟雲間素多長者自遊江湖竊得執鞭以先生知余故輙道其平生蓋倜儻蘊藉學博非其分也而纔聞邑士人道先生爲博士狀尤籍甚及兒輩在黌御末更得悉其碩大不盡論論其難者一二先生在任前邑大夫盡桑梓相助望者也人謂易干以私不者且以嫌引避而先生偲偲切切知無不言多所補益而毫不及私盡先後如一日人服其正近例不得濫補弟子員民間青衿多可與進者先生不以不在門屋岸之也察其一二

有志者委曲成就即其人屈抑不見知於世先生與之更至而今卒爲當道所首器若其在門者則甄別尤精也人服其明同時寮采及期俱遷遷皆得善地而獨後先生人且愕之而先生欣欣如故曰我習敎氈氈不欲遷及遷人謂當得典典而仍在常調先生復欣欣曰我不能舍氈盱眙亦我氈爾人服其達率此三者無往不可於盱眙之祭酒乎何有夫盱眙　帝鄉赤邑也奇偉踔絕之士固嘗星景雲從矣而近若晨光豈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昌隆之運發亦有待哉先生出多文之鄉振抱華實既有成驗而儼然臨之吾固爲盱眙之士得師慶也余謝客久先生公行道便因過余入密室敎誨諄諄悉可紀錄不以主人廢禮不能奉言議或倦也一日坐久欲行視日暮矣從者曰日雖暮第疾行先生曰暮行不在疾愼所爲疾也從者曰夜行不如日爾先生曰行在到夜無妨也余顧小子謂此非言行而已者有味哉方欲終身誦之也先生寧自忘之諸公聞之曰是可以贈矣遂命小子次而進之

壽永思陳翁序

吾鄉望族首數陳氏其碩大繁茂不可指屈而南雄公之後尤著南雄公纔庶吉士公以名科起家爲郡雖未盡展其底蘊而自後子孫昌熾賢者才者富且貴而壽者林林楚楚而永思公白眉其中方南雄公諸子姓相繼以賢科起也有孫爲尙書武選正郎公武選從弟也才望相軼楚汪白泉公來督學共品題不啻伯樂之相馬越客之辨劍而首許於吾邑者二公及先從父樠山公爾先從父隨舉制科而公沉弟

子員久之後值歲試與姚趙尙書公同邸各出卷底公閱趙卷躍然曰是必首選趙閱公卷亦然及案皆果由是兩公懽然相得又久之趙已通顯而公始入射宮出貳邳郡復補桂陽皆不滿考此其英彥沉鬱爲何如者而未嘗介幾微於懷自壯及老言色溫溫知不知稱長者掛冠後益崇簡默諸子且善養曰慈旨甘則引滿終日不問公私是非嗟夫長袖者見舞則起抱璞者薄售則慍是以李廣望氣王融搥壁嘆囚奴之不得一當而恣激於鄧禹之笑人有蘊負者

所不免也以公之平生曾不爲所動而渾然沖夷與椎樸者無異此其賢於人遠矣今年壽八旬語德禍在南雄諸孫中可謂鼎鼎其外孫樓生徵余言爲壽樓生之父與余同入泮庭頗懽不惟姻戚之密也族叔氏汝誠又公甥子日來與弱息論文時時爲促之且不才生雖晚結髮獲執公策今且衰謝勉力反不逮公倦遊非無間奉几杖而性不能飲公且默默不喜箴人過惟時時仰望閭棟以潛消鄙吝而適值昌辰更局促不能執爵階側倘敢靳一詞哉顧公從孫以大行人持節過里閭歷正富亦南雄公後也時侍公燕其以余言爲何如

賀烏山蔣翁八旬序

予居邑之楓橋鎭鎭姻婚者大都不出其鄉其或出鄉則曰告遠方蓋難之云而鎭當府縣治之中近出鄉者又不之縣而之府鎭故尙奢豪而府城繁麗益甚彼此相染俗漸近偷予每與諸兄弟子姓議國奢示之以儉而禮失則求之野與其染靡麗於城市也盍若親山谷中故族畫其不邇繁華性直而俗朴類

有長厚之道保家裕後其在此也後予遠遊歸仲氏禘率子女來謁舊呱呱者皆突而弁艮有足喜詢其婚姻家皆邇山谷仲氏進曰夫亦行子之志也予亦欣然首肯之無何精緘旅擕而陳於堦其赤鲂巨且如豕蓋來自磨石山蔣氏云仲氏長子姻家也予怪曰何腆重反踰城市耶仲氏曰此皆取諸其宮中非飾觀者比咸拜而登之夫蔣氏在邑故著姓近則比屋皆囷倉狼籍而俗更古厚如此云閱歲其太翁烏山公壽且八旬詢之氣益壯步履益健被層若神仙

然福未量也玆非其長厚之徵耶愚謂兒子輩得染其風無論他善一事足矣夫壽定於天非可以習染覬也而亦有以人致者患兒子輩不能習其道耳予雖倦遊尙在疚未得與公語先進之義不在兒子輩勉之誰耶至日脩賀予復曰毋崇飾掩蹇懼拂彼長厚之道而失我漸習之意也遂特緘單簡而進之

邑侯方壺謝公初政馳聲序

制憲使提符行部其最殿部中有期會嶺南謝方壺公來令我暨不三月而御史帥公竣事旌書首公或

者曰何早也邑人駱問禮曰早乎哉考公實政奚啻於旌旌之爲　制屆爾公以盛年發解褎然魁嶺表矣及上南宮復魁海內四方知不知咸曰此漢賈誼仲舒之儔謂其才似賈生而學類董子云以是對大廷而來令下邑也其先聲已讋人甫下車値積廢後兼十年當新里籍稅畝契核畝實收除贏縮眞僞百出廷日不下萬人日歷阡陌不可數計中才以上所不暇給者而公從容指措無不迎刃雖履畝以監司議出宿民間而廷事不廢若其嚼然氷蘖非徒飾簠簋者比郤康節謂見根本而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條而知者爲次見蓓蕾而知者爲下公蘊藉宏深今所發雖未及其萬一然儼之葩艷已不啻蓓蕾矣而顧以爲早耶聞之父老前令尹語年之富者莫如婺源潘公摘發逋滯過於老吏語學之正莫如通山朱公愛民禮士咸出誠欵今公有賈之才有董之學蓋潘朱二公合爲一人而以行二公之政後之所到二公已耶此非愚言帥公之言也愚沐公教化獨先而事帥公久知遇俱非淺淺故樂於發明其意

會邑佐諸君索所以壽公者意甚至業已有言遂忘其越云

屬意餘葉序

屬意餘葉者我邑大夫方壺謝公作也公家五華其全葉以屬意名鄉邦所珍重久此其餘者偶隨宦篋不校求而得之把玩數過若有所得乃并摘其魁叅倚加之批評以授我子弟暨親友之同志者而訪求者衆苦於鈔錄樓王二生遂壽之梓夫公以盛年魁天下其硃卷傳布海內自一騎者孰不想念其全

體而不可得不意莫騎偶臨下邑遂使末學小子皆得見其宿願不佞雖荒落寡陋扃戶正襟每誦一篇無不神怡客釋蓋其積之宏深而發之自得鏗金戛玉之聲納河吐海之氣眞有光日月而薄霄漢者艮蓺林之龜鑑也顧此寂寥數篇無異明月之一痕滄海之一波而諸體皆備自卷首至終篇無一覆語蓋羽毛牙角隨鳳麟犀象而各擅其奇麗者有志之士誠能朝夕誦習而得其精微則方員豈外於規矩而尙以多爲嗟夫今之業文者甫知操觚則收集散佚

每每充棟而不得其所當師卽得所師曾不彷彿其一二遂以爲入相如之室及不得志於主司則相與呶呶他咎試反而求之果能得是藁之堂奧與否果能得之則其他咎亦不爲怪此則不佞之所拳拳於有志者也公諱與恩方壺其別號起遂進士尹我諸曁治行爍爍方起不服論論其切於蓺林者如此

贈名醫包賢樂序

諸方技皆外家惟醫出於聖人非明於造化察於性命旁觀物理而會通其要則夫起死回生容可易易自吾有識以來惟得之書傳千百年一二人焉爾若目所覩記未易屈指然籍以療沉痾夭札往往亦有稱奇者曾則皐稷伊傅今古幾人然與衰致理代不乏賢苟其有濟於一時卽未必純然天德王道而要不可不謂之良臣哲士吾所知者三士其二皆山陰人一曰沈東藪余初未習其所得也但郡城士夫每嘖嘖道之一日家大夫疾甚召之至曰是恙非吾所專門也姑試之然疾非可試也奈何予時計窮察在坐五六名醫無能勝其說者付之一劑而效此以名

得者也其一曰張東泉偶來吾鄉治疾多不效然接其談論殊有理其行事類儒者每怪之曰豈有持是術而不驗者一旦先安人疾甚召之兩月而安是時先安人患淋與近舍一富媼同張每視疾必兩至且曰勢甚肯起則俱起媼家求速效數日必易一醫予以張言近理竟不易富媼不起而先安人強健者幾三十年皆張之力此得之以實者也此二人者俱逝矣今所得曰東陽包賢樂以瘍醫濟吾邑有年矣疾者無久近召之必效族弟汝脩從之遊每來與論醫

語皆近理心竊異之詢其所自曰得之吾師某由是益習其素家人雖小疾必付之無不應手而效者夫沈吾先得其名而後究其實張吾得其實而不泥於人言若吾於賢榮則名與實兩得之矣竊嘗慨之士君子抱道術於身負大聲宏固有常理然亦飽其實而不見知於時無其實而竊虛聲者故用人者狥其名不若察其實而待用者能有其寔不能必遂其用何者存乎遇也故吾之用醫也可謂拙於用沈善於用張而張不遇走則終無以洒於吾鄉然方吾之用

張也人莫不以爲疑而沈之齊驗其有聲豈無寔者走少而學道離披半生跡頗類張而賢榮之術行於吾鄉張既遜之而熟察又非無寔者執此以濟四方安往不效此吾所不能已於徒羨也爲汝脩索所以贈賢榮者因次其說如此嗚呼儒者之道學無終窮醫固儒者之一事患不能得其槩得之矣患於自足何怪乎人以方技目之若所謂千百年一二人者吾方索之而未得賢樂如遇其人或得其道幸有以敎我吾方欲執禮而事之

奉贈邑大夫方壺謝公入　覲序

邑大夫謝公戒行入　覲佐貳諸君餞之郊愚既僭有言矣道出楓橋門下諸生之在其地者更供帳道左而愚以年序復爲祭酒爵既行作而言曰公行榮哉前此公偕計上春官考文爲天下魁　聖天子既召對而顯榮之授以民社矣不三年遂以計入行且上之天官考政又將爲天下冠　聖天子寧不明章之爲有民社者勸乎公行榮矣公年踰二十無幾昔漢賈傅宋寇萊公皆以富年起家賈誼文釆爆然於

國體號通達而萊公既顯人猶以讀霍光傳啇之然其大業頓殊豈賈傅方召卽爲博士驟遷太中大夫紛紛請建爲褊心者所忌而萊公既令巴東復宰成安悉心民社不待拆韋應物野水横舟之句人已卜其必大用然哉今公抱賈傳之才脩萊公之政俛首簿書撫摩黎庶從善彈咎日不暇給他時敭歷作用必合大道卽有褊心者不至見忌况今奏計其在高等何疑而　聖天子方廣德沛澤改急紘而寬大之設或脩故事以風厲天下在諸賢令中首舉能舍公

哉公行榮矣夫暨自置邑以來長吏之入計者不知其幾矣其殿最之故可考而知也以今環海之內朝會而上計於部者不知其幾其中賢者最不賢者殿亦或有賢而反殿不賢而反最者乎其所以然之故可考而知也公得其說且於還車之日更加之意亦有可惕然而思怡然而釋者否他時當要地以殿最四方亦將以是爲愼其衡鑑然則公行矣其榮固不獨在公也愚也落魄半生今且潦倒矣才華忠懇遠謝賈寇而見忌於當道則過之所恨不得爲縣令以

習知當世情務意天下事可抵掌底績至此故慫沸吹虀有不知其說之支誕者蓋亦諸生無已之情也公欣然引滿揚旆登車顧謝諸生乃發

支離集序

翁都恭好吟日積成集以支離自命一旦余得而讀之顧曰君顧支離乎都恭笑曰我不支離誰支離耶幼守先公訓粗集章句自謂可以不負諸博士弟子意圖尺寸而卒以蔭入官更顧先公遺訓粗集政事自謂可以不負諸同列意圖尺寸而十餘年中兩遭罪逐顧歸山以來囊空饘粥骨肉無情茲其寄之吟咏視夫溫柔敦厚之旨恐徑庭矣卽欲自白於人曰我非支離人信之耶乎於是俛仰張目沉思少頃若怒若笑拍案而起曰君果支離乎若亦謂君支離矣尊先公門生故舊徧朝野君不能援附以穩步於青雲之衢而獨負其耿耿以取顚躓內藉世業宦遊中外者有年豈不足以謀生而落魄不能慮衣食顧圖史筆硯則日習不廢每得句不惟識者驚賞而抱膝自快卽三公萬鎰不以易也揆以世情寧免支離顧

古人謂詩能窮人亦有謂窮而後工者則君所以有是集蓋得於支離者爲多宜君之以是自命也言未訖都恭躍起撫集而嘆曰支離支離然則窮我者爾成我者亦爾耶余大笑都恭亦笑因呼童子酌酒感慨悲歌者久之夫予結髮沐榮靖公教遂讀公知白堂稿知所與起因得與都恭君交今幾三十年矣不偶於世頗與君似中間唱和不一而足予詩俚無足言者皆句皆在集中每讀一篇必爲憮然嗚呼君性骨鯁而詰人過不顧公卿而淪落如不才者獨始終

不蒙忤色且過許不以爲庸人吾何得此於有戚世
有知言者將刻是集附知白藁後則明其所以支離
者宜莫如予也因筆之卷端都叅君名餘忠字孝成
別號寀白榮靖公冡子初官大僕旣調復移光祿歷
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致政云

三世 恩榮詩冊序

萬歷十年 皇上以華渚之慶覃恩中外方伯姚公
時爲陝右大叅例授中大夫祖隱君及父貴竹公皆
如其官祖母楊前母黃母白妻趙繼王皆淑人而母

獨加太三世蒙 恩入制俱下亦可謂仕途之榮遇
矣公轉總山右憲而得 命詠歌其事者旣已成帙
暨轄楚而 鸞書適至時太淑人在堂同寅諸公旣
執通家子禮爲詞以壽而不盡之情復託之篇章雍
雍多大雅問禮惟天與善人舊矣學在旦夕方隱君
之懋德範俗人謂姚氏之興當勃焉莫禦而至貴竹
公始顯貴竹公憑藉先德積學勵行忠讜直道表人
耳目將何遠不到而名位僅至貴竹雖兩犯 龍顏
俱蒙 優假遷歷清司與叅藩政 恩遇不可謂不
隆而才止是耶乃寂寂掛冠踰三十年而公始起家
由縣令入御史臺徧歷藩臬洪猷懿業寸循尺奏始
有今日今人持片善郎以責效於天少不如意遂謂
天道爽貿不知天道寧爽顧其事不無遲速譬之江
河其來有源其行有次則漸巨以至於海驟盈者詎
曰無之涸亦不待旋踵勢固然耳公直諒和易不少
方物而淵深宏博扣之沛然以故所至譽應望重
朝野指日且登三事則郎今詠歌何足稱異嗟夫
朝廷推心廣愛大惠臣工寧有所吝惜顧人多承受

之無地是故必忠誠素定休嘉始契而公兩世 四
朝自貴竹公以司馬尚書郎逮公以南陵令蜀臬使
及今榮授皆以 覃恩遭逢詎曰偶然且不才與公
同日起家濫受 國恩寧不自愧而視公所得及詠
歌諸什不覺憮然遂僭書之使與起於諸什者知所
由來云

贈大叅蘓公赴陝右任序

孔隣蘓公以胡臬副督上江防晉參知陝右政守關
內閈轄鎬惟君子長者歷履關地方重輕嘗上稽七

雄之際形勢莫如秦楚秦沃野四塞惟以一面制諸
侯楚襟帶江湖而利盡南海勝頗相當顧其強弱則
惟人是係我　朝廷建藩臬楚地邊夷山寇竊發黔
粵之交居多然長江尤易出沒而洞庭泛濫勢傾濱
渤不逞者玩爲淵藪上江防督兵扼其衝以聯絡諸
路雖策應不止一方而要會有歸是故上江防治而
楚始可挈裘而理語威嚴也秦地邊番迪虜兵馬之
衝宜不在會城而潼關峻隘過古函谷冠蓋戎馬之
往來此其咽喉而安集斂役籌少不當無以接應諸

邊而當責望者之意是故必關內治而秦始可建瓴
而理語撫循也威嚴撫循事則不同而用實相濟公
之督江防也約已壯猷飭吏士選將卒剔蠹起弱使
萑苻數千里波濤而務𦏁推此以撫循關內奚待外
求嗟夫士君子能爲才不能使人必知其才能爲可
用不能使人必盡其用懷抱利器動中時宜而人以
弁髦視之者不少夫既以弁髦視才用君子而謂其
足爲地方重者否也方公之初蒞洞庭人亦有未悉
其至者及其政成而遠近倚賴騷遝要區謂非知所

重公耶君子爲當世重而不能爲重於當世公任江
防能爲楚重而在關內不能爲秦重是理之所必無
而當公端雅諒直其明作愷悌用之威嚴固宜而於
撫循尤順且關以內固公舊遊地政教風俗所當後
先察之甚熟而秦人重賢收士以強其國大過於楚
遺風猶在郎　朝廷崇儒保盈不獨在秦而其父老
子弟興起尤易秦人之重公當不啻楚則公之爲秦
重亦將有溢於楚者公行同遊諸公例有贈授備不
才遂僭書之

萬一樓集卷三十八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序

圓機營陣圖說略序

圓機營陣圖說略者大同見衞李公治兵塞上時所著其法本黃帝握奇用之塞上已有成驗會來總楚憲予始得而讀之反覆數過似若有所得者因念今天下稱名將在東南莫如戚將軍其所著紀效新書頗足發明古制而益之以新見槃槃措有明效說者

謂非盡出戚將軍蓋戚將軍與新安汪司馬同事久且相得甚爲以經術潤色之信然宜其開卷了了無問識不識謂爲兵家要典今以是書考之又有出新書之外者或又謂戚將軍陣法成於海上用之東南爲宜公法成於塞上用之西北爲便竊謂不然法有定局用無方體得其機要則闔闢變化無所不宜顧在人用之何如耳嗚呼陣法果足以盡兵家之用哉而兵家妙用又果能外陣法哉奕有譜譜不足盡奕之巧而不出於譜之外至於大匠之規矩醫師之方訣亦然即兵家所關更大運用之妙當有出於成法之外者神於法而不離乎法在其人焉衞公陣法用三千人正兵九隊又九之爲八十一伏兵六隊又六之爲三十六其數皆合易卦易之爲言變易也縱橫顚倒如陰陽之禪於四時分限未嘗不明而錯綜莫知端緒顧神明其說則存乎人昔趙奢爲名將括能讀父書而卒以貽笑豈其書不足用讀書而不識變人固逆知其所終特趙君未之察爾括無足論孫武十三篇在兵家如儒之六藝乃其伐楚身自蹈其所

戒彼豈自言而卒自忘之時所同事者懷父讎之子胥彼知快其忿痛而已何暇顧成敗然則讀書者未必能用善用者未必能盡逮其不驗執以歸咎於法之不善甚謂智術法度有時而窮終不如帝王仁義之師不知仁義之師卒亦有不能舍法度者五步六步七伐八伐已載之聖經矣顧用師必出於不得已不若後世之輕動而方今海內晏然　聖天子居安慮危側席鼓鼙則是書固有志者所不可廢況有治兵之責者乎因壽之梓思與同事者共而爲道古今

之用法者其盡與不盡要有非法所能必與帝王之不能廢法如此然則讀是書者亦慎所用而務求合於帝王用法之道哉

賜學憲洪洲王公奏績報最序

洪洲王公之憲楚也始巡武昌兼治兵既而改督學政三載奏績以最　報封錫俱如制一時同事諸大夫旅慶之或曰公憲楚飭刑而刑平治兵而兵競督學而士子彬彬雅道日盛久任而崇遷之　介甲具在惟公懋哉或曰公曾憲闈矣甫入境而監試事紀

法加飭及放榜而得名士爲多憲楚亦然因改督學紀法益加飭　報最之命方至而又值放榜所得名士皆公所造就惟公榮哉或曰公起家二十餘年浮沉中外拂抑百端始有今日其閱歷諳練深且熟矣後日所向孰不迎刃而所得乃在按刃地古人謂無忘射鉤公其念哉語畢授不才以簡竊惟諸大夫之言盡矣獨念昔與公同日解褐此時意氣孰不薄雲霄而隘山海今大者廟廊次者亦不失爲九州長而乃者差池落魄不才無可稱數於分爲宜顧公著見表表猶然以一時之慶更爲誇榮詫盛期望將後人非金石來日幾何卽撫膺反覩尚有瞠乎其後者要不可以尺寸軒輊大丈夫不爲仕宦則已夫既策名委質先資有言詎曰尋常苟不得志則徘徊感慨亦今古所同而公無幾微見詞色其見定其養至矣於戲計初入楚遇公赤壁之下偶談周郎暨蘇長公事爲之慨然既而上黃鶴樓憑窗四顧指大別而追江漢之所以會也相與頌禹功之大而九疑蒼梧隱然在目其下非洞庭湘江乎屈原賈誼沉鬱千古他若

淮陰雲夢叔子峴山宗元永溪之類累非指數能盡其成就之大小際遇之順逆當時豈無榮辱得喪之感而今皆與烟霧同渝莽以斯知莊生齊物之論有軍歸盡之嘆良非無謂則夫一時之遭遇亦何足以動達人之大觀然榮辱予奪實帝王御世之大權古人謂飲啄皆朝廷恩[illegible]而士大夫有慶以君賜爲重今公所遇獨非　聖明賜乎則欣然於寮宋之間而有頌有規良有不容已者非謂此足以重公也僭著之簡

刻馮海粟梅花百詠序

世傳梅花百詠無慮數十家皆踵元中峯僧而實倡於馮海粟海粟艤舟錢塘趙子昂語以中峯之敏慧時江梅正發遂詠百絶以叩予不知海粟何如人或者稱學士而子昂與之語必非淺淺者今其百絶雖皆詠梅而物情世態含偎殆盡觸景引類縱横顛倒莫不有洽於衷而入其微者不才固無知識把玩毋至忘倦且以其帙之輕而便攜也即走天涯無不自適凊朝昃夜擊節朗諷暢然神怡有不待登羅浮入

孤山而風致襲人鄙吝已潛遁矣抱牘武昌情况頗不爲佳署後一小亭當池中四面長楊垂垂而雜卉叢芳梅枝竒矯尤爲可愛政暇命童子烹茶焚香展是卷對視不覺身之在異境也偶邑博士鄒君昌言至與之語遂授之校梓以與好事者共且使誦後人之百詠者知所本云時萬歷乙酉秋九月望日諸暨駱問禮書於武昌道之襲香亭

湖廣武舉鄉試録後序

萬歷乙酉歲當大比士在湖廣則侍御任公實監臨之肅綱愼紀旣録文士登之　朝矣而復録武士如制問禮忝執事者後僭爲言竊惟文武一道也古者道德有於身則文武惟其所用用之於內則順治而禮樂文章彪炳充塞用之於外則無敵而讜猷功烈振迅奮揚顧世故日新備道雖同而致用不無專美垂紳搢笏從容俎豆詩書禮義之士非盡不足於武而披堅挽銳呼吸指顧之間出奇運變使帷幄克壯之畫益張而無競則要必有擅其能而不容獨任夫文士者故章逢介冑表裏鼎鼐即我　國家監古

立極獨超三五而文武將相設科並重士生其時得與盛典　社稷蒼生賴藉不少豈惟誇榮市里而已也然竊嘗論之古之爲將士也易而今之爲將士也難何則古者用將愼始慮終授之不輕而信之甚篤譬之屈乘棘產所取者遠到則不議其蹄嚙即見其片瑕不以掩瑜阻間不能遽入而意氣得以自舒故士患無抱負不患功業之不隆後世或異然矣士非抱有全德即奇能百出而規度矩繩者環視而竊指志趣未及竟而王良爲賤工二卵無干城者比比故

方推轂授鉞在上者未嘗不以古爲範而在下者要
當以近世爲鑑且今所取於諸將士者非以其騎射
之優籌畫之富乎一旦舉而效之用果能長驅席捲
封狼居胥而小亦斬將搴旗不失爲偏裨乎抑能矣
果能平居與士卒同甘苦不矜功不忌能不爲利害
所動以全德將其才使環而視且指者莫得其間矣
乎果若是則雖居今日猶在上古其有光於盛典亦
多矣夫量材以專其能而不必求備者用人之大要
也因材以大其援而必期於全者待用之大誼也今

聖天子方取大木於楚聞諸譬執役側聞供事者
之語矣其圍同其長同其堅直同而價直殊蓋微有
可指終不得受上直非故吝之其致然矣諸將士固
楚材也　朝廷以木爲楚材且不遠千里取之顧諸
將士之大材寧惜重價所願諸士棟梁廊廟而必受
上直則善爾雖然亦聞主木者之說矣恐恐然懼不
中乎將作者之用也恐恐然懼將作者一時不能盡
收則不可復進也彼木也局於物者也士則有不局
於物者矣可大可小可進可退故曰道也古之人道
德有於身則致用惟其所遇匪特文士已也今日之
士獨非古之士耶爲告於侍御公而書之

贈大參戎向葵馬公鎮守金山序

國家分閫聚兵西北防邊東南防海而邊所重者薊
遼海所重者浙直豈非皆以肩屏畿輔然哉往年浙
直多事以承平後將與兵一無可用當事者百計儲
養漸至充物芟夷蕩平海波爲息而或者遂視行伍
中飽食鮮衣抱重趦巨者若長物稍稍損節之損節
之不已激爲大變彼其志不欲以蒼赤脂膏養無藉

游手且鯨鯢既逝不若羶塵雖不南逼勢毋犬羊而
鐘山石頭雖巍然壯麗視居庸山海環依　旒衮者
終爲有間故然豈盡無謂而五材並用五尺童子能
言之猛夫悍士所不敢輕入山林者以虎豹盤踞其
中故即風恬浪靜而沿海貔貅雲屯蜂聚　祖宗所
以保衛社稷者其術固難言哉難其術所以愼選名
將而今之言將者其賢可數而知也佼壯果敢則賢
射藝足力則賢多機械則賢善談論脩威儀而謙恭
能下士也則賢涉獵紀傳而有文詞則賢修聲華而

行誼滿耳則賢彼數者皆於禦敵不盡當也而賢之豈不以道與時宜承平將領所賴以撫摩士卒要不當一以武猛爲主耶然而有事之慮疏矣向葵馬公以楚闖獨坐晉叅戎開府金山金山當松海邇浙而句南桶百戰勵勤近始息肩財力既殫撫養士卒爲難而公以世胄起家魁梧奇偉吐詞朗朗執銳挽强萬夫辟易時或操觚綴錦駸駸出文士右於世所稱賢者無一不備而沉毅多謀倜儻任事又有出於世俗所賢之外脩壁舉正在楚已有成驗他日使金山

雄勝隱然增重東南則　聖天子崇功奠要且將藉爲西北長城故於其行也爲道其任之所以爲重衛之所以爲難及時將之所以爲賢而要當有別慮者與諸大夫同告之以致願望意若其防禦致勝之要則公鎮地密切桑梓功名原起海上夷險備嘗籌之必熟且不敢以燕人之襲介掩口

贈玉岡張公總憲山東序

玉岡張公以湖廣叅知政事轉總山東憲諸大夫供帳郊門問禮執簡爲道諸大夫之意以贈竊惟仕宦而登　廊廟功在社稷望過皋夔者亦知其所自乎在詩有言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與汝夫正而且直神方聽之也況於人乎而能無穀也顧神有常理而人無常情惟無常情也故正直者或未必盡穀而惟有常理也則終有不能不穀者而情與理相爲貞勝則正直之爲世用方紛然不容端倪又在正直君子執其綱維與神道相表裏然後直道常伸而世常熙泰嗚呼是何可易言也成宏以前勿論矣自後事或難言拖朱挽紫者孰不以正直畀許其

上者觸時感事探驪撩虎出百死得一生公論旋著平步青雲望之者以爲神品而或者負其意氣以藐世次者出奇運最鞭霆詫霧南澄海波北捲塞漢登壇封胥一歲不下九轉飛而食肉相法不虛矣而或者假其功能以自建次者守理循法謹樞機時進退吐詞綺章聲華烨然譽黃魏丙貌在下風矣而或者務爲粉飾而無實而貞抱正直者或又出於三者外世其履實既不容易見而九重萬里持衡秉度必有所寄則正直之士所賴以自表皆有不在我者然而

神之聽終不爽也方公之爲名御史也風節凛凛使少能依違當道榮進不素定乎而既以序進殿中復補外鎮繼而振旅塞上功能表表使能韻盼自銜序遷寧復足謂而復叅藩政叅藩且在楚當權䧟初息其他政平訟理田野樂業而夷險汪波熙熙無警皆持之者隨與鎸毫釐或至千里而公斤斤不失權度爲餘事然公方黙黙恥與英邁者矜智能而旋有是轉轉雖亦以序而秩崇任要矣非　今時清世泰而公正直乎於神人之驗耶夫惟正直能爲世用亦惟

正直者能盡世之用　朝廷特簡憲臺分布中外假之雄要藎藉以綏緝淑慝而山東古齊僞名邪禁山帶海環拱畿輔藩閫所轄星布棋列雄甲天下且運道所由姦宄出没公總持大體一以儁所蘊藉者運之爲有餘用他日晉當內臺以劑量中外使江湖邊徼之外嚴廊清廟之側凡爲神所聽者不至終於不榖而亂眞者不得間焉嗚呼太平之響其有窮哉

奉贈縣侯時公序

暨於海內稱巖邑而於今爲甚夫豈地僻而寡開者當則傳舍不擾兼以開者寡則撝紹袖手終日邑大夫得專力治事而何以稱巖然其所以巖卒坐是二者山深谷莽斯民不覩聲名文物禮義之教若易八而一不入禮義則入於叅戻鄰邑之顯者樂其地産之饒而民且易與也相與堅白異同於其中邑大夫冠裳少不整則姦慝叢生而近又以盜禁頗嚴上下巧文鼠竄內外連横伺上人意向舞攪以爲固然以故催征愈急逋負愈甚無情者日熾士子亦倖免成風盜賊且公行無忌閭閻敫敫雖四方所不能盡免

而暨爲尤矣得不曰巖哉廼我侯時公下車不兩月而前數者皆氷消霧散不知何往胡奏效之捷哉葢公以名進士起家歷兩邑無久暫皆隱隱聲望重中外　朝廷念暨之巖特有此　命而公以閱歷之熟者發其廉平公愼之素眞無愧於古之良吏宜有然者然公未嘗務矯矯飾惟其律巳正馭左右嚴臨士民恕物來觸鑑空至迎刃大體固敦而幽細亦罔滯運毋下一介遠近莫不奔走稱快然則邑何巖哉在其人耳嗚呼士君子彈冠履甲籍孰不以台鼎自視

一縣事疇謂足展其驥步而卒未必盡然甚者據席高談張陳其美貢奇於上官示恩於交好自謂聲音笑貌足爲上理固亦有歸其籠絡者而後效終無可紀公溫容可掬雖過卑鄙未嘗出一過高語其度量已自逾常而將之以前數者何邑之嚴顧不佞竊有說焉不佞自廢歸日與農夫伍故多知田野事則嘗見治磽田者矣收不逮肥饒者半一旦轉授上農覽其穎實者莫不嘆地力之無常也無何上農去而磽瘠如故又見治圃者矣偶得場師起其蓁蕪正其疆

畒別種計時芟且溉皆有成法場師即遠而衆工習熟其事稔暢忘年所雖董役者或二三其說終無大損　方今久任之法固獨有守令第歷兩邑來今既五月卽久不當更三年淹也安得使暨不仍爲磽田而終成嘉圃哉文蜀而僻陋至今齊魯韓澥而嶺南文學日且與中原埒事亘在人公凡所措置皆非爲旦夕計者於二公何有直指使蔡公廉其實旌章首背而學祭酒龍君前履任與其寮友共圖所以贈君者不佞謂旌章榮進階耳公所素定奚足多述惟使其暨終不爲海內稱嚴邑則亦不朽一事庶足當公之心也忘其鄙而以場師治圃之說進

奉壽邑大夫時公序

或問邑大夫時公於予曰所貴乎甲科者出爲郡邑一入則風憲要地志遂得行耳暨邑嚴前此得風憲者燦若晨星也如時公何予應之曰地能限人耶公事無小大鑑懸而刃解人無衆寡襁保而江飲識玄器巨要地能舍公耶或又問曰公爲政持大體不苛不縱近世所鮮入必當要地當要地則禍先及暨予

應之曰人能必位耶公正已直道知無不爲苟利於民不知有我黃鍾大響里耳所驚飛黃騕褭伯樂相而造父駕之爾要地必及公耶或曰予何言之矛盾也曰非然也前所言於公者居要地之用而直質以理後所言於公者居要地之體而兼慮其遇以理乘遇則遇在可必以遇乘理則理或失常然遇惟旦夕而理終不易譬之日月尺霧之障必不崇朝而中天普照按度可得況方　今道明論暢如公盛大兩浙能幾海內能幾俯仰四顧孰非知己而遇能乘之於

理外耶顧言不及理不見公之大言不及遇不見公之立正固所以成其大而可必其合一則惟公與此時也學祭酒龍君偕其寮索言壽公予謂天既篤生公則必大用公備畫豐地此皆其時矣業巳有言遂次而進之

民心公論序

李君之簿我諸暨也絕口不問鹽米衙舍蕭然自俸入外不見一異物而幹局更敏以故任過五稔大半賢勞在外上自郡邑長吏下至里巷黔黎莫不以暨

有賢簿君乃不得專力於暨爲恨然所借皆時務之急又不敢妄有所請無論其他即海塘之役同事者讓能而董成者無不嘖嘖每同任則運用風生公私交頌惟以旦夕將鶯遷鵠舉爲慮而君亦以廉幹自喜雖謙謹下人而挺挺不染卑陋態乃除書忽至則賈傅長沙之行爾君雖坦然不以爲意而治裝無具家人不無難色邑之父老子弟攀號無計則問其說於不佞不佞騶閧氣塞徐而慨曰山林槁朽惡能爲父老子弟謀我賢簿君哉所繫念者世風爾夫官無崇卑自一命以上孰不關生民休戚而榮肥之念古今同之幸今世道清明旌別淑慝毫爽毫釐薄海內外抱瑜者彈冠中餒者易服豈非千載一際而忽有此也然則賢者何勸不賢者何慕而吏治得無損哉嗟夫人言仕爲畏途仕亦何畏賢否有定品而毀譽無恒職守有常分而遭逢多故俛首德業利不誘威不惕寧不稱正直彼比肩而立者方豔於紛華忘俎豆之飾而勤雉鴈之贄能不以形短疾我而速其攻效遇齊威則阿烹而即墨廟授設遇齊景而晏嬰幾

不得再請治邑矣彼其巨者且然況夫任非六翮而資出旁孽按籍而數其履積歲而計其貲吞舟者網漏而金石目迷則與瓦礫同汰漢唐而下大抵皆然又誰能得其眞精於驪黃牝牡之外出其聲價於騷儈雌黃之口使才無大小皆得其所而吏治日有光哉君來由武康尉曾讀武康誌謂君多才能詩綽有冰蘗聲是君之爲民吏彼此一節然通於彼而塞於此則適然之遇有不在我者不佞曾得罪於要地君爲我寬之而君亦非要地所喜宜有此行君行矣父

老子弟之情固爾然其間豈無指空鑿而惜君之不遇者豈無聲潔腥穢而以君爲不足爲者亦豈無須萊蕪之釜圖浦城之像謂古人不足多而郎以卑貶亨榮利不以易此者突入桑梓豈無幾季子之金而嗟君之失計者叉豈無憐范叔之寒而切齒於當路者抑豈無誦杜拾遺贈崔秋浦之句以上公壽謂君能不失其平生而巧進修潔之徒卒然遇君當掩面而走者此其孰得孰失孰僻孰衷暨民之口碑吾既熟聞之而得其情矣君邑多名賢巨卿豈無能辨其

說者敢著爲論使父老子弟數其一於石以寄歲時感慕無聊之心書其一於軸以詒君之桑梓名臣必有定論當於君之衷而亦將以風夫柄吏治者云君名某字某豐城人

重刻得月稿序

當元之季何其多隱君子耶蔑薦爽祿則忘枯槁之嘆灼知夷運則待聖人之興此其志節有不可及者而尤盛於我越豈宋躍久住臨安其忠義鬱憤之氣一之更深而風運所流不易磨滅耶然而事業文章終無所表見則卒與草木同腐浦江青田使　聖人更百年不與其著見得如今日否耶而或者生遇遭塵精光莫掩若姚許諸公能以箕山遯詞自免者鮮矣幸而免也如陳靜脩金仁山諸君高風勁節固不可泯亦賴有遺文爲世所膾炙爾年友呂可明先生每與不佞道其先世則耕公之志節亦曾爲作石鼓山龔詩然猶未覩其深也今年重刊公所遺得月稿復以序見囑不佞反復數過不覺自失嗚呼公固隱君蓋天下士也向微此稿吾之知公終杜權爾稿數

百篇諸體皆備而莫不雄渾蘊藉感慨深沉非積宏養邃何以得此使公得見之事業郎未必如青田諸老豈一無可觀而且抱許丞之憾故知厚如青田曾薦之、龍飛之會而不起後復以他薦小授隨卽勇退是以功業不少槩見而其所以得免於不意之樊籠則未必非有得於此且得以專其力於詞章翰而後工豈盡不然而民到于今所以知公爲隱君子者此良足爲左券故不佞謂公此稿足傳傳此稿已足見公宜可明之不忘此舉也公著述有牧坡集力田

集及四籍六緯群史小學疏解訂集朱子家禮俱散
失獨存此稿蓋洪武間盧陵曾君衍所評而公賢孫
鳳及鼒所編梓得月云者義取不得日先輩謂其志
可選信矣歲久板亦殘缺可明以公八世賢裔關其
不朽而遠及不佞不惟孝敬純篤且以嘉惠後學而
存念知舊亦出尋常夫可明與不佞爲同年進士常
以志節相砥礪今皆謝事矣雖同郡而山川限隔卻
不惜千金享敝箒當不及此敢無一言以發明呂氏
先後彰傳之盛美哉公有女稱指明姑守節甚奇別

有傳及歌詠并刻之附卷亦足以見公流芳之一節
嗟夫文詞以志節重亦惟有志節者爲有文詞後之
徵隱君子者其應有味茲稿哉

黃溪包氏族譜序

東陽黃溪包氏重修族譜成會其賢有與族弟遊者
因得讀之按譜包蓋宋孝肅公後自元時始有遷黃
溪者至是十有三世譜且三修其族屬之盛按譜了
然而嘉猷懿訓森然畢備則例由特起懇謂以文章
名世而且相知至歐蘇止矣其爲譜豈不能參考歸
一而卒不無少異此如西施鄭且俱當三千而拖珠
被繡各隨其致事固有然者況世多謂族之有譜如
國之有史史有傳表亦有書志爲譜者獨可寥寥徒
記其姓名世次而使一時之聲名文物不獲表見於
後哉存此者良爲有意竊嘗論之天地之大也日月
星辰雲物之變山川邦域草木之蕃孰不有典籍可
以指掌至所以周流於其間而使運行蕃育不失其
正者則有主焉族之譜典籍也至所以聯族人之情
增前人之光者安在是必有不盡於姓名世次之間

者此譜所以詳之詳而不嫌於載之悉也與包氏子
孫能世守此義豈其無愧孝肅之後而已族弟且爲
索序序之

萬一樓集卷三十九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序

教民彝訓序

時公之涖我暨也不數月而百務具舉公私樂業因緝男女之要行各數百言爲訓嗚呼此三代以上良宰孰謂爲不可一日無而後世視爲文具者也而何幸見之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說者謂愷以强教悌以悅安二者缺一不可公自涖政以來凡所

作爲皆崇本務實眞所謂視邑如家視民如子以故觸處響應訟淸盜緝積逋宿慝莫不就理民且蒸蒸向方矣而復有是訓將驅悅安之衆而强之爲善公先會諸士子課文未嘗不道以德行繼頒保甲令一以講明 聖諭爲首務而更益以此蓋尤其喫緊者愷悌兼至何以加此夫世風民俗上作之斯與而文告話言三代所不廢斯訓也據實爲辭撫之易曉而玩之愈深義例之正上可以爭衡於謨誥風雅以不肖讀之佝若發矇况夫有識誠使爲父兄者以教其子弟爲子弟者以事其父兄而內內外外各以相正有不三代其風俗而爲 社稷盈成之助者吾不信矣夫吾越文憲甲中原而暨獨寥寥不才生長其中即寡昧無當感事觸時未嘗不欲偕父老子弟一洗凡鄙而德薄力微衆莫之與因嘗叨寄民社而偃游玩愒亦無成效不圖獲覩此舉也能不怡然適奮然作忘其愚鈍據管攄續與林林者朝惟夕礪以終令圖績所以共成此舉在各有志者之自盡爾夫秉彝好德人所同有所患志之不立即或有志而困昔累

其心風會拂其向不自知其湮沒有識者且爲扼腕今吾與父老子弟安養於愷悌之化而不能更相勸勉佩服雅訓以終令圖寧不自負其遇哉大都上德惟風下德惟草草上之風未有不偃而率先草莽當自衣冠之類始不才殊猥瑣固已濫附於衣冠之列矣僭陳其說於公而序之且因以自箴云

壽鄭庭楝六十序

由義門抵敝里程兩日許東陽比自西華公與我僕某公同賓於鄉既又同舍於胄學歡然得也遂結爲

婚姻時庭棟與長妹俱在懷抱懷遠公固謂不凡及兩公各治邑有聲始婚余時方弱冠多不自揣四顧少許可而一見尤謂不凡庭棟亦欣欣不余鄙也迺來省留輒月餘無不與余傾倒者故長妹與荆婦於諸姑娣中情亦加厚行李往來無不寄聲致慇懃庭棟貌敦行篤好古樂善自幼習懷素草法一揮數幅皆龍蟠鳳矯每稱得意人亦驚詫而尤自以孝義後不甯下混流俗刻意祖檢行誼日新宗黨親知無不推重其可舉者飭祖廟以昭前烈之休光聚會膳以

存同居之饑緒且曰蒲入　聖朝有我祖宗之孝義不可無宋學士之文章而禍在其里力起其圮日課諸子必以文行相副人有不平一言輸允其義達類如此自余奔走四方幾三十年會晤日疎而意氣逾密即萬里外音問必至余歸而庭棟適來感今思昔執手勃勃顧三子皆突弁翬盤當道時爲品最闌聲玉立殊可人意而其從子早已聽鹿鳴名上　天府爲先驅矣今年其長者下帷隣右與遊者皆見輩碩交瑶華出草即得批覽每爲擊節而適庭棟六旬初度告歸爲壽凡在親知者咸謂不可無言也僭序而賦之詩曰木喬枝爛兮蒲水之陽義門巍巍兮義士蹌蹌白首者誰兮服楚且臧百年弓韣兮風淸日長衣冠濟集兮何以稱觴唐之張陳昔既讓美兮漢之晁董行且遜芳承前啓後光家邦兮祉懿無疆我有素琴協陶令之淸商兮雅懷同調對新涼而一張公有子期之聽能爲我披襟引滿更徜徉兮我亦何必登公之堂

崇本錄序

崇本錄者錄其所以崇本之意崇本之事與夫崇本之具以處遠也欲我後人世守而弗失也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不可忘而實人所易忘故聖人制爲之中而於其尤易忘而尤不可忘者特加隆焉曰親盡而不祧若周之后稷是矣或曰此天子制耳諸侯大夫皆有太祖之廟援之可也不曰士一廟庶人祭於寢乎曰此不可以執一言也後之論禮者曰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三年之喪無貴賤一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祀及高祖何獨無始祖哉故

程子雖疑其僭而朱子家禮仍以四世之外存有始
祖之祀特變文言初耳說者又謂家禮大夫禮寒門
雖間有爲大夫者非宗子又非世官似不可以祀其
先人然後世之大夫皆非古之大夫等愚意朱子亦
猶人耳而著爲成書欲率其子姓與天下共爲之恐
未必專爲大夫設古禮不下庶人語儀章度數等威
之文耳若綱常倫理則正所謂無貴賤一者祀禮非
倫理所關乎而大夫士庶與替遷徙皆不可常寧無
當於別子者而得執其一說以廢報本追遠之大義

哉矧賢有德者在 國典且世祀之而獨限其子孫
是必不然然則別子爲祖所當百世不遷未始不達
於庶人特禮無明文而考禮者不深究其義大儒如
程子猶且疑之疇敢以義起自任而尊祖故敬宗敬
宗故收族族之人同一本者也同一本則報反之義
當共脩之而睦族所以廣孝又百行之本故尊祖而
因以敬宗收族此崇本之意也而歲四大會月皆有
小會以薦明禋以展宗盟皆崇本之事而若儀制若
品物若冠服若宮室器皿田產莫不備錄無非欲子

孫世世守之而不失其事不忘其意云耳夫人至切
者父母朝死而夕或忘之何有於遠祖至近者父兄
一失而遂成胡越何有於族人此皆失其本心者也
誠能不忘其本心自仁率親生而事之以禮則何敢
慢於族人死而葬祭之以禮則何敢遺其先祖而得
今所以崇本之意反而求之遠祖且不可忘也矧親
所未盡族人且不可失也矧吾之一體則與孝與弟
益將有不容已者即貧富賢愚不可一律而各因其
得爲之分以致其自盡之心未必比屋可封也寧不

秩然稱故族哉此則錄所未發而實深有望於族之
長幼卑尊者也大抵聖賢之所得者深故能因心以
立禮而吾人非聖賢也所貴因禮以反其心則事與
意固當兼脩而行禮者以貨力辭讓飲食古記之矣
則其具寧可少缺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在一人之
身尚所不免況我後人能保其蕃衍夫初而爲後人
者又可漫視是錄而輕以覆瓿爲也語有之水木本
源欲蕃木者必培其本欲洪流者必濬其源古之人
樹德廣業未有不以倫理爲本者然則是錄也固今

之所以慮遠貫後之所當自慮者也

南冢宰潘公奏績頌序

南京吏部尚書潘公以進士及第第二人入官幾三十年歷禮部尚書中有所槩力請得假　聖天子簡用老成起掌南京禮部數月晉今秩又數月通滿三年例當奏績一時衣冠自文武大臣以及府史胥徒莫不奔走企望車塵曰公負天下之望久矣茲行其留相天子乎或者曰公惟負天下之望也安得遠留其復來總率我南中百工行且有待乎職方郎駱問

禮聞之曰智哉言也公亦奉天之時而已自古相天下者可槽而語矣天子當陽威福宣著則擇相之權在天子若其虛懷盡下進連茹彙則擇相之權在樞要在天子者正也正則必得其人而天下治然用人以意不惟其賢四海緣之以多事者有矣漢公孫宏輩非天子所自擇耶在樞要者時也時則易泥而不得其人然進賢爲國不私其身社稷賴之以靈長者亦多矣唐五王諸臣非樞要所潛援耶凡若此者皆天也公正直坦易平生不見疾言遽色有相天下之度精白淵沉開誠布公有相天下之德議大政決大疑不厲聲色從容一二言雖事在萬里外若揭表而得其領探綱而得其綱也有相天下之才方　世廟之當陽公宜入相矣而宣室之前席遂以受釐公不閑道鬼神之情狀也及　穆廟之虛懷公宜入相矣而君實之正大亦喜用附已者公不能潤詞色以媚寵也故雖負天下之望而相天下之期尚有所待茲行也　聖天子英年睿質赫然當陽有　世廟之獨斷而急於務民之義　勤學好問欲然逮下有　穆

廟之虛懷而二三樞要又皆以正直是許則　持盈保和終有不能不致公於樞密者顧時之遲速有非人之所能必焉爾何者世運係於天乘遇觀乎時時固天之所爲也故世運一日未至則君子之乘遇一日未孚以成湯之聖聘伊尹於草野夫復何疑而必俟夫三使察其意之至否爾意之至否固天之所以篤夫世運而君子乘之以進止者也是故古之君子樂進則四海蒙其福難進則百世仰其光惟其時而巳矣公進而拜　命於庭其試觀用我者之意果至

與否其至與天也雖在樞要亦不容辭時固不可失
也其未至與天也郎在　天子亦不當進時尤不可
先也不失時以福四海不先時以光百世其光百世
者固福四海之地也公蓋持之繁矣昔寇萊公入相
而魏野欲挽其行後世莫不多之夫魏野何知萊公
負天下之望何如者而能泥其相哉惟其不徐觀眞
宗之意而急於一試爲先時爾公之碩大非萊公比
而鄉曲小子沐公教愛有不在魏野之後者於公之
行不能無言也敬發所聞而爲之頌云頌曰　聖神

御宇並建兩京設官分職腹心股肱赫赫冢宰百辟
是程崇明癉僻秉鈞持衡猗與潘公篤生南明貞藏
元啓箕精嶽靈皎如日月挺若泰恒陂湖千頃海吞
萬鯨德崇業懋台階晉登宜参　密勿商鼎和羹公
曰惟此進不可輕始之剛巨後何能亨不見宋準漢
公孫宏守正需時坎止雲行維　帝濬哲博采羣情
眷兹根本式借鈞衡群公讓德多士儀刑　典章具
在嘉績告成恪遵　懿憲進質　明庭公車轔轔駿
發江城搢紳奔走日彩雲晴公舟泛泛擀曳江亭旌
旗擁簇風和塵淸維兹何時陽氣方升計公至　闕
泰階正平　聖主臨軒且勞且迎公來何暮佐我持
盈相彼金甌久覆公名於戲噫嘻司運在天匡世視
時潛會默授誰得而私人以天定天以人動旣生公
才必盡公用時之後先在順而奉小子何知拜舞興
頌

送邑大夫尹公入主繕部政序

萬曆丙申夏　朝廷方徵天下有司之異等者入選
風憲近侍邑大夫尹公在首列疏上　聖天子愼重

倍往昔持之數月不下部院大臣因議量移其尤異
者在內仍俟選改而　聖天子仍愼重又持之兩月
不下及下而得繕部行邑之父老子弟無不奔走若
失慈母而問禮當大夫士餞席僭祭酒爵行不能無
言也夫大夫兹行暫借爾旦夕且改授然此事之不
在我者非所當言欲言繕部政而枯槁山林爲日已
久視京國若在夢中而何足瀆淸聽惟泛言風會以
申今日無已之情可乎雖然大夫於天下事見之早
矣郎有言嘗出大夫之衙帶聊以薦此爵耳士大夫

抱所蘊以立制其品格有二上者靖共爾位惟正直
是與其次未嘗不正直而猶委曲以避嫌要之不
失其正也然正直之過則激委曲之過則隨激則不
惟人主不能容而大臣亦在所不與隨則容悅而已
何所不至以大夫之不激不隨三年於玆政平化行
上之當道無不金玉而下之市井草莽無不安常樂
業謳歌其來之晚而惟恐其去也以此立朝其遠大
何待於蓍龜方　今時事之要何在東北小醜匪茹
癖疥之疾自古所有遣將練兵輯之而已況以　聖

天子之英明何足多羨郎或　英明之過一時有非
左右所能測者陳善守戰和二三邇臣任之矣古今
所患者士風卑陋而知人不明士風卑則競進知人
不明則漫授而進退無章天下事無可為者以今世
道之清明必所不至而山中聞見淺薄聊以大夫之
行卜之而大夫玆行有識者已為仕路慶夫復何疑
不佞結髮志四方而進多齟齬退不為閭里所許前
此邑大夫且有以異物視之者獨荷大夫知儀簡而
不以為野言直而不以為狂子姓皆豚犬而造就多
方不以不才棄之也一日旌節過里命小僕飭刺候
之僕曰視所作為似非責人以苛禮者予笑而已之
是大夫之明白簡易雖穉僕能知之而不佞之疎陋
視其僕亦有可見然則大夫所取於不佞豈以世情
而不佞所望於大夫者尋常而已哉遂次其說以進
從者

寱語序

寱語者從兄舜傳晚年雜詩也兄自題如此然而語
實非寱也君子曰似孟東野嗟夫千金之子求一言

之幾乎道而不可得即庭言寱也而么麼者傳其說
貞孤之子兢兢於義即寱言貞也而夸毗者以為瘖
此兄之所以自列於寱也而不佞序之亦寱也

技指集序

國家以制義取士非所謂文以明經也文莫過於經
經明而文無以加矣故童而習之者白首鮮窺其奧
非文之難明經之難也先輩之文似朴而經未嘗不
明爰至於今鬱然茂矣而經反有不明者則起於一
二係籍聖賢者厭薄六經而膾炙子史甚至以朱子

事何爲可删無惑乎後生小子執弓挾矢而莫知正鵠之所在也不才謝事以來時爲諸小子改課固不敢不趨夫時而要以守傳明經爲主適一舊知來顧爲埋其稿之存者幾五百篇爲集嗚呼今之制義魚兎之筌蹄耳既罷魚兎寧復有顧筌蹄者而妍媸無定朝所金玉暮已瓦礫即有可觀存之寧足覆瓿而況以老婦掤衫明經尤非其事抑人有枝指者或謂吾能爲汝去之其人曰獨非吾之骨肉耶然則此亦吾之枝指耳因以命其集而附於諸藁之末亦曰萬

一樓餘藁

代奕集序

鐘山主人好爲舉子文老猶不輟上自賢士大夫下至粗知章句者笑之外自親友內至妻子臧獲亦笑之歲癸巳冬集而題曰枝指因誓曰貞壯夫所不爲者何足事也已亦笑而罷之曾不月餘又復技癢每成一篇輒怡然自得憂喜俱忘或曰癖哉能無疲乎或曰鄙哉不時何多此也主人曰癖之者愛我然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鄙之者知我然我亦能鄙人我獨不知人乎世之謝事者我知之上者以酒佐吟次者以酒佐奕我性不能飲吟既無與唱和奕且無對局者日得憑几抽卷諸孫呈課按技而與之較勝似亦一樂以此代吾奕也不亦可乎雖然日習日熟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良有若昔人所云而本非陽春白雪和者亦寡即時髦之奪標擅場與夫係藉聖賢者莫不探其堂奧則不惟忘其爲大樹抑忘已之爲蜉蝣而撼之明知賈胡掩口弗顧也因復集而題之曰代奕嗟夫奕能勝人人亦能勝我有能爲我懸之咸陽市中勝負必有可言者然而非我之中扃也

待雲集序

作舉業文非我分也而老年無事以課兒輩討論日精不敢謂前無古人而來者恐不能易矣顧 國家養士日久文至今日蔚然無復可加而不入其室者茫然莫知所向貞贋雜進有司且不能辨後生者見其然賓碔砆而棄荆璞兼以不佞平日無所徵驗而奔走曠廢爲日已久每一篇出人不及覽而先以老婦綳衫目之矣兒輩何知一傳衆哧謂昔之人罔聞

知自古而然因題其集曰一傳良慨之也夫人之不能知我不見而以形槩之也或見而不能知知而不無私意於其間也若我子孫則朝夕涵濡卽頑鈍宜其不無一隙之明而終然習俗舍規矩以求方圓而卒不免於苦窳因嘆人之資性有定卽舉業若一藝而聖賢大道　國家大用所係有不可誣者欲執之以求正於四方而身旣隱且老矣遂卷而藏之而更題曰待雲世有子雲然後能知子雲之元天下不厭我則子孫必有作者是集固在也所慮不肖子孫且

取以覆瓿則雖有作者亦將吠聲而反脣之嗟夫丈夫不能大造於天下已矣而偶一得復不能私之子孫而猶望之後也亦可哂矣

邑大夫穀軒陳公榮遷序

公之涖我暨也不朞年而遷崇老生問禮曰此黎民之所懼也豈所謂非常之原與夫　國家以名進士涖邑重在久任而間或中轉者二邑浮於才則轉而簡才浮於邑則轉而繁茲轉也褒章特薦其繁且崇所不待贅而公之才雄渾博大於暨固不假出其緒餘然崇雖名邑其巖劇不右於暨而暨且以開鑛議免入計或者謂暨劇而偏崇當孔道　廟堂重公欲令憑軾聯艫者得覩圭璧輝光則古聞爲地擇官不聞爲官擇地卽上爲公計下爲崇計獨不爲暨計乎而使我山澗驁黠奔走不暇此其意良有不可解者且公之涖我暨也秉廉持正禮士愛民諸所釐蠹興新井井方起而尤於鑛務加意群小茹氣不敢動乃無故奪之去始聞議邑人奔走呼號而不才謂事所必無然如也今則欲呼號而已無地矣不才自還山

以來名尹之從他邑者二自他邑來徙者二嘗道固以傳舍視暨其間所以然之故皆有可言而於公獨不可知不可知故意其爲非常之原夫非常之原必有非常之才非常之用始足臻厥成天下事　朝廷腹心郡邑手足也今中外臣民所慮者腹心愚謂腹心固所當慮卽有非常之才不容越俎然腹心卽腐智百出非手足不運若公之碩大以治暨者治崇所益詎爲淺鮮顧奪此予彼暨民已自怏怏矧其他豈盡沾江海之潤而謂天下事還重於此哉以是知

廟堂以非常處公意必不在一邑公以非常自處一邑曾足發其中扃旦夕且偉然腹心方勞神思耳所謂使天下偃如者公固養之素乎夫 國家叅成之後紀綱風俗無內外大小其末流不無少異才不在華藻而在渾樸用不在奔騰而在砥柱公固侃侃自負矣供帳在郊無以拜爵因念公所覆育朽邁者種種破格郎疊疊人且目爲私恩非所宜言惟 廟堂以非常處公則公所以自處於非常者固不啻慰暨人之望而暨人望之尤切遂不諱其鄙謭如此云

送鄧泰宇先生知建德序

先生以英敏洪蘊署我暨教事蓋前曾署常山教此爲再借不特車輕而道且熟宜其結騎郎有聲聘典文衡尤稱得人今秋方整裝上南宮而觀風使者以最薦銓曹議合遂遷尹建德同寅二博士徵言爲贈予自分非仁者而辱先生愛兼有槩於世風也能無辭竊惟孔子志從先進人人能言之而至其行事則不覺自背豈風會之流賢者亦不能免蓋自予有知識以逮於今而有不可盡述者即以尹職評之前輩

風猷衆凜士民雖親之若父母而仰之若神明豈特下重其上上亦自重也而數十年來頓改其舊夫尹與士以勵德行訓道藝爲本非此二者鮮得被其容接而遁者不問時類皆得執簡入幕一遇吉晨包絲塞門而齊民之有力者亦如之即未必盡餌其實而業有其跡一旦校課辨理莫不以此覬倖而人亦以此譁議於旁甚至養交擾惠視門第之崇卑而胥吏亦得濫恩有故驅之騰譽滿任藉以尸祝苟可立名飾實者攘臂不顧夫士民與我分本懸絕故好惡不

偏而措理公平本以我治民非以民牽我故舉動光明而人心厭服顧乃略堂階而藉以濟我之私豈不自謂平易近民籠絡得計而士民之黠猾者亦乘此縱肆自私其不然者反以忤時獲咎前輩風猷幾不可振夫前輩風猷豈必盡然要多不失其正今時豈盡風靡而矯矯特立直追古人者指自不可多屈先生膺新命以蒞大邑其將藹藹以希世乎抑將慨時俗之不競而直追古人以砥柱風會乎先生不以不才爲鄙平時議論多不期而合玆所稱述皆素所嚮

杯酒相與扼腕而不敢言者故知先生必能以先進之雅道自持且建德嚴之上邑其民貧其俗儉而當孔道邑附府則多顧邑民貧儉則恥繫縛而當孔道則聲望易起先生率以前輩之風猷而更慎其舉措斯民能不欣欣向方他日考治行者咸嘖嘖稱願於先生則遠大之功名方自此起凡沐先生之愛者不各與有榮乎夫先生所以致覽者其井井士林沃之憲使薦之銓部誌之昭昭矣不敢復贅惟所以蒞新邑者其施爲緩急不敢遥度而風猷之當慎以近有所槩也不揣固陋僭爲道之而亦欲以風世云

蠟屐編序

人之言曰經義敲門磚耳重門洞開而握之如金玉不惟人以爲嗤巳亦知其不可而每就一篇欣然自得甚且手舞足蹈什襲而珍藏也其去燕之愚人能幾何哉顧　國家以此取士士以此自獻以千百年後之筆舌代千百年前聖賢之口吻而發其精藴似亦有不可盡以弟子業輕視之者昔阮孚好蠟屐祖約好財人有詣之者約屏障色沮而孚神閒意暢人孰無癖吾以是爲學也癖則癖矣不猶賢於約乎况今之爲經義者逞其英傑去先進甚遠而尤可憂者離宋儒章句自爲一說而今且有并經文離之者邪說與則㬥行作非挽而之正世道何賴故今所癖雖不束縛於繩墨實無一字不取法於先進以求合聖賢之本旨故當爲之說曰文在當不在新當則新在實不在華實則非在正不在奇正則奇曰當曰實曰正正謂其合聖賢之本旨而不爲詭異所艶云爾郎壯夫不爲者而世道人心於是焉係使世之君子能不以敲門磚見誚則廻瀾轉轍不無小補顧中人以下不可語上　朝廷功令且視爲文具么麽何爲聊以遂吾之癖則可耳因聚一編題曰蠟屐嗟嗟人生消得幾兩屐吾樂此固不爲疲安得氣味相投者相與共著以登山而時遇得意拍手大笑不覺其齒之折哉是編也起萬歷丁酉孟夏止戊戌孟秋至仲月朔日編而序之萬一樓居士識

萬一樓集卷三十九終

萬一樓集卷四十

雜著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訪友册引

鉛巖[illegible]凍草木凋落行者無不懷歸而學弟攜一僕負一册入中州訪其友沈少伯學弟與少伯別闊無慮二十餘年而一旦興思不遠千里其友道詎淺淺哉不才與少伯徒有兩世通家之義而世路多岐無緣一面安敢妄有所稱述顧學弟平生少許可唐突

每不知有西子而時時賢少伯不啻口出少伯亦時時書來今又有此行世傳雪舟訪戴便以爲奇其相去程三五舍爾而玆所涉山川無慮十倍不知少伯何所蘊藉而能繫學弟之思如此也古言貧賤之交不可忘以予言之亦貧賤而不忘爾世豈無形韓紫閣者而少小利害如不相識濕軾結轍朝秦暮楚者趨炎鄉逐錙銖爾乃少伯能忘學弟之貧賤少伯固紈綺族方騰騰入雲路亦未有名位可以貧人而學弟白首傾蓋維繫如一艮可謂歲寒之交愧予固不能策一蹇偕學弟覽少伯閭里顧士別三日且當刮目以數十年之別數千里之會挑燈話舊喜劇而繼之以泣因各證其別後所得他日歸吾固不敢以舊弟視學而爲將得少伯之眞山中草木亦爭發哉諸重學弟之行者莫不與少伯也各附以詩以予列其端

星罵雲晃卷引

時明府入 覲門下諸生攀轅於郊外渭城之感暢矣而復有不能已者另爲之詩歌愚惟人必中有所

鬱結而不得宣於是詩歌發焉古今一也然古以實今以文古以理今以私愚喜諸生之雅什不齊而莫不本於情之實理之正也引之而爲繼其聲云

魁春調鼎卷引

何生鼓瑟而歌曰歲宴兮岡梅開雪晴兮途無埃驅車兮黃金臺車其復來兮鵬翮駕扶搖而九霄車其不來兮蛾子郎時術其何聊清風瑞日兮梅之梢鐘山主人曰龍先生其將行耶何歌者聲之長而思之深耶雖然先生來諸士之獲不來 朝廷之福授琴

而和之曰先生遊來兮橋門燕翼其翩翩兮先生不來兮　天街馬蹄其躚躚兮千里之駒終鹽車邪函牛之鼎烹轍魚邪然則先生其來耶不來邪而喁喁邪何生請書書於魁春調鼎閣之卷次

題曹嗣山禮記

曹嗣山寅丈愛讀禮以余號爲專門授此以册僭爲句讀一過因嘆禮經眞人道之紀綱或者不察謂爲漢儒附會使漢儒而果有此也吾亦謂之聖人矣借予鄙且老即溫故未能知新嗣山英年篤志于書無

所不讀而復究心于此後將何所不至爰書以歸之

題鳴寃錄

主一應君思敬伯宿黃君應宸突遭不平是集也二君之所自鳴與人所以代之鳴者備矣雖然古今事類此者甚夥猶有大者亦何足異顧諸狀余所目擊而早年側席事二君欣戚有一體義每把讀即酸鼻不能終篇應君猶可而黃且流落天涯今髮俱種種無復當時英銳氣矣鵾鵬摶空六翮已具而一弋不復能振慘哉慘哉士之遭時良有命運　國家養士數年一旦摧折不得其用何所補益而抱負奇瑰老死牖下者寧獨一二人事豈一途而詎詎爲也知此則二君固可自慰是集已爲贅疣而于遭時視二君較先一籌然其爲不得志則均細懷舉時與二君所相與期而致者皆如夢寐撫集偶發一慨瞋目捉筆猛擲有不覺侍兒之竊訝者復一笑而罷

題職方司　大明會典

內外大小衙門俱有　頒行大明會典而貯之不謹多不能存本部一部貯武庫司各司考閱弗便而亦

有缺簡因爲特置此部裝爲二十八册貯之本司鳴呼我　朝之有會典猶周家之有周禮蓋爲政者所不可一日缺貯之其容不謹乎萬歷三年十二月望日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駱問禮李肅識

題煙霞俱代作

古之君子遭時遇主則宜暢洪猷即牀廢所不辭感時撫事則韜韞琦瑰即枯槁而無願榮軒冕而羞纓樞樂山林而薄廊廟皆非達觀者之雅意也大鶴先生遭時遇　主矣而斂奇藏貫悠然一室若不知室

之外更有宇宙者計室中所有無慮三十餘物皆禪師羽客暨儒生所需而先生各爲之銘銘皆有與義欣欣與居若忘歲月其友愛而圖之先生始而訝既而喜乃自爲之序而題曰烟霞俱意謂此亦浮虛幻泉爾偶與之値倏聚倏散將不知其所之而何以圖爲夫郎室中所有且以爲幻況此室之外來去而不可知者曾足以入先生之心乎昔歐陽文忠公德業文章彪炳一時而欲與六物自老特寓言爾先生之所蘊不後文忠且遭遇　盛時爲美官大業未究而

耽玩烟霞又非若文忠之徒有其言而已者即上友箕山恐非所以繼躅皐契也而先生胡取乎此其意非淺淺者能測也先生有母早寡有弟與先生同起家歷官清要世稱小鶴先生者是也以其身養母而付之大業殆其雅意與則亦古之達觀者所不廢爾予與小鶴同入仕籍同歷掖省今又同副按察辱通家後得竊拜下風儼見影疑形者謂先生薄爲廟廊之事則非所語於達觀也漫題篇端時方梓南華經板繡特工敬緘一部并六一居士傳與武王几席諸銘介小鶴附貯先生室煩從者校之將無同乎

題尹侯催科法碑陰

此邑大夫尹公催科法也勒之石通邑父老子弟之意而監司之慮也樂其便欲其垂之久而慮其更也亦尹公之意也嘗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也夫政患不善善未有不爲後世法者而廢多不旋踵蓋有所便必有所不便善政便於良善而姦小不得肆其志則反以爲成獘政爲良善所苦而姦小利得以行其私以其所滅乘其所利或陰去其籍或巧伺其隙

是非倒而公私惑則善政廢而弊政日昌天地間氣化陽一陰二此必然之數也善爲政者則不然據案而得失了然善必興弊必釐若今日之政誰授之畫哉無所授而碩畫自定況成績可因而誰樂於舍邱陵以爲高外川澤以爲潔耶慮夫姦小之乘而善良莫爲控訴焉耳故上下同慮而勒之石嗟夫說者孰不謂唐虞三代不變其法可以至今存然周禮具在後世效之多無成驗則政之美又有不盡係於法者是在後之君子而已

題務麥遺音册後

學弟以是册示予曰不言而予知其心顧把筆不能成一字嗟夫士君子不得履螭頭秉玉管以賡喜起之歌而枯槁衡泌蛩蚷之響將何所寄幸遇長師帥私有遺所之惠公有懸魚之頌寧不欲少繼其聲而遁臥苫塊撫是册也目不能正視况其他乎三嘆書此以志癙思

題石觀音

謂主人不重汝耶胡爲而貌汝以玉謂主人重汝耶胡坐汝於荷池之曲嗚呼大道本明人情多欲使汝據巖當岡含清攬馥不知者對汝求福而知者把酒披襟謂汝可邀而不可瀆煕日和風蕭然不俗

烟霞俱跋

楚有二士余俱得與之友大鶴先生同年友也小鶴先生同官友也小鶴方脩皐傳之業而大鶴斂奇櫝瑰志游方外瀟然一室計乃室及中所有無慮二十餘事事各有銘圖爲籍而題曰烟霞俱余覽而恠之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爲其所遇之殊爾遭遇 堯舜而甘心閉戶茲所圖者其果洙泗之間陋巷簞瓢耶抑箕山之側牧笠犁軛耶韓昌黎謂醉鄉之徒蓋有所託而逃焉者不若顏曾得遇孔子歌聲金石大鶴且得遇 堯舜矣何所激而逃且託耶而按圖與銘皆有雅致懿義又似畏影而走乎日中者即先生得優游室中終侶烟霞予與氏復作許君伯仲謂爲同道否也書以訊之

邑侯梁石渠公去思錄後跋

舊侯梁石渠公去思錄成今侯簡吾夏公跋之且以見教禮受而讀之曰是民之情也夫是故政事錄之所思之實也文詞錄之思之者之實也雖然是足以盡所思哉造化之於物也風以噓之雨以潤之舍風雨以言造化不可也謂造化之盡於風雨尤不可也夫政事則亦爲治者之風雨也夫熱而得咻人謝其凉槁而得汲衆德其漉風雨時至而相忘於無感知感之無所措也文詞之不足從而廟貌之廟貌之不足又從而錄之豈其離于感乎是故由所錄而得其序未錄則侯之所以得民而民之所以思侯者斯庶

幾矣抑有說焉赤子之離父母而不免於凍餒也不必慈者然後見思若復得慈母則非能深得其心未有不解者今吾暨之民蓋已得慈母矣而思之猶不能釋是豈謝漉於勺水者乎侯之思吾獨深然而非錄所及也遂告於夏侯而附書之

國氏節孝全集跋

問禮舊在井陘武節菴中丞門下得知其太夫人之賢蓋中丞係遺腹子太夫人艱難百狀致履顯榮人謂太夫人之爲母中丞之爲子皆近古所少曾爲賦

詩二章今忘之矣適侍安肅馮望樓工部得誦其太夫人國氏節孝全集知望樓亦遺腹子太夫人之艱難不減武母而其賢似過之者爲嘆井陘安肅相去不遠乃先後有此二母二子不特大節至二母教二子起家皆以禮經雖薄故亦同而問禮既獲事中丞又得告工部以政而賴之修補以開二母之賢不可謂不幸則于是集巨有不容已于一言者奈素不文近幸交盛仲交于官舍凡有所屬倩之代筆而仲交業已先之凡愚所欲言者發之殆盡不假倩矣侯歸山檢敝篋如舊爲武母所賦二篇倘在當不遠千里走致爲太夫人百歲壽望樓其我嫌否也

梅花百詠跋

溪園遺稿梅花百詠蓋賡中峯上人所酬馮學士韻也歷百餘歲幾絕響而我前野公復賡之其賡詠之意自敘詳矣嗟夫讀是集也不能無感焉夫祖宗之裕其孫子也貽之以德義功烈文章聲名與夫美田宅珍奇綺麗凡可以侈盛大而蔭喬木者無所不至爲子孫者於其聲名之赫田宅之美珍奇綺麗之富

則莫不攘臂爭竊愈久不懈至於德義功烈則漫不思紹若文章則雖德業之士亦視爲餘事而不暇及焉豈不以德業者文章之根本德業未至則文章未可僞爲然與我溪園公垂裕後昆德義文章照人耳目梅花之詠春林之一葉耳是集也奕其美而傳其盛其詞旨之堂室與夫根本之陵阜固有非小子之所得而知者然回視夫襲虛名富田宅炫奇麗而自謂克紹夫前烈者相去之遠近則又不待智者而可辯矣以考德業又豈遠乎然則讀是集也信可與矣

春日紀遊跋

嘗今潘服莫邃於滇滇之名勝屈指振[illegible]月不[illegible][illegible]惟太華密邇會城碧雞金馬照耀左右而昆明一碧萬頃環繞其前宦遊諸公每政暇輒徜徉於中有不知其身之在萬里外者嘗嘆滇治之盛王褒以近侍啣命欲一拜金碧之神不可得而吾黨得尋常燕遊其間非 天子神聖治化旁流何以得此今年春政平時和共脩常事而愚偶以他務滯別隅歎不獲追隨博笑乃愈長盧懷翁賦詠其事感時觸境莫[illegible][illegible]

微受而讀之有不待相與周旋而神與飛越恍然[illegible]化者因命之梓期傳流遠近不特以誇文詞之工將使觀風考俗者得以見聖治之隆雖遠在荒徼莫非熙宇而武定辛守已先得我心爰輟工而附論其事如此噫夫公宦蹟徧海內宏詞懿製熣燦寰宇此特滄海之一波耳而酌之自足滿腹古謂登高能賦足盡之哉

延陵世錄跋

延陵世錄節錄也夫延陵之世遠矣其善美何可勝紀而錄止此止此蓋系也而系之中又節焉何者小德散見散見則易忘故有得而必爲之錄此孝子慈孫之心也蓋其大者則史載之集傳之洋洋纚纚不假錄亦有不能盡錄者矣錄成諸名公序之頗悉爲廣文君借署下庠得受讀書此廣文署教不多日而士駸駸起又豈錄之所能及哉卽錄之能及其大者當不在孝子慈孫矣

開里私問

或問曰子謂邑令均里乎問禮曰未也語謂糧不過

縣丁不過都在一里則自然當均在一縣則不能必均邑令開里余謂開之不如均爾其理易見時正際荼卽以兩甌譬之減滿者以益不足則此損而彼有益徒分其滿者使與不足者等則損此而初無益於彼爾曰然則均之當乎曰法則當矣而非先王疆理天下之道也先王之疆理天下也順人情宜土俗與天下相安於各足者也是故分天下爲若干道而道之大小未嘗一也分一道爲若干郡而郡之大小未嘗一也分一郡爲若干邑而邑之大小未嘗一也分

一邑爲若干鄉若干都而鄉與都亦未嘗一何者辨土地均道里協人情如十指然各足其用而已截鶴之頸以續鳧之足而可爲也則天下之郡邑皆可齊而一之矣然則必不可均乎曰曷嘗不可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强其所必不堪民惟恐其不均也然此所必不能者使其可能前人爲之矣然則子何以謂合曰吾亦言其不可矣後謂其愈於開甚言開之不可爾然則里可并乎曰可何以知之余考之舊志矣後志之圖率減於前志豈無謂而然哉況今條編之法

既行賦役之輕重無係於分并而開一里則多一人在官聽役王成之增尹鐸之損皆非中道然而民之所利斷可見矣曰民之所利固有在矣然上官率以開爲能也如邑令何曰上官之吏事多矣其見理明矣邑之土田戶口未始有增而獨多其里其將謂之能乎其將嘉其有王成之功而疑其無尹鐸之志乎然則必不可開乎曰曷爲而不可并者多矣開其丁田之最多者以足舊里之數此不得已也若得已不已且任其喜怒而顛倒焉則民心必有不能平者矣

然則其并附都也當乎曰此無關於利害者也凡變法皆變其不得不變者爾今日去一附字誠覺可喜後日有查淸不及者曰某都某圖即附某都某圖便覺事多矣然則置五十九都之里可乎曰吾不知其置之之意也有土地而後有人民而後有征徭而後置圖里非爲觀美而已也今無民而爲有民吾誰欺乎無之何損而有之何利乎夫五十九都泌湖也其有都無里不知幾百年矣今既田之則都里之誠亦有見然圖里之必當屬里其土著之民今驅別都以

充之何謂而發乎夫天下之功不必皆已出也使泌湖而信可居矣生聚將日蕃戶口將日衆異日圖里之未晚也如不可居終當爲湖今日置之則易後日去之則難誰任其咎乎記曰行必慮其所終弗之思爾曰民且有樂就之者矣樂之者何人而梗之者何人乎曰以形言則就之者爲良民議之者爲邪逆以情實言吾不知所從矣古人有言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夫人情莫不欲逸彼獨欲勞哉易牙殺其子以食其君自當時言可謂愛君矣百世之下

以爲何如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順之者必是而梗之者必非則易牙爲忠臣而孟軻爲慢君矣夫姦民苟且旦夕之利寧知爲政大體顧在上者不爲其陷則可爾曰然則令將從子之言乎將行己之志乎曰行己之志也然則令不信善乎曰令非不信善者也顧余之言之也遲而發之也峻發之峻則情拂而未暇察其理之所在言之遲則事已遂而不可終止此余之過也曰然則子且失言矣曰此余之所不敢諱也令之禮我也

至鄉人之望我也厚政事因革之大者竊有所疑而不以告後其謂我何故寧失言而有所不顧也然則奚益曰奚而無益也令之志銳而才大志銳故行之果而不能屈意以用人之言才大則其設施措置安往而不善令人情宜土俗以愚言而益密安知先王疆理之法必在此而不在彼乎曰子之仕以言而得罪矣今居鄉而猶爾也是亦不可已乎曰吾過矣吾過矣然而吾今則有所恃也令之先君子以直言得罪令每爲痛心疾首指目當路且將推其純孝之心以體天下忠臣之志言之不善不用則已矣肯從而罪之哉吾故曰有所恃矣

崇本錄或問

路氏重脩家廟禮成著爲錄或問曰廟主多矣脩之而獨祠溪園公何也曰始祖也錄序備矣古者別子爲祖惟大宗得祭之後世宗法既廢則闔族之祖闔族祭之宜也而仍以宗子爲主即未能盡復古法亦存其意云爾由溪園公而上者以親盡祧由溪園公而下者各歸本宗皆古制也或曰亦有親未盡而祧

者何也曰廟以宗子爲主宗子之親盡則祧其未盡者祀之私室禮也或曰禮重始遷之祖舍之而曰溪園公何也曰重賢也始遷則百十九朝奉矣繼姓則壽二府君矣而功德皆無可考見溪園公行誼表表門楣之所以莊楚而子孫之所以繁衍皆由是始是以始之大意見告遷奉安二祝中矣或曰其祔何也豈皆有功德耶曰諸祖考與溪園公同起艱難勤生聚教學行皆與有力其一雖從而以早孤受育義無彼此其二雖晚生而循循謹守家法缺一似有不可

者亦以體諸子姓之心也或曰祔位不及妣何也曰男女之別也以遠嫌也然則廢其祀乎曰有正祀焉本支各脩之此祔也何疑於缺曰本支各祀其爲男女者多矣獨可以無別乎曰是不可執一論也各支之祀以妣並考義取合體同堂而異龕者所以從宜權也而不失爲經祖廟之祔以子配父義取佐食列考而虛妣者所以遠嫌經也而不失爲權夫各有所重也或曰歲必四祭且有隆殺何也曰冬至祭初祖朱子家禮有明文矣從其義則三時可以無祭然古

者諸侯五廟四時之祭未有不及太祖之廟者今雖士庶旣許其祭四世又許其祭初祖矣獨限其三時乎而隆殺則因乎時稱乎財爾或曰淸明之墓祭久矣其改於廟何也曰墓藏廟祭亦猶行古之道也其別說何也曰古有族厲猶今府縣之有府縣厲仁之至義之盡也或曰祧主之有墓祭何也曰以從俗也古不曰去祧爲壇乎墓之祭壇之義也祧於廟者禮義之中正祭於墓者仁孝之變通廟存則墓當從古廟廢則墓可從俗然而從俗之禮文殺矣曰拜朔之

以牌輪何也曰必其至也自牌之外聽其自來賢者不阻而有事者不妨也服必遵制身之章也避凶服敬其吉也胙無不及廣神惠也皆古之制也若夫庶母不入廟不世祭則古義凜然而此所脩者本始之大其不及所不待言嗚呼禮可易言哉泥古則固廢古則陋協諸義而可以起先王之所未有者會通也寧違衆而不敢廢先王之成法者守正也而孔子大聖不曰從周則曰從先進兩門家廟創自溪園公脩之而不無改於其舊雖博謀遠酌不敢少作其意

而人鮮識者亦嘗勞各公大筆欲以冠篇雖其詞采爗然褒美有加而亦未能盡得本意恐異說得乘之以入也不揣復爲問答以明其槩惟覽者正焉

居喪答問

先君之喪旣襄事客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子好古而不和於俗今日之事其語在大人一指者則旣聞命矣其餘尙不能盡無惑也請一一瀆之而無罪可乎曰是（問禮）所急欲承敎而不可得者也曰俗初喪者反穿其上衣子獨不然豈謂於禮無稽乎曰然

親始死鷄笄斯纚徒跣扱插上衽小斂而後袒括髮
免問髽禮也反上衣艮未之前聞哉其不赴何也曰
親厚者不必赴疏遠者不當赴貴顯者不敢赴必不
得已者始走一力口報之豈以片紙爲惜哀痛迫切
之中從其質也仁人之所不罪也然則古何以赴曰
古卿大夫士交政於中國勢分懸隔或拜使而赴或
父兄命赴政事之章冠裳之體也今我親故情聯地
密朝有變而夕莫不聞彼且匍匐不暇而待赴乎哉
故曰仁人之所不罪也不稱孤子何也曰經言少而

無父曰孤說禮者謂三十以下無父可以稱孤若三
十以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也故祭稱孝子孝孫
喪稱哀子哀孫經有明文況孔子謂三年之喪從其
至者孤與哀孰謂爲至乎孤哀分父母家禮本之書
儀雖傳襲已久不爲有據邱文莊公亦嘗言之矣既
曰不燕客矣然亦有酒肉之者何也曰此不肖之罪
也然而惡草也在禮老病不止酒肉夫孝子也老病
且不止酒肉賓客之冒雨雪而徒步遠來者安知其
不無所病而拘以一說恐非禮意若其必當飲食與

否則在好禮者之自審其近也卽遠而無他慮者自
不敢不以正事之矣曰止二奠禮乎曰古君子之事
其親也日出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其
在殯也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旣曰朝夕奠矣而復曰
上食何煩而無次乎緣家禮之複也敢節之其不焚
紙錢何也曰不以祭祀有年矣敢復以瀆吾親耶惟
不焚故不敢輕受之人以誠信事幽明也不受賵賻
何也曰喪禮之變久矣一旦欲復古不設燕不分帛
而復受其來儀彼且以我爲家於喪況孟獻子旅歸

四布亦孔子之所許不受也者亦歸布之意耳而卒
有受之者義所必不當卻也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
大斂於阼殯於客位有常所矣子一於堂何也曰吾
謹其大者而已地位之彼此古今異宜所不必計也
無妨於卽遠而已未成服而辭客何也曰當事則辭
禮也哀敬有所致不得已也非槩辭之也易服而葬
禮乎曰交於山川之神明不可以純凶古也墓不請
名公而自誌何也曰不暇及也先儒有爲之者也自
誌則宜書府君若先考而曰某官某公何也曰欲易

見也明旌之例也明旌欲使今之人知其爲某之柩也故書某公誌石欲使後之人知其爲某之墓也故亦書某公自不當與祝詞同耳其不請顯者題主何也曰禮家所不載也子弟親故能者之事也瀆顯者不敢也吉服而臨之非喪儀也祔及高曾何也曰祔祖古也然古者諸侯大夫主各一廟故得以班祔今一廟耳將安捧之故不曰祔祖而祔廟今之廟非古之廟也而今之祔亦古之祔矣祔卽改題不已速乎曰世已易矣主之者非其人矣不改題之可謂正名乎不嫌速夫亦有所不得已也老病不止酒肉矣子

亦飲食之乎曰先王之制禮甚嚴而其責人甚恕故曰五十不成喪七十者衰麻在身而已又曰六十不毁七十飲酒食肉皆爲滅性者謀耳不肖雖有年而力足以勝喪何必自餒必三年乎曰所不敢必也曰者雪夜嚴寒固嘗有所飲食矣以勝寒而止若其不勝則聖人旣已許我勝而不勉古之人皆用之矣雖然汝以行古之道取罪於人尙不知省而硜硜如昨所得者幾何乎予曰執禮者人訾棄禮者人趨稅未知所也吾何愼哉君子求同理不求同俗求天知不求人知吾何愼哉客去書以備省

萬一樓集卷四十終

諸曁駱問禮子本　著

雜著

蕉聲石論 凡五篇有序

部有大政放諸司假空衙寒雨客偶過談旣去蕉聲瀟瀟終日不輟悄然斂袵爲著論五篇名曰蕉聲石論燕人之石可以自玉而已若以示人則人之厭聽將有不啻若己之於蕉聲者可望掩口巳也時萬歷三年十月十

有九日漏下三鼓萬一樓居士序

王文成公論上

陽明先生今之荀卿也藕子瞻有言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而陽明爲甚天下之事莫不有知有行不待知者而後知也故孟子言良知亦曰良能而彼必曰知本兼行如知縣知府豈必復以行爲言則是孟子之言亦甚贅矣知之非艱惟行之艱知之未嘗後行三知三行始終條理古先聖賢每每言之非始於後儒也天下之事必先知而後行亦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而彼必曰行到然後知如食始知味衣始知煖至京師始知京師而自知其說之不通也則又曰知行合一夫知行合一古人言之舊矣謂成德者爾若入德之序則必先於知然自知行合一者言之亦未嘗無先後也使知不先於行而精一博約果無二義則大學何不言致知在誠意中庸何不言固執而擇善論語何不言仁及之知能守之而見義然後可爲知過然後能改皆自然之漸次亦非始於後儒也至於良知固不假於見聞致良

知必由見聞猶之養生者元氣固得於天賦養元氣必俟飲食世或有辟穀而長生者吾未之見也然飲食猶能傷生未有聞見多而害道者所惡於聞見爲其不能擇善而從反躬而踐之焉爾然未有廢聞見而能擇且踐之者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後儒語也今其言曰孔子之意重在畜德朱子曾教人不畜德耶且陽明所以日聚其徒而講究之者聞見耶良知耶若曰良知則無俟講矣而不廢何也今朱子之書具在凡陽明所自以爲妙契而獨得者皆其

殘膏剩馥顧乃操之入室以快其一時之論而爲之徒者方且慕其名而不察其實襲其言而不精其義此出彼入同然一詞而紛然百途其爲學術之禍將有不止於荀卿而已者何者荀卿之惑易辨而陽明之僞難知也荀卿以性爲惡以聖賢君子爲僞且亂其叛道也遠陽明則不然孟子曰良知彼亦曰良知曾子曰致知彼亦曰致知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彼且日以講學號於人雖其旨有大謬不然而其言則皆聖賢所不廢且其詞之成章行之有類節義

功業爗然一世而揚其波者又皆當世聞人竊嘗論之荀卿外僞也陽明內蠱也彼方日誓其家之長老率其少壯以弭盜保室爲事其家人且以克勤目之而不知其術之疏說之謬適足以敗乃室而開寇宄有識者從旁議之長老且罵曰是妒吾克家之子甚者操杖而逐之及其後效未嘗不思議者而恐無及矣噫吾憂後之無及則固不得避長者之杖也

王文成公論中

世皆曰陽明禪學也爲其有空虛之病也而爲之徒者則曰陽明先生文章節義政事功業俱表然一世烏在其虛也夫外文章節義政事功業而論學固不可即此四者而槩與之以學則唐之郭子儀未嘗無功柳宗元未嘗無文而管夷吾未嘗無政介之推未嘗無節其他傑然兼備者亦不可謂盡無君子不輕以正學歸之也且陽明先生所以自謂得千古之祕而其徒所以尊崇而推挽之謂其超越前儒而直接孔孟者安在亦曰致良知而已則所以論陽明之學者在論此耳即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禪而叅之以良

知之說則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夫人之所以爲人者心與性而已儒者之學曰心與性釋氏之學亦曰心與性其所學則同而卒歸於異則儒實而釋虛千里之謬毫釐之差也且吾心之德孰有大於仁者乎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不過曰非禮不視聽言動而已其他曰敬恕曰愛人曰行五者于天下曰雖之夷狄不可棄非行己之事則治人之術乃所謂性命也至於釋氏則不然曰遺爾事物棄爾日用而致虛守靜則心自明而性自見夫高談

性命莫過於宋儒然卒亦未嘗遺事物也遺事物廢聞見而空以性命爲談則陽明致良知之說爲甚蓋嘗讀六祖壇經而繹其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并言下大悟內見自性開佛知見自歸依佛及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之旨未嘗不嘆陽明之說陰有所祖而問有以無對問無以有對問凡聖以聖凡對語錄所載大率相類雖曰不爲禪吾不信也然釋氏終歸於虛而陽明行業聞望表然一世則其平日致知力行之功本有不背於聖門者特其一時矯枉過直正標赤幟

而攻之者過激遂蔓延其說至于不可收拾逮集朱子晚年定論其計亦有無聊者矣朱子早年局嘗不尊德性特不廢問學耳欲廢問學卽入於禪陽明特以雄其時一之辨而其徒以爲信然今則公然以三教爲一途道朱子則若將浼道老釋則如不及而且有弁左陽明而自肆其說者其父殺人報仇子之行劫蓋所必至嗚呼吾未知所終也

王文成公論下

或曰陽明格物之說爾能通乎曰奚而不通也彼謂格正也格物之不正者以歸于正則知爲至意爲誠心爲正而身修矣若然則格物爲實致知誠意以下皆爲虛語聖賢立言不若是也卽如所言物又豈能自正必有所以致之者而初不之及若謂致知所以格物則不惟語意不順而雖聖人有所不能知學者乃能不事外求而一取足於內照吾不信也陽明之言不過欲以申其知不在先行不在後之辨而不知知之必先於行明白易見考之經傳驗之日用判然黑白有非迂詞曲說所能淆者則何苦而爲此不通

之論而今之學者醉生夢死濫觴其說或曰格通也凡物皆得其所而無滯也或曰格式也凡物皆合式也又曰格去物欲也夫三說皆左右陽明者也而格去物欲之說爲近然朱子或問辨之已明蓋格去物欲則意誠矣當言致知先誠意不當言誠意先致知而旣曰誠意又曰格物亦甚贅矣夫物欲去而理自明一時之是非利害以臨事言則可安而能慮之境也格物致知知止之事也試卽執田間之農夫市廛之赤子而坐之密室曰聖功也是農夫與赤子也亦

以聖功自任無邪心也積月累歲能有知乎援之篇章習之句讀而騣騣乎談堯舜矣且父子物也慈孝理也若何而爲慈若何而爲孝孰爲大義孰爲疎節孰爲安常孰爲處變其所當然與所以然者必確有定見而後於父則孝於子則慈因時之宜隨事之理始不過物未有不考之古訓不習於典禮而能自當於物者赤子之愛親誠爲良知不窮理以充之必不能全體大用洞然纖燭以納于中正之典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義以曾子之賢未之知也聲爲律身爲

度自誠而明在聖人則可在學聖人者恐未能聖人不以之置法也今之言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何時格得盡何時可行夫物理無窮雖日有所格信不能盡必知盡然後行非朱子意也以此誣朱子而求申其說朱子不可誣適以自誣爾赤子生而有親其事親也豈能盡合于道必學而後知未知道之前非棄親而他之也凡言學者言其求合於道耳渡者必以舟當其無舟未免褰裳然遇深則溺矣出者必以戶當未知戶豈遂廢出然遇急則竇矣行者必以道當未聞道豈遂廢行然而臨大節不亂且奪矣此君子所以急於學也畏理之不易窮而置之不窮曰良知自足也是猶貧者畏食之不給而曰服氣可以長生食將爲病者等爾夫朱子之用心密矣參互考訂要於其當不在異也而今之學者不於其當於其異作聰明者喜其誕文淺陋者樂其徑狗聲華者遺其實希進取者挾其黨而古學日以不復則異說高論爲之階吾故曰陽明先生文章似蘇子瞻氣節似韓退之功用近郭令公其論道則似荀卿而陰祖壇

經陽明復生當不以予言爲過矣

陳檢討論

嶺南理學不曰邱文莊而曰陳白沙此立論之疎徇名之過也余生也後不及師事二公敢輕置喙顧二公遺書具在誦其詩讀其書而尚論其世則實有不容隨人妍媸者白沙之書大抵迂遠庸稚初無緊切要義其所謂自然爲宗等語多本老莊而詩詞尤鄙淺可笑至其得力處謂全在靜坐居小廬山十餘年履跡不踰戶閾竊嘗笑之靜坐一義發于程子古者

坐如尸遇坐而靜則可必靜坐始爲學子路負米而養曾子敝衣而耕終無爲學之隙矣夫學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可一日廢者也若坐以年計則農必廢耕官必廢政子必遺親臣必後君無一而可惟禪家者流棄倫絶世始無掛碍聖賢所謂靜雖萬變紛拏之中而此心自如非閉關入定者比也宋儒之學其精處甚多靜坐一義殊無根據或者亦有爲而發故朱子絶不道及今不取其精微之奥而顧襲其有爲之末義至以爲要訣其不率天下而爲禪者亦鮮矣

若邱文莊大學衍義補一書自心術之微以達於政治自袵席之近以通於海隅莫不講求鑿有定論而且切當事情不爲異常可喜之論至其立朝行事始終一節而家禮儀節世史正綱學的諸書皆博雅有據顧理學之名在彼而不在此則以其未嘗號召生徒開立門戸焉爾千金之家居奇積最至充棟宇行旅不知販夫小子出入不過數金而高標闊匾貨者日集其門不知舉其肆之所有曾不償侯門之一握今舍博學詳說反躬實踐之君子以言理學而惟取其標立門戸宜乎天下之紛紛而雖　明盛之世不免枝葉之在言也故嘗論陽明先生名臣也白沙先生高士也白首山林塵視祿位當時所以遠近響應必有動之者若曰裒然爲一代之儒宗則嚴光諸人先之鳴矣或者曰白沙博雅非一節士也嗚呼膏之沃者光之燁吾未見博雅之士而立言顧有不足觀者也或者又曰文莊以秦檜爲有功於宋以范文正爲好事何如曰此非文莊之言即有之必有爲而發要未足以累文莊也不槩其大體而以寸朽捐合抱之木然則棄合抱而取拱把乎吾恐其可指者尤多

也

朱陸同異論

朱陸之辨非一日矣言其異者則曰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言其同者則曰道問學者未始不尊德性而尊德性者未始不道問學嗚呼何其易也聖賢之學與異端初非二道而所以卒異則聖賢會其全而異端執其一焉謝孟子曰所惡於執一者爲其害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使其舉一而不至於廢百聖賢亦

何惡於執哉惟其有所執必有所廢此所以為異端而異端顧不自知方自以為得斯道之大原而思以易天下為聖賢者不得不哀而號之以幸其一悟彼竟不悟則固有任其咎者矣朱子之學會其全者也德性則尊問學則道唐虞之精一洙泗之博約一也而陸子則恃其資禀之穎出謂天下事物皆其細故吾惟正其本而末自舉夫本立道生一以貫萬聖賢豈不以此教人顧大小本末終當具舉本不固枝不茂而披枝亦能傷本源之潔流之淸而淆之者至不

能保流之不濁以陸子穎出之才雖執其一不為甚害然要非中正之轍也使東施效顰而鼯鼠學浮則末將有不可救者故朱子不得不以道問學語之非謂德性之不足尊補偏之劑也不知者遂謂其道問學之功居多而欲調停之者又為著道一之編道一編固晚年定論之始也竊嘗考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之章句而得朱子用心之密矣其言曰尊德性所以存心道問學所以致知非存心不能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不致知嗚呼斯言也豈其偏于問學者哉顧知行不可偏廢其間道中庸崇禮等自皆力行之事而獨言致知祇其平日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者似有不類不知非知之眞必不能行之當此所以均屬之知而一以存心為先存心固力行之原也而致知之功卒不可遺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有得於此也彼陸子者何足以語此故學一也朱譬則大成之樂金聲玉振條理具備而陸則雲和之鼓謂樂弗得弗和則可謂鼓可以盡樂不可也朱譬則由基之射巧力俱

全發無不中而陸則孟賁之力謂力為射者之所不廢則可謂力足以盡射不可也朱譬則四時元氣周流寒暑而夏蟲不可以語冰陸近之矣學朱子不成不失為儒者學陸子不成禪而已矣朱子非好為陸子辨懼天下後世之淪於禪爾大抵天地陰陽之氣恒相乘除故邪正治亂亦相倚伏春秋有孔子而老子已生戰國有楊墨而孟子自在宋有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陸子已橫其側至于今也陸子之說大行而朱子之道未嘗不在人心顧陽一陰二而邪常勝

正嗚呼有世道之責者其能無懼矣乎其能無懼矣乎

啓聖公祠論

立學而祭先聖先師崇德也報功也示民以敬道也仁之至義之盡也祭先聖先師而復推及其所自出崇德乎報功乎示民以敬道乎無乃狥於情而未嘗協之以義乎古之帝王其功德之在民亦大矣後世王者未嘗祀其所自出也孔子之功果加於帝王乎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有若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其推尊之意則然耳果曰孔子垂憲之盛非成功於一代者比也然則伏羲之八卦爲萬世斯文之鼻祖文王之彖周公之爻易道賴之以備其垂憲之功亦可以優劣論乎不可以優劣論也亦將推其所自出而祭之乎古之帝王不徧祭於天下也孔子爲萬世道德之宗主叔梁紇能生之不可謂無功德於世比隆於古帝王足矣祀於其所生之地可也若曰帝王非王者不得祭叔梁紇非帝王也故天下皆得而祭之此言道德之宗主以謂孔子則可耳若生夫道德之宗主者恐不當無辨矣今之言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祭孔子不可不先其父也然則叔梁紇獨無父者乎而其情將何已乎夫禮有以仁制者有以義制者仁之所在義不得而獨嚴義之所在仁不容以濫及門內之治以恩勝仁也祭其先人宜無不可矣然而義有中正及其當祧孝子慈孫不能已也非不欲已之神歆乎禮禮所當正雖存其祀神弗饗也爲道德宗主之父其肯濫人之饗乎孔子爲道德之宗主肯濫其饗於父乎且啓聖

公非稱也不欲以王爵褻孔子也而以公褻其父是尙爲能充其類乎或曰其子孫且公之矣獨其父不可乎曰公其子孫生者也吾之臣子也不欲臣之故不敢王孔子也而顧臣其父乎子孫保之宗廟饗之叔梁紇之饗果不可已修之曲阜可也崇德報功且示民以敬道徧四海而修其節恐不可無辨也或曰從祀諸儒未必皆賢於彼且路點及鯉莫之或祔也奈何曰萬世道德之宗主謂孔子也故凡祔者祔其可祔於孔子者也故前乎孔子者雖賢不與也後乎

孔子者雖賢矣不當於位不與也曾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是故微子思則伯魚不可不祔以子思而避伯魚伯魚無憾也微子與則曾點不可不祔以子與而避曾皙曾點無憾也即子思子與亦無憾也而叔梁紇獨以爲憾乎幸而孔子之父叔梁紇也不幸而父瞽瞍也父鯀也將如之何乎瞽瞍猶允若鯀猶勤事也不幸而又下之也將如之何乎此皆議禮者所未察也先生之制祭祀也本之以仁而裁之以義仁至義盡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百世無不得矣

是故孔子王矣而我　世廟易之以師知王之未必尊於師則啓聖之祀不爲增光於吾道也可類見矣

土地祠論

各府州縣建有土地祠而不聞祀典議禮者之缺也或曰城隍廟亦無祀典制於壇也土地之祠或者社其兼之乎曰是不可例也城隍一而已社與土地則一而未嘗不二也故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府縣之土地古之中霤也然則古人祭社可矣何復祭中霤乎祭法曰王爲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今之社稷壇即太社之意也土地祠即王社之意也天子祭地祭社又祭中霤各有爲也許其大者矣獨不許其小乎朔望必拜而終歲不一祀於義何取乎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況先王之所本有者哉或曰土地未嘗無祀也其禮簡矣故不登於　令甲後人失之耳俟證諸識者

孔子手植檜辨

曲阜孔廟枯檜斜倚門檐相傳夫子所手植不忍去且謂有王者作則其幹必榮曾經烈焰不焚嗚呼孔

子之生也削跡於宋伐木於陳乃今萬世之下則即其影響之跡誇耀之惟恐不至是檜也果孔子所植與否不足多辯謂其知興廢而可以試烈焰則理所必無孔子語子張以知來矣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如此而已矣顧其所植乃獨知與王之機孔子亦人也所謂磨不磷而涅不緇自名其德之至則然爾乃梁木則固不能不壞也而其所手植乃能枯而復生火而不燬而又不能使之不枯此何說也孔子之聖其嘉言懿行備

載典籍皆庸德之經若夫萍實墳羊之類固有識者所不道後世學者誇大聖人不本其垂世範俗之常而道聽夫瑣屑不經之談其與以萍實墳羊之類語聖人者等爾大厦廣庭碗石寸草莫不井然亭立而枯幹獨橫斜其中死而有知說者謂夫子必安於正吾知非其心之所安矣夫古今惟德爲不朽物之榮枯始終天也召伯之甘棠勿翦勿伐其榮與枯吾不能辯獨意夫子之不朽與天地並天之於物也栽者培傾者覆而顧欲培其傾者以誇大吾夫子非天道

也漫爲之說

子貢廬墓處辯

孔子墓側小屋數楹庭前表曰子貢廬墓處甚矣人之好事而慕聖賢之過也孟子稱述聖賢皆本其情理之正而不辯其事之有無如虞舜以允若後登庸而焚廩浚井及在牀琴之說似若信然若此之類不一而足門人喪孔子三年矣子貢復築室獨居三年蓋當時有是言孟子遂援以責倍師者非謂其事之足法亦非謂其事之信有也孔門立教皆以大中至正之道示萬世不及者必引而進過之者必俯而就子路有姊之喪而不忍除曰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伯魚有母之喪期而猶哭曰若是其甚也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旣而悔曰於吾母而不用吾情惡乎用吾情豈不以過人爲賢誠慮夫後世之不可繼也執師之喪共爲三年而又獨廬其墓誠不忍矣無乃甚而非情耶孔子立拱而尙右門人皆尙右子曰我則有姊之喪也二三子皆尙左平居講禮卽細微不敢忽也顧獨忽此大節耶孔子喪其親不

聞廬墓也二三子顧敢爲之不以喪其親而以喪其師非所以語用情之中況於三年之外耶卽其中有不忍必當有大不忍者以奪其情矣萬一有之此矯夫奇士之行非所以語聖賢大中至正可傳可繼之道君子爲賢者諱可也表之以示人不幾於率天下而爲過與子貢得聞性與天道雖未必粹然於中正之域其不爲矯夫奇士之行斷所可知并著之以俟識者

牛生麟辯

南河光山縣牛生一犢不類其君曰麟也圖而歌頌之傳於四方駱子曰是必非麟或曰何以徵之曰以其生於牛也夫麟之爲瑞古言之矣其形則麕身牛尾馬足圓頂一角其性則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中規矩擇土而踐動有容儀產於異域非中國有聖人不至毛蟲之類此爲之長其初生也必得天地之間氣而今乃生於別類何以爲麟且馬牛羊豕麋鹿之類不聞其相爲生也有相生者人皆以爲妖孽恐恐然指爲國家災咎奈何牛乃生麟將以爲災乎將以

爲祥乎以爲災未聞麟之爲災也以爲祥而反生類之常失孕字之正將牛可以生馬豕可以生犬而雞可以抱鳳倮類亦可以生人天地之正氣不盡沴乎然則所生者爲何曰牛所生者牛若其不類則牛禍爾安能知其何物曰宋史自政和重和宣和慶元諸年皆書牛生麟其傳久矣子未之聞乎曰聞之而不敢以爲信史也自堯舜禹湯以來閱歲多矣不聞牛生麟也至宋而始有之果天地生物之氣至此而變乎抑前史之失書乎亦宋人之未察也夫麟之不恒有於天下也倘矣倏產異物莫不駭視而顯且好事者倡言曰麟也孰有識其非麟者爭相驚詫以爲嘉祥而好誕者人之常情又樂爲傳道在昔猶今日爾若曰麟則產有常所來有常時必不生於異類之腹生於異類必不爲麟昔人言伊尹生於空桑君子曰空桑蓋地名云非桑爲尹母也若牛能生麟則空桑亦安知其不能生尹然而君子不道也夫六合之大出奇見怪耳目所不接者種種敢以一人之私見盡廢顧天地有常經君子亦道其常而已

記怪一

雲南黑井鹽課提舉司竈丁三百五十三丁半每丁帶耗費月該納銀三兩八錢一分九釐司官不法每丁加一兌馬重三錢一分八釐上官未之核也萬歷六年提舉徽人汪雲秀到任循舊亦加前馬忽一鵲旋飛啣去復置一馬又啣去汪疑懼欲革正寮官秆執役人咻之汪不能自主不半載事發世稱鵲報吉鴉報凶謂鵲不如鴉人情喜鵲而惡鴉爲好諛若斯鵲者其在鴉之後否也曾聞鳥有啣環以報其主者

予未能深信今以斯事觀之然耶否耶夫兌馬非腥羶果實鵠何利而齗之齗之不及別馬而獨及其不法者且至於再似非偶然鵲雖有知恐未必及此是豈有神使之耶凡人恣行非法自以爲人莫我何而不知神已鑒之神鑒而不即亟示之以物亦可謂仁愛之至矣而復不悟以自抵於累嗚呼其亦弗思之甚矣記之自警且以告同事者

記怪二

有鋤山者得銀一錠上鑿有字喜持歸稱之重三斤

十兩蓋一元寶云曩以衣枕而臥睡酣見四人奔謂曰此非爾物胡爲取之詢之曰汝兄物也時兄與對牀而卧急呼與之兄手受喜亦枕而臥明早兄弟方謀備物祀藏神啓視之則色漸變原有字處成蘚斑已而石矣兄弟相視愕然持語市人猶如元寶狀嗚呼物之有主如此雖無故得之猶不能保況欲以智力求乎曾記宋時一名公以師旅行宿一傳舍見一老人謁於堂前曰爲公守餘財若干萬久矣請以付公公曰師行何暇及此去事竣有剩費七百兩八之還至前傳老人復來告納曰比前少七百兩公已於某處用之矣愚不敢信以此事觀之昔人豈欺我哉然事之渺茫雖耳目鼻口有不可信者召其人至詰驗信然記之蓋鋤山者爲予族人增行十八兄則十三云

讀蔡林二先生粹意

二書皆予舊時所常玩今雖未能得魚兎蓋已筌蹄視之矣偶得此集翻閱不覺驪然林次厓存疑蓋發蔡虛齋所未發而於格物致知博文約禮處言之尤

爲激切然皆闢時議而崇朱註爲今談道者所深諱此書梓於侍御涂公涂江西人也江西名公盛傳王文成之學其非毀朱子同然一詞而顧肯梓此似出倫類及細檢之則激切處皆已節去嗚呼然則梓者之意蓋有在矣而次厓有知肯以爲知己否也或曰節其無益於舉業者爾然則業舉者不欲其明道乎一笑掩卷不覺睡去

讀鼎賢祠集

鼎賢祠者鄉之大夫士共立以祠李彭山先生者也

而彙其文爲集間嘗讀之竊嘆秉彝好德人心之不可泯一至於此而篇中誌先生行實多以師王文成爲首談嗟夫文成公思以致良知之説易千古之學術啓口即詆讀書窮理爲支離視六籍何啻糟粕而先生自結髮至皓首無一日不考訂經傳綜核百家必淹貫成一家言乃已俛首於文成之門戸者固如是耶故愚謂論先生之世者缺其師文成一節可也即其著述不無一二語承襲文成尊信之詞未嘗絶口而意固未可以淺近測昔莊周於孔子詆嘗無所不至人孰不謂其自絶而蘇子瞻獨曰此其尊孔子之至者孔子問禮於老子豈不知其以禮爲忠信之薄非可與明先王經世之典者不得已問之蓋有深意焉而後世不察遂謂孔子曾師老氏事之倒行逆施而不可以跡泥類有若此者何獨先生　方今且從祀文成於孔廟海内士大夫以講學名者莫不宗主之謂先生深得其傳亦何足諱而學術所係毫釐千里平生景仰先生著述之富行誼之隆近又得交先生後賢益悉底藴深信先生蓋聯衡朱仲晦而斜徑陸氏者其係籍文成或有爲而然故欲置之勿論至大夫士所以祠先生則素所師範沒不忍忘是或一道而所重者尤在著述後之君子一日讀先生之書則一日仰先生之道何敢或廢若曰　國典未及而祠之則是以私禮抗　朝廷之大法也先生其安饗之乎而況今　國典已定祠猶兀然何也祀於社之説固有所本祀之爲社乎祀社而以鄉先生配之乎前牒所未考今祠所未詳故曰是或一道也此人心之不可強而僞者嗚呼非先生之盛大其孰能得之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雜著

信心說

或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而從俗者亦有之乎駱子曰否然則喪而飲人與弔而飲於人義乎曰胡爲其義也然則子之弔而飲何也曰勢不行也間喪而弔皆情之不得已者也遂隊而往父兄宗族在焉羣迎而飲鄉里親戚聚焉勢不能獨復故

俛首而從之吾懼夫蜀犬之吠日也然則烏在其不從俗於非義也曰吾信吾心也涕泣而入臨談笑而就席信無分於虎豹犬羊之鞟自受爵以至納屨酒不入吾之唇而食不入吾之口以是爲無愧於吾心有孔子獵較之意孟子曰舜不告而娶君子以爲猶告柳下惠曰爾焉能浼我吾信吾心也君子處汙濁之世不察其心而惟迹之泥事之可疑者多矣然則子之道可通乎曰不可心迹未始相離信心之說弟子之道也先生長者則不然率弟子而出弔有非禮戒之可也親死之爲何擗踊之不暇而酒食以爲禮曾夷狄禽獸之不若雖不弔可也弔而斥其罪亦可也此而合心與迹而皆可信者也信心之說爲弟子者通之

揖禮說

拜揖賓主相向古之義也今之制也古之正也其退而並立禮之謙也俗之趨也而南北分矣南人是南北人是北雖屢牽　欲依卒不能歸一夫理無兩是也童而習之老而不察守正者違衆徇俗者違心義

不可謂一也行不可謂類也雖小德之出入不若正之尤懿也南京各衙門禮皆行南惟六科與十三道改從北是果是而從之乎抑亦徇而從之乎至其禮別客又從南果以是者禮客乎抑以賤者禮客乎愚南人也不敢是南尤不敢是北生爲　朝廷之民仕爲　朝廷之官則從　朝廷之禮尙左而相向傳曰賓有禮主擇之愚非知禮者入此則忝爲主矣敢僭擇之

擇言說

人亦有言言官論事當論其可行者論人當論其可去者又曰論事則論其當行而必不行者論人則論其當去而必不去者嗚呼從前之說是惟不言言則必行從後之說是惟不行行則致禍捧於此可以無忝斯職矣

謁混元祠說

姚安城北當川之中有混元祠中祠伏羲神農黃帝三像予偶至肅瞻而拜之夫古諸侯不得祀天子且此野祀也神肯依之而顧爲此瀆禮竊念夷狄之像徧天下即王公大人無不俯首禮之彼豈惟神不之依使其有靈見吾中國冠裳禮義之君子方將逃避之不暇君子且有加之禮者況此吾先天之聖萬世之主也即其神未必依此貌未必肖此固儼然尊之以爲此其像矣而敢不一俛首哉或曰凡非其鬼而祀之者曰諂所謂淫祀也淫祀無福盍去諸曰此禮義之正也然天下之淫祀多矣不盡去而去此哉夫姚崇山平川此祠當其中城之形勝未必如也後之人既重遷而且忌人之當之或者設此祠以厭之此

術家事非君子正大之道也而器不登乎俎豆守不列於有司使夷狄之人儼然起敬曰此中國禮義冠裳之主也寧不愈使之奔走於夷狄之鬼乎存之非以爲秩節清廟也

畜魚說

書齋前以小缸畜金魚數尾或曰畜魚必以土從之水以土濁踰二日視者莫知有魚也因易以清水而拋梭擲金浮沉上下莫不可鑒乃思君子之處世猶夫魚耐處濁世則雖有令善無以自見及遇清時而崇功懋業德義日彰然魚雖處濁不變其色君子雖亂世不改其度故曰歲寒知松柏是故清世可以見君子之才濁世可以見君子之節嗚呼吾不願君子之著夫節也

樓養吾號說

妻從兄樓養吾舊與余同學時余尚幼而養吾俯爲忘年交養吾之號人稱之余亦稱之雖養吾亦自以爲養吾而已無他說也既而入太學交遊遍天下歸款余於別館至今幾十餘年養吾之號人稱之余亦

稱之雖養吾亦自以爲養吾而已無他說也今年獲好事者爲之歌詠敷揚其義乃始以其說命余余愕然曰居之幾二十年矣而復求其說豈前此皆徒襲其稱而未得所養與抑亦悔前所養之非而更求其至者與夫養吾之說孟子嘗言之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吾勿忘而勿助而其尤警者數語曰求則得之是求有益於得者求在我者也斯言也三尺童子皆知誦之特未知用其力耳吾意養吾自居之意必其有得於此而願欲假其聽覩於聾瞶豈厭常喜新人

之恒情欲更求夫巧異之說與道無二致苟以此自居則雖欲更求他說不可得矣養吾長髯偉貌言論慷慨尤好爲人排難解紛雖幼藉祖父雄貲而時更變故艱險備嘗不無悔心之萌焉夫悔德之基也悔而變其所居之正則非余所知矣余昔多艱頗與養吾相類聞諸達者曰惟約而寡求與可以養吾之志惟愼而寡言動可以養吾之材惟讀書而明理可以養吾之識罔不得矣今嚌之頗得其味夫志也材也識也豈在外者哉吾自有之吾自養之勿忘于始勿助于終駸駸乎浩然矣浩然之氣可以塞天地可以配道義可變可常可窮可達患不至耳又何悔焉養吾信與余同事斯語他日有人民社稷之寄亦以是施之則養吾之號人稱之余亦稱之雖養吾亦自以爲養吾皆可以無愧矣養吾曰然昔吾聞諸六峯周司成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遂書之

更字弟黙傳說

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也孔子豈誠不知哉黙之也或曰諱之也諱之爲魯也黙之爲或人也吾弟問

禘客字之曰魯傳則是以孔子之所諱者命之也而可哉夫傳古伯仲之所同字而各專以古聖賢之名號姓字若余則以周焉以魯命弟有自來矣豈知禘非王者不可傳而魯之禘尤非所當傳者耶然是猶據朱子之說耳或人之問初未及魯縱魯之說爲當諱孔子泛舉禘之義以告之而不及魯可也況郊祀之非禮亦嘗言之則似有不必盡諱者安知所謂禘者必指夫魯而舉以命之也然則孔子之意爲或人之意爲多其更之曰黙傳或曰若是則以或人待之

皐而可哉曰或人非淺淺者也夫禮之義莫邃于禘或人能以此爲問豈淺淺者孔子以仁孝誠敬之藴非一言可悉故不欲瀆告之而曰治國其如視諸掌夫知其通於治則精藴所在亦自昭然可見或人承之無復疑問安知非心領而默契之也然則是孔子欲以默示而或者卒以默契也惟默則思思而得之則其傳也眞此孔子待或人之微意與不然上無所諱下無所吝鄙夫之有問尚竭其兩端而獨靳於彼豈究心於大禮之藴者曾鄙夫之不及耶教不躐等

固聖門之成法然未有問而不答者顏淵問爲仁曰克己復禮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之高下而語則有之孟子於齊梁之君雖好貨好色之類尙欲因其問而進之况聖人之於來學者耶聖人之不以無知必天下而棄之也久矣若其不答者或有之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夫季路之在聖門上視顏曾固爲未逮然於鬼神生死之說必非懵懵者此而不足與言則天下疑無足與言者矣然宰我之問鬼神悉舉爲教之至以語之矣宰我季路之不可軒輊豈待知者而後知也說者謂乃所以深告之禘之不知正此之類耳此固待季路之道也容知或人者非季路之儔耶然則或人豈不足以待吾弟吾懼弟之不足爲或人耳吾弟矜其英異蹻蹻然若有賢知之狀而未能用心於內是其所難者尤在於默夫默不易言也孔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又曰予欲無言皆示人以默也而繼其志者卒不多見然則或人可易視哉吾弟試用其心於內以求其所謂默者何如則余言亦已贅矣

更字說

問禮舊字周傳一旦自更曰予本從弟問禘字魯傳予曾更之爲默傳矣因復更之曰予說義本林放問禮之本或問禘之說明白顯易不煩他詞也於戲禘固有說矣禮不特有本君子循名責實吾與弟不知何脩而能踐夫字之義也

更字弟克中說

族弟思禮字克敬余更之曰克中請問之曰敬不足以盡禮也能敬而又思夫禮可也思禮而徒得夫敬

不可也吾之所望於弟者其中乎盖敬者禮之本而中者禮之極敬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中而不足於敬者也孔子不云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弟能中乎思過半矣

族叔字汝誠說

吾叔氏爲博士弟子員名意客字之曰汝誠習矣而復自顏其讀書之室曰正庵盖有取於大學之義云一旦問其說於族子問禮禮愕然曰字之有說非古也而有之盖緣其取義之深且遠有未易明者爾若

所謂誠與正則三尺童子如覩日月也而何以說爲雖然於古則無說於今則亦有不可不辨者自近世大儒爲致良知之說以爲格致誠正非有二義世之學者一以生知自任謂學惟在誠而讀書窮理反爲天理之蔽相率而入於禪以爲能一貫得大學本旨不知誠正固不可緩然講之不明而見之未至其視不誠者間豈能寸楊氏誠於爲我墨氏誠於兼愛卒不得爲正也使其見道之審豈至以一偏自是孔門之徒由死於悝求聚於季求不足言以由之鴻毛其

身詎曰不誠而竟不得其所寧非於物尙有未格於知尙有未至之明驗與而世儒方曰曉曉然則叔氏之誠將謂學惟在是而專致其力耶抑將謂自脩雖以爲首而致知之功卒不可誣必務所以先之者耶昔韓文公原道而不及格致與孟子論天下國家而惟本於身同義說者猶謂之無頭學問乃斷斷然謂誠正之先更無別事而欲以窮大學之旨也其然乎其然乎叔氏端謹篤實良可謂得誠正之義者而好古博物卽博士弟子業有專攻不以奪其所志自天

文地理以至小說稗官世所視爲外技者莫不求精其說而尤不恥下問於字說且以及禮可見其槩入其所謂正庵者雖花石爛然而圖史充棟非淺淺乎趨時尙者其以爲問良有獨見然與顧格物致知要有本末先後乃足以屈世儒之說而有補於誠正叔氏囙以嚌其味矣萬歷丁丑仲夏望日避暑於紫薇山莊謹述

字王學甫說

國子選士王子寧之震器用臣以妙齡試於有司連

得高等占籍邑庠因而冠已踰日矣問字愚不佞側聞長者之訓凡爲臣者其道有常不曰艮則曰忠於事敬於民仁儉於俗而崇於功不惟用者以是期之而用於人者疇不以是自許然而鮮克副焉則無其本也子夏不云乎學而優則仕孟子亦曰幼學而壯行之然則欲求臣道之盡莫有先於學者矣故漆雕開不欲仕謂吾斯之未能信志在學也而子路使子羔爲宰乃曰何必讀書則夫人之用我與我之用於人而爲臣者胥何賴乎王生端敏俊穎有司拔於數

百人之中而造之於學其所屬望與賢父祖命名之意適符而具遠爲王生者其懋乃學博之載籍質之師友反之身心充然自得他日有用我者出而爲之臣曰仁曰敬曰儉爲崇皆本其自得者淬勵而時措之以爲社稷役使上下稱願曰艮臣忠臣詎不顯且懿哉請字之曰學甫有先本競時之意焉內弟鄭伯安爲王生師雅知務本者冠日在賓位其有取於愚言乎願相與勗之

二樓生字說

樓生欽甫暨其從弟仁甫同問字於予蓋欽甫名國幹仁甫名國徵皆入泮宮時欽甫尊君用學所更慮舊字不倫欲并更之耳余沉思久之曰是非不佞所敢更然亦不必更也生知欽與仁之義乎昔堯舜禹命其臣必以欽哉爲詞非以欽爲矢猷定國之本乎而孔門高弟莫不以至仁爲難雖優於治國如由求赤賜諸賢未嘗輕以許之蓋自此心之翼翼而不敢息也謂之欽自此心之肫肫而無所累也謂之仁士君子隱居求志則自灑掃應對飲食動息以達於綱

常倫理古今事變之節勤搜力討朝暮不倦者孰非欽乎孰非仁乎欽固所以求仁而即至於仁欽益有不容已者以立本也行義達道則自都鄙小吏以至於廟廊具瞻凡所謂禮樂刑政將順匡弼之節慎始敬終死生以之者孰非欽乎孰非仁乎欽固所以求仁而既至於仁欽益有不能已者以致用也是故以之在家則情聯用正德業彰於家而爲家之楨幹以之在國則秩叙職脩德業成於國而爲國之楨幹始之者欽也而究其所至未始不要於仁終之者仁也

而究其所至未始不歸於欽是故欽亦仁也仁亦欽也幹楨固無二義而欽仁亦無二理然則以欽字幹以仁字徵夫既交舉而互言其資於國者已至不佞雖欲加之不可加矣樓氏務本崇實家勢駸駸向榮鄉里無不屬目而蜚聲藝苑毎爲主司所器則自用學始今教其二子益宏厥緒而二子亦翼翼然勤猷勵操足繼前休相與待時效用他日信能欽而且仁患不爲國家之幹楨乎然欽雖似易而用極實難故史臣首以稱堯仁雖似難而取數實多故孔子亦以

許管仲然則前人所以字二生者意固有在而不佞即勖其說要不爲無當惟二生勉之而已著其說而授之

字說

古人以一字爲字所以兩者其一乃丈夫之美稱若子與甫是也何以證之曰證之聖門盍不證之經曰證之聖門者固所以證之聖經也經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又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儀禮字辭終之曰伯某甫叔仲季惟其所當果若是則稱孔子者當曰仲尼甫矣然稱仲尼者未嘗及甫稱尼甫者未嘗先之以仲至其羣弟子絕無稱甫者按顏回字子淵司馬耕字子牛宰予字子我然論語直稱顏淵宰我司馬牛其他若樊遲曾晳之類皆未加子以斯知字惟一字故可以一字稱亦可以兩字稱若三字則不惟孔門考之書傳亦少唯詩仲山甫朱子集傳謂爲樊侯之字而會稽季公本著詩說解頤謂仲字山甫名必有所據敢與朱子矛盾愚按國語稱樊仲山父而亦稱樊穆仲以穆加仲而不及山甫

則其不以三字爲字亦可見不然仲山甫猶尹吉甫也據吉甫子曰尹伯奇則尹必吉甫之氏安知山甫不爲字而仲不爲姓爲氏若子路之仲耶且五十始以伯仲則伯仲之稱不薄矣既曰伯又曰甫何重復如是耶賈公彥謂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雖朱子亦是其言然則稱孔子者五十以後只當曰仲伯魚五十而卒只當曰伯則父子兄弟又何辨耶愚謂未五十則當稱某甫至五十則稱伯某或仲某仲由稱子路亦稱季路意以此爾儀

禮之文槩舉其全而稱伯則不必甫稱甫則不必伯仲自有分辨至於代甫以子易子以君以夫長之類雖因時制宜各有攸當卒未有以三字稱者唯朱子稱子思子要不可以爲定論嗟夫字一而已古以一今以二古以質今以文古以正今以奇魚字鯉牛字耕路字由何質如之然而未嘗不正也正則文今也文勝而奇以一字不足奇遂變而爲兩字兩字信奇矣而遺丈夫之美稱加之甫而爲三曰吾考諸禮矣泥於古而溺於今吾不知其當於禮否也而甚者卽以名爲字以漆雕開爲例愚意漆雕開失其名爾開其字也若名開又字子開可謂敬其名乎必不然矣此又奇而不得其所爲奇者也曰兩字誠贅矣以伯仲叔季加一字而繼之以甫則正以守經子何病其復也曰儀禮之爲經其成於孔子之先乎抑成於孔子之後乎成於孔子之先則孔門所不遵必其可以損益者也成於孔子之後則彼不取孔門之成法豈其未之考乎大抵禮皆述於孔子不應述而自背之意秦火之後不免於豕亥耳且古今稱謂有不可以執一倫者古人上下皆稱朕秦以後唯天子得自稱禮不敢與世子同名而況於天子古天子盻於鬼神稱有天王某甫經文明曰伯某甫而孔門不然安知非故有所避而生今反古必曰伯某甫爲哉必曰伯某甫孔門當先稱之矣

儗郁離子六章

越常雅生客於吳吳之長者詢之曰子有美質惜未知學也常雅生曰諾吾且將學數日又謂之生對如初若是者歲餘長者責之曰陋哉子之無志也生曰信有罪矣將奚學而可長者曰吾子五人先後遊梁子貞先生之門朝而聚暮而散今且將爆然有聲也生曰公知京市之賈與山莊之富人乎當市而居貨未及聚而容飾招榜畢備何者志在急售也富人藏山谷中積珍韞奇至充棟宇而人不知一日被褐履管遊於都市謂賈者曰子且招盜賈者笑之愚方憂介子之招盜而公且謂余之不知賈乎長者弗顧而去

鄭人謂玉未琢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樸鄭賈過周

過賣僕者詢其直甚廉欲居之其僕不可賈報其父曰周地璞可居而某僕難之其父怒曰此妒僕也出之鄭賈逐其僕其一僕惟賈之命且曰世固有不知璞之為寶真狂奴爾日與其主交訕之徧授之直期以來年致璞及期掃室以待周人果至其父喜見於色曰急召工琢玉啓櫝腥臭不可視父大怒并責其僕曰唉爾亦無言耶僕曰苟有言則早已逐矣父愈怒曰急逐此反先言不可居者賈曰業至此矣逐此無益而反彼且為所笑不如詔此以圖後舉加厚之

而終不納始言不可居鼠腊者

楚人有傷於飲食者病其醫診之曰善養生者以道引服氣為王母為飲食所累能從吾言則可不然則病且不起病者曰敢不惟命是聽醫曰是無他惟不飲食而已病者數日不食病果差越人有遊楚者聞其說急歸謂其子弟曰吾得養生之術矣絕而飲食百歲且無疾即破釜毀竈率其家人共為服氣法家人不能堪謂之曰怪哉世未有外飲食而能生者其人大怒其鄰之人往勸之愈怒明日其人亦不能自支而懼鄰人之嗤也與其家人竊飲食之而猶號於衆曰服氣之效其大如此吾自得此法氣日益壯而不忍以自私也願與衆共之然汝輩安能即得吾法但日減之此志不息吾道可幾矣里之癡且患饑者惑其說日從之遊日復一日徧國中皆為服氣術而卒未有能不食者相與質其說其人怒曰爾輩無志如此何足以得吾術其諸者進曰某不食者兩月氣益充意者將進於夫子之道乎其人大詫曰是真得吾宗旨者指日且飛昇矣衆益奇之日遑遑相與講

求其術一日其人死向所謂得其宗旨者號於衆曰夫子昨蓋尸解非死也衆莫不信之復尊其人為師相與講求者益衆常雅生曰甚哉人之易惑而難明也養生者以元氣為本然保元氣不能舍飲食而謂飲食必至於傷人今天下之不為越人者寡矣

新安之富人好聚寶其始不暇擇真贋畢集其後聚益多見益明固寶其真而盡別其贋者棄之道其隣之人得之以為真寶也密取而什襲之他日富人死鄰人擕其所得謂富人之子曰爾家多寶然余之所

得非爾家能有也富人之子取而視之茫然自失曰吾先人徒自勞苦竟不能得至寶至寶乃在公處苟能邀惠於我先人惟公所命乃辭其貨易之其宗老戒之曰乃翁聚多矣不假益且彼贋物也孺子何急焉富人之子顰蹙曰此吾先人之志也苟能繼先人之志何惜餘貲卽贋亦一玩也寧厭多乎日陳其所得與父之所藏者雜陳而玩之然舊所藏者見之熟不若新得者之可喜也欲取其舊者盡棄之而惟新者是寶宗老曰此贋物爾翁所棄爾反之而棄其眞

非計也隣之人復咏之曰爾宗老何知誤乃翁者宗老也試市而占之乃悉列之市市之人過者多物色其新者富人之子益喜曰家老信無知悉舊者棄之他日燕之貨寶者來求觀之掩口而笑富人之子罵之曰是妒吾寶者而眞寶卒爲他姓得常雅生曰甚矣人之難悟也燕之石荆之璞爲未遇識者辨之也富人多聚精辨而不能保其子之不易置事固有然者矣而其子且以爲能繼父之志嗚呼此未易與冥冥者道也

趙王思復用廉頗使使者視之或謂趙王曰臣聞廉將軍思趙久矣王欲用則召之不必視也至而不可用則趙故將也麋之終身不爲過厚視則必不得召何者廉將軍用趙久怨相半或者陰爲之地而諧之王得無惑乎王曰吾試視之竟爲郭開所妒後頗爲楚將無功或謂之曰將軍思趙人趙人亦思將軍所以不卽召者謂將軍老也將軍能挺身歸趙趙必罪前使者而用將軍將軍其有意乎則臣請爲將軍先頗曰公知其一燕人有亡千里馬者願以千金贖

之衞客有商於衞者知其意爲易而歸之燕人經年不償其值其友問之曰是馬固千里吾未嘗屬之求彼易而來必馬老賈輕爾縱吾能自輕能保趙之不緩吾值乎

南山多狐而一狐最暴好噬群獸羣獸無不疾之者卽諸狐亦不以爲類相與疾讎反噬或蹄角之無所不至一日得虎子養之羣獸疾狐者并虐其子狐不勝虐將死泣對虎子曰諸獸之惡如此虎子曰諸獸不他虐而獨虐我豈有遺行耶亦泣狐爲少斂諸

獸虐亦少緩得無死則復然然其離披亦甚矣及虎子長諸獸憐虎雖疾狐不甚虐狐以爲諸獸其我若也益舞嚙之每坐虎遊諸山中羣獸避之或不及避則嚙彝極諸毒其不及者驅虎逐之則虎直頸不能曲行狐怒以虎爲無能嚙迫之虎曰諸獸苦矣狐曰諸獸何苦彼侮我不苦之示弱日廵行巖穴中索羣獸嚙之以爲樂羣獸之黠者惡他獸則嗾之嚙輒嚙不止其欲食他獸子者紿之曰某獸侮汝輒往嚙之他獸懼棄其子走則黠獸食其子狐不知也曰某獸

愛吾欲據他獸穴者紿之曰某獸侮汝輒往嚙之他獸懼棄其穴走則黠獸據其穴狐不知也又曰某獸愛吾或過其敵不能勝歸告虎使逐之虎不行則怒且嚙恨虎不遽死他獸之受毒者訴之虎曰狐苦我某爲使彼有利於吾狐不知或又訴之曰狐苦吾某使之爲吾有某隙虎以告狐狐大怒曰我何苦於諸獸某獸惡不苦之伺爲虎曰某獸讒不足憑也則又大怒曰某獸愛吾汝聽讒而謂吾耶怒嚙之虎性又急相與怒幾不能相下則狐嘯跳張牙徧告羣狐必欲致虎於死乃已黠獸見其然則相與喜告曰虎不日斃則狐可甘心矣復嗾之曰自汝有虎日損汝威盍去之狐以爲親已出諸廿與食共謫虎而益嚙諸獸諸獸苦訴於虎者日益衆曰寧飽汝腹不能復生也則虎怒而欲撓諸紿狐者狐又當之曰汝欲食我厲齒欲嚙之虎曰無我羣怒且至狐曰誰當我者而待汝益橫且暴而羣獸終長虎不與抗東山之豹謂虎曰汝何不去之曰吾不能去天帝之命也去則天帝且擊之狐有福緣天帝使我爲之衞彼福盡則吾

當斃而食其肉寢處其皮者環左右彼烏知之狐且老矣而嚙益甚吾不知其所終也南山之好事者習獸語得其狀以告郁離子郁離子曰悲夫古今寧少狐哉吳夫差藉伍員之力以強吳復讎及爲越所餌唯恐伍員之不亡忘其國之所以强也及其噬臍誰肉足食彼雖圭也而尙然況其下者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古記之矣九州豈無可歷而天帝命之所不得逃狐寧足悲哉

萬一樓集卷四十二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碑

定遠縣儒學念始碑

碑曰念始念夫始事者也爲前署縣事故麗江府通安州吏目劉君立也劉君諱名弼直隸大名府長垣縣人爰來署謂縣不可無學白之督學者以聞於朝報曰可遂募民之好義者庀工時阻撓之者百狀君不爲動告成竟不需公帑一錢其建立之槩故太

史升庵楊公記諸石矣無一言及君後二十餘年余忝事茲土學之譽髦念所以得有此學者實賴於君懼遠而或忘也狀請爲碑余惟古人一飲食不忘其所自始況諸生得相與涵泳於禮義之地宜有不已於念者然劉君一下吏其董率興作下吏職耳不曰當道之檄乎　朝廷之澤乎而獨念夫此也僉曰朝廷之大澤當道之嘉惠記悉之矣爲未及君故特表之且前此當道亦嘗議及爲下無承之者卒墜大澤君職卑署暫能任之毅然而不阻於外議則所以承當道之志而宜　朝廷之化者其功固不可誣而其事亦不甚易失今不圖後誰知之余曰懿哉多士之意也多士不能忘劉君也其能忘當道者乎其又能忘　朝廷乎且多士知飲食乎夫飲食之在人天地實生成之百神或節宣之而每食必祭惟曰吾念夫始爲飲食者豈其忘夫天地百神哉多士之不能忘劉君亦念夫始爲飲食者之意也然多士知所以念始之道乎夫物必有則物文也則實也人孰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其不能知味也則豆間一出

爲能念始否乎夫學亦　朝廷教化之一物耳多士日藏脩其中必使此學不爲敎化之文具也斯可謂知念始矣余忝事茲土於敎化亦與有責顧敎化之具既有始之者矣欲與多士勉圖其實而薄劣羈旅朝不謀夕所幸多士得飲食矣豈無知味者於其中而徒爲念始之文乎始徒事其文而欲後之能得其實也難矣余能爲諸士碑顧所以不虛此碑者在多士也僉曰敢不懿敎是帥遂記其說而繫以詞詞曰

聖神御極化同萬方惟茲定遠遐麗炎荒敷文無

地非道未光爰有所待在彼忠良惟畏顯哉來自畿
邪小官不鄙大道知杭政先養士敢曰未遑上意德
帥民財義降不需公帑煥然宮墻師儒聯止籩豆燀
煌百年曠舉一日用昌物孰無始惟遠則忘懿哉多
士用意惟臧謂食必祭況此大祥銘之貞石庶其永
彰永彰惟文實亦有常念茲在茲游息脩藏居思範
俗出必佐王　帝德用酬臣勞自揚匪始之念惟終
則芳定山叢叢會基在陽定水何奇有泉如湯山增
而高水匯而汪伊誰之賜與且未央請視斯石用砥
周行

重建五顯橋碑

諸暨楓橋鎮離縣治五十里舊有五顯橋與楓橋非
稱雄要蓋溪流來萬山中大雨暴漲往往奔湧橫溢
漫不可測至鎮分爲二派穿市東爲楓溪橋因以名
穿市西過五顯廟下乃有是橋溪流分處入楓橋道
曲勢緩入五顯橋道直水勢更雄故鎮雖以楓橋得
名而五顯橋尤稱利害修而圮圮而復造百餘年中
每至四五萬歷癸酉適圮方艱於造理之人某某欣
然任其事橋舊洞建勢高而費巨故後爲平橋平橋
雖用石而架之以木木善腐衆謂宜復洞橋市中有
爲異說所惑者梗之多方徙造於縣縣曰洞橋固議
宜從衆遂於本年夏日經始歲不大稔民且恡財梗
之者尙從傍二三未能奏功適華亭見雲陳公以名
進士起家來蒞縣政德流威讋公私熙然而謂此橋
當孔道政所不可後也更加之意由是輸財者至效
力者專二三者亦來歸遂於乙亥冬日落成橋凡二
洞長若干丈濶若干丈高若干丈工料諸費約四百

金任事諸君淬勞斥貲無少顧惜而石工李二不求
羨直猶人所難佐籌者生員某輸貲者某等共若干
人別有列嗚呼天下事無大小孰不有至當顧知之
爲難知矣而或疚於利或撓於威非定見定力確不
可易而上有主持之者鮮不敗乃公事此雖一橋可
以觀大矣衆方圖紀其績而予爲之辭辭曰惟暨東
南萬山所叢山叢水聚十里九洪會爲楓溪分流同
宗洋洋市西爭雄市東萬民利涉匪橋何從樂其易
成能惜厥終貨力爲巳衆役誰攻況乘以私徒衆而

訟實懋用廣赫赫巨公來司邦直百廢向隆折衷學
用民始赴功捐貲殫力如築其宮鰲騰駕嶽日落成
龍永逸惟勞歡聲四通何力非民嘉會適逢蝿有千
里驥尾追風維公矻矻泰山雲中惟公雍雍海日春
融奠此暨民一橋何庸和風隙膈謂非化工橋之坦
坦昏商夙農橋之昂昂驅堅策驄于百斯年洪濤不
衝後有思者視此豐崇

重建永和橋碑

永和橋當宜何鎮要津鄉之好義士何仕奇暨何廷

元何元頡同建於嘉靖戊子歲溪津接善嶺勾乘諸
山之流湍悍病涉前督建橋輒圮諸好義士謂建而
圮與無建同命工擇材務求孔固至是踰五十年如
新後可知矣歲己酉余爲諸生以遊學抵金華往還
茲橋坦然莫知險易越丁卯使楚適阻雨行緩將二
鼓始抵鎮燈火過橋左右顧溪流溯激如履巨欌而
衝江濤也悚然神動是夜止友人何思學宅明日相
與覽山川之勝復上是橋因歎昨無是橋則投止無
地而溪流暴悍是橋矻然當其衝歲月之久非偶然
者不無睍河思禹之意思學爲余道其由因謂族之
人某方磨石欲書其事遂徵言於予久未有以應也
今年萬歷丁丑以赴滇復過是橋思學更申前請愚
惟大道既隱貨力爲已是橋固當要津修理之責有
任之者獨諸好義之事哉而能以身任必求孔固且
飽食者未必念稼穡之功愚雖經行其地非夜過遇
雨則誰諗其不可無若此是皆所當詔諸後者僭爲
書之而繫以詞廷元元頡皆何氏長者而仕奇尤慕
古自好思學郎其子名敏於邑弟子員中最有聲艮

用世之器云詞曰木不在高維其有庇義不在異惟
其有濟冬日易笼夏日易裘登斯橋也念彼湍流

邑侯謝公去思碑

人之情莫切於思是故寒則思衣饑則思食枯槔動
則思雨澤此其所需甚急也若子於父母則不待其
急卽所之甚適所遇甚暢而歡欣愛慕有不能一日
解者豈特天性蓋父母于子愛之誠切慮之誠周而
處之無一不得其所則所以結其意而孚其氣有莫
知其所以然者寧待其急哉謝公之令我暨而去也

葢三年所矣民思之士思之士而仕民而賈且商者思之而胥史亦思之民之思曰公撫我育我卽不幸鼠有牙雀有角而公能坐照吾民掉臂入公門聽理無異走虛市而遊虛谷不待持一莢錢公賦我役我以時卽不得已貸益誦舉而公能節宣吾民掉臂入公門輸納無異兒女之鄰亂寒暑之進退要在必至而無騷傷剜肉之患士思之曰公敎我育我盡輟崖岸若不終日而始終無倦意仕與商者思曰公安我父兄保我子弟我得無內顧而賈者曰未嘗見一役

問鹽米爲市井擾持刀筆者曰公神明吾輩無舞文隙厨厮如冰而語一不當意鞭扑隨至然不敢上目皆也公眞神明而與卒走隸且謂公未嘗苛責我卽不縱我何苦嗚呼此其思也急而需耶今民且熙熙然無大患也葢公以英妙之年冲夷淵襗之性持廉秉公凡所爲吾民奠安計者心固無所不至而政亦無所不宜傳言民之父母莫是過矣會有子離父母之左右而能不思者耶方公之始至也咸以其年易之及蒞事而老吏不能及嚴御胥史初若不堪後皆

俛首敬服而風流蘊藉且有藉長公只在湖中便可了公事風味人或以此疑之以此疑公是曾點之浴沂風詠不足與富強禮樂者非篤矣而孔子所與乃獨有在此其意豈後生俗士所能盡識乃公天資學力文章政事酷類蘇長公異日所到良不可量而其所以繫民之思則私心獨得其眞而有口不能盡言筆不能盡述者葢公之愛我我之重公俱不在尋常尺寸間而不佞既巳謝事則力不能揚公之美於朝猶得頌之于野也遂因父老子弟之請而爲之碑

公南海人名與思以進士起家今尙令大田云詞曰惟公之才莫邪干將維公之標麟停鳳翔維公之懷月霽風光維公之政如農有疆撫善以柔御惡以強催科取次訓迪生芳亦既善謔不虐何傷瀟灑蘊藉風度益彰吐爲文辭秦纚漢洋老少安懷公私緝臧非洛陽之逼達眉山之麗灑孰能頡頏而河陽花柳忽天一方於戲噫欷孰奪我母甘旨莫嘗孰奪我父章服莫纕凡我兄弟朝餐暮漿如覩我公衮衣繡裳巍巍長山泱泱浣江前此多公世久惠央繼公而盛

伊邇何惶公德正昌公宮何鄉直道不泯懿好難忘維庭有槐維郊有棠公歸　朝著德豈一邦豫待下流我梓我桑喈此貞石馬負龜昂式歌且舞雲山渺茫

邑侯陳公去思碑

華亭見雲陳公尹我諸暨六年以入　覲行越處士民思之不置樹碑於通衢曰邑侯陳公去思之碑而貽書駱生述其事是時公已在左籍矣或曰凡爲吏者惟無德於民故休聞未暢而榮階暫滯公藉左必

有由矣而士民懷思豈考績者有遺詐而輿思有留私惠耶駱生曰不然天之爲道也栽培傾覆旋淵替懸有常度矣而荊棘梧檟互有枯榮豈謂荊棘之利民而梧檟無益於用哉顏仁而天跖暴而壽晉楚未必賢而分土夷齊未必薄而采薇此其大者況夫一時之浮沉人事亦天道也魚之於江湖不以淺深而易戀子之於父母不以隆替而易情又何疑於士民乎且仕之遇不遇時也材之宜不宜性也而黑白之不可變體也山榮者或瘁於川春枯者常實於秋燕飛輕於鳳皇兎走疾於麒麟章甫之美中原所重而越人以爲病河海之大蛇龍藏之甚宜而虎豹避其濡是故名或生於高官毀或起於卑位周鄭之鼠玉同名鹽車之駑驥同困于將有時而鈍於鉛刀日月有時而晦於爝火然人之仰日月而誇干將者其情不可制而其否不可結也公尹六年守已廉用刑平察姦密而措行嚴置每從寬厚無賢不肖稱長者深仁博澤固已淪於士民之髓而彰聞當道赫奕褒章矣偶一不當而得左豈足盡其生平而厭人心哉蓋

公之所未遇者時其無不宜者材與性而其不可變者固有在所恃人心之公也夫騏驥固有時而蹶要能千里所待者王良伯樂直木有時而不伐要足棟梁所待者工師詭遇有時而獲禽非不足豔而範我馳驅者有所不顧公固見之定而暨雖下邑亦有側聞君子之風者生固竊附爲一人也僭爲之詞以慰我父老子弟之望詞曰巍巍長山洋洋浣江山增而高水引而芳愷悌君子鳳彩龍驤秉心正直布政循良春涵澤浥士效民歌六年一日上譽下多毀譽何

常江海之滙斯民直道三代不磨飲食必祝我公戩穀近既傾心遠之愈篤同樹豐隆不朽而速朝夕瞻依儀刑如覩嗚呼斯民何私何厭鞠我育我與思與戀聽於無聲視不待見愷悌君子萬邦之憲

邑侯時公生祠碑

蓋公之以文武威惠見知當道也突遷定海時方嚴海防以定海當要津借之爲鎖鑰云遷不半歲而邑之父老子弟無不如赤子之慕父母也競爲祠而祝之索碑於不佞始宜何諸父老介諸生至予惟暨之

東有我楓橋猶南之有宜何也爾思我公我獨不然而服爲爾謀耶謝之既而通邑父老亦介諸生至予曰既曾謝宜何父老奐若通邑則舉爲公事尤重耶盛大以垂不朽此係籍聖賢者之事山林枯槁其將奚爲固謝之既而楓橋父老聚而詰曰公之惠在此鄉尤深汝不發一鄉之情使公英標如在汝獨不受公之惠耶而以不文辭耶予曰諾則嘗有所懲矣曩不見父老有所購而頌乎朝珫璧而暮草莽予不惜草莽惜非人情爾父老曰非也如爾所言殆上下之以僞相與者爾公離暨久寵辱榮利無所施於我而吾民思之不能已此皆至情汝獨不見漢劉一錢之廟至今不泯耶予首肯之既而會於邑城各申前議予曰一無知能寡多方責耶有何生者躍然曰我宜何先祠又早成爾固有言矣遂爲碑而繫之以祠使祠公者歌焉公諱偕行蘇之嘉定人以進士起家歷確山長興二縣始至我諸暨其廉敏公愼如絕包苴平獄訟愼徵發造士重農以及編保甲頒教諭置義倉練鄉兵固城垣之類莫不井井熙熙者皆其粗跡

要其器度風神能使遠近風行而雷動非有大過人者何以至此即言宜何三百年來無館穀地來往馳傳者止民家祠宇公私不爲便公創建之不動聲色而統體一新民之思公固不止此而此其可舉祠當公館義倉之間共若干楹祠曰猗與公兮今何方兮黼衣䋲裳整容端範兮維海之邦猗與公兮昔何方兮神清氣揚體 國庇民兮玆山之陽奪此予彼重疆場兮敢以爲愴日吉時良羅牲糈兮歲以爲常憶公沛澤兮何啻江海之汪洋豈此一飲一食而足報

且儻抑公厲操兮何啻凜烈之冰霜卽此一飲一食而肯啐且嘗況公方翺翔兮法禁巖廊遠表邇匡享天祿而隙齏蘼兮能顧此一方顧公之衣我食我撫而安我如父母之於赤子左提右將日無央兮有此一飲一食而能父母之少忘燈煌煌兮鐘鼓其鏜鼎氤氳兮玉帛在筐風穆穆兮恍若公之有楚且赫振履而鳴璫公其來饗與否兮胡川谷亦爲之響應而垣宇鬱然其有光風和景長雲霞爛兮若爲之獻瑞而呈祥扶老攜幼拜起滿庭兮所願嗣公躅者皆公之藏兮錫福無疆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誌銘

先祖東園府君墓誌

府君駱姓諱鳳詔字有表別號東園世居諸暨之楓橋鎮高祖諱象賢號溪園生雄死祀爲一鄉巨望曾祖諱黼鄉進士祖諱茂膺父諱璡補邑庠弟子員累科舉不第取聖賢自有樂處義扁其亭曰自有故人稱爲自有先生母陳氏同胞成立者二以伯氏後

人故府君獨嗣焉七歲而哀十六而孤踰二十而孺人丁氏來歸生二子伯曰駟娶陳氏仲曰駿娶鄭氏孫男女各二男問禮鄉試舉人娶樓氏女玉莊適人皆居長仲出男問禘女玉瑜皆幼伯庶出府君生成化戊戌九月九日卒嘉靖庚寅十一月十日年五十有三至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八日孺人又卒焉距其生成化辛丑八月十日年七十有二合葬於齊鯉山自有先生之墓左嗟夫吾族自溪園公以來世號善良亦頗饒裕自後口衆而業分亦漸薄矣府君起自孤弱百備艱難充廣其舊今吾父母兄弟妻子一衣一食孰非府君所貽此其勤儉之實不特在人耳目昔府君起家多經營於嵊縣問禮曾過其地蹊徑崇壘行不可步因思府君以一草履間關其中櫛風沐雨以翼我子孫子孫享其利而不思其艱遂哽咽悵嘆者久之且府君之自處雖約而雅重斯文惟恐不至若孺人之慈儉溫良皆善行之尤著者弁書以誌

先安人墓誌

安人駱母氏鄭諱某生正德己巳閏九月六日年十

九歸家君兩英先生明年生不孝問禮又二年生一女相夫子家內外理事舅姑孝處隣里睦撫子女慈而能敬待童僕有恩萬歷四年以問禮仕[illegible]封安人八年三月二十日卒年七十有二以九月三日葬仙人坪家君所自擇也問禮囘自雲南布政司右叅議奉而葬之謹誌

仙人坪墓誌

明勅封承德郎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駱公諱駿字汝乘別號兩英世居今諸暨縣楓橋

鍾山之下父諱鳳誥母丁氏弱冠充本縣儒學生非所好也不久棄去以子仕　貤封脩職郎行人司行人後又加前職卒萬歷甲午距其生正德丁卯年八十有八配鄭氏　封安人年七十有二生正德己巳卒萬歷庚辰以是年九月葬於坪之岡至萬歷乙未奉公合葬有不忍言者復於三月十有二日改卜於坪之中雖不出此山而形勢較遠塋壙加慎殊改觀焉子男一問禮以湖廣按察司副使得請致仕婦樓氏孫男二先行中行俱國子生婦樓氏王氏曾孫男

五方至儒學生娶陳氏方鑑聘陳氏方展聘黃氏方璽方辰俱幼女一孫女二曾孫女五女壻長孫女先公亡而葬前數日生一元孫女公平生性直心慈毋暴發而遽已惟暴發故人多不能堪而已之速故於人永無恩怨崇渾樸勤生聚恥費而亦能輕實老猶課穡濫用一錢如百金而燕客則頻與厚與所不計居室不甚治而搆一園亭鑿石蒔奇方有緒隨棄去與起復埋而不久又止又埋故卒無了日人誚之曰吾於世事之漫亦如此耳曾不得意於伯氏伯氏遇難人謂必不能加意而公涕泣奔馳曉夜不憚事平亦無德意及葬父母不煩伯氏曰喪具稱家兄之財分當屬我自不肯在仕途未嘗以一簡請乞於當道在閭里間挈一小童徒步未嘗乘輿張蓋以富貴加人曰徒以犬馬齒取誚於萬石君耶此皆本之至性而安人以慧敏佐之故鄉評不爲有識者所薄安人逝後公强健者幾二十年惟末二年艱於動履始索肩輿間遊市里還則嘆曰安得此足復能陟高岡如曩時耶蓋公素好堪輿家說毋攜其人浪跡名山深

隝故言之如此會內姪鄭貢士與名家結姻請蒞其盟公喜動於色曰我子代我禮恭命行時臘月二十六日也諸孫佐夕食甚甘更進別旨以除近諸婢放火炮諸孫問炮何如喜曰好再放一二畢始各歸寢公正睡間忽謂司寢者曰心下惡急扶我起語未畢而逝矣嗚呼痛哉夫不肖所以棄官而歸者正爲今日而十年私悃廢於一旦罪將何贖緬想五七年前公一日在山房忽觸昏迷不肖輩扶回正寢已謂不可救醫者曰脈無恙壽且未艾也明早徐起曰我何

病一睡耳人皆畏之自此謂必可百年而今竟不能
矣終天之恨終天之罪可勝悼哉更念安人生既不
能養斂又不及視而葬復不得其所向微今日幽隱
中晴悉其狀卽今日之事自謂加愼然在昔日未嘗
不謂愼而靜中沉念能無泫然哉既改卜遂删舊誌
爲一而且以昭不肖莫贖之罪倘祈名公憐而表之
則所深願而未敢請者也問禮謹誌

贈文林郎湖廣應城縣知縣楊公墓誌銘

庫部楊主政以尊公之墓誌見委曰先君子葬有年

矣久遠之慮盍爲我圖之愚與庫部同對　大廷又
同爲給事中雖南北先後不同而意氣相推與既同
以不合權要意左遷今又同爲南部署故相與顧歡
雖不文敢無辭也謹按庫部狀公諱地載字克任號
厚岡贈文林郎湖廣應城縣知縣其先本湖廣麻城
人又曰孝感人紅巾之亂有諱伯剛者毋徐氏從明
主入蜀負之往宅于榮之竹溪山伯剛生澄爲昆
陽州同知澄生桂山桂山生太守公諱桂山雖不仕
而行誼重於鄉已載祀典太守公歷晉寧安陸二州

爲公父母曹氏封孺人公生而敏義孝友惟不能習
舉子業于時年四十八先太守公卒生於宏治辛
亥卒於嘉靖戊戌卒之日庫部甫踰週二十四年而
庫部登名南省又三年登進士第又二年以庫部爲
縣有狀過　穆廟覃恩得贈官如前庫部力崇懋明
德公雖在地下榮寵未之有既誌不能及惟誌其已
然者嗚呼公善狀種種可舉其大者太守公有所措
置語他人多不省公承之罔不當意致敬後以酒饌
娛親厚公爲視具晝夜不倦者八年曹孺人性嚴急

且多疾諸侍少可意者惟公手進飲食必得其歡可
不謂孝乎田宅以上者授叔氏而自取其次或過之
公曰在彼猶在我也可不謂友乎榮習以錢帛裘馬
相誇耀公率太守公意一以儉樸爲尚而以賙困乏
則未嘗惜費平生恥干謁貴人而喜與寒士交可不
謂義乎往來祖居及境三里許卽屛車騎曰非父兄
宗族所在耶內疏族之不能自立者三人衣食昏配
給而後遣之客於雅州貿布占攟爲猾者所負或請
訟之曰刑人以取利吾弗爲也可不爲厚乎以公所

自懋如此故雖未至顯壽而貽有庫部以得享其身後之榮此固天之道與公娶某氏封孺人子二長錠以弟子員故次鎔郎庫部女三俱適名族孫男四汝桂汝楫汝槐汝桐孫女二銘曰前之臧惟爾之穀後之昌惟爾之福惟穀之長故福無疆而孰發其祥於戲式此元鄉

故弋陽知縣鄭公墓誌銘

余齠時出遇肅衣冠端舉止善談論峩然於儕人之中者驚問曰誰耶或謂曰鄭南濵公也曰彼仙者耶

或者哂且叱之余亦俯而笑既稍識字每至親族禮義之家顧壁宇几席多公翰墨又驚曰是峩然於衆人之中者耶或曰然曰若翁者吾鄉里幾多默不語有長老漫謂曰公翰墨珍重海內獨吾鄉與余未之信自後稍知學問與其仲子友始識公之真而公亦謬器不以後生見薄每於衆中語余亦忘其尊且長也曰此與吾兒並驅中原者既而公子不祿余沉滞十餘年始獲寸進公喜見於色且愀然曰豚兒在不使吾子獨步余亦悵然至京師每遇先達長者必問曰某公無恙郎繼曰文翰猶昔否其曾過吾邑者不待余對輒曰此老強健若壯惜其以哭子喪聰矣或曰何曰其仲子足繼公而早世咸相與惜之然後始信公名之在世也公捐館余與屬纊顧其家圖籍滿架曰是無傳望在季子以累吾子可乎暨今無慮十年言猶在耳愧無以答而令子克念公命交義若舊一日以館斂舍偕其伯氏謂余曰先人葬幾年矣墓未有銘且先人知故凋落已盡非子孰能圖之余不能辭也按公姓鄭諱天鵬字子冲南濵其別號世居

紹興府諸暨縣之泰南鄉自公考知州公始遷居吾里爲楓橋鎮正德癸酉領鄉解七舉進士就弋陽令不滿考歸家甚貧常不能給衣食公不以介意曰唯詩文自娛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四方索公文翰者卷軸盈室不欲強酬俟興到呼其子姪可意者申紙執硯一揮百幅故鄭氏子弟聰俊者翰墨多出人其得於公者深矣令弋陽時手書告示好事者往往竊去公不爲怪郎復書之人兼服其量年八十餘尚能於燈下手書蠅頭細字嘗自言曰吾嘗詩派楊鐵崖公

得其華王竹齋公得其實華實並茂後必有人蓋以自負云公平生少許可且强直不能下人視翁榮靖公暨余從父樁山公皆後輩同舉進士輙得第去曰吾不能屢爲鄉里後生作長解遂不欲仕人固勸之始就爲令卒以强直急歸家雖貧好客夫人每爲典貸治具一日欲出索衣冠夫人曰昨已供客公不爲意嗚呼世稱文人多窮君子謂非文能窮人蓋窮而後工也公非其人與世俗丈夫得爲吏胥皆能致有贏餘公世有祿位脩然成寒士然竊怪世有膴仕厚

享而寂無稱於世者公一令耳先生長者多知慕其風采其所得於窮者多矣以貽後人古人有言雖所貽不同未爲無所貽也公生成化甲午卒嘉靖丙辰年八十有二葬祔某祖在某山之岡高祖諱徵曾祖宏歷官懷慶府同知祖瑄父欽澧州知州母駱氏伯仲五公居四故嘗自稱鄭季子娶駱氏繼金氏子男三秋陽娶駱氏元陽未娶卒少陽娶傅氏女二俱適名族孫男三自顯自靖自新所著有南濱存稿蓬萊亭草閩游倡和北行野操缶附鍾鳴炳燭正訛集刻皆公手書銘曰嗚呼文而介介故文且名而智者以爲榮聞者可以興我識之塋以待後之英

故潁州別駕嘗軒鄭公墓誌銘

庠生鄭子選暨其弟冠帶省祭遷將以隆慶六年之十二月某日葬其祖故潁州別駕公於擇樹山之陽以家從父前野先生之狀索余銘蓋從父別駕公甥以親至不欲自銘而余雖亦鄭甥少遠且辱二昆素愛故來屬余不得辭也按狀公諱天駿字德良號嘗軒其先隨宋南渡世家暨之赤南鄉曾祖同知諱宏

字仲徵初判饒州府後陞同知懷慶俱有惠政祖諱琮字叔瑞號博古授八品散官始徙居今大部鄉爲楓橋鎭爲有後遷者故人稱舊鄭云考諱和字節之號半閒雄偉傑出崇禮好施授義官母駱氏公生時有神駒之兆故諱有取爾師事山陰別駕陶公天佑及同邑鄉進士陳公洙年十六補邑附學生隨補廩膳生循例入爲太學生嘉靖壬午選投直隸鳳陽府潁州判官治行無缺以不能諂事長官落職公狀貌魁梧識量宏遠平生不妄言笑不輕交與不輕入城

市不輕詬有訶整容端度雖紛拏中無少急遽方乎閒公捐館時庶弟天球尚在懷抱公奉母撫弟矢志成立始博古公之來徙也於市西牛閒公徙市中公曰是囂且隘非以善吾後也復徙今宅當烏帶山之陰寬廣閒靜人謂是舉也有孟母之意焉後天球卒無嗣搆釁者及公幾至不免幸而獲白先業剛削人為公惜而公處之怡如不數年業亦復舊嘗對人曰吾動心忍性得此為多云卒嘉靖辛亥正月十四日溯其生成化辛卯三月二十日年八十有一娶宅步

陳氏端靜貞一姑安其孝公安其順次錢塘縣姚氏相助惟謹皆先公卒葬時已為公壙今將合葬公參用堪輿說另為壙視舊少右且前丈許卽吉也子男一元娶駱氏繼趙氏一貫娶毛氏俞氏陳氏一本娶吳氏褚氏皆姚出女適故太學生陳袞陳夫人出也孫男蓮早卒選娶樓氏逢娶趙氏一貫子遷娶王氏廸早卒一本子一元無嗣以選繼曾孫男之輔之華之士之遴之玉之閏之圭銘曰發之深而得以厚練之熟而施未究祿則不豐而享其壽聰此崇岡惟鬱惟茂

龍江處士樓公墓誌銘

樓公諱立字以成別號龍江世為我紹興府諸暨縣之楓橋鎮人曾祖諱益年祖諱春父諱詢母吳氏娶王氏繼娶黃氏六子一女長尊次鳳翔鳳儀鳳佁鳳池鳳鳴孫某某曾孫某某卒於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四日距其生蓋八十歲云初葬本縣石棫山鳳儀等以今萬歷五年某月某日暨黃孺人改葬於本府山陰縣亭山之陽而授予以誌按公善狀種種具舊誌

中大率以公宿遭艱險而卒致豐殖為難嘗讀貨殖傳自聖門高弟里巷嫠婦以及小業薄技之徒無不備載其間品格何齊十指而且謂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以公之豐殖質之於傳吾不知其誰當然所謂本富者非耶聞之人言公能與鬼物狎凡所需冀卒為致之此怪誕不足信第公橫逆屢遭所損不貲而豐殖勃焉力田守穡足以盡之否也世有史遷必能為公發其潛光而慁非其人也惟古者葬不後時不出鄉不修墓後世時勢既殊固不能盡泥先

王之舊而重禍福輕謚典郎名賢巨公所不盡免死
而有知安知其不飲恨於九泉若公之子孫則非以
公化體博福者不得已而爲此舉吾知公固能安之
也誌而銘之銘曰斂爾才而見之治生必非古耶斂
爾魄而還之造化必故土耶豐爾聚久爾視貽爾子
孫不惟其土惟其安藏之孔固固其所耶

贈徵仕郎南京行人司左司副駝松呂公墓表

銘

年友呂可明毋會晤則以其先翁之墓銘爲言蓋十

會而四三及之也曰先人即元宅無慮二十餘年而
銘猶缺爲不得知厚者名筆吾子肯圖之乎不才孫
遜而已遠後叨移南兵部職方而可明轉車駕俱爲
郎中居既同舍又同入考績往返並轡者數千里
言之尤數及復職不才叨有雲南之行兩人踪跡遂
疏而可明不遠萬里致書僋以爲言及不才歸守苫
次未及期可明遣弔畢隨以松崖山人甄君之狀別
補其所未及者佐以絲幣索了前約不才在哀疚何
敢聞命甫及禫而使命又至夫可明戚社交遊多文
人顯鉅乃不計道里之遠時日之久而固以屬夫疎
庸落魄之夫此其意有出於尋常者何敢無詞按狀
公諱益宗字應鍾姓呂氏宋丞相正惠公之後宣和
間有諱億者官大理評事始居越之新昌其後衣冠
蟬聯爲江南望族曾祖湯祖止父經訓號直齋俱不
仕母胡氏繼母梁氏公生宏治丁巳五月十三日娶
俞氏繼胡氏幼習舉子業有聲後遂棄去晚築室於
駱駝山北吟咏自適時人稱爲駝松先生年五十卒
時嘉靖丙午八月二十日也以某年月日葬龍巖里

隆慶四年以長子貴 贈文林郎江西贛州府瑞金
縣知縣 封吳太孺人萬歷元年復以 朝廷覃恩
長子攺贈徵仕郎南京行人司左司副 贈俞孺人
吳太孺人如初子男三長若愚即可明也嘉靖乙丑
科進士官歷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次若敬以學生
授儒官次若仁學生女一適三都何九河孫男九斯
盛監生斯隆學生斯美監生斯芳斯全斯調斯備斯
某斯某曾孫七初聞初泰初復[illegible]公生有至性
甫六歲喪母哀號若成人家人以俗忌止其送葬奮

然獨行十餘里至墓痛哭不輟識者知其不凡長益敦慤直齋翁家法甚嚴諸子憚不敢近公獨怡顏日侍翁寢疾屏侍者自養三載不入私寢居喪力遵古制祭祀雖遠出至期必歸雖疾必强起治具必躬至事繼母尤能得其歡心其孝敬有如此者穎悟好學言動不苟居常手不釋卷取格言之切於日用者揭壁牖以自省至於星術陰陽浮屠羽經雖俗所好必辨詰其謬其斂正有如此者處家內外雍然廸諸子一本朱子小學且以愚柔虛訥𠔋淡爲名使之顧

而自檢考訂朱子家禮欲以見之施行雖未就而子弟知所趨向其敦實有如此者與人和而有禮犯而不較口不言人過親族之貧難者力能助助之不能者糾衆共濟之嘗市鄉人育女爲婢其人疾乏侍愀然不索其値召而還之從弟某不能宅爲給其聘外家某不足割田以贍之諸義舉多類此其長厚有如此者邑大夫浮梁曹公自負甚峻厭其實延爲鄉約主鄉里有爭造其門婉諭之無不悅服及葬未卜地族昆弟相率徙居以奉之其感孚有如此者嗚呼若公者可謂隱君子矣竊聞呂氏多顯者不暇悉數倘書沃洲公少傅閣老南渠公與先從父楠山公同第進士而不才又竊附可明榜末以故相與獨厚然非可明拳拳不鄙則知呂氏之有顯者而已不謂其有隱君子即知有隱君子不意其有如公者也公捐館時自挽有曰形骸總喜全歸地腔子從來不愧天或者疑其自許之過夫二言者良盡性踐形之事烏可輕許即公平生而要其立言之意有不可以詞害者蓋公以自銘矣愚復何言銘曰或富貴而磨滅或寂

寥而可傳孰顯孰晦惟德是先公既自許不愧於天稱隱君子詎曰不然隱於其身顯在後賢而已見其兆如泉涓涓後千百年視此岡阡

樓次公墓誌銘

博士弟子樓生大成將其諸父之命將以今萬歷十年十二月某日合葬其祖父次公於白水墩頭山陽祖母吳氏之墓索余銘嗟乎予何以銘公哉樓生結髮予即奇其文行今又與兒輩交盖十月而會者四五苛禮屛矣是日之來端肅甚且將以書幣予返幣

而登其書開緘則宗子相集也因憮然曰是可以銘次公矣子相於嘉靖中稱才子文章政事燁然海內年三十餘由天官屬歷按察副使豪且雄矣而卒無子公雖文釆不著而壽考强健子孫滿庭生而類眷死而烝嘗以此易彼郎所不願兼之不爲慊耶且公之初知人事也家無擔石掉臂居殖卒比肩於豪腴其資稟有過人者矣使其得遇師友加之學問所至寧止此況今樓生於藝林稱傑而襟帶相聯續蒸蒸起者跂足不易樓也以所得者康其身而以所不得

者待其後又奚歉乎獨其所以居殖之術予不及詢公亦不能一一詢生郎詢之恐亦有不能一一爲予道者顧世之夸毗子籍祖父厚業一旦落魄或不免於飢寒而公以赤手擅場寧不足尚吾故曰可以銘公矣公諱文禮字敬之父諱某母陶氏伯仲五公居次故稱次公世爲諸暨之楓橋鎭人生成化二十三年六月一日卒萬歷六年四月二日年九十有二配宣氏繼吳氏方公之欲娶也以伯氏未昏郎以其聘聘之人以爲義既而夢神人謂汝婦吳也議昏於吳不允吳遂喪明公贅宣不期年卒復欲議吳尙難公貧爲媒氏入門吳忽能視衆相視驚詫允議以公所以居殖相助爲多蓋天緣云子男四某某孫男十二某某女二曾孫男已九某某銘曰才如賈誼而壽則慳文如蔡邕而嗣則艱不誼不邕朴兮且厚富兮且壽而子姓日茂人邪天邪嗚呼能以彼易此則史遷之傳貨殖信有不足言者矣

兩江壽公墓誌銘

朋故直隸太平府通判壽公諱成學字子行別號兩

江父春峯公諱某母王氏繼母陳氏裔出宋駙馬太尉諱助者隨駕南渡居今紹興府諸暨縣之同山自南嶽提典諱士澤者始遷今木陳迨十世而有春峯公讀書好禮樞機周密教子表俗一邑稱爲長者而公克繼其志補學儒學弟子員入國子監發應天府壬子科解舉進士連不得志就選得前職不二年以忤當道改山西布政司理問三年陞大寧都司經歷奮然曰是足行吾志耶謝之歸後十六年而卒爲萬歷丁亥十二月二日距其生正德乙亥十月二十六

日年七十有三夫人朱氏後公三月卒爲戊子三月十九日而生則與公同歲葢某月某日年七十有四云諸子以甲午之十二月十八日始合葬於蔣家山公所自擇也方公之捐館也不佞走哭且弔諸子卽以誌請後屢申前講久未克應及將葬仲子秉彝復以狀來促嗚呼公之誌非予而誰哉壽氏英俊日起步青雲雄蕤苑者濟濟繩繩而破荒濬源實由於公平生直易忠實積學贍才而卒不獲竟其志夫人出儒家懿行斤斤曾憶與公過彭城登歌風之臺徜徉

留城而返弔范增之墓也忽沉鬱感慨曰丈夫不能佐帝王成大業如張孺子寧至悻悻作枉死鬼耶舉酒酹曰奉俯巨航使北面四皓予愕然曰若薄前傑耶曰我非薄其人薄其不能擇主耳及挽舟入閘河淹於師莊仲淺而登醉白之樓也復舉手曰丈夫遊於鄒魯舊邦不能上探前修而徒以揮灑自雄卒至淪落樓何爲者予復愕然曰若薄仙才耶曰非薄其才薄其不檢耳予於是恍然自失公平生言不出口對之平平而論議忽如此豈偶然而已者及他日放舟南下過呂梁之洪登莊生之古廟時日將落風塵蒼莽緬懷丈人蹈水之說若有若無予固慨然而公亦俛首若有所思者予曰將有所刺乎公怡然曰此幻世也彼幻談吾幻遊之何所美亦何所刺耶此皆壯年語以今視之果能酬其言而遂其志否也方公之就選也予亦釋褐公勉之曰丈夫得志何不可爲我漫就耳行且從赤松子遊寧能碌碌使人視爲末品耶予不然之後予過寧國而公適布政於其地杯酒相勞予曰寧記曩時醉中語耶公曰弗復言爲張

孺子不成爲李謫仙不成幻世幻遊渾在夢中徒使得意者鄙我公弗哂行看浣江泌浦有幻客公能朝夕訪我耶燦然而別後竟踐其言而予亦蹭蹬謝事相與卑卑無足稱數然每握手未嘗不勤勤懇懇道故說今慨愴終日而今不能矣嗟乎嗟乎公官不稱其才用不盡其志卽舉其治行之一二誰與之顧其胷中之磊磊而未洩者予雖言之恐親知者未必以爲然也然則舍予誰能誌公而予亦安能拾夫塵瑣之末節以道公盛哉因發其隱而大者如此而係之

銘時葬公之月朔也公子六長秉仁婦陳氏趙氏次郎秉彝國子生楊氏次秉德早世袁氏秉正王氏秉公李氏秉秀儒學生王氏孫十有七人曾孫十有一人銘曰士之遊世詎不在遇哉當其遇也以不龜手之藥而可以封侯當其不遇則抱荊璞而不免於見尤公荊璞耶不龜手藥耶而終於洴澼絖抱玉而藏人且不諳其言之光而孰知其志之藏嗚呼後人毋以予言爲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祭文

祭外父文 丙寅

嗚呼公也今安在哉禮自入公門蓋二十餘年於茲矣每遇茲辰自非有他必率爾女偕爾諸嗣承歡於前盡日乃巳而公亦欣欣開口者終日今亦茲辰也而公安在哉升公之堂不聞公之咳聲而儼然衰絰旣號且擗者獨有諸嗣嗚呼能爲情哉去歲茲辰公

壽七旬暨前六旬禮皆以奔走他鄉不得一點稱觴之班深用爲歉所幸公福無量或可後補而不意有今日也能爲情哉來歲遠遊欲攜室同往獨念公在堂歲時不得一展爲憂圖有寸進或可迎就微祿而不意有今日也能爲情哉嗚呼公之爲生也直不役役於聲利不慽慽於毀譽而公之有生也辰前有善作之父後有克承之昆壽考令終在常情視之亦可慰矣而鄙懷固不能釋嗚呼何哉公之視予者深于圖報公之所以視我者一未之能而公不待矣能爲情哉世俗之禮所以事死與亡者急於燕客而緩於服葬急於飯僧而緩於葬祭急於圖像以求傳其必不能肖必不可久之形而緩於行實之狀禮也不才安能佐爾諸嗣與世俗亢顧心之所可自盡者爾諸嗣旣不敢不勉而禮亦願與下風謹爲行狀一通授爾諸嗣雖謭拙不能盡公之萬一而存羊之意所望者遠嗚呼公其知哉公旣與存者違則必與逝者遇外姑陳孺人楊孺人與爾冢婦駱孺人同在一堂相與竊念而深願者安在哀哀諸嗣旣仁且孝必將有

得於不言之表而禮之不才兼以踪跡無定恐有不能與執其役者於茲辰也能爲情哉觸事興思統歸薄奠以寓一哀而無窮之心亦有非言所能盡也

祭土地文

竊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分有尊卑而自有天下以逮省府州縣一鄉一家其依附於土地則一是故有一家則祀一家土地之神禮之正也自禮廢俗壞祟尙異術而正祀之不舉也久矣茲特以剛鬣之儀用申祇薦惟神鑒之永奠厥居尙饗

祭翁母王夫人文 [illegible]

嗚呼夫人之婦儀母道可誦可則所無疑也而令聞純嘏且富且長又何懿也榮靖公忠孝德業卓犖一時而垂休百世其施及之化必自近始夫人刑于其德則其孝於舅姑嘗於夫和於俗人而慈於子姓種種可法無足異者公既已捐館夫人猶強健康寧者十餘年爲公養慈親撫二子成立親見其翺翔仕路是公之所不能備者夫人兼之且克守其家法使鄉里族姓敬而則之猶公之存也而今其倏然仙遊諸

有識者莫不悲嗟痛悼亦猶公之亡也嗚呼何其懿也寧非所得於公者至故久而彌芳耶抑亦所稟者自厚雖刑于公而其相成之益不少故雖遠於公不失其懿耶禮生也晚辱公之教愛諉若子姪且辱令子不棄雖參差奔走無暇朝夕而情聯義孚無異兄弟是夫人固吾母也追念公之初晉大司寇將夫人捧少司馬三代之　誥命過展其孝思而之任南都也禮拜謁堂下公欣欣挈入中堂拜夫人於簾外音容朗朗如在目前而今不可復得矣嗚呼其能愁耶十年之前哭公於堂夫人掩泣顧嗣子曰是駱子耶宜其哀今欲哭夫人而奔走塵俗鬱且宿草罪之極也然縱得升堂恐夫人不若曩時之能識我矣嗚呼能無痛哉情激義積日不能已遠緘薄奠以寓一哀當不以後時而吐我也尙饗

祭朱三峯文 代作 乙丑

唯公先朝遺彥東越偉人屬部歷臺風裁獨申既仆復起操持愈貞出守名郡循良莫倫退居巖穴儒素自群至於文章之富字畫之新固雖公之餘事實則

驅唐晉而追周秦出也龍泉之鍔處也桐江之綸仁固能壽稿亦及椿豈其厭世之塵濁故欲散精而氣靈側惟公之發科也戊午之秋壬戌之春及有子之繼武也秋固其歲春亦其辰天運轉而重光世德人道定而益矢令聞況於一氣尙有二昆九原瞑目不亡者存某等忝與令子義屬同寅遙撫隕星之應均懷穎泰之辛仰馳薄奠用表微懇嗚呼燕越異域幽明隔塵疑望采範鴻飛九旻故園華表京國香雲望風三歎恍惚可賓尙饗

祭甄少參文

維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三月乙巳朔越二十五日己巳江西布政司使左參議前南京工科給事中甄公之柩洊江東歸南京吏科給事中王楨戶科給事中張應治張煥禮科給事中李日强兵科給事中徐尙刑科給事中駱問禮以舊寮之義追迎於江之滸奠且告之曰嗚呼甄公奚至是耶公以進士起家理刑大郡遽擢諫垣正直之聲重於一時繼而出參巨藩薦剡屢騰人謂自玆以往將不可量而忽焉有此奚

至是耶公昨以書通好所知爲當道所短人方駭之曾不幾何訃音播矣傳聞公所以致此爲悔前事然耶否耶一書之通好果足悔耶古之大儒亦有三上書于宰相之門者矣君子薄之謂其有所求也今公之所通要而求耶情而問耶君子能辨之矣矜皎皎者藉此短公宜也而公亦以此自短然則必絕爾人道一無交與始君子耶此非所以諒公明也而時適相値正所謂莫之致而致者嗚呼命也復何言哉楨等待罪於玆凡我前哲不敢忘仰而況公尤表表者當此際也能愁然乎江水東流夕陽西逝鯨波孤櫬萍海同袍臨風三嘆有莫知夫涕之無從也尙饗

祭李封君文三首 大小京堂同奠

維隆慶三年云云某某謹以柔毛剛鬣庶羞之儀致奠于 勅封文林郎宜陽縣知縣李公之靈惟靈性惟篤實行協周行服儒知素教子有方冠裳早授恩命洊將爾嗣方熾爾福方穰忽爾厭世倏爾睎霜某等叨與大諫趨蹌南邦側聞遠訃共訝彼蒼聊陳薄奠用表微悰尙饗

其二 同省奠

維公賦性溫良制身雅飭典籍資深藝林推則驥足久淹數未云隻亦既有子千里一息公曰足矣寄此正脉有裘有製我家可食敬愛儒官欣欣不逆杖履逍遥山之南北介子明揚宜陽捧檄政行教敷績彰寵赫 懿典會逢 榮封孔穆公曰休矣我復何索酬此 洪恩訓惟淸白 天子計吏宜陽稱特晉之諫垣資爾正直公曰行矣毋我爲惕百凡 國是嚴詞正色自來此中同寅協力官聯既洽義方是繹睹

彼西方千里無翼云胡不愸忽爾易簀遥遷痛訃爾子何極某等驟聞嗟也同擗聊陳一奠以表匍匐嗚呼傷哉茲者少慼天與善人胡不如昔昔多百年今誰及歷不在其躬後必多獲公靈在茲識我沉惻尚饗

其三 舊同省奠

已矣李公竟至是耶予等生不聆謦咳之音訃不在哭泣之列而私心之沉惻固有不能釋者於乎何耶自令子之南來也予等以新舊官聯之雅左右朝夕

喜其英達慷慨誠可謂奮不顧身而輕欲重胄毋肓思歸之意竊同訝之詢其所以則謂公年開七秩而宿有微恙每至秋即發且念道路之遥不堪迎養宜乎情有所不能置而時有所不能默也予等謂 聖天子側席待治正人臣盡力之秋且南都清議倚恃一二言官豈得以私情自便毋以大義相挽執故令子亦降心斯須而訃音至矣竟以是恙亦以是時也於乎然則誤令子之歸而使不得與公訣其終天者誰耶而能爲情耶聞公之壯也咀精嚼華蓺林稱最顧戢鱗委翅不能遂其翺翔之志而固未嘗以爲戚逮令子之出也劇繁入要仕藉推英且逢奇倚遇遂晉膺乎 褒嘉之典而亦未嘗以爲喜則終始離合適然之數要非公之所攖情者而私心固不能釋豈惟仰高懷哲悔素嗟今深愧[illegible]以慰令子之痛也方陳非薄以寫此衷靈如不爽豈不鑒茲尚饗

祭宜義郎懷隱徐先生文

維萬歷二年 云云 某某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故宜義郎懷隱徐先生之靈維靈恭勤世懋孝友夙成鄉

評推重 朝例晉膺方嚴尊之背養也有弟弱齡先生曰吁非我何刑迨金玉之成器也爲 國巨楨先生曰都惟考之靈壯既能愛老則交程繩繩孫子且肖且興胡伯康之厭世容君實之無情慊等通家義切聞訃涕洟榮知慕德哀豈爲生遠緘薄奠同表微忱尚饗

同年祭何御史文

維萬歷二年 云云 某衙門某等謹以牲帛之儀致奠于故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槐堂何君之靈惟君文

足世家用堪經國剖符赤縣民懷士式執簡霜臺回
鋤善植謂政務之易墮惟躬親則必飭雖百事其迎
刃閱五石以通夕方秉節以長征忽對新而不食嗚
呼哀哉始君之雷震而風行也賢與不賢莫不勃然
而變色曰誰若君之殫忠而盡職既君之軼潛而螻
蟄也知與不知莫不愾然而太息曰或者君其以勤
而自炙嗚呼有命在天受之以直脩不爲踰短不爲
亟使偷惰而無爲即長生其何益惟大用之未終爲
同心之共戚爰陳詞以設奠咸拊膺而涕洟尚饗

祭海觀董公文代作

維萬歷二年云云恭具香帛之儀遣奠于故　誥封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海觀董公之靈維公之
文雲霞卷舒可以拾青紫可以潤皇猷而不必發於
其身維公之氣雷霆磅礴可以撼山嶽可以吞海宇
而不必出於其身維公之才周刀禹鼎可以薦宗廟
可以重社稷而不必見於其身蓋公有子雄蜚蓺苑
早致青雲方其不平於時事也料虎口逆龍鱗百死
一生有不知富貴之爲榮患難之爲屯而　國是賴
之默定士風賴之還淳迨其見與于時論也辭羅罻
振纓驥歷華踐要誠所謂干將以拭而銛利南金以
鍊而愈純而士類望之生色宦常得之維新凡此豈
惟公之義方是藉實即公之直道常伸而懇等均叨
令子之愛遐思令德之襄靚大用之方振仰景福之
無垠而寧知事卒有大不然者盼松江之逝水緘楸
醑於迷津悵楊林之落日歌蒿里於殘春以公之靈
何遽不聞耶尚饗

祭周與鹿文代作

維萬歷二年云云謹以某儀致奠于故南京通政使
司右通政與鹿周公之靈嗚呼周公其至是耶疇昔
之夕方與公雍雍然便便然聲未脫乎耳容未離乎
目而訃音且四馳矣信耶夢耶天耶人耶公心平氣
和養深進銳當筮仕爲名縣令迨　召入爲名諫議
既由太常遷茲官雖職清任簡無可大自表見而深
自蘊積凡　時事之建置蒼生之利病君子小人四
夷之情狀莫不精求力探鑿有成算而又以其餘日
優游於文字間要在自成一家不畢畢于人後時俗

方且難之而至其與人交也闇闇抑抑始終不見疾言遽色某等同官於茲莫不上慶 朝廷之有人下幸威儀之有攝而流焉朝露矣嗚呼天耶人耶茲且將舉爾衣冠反爾故土公如有靈吳山西湖風月如故不患無徜徉之地而幽明路隔落月屋梁任交遊者徒有慨嘆而已旌旛搖搖雲山冉冉臨岐一奠有莫知夫涕之無從也尚饗

同年合奠宜人鄭母喬氏文

維萬歷二年 云云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宜人鄭母

喬氏之靈曰嗚呼世重年誼凡同年而進者其母猶母也亦徒言之爾四海九州萍聚而星散雖一時遭際有終不獲啣杯酒道殷勤者況其家乎旻等幸與令子同時而進又幸聯舍而官朝而脩政奉揚令子之儀刑夕而脩契與執令子之鞭策不惟熟聞我母所以相夫起家教子之令儀懿範而歲時拜啓於階除簾幕之間尊俎盤飧筐篚無間寒暑巨細必親視而品授之毋謂夫子曰兒有嘉客我煩無憚也而夫子亦曰爾不憚勞我寧惜費以故戶外之屨常滿而通家之義益篤則母誠吾輩母也而倏焉捐棄能爲情哉日月不居時忽小變履新思舊有不知涕淚之交加也聊陳薄奠以寓一哀尚饗

祭李夫人文代作

維萬歷二年 云云謹以牲帛之儀致奠于 誥封夫人林母李氏之靈曰嗚呼休哉夫人之舅非 贈太子太保故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文安公與夫人之夫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肖泉公與夫人之子非今南京禮部尚書暨江西建昌府知府與夫爲婦若

母者其舅及夫與子得其一享有祿位榮矣而夫人合三世皆有祿位而且皆由翰林爲尚書凡爲婦若母者其舅及夫與子俱有祿位難矣而夫人合三世皆爲尚書而德業聞望後先彪炳皆足以追配古人況今之蒸蒸者未艾而其他繩繩者方興然則閨門之福自有史傳以來若夫人者指不得再屈也令子掌南京兵部事父之官祖之任也亦甚奇矣諸司屬方謀爲夫人七旬壽而仙聞忽至某署部實步令子後謹率司屬以脩常儀固不能不哀夫人之逝而尤

景夫人之福且不暇頌夫人之德也嗚呼休哉尚饗

祭姜宜人文

維萬歷二年云云謹以牲帛之儀致奠于　誥封宜人姜母彭氏之靈維靈貞而能順溫且不隨旣相夫以脫穎胡中道而辭帷以爲非福耶食祿受封子女衿綬以爲誠福耶便判嘗糲蒲柳先摧嗚呼月無常盈善不済歸與角者必去其齒可惱者不任爲壞故釋氏以世界爲缺陷達人以順受爲蓍龜豈無齊眉儀或少虧行亦佳止熊熊夢瞬百順五福畢萃者誰

某等叨與夫子蘭馨玉追顧雜佩以三嘆寄楚賦于一杯颶風蕭瑟陰雨飄浮靈兮何處悽然有威尚饗

祭呂封君文代作

維君性謹而朴行茂而平與俗無競教家惟刑式穀燕翼子爲　國楨晉荷　龍章榮與子并擬君之素也玉之在璞樂之無聲景君之福也川之済至日之方升胡倏而溘如露在英嗟我馳驅倦勤暮齡藉以歸息一二老成況忘年于今子豈結社之無憑罔焉既騫蘭何能馨遠緘薄奠用表微忱尚饗

祭戴母劉孺人文二道同寮合奠

嗚呼母道在慈誠有以慈不必其所撫也母福在嗣誠有以嗣不必其所育也育所以爲嗣育而不得爲嗣者有矣嗣而且昌何在育也撫所以爲慈撫而不得爲慈者有矣慈而且理奚在撫也孺人之母我尚書公非所育而撫也然而儼然德儀上下和理雖尚書公祿入有常俛仰自裕而爲之時其操縱使無內顧之慮孺人實與有力而尚書公榮寵洪長自後忝嘗鼎俎孺人得饗之無窮慈而理嗣而昌彼撫而育

者能加此耶某等四方末學以吏役辱舍人後聞孺人之長往不能無槩於中也聊具薄奠而申之以詞尚饗

又九卿合奠

惟靈內助有方母儀無忒榮祉日崇恭勤益力赫赫宗宰百僚之式邊塞金湯　廟堂柱石得無內顧誰主而翼某等叨與宗冢同司南直仙聞忽來一體失色爰陳薄奠用表微忱尚饗

同寮合奠張封諸孺人文

嗚呼人之善慶孰能必全或缺於後或顯於前或錫
之靳或儀之愆然靳之而適所以爲予輕之而且反
以爲軒道固在人定豈盡天所可恃者履之無偏當
孺人之氷壺霜幃形影相弔下撫遺孤而上且有垂
白之託也不惟見之者蹙額而聞之者亦憐逮孺人
之翟冠霞佩金紫照耀食列甘旨而慈且有紆朱之
英也不惟享之者爲榮而頌之者亦以爲莫之能先
夫非其後也固無以厚孺人之終而非其前也抑何
以見孺人之賢與其始之無躓孰若後之無缺與其

錫之必備孰若儀之克宜而況壽終於寢牖適歸省
於京邸子與母即舍情也奚甚天與人其交定也何
元某等通家義切聞訃涕漣望南雲而倚薦憑幻跡
以與言尙饗

祭謝葵峯文

維萬歷三年云云謹以牲帛之儀致奠于故職方司
王事謝君之靈嗚呼仕宦而致不幸者亦聞其說矣
事當煩劇勢處危疑中無定見則勞瘁乘之刻意於
進取恣情於逸欲而否者地里風氣或非所宜則百
疢攻之處非其據冒物議而敢于殘倍則神明厭之
君兩爲縣令循謹之譽播聞遠近神明所佑當必有
不爾遺者值平明之世任清遠之曹心和氣舒了無
外慕豈曰勞瘁而來官不攜家累兩僕蕭然且出鄉
入都程方信宿胡疢之攻而倏焉罹此天耶人耶夫
爾志甚遠爾年方强爾積甚厚爾施未宏自擲縣符
而履此纔越月爾凡我同事不惟須君一時共濟且
將謂可相與推致以大受于異日而不知冥冥之中
已有竊笑之者扼腕拭目義之所激良不知詞之無

次也聊陳薄奠以表此忱君如有靈豈遽遠而尙饗

同部祭南太僕少卿仁山劉公文

嗚呼天之生物必盡其用梟不以耕司晨匪鳳合抱
之木未央所棟至於人也獨有不然孟軻不遇揚雄
草元仲舒長孺且陟且顛計公結綬不爲不舊部司
藩臬寸循尺奏巖廊在天有懷曷究大道向夷寧終
公遺留駟暫武舉足禁扉忽爾不慭豈儀所期嗚呼
天道孰仁孰暴附鵬巨翮豢龍淺潦驅馬康莊不合
遠到謂之何哉蒼生愴悼某等萍逢遠躅荆仰光塵

公秉不鄙惠誨惟勤鳳臺落日豐樂芳春楊懸刺積
交相爲賓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古亦有言乃今始悟
殊方後進納交無素縱曰舊寮雲泥異路顧云匪徇
我心所親總忘賢愚杯酒欣欣雅懷懿義尋丈可倫
今則已矣夢耶爲眞嗚呼薤露易晞湘雲何盡一束
生芻千山遠覩星隕罔摧風號木振公歸九天造化
所怯尙饗

萬一樓集卷四十五 終

祭文

同鄉合祭許毋沈安人文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維靈婦順夙閑母儀終保相夫爲儒雖未服有官政而晉膺 封誥之榮教子入官兼能振起儒紳而鼎新理學之表木惟喬而花繁榖方實而榦槁某等荷景運之方隆志英賢以自澡顧微言之將絕藉令子乎同討於令子也旣同志且同鄉則安人也非吾

母亦吾嫂儀未東乎生芻情能忘於宿草望南鴈以緘忱臨西風而振悼尙饗

祭章太翁文

維公性資端厚儀度豐宏一鄉推重六館蜚聲才可致用而數奇於行道方向泰而子先其榮顧封誥之指日捧除書而戒程紛市人皆爭羨何天道之不經嗚呼以公之所養使得臍乎一命豈無補於蒼生以公之有子郎未彌乎百歲亦何損于長靈問禮叨塵戚末夯奉威刑適雲山之多阻致魚鴈之難憑感朝露而動息悵宿草其奚勝遠緘素練用代靑芻尙饗

同年合祭雒年嫂文

維靈令儀夙習美譽孔煇默相夫子正色冠綏凡可喜與可愕爰必躬而必隨胡烏道之旣出乃魚軒之復推某等年家義切客路塵追悵雜珮之留咏咽春相以興悲薤歌三闋椒薦一杯尙饗

祈雨文

維萬歷六年歲次戊寅四月壬午朔越六日丁亥雲南布按二司分守洱海道右叅議駱問禮謹帥楚雄

府闔屬州縣幷各有事地方官員及師生人等敢昭告于風雲雷雨之神暨本府山川之神本府城隍之神五風十雨平世之常茲當初夏農作正殷而天久不雨物性民情隱隱可慮豈待罪地方者政行無狀故神降之罰耶茲各洗滌愆尤聽命壇下必得所以慰百姓之望者乃敢寧處惟神鑒之謹告

新道成遣州官謝土文

維萬歷六年歲次戊寅七月庚戌朔越十有八日丁卯姚安軍民府姚州知州羅琪敢昭告于分守洱海

道土地之神惟神奠麗一方柄司百禍茲土舊爲軍會改建分守洱海道自去秋動工以至今日雖未盡落成而就緒者過半工作土木運用咸宜凡此康吉惟神之休茲將擇日遷本道住劄於茲特以牲酌之儀用申祇薦伺饗

移居新道祭土地文

維萬歷六年歲次戊寅七月庚戌朔越二十有四日癸酉雲南布政司分守洱海道右叅議駱問禮敢昭告于本道土地之神惟神奠麗一區根本百物問禮

卜宅於茲所依惟神伏祈啓佑俾獲吉昌政脩民安無忝 帝命若其狥私蠹政害民妨物神亦鑒之謹具牲酌之儀用申祇薦以司門之神司竈之神司行之神司井之神配食伺饗

雲南三司奠華母楊宜人文

維靈脩儀出俗順德克家爰相夫子琴瑟靜佳某等湖海萍踪風塵駛道式共濟於同舟咸夫子乎是好忽仙聞之遐傳紛變容而興悼嗚呼震澤之東滇海之西悵雲山兮萬疊阻魂夢兮千蹊觀夫子之念宜人兮無間終始而欲將之無路則知宜人之念夫子兮不倍徙而胡棄之如遺顧脩短之有期何元明之異路本造物之無常將含情而誰訴緘薄奠以陳詞臨長風而增慕伺饗

雲南三司奠兵部右侍郎敍菴王公文

維公德性寬平猷爲鎮重固不激而不隨抑有操而有縱方旌戟之南來也東陲播弄公曰弗撓此如鶩馬且調其控及狐鼠之東潛也西陲惷動公曰弗顧此如關犬胡足爲恐郎人言之偲偲公飲醇曰毋訌

卒邊徼之晏然公之言固如燭照數計而兵革不與黎民安堵又不啻席衽而帡幪而所尤難者 朝廷厲精明作本有中道失其意者競爲操切以應而公渾涵款大如伯牙之鼓琴造父之御馬雍雍乎追大雅所宜法從蓋嘗謂公之撫滇其毅然操有定算也如泰山之不可移其沛然施有德澤也如江河之不可遏而上恬下熙合萬口而咸頌謂當陟台階秉衡軸以福 社稷如鼎如棟而胡 簡命之方崇乃傳聞之惑衆某等叨從士吏濫竊儀刑瞻懸羊碑淒迷

蝶夢羌負耒且含辛劂入幕能無恫馳一騎兮千山
愴百年兮孤賙嗚呼公來滇安公去滇思法令如新
簡編可誦敢盈縮其分毫使公私乎倥偬哉九泉其
有知幸寸衷乎是洞尙饗

奠高中元座師文

維年月日門生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李艮臣右叅
議駱問禮雲南提刑按察司副使鄭恭胡心得僉事
顧養謙謹以柔毛剛鬣之儀馳奠于座師故　中極
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高公之靈嗚

呼人亦有言　朝廷之上重臣不可一日無權臣不
可一日有公兩參　密勿再受　顧命綱紀風俗侃
侃自負以爲不可有而政明度肅小人知所憚君子
得所藉顧我　先皇所以倚毗之者甚厚以爲不可
無而兼攬秉直近者且懷疑遠者則多口欽我　聖
上所以責備之者豈偶嗚呼君子處世予奪在　朝
廷是非在人心榮辱在一時而公論在萬世此千古
之大都復何羨而何咎艮臣等過辱甄收濫叨升斗
同時而進者盖四百人而數有升沉事多先後獨五
人者迢遞邊關差池奔走罔覆載於　乾坤實栽培
於戶牖使公爲重臣耶固未能白公之雅志而淑德
之雅生與有榮使公爲權臣耶固不能爲公之私人
而感德之私死且不朽悵宿草兮千山佐生芻兮一
缶尙饗

告外父墓

嗚呼公以女女我館我食我憂喜榮辱與夫宦學遠
遊莫不周旋訓迪張我植我無非欲我得所以與公
共歡戚而公之生也我有祿不能分養今既葬矣而

不與執紼葬三年而歸歸以憂又一年而得拜墓下
此與道路之人何異反袂掩泣用陳一奠尙饗

奠傅母郝宜人文

嗚呼方夫人之來也音容儼然固非人民之所得覩
而遐想夫冠佩之楚琴瑟之和莫不喜色曰夫子父
我其所以爲儀刑者必至而胡怪爾也今夫人之逝
也音容寂然尤非人民之所敢言而默想夫房帷之
閒服御之虛莫不疾首曰夫子母我其有得於相助
者必多而胡遽爾也禮於夫子舊忝年聯之誼近叨

政教之先則所以欣戚於夫人者視恒情爲更切也
欣不幾何而戚之所係者遠矣恭陳薄奠以寓一哀
尚饗

祠五祀文

維萬歷九年歲次辛巳三月甲子朔越二十有八日
辛卯原任雲南布政司右參議駱問禮敢昭告于本
宅土地之神司戶之神司竈之神司門之神司井之
神自古有國有家者皆祀土地之神而家則主於中
霤祀於季夏及夫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冬祀井以

起居出入飲食所資非小小也後世沿襲佛老之談
競爲淫祀而反遺正神非一日矣茲特考訂古義崇
正神位第以財力有限祠宇不宏禮儀不備定於月
朔拜謁歲中合祀雖未能盡協古制而祭於時宜頗
似得中惟神鑒安祐我室家謹陳酒饌用申虔告尚
饗

奠封君張嵋翁文

維萬歷十一年歲次癸未四月壬午朔越有九日庚
午原任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某等謹以
香帛之儀致奠于故 誥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公之靈維公篤生名世上翊
聖君贊夫元氣調時序以成 天之能而已不尸
其功邁彼巨靈挺鰲足以立地之極而人莫知所自
問禮迂疎一介落魄半生感國士之隱遇而雅遡本
源其在昔也跡雖遠於千里詎不興執几之思瞻政
府之新光而妄意尺寸其在今也望尤切於三年能
不効束芻之敬儀慚及物義激由衷尚饗

奠王夫人文

維萬曆十一年歲次癸未十一月己卯朔越某日福
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漳南道左參議晉生某
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 誥封一品夫人王母之靈
嗚呼觀心以聲壯表在裏牛馬之走樵牧之役安知
夫人而所知者夫人之夫子也夫子以文武之才宏
安攘之略外握百萬之貔貅內客三千之珠履雖於
閫政無與而所以得從容帷幄不煩內顧則夫人之
相助可知不才憑軾振履初入夫子轅門欵坐終日
水陸珍錯半出內厨詢之從者曰夫人於桑梓內客

每爲加意如此心竊異之違遠轅門曾不踰月而夫子且鼓盆送夫人仙遊矣訃徹海濱公私動色宦聯戚契夫子於我何如而夫人且能不以外客視我者感念榮枯能無慘惻嗚呼城郭百年傳舍終沉鶴語雲山千里故園空憶魚軒莫遏微衷聊陳薄奠尚饗

楚臬同寮祭楊封君文

維公含光藴碩履厚秉謙固深涵而淺發爰裕後以光前方夫下帷蛾術抱藝鵬騫孰當長鋏顧守寒氊豈惟暢鴻休於多士亦且垂燕翼於後賢乃文脩而

武作俾衡峻而湘淵孰提綱而秩紀咸遡流而知源某等通家義切就正心懸方思縮地詎謂終天仰大行而於悒知漳浸其逕添悵華亭之夜鶴哽蜀道之秋猿東粥千里杯潦九原尚饗

奠郭母王孺人文

維萬曆十二年云云維靈懿性淑姿令脩景福婦道旣閑母儀更肅斷機兮製錦丸熊兮式穀祿享專城名彰祕局詎曰亢宗展也範俗某濫役巨區側聞芳馥起德無由觀風有觸式爾門閭脊茲蘭玉偶傾蓋於斯須以盍簪於夙昔幸許攀援敢忘匍匐谿薦惟毛薤歌匪曲尚饗

楚臬闔同鄉合奠帥母文

維靈婦道旣閑母儀克正丸熊兮有聲乘驄兮無競海宇荷激揚之休畿輔誦緝寧之慶固子之英實母之令某等各沾沃澤同係通家仰徽音於日表景仙馭於天涯蒿歌楚些繐帳秋艖酌一杯於江漢悵三峽之雲霞尚饗

奠帥母劉夫人文

維萬曆十二年云云謹以牲帛酒饌致奠于　勑封太孺人帥母劉老夫人之靈恭惟夫人令儀淑愼茂節堅貞爰好逑於君子爲俗法程逮篤生乎俊哲爲國著楨母也道隆嚴父閨也望洽蒼生某離仳未路奔走邊疆折漢檻者非朱巳賦長沙之鵬謫夷吾者維鮑眞輕右相之氷豈惟略支離之形而節取夫孤窮之意直且出疑危之地而措置於安全之鄉則固未嘗餟夫人之俎豆蓋巳入夫人之門墻紛榮生而戚逝羌采藻以陳漿嗚呼古難知人士重知巳酌

游水者必遡而知源報春暉者寧慚於采非義激百年情聯一體湘渚寸陰巴江千里尚饗

祭兩匡朱公墓文

維萬歷十三年歲次乙酉五月辛未朔越五日乙亥湖廣按察司副使諸暨駱問禮以職事至通山道出故禮部右侍郎朱公墓下謹以香帛之儀拜而告之曰公起家令我下邑振紀維風俗爲一變今幾百年而父老口碑典章軌範昭昭在人耳目歌詠德業者嗣後無倚也而加意學校作興人材尤稱崇懋禮生

雖晚而祖父伯仲在化育中者甲敝邑及公爲御史督鹺兩淮尚延致其尤注意者館而造之其後卒多成就逮公已通顯尤不忘左顧在京師詢敝邑父老子弟必首寒門是公愷悌之化在敝邑者固厚而尤厚於寒門郎不才粗有知識亦淑公餘緒而叨濫非分偶過墓下此心之勃勃何可遏也顧公以一令能爲下邑造福令名無窮而禮謬持憲紀靡曉無寸補於大方今且冉冉懷歸矣公神在天雖歉薄匪謝慮念此我舊弟子裔也寧無所以啓我鄙拙者乎敢藉有司敬陳俎豆尚饗

三司合奠南京光祿寺卿周公文

惟公剛明正性博達雄才臺端綱紀臬憲風裁兩督師儒總嚴名教法井井而無偏士蒸蒸而有造中雖投杼已見賜環兩京迭借三命賁蒂暫許歸田終貧調鼎胡不憖遺愛莫與拯某等或神交於仰斗或心醉於執鞭慚官守之無狀荷鄉達之有先方切儀刑能忘震悼聊陳谿沼之毛共展蘋蒿之抱尚饗

祭楊五文

維萬歷十六年二月二十有二日敦仁堂主人駱某謹遣僕某以飯一盂酒一注佐以肉腐列於楊五之墓而告之曰嗚呼楊五汝來投我本以求生也詎意得死我之收汝本以生汝也又詎意死汝然則人之死生命耶人耶歲荒人饑道殣相望汝以行丐入吾門曰能收我服之終身我內憐而告我曰方求園丁是不可哉予鑒汝貌曰是不類偷惰者生一夫而添一園丁何不可也是汝之投我我之收汝皆爲生計爾不三日而以病告曰月來日不過一飯亦有不得

者而無恙今三飱飽而恙豈非命耶予曰無傷臥一二日投之粥或食或不食尋且告死矣予駭之人曰是無足駭久飢者不可頓飽市中某某皆坐是死非一夫也予爲之悽然不語者久之嗚呼使汝常不飽即飢而死未必若是之速也然則死汝者誰耶汝之來也以終身誓今既踐其言矣而我則何以爲情耶然吾因是悟行仁者之不可無術也官司毋爲粥以待餓者使皆爲汝則所傷不既多乎所貴計口而授而人之於富貴也亦然以飢渴爲心害驟享富貴而

不知節其能不自速者幾然則日後有似汝來者我必不令之頓飽免於死人得汝爲鑒汝雖死其惠於人多矣而汝即死於非命與富貴而不知節者等然汝死不過一身而彼亡國敗家尤不忍聞汝又不可自安耶吾始欲葬汝於義塚家童以致遠難之即葬汝於園墻之外此苦土永可無他慮者負而告汝汝尚有靈其歆且食之今可無他慮矣

合縣士夫奠王母張孺人文

維靈育成國器宰我嚴荒防民有制教士多方固以識傳經之嚴範因以例允贍之慈嘗謂宜食報閱世未央而天胡未定遽爾失常某等同叨大造實竊餘光依仁鳳而奔走瞻落日以愴忙聊陳薄奠用表微忱尚饗

闔族築壽二府君墳園墻告土地文

某等恭築先祖壽二府君舊塋園墻以遠僭竊不得已也謹以酒饌祗申虔告嗚呼古不脩墓爲存慎始之心今乃築墻用致保終之義更無侵犯在我子孫之自圖永絶覬虞賴爾神明之昭鑒尚饗

祭朱學博廼內文 代作 學博令器用名先解元也

維靈閨門讓德宗黨增輝助豹變以成文卓矣立群英之範援熊丸以貽翼巍然爲多士之魁某等幸承維珮竊詠芳規事訝鼓盆續薤歌於朝露義難相杵佐芻奠以輕罍尚饗

闔族遷主告文

維萬歷十六年歲次戊子八月壬午朔越十有五日丙申孝孫份謹率闔族諸孫敢告古人制禮祀止四代義隆一本故親盡者祧支別者分而惟有功德者

則永世不遷玆特奉祀五世祖考義民溪園府君五世祖妣虞氏孺人以高祖考湖西登一府君高叔祖考雲栖登二府君行素登三府君鄉進士登四府君竹亭登五府君雲坡登六府君萃華登七府君雲居登八府君配與世世不遷其應祧應分者各從古制心雖無窮分實有限也謹以酒饌統申虔告尙饗

奉安神主文

維萬歷十六年歲次戊子十二月己卯朔越二十有九日丁未五世孝孫份等敢明告于顯五世祖考義

民溪園府君顯五世祖妣虞氏孺人曁顯高祖考湖西府君第二房顯高祖考雲栖府君第三房顯高祖考行素府君第四房顯高祖考鄉進士府君第五房顯高祖考竹亭府君第六房顯高祖考雲坡府君第七房顯高祖考萃華府君第八房顯高祖考雲居府君恭惟溪園府君者好學力田懋脩樂善治產而千金立致固不足言讀書而六藉旁通尤知身體川稻穀以助賑　朝廷來旌勞之恩端表則以率人鄉里起著龜之仰賓筵巾服平定日遵今之制也脩勤邑

於府司儒林集珍羊棗曰好古之士哉雅有功於前哲其他著述總屬憲章郎未同然固多獨見晚年瀟灑惟抱膝於溪園身後休明遂生光於俎豆蓋當時七子一姪藹然成式穀之風至今日九族八房展也守貽燕之範世雖漸遠澤則維新顧玆楓橋原非梓里自十九朝奉始稅征車逮壽二府君僅延綫緒若能以一夫而巍然成一鄉之望者有幾自非備百行而泰然履百順之福者其誰亶矣寡儔允爲別子仰稽古制當百世而不遷俯質人心值一時之民會固

協義以起先王之所未有品式無違亦緣分以防後世之所必趨儀文粗備至於刑訓之所及莫非助述之有光同著彝章永祈綏假謹以牲醴之儀用申祠事尙饗

祭黃封君文

惟靈性稟溫純行敦懿實素嚴庭訓致鵬翮之垂雲榮荷　國恩喜　龍章之耀日淸曹就養行且無方華表歸踪忽焉不測鄉里含辛士林失色某等舊切斷金之仰新叨倚玉之緣悵朝晞之薤露停宿拖以

芹泉耿沉衷而執紼儼儀邑於行軒尚饗

奠陳右峯夫婦文

惟翁與母勤儉起家詩書迪後謂宜超凡而閱歷詎朔厭世以仙遊某等想慕音容嘆日時之易邁閱聞發引嗟車馬之難留聊東生芻用申鄙素

奠王太翁母文

古之葬者情有不忍而品節以禮故親知以送葬爲戚今之葬者禮非不至而因循於俗故親知以得葬爲幸茲者宅兆既卜時日且定矣某等忝在親知戚

耶幸耶追古感今聊陳薄奠尚饗

每歲祭五祀文

恭惟諸神各有顯道祐我室家茲當歲終謹以剛鬣粢盛淸酌庶品祗薦常事尚饗

告土穀神文

維年月日云某敢昭告于三位楊相公之神竊惟土穀之神其來久矣一鄉一里莫不爲壇廟以祀而其所爲神惟取有功德於民者故共工氏子爲社烈山氏之子爲稷而先儒又謂古鄉大夫有可祭於社者豈前所云爲四海之社稷而後所言者爲一鄉之社稷與恭惟三位尊神其效靈於茲土非一日矣而不正其名號者蔑之茲以吉辰不揣愚賤特正爾位號曰楓橋鎭土地紫薇侯楊二十相公楓橋鎭司穡楊二十六相公楓橋鎭司市楊二十七相公蓋土地郎社司穡郎稷而司市亦土地也惟神益彰顯道以福我衆庶所有春秋祈報未必盡合典禮禮同拳拳不敢或忘而神必能默啓有識者之衷以共臻雅道毋以不典之儀用申虔告尚饗

奠劉乙峯學博文

嗟夫今之祿仕者其寂寥至齎舍止矣當其負英抱瑰上爲主司所刮目而下爲同輩所讓席爲嘗不以天下國家之大用自期及其志願不遂歲月不居就此以謀朝夕郎屢轉久歷所得可知而造化不齊復有如先生者不可哀哉嗚呼先生貌溫而理行謹而舒一旦捐棄生徒公私痛悼禮自分不才謝絕人事久矣而先生不以是棄我愛我子弟敬我父老有問及我有喪弔我今其棄我而去也能無情哉寸緒片

香聊申一貸尙饗

萬一樓集卷四十六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大人一指

大人一指序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竊觀鄉里中習尚多有不當於禮不協於義者欲與賢達講明而變革之顧移風易俗事所不易日復因循然而私心未嘗不耿耿也夫古之君子善則與天下共爲之不善則與天下共改之矧此一鄉孰非吾骨肉懿親知

其不可而不相率爲大人事然則終亦入耶不揣斑列其必所不可者爲干條爲卷而名之曰大人一指蓋四海九州若此其大吾鄉不啻彈丸五常百行若此其繁所條何啻九牛之一毛即能不爲此尚非大人之具體而況不能不爲哉嗚呼　方今重熙累洽吾鄉雖僻處一方涵泳教化無不率德勵行不踰大閑今所謂當更多小德之可出入者然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古人心安於正雖一坐席不苟鄉黨曲禮內則諸篇不以瑣行不列之經也矧其大者且孟子所稱說雖曰非禮非義要必有近於禮義者在若今所列則其謬戾易見荒貧寒者既無暇論禮義殷厚者恃其贏餘沉溺於流俗之中多不自覺强者恥於從善弱者憚於改作而二三有識又不勝衆楚之咻或者且曰君子不求變俗不知變俗與易俗二者何當而可爲此漫語也韓文公有言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悅乎故不能存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愚能求免於不仁而已其自處則存乎人至其所當行則有　大明會典及家禮儀節在斟酌

而行之一指掌爾夫舉其是者而能行則邪僻之說無自而入固歐陽氏本論意然知其爲非而能去則中正之典愈因而明此孟子所以有感於大人也愚何敢自附於孟子將竊取其意以羽翼夫典禮焉爾而因文以反其本由小以致乎大立德行同風俗庶幾少有賴焉然則大人之全體又特外求哉

冠禮

久無行者故無可指舉而行之在其人耳

昏禮 當革者凡一十八條

母黨爲媒

所謂母黨者女子之母黨也本係至親奚而不可然事勢人必多有不一必以之爲媒不無阻格甚則倚好惡重賄賂無所不至此其作俑必緣丈夫失道婦人主事非此將無以轉移之而然亦一可笑事夫媒以合兩家之好與其擇親不如擇賢但素所知識忠信謹厚者皆可不必母黨必不可母黨也

議昏盛服盛饌

媒往女家議親其成否不可必安得穿大服乘轎只宜便服路近者非官長只須步行不必以轎隨後成固爲雅不成亦無赧色若既已許可復請出一媒如始議狀則虛文可厭蓋前來言而許可者郎爲媒何必又倩一媒也至於女家凡媒至郎不允必以盛餼待之與男家以盛饌請媒而及其室人皆屬不情

議昏以歲

男女婚姻皆欲及時成不成一兩言可決俗議親者動經歲餘成且不堪不成尤爲無謂故媒氏既通郎與定議昏不失時費亦少節至於議親必擇偶月此尤婦人女子之見

星士合昏

古者合男女當其年德俗令星士推合術固不足憑而貪緣賄賂反成不美

行禮以媒

古者媒氏只以通兩家之言及女家許可則行禮只用本家子弟最爲得體若媒氏原係子弟之屬則郎用之無妨其貧家不具禮文者用子弟反多

一事則又不必拘泥也

媒禮過盛

俗謝媒禮用大茶飯始送媒氏家媒氏致之女家女家返致媒氏乃受而送其半於女家及行聘又帶媒禮一分此皆枉死市叔孫通所制良可發笑其甚則又有暗賄至五六十金者俗節歲節則必有餽遺禮筵席至畢姻乃罷皆不爲當禮夫媒豈可無謝須簡便得體或設一席或用盒禮或用折禮

稱家有無皆不得過日用常行之數至於媒氏當
娶婦之三日送禽尤為無謂夫媒之親疎貧富不
一安得槩必以盒禮弗思甚矣

聘禮踰節

古者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所謂六禮者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也宋朱文公家禮并問名於
納采幷納吉請期於納徵以從簡便殊為得體且
今納采問名納吉皆久不行所存者惟納徵（俗所謂過聘）
請期（俗所謂道日）而已雖用物繁多似不為過然禮

有中制備物采修觀美甚至花用珠翠帖用金銀
此何禮耶古謂幣必誠辭無不腆又謂純幣無過
五兩兩今之一端爾推此意也物豈在多

粧奩過厚

愛女而厚嫁之亦出人情然稱家有無自有中制
必曰某物某物出何典耶與其慮厚嫁而溺女孰
若育女而薄嫁厚嫁不已則溺女不止此所謂與
於不仁之愈者也豈曰能愛

昏以晨朝

謂之昏禮者納婦必於昏時蓋取陽往陰來之義
其用燈火時所不可無也而必以士女迎龍童男
執燭已失之矣至用晨朝徒為陰陽家所惑爾

嫁必親送

親迎禮之不可廢者也古者父親醮子而命之迎
母送女至中門父於堂上以女授壻既授女則父
止而壻以女出大門登車所以然者既授女則壻
與婦自為賓主父不得更參之也況送而至於其
家此不必多論但復親迎則親送自不容不已矣

而尤可笑者以舅抱婦忌鞋躡七何為者耶

婦至拜堂
男女迎婦

俗禮婦入中堂則男左女右向上四拜謂之拜堂
時則親友男婦無不在者謂之迎新婦古禮娶婦
質明始見舅姑三月始見廟今以三日何拜堂之
有見舅姑後始遍拜諸親既不得拜諸親諸親亦
不得拜之也何迎之有大昏萬世之始夫婦交拜
共牢而食合卺而飲禮義各有至當舍此不講而

漫爲瀆節然且打花殺跨瓶戲迎龍執燭牽紅轉旛唱歌撒帳成戲笑耳何待有識者醜之

禮用鼓樂

禮郊特牲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曾子問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邱文莊有言昔裴嘉昏會用樂猶有一薛方士非之今則舉世安之矣知禮君子不用可也名言名言至於新壻簪花亦在可已

贄用被枕

婦人之贄不過棗栗腶脩魯君納夫人而宗婦覿用幣春秋譏之錦被非幣耶而士庶家婦女用之於義何取近又益以繡枕鞋襪之類徒道侈爾

昏期過喪不改

曾子問曰親迎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如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親迎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女入改服於外次然後即位而哭又問除喪不復昏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乎初此皆爲女已在塗者言爾若女未在塗則雖有定期自當改卜此天理人心之不容泯者也而或者舍哭泣之位就燕樂之席古者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此而忍爲孰不可忍乎徒取不祥而已若夫借親說見喪禮

贅壻

古人薄贅壻然今之贅壻非古之贅壻也不過以男女既長妝奩未備爲此權宜而不無混瀆之嫌

曠廢之失余亦爲贅壻者故欲與有志之士道之非甚不得已不可也而贅時親送贄後拜廟其失有不待言

接親以弟

姊亡而以妹接之則可兄亡而以弟接之則不可

接面女

後妻與前妻之父母兄弟原無干涉而往來於其家以父子兄妹爲稱終成勉强混瀆不小

喪禮 當章者凡三十六條

燒無常紙

俗諺謂一旦無常萬事休所謂無常猶言不測爾世乃謂無常是鬼使攝死者以去備酒食燒紙錢以送之背繆甚矣

父在主喪

母亡父在而子主喪是家有二尊矣禮文自明世多不考

僧寺扣鐘擊磬於前

術士斜書

溪園公云三者流俗之敝宜屏絕之

借親

李東谷管見曰父母將死人子幾不欲生之時今人反以送死爲後以借親爲急逮其死也禁家人舉哀置括髮之帨而修結髮之好此夷狄禽獸所不忍爲而世俗樂爲之雖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然不爲怪悲夫○或曰凡借親者皆出不得已吁與其不得巳而借親於初喪之時孰若不得巳而借親於未終喪之日然而三年之喪白駒之過隙爾自愛者何樂於不韙

買水沐浴

俗浴屍必孝子以紙錢至井邊買汲此最可笑

棺用川木

此雖必誠必信之事然亦俗見古人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居川不以鹿豕爲禮孔子用魯不以難繼之物供簿正川木誠佳非所謂難繼而在吾浙則天不生地不養者耶而徒爲狡猾者所詐冒達死

生之故者決不泥此矣

斂服左衽

事死如事生豈死而夷狄其親耶雖係古制亦所當更至者裝飾如生時狀余冒不備而以紙錢塞其頸邊空處皆不講於斂禮之故耳

棺中置桃枝米粽蒸底等物

不經之甚

飲酒食肉

設酒食以待客

此所謂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者在禮父母之喪三年不飲酒食肉初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親鄰尊長强食以糜粥少食之可也弔於人是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今乃傾貲產盛筵席以燕客而爲子孫者亦竊食恣飲不暇顧惜族姓親友且議其酒食之厚薄喧譁忿笑無所不至不可之大者○曰遠客何如曰知禮之客必不食於喪家必待食於喪家亦有素飯爾欲行禮能徇俗耶

分孝帛

孝帛何等物而分之與人人亦何樂受之家禮司貨之下服制之具無所不備皆爲有力者言之爾然其具亦只爲有服者設喪主未必有力則有服之人自當各具本服以待成服若無服者自不當服而至有爭長較短者此何意也

靈前掛眞容

眞容出後世佛老陋習旣未必肖其人而使畫師熟視婦人想像模擬尤爲不雅且死後神靈未葬則古有重今有魂帛已葬則有主眞容雖肖不取於知禮君子而乃懸之柩前葬後逐新正懸之堂上至令賓客無所措手足不自知其非也久矣

寫銘旌必隻字

各隨稱呼所宜何拘字之雙隻

雜殯

卒於正寢殯於客位者惟家長耳其餘卑幼當別有殯所今不問尊卑男女同殯一堂混瀆爲甚

成服以五日七日

成服於死之第四日斂殯旣畢四方之賓客來如之何不服而拘忌偶日延緩失時因首對客以此爲愛親耶敬客耶失先王之意矣

成服設燕

成服者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卽位而哭相弔如儀爾不設奠不聚飲今失其義具奠聚哭而燕之夫有服之人旣不當飲酒食肉無服之人又何服可成而有不然者群起而指之曰親死而不成服不察習俗之非而加人以莫大之罪自非道明德立

之夫一國非之而能不顧者鮮矣君子表微況此其著者

服制㕘錯

喪服有一定之制固不可求美亦不可苟且古者布各有升數今所謂麻布實草布爾此則儉吾從衆可也而經帶不辨巾冠各異男子义巾婦人非送葬不蓋頭而制極短小至墓所即棄之不知婦人平時出外必擁蔽其面蓋頭正以蔽面而奠哭男女俱在塗次不論往回正所當用义巾無考至

於梁冠蓋有官者之服士庶平時不服梁冠朝服居喪用之於義無取人亦有言之者而或訴父母之喪無貴賤一詆之爲謬然則天子九月而葬庶人何止踰月也無貴賤一者三年之喪因貴賤辨者儀物之節況今朝服非大朝會不服則喪之冠服雖取法於朝其服之亦必有時經傳所著多士大夫禮下而衆庶恐不無小異且禮謂言而後行事者扶而起身自執事者面垢而已許以面垢而必責以梁冠衰絰古人制禮當不若是之苛也知禮者察之

喪無次

此不可責之平民富貴之家定不可缺

作佛事

作佛事之無益於死者先儒論之詳矣愚謂不特無益於死者使鄙俚禿徒恣其不經而謂出親於地獄視其親爲何如人耶其爲死者之玷亦多矣而俗子迷惑不悟惜哉

殺煞數七

人之死也精魄消散安有一身爲鬼使所攝復返而能害人亦安有每七日見何鬼王之理此皆浮屠氏不經之談所謂輪廻者之緒餘耳使有鬼使攝其靈神而復得返宅孝子慈孫當哀迎之不暇而忍避之也

生命避忌

人之生也形氣聚而有識有知及其死也魂魄離而爲神爲鬼鬼神之說不一據死時而言則寂然而屍者蓋所謂魄也鬼也無識無知者也舉動曆

置非人所爲安能知人生命肆爲毒害而信邪説忘天親欽而不視葬而不送於汝安乎自同於禽獸而已

送葬祭非

喪用鼓樂其失易見至於開路神出古方相及蓬頭仙童男女金銀山之類出古芻靈銘器人多視爲不可無以愚視之皆繁文爾況出於古而實非古無銘器雖近於之死而致死之然神歸室堂致生有所繫文省一分則禮正一分

送葬酒食

弔客燕飲固非矣於送葬復燕客而又於墓舍作席待各煩擾非禮所宜痛絶

窆後具奠

古不墓祭況窆後自有虞祭具奠何爲

覆山

覆山者葬之第三日祭墓也古孝子且有廬墓者葬三日矣人子思親無所不至思而祭之奚爲不可然此時虞祭未了而墓祭又非古舍正禮而爲古人之所不爲何取於知禮者若展墓則初葬之時惟人子之心固不制人使必不爲然亦不可妨虞也

久殯

俗久殯者皆以不得好地爲詞使其委以無好地不葬則當終日惶惶惟地是求矣而從容自得視其柩之暴露若爲固然怠緩妄親莫此爲甚地信當擇豈無正論而敢惑蔭應之說誕妄不經輕父母之體魄重子孫之禍福滅中正之大典崇邪僻之私圖有語以蔭應之說不足憑葬地不能爲人

禍福者則漫不加省且曰朱文公大儒亦以擇葬爲急牢不可破至有終身不葬其親者不知文公之擇葬果爲蔭應乎抑別有說乎葬地果足爲禍福知道君子不敢越分犯禮而冀獲未然之福苟免無形之禍也況萬萬無此理先溪園公謂人言祖父能蔭子孫子則以子孫能蔭祖父葬以時而蕃鬱其邱木剪除其草萊亦蔭祖父一事而久殯不葬死者有知能不痛恨其子孫蒸而爲矣鬱而

爲祟乎近時又有另爲殯宮者失愈遠矣

易服赴燕

居喪決無易服之理大不得已則墨衰決無赴燕之理人召之燕尤爲不知禮況於燕客而復用樂遇生辰而受賀讀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之文能不汗顔乎

服期過限

禮言喪至乎期而止加隆焉故再期名爲三年其實則二十五月而已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

月而禫故爾後世解中月爲間一月遂成二十七月然月亦不計足必計足月則大祥至禫踰兩月又不止間一月矣而世俗服者必滿三年士夫不滿又計二十七足月殊失禮意

奠儀豐腆

司馬溫公曰東漢徐穉赴弔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褁雞徑到所赴以水漬絮使有酒氣汁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酹酒畢留謁刺去不見喪主然則貧貴哀誠不在豐腆也愚謂觀此不惟見奠不在豐以不能備酒食待客爲歉者亦可以釋然矣

至除弔奠

葬有定期士庶人踰月不得已至三月極矣爲親友者情雖甚厚禮有中制賻賵臨奠各有分數二至除夕在月內固不必漬舉在月外豈事所宜而復爲弔奠哉親友相勵以禮豈惟不當弔奠而已至於小祥大祥人子之事親族具祭亦屬過情

衰服出弔

衰無出弔禮有功緦之喪仍以功緦之服臨之今人不問齊斬以爲此孝服於弔正宜遂服以往其失甚矣況三年之喪而弔不已虛乎

未葬除服

禮未有三年而不葬者不得已而不葬則主喪者不除服此先王所以必其時孝子所以著其情之道也而今人停柩在堂綵服燕樂視爲當然未之學爾

未葬繼娶

前妻未葬遂娶後妻何緩急失宜如此古者母亡父在子服母期而以心喪終三年以尊父也子喪未畢父不繼娶以體子也今之人何獨不然

制中文辭

古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何文辭之敢爲冒諒陰之譏以申罔極之痛且以爲譏而況其他著作乎

祭禮 當革者凡五條

生忌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言親死之日也若生日何忌之有即思親之心未必不感時而動要不得忌同於死矣鄉會乃爲士神楊侯慶壽尤非正禮○忌日不當及祖親親之殺也古逮事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愚謂忌亦宜然而張橫渠論忌日只當易服不事事不必設祭殊爲有理蓋母祭既不當及父父祭又不當及祖而祭爲吉忌爲凶入廟後不當更爲凶祭不若已之耳

庶母祔祠

程子曰庶母不可入祠堂其子當祀之私室

墓祭

古人唯展墓蓋墓所藏者魄而魂則返於室堂韓文公謂墓藏廟祭不可亂是也祭墓始於秦蓋因陵有寢廟遂從而祭之後世相沿遂及士庶然野祭而已豈可言禮但由來已久勢不能遽革寒族新定清明展溪園先世墓止四拜仍回廟行祭禮將漸變之恐亦不能盡變也以俟同志者

作福

俗遇歲時禳禱則具牲饌倩巫師雜請諸神謂之作福褻瀆神明之甚者何福之有○或問親有疾宜禱鬼神否錫山馮公善曰論語註云疾病行禱五祀蓋孝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已者昔周公欲代武王死但告于宗祖度黙妻欲代父死每夜止稽顙北辰非若後世宰牛殺牲諂祭非鬼而無益也若欲行禱當師二公焚香拜懇極誠而已神不在賂也觀此則僧人誦經道士設醮收天還愿之

類皆可已矣

拜天地

鄉俗凡事必拜天地亦有供天地君親師神位者禮殊不經自古天子祭天地諸侯郎不得祭矣而況於大夫士庶蓋凡禮拜神明必我之精神能爲之管攝與之浹洽而且應且饗天地之大舍天子疇能爲之管攝與之對越而拜之以爲能敬天地否也然統而言之則天地均非士民所得拜禮拆而言之則地非天比自天子而下古諸侯得祀一

國之地大夫得祀一家之地所謂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者是也今則府有府社州縣有州縣社鄉有鄉社皆地也至於士庶有一家居室則有一家土地所當祀釋此不務而茫然曰拜天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曾謂天地不如泰山乎考之經傳含甲乢無拜天地之文可見矣然則士庶不禮天乎曰出秩刎以供郊社之祭此其禮天地之職分也

通禮 當革者凡八條

燕飲豐厚

士庶之家郎富厚田地所出有限公私徵費無窮豈入爲出不爲客啬奈何每事欲效官司行移一燕會用銀數兩殷實者旣不以爲意缺乏者勉強支持子孫放效多至敗家其初過一客必求豐盛其敝至於畏客上門不知親友來往勢不容已一菜一殽取足成禮止矣堆盤疊卓徒成腥穢若糖餅果花等物尤屬虛費遇一生辰平生不相識者亦送禮上壽設燕張樂甚至稱貸賣田此其作俑實始富家愚謂作法於涼當自富厚之家始庶幾頹風可轉而親友往來皆有實意乃稱大雅

餽遺無節

親友往來餽遺所不可少然不可無節限也吾鄉凡慶生餪女之類動用數十金以紕繆之文書錦繡以猪羊之全體充担盒甚至所謂解縛粽蹄牛之類如奉勘合似非雅道京師翰林官到任同衙門賀禮每位銀八分南京三法司堂上官到任賀禮各用隻鵞況士庶往來可不知所觀法哉

男子褻服

大明會典庶人冠服平定巾盤領衫軟條今一槩戴小帽又不繫條與僕隷下人無異若深衣幅巾雖古制非時制而今人所服深衣又非古之深衣

婦人盛妝

婦人非命婦本不當戴金玉珠翠䯻里盛妝且不論越禮簪插半日始得出門又須半日收拾而服飾華麗稱之亦廢家一事況不雅觀豈惟婦人無識亦男子不能以雅道率之然爾

卑幼稱號

人生名冠字及壯有行道號起於末世然亦必其人德位兼隆或齒德俱高者始有之今纔冠不聞稱字而槩以號著在尊長亦時常稱之恐非所以厚風俗也

婦女見客

爲客者入主家所當拜者外孫於外祖母甥於舅母從母壻於外姑兄弟於姊妹姪於姑姪孫於祖姑母止矣此其於分嚴於情親得入內室者也其餘則不得入內室矣而婦人迎送又不出中門中門即所謂閫門也安得出中堂與客相見哉夫貧家宮室未必深邃便中禮拜即未爲不可亦不爲雅道若宮室既備內外異域而男子必入內婦女必盛妝出外見客混瀆焉爾

不祧主亦不改題

祠堂神主親盡則祧而埋之於墓親未盡者易世則改題之今一槩不祧世雖屢易而孝男某奉祀尙仍舊註若禮記則雖富家亦十分苟簡不可之大者

拜歲失時

親友新歲一拜所不可少除路遠不能遍及外若同處塊土當不出三日之外顧今日拜一家必飲食至暮而歸明日拜一家又飲食至暮而歸必非三日內所能徧而無酒食之家遂不往拜安在其爲親友耶

孝服拜廟

內有家廟外有土穀廟皆歲時所當拜然必須吉服若孝服則不可拜古者喪三年不祭郊之日凶

服者不攺入國門蓋吉凶異道不得相干也若原有喪服而易以他服尤所不可

按右諸條皆所當變革者而久殯溺子老婢三者尤非美俗久殯見前奐溺女見厚嫁條內若老婢則全不列條中非謂其不足列謂不必列爾

續增凡二條

婦人新稱

婦人稱呼舊俗凡年少者皆娘子年大者曰老媽

極爲雅當今一時變稱幾嬸孺人嬸乃妯娌之稱孺人七品封號如母與妻封孺人其子婦亦稱孺人使婢侍雜呼於前安乎輟耕錄謂古之公主宮妃下逮民間共稱娘子歷歷有據杭州城中稱大娘老娘亦覺雅當至人家女子舊稱小娘以老娘大娘娘子例之亦覺穩當今一槩稱姑娘不知姑娘對姑爺之稱蓋有官者之女與壻衙門人所稱耳當爲改正除命婦外仍稱娘子及年長則大娘老則老娘或老媽女子仍稱小娘已嫁則改某娘子

婦人服飾

婦人服飾予鄉舊時皆青絹圓衫青絹大帶並無用金銀革帶者命婦始穿各色補子圓領束金銀革帶不知何時沿襲一槩混用團衫圓領因無分別至用革帶繡補何命婦之多耶考之大明會典士庶妻服淺色團衫帶用藍絹布並無革帶之文合當改正只用大帶色則不必拘藍革帶不用甚爲雅便舊見楚中宗室皆然然則即命婦不

用亦可也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續羊棗集一

續羊棗集序

心之於理義猶口之於味也膾炙人所同嗜而曾晳獨食羊棗得無非口之性哉而先溪園公以名其集昭其獨也山居無事集平日迂僻之談得八卷玩之以爲適然其不合於世俗者多矣因名之曰續羊棗非敢謂能繼美前人其性所獨好則然耳嗟夫以零

星雜語爲書自漢唐宋以來或曰遺事或曰詩話或曰隨筆尊之則曰玉露謙之則曰叢書充棟汗牛不可殫述而逮入我　朝益致浩繁雖雅俗不同莫不足備芸牕翻閱所謂膾炙不足言矣若羊棗豈盡無食之者哉國醫之籠篋枯骸敗骨無所不收一時用之有過於參苓者矧羊棗哉先溪園公有知其以不肖爲續貂否也

聖節禮

萬壽元旦冬至諸節南京及各省郡俱於進表日行全禮至日但行八拜禮不舞蹈不山呼此　太祖所親定後人不知兩次皆行全禮南京則并出表日亦不行全禮隆慶中退齋林公掌南都察院事疏請禮部覆奉　欽依咨至始知　太祖制禮原有斟酌後因復進表日全禮而諸省郡之煩瀆猶未盡釐也至如鄉飲酒禮　大明會典亦有定制而諸郡縣所行皆踵訛陋愚常著爲圖說亦未敢以示人云

南北禮

南北禮不同南人尚左北人亦曰尚左雖屢奉　欽

依竟不能一也高南宇公在禮部時所覆奉　欽依曰我　朝之禮以左爲尊　朝廷之上以東爲左其說甚明而臺省兩衙門從北如故南京兩衙門皆本從南近亦改北余不知其何說矣

拜禮

凡賓主相拜未有並立者觀今鄉飲酒禮可見但古尚右今尚左不同者此爾愚舊辦事兵部入四司亦左右對拜其退而北向者禮之謙爾而不得其意南北之異從此始矣

尙左

古人尙右獨我　朝尙左洪武初年猶以右丞相爲尊也後人不得此意往往錯誤曾見幾大家列祖先神主皆以西爲尊謂之云此朱文公家禮神道尙右也不知文公之禮固非我　朝之禮矣

王文成二十二條

王文成公文章節義政事勳業無不表表其講良知謂知行合一曷嘗不可若謂必行過然後能知知字定兼行字則自是一偏之說然無害其爲文成也而

議者紛紛指之者旣爲不情而褒之者亦未免太過今有美玉於此不免有方寸之瑕瑕固不掩其瑜也作惡者泚之曰有瑕非玉也固未爲然其作好者執其瑕以示人曰此正玉之所以爲美恐亦未得爲通論今之尊信文成者皆指瑕爲瑜也夫自有書傳以來皆以知行對言文成憂天下之徒知者未必能行也則誨天下以力行可矣而必謂知已兼行然則行字又何爲乎

古者謚以尊名節以壹惠王陽明先生文矣其講良知必竟爲文之一蠹若戡亂定國則鑿鑿無得而議欲壹其惠終有所在借曰孔文子且爲文則亦烏在其爲尊陽明也

昔人謂王文成節氣勳業詞章皆足以師表一世惟除却講學一節卽爲完人者指其講良知而言也文成自謂從事講學一節卽盡揖三者亦無愧全人者陽不解言者之意而泛言之也

王文成良知之說與朱文公大相矛盾其爲晚年定論誣朱子也夫孔子之德亦因年而進朱子晚年所

得豈無進於中年者若謂其致知力行之說散見於經傳者盡非而晚年有得又未及盡改日前著述在朱子則朝聞道夕死可矣而貽其謬僞之談以惑後世可與且其晚年旣有定論矣而誠意一章易簀所定乃復尋舊說蔡沈傳書於朱子旣沒之後必得與聞其說矣乃不循其已定之論而乃襲中年未定之說何與至其門人又謂其師與文公入門雖異所造則同夫循朱子之說亦可以入道則陽明又何必更立一門戶而排之不遺餘力又謂其定論之同也由

前之說似於援儒以入墨由後之說似於推墨以附
儒

世儒論朱陸同異必曰朱子道問學而未始不尊德性陸子尊德性而未始不道問學若是則何言之有夫尊德性而道問學中庸之言也五尺童子亦能誦之朱子訓詁之功也至其自脩顧乃以問學爲重而德性爲輕可以爲朱子乎今世浮誇之士固有所言在此所學又在彼者聖賢不如是也朱子爲之乎至於問學亦聖賢所必不能廢者陸子又豈能外之恐

其意向則終以此爲輕而又欲執其說以勝人不覺旨之愈遠如陽明先生曷嘗不讀書不多識但其開口必以聞見爲逃溢自是豪傑一種籠絡人說話學者不察喜其新奇遂忘眞實而且欲爲兩可之說愚謂陽明與朱子其學術同而其說終異朱子心口相應者也陽明象山未免操異說以勝人矣

大學八條目朱子章句明白易知一條有一條工夫不可少也若依文成則格物一言蓋之餘皆贅語耐愚讀陽明文錄固恨其不能通以質之王龍溪公終不領略吳聘齋公謂朱子之格與陽明之格皆能用之亦不可曉聖人之道易則易知吾從朱子而已旨哉林次崖公之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死過然後知乎一言蓋之矣

鄭端簡公謂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爲是而以漢儒舊本爲非此須虛心靜思得之信斯言也人所以指陽明學術之偏者謂其不當言知必兼行必行遞然後能知恐非大學宗旨爾卽從漢儒舊本其說遂可通耶

學術本也德行文章功業皆生於學術而德行有激則爲氣節功業遇變則成壯猷皆學術所致恐不在言不言也吾鄉人 國朝已來語壯猷則劉文成于肅愍公語氣節則方遜志孫忠烈公其他文章德業不假壯猷氣節而純然可範者若商文毅謝文正章文懿胡端敏諸公尚難枚舉獨稱王文成爲眞儒者以其言良知也而良知且爲斯文一厄況言而不爲良知者乎世方徇名則言之不可已也如此

孔門推尊其師無所不至而亦有不善推尊者誅少

正卯辨羵羊萍實之類雖無之不害其爲孔子也而必附會其說孟子推尊孔子無他詞曰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而已王文成公乞宥言官以彰聖德疏只如此可謂文成矣而門人必增損其說曰乞宥言官去權姦權姦欲致之死地逃至海上夫權姦死文成之心豈謂必無然當不在言官之上也言官不必逃之海上而文成逃之亦過計矣不知文成之所以爲文成者不在此也必在此也言官先文成鳴矣

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朱子釋之曰尊德

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不致知此內外合一之學也陸氏未免偏於尊德性一邊故朱子以道問學藥之而世之議者乃謂朱子之學主於道問學而晚年未始不尊德性陸氏之學主於尊德性而晚年未始不道問學其爲陸氏得矣而恐非所以語朱子也朱子晚年始尊德性則前此亦世俗一詞章之士而已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諸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使冉有之問後子路十年則聞斯行之亦孔子晚年之定論與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其不行矣夫朱子釋之曰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道之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由不明故不行也此知行合一之說也從陽明之說則道之不行非不明之過矣故有識者多疑之而世之議

者乃謂朱子之學以知爲外而未始不力行以求諸內陽明之學以知爲內而未始不多畜以盡乎外非惟不足以語朱子亦非所以尊陽明也使陽明而肯少同於朱子也則奚必辨之不遺餘力若是哉孟子以義爲內告子以義爲外使告子之德業文章而傑然於一世則其義外之說亦未始不同於孟子之義內矣而況朱固未嘗以知爲外人未察之耳

年友許南台公有言王文成公憂天下之溺於見聞也故示人以求知於心此誠探本之論然聞見何可

盡廢也人固有傷於飲食者非飲食之必傷也不曰節之而曰絶爾飲食而引道服氣天下之能引道服氣者幾耶知哉斯言此可與知者道也

林對山司空謂陽明先生文字多可罪曾子責子夏使西河之人疑女於夫子而陽明祭徐曰仁文顯然以孔子自居若祭劉養正母辨冀元亨罪詞皆不順劉養正既無君臣陽明安得倘與之爲友元亨何人而汲汲以叛臣爲憂哉

陽明先生刻朱子晚年定論成顧東橋問之曰然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未定之論與

知行合一成德之事若語學則必先於致知行道固難知道亦不容易所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成湯則聞而知之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如對今之講學者言又要把知字聞字皆兼行字說矣不意斯文之阨一至於此

王文成謂格物是格其不正者以歸於正且謂在事物上格所謂事物上格者非於父則孝於君則忠於耳則聰於目則明乎若是則身已脩矣又說甚麼正心若心能格其不正者以歸於正則心正矣又說甚麼誠意致知又說甚麼格物

陳白沙語錄多腐詞王陽明語錄多遁詞

薛文清公讀書錄小本甚多竊嘗讀之皆切近精實非王文成陳白沙二公比今讀其全書乃知文清篤信程朱者也諸小本皆陳王二氏之徒所節蓋去其異己者以是知讀書當讀全部商鼎一臠非具體也況註腳大經而欲束之高閣者哉嗟夫世方謂陸子易簡朱子支離使朱子而果支離吾所不諱也況支

離者爲文清而易簡者爲文成人亦何獨樂爲文成而不爲文清耶

原來王文成之徒所言者皆古人小學工夫古人小學其志向規模已自可觀始使之入大學教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齊治均平其不能者皆放之歸農今謂聖人個個可做只是被聞見誤了你如今不要讀書只是要做好人便是不知要做好人乃小學工夫要做便是是釋子虛談朱子恐後人未必盡得小學之力爲尋出一敬字可以補小學之功

此孟子謂學問本於求放心之意極於學者有功今謂人皆不須別樣只一箇求放心學問之事就完了殊失孟子本意不知求放心只是箇學問的根本能求放心方可致知力行朱子敬之一字正是爲此

南昌之變吾鄉胡端敏孫忠烈王文成可謂三仁矣易地則皆然者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學脩道之謂教則體道之謂學言學則道在其中矣今之世乃有名爲道學者豈道之外別有學耶或曰如今業舉者亦可以爲

道乎曰　朝廷既以科舉取士士非此無以用世則業舉亦道也今之以道學自名者不業舉乎不特舉子也即百工技藝之學亦不可不謂之道何者天下不可一日無百工技藝也非道而何

徐尚書學謨曰大學在親民句程子曰親當作新按左傳親間舊亦以親爲新疑古字通用王文成必要如字解不知聖人立言要於精切非若後來學徒講一籠統套子隨處湊泊也新字與明德之明字相對待俱在教上說猶孟子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若曰親民即與明字不相照

踰論

踰論謂論語中孔子自言則曰從心所欲不踰矩稱顏子則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必到孔子地位心纔不踰矩到顏子地位心纔不違仁其難如此近世講學者於聖賢操存涵養工夫全不理會乃說的都是生知安行的話眞似他已不踰矩不違仁者吾誰欺欺天乎此一段極中今時學者之蔽極爲陽明先生良知之切劑但其別說畢竟歸陽明先生法門

講學好善

今之講學者皆好善惜不明理如近日孫淮海踰論腐舛尤甚而劉小鶴以爲格言刻之南中孫淮海自以爲孔子而小鶴又以孔子視之大率好善之過爾孟子曰我知言安得起斯人而與之正今人論學之訛哉

從祀孔廟

從祀之說亦甚難定愚謂必先明所以祀孔子之意然後可及從祀夫孔子之聖不至於周公也祀孔子

而不祀周公亦以孔子之道在六經爾古者入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聖可以兼師而師則不必皆聖如教干戈則祭干戈之先師敎詩書則祭詩書之先師惟其執藝之精者爾不曰道統所在皆得而祭之以示其榮也然則從祀孔子亦從祀其有功於六經者爾七十子之徒與孔子周旋於洙泗其刪述時豈無一語之力然亦不能盡考矣漢唐而下如曰凡有功於六經者皆得而祀之則漢儒存諸經於秦火之後是郎趙氏之程朱皆其所當祀者矣如曰祀雖以經

猶必考其平生也則周程張朱五子師友淵源之外皆未可以輕議郎今所祀愚猶以爲多矣而紛紛論說至以有之爲榮夫脩德者必以得從孔廟爲榮也後世祀孔子而不祀周公周公愧死矣有國家者以從祀多賢爲榮也則周興之初不如春秋戰國而冀唐宋盛於唐虞夏商矣而宋儒從祀尤多其國祚果隆於漢唐耶夫道在天地古今匹夫匹婦之所能知行而聖賢所不能盡也所謂道統云者舉其盡道之尤者二三人言之爾而道固不盡於二三人也道不可以人盡而事則可徵有明道之事則以明道祀之孔子之事饗不爲崇有行道之事則以行道祀之周公之配饗不爲屈而況又從祀孔子乎周公孔子之事古今未有能兼者也故韓范富文不必不同於程朱而司馬温公獨與說者謂温公通鑑一書可以羽翼六經然則遷固而下皆當祀之矣而温公不以一祀重於韓范富文也與其從孔子而有議孰若爲周公而無疵乎

震澤長語論邱文莊

守溪長語論邱文莊公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親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愚生也晚聞見寡陋不知文莊果有是說見何著典否苐世史正綱一書公所以是非古今褒貶治政自負不淺雖有別說要當以此爲定其間謂韓岳輩雖極一時之選因機乘會一事之中節一戰之成功則有之矣若藉以制虜人之死命復祖宗之境土恐未必能又謂宋人可爲之機在李綱爲相之日宗澤守汴之時若劉琦順昌

之撓岳飛朱仙之進雖有可乘之勢然事之機變無窮終亦不見其有善後之策而果有必成之功也則武穆未必能恢復之說是誠有之若於秦檜則初無與詞其責高宗不能恢復則謂其素無奮發之志應變之才而謂輔之者始乃柔姦之汪黃終則剛惡之秦檜責高宗受女眞之册則謂其心術不明怵於秦檜之邪說而謂檜之罪上通於天及其終也又特書以死若范文正則不惟書卒而從前初無貶詞其所謂多事或專指一事則人非堯舜安能毋事盡善而

武穆固中興名將事既未成則議之者固未得爲確論而今欲指其爲必能成功使彼心服無詞亦安知其無所獨見云然而即坐以高談奇論之罪也

蘇文忠莊子祠堂記

蘇文忠莊子祠堂記辨莊子爲尊孔子者特不可爲法其言當矣而以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爲昧者勦入竊嘗考之讓王歷叙古今尊生而輕祿位之徒正莊子本色語說劍有孟子請齊宣王無好小勇好大勇意安得獨謂淺陋盜跖漁父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接輿丈人沮溺之徒其漫詞踞狀備載論語然則論語亦詆訾孔子者耶孟子曰不仁者不可與有言也安危利菑而樂其所以亡盜跖豈惟不仁而已吾夫子之說不行於盜跖咨何傷而下章凡言之似盜跖者曰滿苟得曰無足其似孔子者曰子張曰知和意可見矣合盜跖說劍二章而觀之可見遇其人雖淺說亦行不遇其人雖聖言亦無如之何孟子曰子好遊乎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莊生之所以尊孔子抑邪說而自肆其志者蓋有道矣而要不

可以爲法知哉一言非文忠其孰能及之

葬經

世傳葬經郭璞所著予讀其書實淺陋無意使璞爲之卽不經必有可觀及讀文獻通考相墓書載八五經謂黃帝所作狐首經謂景純所序續葬書靑囊補註謂景純所撰有識者謂其皆出依託而不載葬經則知此書之出甚晚其非璞筆可知矣若其他書淺陋尤甚俗子不足言而士大夫且信之不啻聖經賢傳不知其何說也

四子論葬

葬書之學皆云無出郭璞之右者今盛行皆璞書也按璞傳載葬母事甚奇世傳謚不誣矣璞未幾爲王敦所殺若謂禍福皆係於葬則璞不應擇凶地以取禍若謂禍福有定數或他有以制之則葬地不必擇矣嗚呼璞自用其術尚如此況後遵其遺書者乎此晁公武之言也古人建都邑與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詩所謂望楚與堂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蓋自三代時

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疎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烟之聚此誠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爲城郭道路溝渠爾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廻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鐘東應木華于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此決無之理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禀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塚中枯骨所能禍福如璞之說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子孫率以衰微則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方且謂其遺書而尊信之不已惑乎此羅景綸之言也栗木之華於春與栗之芽於室設諸木皆然則是大氣所

致自非獨感以此例彼何用擇地而葬若謂天地間衆木之中惟此一種栗木得乘生氣獨應獨感而他木不然則亦可槩謂天地間衆骸之中惟有某等一骸得乘生氣獨應獨感而他骸不然矣以此例彼則是有一等骸必宜擇地其諸骸不必擇地矣其可乎哉銅山之銅冶器必多一鍾獨鳴而諸器盡寂如衆子喪母而一子獨悲其於感應既有遺漏且山之栗生而室之栗死山之銅生而鍾之銅死木華而栗芽銅崩而鍾應則是生者感死者非死者蔭生者也其

於喻葬益舛蓋葬之一事大約謂骨得生氣則必靈靈則必蔭其子孫而不他應此說稍爲近之若是則葬而不得生氣者即不靈不蔭止矣何爲應以諸凶耶此田水月之言也葬師之動人以禍福其說尤恠人之昌隆盛熾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絕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

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此方正學之言也墓地之不能爲禍福盡於四君之說矣而田之言有以盡景綸活氣相感朽骨不能感生者之蘊方之言足以補景綸言天命而不言人事之缺嗚呼使墓地果能爲人禍福亦必與天道人事相參夫其不能既已較然顧舍曰惠迪從逆而重此也陋矣

弓法

古六十萬寸爲一畝方一步長五尺濶五尺計二千五百寸積二百四十步則得六萬寸然則弓法當以五尺爲正今皆六尺不知起自何時

父妬子

或曰世情讓酒而矜棋今多以酒量誇人至有飲已大醉而猶强飲者世情妯娌賭拙今則姑妬其婦世情同進忌才至於父未有不欲其子之勝己者故稱人之子曰跨竈古人不避也今之爲父者每事必誇於人曰吾勝吾子人或賢其婦若子則勃然怒面譽而繼之曰惜爾子婦未能則欣然喜見於色嗚呼孔

子嘆民有三疾而或亡豈虛語哉

立法行法

立法貴簡行法貴詳立法貴恕行法貴嚴

萬一樓集卷四十九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續羊棗集二

村社訛字

鷲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雞栖對掩扉桑柘影斜村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余幼讀千家詩如此近讀諸部皆作春社恐春社時稻粱未必肥也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遺黃鶴樓余幼讀古文大全如此今諸集皆作巳乘白雲去則二句似不相關此亦亥豕之易

見者而日以傳訛其他又何足怪也

許石城詩

許石城少卿詩一聯平生愛我無如酒凡事輸人不但棋惜不見其全篇

陳石亭詩

陳石亭太史贈僧半峯遊方詩松葉蓋頭身面壁藤梢纒膝足穿雲祇園不用金鋪地般若何須玉篆文拘虛集中不載

三體唐詩

三體唐詩以景物爲實情思爲虛謂開元大歷多四實華麗典重之間而有雍容寬厚之態所以爲妙稍變然後入於虛間以情思不以虛爲虛而以實爲虛所以爲難大中以後多前虛後實終未及前兩體之渾厚若前實後虛則易流於弱唐人此體最少此所謂以驪黃牝牡相馬者然初學近體要亦不可不知之也

薛貢士詩

張右渠稱薛方山憲副乃郎除夕詩今宵得酒娛殘

臘明日逢人說舊年

工部九日詩

杜子美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句詩家多言其工且以翻案爲喜愚意此聯氣弱且帽即冠也豈帽字或誤耶曾與朱明虹憲部言之頗以爲然隨扣余當作何字余遜避終不敢言而意則欲改吹帽二字爲垂雪或即作吹雪爾

憑虛閣對聯

雞鳴寺憑虛閣江都褚監生柱聯層霄飛閣俯萬井

樓臺烟雨一天堪對酒孤鳥斜陽帶六朝山色英雄千古幾憑欄

任考功對聯

任考功翰對聯小樓外千古此江山問漢闕秦宮安在大夢中一霎如風雨不禁歌趙舞何爲

葡萄詩

吳仕徵葡萄詩漢使傳來異國秋茂陵旋起大宛謀玉關多少征人淚羸得西風顆顆愁徐生爲余誦之

杜詩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晝眠思意憶弟亦思家中事耳縱當時弟不在家故以對思家畢竟意思相近非詩家上乘也何不作憂國有多少意味

黃鶴樓詩

崔顥黃鶴樓詩古體也而諸家皆以爲律不知何意獨古文大全收之而首句作昔人已乘黃鶴去似於文義爲順夫唐人律體甚嚴凡不粘與不偶者皆古體也而曰變體曰蜂腰曰偷春曰盛唐多作此體取瓊以投之瑶而多爲之名孰若歸諸瓊類之不費夫詞乎若曰古與律氣格自然不同不在粘與對也則愈不可曉矣

張羅峯詩

大學士羅峯張公未第時上守廵諸公遊雁蕩詩海内名公集鴈山草茅何幸得躋攀林間淨掃豺狼道天上雄當虎豹關　玉華尙多廵幸地金尊未許破愁顏汎湖廊廟心相似莫謂漁樵盡日閒又杭城城隍廟懷古詩鷓鴣啼罷野棠開千古英雄盡草萊南渡可憐無社稷西湖依舊有樓臺山從伍子祠前斷水向嚴陵灘上回試問江雲與江鳥爲誰飛去爲誰來雄渾感慨自是不羣

杜鵑詩

蘇東坡評杜工部杜鵑詩意非不美然終不若王誼伯以首四句爲題下註覺平雅且不廢詞即如東坡所解註之題下何不可之有

題竹

陳石亭編脩爲人題竹詩種竹不須多種多令人俗瀟灑兩三竿清風自然足顧東橋尚書續之曰誰云

種竹兩三竿冷淡蕭疎不耐看種竹須種三萬頃掃動一天星斗寒

劉福井

劉福井珠爲郡王題十八學士圖詩昔聞瀛洲在海上今看瀛洲在畫圖瀛洲縮入丹青手風景眞似人間無瀛洲神仙人不見瀛洲學士人相羨太平官府即神仙況乃學士文章彥十八人中誰數冠房杜善謀還善斷嗟嗟敬宗何足數十斛麥收天下亂君不見太宗神武起義兵重光日月淨風塵寰宇耕耘皆

樂土朝廷獻納重儒臣又不見學士雍容白玉堂開陳禮樂稱帝王草檄不聞宣召急看花寧爲簿書忙畫工窺此意不俗千古人文傳面目年來筆力更奇古好寫唐虞九官十二牧劉公安人大學士江陵張公先輩也年六十有六始登進士第又三年始授戸部郎會試張公爲考試拆卷得其名大駭急閱卷雅似少年無不驚嘆初困場屋久每下第造張公必有作如曰始知相府深如海不使山人醉似泥又曰相府勳名青鬢少故人心事白頭多及第進士有曰欲知座主山如壽須識門生雪滿頭皆沉響可誦惜不見其全篇云

舜傳詩

從兄舜傳作詩頗有警策絶句如登山曰鎭日登山興未闌數峯猶似霧中看漫遊不在窮巓頂只此歸途已自難盆菊曰子立西風瘦倚臺只緣無地託根荄金錢錯落身增重自有將絲取竹來燈花曰世情應不到燈花纔放相將喜慶家愧我年來愁避熱偶然開到尙疑差皆其一時漫筆

改別號詩

養虛舊號不曾陳新號雲雲只此身認得本來眞面目呼牛呼馬任他人徐子淸詩也子淸名渭舊業舉有聲後遂落魄詩文字俱爲時所重

叢臺詩

叢釣河布政侃登邯鄲叢臺詩一上高臺思渺漫飛雲極目盡邯鄲直從霄漢攀樓觀遥指山河走魏韓芳草詎知人脫穎野花如笑客盤跚連城不照長平路落日陰陰故壘寒雄渾感慨眞古作者聞有刻本

惜不得見云

赤壁詩

杜牧之赤壁詩只言其勝中有敗即四皓安劉是滅劉意也許彥周乃謂孫氏覇業係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没了二喬固哉許叟何其不善言詩也詩所以優柔平中言近指遠而醒人心目者正係於此言二喬而社稷生靈俱可知矣必曰社稷生靈也然則指銅駝而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與言此座可惜者謂社稷生靈發耶謂銅駝與一牀發耶

惟苕溪漁隱謂項氏以八千人渡江無一人還決無復興之理以此病其卷土重來之句寔爲近之然此意豈待人言即項王亦自言之矣詩本人情發乎性情止於理義皆本其至者言之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此項王之至情也不因其成敗推本子弟共事之義始終如一父老子弟之至情也感時弔古慕才憐傑而爲之死中求活此英雄之至情也牧之豈不知項氏之不能復興亦豈不知項氏之死爲不足惜一時弔古意自如此觸景而發不暇他顧英雄豪傑之襟懷固宜然也

樓對閣

許渾以日沉閣對風滿樓杜甫以吹帽對正冠樓亦閣帽亦冠也薩天錫詩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山東一老叟獨病之薩詢之曰聞與聽一合徽因改聞爲看然則許與杜其亦未逢山東之老叟與

退之用韻

六一居士謂韓退之爲詩得韻寬則横溢旁出得韻

窄則反不出而愈險愈奇以爲至工愚謂不然詩韻寧可出入以退之之才窄韻旣不爲所窘寧復以出寬韻爲奇必當時韻書不同今所傳雖曰唐韻其實經宋人通併安知無更竄之者人未之察爾

文昌圖

舜傳資稟穎拔惜以衣食不足奔走四方不專於學落魄一生曾爲人題文昌圖意甚正姑記於此嘗聞傳說爲列星騎箕尾之說因閱天文圖觀象於箕尾之間而辨認之蓋未以理論也要之未有傳說先有

是星謂星降而生說說生而應星是未可知也至於王良合鞭策於奎狼之舍造父合車府於危縣之次草不皆然然亦未有是否於其間者按文昌星列紫微垣旁少輔上輔三師與俱實上帝文章之府司籍之地也士之祈昌乎文者禮奉之是矣特不知圖爲人象儼然冠服果何時何人抑何意義而爲之者也讀其書曰蜀梓潼北郭張仲子上帝以君世業儒封宏人帝君掌士籍以故祀爲文昌豈亦星降而生君君生而應星也耶疑之與信倘未相半而況又加之

以圖象乎或曰做道家星宿閣之制而爲之者與曰非也古之祀祖考者必有尸圖是象而禮奉之者義蓋以此愚因原作圖者之意君其鑒禮奉者之心焉

古詩上乘

高安況公叔祺選古詩上乘首五言古次古樂府次五四言古次言排律次七言排律次五言律次七言律次七言古次五六七言絕句古樂府收及李太白柳宗元韋應物諸名家至於菩薩蠻憶秦娥諸作而白紵採蓮等曲又收於七言古內至於梁元帝折楊柳眺銅雀臺諸作又收作五言律七言古又列之律後夫旣曰古詩收及近體已似可異而參錯如此謂得上乘其然乎哉

滄溟集

濟南李公攀龍太倉王公世貞相推許以文學自詡世無足以當之者偶得滄溟集讀累日非不偉其脩辭之古而用意之深然去韓柳歐蘇遠矣自春秋戰國而下文雖不同莫不明顯條暢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今但取漢魏以上

辭事影響模倣使不可讀以爲善學古人也此求聖人於牛首蛇身者爾若其擅場處自不可掩要不在不可讀也

李滄溟汪南溟二公爲文皆學史記雖寸楮隻字模倣逼眞此所謂拙盜爾有相馬於驪黃牝牡之外者二公其得爲上乘乎

李滄溟論文

李滄溟謂　國朝作者無慮數十家稱於世卽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脩詞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

晉宂毗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脩詞理勝相掩彼豈以左邱明所載爲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此其意在宗左傳史記殆未闚宋潛溪之論焉爾潛溪謂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榛莽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恐未知文然左氏史遷孟韓之優劣則不待知者而後辨爾朱兩涯謂今之作文者必曰先秦兩漢左

氏不知文章與時高下典謨訓誥已自不同古今文評安可盡了一言以蔽之曰辭達而已矣吾不敢謂兩涯之論過於滄溟然辭達而已則孔子之言也余同麓曾謂余言今人舍韓柳歐蘇而直學史記不知韓柳歐蘇固善學史記者也此四君子之論知者擇之

士夫習尚

今之士大夫無有不言佛老談陰陽家術者每至一方攺學遷治自謂郭璞復生偶旱祈雨愚謂儒者自有正禮而召巫師設雷壇無處不然觀風者可以一慨

革華傳

韓退之革華傳視毛穎傳不大相遠而集中不載郎外集亦不及之文亦有幸不幸與

郊社分合

國初分祀天地後復合祀至嘉靖中又復分祀看來天地之祀不可不分亦不可不合特不可以地與天並列爾合祀時以天爲主以地爲配西向　太祖爲

配東向從祀則大明夜明星辰風雲雷電雨露霜雪四時五行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城隍五祀司命百種諸神皆不可少故記曰祭帝於郊而百神受職焉安有從百神而獨遺地者至祀地則從祀只及附地諸神而配之亦以　太祖圜邱合祀則尊統於天方澤分祀則專主乎地聖人有作不易斯言矣

九卿

漢魏以尚書并合僕爲八座　今制大部都通大稱九卿而近見表文往往有八座之文豈其以六尚書

合左右都御史言之耶抑亦徒襲前人之詞而不暇顧今之制耶至有所謂曳履之班者詢之則曰用鄭崇故事也然則餘官皆跣足耶

松柏檜辨

松之身鱗甲盤剝其葉或二針或三針有五針者其脂入地爲茯苓琥珀栢身則非若松之有鱗矣其葉則或圓或匾或刺或下垂如纓自與松不同檜則身微似松而鱗微薄葉如刺栢而更尖硬故人亦呼檜尖近至南都見士大夫多呼柏爲檜亦有呼栢爲松者物之易見者尚然況其他哉此君子所以貴格物

也

龍窩頭

曲靖道中見一輿役髮如氈塊問之曰龍窩頭也予曰夷習僤櫛貪不自愛爾對曰非也生不可櫛櫛則成病且今日櫛明日復然有惡而剪除之者則病狂奔水火不自知此役蓋兩剪髮矣亦有富而龍窩頭者舊所未聞也記之

赤草

漢誅淮陰侯於未央宮其地丈餘草皆赤至今猶然劉小鶴學憲謂聞之王三衢尚書此亦一異正與青塚相類豈其怨忿之氣鬱蒸而然耶抑傳之誤耶

甘州城異

萬歷初年中丞石公茂華修甘州城西北一邊挖出小棺木皆尺許內男婦官民異狀或老或壯或有髩或無髩衣冠皆鮮明始以爲百十具僞另爲一塚埋之挖不能了遂罷工只以磚包其城而止此不知何故人莫有識之者

鷓鴣

舊聞鷓鴣聲乃行不得哥哥五字由貴州達雲南其鳥甚多而聲不類詢之鄉人謂爲光打打三字豈此鳥有二種耶從不知此鳥何狀偶於易門道中見之蓋山中人養以爲媒者時冬月以氈裹其籠大抵似母雉而差小籠者謂此鳥鷙占必獨處一山以媒置山中使鳴巢聞來撲則以網捉之鷓鴣欲獨占一山而不圖身爲人所得此亦可爲廣地者之戒云

張江陵考滿文

張江陵在　內閣考九年滿南京九卿舉賀翁見海公時爲南禮書主爲文時有稱其文之佳者索觀之大意謂宰相九年考滿自禹始以江陵德業比禹而以皐陶伯益自處余謂孟子稱舜之相堯二十有八載亦嘗過九年矣何以知其不考滿今爲相者得比周公傳說可矣而必曰舜禹此何等事而爲人臣者敢以許人哉漢賜董賢誥有允執厥中之文識者以爲駭不意我朝士風其下如此是科鄉試應天府以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命題人猶不解其意及觀此

文殊令人竊嘆而且有誦其文之佳者世未知所終也筆便錄之以附辨姦之末

旌表說

騰越吳同知宗堯卒二妾從焉當道議旌之愚謂敬姜所以數文伯之曠於禮者以內人之行哭失聲耳二妾自盡其去失聲於哭者遠矣以是旌之不惟不足以彰二妾之美而適以表夫子之僻議者不予是也元謀李氏二姐以養母老不欲嫁其妹四姐效之已受聘遂自縊有司請旌之愚謂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婚姻人道之大端養母固可以爲孝而嫁夫亦可以養母況母自有子徒死何益此亂常拂理者不足掛之齒頰李氏二姐仍當以禮諭令出嫁而當道竟有旌之者夫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欲人望而趨之耳旌是二者則凡夫死者皆當自盡而有母之女皆不當嫁去常道遠矣或曰爲其賢於偷者爾夫俗不可偷亦不可激矯枉而過其正則枉者愈枉爲其不能從也敬表之以附孟子少陳仲子之義

脩己以敬解

論語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君子學以致其道皆一[illegible]大法今之學者解脩己以敬作脩己者用敬則下文以脩己者用安人安百姓乎蓋脩己亡大學所謂自脩敬即大學所謂[illegible][illegible]脩己直至於敬乃可爲君子下文安人安百姓皆敬之功用道之末得而此志已立必隱居以求之不隱居不足以求志也志之既得則有道可用乃行義以達之不行義不足以達道也今之學者多解作隱居時則求其志行義時則達其道

相去遠矣學以致道朱子之解自明其曰二說相須謂子夏與尹氏二說縱不得其說而添學又不可不致道一意文義雖備而非子夏本意矣

曾點言志章

凡言志者心有所之而勢未能遂因自偈曰他日得志吾欲云云故曰志也若曾點暮春云云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孰其禁之必待人之知我始可爲與或者又謂得隨時之義者可以窮可以達是則然矣顧孔子抑以行義之誤而曾子對以隱居

之事夫乃所對非所問邪不知孔子問則何以哉曾點謂與乎三子者之撰以用也撰具也孔子所問曾點所對皆用世之具意謂三子用世之志或以治國或以足民或以禮樂其具如此我則異於是惟於暮春偕童冠浴沂風咏而政自行此無爲而治之意所以曰堯舜氣象所以言春而不及三時者或當其問答正値斯時故即以爲言爾如謂孔子取其自樂則方以用之具抑人而反取夫不志於用世者則是僞問而故與之也豈聖人立教之意哉或曰點疑求赤非邪則其所志明非爲邦矣不知點爲此問爲未明爲國以禮之言疑夫子之哂由是哂其爲國故云謂夫子哂由之爲國而不哂求赤豈求赤所言只是在治於下者不是得諸侯而爲國與非疑求赤所爲是隱居自樂之事也知以足民會同爲隱居事何曾點之昏昧至此此不俟與知者道也

謝顯道說論語

謝顯道謂一部論語只師晁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

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此意不可曉豈有爲而發耶

萬一樓集卷四十九終

萬一樓集卷五十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續羊棗集三

王謝史傳世系表

晉南度後王謝稱世家謝獨夏陽而王則臨沂晉陽兩族並茂讀史每生疑眩作王謝史傳世系表其不在史傳者固不能考也嗚呼深山大澤有能有虵晉陽無論矣臨沂夏陽子姓繁衍其人倫之美忠孝德業勳名文蓺豈不卓爍照映史冊而悖逆放恣為楣宇累者亦時有之顧殃慶各歸其分天道固有不可爽者而國勢偏安累經革命故家遺俗仰思周漢有深慨焉

瑯琊臨沂王氏世系

一世　二世

仁　融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祥　肇　倖

夏

覽　裁　導　悅　[illegible]　嘏　恢

馥　根

烈

芬

[illegible]

恬　○悅闓

混　誕　詡

僱　藻

愆　瑩

攸　亮

[illegible]

洽　珣　宏　錫　僧亮

僧衍　茂璋　冲　瑒

瑜

僧達　道琰　融

[illegible]

虞　深

柳（一作翀）　猷　瞻　長元

僧遠

孺　遠　僧祐　籍

微

默

鑒

某缺名

○智闕

孚

湜

僉

通

勷

質

囦 寬

惠

恢

○協闕

蓉 康 泰

華 寰 長

俢 一作

某缺名 鴻

懌 現

瑜

舍

基

會

敦

○敦嗣

應

舒 晏之 崑之 陋之

允之 睎之 肇之

正 曠 義之 元之

疑之

徽之 礥之

肅之

操之

献之 靜之 悅之

奐 頤之

胡之 茂之 藝之

恢之

璜之 秀之 峻 琮

玩

昇之 延之 倫之 斯

粲之 按延出繼粲之粲不知何人子姑附此

耆之 [illegible]之 鎮之 標

宏之 曇生

普曜　晏　德元
德和
詡
羅雲　思遠
羲之　偉之　韶之　瓘
彬　彭之
彪之　越之
臨之　納之　准之　輿之　進之　濤　猛　緒
續
瓌之　逖之
圭之　顥
翹之　肇之　泰之　元宏　素
彥
琛　稜
侃
渾　戎　萬
與
雄未詳左誌子

乂　衍　元
澄　詹
微
惜未詳繹子○戎嗣

太原晉陽王氏世系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澤　昶　渾　尚
濟　卓
湛　承　述　坦之　愷
澄　汶
宰
愉　綏
國寶　納
忱
禕之

萬一樓集　卷五十　九

柔　沉　浚　道素崇之

遐（未詳諱子）　恪　欣之

臻

歆之

騊　佐　嶠　淡　度

詢　濛　蘊　華　和

脩

恭　簡

曇亨

陳郡夏陽謝氏世系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衡　鯤　尚　康　肅　靈祜

裒　弈　○尚嗣

泉　康疑　○康嗣

靖　○肅嗣

虔（晉書作靜）

奭　○華嗣

和言襄兄子未詳別有兄或即奭子姑附此

萬一樓集　卷五十　十

據　朗　重　絢　世基

琨（未詳諱子以奐偏傍同附此）

瞻　晦　皭

允　曇（名裕）　恂　孺子　璟　徵

元

玩　奐　靈運　鳳　超宗　才卿　藻

幾卿

安　瑤　該　承伯

○該嗣

模　澹　璞

純　勔

述　綜

約

緯　朓　譓

琖 肇 峻 (昭)(泝)名 莊 颺 朏 誒 謥 哲 題 瓷 瀹 覽 元大僑 禕 札

萬 部 思作 愻 曜 ○嗣 峻 混 石 汪 (明)(慧)(島) 鐵 逸 沖 方 明 惠 迪 惠 宣 舉 嘏 儼 伷

王謝世系終

川 朮 子 除 學 ○嗣 汪 ○嗣 靜

鄉飲酒禮席次圖說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大道所在今人以節文爲末務而弗謹也鄉黨曲禮諸書可不列於學宮矣況鄉飲古今盛典行不著而習不察可哉爲鄉飲酒禮席次圖說圖九說七總說一共爲一篇隆慶庚午冬日諸暨駱問禮序於定遠公署

考定古鄉飲席次圖

僎　主

賓　介

按禮稱四面之坐以象四時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坐主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仁義接賓主有事又曰賓必南向是故天子之立也左聖向仁右義偕藏也又曰介必東向介賓主也考定其圖當如此蓋古人尚右也三賓席次未詳

見行鄉飲席次圖

僎　主　賓位亦可此介位　司正

三賓　賓　介

按古人惟童子隅坐有憂者側席而坐鄉飲盛典豈其習童子之節而自同於有憂者哉讀禮者泥西北西南之文而不及南向東向之旨倡訛踵陋亦可哂矣

考定大明會典鄉飲席次圖

大賓	主
僎賓	介

按　大明會典載主賓知府州知州縣知縣如無正官以佐貳代位於東南大賓以致仕官爲之位於東北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於西北介以次長位於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爲之位於賓主介僎之後司正以教職爲之考定其圖當如此但我　朝尙左賓位東北則主當在西南可知而仍云東南古介以輔賓願以次長爲之而居下僎以輔主顧以年高爲之亦曰賓而居上且既曰次長則當居主之下矣而反

在左若曰介亦賓黨則主人又全無輔恐非祖宗參酌古今之本意豈當時寫錄之訛纂緝諸臣未暇考正然歟

大明會典鄉飲席次圖

三僎 二僎 一僎 大賓 僎賓 一賓 二賓 三賓

僚屬

司正 主 介

賓從

按此 大明會典圖也一賓二賓一二三僎之名古所未聞或當時以義起而事例中又不載大賓非一賓乎古介卽二賓從 會典則僎賓郎二賓矣又何一僎之云且三賓明開位於賓主介僎之後而與僎並列教職州縣屬官平時或可假借大禮所在自當從正府又不必言矣而與主並例又不見之事例且所謂僚者誰與州縣弗言府僚居傍而屬官反與並位行道之人知其不可矣此係寫錄之誤無疑

擬定大明會典鄉飲席次圖

三賓 賓 衆賓

僎 主 二僎位此

三賓官尊附此

介 司正

僚屬

按參酌古今其次當如此賓位東北介以次賓爲之位西北俱南面主位西南僎以佐貳爲之位東南俱北面三賓位賓左西面司正位介右東面衆賓次三賓衆屬次司正有二僎則位僎之右三賓官尊則位介之右皆稍後二僎從會典義起以盡僚佐此皆明白易見意 會典所以改位賓於東北而復添二僎三僎之意本欲若此當局者未竟其說而秉筆之徒狃習聞見未盡歸正善學禮者以意逆志可也

儗定鄉飲席次附圖一

介　賓　三賓

各屬　衆賓

司正　主　僎

恐碍讀誥則主位當少偏近僎

儗定鄉飲席次附圖二

賓　介　三賓

衆賓　各屬

司正　僎　主

儗定鄉飲席次附圖三

三賓　賓　介　衆賓

司正　僎　主　一僎

按參酌古今前圖正矣更附此三圖備變通也

爲司正言則府從前圖州縣從此三圖乎

擬定鄕飲席次附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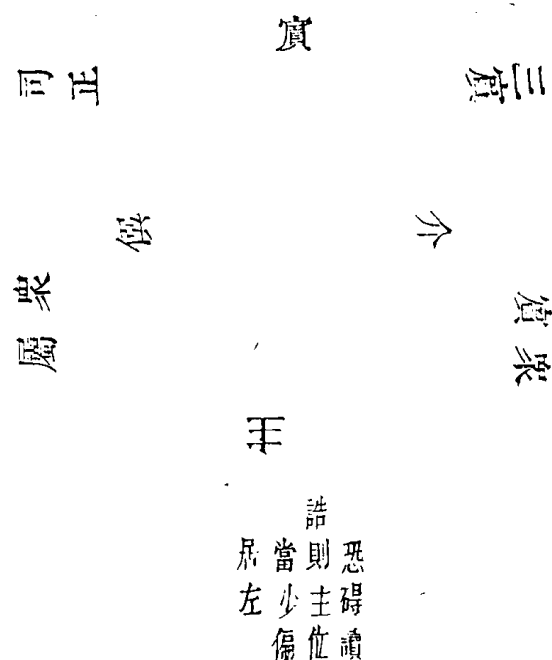
三賓

衆賓

賓

介

主

恐碍讀誥則主位當少偏居左

按魯哀公問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晩乎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夫古者合男女必當年德使泥乎其極而不得聖人制禮之本意則豈惟晩哉年德之不當其爲男女之累亦久矣鄕飲老老而賢賢貴貴之義未始不行乎其中使泥於禮文而不通其意萬一通顯者爲賓白衣人爲介府佐貳署縣事縣佐貳爲僎亦可並列而無別乎聖人之制禮不過擧其大綱而會通潤色則亦存乎其人而

已故更擬此圖且似不失古人四面之意善學禮者出入於數圖之中而可不拂乎古 今聖人制禮之本意矣至於拜位從 會典則猶尙右此洪武初年禮也後改而尙左則賓黨居東而西向主黨居西而東向所不必言矣

謹按 大明會典鄕飲酒禮事例一欵如有不遵圖序坐者以違制論至其圖次開載雖未甚明然其大意則已可見不知天下郡縣胡爲尙沿先代舊制而且於舊制講尤未精夫禮文明白可採縱欲從古不當爲四隅之坐況古人尙右我 朝廷變而尙左則其次自當不同故會典明開大賓位於東北此正所謂得與民變革者而尙爾承訛無怪昔人疑周禮爲周家未行之書也夫所以鄕飲將使民觀感而興於孝弟者也方今達禮莫不尙左而獨於鄕飮尙右且復尙隅而主居客上佐居長上民且疑懼之不暇而何與起之足云果能興起將必位長者於右位少者於左而且相率爲古人童子之禮

孝弟未成而先入詭異之習矣謹次爲圖說以俟好禮之君子雖然從古則古從今則今參酌之論似非分義然與其反古而不當孰若酌今而協宜安於不當而不安於協宜何也上世寡過之民當必有出於按圖刻舟之外者矣

鄉飲圖說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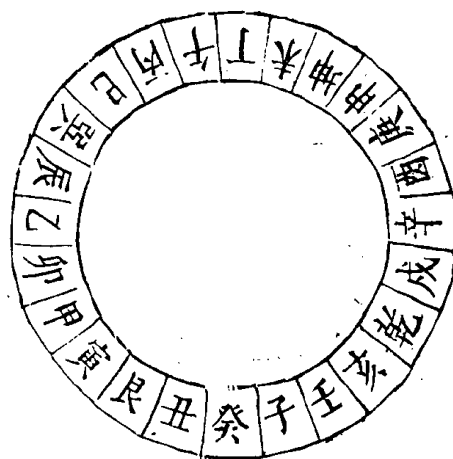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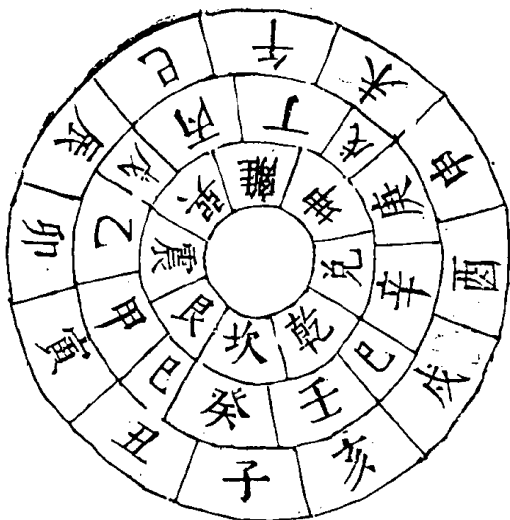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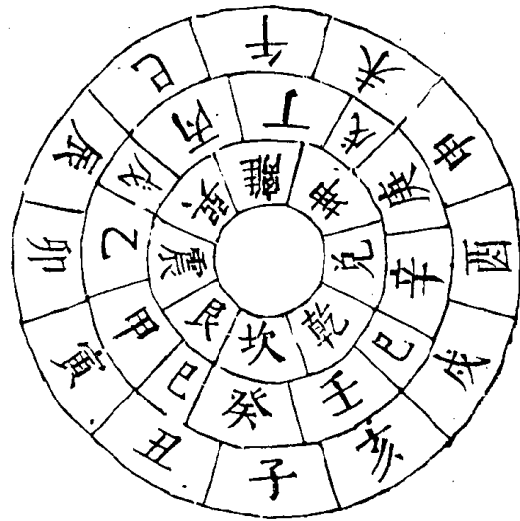
方向圖說

二十四向圖

子 癸 丑 艮 寅 甲 卯 乙 辰 巽 巳 丙 午 丁 未 坤 申 庚 酉 辛 戌 乾 亥 壬

十二向圖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十二向圖

方向之說所不可廢也而均分爲二十四不知始於何人不待知者可知其說之誤也何者陰陽之氣列而爲卦在天爲干在地爲支要之同運並行而無少欠缺不相假借卦之所至而干亦至焉干之所至而支亦至焉特其先後分限各因其體而錯綜不一焉爾非支之所在干與卦卽爲避位而干之所在卦與支卽有遺氣也而均列之爲二十四此何說也且舉卦而遺其四舉干而遺其二曰土居中央戊巳土也故不列於四方然則辰戌丑未非土乎坎離艮兌皆土乎吾殆不知其說矣嘗揣摩之方向起於地故以支爲主是十二向者其正也非遺乎干與卦也包干與卦而言之也而甲庚乙辛丙壬丁癸坤艮乾巽十二向者堪輿家所謂縫鍼也在十二向交禪之間十二向不可名而錯舉其一可名者以名之非可與十二支並列而均分之也試究其說十二支之位所不必言也甲始於寅而終於卯之十分之二乙承乎甲而終於辰之十分之四丙始於巳而終於午之十分之二丁承乎丙而終於未之十分之四而戊則半寄

於辰半寄於未而皆居其後十分之六焉庚始於申而終於酉之十分之二辛承乎庚而終於戌之十分之四壬始於亥而終於子之十分之二癸承乎壬而終於丑之十分之四而巳則半寄於戌半寄於丑而皆居其後十分之六焉若卦則坎離震兌居子午卯酉之正而左右各餘十分之一有奇乾巽坤艮則補其四隅之空此皆氣之自然位之一定有不待安排布置而然者是故以寅向言之謂之甲可也右後十分之八有奇謂之艮可也左前十分之一有奇謂之

震亦可也而唯謂之寅主地而言也唯前而寅卯交禪之際謂之寅則遺乎卯謂之卯則遺乎寅而千當乎甲卦當乎震然謂之震則卯辰交禪之際亦震也而其稱混矣故以甲名之取其獨也後而丑寅交禪之際謂之丑則遺乎寅謂之寅則遺乎丑而千當巳思交禪之際猶夫支也惟卦則適當艮之中故以艮名之亦取其獨也餘皆倣此此二十四向之說也是故十二支者向之正包于與卦而言之也其于卦十二向則兩支交禪之際支不可名而錯舉其一可名

者以名之所謂縫鍼者也謂之縫鍼雖各其一縫之間爾非與十二正向並列而均分之也其戊巳坎離震兌之不與於向者偶不當十二支交禪之際與當之而不可專名爾非不列於四方也此二十四向之說也實則十二向也後之人不察其實而徒徇其名曰二十四也遂均分而並列之而於天地陰陽運行各足之妙皆齟齬而不可入而且相沿之而不察也毫釐千里非一日矣或曰戊巳之各分爲二何也曰寄旺於辰戌丑未土之道如此也而未嘗中央之令適値乎坤寄旺於四方而尤旺於此故丁之後繼以戊爲獨順焉造化分列之妙不假安排而巧於安排者不能過如此也然在甲子有戊戌而無戊未有巳未而無巳戌戊巔在未而巳巔在戌何也曰此不可執一論也戊土陽也故屬之東南巳土陰也故屬之西北況丁戊順也而戊巳二向亦每相對苟易戊於戌而易巳於未則以戊對戊巳對巳便有不類且甲始於寅而終於卯有甲寅而無甲卯乙始於卯而終於辰有乙卯而無乙辰丙始於巳而終於午無丙巳

而有丙午丁始於午而終於未無丁午而有丁未戊始於辰而終於未有戊辰而無戊未巳始於戌而終於丑無巳戌而有巳丑此皆例之可推者嗚呼天地陰陽之用雖微妙難知而其運行一定之理則實明白而易見顧以訛傳訛莫之敢疑且變也貴耳目而賤吾心其蔽非一日矣堪輿家多瞽師俗子其習而不察宜也爲吾儒者亦從而靡其說雖其於身心無大損益要亦格物之一端非毫無于與者也敢表而出之以俟教我者

萬一樓集卷五十　終

諸曁駱問禮子本 著

續羊棗集四

伯夷傳

史記伯夷傳首言載籍極博不足信所可信者六藝之文堯舜禹傳天下之難六藝之文所可信者也而載籍有堯讓天下與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之說不足信然其說雖不足信而太史公言箕山有許由冢又似可信此太史公是司馬遷指其父非自謂也

然孔子稱泰伯伯夷而不及由光是載籍之言終不足信至於孔子論夷齊謂其求仁得仁又何怨而傳載其詩似近怨可見載籍終不足信還當信六藝孔子之言信孔子之言則夷齊眞是仁人宜為天道所與矣而卒餓以死并顏子盜跖及當世之士觀之天道艮不可知然君子終不以彼易此若其名之不稱雖君子所疾亦存乎遇夷齊顏淵使不遇夫子人誰知之巖穴中此類甚多天旣未必與而青雲之士又未必遇湮滅多矣然君子所好旣不變於天之不與又豈變於人之不知哉此遷自嘆其身之受辱不爲天所與未必是爲不善之效而思得附青雲之士以垂名於後世故列傳非一而託始於此反覆沉鬱抑揚感慨有無窮之味文之至者也而謂其全篇是怨大儒不免況文未必及史遷而議之者未必得大儒何怪乎士之多不遇也

管晏傳

史記管晏二傳亦以自況遷將爲李陵之鮑叔而君不信遷爲越石父而卒無爲之平仲者故其言曰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假令晏子而在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其意深矣

德性問學註

愚嘗疑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一條道中庸崇禮分明是行朱子註作致知似有未盡原來所以能道中庸崇禮皆自致知來故曰道問學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正此意也不然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固朱子平日所常言者顧於此而自遺之哉

民信解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之信由於足食足兵也泥下文於斯三者之言而平言之應天鄉試程文亦然篤恭而天下平篤恭只是不顯對上文不賞不怒言爾泥於篤厚之意而以恭爲德雖會試程文亦然豈其然乎

宋制科高等

楊子巵言謂宋制科入一等者五人吳育蘇軾及弟轍范百祿李垕按宋制科分五等虛一二等而以下

三等取士蘓子由雖入三等而爲考官所駁復降爲四等李垕亦四等眞入三等者終宋世正肅子瞻子功三人爾

梁顥及第年

夢覺餘談謂宋梁顥暴卒於開封時年四十二以辨顥及第時年纔二十餘謂八十二者非而白首窮經等語亦出後人附會及考宋史謂暴卒時年九十二蓋景德元年也推至雍熙二年計十九年則七十二矣大抵史氏之言記其大節若年歲等項恐未必盡眞或卒年四九字訛或年非景德皆不可知缺之可也

裴炎清直

漢王陵對呂太后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斯言也古今膾炙且曰人臣之義以王陵爲正唐武后欲立七廟追王其先裴炎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從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甚矣其言之似王陵也及徐敬業兵興又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孺子有辭今若復子

明辟賊不討而解卒以此下獄及籍其家無擔石之贏嗚呼炎何愧於陵哉至其下獄時人勉之遜辭而卒不折節武后欲誅韓魯二王羣臣畏默而獨固爭及不從中宗以章元貞爲侍中諸事皆正第中宗雖失德非昌邑比而卒與武后謀廢不得自比霍光及欲以兵執武后使還政天子萬一無成亦一徐敬業耳若其清直使遇明時汲黯魏徵未之讓也惜哉

謝朏可法

蕭道成篡位宋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

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稱疾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道成竟不殺朏其視范雲急一朝之遇而不顧二年後之患者何相遠耶道成初蓄異志夜召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惟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朏難之取燭遣兒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及論晉魏故事皆不激不隨可爲處亂世者之法

褚淵方元載

褚淵尙宋文帝女歷官至齊爲司徒錄尙書事及薨家無餘財負債至四十萬其淸操亦可稱矣而不免於賣國視夫胡椒八百石者易地則皆然爾

馬知節詰王欽若

王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則以巳意稱上旨行之馬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其疾欽若無異汲長孺之於公孫宏然長孺庭詰宏謂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猶爲無形而懷中之奏則一探可見漢武帝猶能問宏而定眞宗竟置不問小人之得君豈特其才智足以彌縫亦有幸存焉爾

公孫宏晚遇

公孫宏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漢武初卽位以賢良文學詔年巳六十越建元六年至元光五年復徵則七十餘矣而位至丞相年八十終凡爲丞相御史六年宏事業雖不足道其得君異矣而漢制之濶大亦可槩見 今制一經罷斥卽他材能無以自見士之遇世亦有幸

不幸哉

王方慶有功於匡復

唐王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尙在遠臣之子敢相近斯言也何其詞之婉而意之深哉李德裕忠諫論以比倉唐悟文侯事而新唐書援以爲本傳贊又狄仁傑傳載武后謂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同詞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云云此二事可見方慶周旋以悟武曌不在仁傑之

後於反周不可謂無功而舊唐書皆不載歐公表謂事增於後亦其一驗及方慶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勳羣臣示中興之漸舊書作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宏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時改崇賢館爲崇文館語本明暢而新書作孝敬爲太子更宏爲崇沛王爲太子更賢爲文遂不可解所謂文省於前者類如此不及兩漢文章之識固有由與

孔子去衛之意

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且有南子而入其國凡四旣

其後也以問陳去孟子於齊宣王雖好貨好色好勇之類皆欲因以引之於道兵非治世之所當諱問之亦奚大舛而去之若是其速豈亦有燔肉不至之意耶

馮京父名

宋馮京幼時父式嘗取其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馮京後十一年京舉進士果爲前官時人謂式知子放榜時猶未娶張堯佐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來且出奩具目視之京笑不視力辭後娶富弼女小說家不知謂其父名商故表出之

王珪母姓

或曰古今疑事不可盡以聞見妄斷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引房元齡杜如晦過母盧氏曰汝貴無疑西清詩話引杜工部送表姪王砅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數句以辨珪母乃杜氏而非盧氏桐江詩話又謂觀少陵詩不特不姓盧乃王珪之妻非母也以杜詩考之杜爲珪妻信

然又安可謂母之非盧也予以友過其母而妻剪髮以治具事亦不爲相左史與詩各有所爲不嫌互發恐不得以彼而疑此也及考唐書王珪傳珪母李氏非盧也烈女傳不載因表出之

攸好德

五福攸好德蔡氏註樂其道也仁山金氏沿其說而曰攸好德自脩之事而以爲福者大抵人生而惡弱昏昧者多今其氣稟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天下之至福誠足以發明其意矣然君必建極民八

必訓行而後能獲福免極則好德自是五皇極中事況六三德之正直剛克柔克亦與此意相協愚意攸好德者所遇之人皆好德如爲君則有好德之臣民爲臣則有好德之上官寮屬爲民則有好德之隣里爲父兄則有好德之子弟爲夫爲友則有好德之妻妾朋類此方是福假如一人壽且富且康寧而子孫兄弟非强則弱得快樂否若無好德之臣孰與宣理臣無好德之助孰與寄心腹觀此則好德之義可知矣或曰攸當作悠

二十七月不計足日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其實則兩朞二十四月以月數言之則得二十五所以朱文公家禮於小祥下註不計閏十三月大祥下註不計閏二十五月古中月而禫卽於大祥月中故二十五月而畢後世謂中月間一月也則二十七月若如今人計足日則二十七月於大祥當閒二月又非間一月矣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註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唐張柬之謂杜元凱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故十二月納幣爲禮若必計足日則十二月十二日始滿二十五月不得言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矣 國家制度百官三年考滿則連閏計三十六月三年之喪則不計閏二十七月惟不計足日所以不計閏義自有取矣君子表微惜無知此者

忌不可用

才高者忌世態之常然忌之一字實夫所厭不惟同

事共好雖敵國外禦有不可爲者漢高祖與項籍共起草莽戮力攻秦籍未嘗有他志也范增以高祖志不在小勸之急擊增不畜羽增脩其德而惟以殺沛公爲事何益羽之成敗卒至疽死彭城雖曰羽不能用增增之年已不爲夭而要不可謂令終矣曹孟德强大且挾天子以令諸侯吳蜀非其敵也宜相脣齒故孔明每勸昭烈通吳而孫權借之以地妻之以妹亦自有爲援之意惟周瑜以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每每圖之及瑜與昭烈俱終而後吳蜀之交始固

瑜之早促安知非天奪之也夫增之忌高祖瑜之忌昭烈各爲其主且不可以得志而況其他乎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旨哉

廉潔易辱

優施爲驪姬謀作大事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辱之近行公叔害吳起其僕曰起易去也其爲人節廉而自喜名慘哉二言古今謀君子者孰不以是哉屈原之沉湘賈生之悲死三士之殺於二桃皆是物也夫頑鄙無恥之徒礜之

則自負辱之終無慚怍富貴是嗜廉潔自重者一爲人所辱則恐恐然引避自白之不服慝此君子小人之死生進退所以難易迴別而有國家者知志士之不可辱其亦愼所以保之者而自好之君子亦思廣其器量不爲人所輕亂哉

田文過宋璟

唐元宗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橧擁車駕命黜河南尹知頓使等官宋璟言以道不治罪二臣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善矣而璟復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嗚呼何其見之陋也人君莫難於改過從諫二臣之罪過出一時以璟諫而改使元宗每事若此何忝堯舜湯武流傳遠近正爲美談而以恩過之上下爲言徒以啓人君飾非拒諫之意且因言而命捨與待罪而詔還果有異乎據璟之意必謂待罪而詔還則人不知其因璟言而赦此其用心誠厚矣然則史氏又奚爲得而書之田文有言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而私得寶於外者疾入

諫過璟意遠矣

蘇武所遇

蘇武所遇有大不幸又有大幸方使匈奴虞常之謀其副與知及反國而上官安等謀反其子又與焉所賴當時公論倘明使在今時不曰未有副與謀而正不知則曰不能以義方敎子終不免於吏議矣且其受於軒王衣食馬畜與李陵妻牛羊及胡婦生子之類律以陳仲子夷齊之義皆足起謗而霍光爲寢廷尉之奏武帝又爲贖其子且以爲郞古者善惡父子

兄弟不相及故人不苛責其細行至漢猶然史謂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咽而劉向新序又謂當盛暑以旃厚衣幷束三日暴事亦不同因幷著之

朱子不喜二蘇

朱文公極不喜二蘇楊升菴太史病其好惡頗偏說甚公平緣東坡素與程明道不合文公因程子一邊人也故亦不免習氣如今講道學者凡言陽明先生則同聲和之與之少異共詆之矣嗚呼今與昔一也

或曰是則然矣其不與韓文公何與曰是亦宜然矣陽明先生肯與朱子乎雖然此余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爾恐二公未必有是也而不幸有其跡孔子小管仲之器或器其不死則每稱其仁而由求諸賢槩不之許良有所謂也豈當時皆有為言之與

嚴陵瀨

嚴州桐廬江邊有嚴子陵祠上有釣臺人謂此即嚴瀨按本傳稱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又言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言耕於富春不言釣於富春則嚴陵瀨當在齊後人以人名其釣處句在富春山之下遂疑釣處亦在富春然則嚴州嚴陵瀨蓋後人所指名如郭璞墓一般在處有之不足辨也

呂文穆雅量

呂文穆初參政事入朝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文穆佯為不知同列令詰其姓名文穆曰一知則終身不復能忘不如毋知也時人服其雅量然文穆未第時有撥盡寒爐一夜灰之句胡旦謂此

渴睡漢爾後及第寄聲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又似非能容物者豈初得第與入仕之後其識度自別耶

季札讓國

或謂季札讓國以生亂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使其讓而誼與道耶功利所不計又暇計其亂國使讓而不合於道不協於誼即不生亂亦陳仲子之廉爾彼其言曰願附子臧蓋侃侃乎以正自處者使其受國不讓光或甘心於其嗣子人又將以不讓罪之以春秋之世夷狄之邪賢如季子無喙

可也嚣嚣然不顧其誼惟逆料於後曰必將致亂我寧取之也後世必爲子孫憂與夫不取必有天殃者孰不以之藉口乎而可以望札也

郗超

郗超將亡出其與桓溫密謀書囑其門生曰若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覽之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夫知子莫如父以方回之賢而不知其子以方回之賢而不能使其子同乃心於王室也彼其曲爲掩閉雖父子之間尚不能察況君臣上下乎

而將亡出書藹然有不忍其親之意豈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之一驗與

主臣解

史記主臣陛下張晏謂主臣惶恐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而顏師古且是張說但主臣二字訓爲惶恐殊無意味陳丞相世家文帝似有督過意乎稱惶恐尚可通若馮唐傳帝方思廉頗李牧唐何故即稱惶恐此極難解以字面推之不若孟康之說爲優也列之以俟識者

一士人柱聯

一士人柱聯閒裏清光那裏知他忙裡去耍時好甚幾時逐我醒時來讀之每爲悵然予一生偃蹇雖夢時亦無好景衞

木牛流馬

愚素疑木牛流馬特以牛馬名之耳決無能自行之理及讀事物考謂木牛即今小車有前轅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民間謂之江州車子不覺撫掌蓋車之爲制其來雖久或蜀中所無孔明以運道不便始教人

爲之而制或少異故亦異其名以字義推之則木牛爲小車流馬或小舟如今竹箄之類今民間撬木石短杠皆名牛江南小車有名羊頭者而南京有風馬快船則孔明之以木牛流馬名其車舟又何異哉

納音

余壹不知納音所謂事物考謂鬼谷子所作其法以干支行數合之以五數除之零數即爲納音火一土二水五互用木三金四不移蓋納音受也音者感物助聲也五行中火本無聲借水擊則火沸土本無聲

借火鍊則剛水本無聲借土則壅皆發聲也惟金木有自然之聲不擊而響故曰納音然金木雖有聲無不擊而自響之理沈括謂先布大衍四十九數次將干支行數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癸酉六戊癸辰戌五己亥四以四字當數除之不盡又按五行數除之餘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相生取用便是納音相生者餘一生木餘二生土餘三生火餘四生水餘五生金且如甲子乙丑四箇字干支共除三十四數外有十五數以二五除了一十

餘數得五屬土土能生金是甲子乙丑金也餘皆倣此世有將甲子乙丑金喻子丑近北方坎水之地爲海中金丙寅丁卯火喻寅卯近東方生火之地爲如爐火說自薦時景要先生以前並無金在海中火在爐中之說夫萬物者育乎天地運乎四時春以萬物滋榮如艮秋以萬物滋榮如坤蓋生發藏歸莫離乎土土坤艮是也易云艮方萬物之始坤成萬物之終甲乃天之首二儀之循環一陽之來復故甲子至壬申九數甲巳相合子午對冲故云甲巳子午九乙丑至壬申八數乙庚相合丑未對冲故云乙庚丑未八餘放此括又謂六十甲子有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所謂始於西方者五音始於金左旋傳于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于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

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宮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仲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仲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癸亥此說與事

物考頗異似爲近正又曰家一書解海中金之類甚
詳見輟耕録與前吳要先生之說相近不載

元年春王正月

胡康侯夏時冠周月之語甚不可解據其說則月與時俱不改周人建子蓋以冬十一月爲歲首若以夏時冠周月當曰春王十一月今曰春王正月則是以夏之時月易周之時月矣何以謂之夏時冠周月哉此其語既未融而見諸行事說猶牽强王陽明先生曰周不改時與月則孔子決不書曰春王正月其言

可謂簡而盡矣然魯隱公之元年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帝王所重者正朔若曰春秋大一統何不書曰王四十九年春正月而以諸侯之年加於天子時月之上豈所謂大一統與正朔云者重在月日而不在年與時哉既用魯之年又用魯之時而至於月日復曰周此其意殊不可曉聖人筆削必有大義不可以小智測度也

張釋之論犯蹕

張釋之論犯蹕善矣楊氏謂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一言未免開人主妄殺之端何貴備之過耶人臣於人主之前倉卒陳開非養之有素者未免倉惶安能言言盡善所貴於人君聽德之聰焉耳檃括釋之之詞又多乎哉不避曰法者天子所與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不即誅而下廷尉夫固以廷尉天下之平也法一傾不惟失陛下慎重之意而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則無以議矣唐馬懷素按魏元忠對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當自取決聖心既付臣按狀

惟知守法爾言與釋之同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續羊棗集五

虞卿

虞卿輕趙相而急魏齊之難人多賢之當是時平原君在秦秦兵且將加趙身爲趙相不憂趙之社稷并其懿親而爲一與國之亡臣亦可謂失輕重哉方其躡屩擔簦三見趙王而卒受相印封萬戶侯必有異能上爲其君下爲其友豈無兩全之術而顧蹈匹夫

之行彼見其得之不難故棄之亦不甚惜而不顧大義使魏齊不死秦兵加趙平原終不出卿將何以謝趙哉春秋之義臣無私交魏齊何人而卿愛之如此眞可謂失大義矣

叔孫通

叔孫通專務容悅其諸問惠帝謂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似矣及帝懼而欲急壞乃曰人主無過舉願爲原廟何其謬也自古帝王不言無過而言改過是故有誹謗之木有商賈之誦無非以處仁遷義爲心高帝所以得天下以其從諫如轉環而柳宗元亦言要於其當如其不當雖十易之不爲病如曰無過舉則原廟非過舉耶陳勝之起山東鼎沸以鼠竊狗偷逢二世之惡以免虎口卽紏肉同列將在所不顧何暇顧人社稷其諫易太子亦恃帝之英明受善而呂后能陰爲之地卽其說不行必無他慮云爾魯兩生謂通所事且十主皆面諛親貴嗚呼良中其膏肓哉

庶母主

家禮儀節載程子言庶母主不可入祠堂其子當祀

於私室是矣而又言若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主宗祀亦當祔嫡母之側家禮集說恐其說之無據則又引喪服小記妾祔於祖之妾及無妾祖姑而祔於女君之說爲證世俗遂謂庶子爲後者亦可以其生母祔於嫡母似未嘗深究夫禮之義者也按喪服小記文謂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又謂妾若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初非見爲庶子爲後者而發然又曰慈母與庶母不世祭夫以不世祭之義爲是則不特不當祔亦當無

妾祖姑之廟可祔矣若有妾祖姑廟可祔則不世祭之說爲非而旣曰祔於女君則卽有妾祖姑所祔者亦女君所矣且女君謂嫡祖姑非謂嫡母也庶母旣祔嫡祖姑則嫡母又將誰祔乎疏謂妾無廟當是爲壇以祔之粥以濟其說之不通而益無可據況庶子爲後則嫡母卽其母無輕嫡而自重其所生之禮況非庶子則大夫以上已不爲庶母服又豈有葬畢而祔之之禮而生不廟見死而祔之事必有大不然者然則庶母之主無問其子爲後不爲後皆當祀之私

室然旣曰庶母不世祭則亦有祭之時矣不曰生母而曰庶母則祭之者必非其子矣竊意庶母所生之子是女或有子而早卒可遂廢其祭乎爲父後者亦當祭之但其祭亦當於別室易世而祧此皆先王所以重宗廟謹嫡庶禮之大中而亦以防並后之嫌使後世徒知尊母而亡卑父者知所裁以安於正道而祔女君之文非至論也或曰可者姑許之權詞也孰謂非禮之禮而可許之權哉小記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節孫祔葬者不築宅而言豈其所歸祔者皆謂

葬與○所謂祔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逮大祥後始遞遷舊主而奉新主居當居之廟非曰卽祔於其側也若祖考妣已同几而妣卽祔於其側是婦與舅同處一所褻瀆已甚況復祔之以妾若謂女君卽嫡母則無奉庶母而遷適之禮是適庶同祔矣張橫渠且有一室中豈容二妻之議雖其說未必當又可及於其妾乎○玉巖黃氏乾行曰按張子曰葬祭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婦人夫死不可再嫁如天地之

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則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禮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几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再娶別爲一所可也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夫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立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

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杌桯而不安者惟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再娶者别營兆域宜亦可矣長樂黄氏曰按記云祖姑有三人則再娶之妻皆得祔於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爾朱先生所辨正與禮所記合

胡服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何關於大計而修詞漫說至數百言後世譏於其言亦將謂進取之一術不知一服之微何關於成敗趙所以得胡地中山果服之功耶抑别有說耶使不胡服胡地中山遂不可取耶胡地中山必當以胡服取矣亦可以之制列國抗强秦否也而廢先王之法襲夷狄之習覩其詐使入秦以龍易長蓋輕䠞任情不閑雅重之度者本欲胡服而駕言於進取沙邱之及胡服安在耶記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服何遽災其身服既不衷行可知矣欲善其後得乎

茅焦過於頴封人

秦王之暴過於鄭伯嫪毒非懿親而其罪浮於叔段秦太后之惡浮於武姜茅焦一言而遂為母子如初頴封人不足言矣然文信侯能以其子易人之子以竊神器而不能使人喻其子使知眞父郎太后亦不敢言焦亦不得與聞其說蓋懼詭祕之跡少形則秦之臣子骨肉將四起而食讐人之肉又不特罪及太后而已者此所以寧飲酖而不敢自明也與

生日為樂

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此言似未為當人之具慶者未必父母又具慶也然則父母之生日不為樂而已之生日反為樂乎且生日之樂凡為壽耳古之君子父母在恒言不稱老已既以壽為樂父母不過壽乎大抵生日之樂子為父母稱壽則可爾禮當稱家有無世俗之弊至有罄家貲以召客不足則憂愁成疾懼隣里為笑者是亦不可已乎

數奇音切

李廣傳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爲奇不偶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宋景文謂得江南本乃所具反而王行卿綱目集覽復引西淸詩話謂蔡條不以王摩詰衛靑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爲誤對則數字以從去聲爲當不知詩人引用誤處儘多詩話安能盡正而宋景文所得江南本安知卽師古親筆今以本傳前後文義考之似以所角反爲順不按文義不據正註而信景文一時

未定之偶見詩人趁筆之類句豈陳氏之集覽正誤猶有未及正者與

四皓歸山

許渾題四皓廟詩謝疊山謂譏四皓一出而不復還商隱梅巖胡次焱公謂史雖不曾記四皓還山卻亦不曾記四皓爲何官何嘗出而不歸且引李華返駕南山去千里李花白功成身不居卷舒在胷臆及王禹偁廟碑爲證其言良是然則許詩首二句是頌四皓後二句蓋嘆世之人爾意謂避秦安漢督出藍關而松桂花陰仍滿商山是四皓出而卽返故山中花木不至凋索今其山松桂雖殘而雲水常在自是出山者無歸思爾使有歸思能如四皓之返則雲水無恙花木亦易暢茂何高風之不可繼也表之以俟識者○李商隱只有襄王憶夢中疊山謂其譏襄王之愚而胡謂爲浮生之衆莫不戀人間樂事而只有襄王以夢中視之蓋取之非譏之也相如自是薄情人疊山謂陳后以千金買賦上覽之召還椒房而胡謂廢后未嘗復入宮此詩正與史合二說胡似爲得云

顏駟幸拜

盧照隣自以當高宗時尙吏已獨儒武后尙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意蓋本於顏駟然不若駟之壯也漢武問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卒拜會稽都尉幸爾帝於伏生且安車聘之所幸公孫宏主父偃皆非少年者也使帝以爲嫌視不才明王棄之句不尤遠乎

寇萊公奢儉

魏野贈寇萊公詩有無地起樓臺之句雖虜使亦知詢無地起樓臺相公疑於廉且儉矣而史謂其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尤好夜宴燃燭達旦厠溷間燭淚成堆至於生辰造山棚大宴帝且怒其奢事欲效朕非王旦之善答幾於不免何其矛盾至此耶或又謂其內乳母大夫人不幸時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之言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一青帷二十餘年不忘補葺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

而司馬溫公亦以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嗣子習其家風遂窮爲言然則外奢內儉之言信哉

四廟

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節人多疑之蓋惑於天子七廟之文謂不當言四廟也會稽季公本謂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斷以貴賤皆當祭高曾祖禰四代爲正其所辨者儀物之降殺而天子諸侯有始祖太祖及當遷而有功德不遷者故七廟五廟之文雜出殊爲有理則此條不惟無可疑且可謂考禮者之一據云

久不葬

小記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世俗親死不葬衣錦食稻行禮作樂無所不至藉口曰吾服已闋者未聞此爾特表而出之

三父

三繼父之說本於禮經儀禮子夏傳曰夫死妻稚子

幼無大功之親而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喪服小記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由此觀之則所謂同居繼父者必同居又皆無主后又同財又得祭其祖禰蓋惟皆無主後故得同財同財故得祭其祖禰則繼父之恩亦厚矣故爲服

期若始雖同居今已異居或雖同居而有主後旣有
壂後則必不得同財必不得祀其祖禰卽同異居恩
絓限矣故止服齊衰三月其中豈無皆有主後而同
爲得祀猶夫故者以勢度之則不能終同者爲多聖
人以爲此可以異矣故寧謂之異而不謂之同以絕
異議若原不同居則卽皆無主後初無恩義與彼始
同財得祭而後異者殊矣而又何服哉記所謂無主
後卽傳所謂無大功之親無大功親則其無子不假
言矣宋朱文公家禮得其詳邱文莊公儀節亦用之

矣而　大明律會典二書俱未釐正同居不同居俱
分爲二而又以從繼母嫁者入之從繼母嫁其同居
不同居恐當與從親母者一爾安得槩曰杖期也

論行到然後知

一日與龍溪王先生論王陽明先生行到然後知之
說先生曰不離明假如不行安得至公之堂惟實心
拜公然後行行始登公堂然後見堂上有椅有卓有
棋枰有圍屛使不到公堂其能知耶予曰公見予此
椅知乎行乎必坐此椅方爲行豈有不知其爲椅而
坐坐而始知其爲椅者乎先生不能對予遂繼之曰
陽明先生言堯舜禹湯事否亦行過堯舜禹湯事而
後知之乎陽明先生不言天文乎亦行上天而知之
乎陽明先生善用兵亦知其如此則敗必如此則勝
而後發兵乎亦漫然發兵待有勝負而後知乎且吾
輩居官貪酷可乎先生曰是何待言曰然則亦必先
貪酷而後知乎先生怒然作色而別

論知行合一

一日與尙書趙公錦論陽明先生知行合一之說予

曰不須別解卽陽明先生合一之言已知其爲兩事
矣時方燕予舉一箸曰若此一箸何必言合一言合
一爲有二物如有盤底有盤蓋然後合而爲一器有
夫有婦然後言夫婦合體有君有臣然後言君臣合
德有知有行然後言知行合一若原是一物何須言
合哉公曰先師之意只要人行如肯行則謂知行爲
兩物也得如不肯行卽看作一物也沒用予曰若是
則私心愈疑矣醫者之治病眞見人之用藥已誤然
後詆其非而易以已方若曰但要服藥能服藥則彼

方我方皆可不服藥則我方亦無用何不勸彼服藥而顧醜詆其短衒己之長耶公大怒于降色不語乃及別說

律例意

今之讞獄者竊盜三犯者絞若初刺右臂革後再犯刺左臂若兩臂俱刺赦後又犯的准三犯論開奏定奪至於三犯俱在革前者反不開奏徑自成獄此可謂失律例之意矣夫所以須開奏者重在革也前二犯在革尚當開奏豈有三犯俱革反重於二犯遇革

之理愚意三犯已成獄而遇革者死刑已定與二犯在革者一體開奏若既革而後事發則所發者徒杖爾徒杖既革安得復准三犯論而徑自成獄哉即當成獄亦須開奏忝在楚臬累與當道者議而不以爲然敢表之以俟識者

紂釋西伯

左傳北宮文子謂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其言必有所本而諸史皆不之取即今仁山通鑑全編亦若罔聞而獨有取於大紀之說謂於事勢爲當史記載崇侯虎之譖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果以是囚西伯而諸侯又從之囚則適以實虎之譖紂容肯釋之然史記又謂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竊嘆崇侯告紂紂囚西伯則不利於帝之說亦未盡然而大紀亦有諸侯愛懼入見請昌之文仁山既取之矣而獨遺此豈以大紀一言已足包左傳之意不必贅耶抑謂紂之虐必非諸侯所能動耶據大紀之意則當文王在羑里時西既有昆吾之患北又有玁狁之難而周之臣子又

以珍寶來獻諸侯又適來請故紂遂釋之使專征伐以備西北二患於事勢良爲當矣然啗以尤物此句踐君臣所以傾吳之術行貨自免乃魯叔孫婼之所不爲者而周之君臣肯爲之耶故紂所以釋西伯論事則以大紀之說爲備論理則以左傳之說爲正古聖人行一不義得天下而不爲顧肯以免其身與君耶

韓獻子

太史公以韓厥之感晉景而立趙後爲陰德故雖無

大功而爲諸侯十餘世信如其言也則因之以族屠
岸賈矣能無陰譴乎夫趙氏雖有功於晉不掩其弑
君之辜屠郎倖寵於靈其討賊則正黨賊醜正而足
以取佑則天道亦甚僭矣祚之脩短其多故亦與變
齊太史公知彼矣而不知此哉亂臣賊子其權勢旣
赫而黨與更盛則善惡易混而是非無實太史亦襲
當時之緒論爾嗚呼弑君之賊而可以言忠則存趙
後者信爲陰德而程嬰杵臼亦不可以背公死黨罪
之也爲知言哉

趙襄子

趙襄子舍其子而立浣可謂不廢先君之舉矣而卒
使其姊有摩笄之恨夫能厚其兄而薄於姊不重棄
趙而重得代何哉或曰成父之志也亦可謂不善繼
矣夫有父而不愛其女者或曰社稷爲重立浣爲社
稷也取代亦社稷也其然乎其然乎

鶴生子

淵材嘗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胎
生語未卒園丁報鶴夜生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耶
未幾鶴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嘆曰吾乃爲劉禹
錫嘉話所誤或者謂淵材讀相鶴經未熟按浮邱伯
相鶴經鶴一千六百年始飲而不食胎化產然則一
千六百年以前皆卵生爾

婦人鬚

人言婦人男相者非貧即夭且無子李光弼母有須
數十長五寸許非男相乎而有子光弼又有光進封
韓國太夫人二子節制皆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
奠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爲榮予內子之母舅陳姓其

妻馮有須十餘根長二寸壽九十雖止一子而多孫
亦善營家相法之不可知也如此

復性

薛文淸公讀書錄言千古聖賢敎人之法只欲人復
其性而已又曰盡性者聖人復性者賢人至於聖人
又曰爲學只是要知性復性而已前後二錄中惟此
數言爾而且曰知曰盡非只言復也後之談理學者
遂曰文淸公以復性爲主胡敬齋以居敬爲主蓋緣
王文成以良知立標的故世儒亦爲二公尋出二言

不知二公固嘗以此爲言實未嘗執此二言如文成公千言萬語必歸於此而後已也可以名之乎孟子曰所惡於執一者爲其害道也欲右文成而忍詆文清耶

韓子闢異端

居業錄謂韓子闢異端手段低是從末上闢孟子程子朱子是從本上說所以非韓子所及愚謂不然韓子謂佛老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未嘗不及其本然當時所以惑世者秖以禍福末節故韓子秖從其末

闢之爲風俗也至程朱之時而禪定元默乘其高明大爲學術之累矣故程朱從其本闢之爲學術也禍福之說䆠而後元禪之談盛使韓子生程朱之時未必不能爲程朱之言而韓子手段大有不可及者只佛者夷狄之一法爾一言何其簡而中溫而厲千古能易之耶

論文四節

文至於宋極矣或者勦韓昌黎之說而曰非先秦兩漢之書不讀不知韓子當六朝衰薄之後不得不闢使其得見濂洛關閩之文能不心醉而神悅耶○先儒有言文以氣爲主愚爲遺理曰理所不必言也今曰主於脩辭脩辭矣而襲前人之欬歎拾膏馥之殘剩曰此先秦此兩漢也使班馬復生且將掩鼻而目攝之不暇又況孔孟程朱輩哉○三代已後論文無過於韓柳歐蘇論學無過於周程張朱而其文未嘗不先韓柳歐蘇嗚且弗言他大學中庸二序秦漢諸儒能言之耶○文以明道而謂是非繆於聖人之筆能過於韓歐程朱嗚呼末矣

古今人表

人疑班孟堅漢書不當作古今人表愚謂此必另一書因作漢書幷作未成而雜置諸表中後人不得其意以混於漢書反致疑謗旣曰古今人表而只列古人豈爲成書旣列古人卽成亦豈得混入漢史此不待與智者道也

曹大家子

曹世叔名壽其子名成字子穀爲長垣縣長以母爲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以杜詩註訛穀爲㲉世遂傳

曹大家子名穀蓋未嘗考其本傳爾文選東征賦註亦云穀

謝朏辭事

按梁書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稱謝朏何允並爲軍諮祭酒朏加後將軍並不就高祖踐祚徵朏爲侍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允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杲宣旨敦譬明年六月朏輕舟出詣闕自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見

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輿駕出幸朏宅醼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京師敕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朏乘小輿升殿其年遭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並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乃拜受焉是冬薨南史多同而於王果敦譬下添朏謀於允允欲獨高其節紿曰與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朏輕出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一段而於小輿升殿後又有朏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臺職事多不覽以此失望一段於後又有孝武初朏爲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及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一段前二段通鑑綱目皆本之故書法遂詆其巧於自脫朏亦何辭然信若南史則豈惟朏之遁節不全卽允亦非直道君子矣顧公山佛肸之召孔子亦嘗欲往梁武雖非湯武不公山佛肸若耶而徵以不次之重位以敦譬之使卽不慕其榮進能無他慮耶允所以對

朏之言蓋亦以自謀恐未必欲紿朏以自高也而朏出自陳蓋陳其不可仕之意故詔受之後一則曰辭以脚疾不堪二則曰固陳本志所謂本志正其來陳之志也使其輕舟而來也自陳其欲仕而及授職又辭不惟非人情人亦將厭薄之矣卽南史又何謂其固陳本志耶及其恩禮備至則自不當已甚若其廢職失望則眷顧必不能若是之久而每授官必固讓故人遂疑其不留心於職事且當其事齊也居郡每不治事而務聚斂則賦雞之說要有自來而緊其平

生則事即有之恐其中亦必有說不然何梁書獨不盡載也

解狐

魏文侯問西河守於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用之荆伯柳往見解狐曰子乃寬臣之過也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以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君子以爲直愚不識狐之所怨於柳者何若如其不共戴天則當請於君而甘心焉賢否非所知也如以爲賢存亡社稷

而忘其私以薦之君必非不共戴天者矣復從而怨之去祁奚之義遠矣又安知非意其必來謝得以甘心焉而故以薦餌之哉

萬一樓集卷五十二終

萬一樓集卷五十三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續羊棗集六

格物與處物先後

讀書錄曰或讀書而思索義理或處事而求其當否即窮理也此朱文公或問引程子語也曰格物亦非一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愚謂格物知止以前事致知之道也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能慮之事止至善之道也能知止則定靜安而物來能慮止未必盡知則隨事之所至而窮其理要亦有不可廢者此所以皆謂之窮理然畢竟窮理在未有事之先慮在方有事之際處其當否正所謂慮不可盡謂之窮理也

韓文公謝自然詩

韓文公謝自然詩盡傷其逢妖患而不得盡性命非謂其眞能仙也而楊升菴戹言謂昌黎亦爲所欺豈久處荒落失其全篇之意一時趁筆漫談之耶因此

憶今所謂雲陽子亦謝自然之儔爾而今之名公鋪張其事以爲三教合一張本二氏爲聖教之害何異荆棘之比嘉木螟蝗之賊禾稼而以一知命鬼爲之赤幟以惑世誣民使韓文公復生升菴再起其將謂何

范文子祈死

柳宗元非范文子祈死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嗚呼死豈人所欲哉文子憂晉將多故因爲是言以悟其君臣彼不悟而此得死人遂以爲祈而得之不知祈爲詭諫死蓋偶然祈死爲妄屍諫爲正衛君悟而晉不悟耳

袁君山

駱賓王討武氏檄有袁君山流涕之語不知君山爲誰或曰安也夫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用其事殊切但安字邵公其稱君山必別有說當時桓譚字君山豈袁桓聲近遂誤用之耶

漢袁氏世系

安司徒　京蜀郡太守　彭議郎　賀彭城相　閎司空
忠衛尉　祕
宏
湯太尉　成左中郎　紹　譚
熙
尙
逢司空　基大侯
術　曜
隗太傅

敞司空　耳子光祿勳
賞郎

漢楊氏世系

喜赤泉侯　○　○　○
敞丞相　○　○　寶
震太尉　牧富波相　○　奇侍中衛尉　亮陽城亭侯
秉太尉　賜太尉臨晉侯　彪司空　脩
奉　敷　衆侍中務亭侯

紹興前漢名宦

秦置會稽郡治在吳今之蘇州府是也前漢因之統縣二十六曰吳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拳太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唐鄮富春治回浦後漢始移治山陰統十四城曰山陰鄮烏傷諸暨太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永寧東部侯國然則脩紹興府誌者其叙府名宦當有辨矣句踐原棲會稽種蠡輩自所當叙既覇之後徙治瑯琊夫瑯琊尙在吳也自當以後漢為始見今新脩府誌叙嚴助朱買臣顏駟三人故發之或

曰郡治雖在吳其政教德澤未嘗不沾我八邑也安得遺之然則烏傷諸縣今金華毗陵諸縣今常州餘杭諸縣今杭州鄮鄞諸縣今寧波富春諸縣今嚴州而烏程海鹽諸縣今湖州嘉興矣皆當序之耶是故前漢名公但序之蘇州斯於名實為當如古今宗法不嘗以始遷者為始祖耶

三年無改

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如果背於天理逆於人情親在當諍親沒復曰吾不忍改父之道必曰三年而改則

以禹繼鯀以武庚繼紂當何如耶善繼善述義何如耶故曰可謂孝矣未可謂大孝也蓋孝之一字統言之則百行之本而亦百行之極專言之則愛親而已三年無改可謂愛親矣制行之極恐未盡於此也

門神

除夕各門戶貼換神象以爲新正美觀歲以爲常吾家舊亦如此今思古大夫祭五祀門戶之神各居其一旣謂之神敬事之禮當嚴乃圖爲象貌不惟非神明之道而且近於戲褻立意去之非好爲違衆重神

明也

直戒

晉伯宗每入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戒也爲三郤所譖祁盈將執祁勝鄔臧訪於司馬叔游答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巳若何祁盈不能用也卒以不免祭於此知所以用直矣

自有亭題

師心子駱石卿郢城太守之難兄平生慷慨負奇氣落筆恍聞神鬼驚讀書之亭大於斗扁取其名爲自有我問所名之義何石卿不答笑而走孔門究竟理無窮兩字源流尙未通檢遍六經無覓處誰知只在魯論中陋巷簞瓢言最切伊川註上分明說苟能尋出樂事來方識聖賢眞妙訣約之以禮博以文工夫在巳不在人至於欲罷不能後便覺眼前都是春仙人洞口兮草木皆彬彬泌浦湖頭兮鷗鷺皆恂恂烏帶山環兮郎之如申申幞頭峯高兮仰之如誾誾楓溪浩浩兮聽之如諄諄石橋平平兮由之如循循吾

心涵萬象萬物備吾身措之可以爲經綸他日要安天下民君不見古蘭亭正與自有亭相鄰願君但飮顏淵水莫學流觴王右軍此威寧伯王公越題先曾祖自有亭詞也其下一圖題云八十五翁寫而誦在其上蓋王公親筆眞足爲吾家世寶而惜爲賤工竊去內葉今少覺糢糊耳

父子狀元

類書多載梁顥梁固張去華張師德俱父子狀元以

魏野詩有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是狀元兒何故也而王鳳洲說部謂父子狀元者獨宋梁顥及固豈不以張去華雖云榜首是時尚未有御試不得稱狀元耶然時不稱狀元亦應不稱省元固在疑似之間若是則眞宗太中祥符二年所放乃東封路榜止三十一人四年所放乃祀汾陰路榜亦止三十一人與元年五年所放榜自是不同故省元俱不可考然則顥與固所稱狀元亦不無少間也

夏父弗忌逆祀

夏父弗忌躋僖公之言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而三傳同以爲逆左氏則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無昭穆則是無祖也是同以閔爲文之祖僖之父也夫僖閔之兄也可以父閔哉以是爲言不足以服夏父弗忌之心矣胡康侯謂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庶幾近之然中庸謂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祭統謂祭所以明昭穆也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長幼遠近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則躋聖賢之說雖非大小之說未爲無據愚想古者世及之禮但言以兄及弟以弟及兄者蓋少故當時無所稽考夏父弗忌以己意斷而行之雖臧文仲亦不敢執其非三傳雖言其逆而祖禰之說不通尤甚君臣之義固不可廢兄弟之倫可盡亡哉使聖人處此當必有道而未可槩以三傳之文爲得孔子少臧文仲之意也

羊祜機警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卽掘斷墓後以

壞其勢此羊之機警也言之者將以中之也使其默默而已寧不爲其所中哉而折臂三公亦疑後人所附會術亦有奇中者恐不若是之神不然是羊悲其折臂而自神其說總是英雄欺人耳

龍惕

夫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非自然之說乎自聖人而下未有不當戒懼而省察者然孔子至聖其從心不踰矩七十始能之豈盡出於謙巳誨人哉自艮知之說出而

學者始爲自然之說初學之士偷然皆以聖人自居彭山季先生龍惕之說誠有所爲然胡不曰戒懼省察而曰龍惕乎若曰乾剛德爲龍而知兢惕爲不出於良知之外然則仍歸於自然耳宜或信或疑諸公之說雖異而枝葉愈多嗚呼言亦何貴於立異哉

司馬德操用財異孔子

司馬德操應人求簇而自棄其蠶人過之曰人未嘗求巳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似非孔子裁冉有誨顏路之義以附微生高乞醯與醯之意

則可耳

史多矛盾

作史者事詞浩繁安免矛盾在讀者以意逆之耳偶讀宋史朱弁傳正使王倫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是宋使無節矣而崔縱傳又言縱握節以死朱張弁郃洪皓三人同歸觀其敘朱張於洪之前必朱張之使在洪之前故朱傳有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取義等語洪傳有洪自建炎三年出使至還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郃弁得生還等語宋史新編皆節去之而謂皓留獨久豈得爲實錄哉

渡江賦

許魯齋不答伐宋之問而劉靜修作渡江賦此理所必無好事者誤收入之且在續集必齊東野人不知大義者筆耳韓昌黎與太顛書亦在附集使二公信作此必有委曲況昌黎素能占地位者哉

四皓

人謂張良以四皓定太子蓋張良贋爲之何立言之易也此何等事而可以贋爲高帝何如人而可以贋欺之哉若其敗露將置太子於何地此淺夫孺子所不爲者謂良爲之乎又謂四人對高帝語皆非正大決非出四皓口嗚呼使正大之語可以易高帝之衷則良等自言之矣惟其不能所以借資於四皓而顧欲其仁義說之耶況四皓客建成侯所巳非一日從太子入朝巳非一時而曰帝召之不來豈有太子召

而即來之理不曰太子爲書卑詞安車使辯士固請乎然則其使呂澤告呂后泣留太子之將兵也亦屢者爲之乎其曰四皓欺良則尤不通當時四皓朝野著聞曰帝所不能致則其召之必非一次而良獨不免爲人所欺耶是皆可笑之甚此不過腐儒之談而坊中刻作王陽明論吾不忍陽明先生之受誣也爲一正之

張良箸對

張良論立六國後其言不可者八前七者皆漫召不

足動人聽況桀紂一事休馬放牛亦一事總之則皆武王受命一事耳而可以列言之耶故曰其要旨在八不可一節而又不若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數語爲切

嫁娶周堂

嫁娶周堂圖不知起於何人按之殊可一笑而大統歷載之世俗同以爲忌然而其說不可通也必舊時所沿未及刪去者耳

喻利

君子喻義小人喻利昏烟論財而謂爲戎狄君子不入其鄉者非以其喻利與然而世之喻利者非一事也仕宦而聚貨殖情非喻利與葬親而論禍福非喻利與而人且歆豔之惟恐不得謂能爲君子吾不信也

寒食

世傳自冬至一百五日至寒食則即清明日也見小詞有清明已過寒食未來之句表之或曰有疾風暴雨日乃是

唐人無恥

人之無恥至唐極矣朱敬則諫武曌曰陛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足矣近聞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潔白美須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等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內供奉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武瞾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吁嗟此何等語而可形之章奏聞之者愧死不暇而從容聽納可謂盛德事乎而一時豪俊無不食其祿任其事天下可謂有人乎當時知耻者一人

狄梁公之盧姨耳

王肅至論

魏王肅諫明帝曰凡陛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罪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無汗宮掖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或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

爲君不忠之甚者也可謂至論然檃括釋之之詞又多乎哉但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不即議而下廷尉夫固以廷尉天下之平也法一傾不惟失陛下愼重之意而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耶則無以議矣唐馬懷愼按魏元忠對武后曰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當自取決聖心旣付臣按狀惟知守法耳意與釋之同皆一時倉卒之言不暇致詳不以慮終責之可也

萬一樓集卷五十三　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續羊棗集七

范燦

郃陵厲公曹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范燦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子孫以此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足不出邑里及晉世祖即位詔以二

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受燦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此其志操豈在夷齊之下哉而喬等亦可稱孝子前視劉歆後視郗超真狗彘耳是時王儀之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輒棄之王祥以孝著而視易姓如固然山濤以才稱而勸稽紹仕晉視范王二族有餘愧矣然紹卒不失爲忠臣其初不欲仕晉豈苟然哉

梁節王

讀梁節王暢謝表處仁遷義真實之心溢於言外以詞多不載至天子報詔尤爲平實可謂當時載筆之臣俱可知矣

鄧攸

鄧攸避難棄已子以全弟子出不得已中興書乃有繫兒於樹之說何殘忍至此以攸之清慎平簡不忍其弟之無後而忍於其子之即死此理之決無者史

文多失實無足怪也又有謂攸恨其以甥爲妾遂不復畜此又無理之甚者買妾一時之誤恨之而自絕其嗣以攸之識必不至此

張融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應者張思光融在下座抗聲言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嘆以爲佳夫敵人之來去關係非小正君臣講求熟慮之時老成者未發言而在下座者敢以諛言進可謂有道乎所以聖人惡利口也

王裒

王裒與管彥爲友約男女爲婚彥後葬父於洛陽裒遂別嫁其女因語彥弟馥曰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今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之人豈吾結好之意馥曰姊是齊人兄當還齊裒曰豈有葬父洛陽而隨妻還齊如此去就復何婚之有嗟夫古人於婚姻朋友之間其重如此所謂義合者也

孤哀子辨

邱文莊公曰按禮喪稱哀子哀孫祭稱孝子孝孫而

書儀於父亡稱孤子母亡稱哀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不知何所據也凡禮中所言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而鄭氏禮註亦云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三十以上不得爲孤也則父母喪俱稱哀子爲當然世俗相承已久恐卒難變或欲隨俗亦可豈其謂父亡母存年未三十者發哉不然何難變之有

喪主

奔喪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二章之意互發父沒以下不必言父存則母及婦與兄弟之喪皆父主之主之兼外而賓客內而斂殯奠祭諸事言惟婦卑其虞與卒哭父不爲主其夫主之無夫者子主之而祔則仍父爲主蓋祔有主在故也言虞卒哭則朝夕奠與祥禫可知若賓客等類則未有不主於父者而虞卒哭只言婦則母與兄弟仍當父爲之主又不必言然則喪有二主乎所謂喪主者舉統體而言以賓

客爲重饋奠其一節耳又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妾之喪以其攝爲女君且自主則父之於母妻可知矣而練祥使子終不得同於女君耳

報應

一道人采茶賣得銀十五兩一道人持之走賣茶道人追之急至紫陽宮前匿松林中宮中一道士見往問之道人以銀授之曰善爲我藏道士收去追者至捕紐出宮前索前銀道士不認曰汝何曾有銀付我

道人罵曰罷罷我去必死死則爲風犬噬汝後二年道士卧帳中一犬徑至帳中噬其手足道士驚曰已矣此某道人報我也不數日死至今宮中道士傳之報應之說若渺茫而道人一言其驗如此張睢陽曰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子奇慶緒相繼授首安知非忠魂假手於人而戮之耶

弔哭辨

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及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說者皆謂曾子既聞孔子前說必不以母喪弔子張不知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又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此可見弔與哭專言弔則哭在其中言哭又言弔則哭爲死者弔爲生者如世叔父母兄弟之喪卽在父母喪無不往哭之禮故服其服而往孔子喪顏淵如喪子門人喪孔子若喪父而皆無服則曾子喪子張當如兄弟而無服可知故不得已以齊衰往哭不易衰者無服可易也故其言曰我弔也與哉言往哭禮所不禁也凡記者之詞於曾子言齊衰往哭於或者言齊衰不以弔蓋曾子本往哭而或人疑其爲弔耳況有練則弔之文乎第孔子告曾子之詞兼言弔哭則哭亦似有不可不知此哭字蓋言其泛者若曾子與子張雖無服而情深義固與

有服者等恐非泛常者可比曰好事者爲之辭曰失禮之事不可盡信其重曾子至矣不可謂得其意也

喪期

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自宋至今已爲定制若論古制則以二十五月爲正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者言此月之中也故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惟父在爲母期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夫喪三年所以爲極而止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愛而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

意各有爲而後人不察遂緣此而解中月爲閒一月矣罔極之愛有隆無替誰敢挽今而反之古然文徒隆而實則日不至禮謂七十者披麻在身今之人皆七十者耳

朱子重葬地

今之論葬地者多援朱子以伸其說以其有山陵議及用蔡季通術兆其親於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故耳山陵之議一則曰擇最吉之處二則曰別求吉兆且曰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助似亦不脫今世俗人之

論不知臣子對君父之言自宜如此其葬親之遠未能悉其顚末恐未必盡如今人區區以禍福爲意也而信用季通亦事理所宜按季通父名發字神禹自號牧堂老人著地理發微十八卷季通旣其子況能博學多聞朱子一見許以老友相與之久一旦有大事不與之謀而與誰哉但人傳季通得康節之學豈不能讀父之書毋爲鄉人改葬而吉凶不能皆驗及貶道州有贈詩者曰掘盡人家好邱壠兗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夫人之識身之遭固所不足計而爲人改葬恐非有識者事卽朱子未必盡用其說而業與之共事使挾邪術者得以藉口是以君子愼擇術而又不可不愼所與也

祔祭

按察司新頒四禮簡儀移祔祭於大祥之後極有斟酌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而至今仍在卒哭之後者沿周制也況古今廟制不同古諸侯五大夫三皆各一廟故祔者告其祖以當遷他廟而告新主以當入此廟逮大祥後遞遷舊主而以新

主居之今一廟耳將何以爲祠況喪三年不祭正爲其吉凶異道卒哭雖漸用吉畢竟爲凶不若移於大祥之後卽於此時改題入廟不惟得孔子善殷之意而事皆次第可行後之學者察之

墓祭

墓祭非古也或者引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之文謂古已祭墓而註曰或禱祈焉意者據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之說墓亦壇墠之類耳然卽禱祈亦祭也但其以家人爲尸終非正禮豈所

謂祭墓卽前大喪庚甫竊時告后土之祭前言遂爲尸專指大喪禮此則通言諸侯以下故曰凡耳觀小宗伯之職成葬而祭墓爲位註言先祖形體託於斯地祀其神以安之亦可見矣以愚言之墓藏廟祭古義極明第勢亦有不得不祭墓者天子諸侯姑置弗言古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惟考妣耳其他不在祭列者豈能遂已因春秋拜墓祭之亦出人情寒舍新定春秋廟祭後止拜墓已祧者拜墓時祭之然其禮從簡舊從鄉俗新正清明拜墓疏數失宜今亦改定春秋各一次不識知禮者以爲何如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諸儒立論不同以經傳語多矛盾故也以愚言之春秋之文只當以春秋爲斷則周之以建子之月爲春爲正月明矣特王字終不可解闕之可也

書適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嘗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了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林時隱博學多聞深明象緯聚書數千卷皆自校讐語子孫曰吾與汝獲良產矣○杜暹家藏書皆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皆不孝薛文清公曰千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此其爲說不同皆得書之適者獨王文成公詆書爲無益不知何故

惡書

秦始皇惡書非惡書也惡人讀之而詐謀其社稷不知讀書多則忠孝之道明忠孝乃社稷之福也王文成公惡書非惡書也惡人讀之而遮迷其德性不知讀書多則聞見之益廣聞見固德性之資也

先進流風

吳公琳洪武時爲戶部尚書致仕家居　上遣使察之使者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家何在公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狀復召人爲原官尋轉吏部○張少參公繼孟年未五十致政家徙壁立居旁建茅屋三楹扁

日一笑亭日觴詠其中客至茀肅至階送亦不出門
郎朝貴往訪止折柬相答嘗言作人須要有趣對俗
客默然遇學士大夫有道術者與之談說名理揚榷
風雅亹亹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別閒留客不過脫
粟飯或出蔬果杯酒三五巡即止凡自公第出者輒
喜見眉宇相謂曰遇子醇一飯勝別家盛筵其爲人
愛重如此○黃憲副公卷致政歸年方四十有五家
去城邑四十里而近經歲不一至至則市童呼指曰
黃公來也蓋識其敝輿云居常好客客在座徐起臨

庖服犢鼻衣治具無兼味畢乃盥手更衣出率以爲
常嘗假農具於隣其人欲舁送之力辭自肩如田○
唐冢宰漁石公家居時出入惟徒步陳大參艮譔說
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謂從
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
曰然第吾楓山先生如此廼姪朴菴公拯侍郎暨竹澗
潘公希曾侍郎俱守此禮不欲越之耳嘗謂門人董遵曰
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尙非也關薛
文清公居家留客止用一雞黍盛以瓦缽酒三行輒
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一肉一菜
殊爲可法○嘉靖初紹興府城有三尙書韓公邦憲
王公鑑之王公新建伯守仁韓公新建伯父海日翁
同韓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皆赴公所稱賀新建以
伯爵貂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韓尙書在後先
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拱手曰伯安
行矣予先往遂行新建公候其過乃上馬時人兩賢
之○羅春坊洪先已魁天下官修撰侍其父憲副雙
泉公於家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如命從事欣

欣如也○嗟夫此皆先進雅道也不可復見矣

一變錄

萬歷午未二科程墨一變序語謂午未諸魁猶爾醇
醇至後獲雋諸公則奇文蔚起超然繩檢之外乃知
江河所趨勢不可挽合甲諄諄祇爲塗耳飾目具也
識者嗟咨不能無慨而齊門竽瑟將何途之從而可
是以本坊冥搜廣梓用極一時之變此其意非以爲
美而梓之蓋劉向存戰國策意也而四方學士傳而
習之以爲作文趨時定當如是曷不以序語玩之

變通

人謂事當變道不知變通極害事不肖在制因有別故承當道意一出謝初正謂事當變通後遂窒碍至今爲恨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與其權而失不若立之有據耳

從祀

孔廟從祀我 朝四人薛文清胡敬齋所宗者朱晦翁文公王文成陳白沙所宗者陸象山今天下之言不歸陳則歸王薛胡一派若絶響矣非果絶響不樹

黨不務名挺然特立方慮不免而敢曰攻異端哉○胡敬齋正學也陳白沙異端也王文成公異端之學而有豪傑之才薛文清公豪傑之才而本聖賢之學

私德

晉文公定襄王於郟請隧而王弗之許正也而謂其功爲私德私勞然則孰爲大功哉特以折其不臣之心焉耳或曰謙辭也王者奉天命而爲天子天所命者有德王謙言無德而晉文定之非奉天命故曰私不然寧足以服文侯之心哉

富辰諫伐鄭

鄭人執滑之使不可不謂無君卽不伐必當有以處之伐之不爲太過特不當用翟人耳富辰諫之必當時事勢有不可者顧但言兄弟而不以君臣之義度其輕重又不及所以處之者宜不足以動王之聽至其言翟人之情及諫以翟女爲后則其義甚明而王亦不聽則前言之不聽亦未必皆言者之過也

作文詳略

人謂作文之法人之所詳我之所略人之所畧我之

所詳予竊怪之近見論文者同然一套或不然之曰時尚如此不可改也則此言正爲對病之藥始知前人立論皆有所謂不可遽疑之也

修慝解

樊遲問修慝孔子告以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朱子集註引胡氏曰慝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似爲費解朱子註孟子民乃作慝曰慝怨惡也愚謂於人有怨惡而欲修之在攻其惡而無攻人之惡卽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之意何等明

順不知朱子胡爲舍此而取彼也
徐生二詩
盛生時泰頗有時名學亦該博一日大司馬戴公索詩予薦之入去生即留揮筆授之持至同寮諸君傳視莫不掩口咎予所薦匪人太宰張公瀚爲南司空時以冊徵諸司詩同郡徐生渭素有詩名以從弟與之遊馳書索之諸寮復爲掩口通政周與鹿公晒曰草茅爾安能揚廟堂盛美非徐詩不工乃索之者不量耳後生至都以小集嚴陵祠及謁 孝陵二律見惠予復呈之諸公無不嘆賞予曰此即諸公曩時所薄者即盛生未必無佳何偶當其不意耳謹錄二詩於後 孝陵二百年來一老生白頭落晚到西京疲驢狹路愁官長破帽青衫拜 孝陵亭長一杯終馬上橋山萬歲始龍迎當時事業身難遇憑仗中官說與聽自註漢高彷彿 皇祖而少文不逮遠矣故於第五句見之嚴陵祠大澤高踪不可尋古碑祠木自陰陰長江萬里元無盡白日千年此一臨我已醉中巾屨岸誰能夢裏足長禁一加帝腹渾閒事何用旁

人說到今兩詩皆有重字近世文徵明甫田集多如此若陳白沙集事以此詫人謂不忌重字乃爲豪邁恐唐人製律之意不若此耳
翁尚書黃鶴樓詩
翁榮靖公黃鶴樓詩湖海樓聞黃鶴樓轉蓬遲暮乍來遊已無丹訣留仙閣但見蒼烟送客愁吳苑日斜芳草遍楚墟雲散大江流乾坤芻狗終歸盡徙倚狂歌何所求比崔灝及李太白鳳皇臺時其感慨則同而風致瀟洒過之客謂之曰送客愁不如送客舟公曰然當改之不知愁字正用崔詩若舟字便無味以此見公之度量其不欲明所長以抑人如此
三子聖人事
篡逆天地所不容也而揚雄事新莽以女后篡尤天地所不容也而狄仁傑事武曌 主中國天地大變也而許衡事元後之君子非不爲之昭雪而卒不能絕無譏評謂揚雄可恕是夷齊不足齒也而終不至顯位安知非我 太祖薄危素之意耶謂仁傑潛授五龍萬一其功不成將何以自洒耶謂衡不如是

道不行則凡屈身申道者何不可爲藉口耶豈三子所爲盖聖人事吾人當學子路自當有法

日出入昏明刻數

天行一周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八刻共九十六刻餘四刻又以每刻分爲六十分總二百四十分布於十二時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時有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且以卯言之先初初刻次初一刻初二刻初三刻初四刻正初刻正一刻正二刻正三刻正四刻總計八刻二十分故日出於東

未出二刻半而先明日入於西已入二刻半而未暝如以昏明考晝夜之刻則晝刻常多於夜凡五刻故史家所載冬至之日晝刻四十夜刻六十本於此也若但考日出入之正則冬至之日晝刻三十五夜刻六十五矣要之史誌所載不同其實一也至於觀昏明之中星當損夜刻以益晝刻且以春分之日論之春分日在奎之初度日當未出纔望壁二度而旦星已中焉日雖已入必待歷奎九度而昏星方中焉其占四時之中星皆當準此○右宋陳例德普論也其言明確必有所授愚素不明百刻之說每以詢人而不得其旨得此良若發矇但終不能無疑者一時何故分爲八刻既分爲八刻何不曰八刻而曰初四刻正四刻既曰初四刻正四刻有初一刻正一刻矣又曰初初刻正初刻何重復若是耶既曰刻則雖止十分亦刻也一時已有十刻是一日有一百二十刻矣而止曰百刻何名實之混耶一時既該八刻二十分則曰八刻二十分可矣而必曰初初正刻何不均分爲十刻耶此在天文家必有所以然之故記之以俟教我者

元孫以下服

後世祭禮祖及高祖孫稱元孫不知起於何時夢溪筆談謂曾重也由祖而上皆曾祖也由孫而下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遠者則必爲服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則古者無高祖元孫之稱可知矛家祠堂亦竊祀四世素稱孝元孫一日小孫持祀文請曰據詩禮皆當稱曾孫予喜而允之後思古無元孫之稱故皆

稱曾孫後世既有此二稱則對高祖自宜稱元然則自高祖而上皆可稱高自元孫而下皆可稱元矣寒族合祀溪園公以世遠難稱以宗子爲主稱幾世祖幾世孫由此觀之則卽稱高元亦無妨矣人有滑稽者言彭祖過老諸孫不爲養訟之官其孫曰雖有根派已無服制判令後母子自養衆皆發笑予曰恨彭祖壽促不及沈公爲官訟之使諸孫忤高祖此衆復大笑附筆○愚初疑妻服夫曾祖父母緦高祖夫母亦緦似無分別夫既於曾祖父母齊衰五月則妻亦小功豈不稱而有等由筆談之言而考之禮則古人於曾祖原止三月其五月蓋後人所增而未及其妻耳若此則仍舊固可亦似有可義起者不知深於禮者謂當何如耳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續羊棗集八

本朝理學

本朝理學泳化類編所載薛文清公敬軒先生瑄胡敬齋先生居仁羅文莊公整菴先生欽順曹正學月川先生端胡太僕前府尹公支湖先生鐸章文懿公楓山先生懋鄒文莊公二泉先生寶羅文毅公一峯先生倫陳恭愍公克菴先生選周布政翠渠先生瑛蔡祭酒虛齋先生清張布政克脩先生吉呂侍郎涇野先生柟陳布衣剩夫先生眞晟吳聘君康齋先生與弼陳檢討白沙先生獻章王文成公陽明先生守仁薛考功西原先生蕙共十八公比楊月湖所録去張侍郎東白先生元正莊郎中定山先生昶黃憲副未軒先生仲昭鄒吏目立齋先生智四公而增羅文莊曹正學胡太僕邵文莊呂侍郎王文成薛考功其中於陳檢討王文成薛考功詆之甚力而以陳布衣吳聘君與之同卷似亦有意者禮生也晚不及窺諸

公門墻安敢妄議考其言議文章則所詆三公不易之論敬軒敬齋不假言矣整菴支湖困知記雜學辨其有功於吾道甚大立齋不過一直節之士全無從容穩重氣象定山亦未見大雅去之已當其餘且不敢盡述此外則邱文莊公濬之朱子學的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黃文裕公佐之文集庸言及皇極經世傳樂典等書皆有自得而東陽孫石臺先生揚之質疑葉東莞陳清瀾居士建之學蔀通辨其辨折陽明可謂至到而泳化類編作於祁陽鄧來溪先生球學者讀其書論其世可以想見其爲人九原可作皆所願爲執鞭者也○自己上諸公外能與陽明先生異同者尙有林次崖先生希元崔后渠先生銑次崖語見四書存疑明白剴切而后渠語見竹松寤言詞不煩而意味有餘曰刪長能而不用非霸儒與○陽明先生答顧東橋徐成之羅整菴諸書眞是遁詞而世方以爲眞詮支湖與陽明同縣同時人知有陽明而不知有支湖瓊山與白沙同省同時人知有白沙而不知有瓊山達之不如聞自古患之矣○方今學校

諸生忽朱註而肆其愚甘爲異端之下者而不恥壞天下事必自此輩顧其作俑者誰乎而天下方孔孟之也柰何○會稽季彭山先生本篤信陽明而註述聖經確有成說愚欲比之吳草廬○祀先師本爲其刪述六經則從祀必其能羽翼六經者敬軒敬齋不假言矣陽明白沙之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孰與整菴支湖瓊山諸公之著述鑿鑿有裨於六經而舍此取彼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則豈惟整庵諸公謂石臺清瀾非今之孟子吾不信之矣

古禮所當更

古道之不可復大者如封建肉刑井田小者如祭用尸坐用席之類不必言矣其當復而不能復者如冠弗論亦有當更而不能更者即士民家言之冠禮三加即用應得冠服一加而以實詞命之似無不可昏禮六朱文公并作二次已似近情但既欲與爲昏豈有不知其名不以爲吉而納采者既納采矣得其名卜之不吉將何以處乎此近於虛僞不如已之既許之後即當納徵有不便則先行定𥙿後納聘請期似爲穩實喪之梁冠衰服本朝服制士民平生無朝服居喪服之爲過情況今朝廷之上一歲服朝服無幾日則在公卿大夫亦當斟酌布衣寒士即其家比封君僭同有位者恐不爲妥況身親執事面垢而已者哉或曰然則廢衰乎曰衰安可廢恐不在同於朝服也餘不能一時盡述記曰禮從宜又曰可以義起惟識者詳之

世子不爲天子服

禮君爲天子三年世子不爲天子服此義不可曉天

子崩三月天下服世子獨非天子之臣乎爲其君而忘大君乎

同爨緦

同爨緦爲從母之夫與舅之妻本無服以其同爨故爲之緦耳非謂凡同爨者皆緦也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對母出似同一母出則其黨情輕死則情不可殺故有服有不服註謂母死謂繼母其母謂出母恐未必然若繼母在不得爲其已死之母

之黨服則何必言母出繼母在母未嘗得罪於父而不得爲其母之黨服而繼母得以壓其母矣恐於禮未順然則繼母非出母之黨將何如曰爲繼母之黨服則死亦服之亦服之不爲出母之黨服可知矣著之以俟識者

宋潛溪小像詩

山陰隱士王方湖題宋景濂公小像詩乞恩綸許下鑾坡魚水雲龍竟若何一代文章周禮樂百年盟誓漢山河秋風歸鴈衡陽少夜月啼鵑錦外多回首故園何處是蕭蕭遺像守青蘿予於鄭義門見之青蘿

山名公廟在焉子孫已盡鄭門之好義士世爲守之歲於八月十三日一祭其生辰也因嘆士君子得時行道而不能保其始終天也而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非行誼素孚於鄉孰能存其遺廟哉讀方湖之詩爲之一慨

經義

古今文藝三代以上勿論自漢以來字至王右軍止矣古文至韓吏部止矣詩至杜工部止矣若後之舉業論至陳止齋止矣舉業策藝長公止矣獨經書義雖至我　朝爲極盛而卒無稱獨步者擅場者或局於時及時者或拘於才自嘉靖以來荆川唐公昆湖瞿公表表矣而尙不能無未到處人謂時文決不可傳豈其然哉文至則不可加於今必有其人矣

夏時周鼎

孔子告顏淵以爲邦曰行夏之時非曰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而已也故朱子曰蓋取其時之正令之善金仁山謂孔子以夏時觀夏道必非今之夏小正蓋曰

小則必非其大者豈亦其一端與所謂夏時當必有制度條教之詳不可得而聞矣知哉斯言若但以建寅爲歲首便是行夏之時則所關於政體者亦不爲甚急矣王孫滿對楚子問鼎曰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非曰重器而已也故贊寧要言曰禹鼎不止圖山川猛鷙之物又每州民戶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後語云據九鼎按圖籍註云秦據執得周鼎自然案次知九州戶籍圖書也金仁山謂象物神姦之說蒲

葢設詞以神之古之鍾鼎猶今之碑碣皆所以載事也爲其爲圖籍所以歷代寳之知哉斯言若但爲重器而已寧能協上下以承天休哉然則呂覽淮南子其襲夏小正而增損之者乎鄭之鑄刑書衛之烝[illegible]鼎銘其亦以碑碣之未興乎至仁山謂九鼎鑄於禹於經無考當從墨子信哉斯言禹如鑄鼎則所載必先禹貢滿必能言之矣

程伊川引論語意

司馬温公卒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程伊川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蘇文忠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伊川怒二人遂成隙初讀之程說似爲可笑細玩之卽其不近人情寧謬陋至此其意葢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日有朝廷慶禮則不當往弔葢慶爲公弔爲私臣子以尊朝廷爲心則大臣之弔遲一日亦未爲過耳以伊川之養言而人不以爲是何至於怒以此意從容諭之人未必不省使明道先生當此其氣象或當自殊文忠亦無異議矣

士習

風俗日薄不特大者卽士人業舉少年自詫其英發睨前輩蔑如嘗聞嘉靖年間山陰郁寧野公文少年俊才正爲當道所重同輩所推張晉野公牧初罷府同知歸共具請教後雖蹉跎數年終第進士同邑陳州同公仕華徐華亭督學時以爲兩浙奇才薦爲董中峯侍郎館客居半歲閱其文因爲改擴二十餘篇曰如我作方成舉子陳不以爲意也晚年始得一貢夫一府同視會元吏侍遠矣郁公知師張而陳忽董後竟何如小子可以警矣

論語誤句

論語不患寡一節依前二句則後三句當云葢均無寡安無貧和無傾又不然則均無貧安無寡互言之亦可通乃錯落如此卽古聖賢文辭不若後人之瑣瑣恐不至是或傳寫之訛耳

五湖

說者謂太湖卽震澤亦名具區卽所謂五湖非太湖之外有四也然周禮職方氏所掌東南曰揚州其鎮

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若具區即五湖不應兩言之豈具區在五湖中而五湖則不盡於具區耶抑別有具區古今地勢滄海桑田不可考耶何尙書公喬新集註謂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也豈湖本有五而太湖居其一亦得稱五湖耶又曰具區今在蘇州府明兩言之矣今東南江湖甚多古今言議各有所指恐不可執之以爲必不可易也

周禮分土

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而孟子王制皆言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梁氏謂所以不同者孟子王制以所食租稅言之如後世所謂實封也周禮以封疆言之而凡貢於天子及附庸之國皆在何尙書公謂梁氏之說辨矣然質以書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言終有所不通愚意

惟三之說謂即孟子王制所謂實封未嘗不可通更俟識者詳之耳

三江

五湖或言即太湖非太湖之外又有四或言洞庭彭蠡巢湖太湖鑑湖楊用脩太史又曰洞庭一青草二鄱陽三彭蠡四太湖五至論大江則曰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又言洞庭之有青草即鄱陽之有彭蠡何前後之矛盾也至於三江用脩斷然以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爲南江辨矣然不可謂諸家所指皆此也即以范蠡之言觀之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與此必指吳越交爭之所若東江婁江松江太湖已在吳域內恐不待爭之於越況其他乎而說者欲雜援以定江湖所在然則滕王閣序所謂襟三江而帶五湖者亦吳之三江與太湖耶禹貢三江當從楊太史說無疑其餘則今之江湖大小不同不可盡數隨其言而會之可也

記異

萬歷二十六年戊戌除夕樓姓者夫婦拜一乳母提

一子又一婢同寢一室至夜分其乳母見一戴破紗帽穿紅者手執銅錘稱我有銅錘何怕你芝麻稈蓋俗於除夕房門壁徧插麻稈爲可以闢邪故其言云然也隨向乳母奪其子不予因之乳母聲呻㖞夫婦聞之俱起婦先至乳母牀不見乳母抱其子穿紅者奪之婦曰寧我穿紅者怒以鐵鍊鎖婦錘之其夫後至不敢仰視遂昏夫之父母方將就寢聞其婢大叫若有甚痛者問之不應急推開後窻入婢亦無聲視夫婦牀無人乃迷伏乳母牀乳母與婢俱昏迷在地

急以薑湯灌之其婦先蘇言狀且言爲其夫之父在外扣拜始解我索又須臾乳母醒問穿紅者去未然後夫與婢方醒醒時皆吐雖孩子亦然問其婢何以叫不知也此不知是何妖門初開時群犬奔入牀下遂之移時方出人皆聞有腥氣五年前其同宅者一母二女同卧豎房亦被昏迷而二女竟死亦有腥氣人疑狐精爲祟或又言其宅素有妖物一白鬚老人常見之不知果否也天地間何所不有愚素不信邪聞此記以資談

懸榻

懸榻事陳蕃爲樂安郡太守以待郡人周璆爲豫章郡太守以待郡人徐穉一見之本傳一見之稱傳各因所重也

祖述

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朱文公章句謂遠宗其道近守其法而且曰該本末合內外而言之何等親切明白蓋道無古今故祖述至於堯舜祖二帝則父三王在其中非遺文武也若法則只當守當代

如何從得夏商而況於唐虞非盡反之其不必變者文武已自因之不必言也近見會試諸卷皆以朱子分道法爲非而且謂憲章者憲章於心而以作春秋等實之恐未得爲確論也

劇秦美新辨

焦狀元竑曰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辨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之有解也惟泰和胡正甫辨正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徃予閱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

莽大夫怪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鄙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往往惕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高餓顯下祿隱雖不韙屈原而屢斥公孫宏之容且曰如詘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乎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后讀雄傳稱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

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頌莽妄可知矣蓋予懊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人簡公紹芳辨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去莽篡倘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猶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

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以爲游說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禮按此文讀之甚可喜但其獄已久反之亦似不易錄之示有道君子留心焉

喪服

朝廷制度梁冠朝服爲上幞頭公服次之紗帽圓領

又次之蓋由三代以來歷制增損不同至我　朝裁定如此今之衰服分明是朝祭服制度士大夫平時未嘗穿朝祭服兒父母賓客居喪乃用此制爲服恐未爲當況士庶平生原無此服乃用此僭截鄙意謂
朝廷大喪禮百官哭臨當用此服其餘品官士庶家皆所不必已囑子孫我謝世時只依我議毋得拘泥過情世世守以爲法

狄仁傑

天下事有幸不幸狄梁公周旋於女主之朝幾不免

矣而卒不去此孔子所不能爲也而卒曰潛授五龍取日虞淵夫雙陸不勝之對王方慶同之中宗之還吉頊首倡其議天下後世不曰王方慶吉頊而曰仁傑五王雖多公所進若崔元暐武后明曰朕所自擢公之薦張柬之等亦后之擢元暐事出偶然耳后豈豫爲傳位地邪夫唐之歷數未終武之縱惡已極微五王寧無反正之會邪夫以陳平親戚安劉之業說者尤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況以五子之功歸之已故之親臣自後韋庶人之役誰授而誰成之耶是非毀譽有幸不幸大者尚掩況其小者哉○五王不去武三思終成禍釁識者尤之不知以中宗之昏懦以韋庶人之穢悖三思即早正其罪天下其無三思邪所恨五王不能討武后莫大之罪使韋庶人復蹈其轍當其時中宗子也武后母也事殊有不易處者或者欲律以皐陶執瞽瞍之義不知孟子之論言之則易爲之則難更有進於此者中宗之廢緣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之一言自當時言之亦爲輕率復辟之後竟寵韋氏以致禍亂況其初已正大位而不能

正己率物自取困辱其無能爲可知矣并相王俱廢而擇宗室之賢者以承宗祧如漢立文帝故事蓋相王亦武后子也則武后之罪自不必別議然此伊尹周公事非後世所當輕議也

百穀

揚泉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穀種衆種之大名也凡經傳所稱十百千萬皆總其大槩不

必的有此數則此所謂二十者亦舉其成數耳然觀此亦可得百穀之大端而周禮曰三農生九穀職方氏所掌亦言九穀而其在九州唯豫州言宜五種而於青州言宜稻麥不聞有所謂九也豈九亦槩言之謂邪今之言五穀者大抵曰稻黍稷麥菽則麥豈別一種邪抑總在粱之內與黍稷同邪此皆無關大體不必瑣瑣者然辨物者不嫌於詳而亦不可固今吾揚州於穀無所不有而職方所辨唯曰宜稻他可知矣○廣志曰破藏稷逼麥稷也此二者以四月熟據

此則麥似爲粱屬然黍稷麥各一類而粱雖總名亦有一種只名粱者要之不失其爲總名與然則所謂五穀者約言之則稻黍稷麥菽總言之則粱稻菽蔬果人各以意見名之不可固也

吳越行成

吳越春秋載句踐請成於吳身爲臣妻爲妾因之石室心竊疑之若是則句踐已降吳矣何謂行成城下之盟春秋恥之其辱至此不曰無顏立於人世即蠡種善謀伯嚭之奸能格子胥之算入柙之虎恐無復合嘯於山林之理然古今事勢不齊猶不敢自信也及讀薛公應旂四書人物考亦不載其事然後自笑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想請成之時原有是言而人遂以爲實有是事訛傳不息耳

科舉文

科舉之文自宏正以來日盛至嘉靖年間辭理燦然隆慶中未改也至今萬曆日趨於敝天下士子厭薄宋儒堂奧莊列宗主佛老性理大全一書無窮妙理皆以發明六經有習之者詆爲俗儒山林老僧一字

不知奇之者以爲奇貨及作爲時文全無體認但能與章句背者便爲奇士每開科禮部文移必有正文體一條無不剴切時敝而及至中式文卷猶然舛謬至今萬曆辛丑科極矣豈秉文衡者樂取紕繆鮨鑑中取觧不得不然而後生小子以爲文章以時高下自當如此反謂議者不達時變人心不正邪說橫行有識者坐嘆而已

弟婦

禮記大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

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謂弟之妻不當稱婦也然而不著其所當稱愚意婦之爲言對子而父稱之則曰子婦對夫則曰夫婦弟之妻不得稱弟婦則己之妻不得稱夫婦邪曰夫婦曰弟婦曰子婦各隨所宜稱之未嘗不可若對尊者而言而某兄之婦某亦未嘗不可大傳此條或有鈌文未可知也

萬一樓集卷五十五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續羊棗集九

葬

古之葬者祖父也今之葬者子孫也古之葬者禮也義也法也今之葬者術也利也幻也而在士大夫尤甚可歎哉

葬祀土地

越中近日富貴家葬禮必請顯者二位一題主一祀

土地皆衣吉服鄙意竊不然之及考宋朱文公家禮亦不然祀土地謂擇遠親或賓客者以其可以吉冠耳主喪者儼然有事而以一吉冠委重禮於他人可乎記曰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祭非與神交乎哀痛迫切之時神必鑒之以不純凶之服而主祭不愈於托之他人乎以此言之親祀可也在得冠服之體而已題主擇能書者書之足矣何必顯者○禮部尚書羅康洲公諱萬化之葬本府太守劉公諱庚以事在山請之祀土地曰非我事也請之題主又不允識者以爲得體記之

不教子

丘子之子無所考見以意度之必不肖之甚者於其答公孫丑不教子之問知之也丑之問明識孟子之不教其子孟子以勢不行答之不欲暴其子之不肖耳易子而教萬一師之教不行爲父者坐視之乎王荆公曰當不義則戒之而已戒之非教乎不教之於其先而戒之於其後勢必行乎門內之治恩掩義若

孟子之說則一味含忍禮何以曰子放婦出也慮其不祥而養之至於放出可謂祥乎愚意易子而教固所必然其朝夕訓誨自不容已至於父不得而援之子則斲輪之言已至不責之以不堪已爾孟子之見豈不及此必有不可對人言者不得其意而徒使不肖之子藉口以上逆其父可乎表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造墓

時俗造墓者外爲圍墻墓前爲上下拜壇左右階梯

皆以石砌所費不貲夫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又曰墓而不墳孔子自謂東西南北之人故封之崇四尺以識今之爲墓者卽不能盡如古人要當識其所以然之意與其觀美於外不若盡誠於內可省處省之卽品官自有　朝廷品式不隱　君之賜可矣況庶民哉○盡飾於墓不若盡制於廟時俗皆崇重於墓而於藏主處毫不經意未知古人不墓祭之意故失其輕重耳爲我子孫者祭之

王荆公

楊升菴言朱文公不當取王荆公而詆蘇文忠公兄弟今其名臣言行錄具在曷嘗不見荆公之短與蘇公兄弟之長其載荆公於名臣錄者正以見其非名臣如泳化類編載王文成於理學者正以明其爲理學之害耳

淵明圖詩

烏帽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童點檢門前柳莫使飛花過石頭此王葵軒公題淵明圖詩也公爲我暨第一流人品今其子孫頗微訪其詩文不可得得此一首而已又五言一絶河裏有箇椿鸞鸞飛來歇青天無片雲丢下一團雪此外不可復得惜哉

改家語

曾在南都集於靈谷一客曰家語一段當改作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長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長裸蟲三百有六十而蠶爲長五蟲各三百有六十而人爲長一客笑曰予亦有是意但蠶當作象耳愚曰二公可謂道學先生矣王陽明先生詆朱子今

已從祀孔廟詆孔子不得配享孔子耶一座大笑其言亦甚有理

棄疾李璀

唐李璀與楚棄疾之死父事頗相似臣子於君父忠孝不能兩盡不得已而死發於惻隱之至情孰敢少之棄疾爲王御士王欲討令尹對之而泣弃與之謀憐之而已憐而欲居之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李璀爲監察御史知父之必負其君諫之不從而以告其君詢之曰卿以何策自免曰

臣父敗則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嗟夫誦二人之辭能不酸鼻扼腕而繼之以泣哉顧當時二君所以處之者未爲盡道而二臣亦似有可以無死者瓘雖言其父於君然懷光之敗初不由其子之言禮謂事君不忠非孝爲監察御史知有不軌而匿之可謂忠乎是瓘之告不爲賣父而卞又未嘗惡養其父棄疾雖曰吾與殺吾父特恨其不敢洩王命耳爲御士而洩王命可乎鬭王命而洩之父然則父一而已者爲至論乎而况當時事體不可知王謂國將討焉非惟不當

洩而亦必有不及洩者夫父不受誅仇之可也父受誅而仇其君是黨父爲惡未聞禹與蔡仲之仇其君也使二君於用刑之時明詔二臣之無罪以溫言慰其至痛未必非天理人情之正而死有重於太山卒使二烈士之經於溝瀆也誰之咎哉

六禮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婚姻之六禮也朱文公家禮幷問名於納采而納吉時卽納徵已從簡便但禮聞納吉不聞納不吉而告已者旣問其名以不吉而告休固不失爲誠信於人情亦少有不堪不卜筮於未納采之前而告凶於問名之後與不納采而問名俱有未順不若巳之媒氏通名卽問其名彼此卜吉然後許諾此皆媒氏事不必行禮許後卽納徵聘請期親迎以次隨宜行之不必媒氏似爲穩妥禮可以義起則亦可以義巳也

治生

許魯齋謂學者治生最爲急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殆亦窘於

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爲主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此眞切平允議論若一槩以顏淵屢空子貢貨殖爲勸戒則終身窒碍無以自存卽爲黠敖何取於學哉傳習錄謂其誤人著此

娛老

野客叢書謂讀陸李二傳深喜其得娛老之趣陸賈爲大中大夫歸出橐中裝分與五子令各生產賈帶

百金寶劍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與諸子約
遺女女給人馬酒食之費極則十日而更所死家得
寶劍車騎侍從者李遷哲爲刺史歸妾媵至有百數
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
分處其中各有童僕侍婢閽人守護遷哲每鳴笳道
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盡平生之樂二公臨老能自
享如此云云 愚謂二公所爲皆少年豪縱氣味何趣
之有不如韓蘄王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
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

其面似有儒者氣象爲可尚耳

李太守好奇

姚安李知府名載贄號卓吾善文能書好講學時講
學者多入於禪而此公尤甚然廉靖明達上下愛之
一日出一對於觀海樓曰禪緣乘入有下乘有中乘
有上乘有上上乘參得透一乘便了佛以法修無滅
法無作法無非法無非非法解得脫萬法皆通一日
學道出遊予讌之於樓謂予曰此非禪寺胡揭此聯
予曰此李太守漫筆愛其奇巧不欲去之耳後李公
求致仕人以予親臨守道不能留之爲言且有傳予
去之之說爲去其官者又招致一書生文辭清雅儀
容秀發而無姓名籍貫予疑之行文府中查明而竟
不回文予曰查之本道事已畢倘有違礙事在該府
人又有謂予不能爲太守留賢者然予出滇時李公
尚未致仕及致仕竟不歸鄉寄住耿楚倥家以其爲
道學宗主也不知何故遊至京師死於非命大抵清
奇可怪而不近人情終非儒者正道李福建晉江人

有感

不能勤耕苦讀而望富貴於塚中之枯骨不思繼志
蓋愆而懺罪過於化外之畸流何如其智也講學者
詆大儒而稽首於彌陀仕宦者畏中官而甘心於鄉
愿可以爲仁乎

造化有差

人動處有差造化亦有差如寒暑不時福善禍淫之
不當者朱文公云然薛文清公亦云然愚謂造化雖
差出於無心所以不害其爲造化人則未免有心有
心卽私矣可不慎乎

鐵崖正統論

元人修宋遼金三史楊廉夫著論謂元當續宋統於世祖混一之日不當以金繼遼而以元繼金當時莫不韙之以予觀之廉夫之論固得而不知當時史臣之意尤深也　而主天下此萬古乾坤之大變不啻以正統予之元之史官元之臣子也敢謂元非正統哉故不忍正言而繼金繼遼隱然見夷狄自有統緒不可以干夫華夏之大統云爾然則廉夫之論非與曰是也廉夫之論直爲元也一時之論也臣子之

事也史官之論婉亦爲元也萬世之論也華夷之辨也或曰恐元之史臣意未必及此曰郎本無此意而偶合焉其得爲正論則均矣

學術

我　朝學術極正自孔孟之後於宋取周張二程而尤以朱文公爲的自陳獻章尊信陸學而王文成公濫觴其說世之學者遂持兩端學校諸君主朱子而遊談諸公主陸九淵然當嘉靖初年　廟廊議論甚正學校不以之造士文場不以之取士也及王文成公從祀而子弟之所以爲學父師之所以立教主司之所以取士者咸以朱文公之說爲糟粕雖　朝堂之文移曰下莫不以遵朱爲言而反以爲腐濫不惟詆訾朱子并孔孟亦公然譁之甚者尊崇佛老自以爲得志矣世無真儒寧有純臣哉

讀困知記

困知記郎其立名與記中議論似爲王文成而發然自程叔子朱文公而下及我　朝名公無不爲其指摘而畢竟則遵朱而闢陸所異於朱者惟人心道心

及理氣之說亦學者所不可不辨也以愚之鄙見動時有人心亦有道心靜時多道心未嘗無人心若靜時全無人心則何必戒慎恐懼不覩不聞也且記謂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血氣之性固人心所由來也理非氣無所附麗氣非理無所主宰謂理氣不可分離則可若曰一物則何必曰形而下形而上亦何必曰理又曰氣耶太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曰太極曰二氣曰五行便有許多件數謂其自然妙合則可謂其不假於合則曰太極何必曰二氣曰二氣何必

曰五行而五行則質之具於地者明有五者亦可指水爲火指木爲金耶記言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而五行之秀氣也曰交曰會非合而何况必合四言方成爲人此皆易見不知整庵公何爲固執必以爲不然也○陽明先生以知行爲一整庵先生以理氣爲一皆有見於理一無見於分殊而整庵先生自謂只當言理一分殊既曰分殊可謂一物耶

擧業

朝廷以四書五經造士所造者何物在大學謂之明

德新民在中庸謂之盡性在孟子謂之明人倫而謂必自四書五經始造其理則曰博文曰惟精履其事則曰約禮曰惟一皆所以修道也而以文章驗其所學之淺深考其文者正考其德考其道也自後進取之心勝而一意爲文竟不知所學者何事而名之曰擧業一日成名則目之爲敲門磚而不復留心自擧業之風盛而好尚者舍學校之教而自立門戶曰道學不知所謂道者能有出於學校所教之外否也而棄本領宗外家有志者將化而爲異端作爲文字不惟背於先儒并孔孟亦詆忤之 朝廷之功令日下視爲虛文吾不知所稅也

人情所難

虞翻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今之娶婦者多慕富貴之家觀此可以少省因思美色人之所好也而娶黃髮以美田宅貽後人之所欲也而獨曰貽之以安與虞翻所云皆人情所難者

季陳二先生論三年喪

人莫難於平好惡季彭山先生貫穿六經所著之書無不大有發明而讀其說理會編唯恐睡去尤可訝者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經有明文漢人三十六日蓋葬後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非以日易月也而王元感之論已爲當時所闢陳壘山學術之正我所深服而亦爲所誤二先生我紹之表表者也恐其說一出世俗之不知者至多唇舌著此

鍾山詩

我邑楊維正元進士也官至江西提學提擧阻兵隱

於松江見 太祖高皇帝於當塗 太祖異其冠服對曰四方平定巾海晏河淸服也 太祖喜遂頒行之今各州縣里長老人所戴及大夫士所服細褶衣是也省文稱海淸云 太祖復問曰汝事張士誠否曰非其君不事欲授以官曰古七十而致仕臣年七十三矣何敢冒昧 太祖曰聞汝能詩曰學作耳請題 御書鍾山二字詩進 太祖大喜曰詩値千金姑賜五百因曰有薦汝者宋濂今在翰林院可往見之對曰惜其人學不甚博明日以語濂曰臣學信不

及繼正詩曰鍾山兀立楚江西（瀾江在其西耳）玉柱會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雄吞古甸三秦小峻入層霄五嶽低顧效華封歌 聖壽萬年王氣與 天齊（一本作鍾山兀立映關西）

保甲

宋王安石保甲之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貲過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其告捕所獲各有法語備史中王拱辰韓維各言其害安石執言其利遂不可已及司馬光言于高太后始得罷及我 朝王文成公祖其意立十家牌語具文集中雖規制少異而其繁瑣難行使宋王韓司馬諸臣見之必有別說而今則徑以保甲名之上下同以爲善政而督責唯急猶幸上雖督責而下官唯苟具文移不見大害耳爲政者亦何利於苟具文爲巳也

鄉約

鄉約之法亦始於王文成公語亦在其文集中讀其文非不爛然可觀而其可行與否亦未可定所幸者亦賴下司具空文塞上人之責而巳然姦民之緣此以濟其欲者不少矣若著實行之將驅其廢正業而聚訟不服其害將不在保甲之下夫政教之行在人鄉人中恐未必有身體力行之人不若無事之爲愈耳如必欲行之 祖宗之法載在會典原使十甲里長每年輪一人爲首又十甲中擇一年老識事者爲老人具禮物以祭社畢鄉飲讀法一如儒學所行儀

因使之講信脩睦辦納差徭若分别善惡則官司之事今非古比恐未可責之鄉人也

社倉

社倉之法人多不行其所由始竊嘗考之于宋有所爲常平倉民間米賤則官出錢而糴米民間米貴則官出米而入錢使其價常平後又以倉在治城鄉民未必能盡及也分置其倉於鄉鎮名曰社倉此則社倉之在官者也後朱文公與鄉人立爲會借常平倉米六百石春放秋收毎石出息二斗行十一年將六

百石還府倉餘者仍舊以時收斂不復起息此社倉之在民者也民倉所以起息以府米不可不還亦以同社之人恩義相聯其不願者不與又以有行誼者爲之主故得以時收時放雖出息而無害若官倉則以時糶糴使其價常平而已固不聞收放況復出之息乎唯王安石青苗法行民間大病久之始復常平之舊今上下以爲美法而行之得其人者猶可但其穀本不知出之何處而本縣則斂民之穀或以斗計或以石計或以十餘石計至百石者有之使近倉見年里長常管夏放秋收毎石出息二斗方其放也持擔而來者不知其爲何人及其收也坐倉而待者不能爲之期約官司唯執數以取盈而已而今年糴銀若干明年糴銀若干皆以充官用而無分毫及民也何益於民而爲之乎且賑濟飢荒各縣原有預備等倉不修其法而另立一倉以滋弊其害甚於加賦斯民何不幸至此也且預備唯一倉關防百出而不免於弊今社倉有一縣十餘倉忽變而爲三四倉者皆用官封而文移又有毋得混入官倉之文觀聽

者不能無惑人或言之而有司反以爲阻撓吾不知其所終也

執拗

語治術之執拗者古莫如宋王荆公語學術之執拗者今莫如王文成公王荆公學術無可驗而大要見於三經新義王文成治術不可議而大要見於十家牌鄉約書院諸制使荆公講學未必不爲文成文成當國未必不爲荆公蓋學術治術未有不相須者也予未及讀三經新義其排聖經而執己見則大約似

王文成耳

一條編

一條編之法嘉靖年間起於御史龎惺庵公尚鵬蓋舊法十甲里長第一年當役則第六年審均徭二年當役則七年均徭編均徭則造爲虎首鼠尾冊在前者當重差以漸而輕落後遇單丁女戶則多從免役年久俗敝輕重多不得其平如庫子一名編工食三兩五錢當一年用三百金有餘不止其他雖不盡然而中間亦不軒輊當審時鑽求請托公行衙門人乘

之爲奸無所不至龎公知其然爲改作一條編將里役條編照丁田均作十年初時人亦以爲不便蓋舊法十年中惟應役二年而條編則年年編役出銀畢丁女戶俱不得免正如司馬溫公論王安石免役之法然役有輕重則銀有多寡而丁則一槩編銀一無贏縮中間役差俱雇募如有不便雇者改用吏員由是小民不假鑽求吏胥無由作弊惟有司則苦其拘束然其實同於王荊公之免役荊公紛紛制作惟此有補於治故溫公欲改其法蘇軾范純仁皆以爲不便而荊公亦以爲此法終不可罷觀前事可以知今日矣但變化之時地方之時宜不一有司之意見不同輕重多寡不能盡中其則而日久弊生廢置各從所見姑舉其一二如革庫役所以用庫吏今則庫吏雖在復有所謂卽直櫃添直櫃亦當取之於條編而取之糧長斗斛本在條編而亦移之糧長甚至坐派於泌湖支分旁出不唯一事矣夫保甲條編諸法其源流多出荊公無補於治者上下以爲急務而至其有補者 欽依者惟恐其不壞在識治體者加之意耳

理訟

夫親民之道莫先於教養養道非一端而賦役爲重教道非一端而造士爲重賦役之法莫善於一條編造士之法莫先於使之讀書條編不修則橫斂出保甲社倉贅耳士不讀書則聞見隘鄉約講學文耳背朱崇陸自以爲禪而不知其入於空虛一鄉之中善惡混淆而群然詫以古里選之事頒備倉不修而以王安石之青苗冒朱文公之民社不知民社在朱文

公則可非官司所當問也應捕人役與盜賊通同奸弊而責遐隔不相知之隣里以友助不待識者知其不能然則奈何季康子患盜孔子進之以不欲大學論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必曰大畏民志然則今之治民者宜在於詞訟加之意矣夫德禮刑政有定論矣舍諸艮法而曰詞訟將以申韓加於周孔耶夫古之君子凡聽五刑之訟必卽天倫至於悉聰明致忠愛猶恐不至也是故上一人而善者勸下一人而惡者懲此不教之教也今人多其條文若能教人以善而

及至以事犯於有司則內作好惡外惑炎京口辨强證一時不察則揚眉俯首者多非其分而欲民之知所懲勸得哉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誠能修一條編之法公詞訟之斷則紛紛末世之制作皆在可省而治道行矣

禫祭

經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舊解中月卽月中也今解中月爲間一月所以二十七月當是大祥時已除服惟禫祭至二十七月雜記謂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學記中年考校亦謂間一年則間一月而禫信矣若除服亦至禫則何以曰期何以曰二十五月耶練卽小祥畢言祥卽大祥雜記所謂期之喪蓋古父在爲母之服不然安得有禫依吳臨川論則禫後還有心喪

萬一樓集卷五十六終